東京帝國大學講師文學士大瀬甚太郎君
高等師範學校助教授　中谷延治君　合著

教授法沿革史

（近刊）
定價金八拾五錢
郵稅金八錢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を知らざるものは適法の教授を爲すこと能はず。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を知らざるものは教授法を發見すること能はず。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を知らざるものは先人の失敗を繰返すに止まる。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は教授法研究の第一着歩として研究すべきもの。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は各府縣師範學校の必須教科に加へらるゝもの。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は教員檢定受驗問題として最重要の位置を占む。
教授法の沿革變遷は今後の夏期講習及各種講習會の必須科目なり。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區森川町一番地
育成會
（電話本局二四一四番）

●育成會發行圖書大賣捌所

（東京）東京堂　北隆館　東海信文社

●關西大賣捌所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吉岡平助　盛文館　其他全國各地に在り

久津見息忠君解說
第三 フーイエー氏 **國家教育論**
定價金四十錢　郵税金四錢

市川源三君解說
第四 パーカー氏 **統合教授の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六錢

中谷延次君解說
第五 ナトルプ氏 **へるばるとぺすたろち**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篠田利英君解說
第六 コンペーレ氏 **兒童智德發育論**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大瀬甚太郎君解說
第九 ナトルプ氏 **社會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黒田定治君解說
第十 ラウリー氏 **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吉田熊次君解說
第十一 デウリング氏 **系統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波多野貞之助君解說
第十二 ライン氏 **系統的教育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教育學書解説

菊版二千余頁
分册十二册合本
定價金五圓
郵稅金四拾八錢

教科書として參考書として受驗用として自修用として如何に本會解説が世を利し學界を稗益せしかは今更敢て喋々せざる所殊に教育學書の如きは既に各地師範學校教科用參考用として採用せられ未だ期年ならずして數版を重ぬるに至る是れ其材料を精選せると其叙述の平易流暢なると其批評の適確妥當なるとに歸因せずんばあらず世の此任に當る人希くば一本を供へ以て講學の資とせられよ其要目左の如し

第一 シユライエルマツヘル氏 教育學
大瀨甚太郎君解説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四錢

第二 井ルマン氏 教化學
熊谷五郎君解説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第七 フレーベル氏 教育論
東基吉君解説
定價金四十錢 郵稅金四錢

第八 ベルゲマン氏 社會的教育學及進化的倫理學
吉田熊次君解説
定價金六十錢 郵稅金六錢

心理學書解説

菊版二千余頁
分册十二册合本
定價金五圓
郵税金四拾八錢

兒童心理學あり教育適用心理學あり普通心理學あり比較心理學あり精神病理學あり生理的心理學あり經驗的心理學あり實驗的心理學あり個人的心理學あり社會的心理學あり實にあらゆる學説は皆此中に藏めてもらさず而して詳密なる傳記あり適確なる批評あり叙述親切にして明確材料豊富にして多趣教育者も經世家も學者も母親も看過すべからざるは此書也

第一 サレー氏 **兒童心理學**
黑田定治君解説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税金六錢

第二 リボー氏 **感情及注意之心理**
市川源三君解説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第七 キュルペ氏 **心理學**
市川源三君解説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税金四錢

第八 ビチー氏 **人格變換論**
速水滉君解説
定價金四十錢
郵税金四錢

第三
桑木嚴翼君解說
ミユイアヘツト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四
蟹江義丸君解說
パウルゼ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五
桑木嚴翼君解說
アリストートル氏 倫理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第六
深作安文君解說
フイヒテ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九
雀部顯宜君解說
マツケンジー氏 倫理學
定價金五十錢
郵稅金六錢

第十
西晉一郎君解說
グリーン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十一
藤井建治郎君解說
バウム氏 倫理學原理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四錢

第十二
蟹江義丸君解說
ヴントト氏 倫理學
定價金四十五錢
郵稅金六錢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印刷　全部定價（上製 金拾四圓／並製 金拾貳圓五拾錢）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發行　第三卷定價（上製 金壹圓七拾錢／並製 金壹圓五拾五錢）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蟹江義丸

發行者　石川榮司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者　佐久間衡治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育成會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志也。然朱竹坨經義考亦曰。未レ見。則佚而不レ傳者歟。於レ是遂即二孝經六全集文中一。抄二出是二説一。以加二刻于此一者。乃愚不レ得レ已之擧也。然而。三復二是二說一。則管見之大旨。亦既彰々。因竊謂。古人贊二孝經一之辭。不レ可二勝算一。而莫レ踰焉者矣。後之學二孝經一者。先了二得之一。則於二其至德要道之義一也。思過レ半矣。

大鹽後素識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三終

註輙喜。甫成即函二之笈笥一。以自珍。非レ欲下私二之己一。而不上公二之人一。苟不下在二孝道中一用上力。與下不レ達二孔曾之旨一者上。持而語レ之。是强以二粟菽一易二膏粱一。布帛奪二錦繡一。烏乎能哉。故寧秘レ之而不レ發也。雖レ然。卞氏之璧不レ終二於塵埋一。趙氏之珠。久爲レ淵沒。聖人之經。安得二竟廢而不一レ行哉。五百年必有二王者興一。其間必有二名世者一。嗣レ是而後有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之明王在上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與起而振二作之一。則必輯二錄是經一。發二明奧蘊一。將三蒐羅而纂二集之一。愚言幸存。或亦爲二芻蕘之采得一。備二籠中之藥物一。未レ可レ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二他日之用一哉。若或言悖二於道一。不レ印二聖心一。不レ合二經意一。則亦俟二後之仁人孝子敎一レ我而已。我又何得二自知一乎。

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過二南屛山村肆中一。獲二孝經管見一卷一。迺至正三年隱士鈞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率以二孝治一爲レ先。不レ分二章第經傳一。適與二初陽孫本氏及鴻所一レ見皆符。迨レ閱二後語一。期下五百年必有二明王一。振二起先聖遺經一。復明中於世上。考荆公執レ政。罷二黜此經一。至レ今適五百年矣。正我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二其期一。若レ執二左契一。非レ精二於數學一。蓋儒家者流也。故特梓二其前後二序一。見下大聖微言無二終晦一之理。明王孝治成二和睦一之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中曠世而同然者上耳。有レ志レ羽二翼是經一者。共鑒レ諸。

仁和朱鴻識

愚以二元鈞滄子管見前後之二說一加刻焉。何耶。管見愚雖レ未レ見。而由二朱氏跋一考レ之。則覺下其解レ經之旨。與二朱孫二子一乃同上矣。故倘有レ獲二其書一。則欲下與二黃石齋先生之小傳一共增補上。是愚本

之傳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具。且崇習亦辨毫之矣。嗟夫。聖人精神命脈之發。將爲淵沈土覆乎。豈人天性之亘。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景。瞶者弗視也。不裂其聲。聾者弗聽也。不翼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亘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　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亘。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敎。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君民者有味乎此。故特因敦孝之人。以發孝旨。若專爲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　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擧其一二。而明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管見後記

前　人

夫粟菽非可以甘唇。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經廢弛日久。士尙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唇而訕。掩口而笑。不以爲迂。則以爲腐。氷炭猶薰。兩不相合。愚雅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輒

疎於侯國。又攷。匡衡論政治疏中。稱聿修厥德孝經引爲首篇。則自匡衡而上。韓嬰疏廣皆然。不必劉向矣。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公。以愛敬爲道德之原。豫順爲禮樂之實。雖曾子論孝十章。未有能闡其意者。蓋曾子之微言。授於子思。而中庸之精義。發於孟子。游夏之德。微分敬養。以弘禮樂之施。曲臺諸儒。兼採質文。以收道德之委。至其精義。備在孝經。舜文復起。無所復易也。劉炫謬以閨門之語。溷於聖經。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必拘五孝以廢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矣。

孝經管見

元釣滄子撰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亘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爲惻隱。爲辭讓。爲羞惡。爲是非。又推之。爲齊家。爲治國。爲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繇也。故齋栗抵豫矣。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紛成雜泊。刲父謀而意致雜夷。其功効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奈之何一廢贏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雜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荊公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

之論レ孝。於レ事レ親爲レ切。而是經則於二事レ君立一レ身爲二尤切一。其指意殊也。凡此皆因二疑之所一レ及明レ之。其有二未レ及レ疑者一。推レ此亦可レ通矣。宋景濂先生曰。古今文。特詞語微有二不同一。文義無レ遠。諸儒於二經之大旨一。未レ見レ有レ所二發揮一。而獨斷々然致二其紛紜一若レ此。抑末矣。嗚呼。是經歷二千五百年一矣。乃治二天下一之大經大法。而其旨豈易レ明哉。愚寡聞淺識。烏能窺二聖心之奥一。而人謂。所レ著解意。亦或有二前人未レ發者一。故欲三是正二有道一。使二大旨既明一。則群疑自釋。群疑釋。則是經爲二成書一矣。由レ是列二之學官一。頒二之科制一。而吾道燦然復明。則孝治庶二幾其有一レ興乎。謹拭レ目以竢。

虞淳熙澹然撰

宋景濂曰。古今文之所レ異。特詞語微有二不同一。瞽二其文義一。初無二絕相遠者一。諸儒於二經之大旨一。未レ見レ有レ所二發揮一。而獨斷々然致二其紛紜一若レ此。抑末矣。窮レ經者。師二其義一乎。師二其詞一乎。如以二詞而已矣一。則宜レ辨。不則無レ如下會二其大旨一。見二諸行事一之深切著明上也。後之君子無下泥二從レ今之語一復致中紛紜上。熙不レ勝二大願一。

黃道周幼安撰

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所下以埏二埴五經一綱中紀萬象上也。石臺本皆依下劉向所レ較。河間献王得二於顏芝一者上。獨標題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二引詩一。而庶人獨否。似レ有二闕文一。又聿修之義。大雄所レ告。天子無忝之詠。小宛以爲二庶民一。欲下移二大雅一以發二天子之端一。推二無忝一以起中庶民之例上。於レ說亦通。然於二首章文義未一レ終。於二過節發端一多レ礙。小宛之賦。雖レ通二於庶人一。有慶之義。反

聚序說

朱鴻子漸撰

竊嘗論レ之。天下之道。具載二六經一。六經旨趣。各歸二於一一。故曰。易以道二陰陽一。書以道二政事一。詩以理二性情一。禮以謹二節文一。樂以象二功德一。春秋以嚴二名分一。至二於論一レ孝。夫子則曰。德之本。敎之所二由生一也。是孝經一書。乃兼總條貫。而爲二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一也。故六經之旨。士子各習二其一一。求二其精一而通也。若二孝經之義一。童而習レ之。雖三白首而不二暫離一焉。夫亦豈能盡二其蘊一哉。是以曾子贊レ之曰。夫孝置レ之而塞二乎天地一。溥レ之而横二乎四海一。施二之後世一而無二朝夕一。推而放二諸東悔一而準。推而放二諸西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南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北海一而準。詩云。自レ西自レ東。自レ南自レ北。無二思不一レ服。此之謂也。甚哉孝道之大。天下莫二得而踰一焉者也。世有下以爲二童子之書一而忽中之。無上レ惑乎。孝道之不レ彰二々於天下一。而俗習之所二以頽敗一也。噫。

孫本初陽撰

或疑。朱子謂。論語說レ孝親切。與レ此不レ同。今觀下夫子答レ問レ孝者多上矣。何無三一言及二是經一也。釋曰。知二論語說一レ孝。則知二夫子作レ經之旨一矣。武伯懿子之徒。姑勿レ論。即如二游夏一。既非二王佐之才一。又無二王佐之任一。故夫子各就二其所レ能者一諭レ之。皆事レ親始事也。若二是經一。則治世之具。所下以通二神明一光中四海上。而豈二三弟子所二能與一哉。夫子道不レ行。而乃著レ此。爲二後世君臣一告也。此論語

參矣故性參天地者也。然則性參天地。非毀所能滅。使性可以毀滅。則性不能參於天地。曰。是何言也。天地之性。始微而終著。其託於臣子。猶父母之託躰也。日鞠養之。冀其成長。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躰也。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夫使受性者。若火之不燃。泉之不達。則天地父母皆斬之矣。然則滅性之於傷膚。有別乎。曰。滅性近名者也。傷膚近刑者也。名者性之殘。刑者性之賊也。然則。樂正子春之傷足也。不近於刑名。而其痛近於滅性。何也。曰。性出於天地。身出於父母。滅性而傷天地。傷膚而恫父母。仁人君子。則必有以處此矣。然則。刑名同禍也。而君子猶不惡名。何也。曰。性不滅。名亦不滅。性與身俱生。故親之名。不與身俱生。故尊之。尊名而親身。皆天也。

後素謹按。大學格致誠正修。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論語忠恕。孟子仁義。及易書詩禮春秋之義理。雖如各不同。而其本末始終。皆止於一孝。而孝德串穿其中矣。故是經終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故又不讀四子五經而躰貼其義。則决不能知所以行孝之殊塗百慮也。是以治是經者。徒恃同歸一致。而不盡心乎夫殊塗百慮之道者。豈可謂眞致眞知哉。

増補孝經彙註卷之下 終

慶賞刑威。先王貴之。而有所不用也。本生則末生。本盡則末盡。以愛敬。而事生。天下之人。皆有以事其生。以哀慼而事死。天下之人。皆有以事其死。皆有以事其生。則鉶羹藜嗅。等於五鼎。皆有以事其死。則孺泣號跳。齊於七廟。故義者文也。本者質也。本盡則義備。質盡則文至。然且孝子皆有崇祀上配。富有享保之思。則是皆無有盡也。故聖人着其眞質。以示其至要。曰。先王之所敎順底於無怨者。不過若此而已。使世之王者。皆繇其道。以敎民愛敬。感民哀慼。養生送死。各致其質。則天下大治。孟子曰。養生送死無憾。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則性爲生者乎。曰。性與生來。不從生生。不從生々。而從滅々。何也。曰。性不可滅。愛敬之道滅而性滅。性不資生。愛敬之道生而性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以毀而滅性。使父失其慈。子失其孝。州閭鄉黨失其仁。則謂之滅性。滅情之非傷生。猶傷生之非滅性也。然而生傷則其性亦浸滅矣。故毀之與傷。聖賢所同戒也。然則惡毀傷。謂其近於死者乎。曰。仁孝之義存。愛敬之理得。雖死而不滅。仁孝之義虧。愛敬之理失。雖生而已傷。然則居親之喪。毀瘠過度。未失愛敬也。而惡其滅性者。何也。曰。君子之性也。非爲生之謂也。天之所命。道之所立。天下之所法。後世之所頌。畎畝而享南面。韋布而配上帝。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傳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

宗旨。曰死生之義備矣。這是闡明死生的大義。今人都把愛敬哀慼來當天性。不知此非天性。天性者。孝無終始。父子之道是也。所謂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豈可把隨遇變遷的便來當了。他因此經中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天地之經。又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無非開發此宗耳。至于死生。亦大矣。夫子負杖逍遙。曾子易簀咏歌。豈是勉強得來。當時不肯與季路說的。恐底傳與曾子。如經中郊祀宗祀。所以必用陽生納火之候者。只要人尋着生生的根由。若剝復之交。全然銷盡。將箇何理來。生人生物。若祖父之死。全無影響。將箇何人去。配天配帝。且鬼神著矣。著的是何人。以鬼享之。享的是何人。看來分明是游魂為變。性靈不昧矣。張子說。形潰反原。朱子以為。譬如土做彈丸。復歸土中。又做彈丸出來。可見祖父雖歸太虛。定出來千變萬化。知道他變做甚的。万一不識得是我祖父所變。毀傷了他。豈得無過。假如一杯羹裏。人傳有倆父母骨血在內。雖不辨認。要忍舉箸。觀土塊彈丸之喩。實是無倆作惡的去處。嘗聞昔人夜臥叉手。恐夢遇父祖。却是何心。世人背死忘本。強說不信鬼神。又是何心。因此夫子備細闡明這義于此經也。情性之宗。死生之義。只是一心。學者宜盡心焉。

（增補）

○黃道周曰。孝子之事親終。則先王之道德亦終矣。先王之道德終者。何也。天地之道。有終有始。鬼神之義。一屈一伸。神明之行。始於東方。而終於北方。禮樂之情。發於憂樂。而極於敬愛。

○黄道周曰。若レ是者皆質也。質者堯禹皇王所レ不レ能レ增。辛癸黎庶所レ不レ能レ減也。以二六者一送レ死。重隧輴袷不二必有一レ餘。懸窆羔豚不二必不一レ足。其歸二於六物一者則已矣。故天子卿大夫士庶人等制不レ一。而各有二以自致一。不レ一者謂二之文一。自致者謂二之質一。文有二損益一。質無二損益一。而夷狄釋老必欲二起而亂一レ之。卒不レ能レ亂者。是先王之敎。以二人性一爲二之根柢一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

○孫本曰。此總結二全篇之意一也。愛敬者篇內所レ云皆是也。哀慼者。篇末所レ云是也。孝乃天性。無二人不一レ具。故生民之本盡二于此一矣。生事 葬祭。無レ所レ不レ周。故死生之 義備二于此一矣。至レ此而孝子之事終矣。

○朱鴻曰。人之生也。莫レ不レ有二仁義之性一。仁之發爲レ愛。愛レ親本也。故孝爲二生民之本一。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慼。理所レ宜レ然。故曰二死生之義一。

○虞淳熙曰。總看來。居則致二其敬一。養則致二其樂一。病則致二其憂一。與レ祭則致二其嚴一。而事レ死如レ生。這幾件都叫二做生事一。前說不二是敬一。便是愛。不二是愛一。便是敬。出二不レ得三這兩箇字一。至丁于喪則致二其哀一。與丙那居則致二其敬于一レ喪。祭則致乙其嚴于甲レ思。這幾件同叫二做死事一。前說十二件儀節。並出二不レ得三這哀慼兩箇字一。曰愛敬。曰哀慼。生民報レ本的力量。已竭盡無レ餘。其間載二着死生之微義一。又備細無レ遺。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後世一的事。盡收在二裏邊一。孝子之事。至レ是終矣。按夫子這許多說話。其緊要只在二末後一章一。臨二了幾句一。曰此哀慼之情也。曰毀不レ滅レ性。這是開二發性情的

而不レ唯。唯而不レ對。對而不レ問。此非下有二物力一致中飾於死上也。凡若レ是者性也。性者敎之所二自出一也。因レ性立レ敎。而後道德仁義從レ此出也。夫談二道德仁義於孝子之前一者。抑末矣。故以二喪禮一立レ敎。猶三萬物之反二首於霜雪一也。帝王禮樂之所レ着レ根也。

○又曰。性而授レ之以レ節。謂二之敎一。敎因レ性也。三日而食レ粥。三年而終レ喪。猶二三日而。三年而月語一也。知レ生謂二之理一。知レ終謂二之道一。知レ制謂二之法一。理不レ可レ諭。道不レ可レ告。因レ性立レ敎。則賢者可二抑而退一。不肖者可二挽而進一也。然則上古有下以レ毀滅レ性。有下以レ喪踰レ制者上乎。曰。未二之有一也。未二之有一而禁レ之。何也。曰。聖人之敎也。以謂。世皆孝子也。尊レ性而明レ敎。欲下與二世之孝子一共準中於道上。然則。是不二已文一與。曰。其情有レ餘也。而裁レ之。質則猶未レ爲レ文也。

爲二之棺槨衣衾一而擧レ之。陳二其簠簋一而哀二慼之一。擗踊哭泣。哀以送レ之。卜二其宅兆一而安二措之一。爲二之宗廟一。以レ鬼享レ之。春秋祭祀。以レ時思レ之。

○朱鴻集解曰。女擗男踊。踊謂レ踴レ足。擗謂レ槌レ胸。宅兆者。塚穴曰レ宅。墓域曰レ兆。必得レ吉而安二措之一。然後其心始慰耳。此愼レ終之禮也。爲二廟于家一。倣レ禮而爲二之春秋祭祀一。不レ失二其時一。此追レ遠之禮也。不レ曰レ神而曰レ鬼。鬼歸也。四時皆有レ祭。獨言二春秋一者省レ文耳。

○虞淳熙曰。春時與二萬物一倶來。秋時與二萬物一倶去。來時祭迎。去時祭送。悽愴之情。無レ休無レ歇。不下以二三年一爲上レ限。此以上。所レ謂喪則致二其哀一也。

（增補）

日不レ食。越レ此則傷レ生。蓋哀レ死傷レ生。亦不孝之罪也。故聖人制レ禮以爲二之限量一。不レ使二之過レ制而滅一レ性焉。孝子値二親之喪一。有二終古淪一レ心之痛哀一。豈能遽止哉。然情雖レ無レ窮。制則有レ限。喪服不レ過二三年一。示三民有二終竟之期一。無二賢愚貴賤一一也。

○虞淳熙曰。孝子哀痛的眞情。若任レ情做。不三把レ性來裁一。損二生々之理一便絕滅了。獨有二聖人一。是盡レ性的人。曉下得初生下來。便有二愛的情一日々嚴憚將去。有二敬的情一。不幸親歿。有中哀的情上。恰如下生養之氣變二做尊嚴之氣一。尊嚴之氣變二做中肅殺之氣上。只從二肅殺處一。一截住二那裏一。還有レ人來。所以敎レ他。且含二着生養的餘氣一。止令二三日不一レ食。莫下以二他死的形骸一。傷中了生的遺軆上。此時雖レ道二說不一レ敢毀傷一。縱然毀傷。却要レ知二天地之性人爲一レ貴。不レ要レ滅二了這箇人一。豈不三是聖人以レ性制レ情的政令一。

○孫本曰。首言哭不偯。禮無レ容云者。孝子之情言レ無レ窮也。次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云者。聖人之政言レ有レ制也。

（增補）

○黃道周曰。子曰。喪與二其易一也寧戚。易則文也。戚則質也。天下之文。不レ能レ勝レ質者。獨喪也。聖人以レ孝敎二天下一。本三於人所二自致一而致レ之。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面。反必告。聽二無聲一。視二無形一。不レ登レ高。不レ臨レ深。不二苟訾一不二苟笑一。不レ服レ闇。不レ登レ危。此非下有二物力一致中飾於生上也。擗踊號泣。啜レ水枕レ塊。苴杖居レ廬。哀至則哭。升降不レ繇二阼階一。出入不レ當二門隧一。默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至孝子之事終矣。古今文以共爲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增補）

〇黃道周曰。愛資母者也。敬資父者也。敬則不敢諫。愛則不敢不諫。愛敬相摩。而忠言迸出矣。故爲子而忘其親。爲臣而忘其君。君子之大戒也。然則忠孝之義並與。曰。何爲其然也。忠者孝之推也。忠之於天地。猶疾雷之致風雨也。孝者天地之經義也。物之所以生。物之所成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以孝事友則信。以孝事鬼神則格。以孝事天地則禮樂和平。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之於經義。莫得而並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故忠者孝之中務也。以孝作忠。其忠不窮。詩曰。王事孔棘。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言夫孝之窮於忠者也。

〇朱鴻曰。上文生事愛敬。既語其詳。而死事哀感。尤當曲盡其變。若一有失。便成終天之恨。此送死。所以當大事。夫子不得不備言之。夫人子于親本同一躰。忽爾親亡。存歿頓異。故哀痛之極。其哭不偯。氣絕幾盡。無復餘聲也。其禮無容。觸地局脊。何暇修儀。其言不文。內痛無已。何暇修詞。以至服美不安。故服衰麻。聞樂不樂。故不聽音。食旨不甘。故食蔬食。凡此六者。皆孝子哀感眞情。自然而然。一性焉而已。聖人豈能强之哉。親亡三

敬其君之不若敬其父者也。生我者莫如父。愛我者莫如父。其父有過而猶且諫之。諫之不聽。而號泣以隨之。乇於君則曰。非獨吾君也。是愛敬其君。不若其父之至也。且以父爲得罪於州里鄉黨。不憚勞身以成父之名。至於君而獨不然者。寧使君取咎於天下萬世。不欲當吾身失其祿位。則是以身之祿位重於君之社稷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不可譏不孝也。愈疏亦不孝也。夫以怨而猶謂之孝。以盡忠匡救而謂之不忠。則君臣上下。亦泮乎如道路人而已。詩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言夫上下之不相親也。不相親而親之莫如以忠與上。以過自與。以美救惡。以惡匡美。是仲尼所以取諷也。

後素謹按。退思補過。虞氏謂。思補君王的缺失。是用御註君有過失則思補益之言也。黃氏則遵邢疏所引韋註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之說者。而思補其身過之義爲尤切矣。然人臣並取而行亦不妨。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詩。

○虞淳熙曰。夫子恐曾子疑這諫爭只是愛心如何合得那憂病的心。便引詩言。爲臣的心。既愛着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過。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實放心不下。惙々在念。何日忘懷。知人臣的憂心。便可比人子之憂心矣。這正是病則致其憂。他不陷父于不義。使常享令名。亦是顯父母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事レ上也。至二何日忘レ之一。古今文共以爲二事君章一。江氏原本以二此章一置二諫諍章下一。然移二易經文一非二信而好レ古者之所一レ欲。故今復レ舊而置焉。

下圓融。實歸二乎太虛一也已矣。而推二究其本一。則不レ外二易簡之理一。故孔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二位乎其中一矣。誠哉斯言也。

子曰。君子之事レ上也。進思レ盡レ忠。退思レ補レ過。將二順其美一。匡二救其惡一。故上下能相親也。羅近溪曰。友人終夜興嘆。問二其故一。有二一弟一而不レ能レ化也。曰。君曾擇二好友一與レ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便見二汝愛レ弟未一レ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レ血。則呻吟呼レ痛。求レ人問レ藥。肯少停二時刻一哉。此友感悟。羅子徧呼二諸友一曰。手足且然。況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レ志二明時一。顧乃優游卒レ歲。護持鮮二呻吟之痛一。而調理無二號呼之切一。徒悼下歎於君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上レ可二親見一也。罪將何所レ逃哉。經曰。進思レ盡レ忠。退思レ補レ過。將二順其美一。匡二救其惡一。故上下能相親。

○虞淳熙曰。夫子常言。在レ醜不レ爭。如今叫二做爭子爭臣一。豈是面二折君父一。肆無二忌憚一。只爲二人臣人子一。一箇道理。事レ君事レ父。一片眞心。故事レ上之君子。入レ朝便思レ盡二臣子的忠心一。退レ朝便思レ補二君王的缺失一。上有二美事一。即便依行。上有二過惡一。即便救正。但凡一味好二阿諛一的君上。與下那一味事二逢迎一的臣下上。眼前雖レ似二相親一。後有二失處一。畢竟不レ能二相親一。必如二上文所一レ言。乃眞上下能相親也。可レ見二爭臣親レ上非レ違レ上。則爭子親レ父非一レ違レ父矣。

○朱鴻曰。人臣事レ君之忠。咸本二于事レ親之孝一。故求二忠臣一。必于二孝子之門一。大學謂。孝者所二以事一レ君也。諒哉。後世有下作二忠經一以擬中孝經上。徒知二忠孝並稱一。不レ知下忠本二于孝一而移レ孝斯可上レ爲レ忠矣。

（增補）

○黃道周曰。忠順不レ失。以事二其上一。是士君子之孝也。士君子既以二忠順一自着。則亦悃々欵々。使三上下稱二恭謹一足矣。而又曰。盡レ忠補レ過將順匡救。何也。曰。惡下夫愛二其君一之不レ若レ愛二其父一。

以神明待天下。天下亦以神明奉天子。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故孝經者。周公之志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

○虞淳熙曰。武王孝順文王。遷到鎬京也。依倣文王。創造辟廱。講明五倫之學。當時東西南北。無有一念所到之處。不服王化。可見只是一念靈通。而夷蠻戎狄。禽獸豚魚。金石草木。無不融爲一念矣。蓋睿思入微。聲臭俱泯。神無方。應亦無方也。

○孫本曰。引詩不及通神明。而惟以證光四海之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明其感人易也。

（增補）

○黃道周曰。其無不服者何也。敬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他達之天下也。日月之相迎。星辰之相次。風雷山澤之相命。無不係此者。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躰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地之大經也。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至字甚重矣大矣。是乃聖人良知之至也。天下之人之良知亦至焉。是過化存神之妙也。故無所不通。無思不服。無所不通。無思不服。則無遠邇。無內外。表裏洞徹。上

邦族一。因二祖禰一以敬二人之父老一。因二邦族一以愛二人之子弟一。因二天下之父老子弟一。以自愛二敬其身一。身者天地鬼神之知能也。天地鬼神有二天子之身一。以效二其知能一。而後禮樂有二以作一。位育有二以致一。孟子曰。人之所二不レ慮而知一者。其良知也。所二不レ學而能一者。其良能也。天地鬼神託二於天子一。以効二其知能一。雖レ不二學慮一。而所二學慮一者固已多矣。

孝悌之至。通二于神明一。光二于四海一。無レ所レ不レ通。羅近溪曰。子之事レ親。弟之事レ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レ不二悉且備一也。然均レ之乎欲下延二其生一而壽上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二諸其親一。弟日期二諸其長一。即親長亦日所レ冀二望於其子弟一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三以爲二孝且弟一者必歸レ之矣。豈獨孝弟爲レ然哉。推而君臣。而夫婦。而朋友。而万民。而庶物。固無三一而不レ在二好レ生之中一。近而即レ之。若レ云庸行之常。遠而通レ之。實稱二太上之德一。又要二其極一而言レ之。則妙二乎變化之神一。而超二乎情識之表一。甘泉之味。或湧二見枯庭一。雙鯉之躍。或日星二氷凍一。萠二竹筍於寒冬一。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二有道之士一乎。經曰。孝弟之至。通二於神明一。

○虞淳熙曰。神明孝弟。不二是兩事一。畧無二毫髮間隔一。疊レ之而塞二乎天地間一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レ屬二形氣窒礙一。推而放レ之而準矣。又曰。孩提之知覺。因二齋戒之精明一而還。郊社之明察。因二宗廟之肅將一而得。

（增補）

○黃道周曰。郊二祀明堂一。吉禘饗レ廟。因而及下於山川壇壝。田祖后稷。丘陵墳衍。宗工先臣之有レ功二德於民一者上。以及二於百蜡厲儺之祭一。皆以致レ懿之義。通レ之則亦無レ所レ不レ通矣。釋二奠於學一。誓二於澤宮一。乞レ言合レ語。養レ老養レ幼。飲酒於レ鄉。選レ士於レ射。惠二鮮小民一。及二於鰥寡一。皆以致レ愛之義。通レ之則亦無レ所レ不レ通矣。懿與レ愛兼致也。不二敢惡慢一。則皆有二神明之道一焉。爲二天子一。而

非二至第一。所三以神明勿レ彰。精氣勿レ通也。昔者明王。其良知烱然不昧。事レ父事レ天。只此良知。遇レ父叫二做孝一。遇レ天叫二做明一。無二兩箇良知一。事レ母事レ地。只此良知。遇レ母叫二做孝一。遇レ地叫二做察一。無二兩箇良知一。待二長幼上下一。只此良知。遇二長幼一叫二做順一。遇二上下一叫二做治一。無二兩箇良知一。此知即是神明。但人專在二骨肉上一尋討。未レ見二得他神明一。若直看二到天明地察處一。其神明便昭彰顯露矣。然致二這良知一。要レ得二齋戒的工夫一。無レ論二諸侯以下一。雖二天子一必有下當二尊而敬一レ之者上。名曰レ父。必有下當二先而敬一レ之者上。名曰レ兄。由レ所レ尊而推レ之。祖宗之在レ廟者。爲二益尊一。敢不レ敬乎。其祭時齋戒。皆出レ自二不レ忘レ親之心一。由レ所レ先而推レ之。吾身之所二從生一者。爲二最先一。敢不レ愼乎。其平時齋戒。皆出レ自二恐レ辱レ先之心一。此心原與二鬼神一並著。但人專在二一身行事上一躰驗。未レ見二甚着一。惟獨宗廟之祭。齋明盛服如レ在二其上一。如レ在二其左右一。所レ謂鬼神者。始與レ心通。而不レ可レ掩矣。蓋心之良知。即鬼神之會也。致レ知如レ此纔是明王。纔是孝弟之至。

○朱鴻集解曰。父母天地。本同一理。上下長幼。原無二二心一。故事レ之必有二以合一也。神明即天地之神明。彰即化工之彰顯。若二天時順而休徵。地道寧而咸若一是也。又云。天子至尊而曰二必有一レ尊也。尊言レ父也。父既爲レ所レ尊。天子必盡二孝于父一矣。天子莫レ先。而曰二必有一レ先也。先言レ兄也。天子必克恭二其兄一矣。

（增補）

○黃道周曰。凡爲二明王一。父レ天母レ地。宗レ功祖レ德。因二郊祀一以致二敬於祖禰一。因二禘嘗一以致二愛於

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々善誘。姑以レ類言。父レ天母レ地。明猶レ察也。謂ニ曉達一也。明王之事ニ父母一孝。異ニ乎未レ明者之孝一。未レ明者之孝。雖レ孝而未レ通。故於レ事レ天不レ明ニ其天一。於レ事レ地不レ明ニ其地一。不下特不上レ明ニ其天地一。亦不レ明ニ其父母一。雖レ知ニ父母之情意一。不レ知ニ父母之正性一。人惟不レ明ニ自己之正性一。故亦不レ明ニ父母之正性一。亦不レ明ニ天地之性一。人皆曰。我惟知ニ父母一。不レ知ニ天地一。此不レ知レ道者之言。明者觀レ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ニ己私一起レ意。彼此牢不レ可レ解。一日醒覺。吾性淸明廣大。無レ際無レ畔。誠不レ見ニ其有ニ天地之殊一。苟未ニ明通一。則事ニ父母一實不レ識ニ父母一。況能事ニ天地一。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ニ自知一。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レ知。於ニ天地一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レ間。不レ可レ度思。矧可レ斁思。天子祀ニ乎明堂一。釋ニ奠先老一。有レ尊也。言レ有レ父也。食ニ三老五更一。有レ先也。言レ有レ兄也。宗廟致レ敬。不レ忘レ親也。修レ身愼レ行。恐レ辱レ先也。至ニ孝之發用一。即天地之變化也。致ニ敬於宗廟鬼神一。實在ニ實著一。融明靜虛。是謂ニ孝弟之至一。道心見ニ諸事一親謂ニ之孝一。見ニ諸事一長謂ニ之弟一。渾然神明本無ニ間隔一。如ニ日月之光一。光ニ四海一。而非レ思非レ爲無レ所レ不レ通。引レ詩爲レ證。所ニ以無ニ思不一レ服者。以ニ東西南北之心同ニ此道心一。故默感而應也。有レ道則應。無レ道則離。易曰。聖人以ニ神道一設レ敎。而天下服矣。以ニ此道至神無一レ所レ不レ通故也。

○孫本曰。此以ニ孝道之極一爲レ言。蓋以ニ其推レ之而無下所レ不レ通也。昔者明王推下所ニ以孝レ父者上。事ニ天于郊一而其禮明。推下所ニ以孝レ母者上。事ニ地于社一而其義察。推下所ニ以順ニ長幼一者上。以處ニ上下一。而其政治。此特明王所ニ自盡一云レ爾。然事レ天事レ地之理。既明且察。則郊社之時。自然天神降地祇出。而神明于レ是乎彰焉。此不レ可レ見ニ孝之通ニ于天地一乎。豈惟是哉。雖下凡爲ニ天子一者上。尊必有レ父。先必有レ兄。今繼レ世而立。固無ニ生父生兄可一レ事。而宗廟之中。事レ死猶レ生也。苟能致レ敬不レ忘。而平日又能修レ身愼レ行。以爲ニ感格之本一。則禘嘗之際。必假レ之來假。享レ之來享。而鬼神于レ是著矣。又不レ見ニ孝之能通ニ于鬼神一乎。

○虞淳熙曰。夫子言。祭則致ニ其嚴一。大凡祭祀必交ニ神明一。這神明極靈通。言語解ニ說他一不レ得。思慮揣ニ摹他一不レ得。人々自有ニ神明一。只因下不ニ肯反一レ本不中肯齋嚴上。一向迷失在ニ幽暗處一。此時我的神明。他的神明。却是一川淸水。中間被ニ土隔着一。似ニ一片日光。中間被ニ屋隔着一。倆但除ニ了這壅滯一。自然交通。此是交ニ神明一之義也。爲ニ人君一的。只恐レ不レ明。不レ明則良知未レ致。孝非ニ至孝一。弟

後素按。序レ當レ作レ爲。

子曰昔者明王事レ父孝矣。至レ亡二恩不レ服。古今文共以爲二感應章一。古文此章在二廣揚名章上一。

君之危亡一。忠臣不レ忍レ爲也。三諫不レ用則去。不レ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レ不レ爲也。是故諫有レ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二諷諫一矣乎。夫不レ諫則危レ君。諫則危レ身。與二其危下君寧危レ身。危レ身而不レ用。則諫亦無レ功矣。智者度二君權一。時調二其緩急一。而處二其宜一。上不二以危下君。下不二以危下身。故在レ國而國不レ危。在レ身而身不レ殆。昔陳靈公不レ聽二泄冶之諫一而殺レ之。曹羈三諫二曹君一。不レ聽而去。春秋序レ義。雖二倶賢一而曹羈合レ禮。然則臣可レ去也。子不レ可レ去也。去而無レ所レ逃則若レ何。伋壽之乘舟。中生之守二其則一。孰爲レ義乎。皆義也。然則古有下子諫二其父一者上。無レ有乎。曰。未二之有一也。周子晋之諫二靈王一也。曰。無レ底二於禍敗一。然而已細猶レ之無レ諫也。則是子未レ有二正諫者一也。然則曾子鋤レ瓜而傷二其根一。是亦譎諫與。曰。是譎諫也。倚レ門之歌。是爲レ捐レ本。捐レ本傷レ根。其實不レ延。以二曾皙之達一也。而不可二以諷一。或非二其事一也。不レ然則過在二曾子一。子言レ之。君子弛二其親之過一。而敬二其美一。曾皙之美。足二以蔽下過矣。而曾子猶歉然。喩レ親之未レ能。故諫者孝子所レ不レ諱也。

後素謹按。子所二以爭下父之道。於二論語幾諫章及禮記內則父母有レ過章一盡レ之矣。故宜下與二此經一參勘上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レ父孝。故事レ天明。事レ母孝。故事レ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二天子一必有レ尊也。言レ有レ父也。必有レ先也。言レ有レ兄也。宗廟致レ敬。不レ忘レ親也。修レ身愼レ行。恐レ辱レ先也。宗廟致レ敬。鬼神著矣。揚慈湖曰。愛二敬父母一、

因レ此就從二身病上一推二出心病一來。說二救治的方法一。

（增補）

○黃道周曰。古之爲レ禮者。未レ有二諫諍之禮一也。史爲レ書。瞽誦レ詩。士箴レ諫。大夫規誨。士傳レ言。官師相規。工執二藝事一。然而記レ禮者。未二之取一也。取二其揚レ觶者一。則猶諸侯卿大夫之禮也。然則易有レ之乎。曰。納約巷遇。是亦未二之有一也。然則春秋有レ之乎。曰。濫淵祈招。春秋未二之書一也。書レ殺二洩治一。未レ知二其何以死一也。然則書有レ之乎。五子之歌。則猶二之誦レ詩也。微子王子私討焉耳。然則古皆未レ有二諫諍之禮一也。孟子曰。有レ故而去。反覆而不レ聽則去。是近二於禮一矣。然而未レ顯。則猶是列國之事也。賈生曰。太子既冠成レ人。免二於保傅之嚴一。則有二司レ過之史。撤レ膳之宰一。天子有レ過。史必書レ之。史之義不レ得レ書レ過則死。宰必撤レ膳。宰之義不レ得レ撤レ膳則死。是則可レ謂二諫諍之禮一矣。然猶是史宰之事也。天下之司レ諫者。獨史宰乎。伊訓曰。臣下不レ匡。其刑墨。易曰。鼎折レ足。覆二公餗一。其刑渥。渥與レ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二於刑一。入二於刑一則禮可レ不レ設矣。夫爲二頌レ臣之子一。則亦猶レ此乎。

然則君父皆聖明者也。而亦有二不義一何也。曰。聖明之過。不レ裁二于義一則亦有二不義者一矣。裁而後顯レ之。裁而後安レ之。然則顯レ親之與レ安レ親有レ別乎。曰。安レ親者當日之事。顯レ親者異日之事也。

劉生曰。王臣蹇々。匪二躬之故一。人臣所二蹇々一。爲レ難。而諫二其君一者。非レ爲レ身也。・將レ欲下以匡二君之過一矯下君之失上也。君有二過失一。危亡之萌也。見二君之過失一而不レ諫。是輕二君之危亡一也。輕二

有二爭友一。則身不レ離二于令名一。父有二爭子一。則身不レ陷二于不義一。故當二不義一。則子不レ可二以不レ爭二于父一。臣不レ可二以不レ爭二于君一。故當二不義一則爭レ之。從二父之令一。又焉得レ爲レ孝乎。

○孫本曰。曾子平日惟以レ從レ令爲レ孝。不レ知下令或不善而一二于從一。則立レ身行レ道之事。皆窒礙不レ行矣。其爲レ害不レ小。故夫子重言以深警レ之。

○朱鴻曰。昔者虞夏商周。置二疑丞輔弼之臣一。以司二諫爭一。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凡有レ過則爭レ之。爭則復二于無レ過。故天子保二天下一。諸侯保二其國一。大夫保二其家一。而不レ失也。惟士無レ臣。過失相規。必藉二朋友一。士有二爭友一。則立レ身行レ己。可レ無二過差一。而身不レ失二其令名一。甚哉爭臣爭友之不レ可レ少也。父安可三以無二爭子一乎。父有二爭子一。則親不レ陷二于不義一矣。故當二不義一。子不レ可レ不レ爭二于父一。臣不レ可レ不レ爭二于君一。若人阿諛苟從。恐傷二賊レ恩之戒一。不レ能下委曲諫爭以諭二親于道一。置中親于無レ過之地上。又豈人子之所レ忍哉。

又集解曰。爭臣之數。亦姑約言レ之爾。其實諫者衆必出二于公一。可下以二人數一限上乎。然天子諸侯士大夫之子均爲レ子也。均愛レ父也。父若有レ過。子必幾諫。無レ諉二之爭臣爭友一可也。夫子是以總結曰。故當二不義一。則子不レ可レ不レ爭二于父一。臣不レ可レ不レ爭二于君一。先二父子一而後二君臣一。其旨深矣。

又曰。故當二不義一。則爭レ之。從二父之令一。又焉爲レ孝。此復歸二重于子一。以見下從二親之令一爲上レ非也。

○虞淳熙曰。夫子本欲下與二曾子一說丙病則致乙其憂甲。他却有二此問一。若只把下從二亂命一話上答レ他便狹了。

曾子曰。若二夫慈愛恭敬一。至二父爲得レ爲レ孝乎一。古今文共以爲諫諍章一。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下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　後素增補

曾子曰。若二夫慈愛恭敬安レ親揚一レ名。則聞レ命矣。敢問子從二父之令一。可レ謂レ孝乎。

○孫本曰。自二篇首論一レ孝。至レ此盡矣。故曾子以爲今日所レ聞二于夫子一。若四愛レ親者不三敢惡二于人一。與二因レ親敎レ愛云者一。皆慈愛也。敬レ親者不三敢慢二于人一。與二因レ嚴敎レ敬云者一。皆恭敬也。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レ親也。人有二聖人君子之稱一。揚レ名也。凡此悉領略矣。但子從二父之令一。是亦孝之大端。而夫子未二之及一也。故以爲レ問。

○虞淳熙曰。昔日曾子耘レ瓜。傷二了些藤一。曾子把二大杖一責レ之仆レ地。夫子因レ此不レ容二曾子相見一。想曾皙是狂的人。多有二過失一。曾子雖二順着一。他心裏終是不レ安。如今恰好說三到病則到二其憂一。便思下父母臨レ沒也有二治命一。也有二亂命一。治命不レ須二說起一。倘或二一時亂命。就違了一。他却碍中着慈愛恭敬安レ親揚レ名之道上。故有二此問一。

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二爭臣七人一。雖二無道一不レ失二其天下一。諸侯有二爭臣五人一。雖二無道一不レ失二其國一。大夫有二爭臣三人一。雖二無道一不レ失二其家一。士

増補孝經彙註卷之中終

〇虞淳煕曰。前詩云二君子一。本非レ父二母百姓一。待レ他恰如二父母一。這孝豈不三是移得動的一。若移下這孝二父母一的實心上去事レ君。就喚二做忠一。又移二這孝中敬レ兄的心一去事レ長。就喚二做順一。這敬レ父敬レ兄的。施二于一家一。何等整肅。移二此心一去做レ官。就喚二做能治一。他居レ家也敬。移去居二一國一也敬。移去居二天下一也敬。居則致二其敬一如レ此。是行成二于一念敬心之內一。聲名自遠播矣。

（增補）

〇黃道周曰。君子之立レ行。非二以爲上レ名也。然而行立則名從レ之矣。事レ親孝。事レ兄悌。居レ家理。此三者修二於實一。而無二其名一。事レ君忠。事レ長順。居レ官治。此三者有二其實一。而名應レ之。詩曰。文王有レ聲。遹駿有レ聲。周公之告二召公一曰。丕單稱レ德。皆不レ諱レ名也。而今之君子。則必以レ名爲レ諱。故孝弟衰而忠順息。居レ家不レ理。治レ官無レ狀。而猥享二爵祿一者衆也。

後素謹按。三移皆是聖賢良知之妙用神變也。故人掃二除不潔一。而返二乎虛淸一。則其妙用神變。亦當下與二聖賢一乃同上歸。嗚呼。移云者。豈容易哉。

又按。古文廣揚名諫諍兩章間。有二閨門之一章一。其文曰。子曰。閨門之內。具レ禮矣乎。嚴レ親嚴レ兄。妻子臣妾猶二百姓徒役一也。於レ唐謂二之僞作凡鄙一。於レ宋謂二之治レ國之要道一。爾來是非異同。紛紛藉藉。而總レ之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天下一之規則。似レ備二乎其二十有四字一焉。揚慈湖曰。刋二落古文閨門一節一。破二碎大道一。愚因錄レ之。以備二於治レ經者之參考一云。

父兄與㆖君。是足㆔以爲㆓民之父母㆒。非㆑有㆓孝之至德㆒。其何能達㆓此順德于天下㆒乎。

（增補）

〇黃道周曰。愛㆑人者。不㆔敢惡㆓於人㆒。敬㆑人者。不㆔敢慢㆓於人㆒。君子之不㆔敢惡㆓慢於人㆒。非㆔獨爲㆓其父兄㆒也。臣妾妻子猶且敬㆑之。要其本㆑性立㆑敎。則必自㆓父兄㆒始也。自㆓父兄㆒始者。所㆘以帥㆓天下子弟㆒而君㆖之。猶㆓其子弟之天㆒也。以㆓子弟之天㆒悅㆓天下之子弟㆒。以㆓子弟之君㆒敬㆓天下之父兄㆒。其事不㆑煩。而其本至一。故有㆓父之尊㆒。有㆓母之親㆒。有㆓師之嚴㆒。有㆓兄之友㆒。而又有㆓天之神㆒焉。是天之所㆓以立㆖君也。天之立㆑君以敎㆓天下㆒。如㆓其生殺㆒。則雨露霜霆。天且優爲㆑之也。惟是冠婚喪祭禮樂之務。非㆓天子㆒不㆑能㆑總㆓其家政㆒。故天以爲㆑家。帥㆓其子弟㆒而寄㆓家令㆒焉。書曰。作㆓之君㆒。作㆓之師㆒。惟其克相㆓上帝㆒。又曰。元后作㆓民父母㆒。是之謂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至㆘名並㆓于後世㆒矣㆖。古今文共以爲㆓廣揚名章㆒。古文此章在㆓感應章之下㆒。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㆓于君㆒。事㆑兄悌。故順可㆑移㆓于長㆒。居㆑家理。故治可㆑移㆓于官㆒。是以行成㆓于內㆒。而名立㆓于後世㆒矣。

〇孫本曰。此因㆔上論㆓明王之孝㆒及㆑之也。上以㆘明王之居㆓尊位㆒者㆖言。其孝可㆘以通㆓天地㆒通㆓鬼神㆒通㆗四海㆖。固無㆑所㆑不㆑通。此以㆓士之無㆑位者㆒言。其孝可㆘以通㆓于君㆒通㆓于長㆒通㆗于官㆖。各有㆑所㆑通也。此可㆑見㆓孝之爲㆑道。隨㆑分而各足㆒。豈惟天子諸侯卿大夫所㆑當㆑務哉。篇首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即忠移㆓于君㆒。順移㆓于長㆒之說㆖。而此復以㆔治移㆓于官㆒廣㆑之。蓋申㆓論士之孝㆒也。

人君一者也。羅近溪曰。居二今之世一。如レ何得三人々親レ親長二長也耶。曰。此却不レ要レ苛二責於人一。今天下家々戸々。誰無三親長之道一。但上之人不下曉二諭他一說中即此便是大道上。而下之人亦不レ曉下得安心在二此處一了中結一生上。故每々多事。詎謂二行不レ著。習不レ察終身由レ之而不レ知也。經曰。君子之教以レ孝。非三家至而日見二之也。

○孫本曰。此釋二至德之義一。然所レ謂至德者。亦即二于要道一見レ之。若レ云二所レ敬者寡而悅者衆一。不三惟爲二道之要一。而人君之德。亦于レ是爲レ至。故承下上敎二民親愛一莫上レ善二于孝一而言。君子之所三以敎二民如レ此者。豈必家至而諭。日見而誨レ之哉。自敬二其父兄與一レ君。是即敎二天下一以二子弟臣之道一也。而天下之爲二子弟臣一者。各敬二其父兄與一レ君。是天下之父兄與レ君。皆在二君子所レ敬之中一矣。豈不レ謂二之至德一乎。夫至德要道非レ有二二也。自三其及二于人一而言爲二要道一。自三其本二諸己一而言爲二至德一。俱就二治化上一見。非レ如二躰用本末內外之對待分屬者一也。可レ見下夫子此經重二于論一治而非中專以論上學也。

○虞淳熙曰。我心由レ愛而敬。敬則通二于民一。民心由レ愛而敬。敬則通二于我一。我也敬。民也敬。豈不三是居則致二其敬一。人我同敬。總來立二起箇萬物一躰之身一。豈不二是立レ身行一レ道。人人稱二他父母一。稱二他君長一。豈不三是揚二名于後世一。

○朱鴻集解曰。章首專言レ孝。而章內兼二言弟與一レ臣者。蓋孝也者。施二于兄一則爲レ弟。施二于君一則爲レ臣。同一順德。所三以爲二德之至一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二至德一。其孰能順レ民如レ此其大者乎。大雅泂酌詩

○集解引二吳氏一曰。愷樂也。悌易也。躬行二孝弟臣之德一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レ之。而各敬二其

親一。就得二了萬國的歡心一。豈非二是極簡極要的道理一。

（增補）

○黃道周曰。孝悌者。禮樂之所二從出一也。孝悌之謂レ性。禮樂之爲レ敎。因レ性明レ敎。本二其自然一。而至善之用出焉。亦曰。不三敢惡二慢人一而已。敢三於惡二慢人一。則敢三於毀二傷人一。敢三於毀二傷人一。則毀二傷之一者至矣。夏書曰。民可レ近不レ可レ下。又曰。予臨二兆民一。凜乎若三朽索之馭二六馬一。爲二人上一者。柰何不レ敬。故敬者。禮之實也。敬而後悅。敬而後和。和而後樂生焉。敬二一人一而千萬人悅。禮樂之本也。明王治二天下一。必知二其本務一。而致力レ之。然則帝舜不レ敬二伯鯀一以悅二神禹一。武王不レ敬二辛受一以悅二微箕一。何也。曰聖人非三以レ敬貿二悅於人一也。民情多散。而爲レ敬以聚レ之。民情多傲。而爲レ敬以下レ之。雖レ在二刑戮之中一。而獨有二敬意一焉。天下之和睦。則心繇レ此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二文王一。則可レ謂レ知レ要也。

後素謹按。孟子曰。仁之實。事レ親是也。義之實。從レ兄是也。智之實。知二斯二者一弗レ去是也。禮之實。節二文斯二者一。樂之實。樂二斯二者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レ已也。惡可レ已。則不レ知二手之舞一レ之。足之蹈レ之。孟子亦直解二此經義一也爾。我常謂。孟子七篇之要。統括皆在二孝經一矣。豈不二信然一歟。

子曰君子之教以レ孝也。至二如レ此甚大者一乎。古今文共以爲二廣至德章一。

子曰。君子之敎以レ孝也。非二家至而日見一レ之也。敎以レ孝。所下以敬二天下之爲二人父一者上也。敎以レ悌。所下以敬二天下之爲二人兄一者上也。敎以レ臣。所下以敬二天下之爲二

子曰教民親愛。至此之謂要道。古今文共以爲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虞淳熙曰。此承上居則致其敬來。盖嚴父的。敬字是主一無適之稱。直致收歛不容一物的境界。連一也。用不着。澄澄湛湛。無我無人。與天心別無二樣。方纔謂之嚴父。那萬國之歡心。接着嚴父之心。這嚴父之心。又接着孝親之心。如今養能致樂。已是孝子。若只教民親愛。其實莫善于此。又欲教民盡禮順。莫善于把孝來推之同氣。欲變易風俗。莫善于把孝來被之聲容。欲奠上人整齊下人。莫善于把孝來着之節文。

○朱鴻曰。此因上三惡。由于不知要道。故夫子推廣而言。

○孫本曰。此釋要道之義也。悌者孝中之事。禮以節此。樂以和此。其要歸不外乎孝。但立教則有此四端耳。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虞淳熙曰。禮主于敬。敬便無所不通。如父子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父。爲子者便歡喜。推之兄弟君臣亦然。至于千萬人在此。若心箇箇敬。他方纔箇箇歡喜。安得人人而悅之。如今有箇機關。只順敬一箇人。千萬人一齊都歡喜。敬的少。悅的多。是從嚴父配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着一箇父

能禁ニ者。寇賊姦宄耳。然其習爲ニ寇賊姦宄一者。刑亦不レ能レ禁也。必以レ之禁ニ六行一。則是束ニ民性一而法レ之也。束ニ民性一而法レ之。不レ有ニ陽竊一必有ニ陰敗一。繇レ是則堯舜之禮樂。與ニ名法一爭鶩矣。爭鶩必絀。然且夫子猶言ニ刑法一何也。夫子之言。盖爲ニ墨氏一而發也。人情易レ媮。媮而去レ節。則以レ禮爲ニ戎首一。禮曰ニ三千一。刑亦三千。禮刑相維。以レ刑敎レ禮。聖人之才與レ德。皆足ニ以勝一レ之。勝レ之而存ニ其眞一。衆人之才與レ德。不レ足ニ以勝一レ之。而見ニ是繁重則畔一矣。夫子之時。墨子未レ着。而子桑戶。曾點。原壤之徒。皆臨レ喪不レ哀。遯ニ於天刑一。自ニ聖人一而外。未レ有ニ非者一。夫子逆知ニ後世之治ニ禮樂一必入ニ於墨氏一。墨氏之徒。必有ニ要レ君非レ聖非レ孝之説一。以爍ニ亂天下一。使ニ聖人不一レ得レ行ニ其禮一。人主不レ得レ行ニ其刑一。刑衰禮息。而愛敬不レ生。愛敬不レ生。而無レ父無レ君者。始得レ肆ニ志於天下一。故夫子特着而豫防レ之。辭簡而旨危。憂深而慮遠矣。

後素謹按。黃氏釋ニ五刑一曰。盖爲ニ墨氏一而發。是實出ニ乎人意表一。而卓見也。孟子曰。楊氏爲レ我是無レ君也。墨氏兼愛是無レ父也。無レ父無レ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レ息。孔子之道不レ著。是邪説誣レ民。充ニ塞仁義一也。黃氏又釋レ之曰。楊氏毀レ忠。忠者移レ孝者也。墨氏之非レ孝。其始ニ於冠昏一。其終ニ於喪祭一乎。冠昏之禮。雖ニ或非一レ之。莫レ有レ廢也。喪祭之禮廢。而聖人之道息。聖人之道息。而夷狄鳥獸亂ニ於中國一。臣棄ニ其君一。子棄ニ其父一。名不ニ纂弑一。而甚ニ於纂弑一者。墨氏之爲也。故墨者五刑之首麗也。嗚呼。要レ君無レ上。非レ聖無レ法。非レ孝無レ親者。明レ目覩ニ黃氏所一レ謂名不ニ纂弑一。而甚ニ於纂弑一之一言上。則亦當レ起ニ些子耻心一矣乎。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至二此大亂之道一也。古今文共以爲二五刑章一。

又曰。孝經者。其爲レ辟レ兵而作乎。辟二兵與一レ刑。孝治乃成。兵刑之生。皆始二于爭一。爲レ孝以敎レ仁。爲レ弟以敎レ讓。何爭之有。傳曰。堯舜帥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桀紂率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其所レ令反二其所一レ好。而民不レ從。是故君子有二諸己一。而後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而後非二諸人一。所レ藏二乎身一不レ恕。而能喩二諸人一者。未二之有一也。故恕者。聖人所レ養。兵不レ用而藏レ身之固也。

後素謹按。不レ驕不レ亂不レ爭。皆從二五致上一讐磨來。亡也。刑也。兵也。全在レ不レ知二五致一焉。要レ知二五致一。一言以蔽レ之。在レ知レ止而已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レ大二于不孝一。要レ君者無レ上。非二聖人一者無レ法。非レ孝者無レ親。此大亂之道也。

○孫本曰。此因二上文不孝一及レ之。刑者。治道所レ不レ廢。誅二不孝一以驅二之于孝一也。

○朱鴻集解曰。屬者。條目也。君者臣之所レ稟レ命。而敢二于要脅一。是無レ上也。聖人者。法之所二從出一。而敢二于非議一。是無レ法也。人有二父母一。身之所二由生一。而敢以二孝道一爲レ非。是無レ親也。人必有レ親以生。有レ君以安。有レ法以治。而後人道不レ滅。國家不レ亂。若三者皆無。豈非二大亂之道一乎。

（增補）

○黃道周曰。兵用而後法。法用而後刑。兵刑雜用。而道德乃衰矣。聖人之禁也。曰示レ之以二好惡一。示レ之以二好惡一。則猶未レ有レ禁也。刑而後禁レ之。周禮司徒以二六行一敎レ民。司寇以二五刑一匡二其不率一。於レ是有二不孝之刑。不友之刑。不睦嫻。不任卹之刑一。此六者。非二刑之所二能禁一也。刑之所二

知是眞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然則知能一矣。而不致則雖固有焉。而同乎無有。故欲盡孝者。宜深味是五致之蘊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虞淳熙曰。此承上養則致其樂。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有父母當養。這養父母的。在衆人之上。休得倚勢驕縱。在衆人之下。休得悖逆作亂。在同類中。休得互相爭鬭。盖居上而驕。下人怨。他要亡國家。受享大過。又要亡了己身。爲下而亂。上人怨。他必加刑罰。在醜而爭。同伴怨。他必加兵刀。三者不除。毀傷了父母遺體。雖每日三牲奉養。食不下咽。何以爲孝。

（增補）

○黃道周曰。若是者何也。敬身之謂也。敬身而後敬人。敬人而後敬天。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爲天子者如此。又況其下者乎。爲下而爭亂。忘身及親。是君子之大戒也。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甚矣聖人之危也。其孝愈大。則其敬也愈至矣。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至猶爲不孝也。古今文共爲紀孝行章。

後素按。誤當作娛。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朱鴻集解曰。致者極其至之謂。盖孝子之事親也。隨在各極其致。隨事悉盡其心。未致其極。而其禮不備均。不可以語孝。居則致其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齋慄之類。養則致其樂。如承顏順志。聖人傾以誤其心。斑衣戲彩之類。病則致其憂。如言不翔。行不惰。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喪則致其哀。如擗踊哭泣呼號籲天之類。祭則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夫居養病皆事生。喪與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五者。各于其時克盡。斯爲人子之事親也。

（增補）

○黃道周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以事君。致心以事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知之。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致而能之。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故五致者赤子之知能。不假學問。而學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仁義禮樂信智。則皆自此始也。

後素謹按。黃氏致良知之義。於此始發見。而仁義禮智信則皆自此始之說。自非明性與天道者。孰能信之哉。

又按。良知良能本非二。故季彭山曰。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

而治一矣。獲二乎上一有レ道。不レ信二乎朋友一。不レ獲二乎上一矣。信二乎朋友一有レ道。不レ順二乎親一。不レ信二乎朋友一矣。順二乎親一有レ道。反レ身不レ誠。不レ順二乎親一矣。誠レ身有レ道。不レ明二乎善一。不レ誠二乎身一矣。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不レ思レ誠。不レ擇レ善。苟得三以蹈二凶逆一。則是亂民之行。聖王之所レ不レ敎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レ惑。曹風鳲鳩篇。

○朱鴻曰。必有二瑟僴之君子一。而後有二赫喧之威儀一。故云。淑人君子其儀不レ忒。

○孫本曰。引レ詩正言二淑人君子一。而不レ及二天子一。乃中二諸侯卿大夫之孝一也。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而思二以淑レ人善一レ俗。非レ禮何以乎。禮儀之在二人身一。所三以動二天地一也。孝子仁人。必謹二於禮一。謹レ禮而後可二以敬一レ身。敬レ身而後可二以事一レ天。傳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二育萬物一。峻二極於天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二其人一而後行。故曰。苟不二至德一。至道不レ凝焉。至德者。孝敬之謂也。

後素謹按。黃氏釋二淑人君子一。乃與二朱孫及孔安國鄭康成等之古註一微異。而全從下詩本文其儀不レ忒。正二是四國一上上來。相較旨深一層。然而邢疏曰。義取三君子威儀不レ差。爲二人法則一云。然則亦非二黃氏之創說一也。

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羅近溪曰。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万方。每方有百千万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喫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小欠。眞是王道平々。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々。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力。而能不可及。

○朱鴻曰。君子者。盡愛敬以事吾親者也。以愛敬之德。發之于言。則言爲可道。以愛敬之德。措之于行。則行爲可樂。以愛敬之德。施之于身。則德義可尊。以愛敬之德。見之于事。則作事可法。以動容貌。容止可觀瞻也。以著行藏。進退可法度也。如是而臨民。斯畏其德威。而益加愛敬。法其端範。而日思倣效。故德教不待整肅而成。政令不待嚴厲而治也。

○孫本曰。上言悖德悖禮云者。即篇首所戒驕溢也。可道可樂。可遵可法。可觀可度云者。卽篇首之欲謹言行飭容服意也。

虞德園講言思可道等句。謂未言行之先。預期其可。愚謂如此講。思字甚有着落。但君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何必如此預期哉。古文孝經。思字作斯字覺妥。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敬愛它人而得富貴。君子豈爲之乎。君子敬天則敬親。敬親則敬身。嚴父之道。雖未配天。而身不可不敬也。敬身如天。則敬親亦如天。敬親如天。則亦配天矣。傳曰。在下位不獲乎上。不可得

之所ニ能爲一也。然而聖人不レ敎。則天下失レ性。天下失レ性。則天失ニ其命一。故聖人敎レ人。事レ父以配レ天。事レ父以配レ君。天言ニ大生一。君言ニ大臨一。大生者。得ニ善繼一。大臨者。載ニ厚德一。故曰。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父母生レ之。君親臨レ之。言父之上配ニ於天一。下配ニ於君一。非ニ聖人一則不レ得ニ其義一也。

又曰。世有下不レ愛ニ其親一而愛ニ他人一。不レ敬ニ其親一而敬ニ他人一者上。無レ有乎哉。天地之道有レ二。一曰嚴。一曰順。爲レ嚴以敎レ順。故天覆ニ於地一。爲レ順以事レ嚴。故地承ニ於天一。敬不ニ敢慢一。愛不ニ敢惡一。得ニ嚴於天一者也。敬レ親而後敬レ人。愛レ親而後愛レ人。得ニ順於地一者也。反レ是爲レ逆。逆爲ニ凶德一。善者性也。君子以レ是敎レ人。亦以レ是自率也。是君子之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ニ父母一。知レ好レ色則慕ニ少艾一。仕則慕レ君。不レ得ニ於君一則熱中。大孝終身慕ニ父母一。

後素謹按。悖德悖禮。其始也惟是以ニ意見情識蔽ニ良知一之故。漸漸至ニ于悖ニ天命一也。可レ不レ畏哉。

又按。以レ順則逆。虞氏黃氏俱從下御註行レ敎以順ニ人心一。今自逆レ之則下無レ所ニ法則一之說上。而不レ用下鄭註以レ悖爲レ順。則逆亂之道云之言上也。夫順字首節順ニ天下一之順。而即善也。善即性也。性即良知也。故順ニ人心一云者。亦只順ニ天下之人之良知一以立レ敎也。若不レ順ニ其良知一而立レ敎。則逆也。逆即凶也。凶即惡也。必拂ニ人之性一。拂ニ人之性一。則君子之不レ貴。不ニ亦宜一乎。

君子則不レ然。言思レ可レ道。行思レ可レ樂。德義可レ尊。作事可レ法。容止可レ觀。進退

○虞淳熙曰。聖人之德。聖人之敎。雖レ無三以加二于孝一。然必有レ德二于己一。方纔可レ行二敎于人一。此是我性中自然生生的條理。一毫顚倒不レ得。如二父子相生一。豈不二是上天之性一。父爲二子綱一。豈不二是君臣之義一。這箇天性生生不レ已。父母接二續着天地一。祖宗生レ我出來。接二續着父母一。我的子孫。又接二續着我一。眞是孝無二終始一。不レ比二小可的接續一。所以謂二之天性一。這箇大義森森難レ犯。看二他是嚴君一。已是厚了。又看二他是上帝一更厚了。一層必厚到二加不レ得處一。所以謂二之大義一。既是續莫レ大レ焉。誰比二得這天性一。若不レ愛二其親一。反愛二他人一。愛雖二是德一。也只叫二做悖德一。既是厚莫レ重レ焉。誰比二得這大義一。若不レ敬二其親一。反敬二他人一。敬雖レ合レ禮。也只叫二做悖禮一。這般的人。本要二民來法則一。他不レ知レ該二順的道理一。反把來逆做。誰去二法則一。他不三惟無二以成レ敎。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不レ在二善內一矣。大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假饒得二了這悖德悖禮二一種凶德一。與二天地之性一。了不二關涉一。君子豈以レ之爲レ貴也。孫初陽謂。雖レ得レ之。言亭二有國家一而得レ爲二人上一。朱子漸亦謂。縱得二志于人上一。君子豈貴レ之哉。與二虞德園意一不レ同。愚謂。上言二民無レ則焉。下言三以臨二其民一。還從下得レ爲二人上一之說上爲レ是。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性者道也。敎者義也。以養者。父子之道。日嚴者。君臣之義也。分二愛於母一。故母有二父之親一。分二敬於君一。故父有二君之尊一。父母生レ之。君親臨レ之。稟二於自然一。實命二於天一。非三聖人

按歷ニ稱先王一者一。明王者二。聖人者三。而諸侯以下不レ及焉。殆申ニ論天子之孝一也。（此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爲レ敎本レ性。爲レ性本レ天。天嚴而人敬レ之。地順而人親レ之。敬レ之加レ嚴。親レ之加レ忘。人託ニ於地一不レ知レ有レ地。覆ニ於天一惟知レ有レ天。其漸然也。故嚴者。始敎者也。親者。終養者也。人養ニ於膝下一。鳥獸昆蟲養ニ於山澤一。其養レ之皆地。其敎レ之皆天也。聖人不レ嚴ニ其養一レ之。而嚴ニ其敎レ之者一。故人皆知ニ父之尊一。知ニ母之親一。以敎ニ萬物一。親レ親長レ長。老レ老幼レ幼。不レ失ニ其所一。故敎レ愛者不レ煩。敎レ敬者不レ傷。君之於レ父。父之於レ師。師之於レ天。其本一也。或曰。嚴。本ニ於后稷一。親。本ニ於文王一。然則配レ天之與レ配ニ上帝一有レ異與。曰。天與ニ上帝一何異之有。周禮典瑞曰。祀レ天。又曰。旅ニ上帝一。雖レ分ニ昊天上帝與ニ五帝之名一。其爲レ天則一也。然則郊祀配レ天。宗祀配ニ上帝一何也。曰。郊祀者。犆祀也。宗祀者。時享也。時ニ享五帝一。而親ニ文王一。犆ニ祀昊天一。而尊ニ后稷一。明堂則數里而近。圜丘則數十里而遠。近者愈親。遠者愈尊。仁孝之等也。然則礿禘嘗烝。又有ニ四祀一。宗廟明堂。每歲八擧。得レ毋ニ已數一與。曰。其生也日三視レ膳。沒而八享。何謂レ數也。然則明堂之與ニ辟雍一一與。曰。明堂九室。其別五室。辟雍環レ水。有ニ先聖先老一焉。所レ謂澤宮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レ之。續莫レ大レ焉。君親臨レ之。厚莫レ重レ焉。故不レ愛ニ其親一而愛ニ他人一者。謂ニ之悖德一。不レ敬ニ其親一而敬ニ他人一者。謂ニ之悖禮一。以レ順則逆。民無レ則焉。不レ在ニ于善一。而皆在ニ于凶德一。雖レ得レ之君子不レ貴也。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以天子。養以天下。則又何異享祀明堂之有。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羅近溪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眞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万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朱鴻曰。此承上文言。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聖人立教。其根原實出于膝下之時。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養父母。是愛之萠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萠芽也。斯時愛敬之念。不過親昵畏懼之方形耳。聖人恐其後來挾恩恃愛。而失于不敬。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愛不至于褻。敬不至于疎。此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群情。而勉強矯拂于其間哉。

○孫本曰。政教乃禮樂刑政之屬。治之具也。固爲治者所不廢。然教所以成。政所以治。聖人之所因以導民者。則以民有此愛敬之性爲之本也。故曰所因者本也。自夫孝天之經。至此凡四節。每原道德之本于天地。而聖王因立教以成治。無非以至德而發之爲要道也。

明堂。於レ此則必有レ取レ之也。郊社之義三代異レ用也。社之言レ地。方澤之義也。郊之言レ天。圜丘之制也。后稷之配二太社一。則自二夏商一而始也。尊レ稷以配レ天。則獨周之制也。祖二文王一而宗二武王一。則自二成康一而始也。太王王季。不三敢言二祧。皇矣之雅。天作之頌是也。故議レ禮者。不レ可レ不審也。郊二后稷一以配レ天。祀二文王一以配二上帝一。非二周公之聖一。則莫三之爲二也。不レ當二周公之身一。而議二郊祀之禮一。則禘レ嚳而郊レ稷。祖二文王一而宗二武王一。作者之意。於レ是止也。明堂之歲有二六祀一焉。四二立五帝一。季秋大享。是也。南郊有レ三。冬至迎レ長。上辛祈レ穀。龍見大雩。是也。歲一祀二后稷一。而八享二文王一。聖人之尊レ親不下以二疎數一爲中隆殺上也。其敬益至。則其禮益簡。簡レ之者何。嚴レ之也。天嚴則曰レ父。父嚴則配レ天。后稷祖也。以二天之嚴一。嚴レ之則亦曰レ父。故配レ天之父。非二禰之謂一也。以レ嚴而生レ敬。以レ敬而生レ孝。以レ孝而生レ順。不レ如レ是不レ足二以立一レ敎。故郊祀明堂。性敎之合也。四海於レ是觀レ嚴。則於レ是觀レ順焉。詩曰。儀二式刑文王之典一。日靖二四方一。蓋謂レ是也。夫當二文王之身一。躬集二大命一。則必配二稷於南郊一。配二王季於明堂一。然且文王不レ爲レ之。而文王不二以レ是損一レ孝。又留二其緒一以畀二於周公一。詩曰。維此王季。帝度二其心一。貊二其德音一。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二此大邦一。克順克比。比二于文王一。其德靡レ悔。既受二帝祉一。施二于孫子一。夫周人亦猶有下崇二祀王季一之心上乎。何其言之尊也。然則有虞之不レ郊二瞽瞍一。又不レ祀二於明堂一何也。曰。厥德與レ功。則帝嚳顓頊而下。無下所レ置二瞽瞍一者上矣。且受二終于文祖一。則勢不レ得レ不レ宗レ堯。宗レ堯則猶二之明堂一也。至二有虞之廟一。則無レ所レ奪二瞽瞍之位一。子曰。宗廟饗レ之。孟子曰。孝子之至。莫レ大二乎

矣。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朱鴻集解曰。周公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于后稷。故冬至以后稷爲始祖而配天。祀于郊。冬至者。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尊后稷猶尊天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以文王配上帝于明堂。季秋者。萬物之成。尊文王猶尊上帝也。天以形體言。曰天尊之也。上帝以主宰言。曰帝親之也。其實一而已矣。

○虞淳熙曰。周公冬至祭天。把后稷配天。見得一陽來復。其中不移的天心就是始祖。季秋享帝。把文王配帝。見得一陽欲剝。上邊碩果的仁心。就是父親。天心即仁心。這點生生之心。無終無始。常靈常明。乾坤父母萬物。總是一片眞心。有甚隔礙處。所以海內諸侯。隨念感通。都來助祭。前說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正是心心交徹。不是僥倖來的。雖大聖人也只是此心性。又豈能在人性上添一物乎。當初周公但制禮文。不敢身行禮節。後人止要明白禮義。豈宜僭用禮義。悟得此禮義透徹。人人可以事父配天。不必周家父子。時時可以事天事親。不必冬至季秋。所謂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是也。

（增補）

○黃道周曰。夫道至於嚴父而至矣。周人祀后稷。而不祀姜嫄。配文王。而不配太姒。郊社

諸身一則爲レ行。孝爲二百行之本一。故凡人之行。莫レ大二于孝一。孝莫レ大二于尊二嚴其父一。尊二嚴其父一莫二レ大二于配レ天。統而言レ之。則生二稟于天一。析而言レ之。則受二生于父一。能配レ天。豈易易哉。惟周公爲二王室至親一。秉二禮樂之權一。成二文武之德一。必如二若人一。纔能配レ天。

○虞淳熙曰。天地生生之心。叫二做性一。天地之性就是人。人比二天地一一般。何等尊貴。眞非二萬物可一レ比。人有二百行一。莫レ大二於孝一。父生レ子。子養レ父。雖二是生生的意思一。還未レ通二到生生的根原一。因レ此日日嚴二憚着父親一。念念收斂回來。豈不三大似二那些孝一。這嚴レ父的人。直把二父親一。比二着人君一。也只是天之子。徑把來配二了無聲無臭的天一。再尊嚴不二去了一。到レ此反レ本還レ原。纔是大孝。

（增補）

○黃道周曰。天地生レ人。無レ所二毀傷一。帝王聖賢。無下以異二人者上。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知レ愛知レ敬。不二敢毀傷一。以報二父母一。是天地之敎也。天地日生レ人。而曰二父母生一レ之。天地日敎レ人。而曰二父母敎一レ之。故父母天地日相配也。聖人之道。顯レ天而藏レ地。尊レ父而親レ母。父以レ嚴而治レ陽。母以レ順而治レ陰。嚴者職レ敎。順者職レ治。敎有レ象而治無レ爲。故曰レ嚴レ父。不レ曰レ順レ母。曰レ配レ天。不レ曰レ配レ地。是聖人之道也。知レ性者貴レ人。知レ道者貴レ天。知レ敎者。貴レ敬。敬者孝之質也。古之聖人本レ天立レ敎。因レ父立レ師。故曰。資レ愛事レ母。資レ敬事レ君。敬愛之原。皆出二於父一。故天父君師四者。立レ敎之等也。書曰。天佐二下民一。作二之君一。作二之師一。惟其克相二上帝一。寵二綏四方一。鳥獸知レ母而不レ知レ父。衆人知レ父而不レ知レ天。有下知二嚴レ天配レ天之說一者上。則通二於聖人之道一。

後素謹按。不覺而德行者。特一鄉之善士也耳。安能到四國順之之地位哉。故聖人貴覺。覺乃眞知之照及之也。順之者。一燈爲萬燈之謂。而億兆心心之眞知不昏蔽。與我一般。嗚呼。明王治天下。至易至簡乃如此。不可不資則乎此也。

曾子曰敢問至其儀不忒古文爲三章。今文爲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

羅近溪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已之所同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蓋即莫之爲而爲。莫之致之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懷抱也。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者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忍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万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加於孝乎。

又曰。問仁與孝亦有別乎。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々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躰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即目明耳聽。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人亦以仁而成。人既成。即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又曰。或稱有友素共講學。而恥於擔當者。曰。是何心哉。蓋陷於鄉原。而不自知也。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万物一躰。故欲明々德於天下。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自賊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孟一生固爲天下生民。亦爲父母。此身與天地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此。學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如寒之衣饑之食。性命所關。自不容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而已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虞淳熙曰。曾子聞詩。已知孝爲至德。還疑是哲人之德。未是聖人之德。所以又問。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朱鴻曰。天地之生萬物。惟人得秀而最靈。玆人之所以爲貴。性即生也。命諸天則爲性。體

得二其民一。斯得二天下一矣。得二其民一有レ道。得二其心一。斯得レ民矣。夫不レ得二民之心一。而欲三以養二其親一。猶下以二草澤之牛豕一爲上レ智也。詩曰。綏以二多福一。俾レ緝二熙于純嘏一。多福純嘏。非レ合二天下之愛敬一而能レ之乎。

詩云。有二覺德行一。四國順レ之。大雅抑之詩。

羅近溪曰。問孝弟爲レ教是矣。如三王祥王覽一非レ不レ志二於孝弟一。而不レ與二之爲一レ聖何也。曰。人之所レ貴者孝弟。而孝弟所二尤貴一者學也。故質美未レ學者爲二善人一。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レ能哉。弗レ學耳。弗レ學則如二瞽目行一レ路。步或可レ進二尺寸一。然終是錯二違中正一。墮二落險阻一。雖二曾子一未レ免下大杖不レ走。陷二親有一レ過之失上。而況於二祥覽兄弟一矣乎。故曰。行不レ著。習不レ察。終身不レ知。夫由レ之而不レ知二其道一。與二瞽者行一レ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二聖人一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二其良知一者也。夫良知在二於人一。變動而不レ拘。渾全而不レ缺。時出而恒久弗レ息者也。今宗族稱レ孝。鄉黨稱レ弟。而不三善致二其良知一者。則執二滯於一節一。而變或不レ通。循二習於一家一。而推或不レ廣。矯二激於異一レ常而恒久可レ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二天地一。塞二四海一。垂二之万世一而無二朝夕一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レ貴也。經曰。詩云有二覺德行一。四國順レ之。

○朱鴻曰。覺大也。謂天子有二大德行一。故四方之國。順而行レ之。此慈楊湖所レ謂。簡誦二此章一。每每樂生。如下春風和氣薰習。身在中唐虞三代之隆上。灼知二其效一。信不レ誣也。

○虞淳熙曰。人能抑抑敬愼。做二得恭人一。方做二得哲人一。哲人有二覺悟處一。德行從二覺悟處一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方臣民的靈覺之心。心心相通。有二何隔碍一。因レ此四國順レ之也。

（增補）

○黃道周曰。覺者。所レ爲レ敎也。敎者。所レ爲レ孝也。民心不レ懽。天下不レ順。雖二貞子一無三以順二於父母一。故災害禍亂。則民心之不順爲レ之也。和氣生則衆志平。衆志平則怨惡息。天人交應而鬼神從レ之。書曰。協二和萬邦一。黎民於變時雍。蓋言レ順也。唐虞之治。非レ聚二衆順一而能有レ此乎。故曰。明二於順一。然後能守レ危也。是之謂也。

○黃道周曰。言非二法言一。行非二法行一。則其臣妾妻子。意而薄レ之矣。又以二富貴一怒二其妻子一。則是絕レ祀也。孟子曰。身不レ行レ道。不レ行二於妻子一。使レ人不レ以レ道。不レ能レ行二於妻子一。以レ孝爲レ治者。常思二其親一。則親愛。畏敬。賤惡。哀矜。傲惰。此五僻者。無二繇而生一也。夫愛敬而亦有二僻者一乎。愛敬不レ於二其親一。而愛二敬他人一。故其親怒二於上一。而衆怨二於下一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レ之。祭則鬼享レ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作。故明王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也如レ此。

○虞淳熙曰。凡人含レ怨忍レ辱屈レ意。服二事于人一。面前必有下不二甘心一的顏色上。背後必有下不二甘心一的言語上。受二他服事享用一終不二安樂一。如今聚二着這許多懽心一。事二生存的父母一。父母心裏也懽喜。有下甚不二安樂一處上。聚二着許多懽心一去。事二亡過的父母一。父母的神靈也懽喜。有下甚不二歆享一處上。聚二着許多懽心一。感二格我乾父坤母一。乾父坤母也懽喜。有下甚氣化不二和平一處上。既是和平。自無二水旱饑荒。盜賊禍亂一。一團和氣。充二滿太虛一。止結二成一箇孝字一。豈不下是明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的福應上。先王有二至德要道一。而上下無レ怨。正如レ此。

(增補)

○黃道周曰。甚矣聚レ順之大也。聚二天下之懽心一。以致二二人之養一。是薦二上帝一配二祖考一之所二從始一也。生則聚レ順以爲レ養。死則聚レ順以爲レ祭。去二人之力一。而用二其志一。用二人之志一。而萃二其心一。是仁人孝子之極致也。孟子曰。桀紂之失二天下一也。失二其民一也。失二其民一者。失二其心一也。得二天下一有レ道。

○虞淳熙曰。諸侯受ニ敎于明王一。知ニ窮民俊民俱是太虛的遺躰一。雖ニ鰥夫寡婦一。且不ニ敢棄一。何況賢士良民乎。因レ此各供ニ其職一。各獻ニ其物一。齊レ心懽喜。奉ニ事諸侯的先君一。這懽心從レ孝得來。豈不ニ是上下無レ怨諸侯之孝一。

○朱鴻集解曰。治レ國即以レ孝治レ國也。侮謂ニ忽レ之而不ニ矜恤一。諸侯亦無ニ生親可レ事。故以レ事ニ先君一爲レ孝。

（增補）

○黃道周曰。治レ國而侮ニ士民一。則驕溢之過也。驕溢者。富貴之過也。驕溢不ニ長存一。富貴不ニ長保一。故失ニ社稷一怒ニ人民一者比比也。書曰。懷ニ保小民一。惠ニ鮮鰥寡。自レ朝至ニ于日中昃一。不レ遑ニ暇食一。用咸和ニ萬民一。詩曰。惠ニ于宗公一。神罔ニ是怨一。神罔ニ是恫一。文王之謂也。

治レ家者。不ニ敢失ニ于臣妾一。而況于ニ妻子一乎。故得ニ人之懽心一。以事ニ其親一。羅近溪曰。樹必根ニ於地一。人必根ニ於親一。根離ニ於地一。樹則仆矣。心違ニ乎親一。人其能有レ成耶。故順ニ父母一。和ニ兄弟一。一家翕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レ地也深。而樹之蕃茂也將レ不レ可レ禦矣。然則厚ニ其親一者。實所ニ以厚ニ其身一也。經曰。故得ニ人之懽心一。以事ニ其親一。

○虞淳熙曰。卿大夫士庶人。受ニ敎于明王一。知ニ臣妾妻子俱是太虛的遺躰一。雖ニ臣僕婢妾一。也不ニ敢輕一。況妻子乎。因レ此家人各供ニ其職一。各獻ニ其物一。齊レ心懽喜。奉ニ事卿大夫士庶人之二親一。這懽心從レ孝得來。豈不ニ是上下無レ怨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一。

○朱鴻集解曰。失謂レ不レ得ニ其心一也。

（增補）

定。若レ舜可レ謂下得二萬國之歡心一者上矣。詩曰。媚二茲一人一。應二侯順德一。舜之謂也。

後素謹按。虞氏所レ謂明王曉下得太虛象二老字一。三才象中子字上。合來成二一箇孝字一。就把二孝字一。分二出支條一。理二治天下一。無レ有三一人不二是太虛的遺躰一。由レ是觀レ之。則善之名義雖レ多。要不レ出二乎孝一字一矣。虞氏全孝圖說曰。孝字從二老省一從レ子。子在二老傍一。抗而不レ順。非レ孝也。老在二子下一。逆而不レ順。非レ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二以從レ老從レ子之象一。太虛爲レ老。能蘗蒴爲レ子。太虛爲レ老。三才萬物爲レ子。乾爲レ老。坤順承爲レ子。乾坤爲レ老。六子爲レ子。乾坤爲レ老。日月五行民物爲レ子。日爲レ老。月受レ光爲レ子。日月爲レ老。五行民物爲レ子。五行生レ我爲レ老。我生爲レ子。山祖脉爲レ老。胎育爲レ子。川源爲レ老。委爲レ子。五行爲レ老。渾敦氏爲レ子。渾敦氏爲レ老。人爲レ子。二氏父母爲レ老。二氏爲レ子。兆人父母爲レ老。兆人爲レ子。四夷父母爲レ老。四夷爲レ子。五等之貴者爲レ老。賤者爲レ子。禽獸艸木。各有二牝牡雌雄一。雖二胎化不一レ同。而生者爲レ老。受レ生者爲レ子。以レ老字レ子。以レ子承レ老。無二物非一レ孝也。援神契曰。孝在二混沌之中一。曾子曰。夫孝推二之後世一。而無二朝夕一。無二時非一レ孝也。無二物不一レ有。無二時暫停一。以應レ規也。人言釋老超二出太虛一。不レ拜二父母一。太虛無レ外。復何可レ超。即與同レ躰。能不二蘗蒴一而爲レ孝乎。吾邦先儒藤樹中江氏心學文集。載二諸其初一焉。藤樹德行實踐。無レ愧二其圖說一。其以レ孝顯二乎天下後世一。亶有レ以哉。

治レ國者。不三敢侮二于鰥寡一。而况于二士民一乎。故得二百姓之懽心一。以事二其先君一。

元。顯揚着生身的父母。譬如本從根生。枝葉暢茂。復罩着本根一般。他既看大臣小臣是太虛遺躰。雖小國臣子。也不敢棄。何况公侯伯子男。人人都曉得不敢棄的。因此萬國臣民。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奉事天子的先王。這懽心從孝得來。豈不是上下無怨天子之孝。

○孫本曰。承上文言。民之感化在下。而樞機在上。故先王以孝治天下。惟推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惡慢于人。故于小國之臣。亦不敢遺。况大國之君。豈有不加愛敬。而反遺之者乎。不遺者愛也。不敢遺者敬也。愛敬者。人性所同具。故能感動天下萬國之懽心。則諸侯以下。皆在感化之中矣。

○朱鴻集解曰。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先王為孝。

又引董氏曰。夫子首言明王。而繼言不敢。蓋不敢之心。即祗懼之誠。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于人。是也。

（增補）

○黃道周曰。愛敬著於心。則惡慢遠於人。惡慢着於心。則怨讟生於下矣。聚順承懽。人道之至大者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般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得萬國而不得其懽心。雖得萬國安用乎。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歸己。猶艸芥也。惟舜為然。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

子曰昔者。至二四國順一之。古今文共以爲二孝治章一。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詩

○虞淳熙曰。夫子恐三曾子疑二天地之經一。而民是則レ之句一。引レ詩說。尹氏不レ過二是太師一。百姓瞻二望他一。況天子爲二四海具瞻一。可レ不二立レ敎以化一レ民乎。

（增補）

○黃道周曰。言二夫嚴肅之不一レ可レ爲レ治也。記曰。父之親レ子也。親レ賢而下二無能一。母之親レ子也。賢則親レ之。無能則憐レ之。母親而不レ尊。父尊而不レ親。水之於レ民也。親而不レ尊。火尊而不レ親。土之於レ民也。親而不レ尊。天尊而不レ親。父母。天地尊親之合也。親以致二其愛一。尊以致二其敬一。愛以去レ惡。敬以去レ慢。二者立。而天下化レ之。赫赫師尹。夫猶有二政刑之心一乎。傳曰。有レ國者不レ可レ不レ愼。辟則爲二天下僇一矣。具瞻。所二以敎一レ愼也。愼者。敬之始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也。不三敢遺二小國之臣一。而況于二公侯伯子男一乎。故得二萬國之懽心一。以事二其先王一。楊慈湖曰。此章發二明道心之至和一。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爲レ孝爲レ弟。爲二博愛一。無三一點己私置二其中一。如二春風一。如二和氣一。如二簫韶九成之音一。可レ言而不レ可レ盡。嗚呼至矣。簡每レ誦二此章一。每々樂生。亦如二春風和氣一。油然動二於中一。而自不レ能レ喩。如三身在二唐虞三代之盛世一。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作。灼知二其可一レ致。聖人非二虛言一。斯道天地同レ之。四時鬼神從レ之。宜四國順レ之。

○虞淳熙曰。前面既說二愛敬之治一。民用和睦一。還覺二是泛說一。如今又把中明自二天子一以至二庶人一。上下無レ怨的意思上。見二愛之極爲レ敬。敬之極無一レ所レ不レ通。便一步深二一步一去。蓋古來明王。曉下得太虛象二老字一。三才象中子字上。合來只成二一箇孝字一。就把二孝字一。分二出支條一。理二治天下一。無レ有二一人不一是太虛父母的遺躰一。却又從レ敬二父母的遺躰一發二起孝心一。更無二倒行逆施的弊病一。後來畢竟反レ本還

以ㇾ身帥ㇾ民。故民從ニ其身敎一也。

○虞淳熙曰。先王把ニ愛ㇾ父愛ㇾ母極大的愛一來順ニ天下一。天下人自然不ㇾ忍ㇾ遺ニ棄二親一。就將ニ此仁愛之所ㇾ統。喚ニ做德義的一。與ㇾ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全修ニ百行一矣。先把ニ這敬ㇾ父敬ㇾ母的敬讓一來順ニ天下一。天下人自然不ㇾ敢ㇾ好ニ勇鬪狠一。就將ニ此敬讓之文一。喚ニ做禮樂的一。與ㇾ他開導一番。衆人却都和順親睦矣。又將ニ禮樂之情一。喚ニ做好惡的一。與ㇾ他開導一番。衆人便都和順親睦矣。又將ニ禮樂之情一。喚ニ做好惡的一。與ㇾ他披露一番。衆人便都怕ㇾ犯ニ禁令一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敎也。曰莫ㇾ遺ㇾ親。曰興ㇾ行。曰不ㇾ爭。曰和睦。曰知ㇾ禁。乃先王之化ㇾ民也。

（增補）

○黃道周曰。孝而可ニ以化一ㇾ民。則嚴肅之治何所ㇾ用乎。孝敎也。敎以因ㇾ道。道以因ㇾ性。行ニ其至順一。而先王無ㇾ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者。孝之文也。好惡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ニ以敎一也。虞書曰。百姓不ㇾ親。五品不ㇾ遜。汝作ニ司徒一。敬敷ニ五敎一在ㇾ寬。敬寬在ニ於上一。親遜著ニ於下一。二者唐虞之所ニ以成一ㇾ治也。以ニ唐虞之敎一。成ニ唐虞之治一。而聖賢德業。配ニ於天地一矣。

後素謹按。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皆孝之用。則其知之爲ニ至德要道一也。斷可ㇾ識矣。

明本利。愛レ親的良知一。順二着衆人一。既不二是强敎一他。何必整肅。方纔成就。既不二是强正一他。何必嚴切。方纔平治。前說下有二至德要道一。以順中天下上。正爲二根原係二天地人之自然一故也。

（增補）

○黃道周曰。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二常制一。地不二敢變一。法レ之則明。因レ之則利。舍レ是則無三以和二睦於上下一。故孝者天下之大順也。易曰。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二位乎其中一矣。故孝者。聖賢所三以成二位也。易知簡能是天地之經義也。

後素謹按。易知簡能。便是良知良能。故天地之經義。亦不レ外二乎良知良能一也。

先王見三敎之可二以化一レ民也。是故先レ之以二博愛一。而民莫レ遺二其親一。陳レ之以二德義一。而民與レ行。先レ之以二敬讓一。而民不レ爭。導レ之以二禮樂一。而民和睦。示レ之以二好惡一。而民知レ禁。

○朱鴻曰。聖人見三夫則二天天法一レ地。而成二不レ肅不レ嚴之政一。是以先推二愛レ親之心一。以博二愛其民一。而民皆法二則之一。施由レ親始。無レ有下遺二棄其親一者上。陳二說德義之美一。以感二動民心一。民皆與二起于行一。而奮發勇爲。無レ有下甘二于暴棄一者上。先推二敬レ親的敬讓一。以順二天下一。而民無レ有二爭競者一。復導レ民以レ禮。而節二其行一。導レ民以レ樂。而平二其情一。禮陶樂和。內外交養。民便自然和順親睦。又示以二善之當レ好。惡之當レ惡。好則有二慶賞一。惡則有二刑威一。民便怕レ犯二禁令一。從二其好一而違二其惡一也。此皆上人

又曰。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二可レ疑者一。一人堅二執其形一。牢執二其名一。而意始分裂不レ一矣。意雖レ不レ一。其實未二始不一レ一。人心無レ躰。無レ所レ不レ通。無レ所二限量一。是故事レ親之道。即事レ君事レ長之道。即慈レ幼之道。即應レ事接レ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羅近溪曰。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二疆界一。其靈本自無二障礙一。能主二耳目一而不二爲所一レ昏。能主二四肢一。而不二爲所一レ局。故聖人於二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レ得物强不レ得時一。節二渾然冥然之中一。指二示四出一條平々正々。足三以自了二此生之大路一。曰。大人者須レ不レ失二赤子時一。曉二知愛レ父愛レ母。不レ須レ慮不レ須レ學。天地生成之眞心一也。此個眞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レ毋レ誑。如二右之三遷善養一。又遇二地方風俗淳美一。又且有二明師一爲二之開發一。良友爲二之夾持一。稍長便導以二敬讓食息一。便引以二禮節一。良知良能生々不レ已。知二好色一而不レ奪二於少艾一。有二妻子一而不レ移二於恩私一。則一學レ足而不三敢忘二父母一。一出レ言而不三敢忘二父母一。將レ爲レ善。思レ貽二父母令名一。必果。將レ爲二不レ善。思レ貽二父母羞辱一。必不レ果。一生爲レ人千緣萬幸上。得二這條程途一。方可レ謂二人之大路一。禮經所レ謂置レ之而塞二乎天地一。通二乎民物一。推二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一而準。推下之前二乎千古一。後中乎百世上而準。是則聯二天下國家一以爲二一身一。聯二千年萬載一以爲二一息一。視下彼狗二欲於七尺之軀一。而延二命於且夕之近一者上。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朱鴻曰。孝在二人身一甚大。不レ知下實本二天地一而來上。這孝在レ天常明。喚二做天之經一。在レ地常利。喚二做地之義一。在レ人常順。喚二做民之行一。總是天地經常不易之道。而民法二則之一。所レ謂性也。是以聖人法二天明一以爲レ常。因二地利一以行レ義。順レ此以施二政敎于天下一。而無四一毫强三拂矯二揉于其間一。是以。其敎不レ待二整肅一而自成。其政不レ待二嚴厲一而自治耳。

又集解曰。孝之爲レ道。在レ天則爲二常經一。一定而不レ可レ易。在レ地則爲二大義一。裁制而得二其宜一。在レ民則爲二懿行一。五常由レ之。而爲二德之本一。

又曰。父天道也。得二天之性一。而爲二慈愛一。母地道也。得二地之性一。而爲二恭順一。故孝也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

○虞淳熙曰。孝在二混沌之中一。生レ天生レ地生レ人出來。都是這箇道理。即人人同稟的眞知。（始說出眞知來）這眞知雖二暫時昏蔽一。本躰之明。終未二嘗息一。所以先王出來。不レ費二氣力一。但只法二天明一。因二地利一。把二衆人本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中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　後素增補

曾子曰。至ニ民具爾瞻古今文共以爲ニ三才章一。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孫本曰。曾子平日惟以レ保レ身爲レ孝。而不レ知レ通ニ于治ニ天下一。故有ニ此贊嘆一。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レ之。則ニ天之明一。因ニ地之利一。以順ニ天下一。是以其教不レ肅而成。其政不レ嚴而治。○楊慈湖曰。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レ之。夫天之不レ可ニ以俄而度一。如ニ彼地之不一レ可ニ俄而測一。又如レ彼而民何以則レ之。謂レ民則不ニ惟聖賢一。凡民皆在ニ其中一。然則凡民何以則レ之也。身体髮膚。受ニ之父母一。不ニ敢毀傷一。是則レ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ニ其敬一。養則致ニ其樂一。病則致ニ其憂一。喪則致ニ其哀一。祭則致ニ其嚴一。是則レ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ニ膝下嬉々一皆知レ愛ニ其親一。愛ニ其親一之心曰レ孝。是愛ニ其親一之心。吾不レ知ニ其所ニ自來一也。窮レ之而無レ原。執レ之而無レ跡。用レ之而不レ可レ既。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レ際。天之所ニ以健行而不一レ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ニ以博載而化生一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ニ以明一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ニ以代謝一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ニ以散ニ殊於天地之間一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レ之。果吾之所ニ自有一也。人皆有レ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ニ育萬物一。又曰。聖人先得ニ我心之所ニ同然一也。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ニ其親一。及レ長。無レ不レ知レ敬レ兄。敬レ兄即愛レ親之心也。壯而事レ君。無レ不レ知レ忠ニ於君一。忠ニ於君一之心。即事レ親之心也。無ニ二心一也。無ニ二道一也。及ニ其臨レ民博施之心一。又不レ期ニ於生一而自生。即愛ニ其親一之心也。此無ニ二心一也。無ニ二道一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與。哀喜怒樂無ニ二心一也。無ニ二道一也。仁レ此謂ニ之仁一。宜レ此謂ニ之義一。履レ此謂ニ之禮一。樂レ此謂ニ之樂一。知レ此謂ニ之知一。古人以レ禮言レ之。故曰。禮本ニ於太一一。分而爲ニ天地一。一轉而爲ニ陰陽一。變而爲ニ四時一。列而爲ニ鬼神一。又以ニ哀樂一言レ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レ目而視レ之。不レ可ニ得而見一也。傾レ耳而聽レ之。不レ可ニ得而聞一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ニ四方一。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ニ民之則一レ之。非レ則ニ乎彼一也。皆々者滿ニ天下一。不レ可レ不ニ以漸通一也。漸以通レ之。庶ニ乎其聽一也。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終

却元來是不レ變不レ遷的眞躰。要尋二他歇尾處一不レ得。尋二他起頭處一不レ得。眞是無二物不一レ有。無二時不一レ然。世人只因二日用平常忽略了一。他每々患二他有一レ不レ到處一。他豈有下不レ到處上也。

○朱鴻曰。夫孝因二乎心一者也。所レ存所レ發。而無レ間二于內外一。無レ久無レ暫。而頃刻不レ可レ離。何嘗有二終始一乎。人病レ不レ求耳。因レ心以爲レ孝。則愛日之誠。自有二不レ可レ已者一。而諉二諸力不一レ能。豈有二此理一乎。夫子列二五等之孝一。而敎下人因二其分之所一レ得レ爲。與二力之所一レ可レ爲者一而行上レ之。亦甚易々焉耳。故終レ之以下孝無二終始一。而患不レ及者未二之有一也上。

又集解曰。此通結二上文一。以重下致二戒勉一之意上。孝之終謂レ立レ身。孝之始謂レ事レ親。孝無二終始一。謂レ不レ能二事レ親立一レ身。則禍患鮮レ有二不レ及レ之者一。如下天子不レ能レ保二天下一。諸侯不レ能レ保二其國一。卿大夫不レ能レ保二其家一。士庶人不上レ能レ保二其身一。理勢之必然也。

（增補）

○黃道周曰。不二敢毀傷一。孝之始也。立レ身顯レ親。孝之終也。謹レ身以事レ親。則有レ始。立レ身以事レ親。則有レ終。孝有二終始一。則道著二於天下一。行立二於百世一。敬二愛其身一。而惡慢絓レ之。小則毀二傷其身一。大則毀二傷天下一。曾子曰。禍患絲生。自二纖々一也。君子夙絕レ之。夙絕レ之如レ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未レ有下不敬而免二於患一者上也。絓。字典曰。去魚切。繼也。

後素謹按。患一字其所レ包至深矣。不下特天子喪二天下一。諸侯喪二社稷一。大夫喪二宗廟一。士庶人喪上身也。治二是經一者。宜下盡レ心以味上レ焉。而可。

故此之。此之者。微之也。謂夫士君子。而尙庶人之事者也。庶人之於卿士。猶諸侯之於天子也。

後素謹按。庶人之於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也。其業固不同。然修身齊家。則不二矣。故以謹身節用。爲養父母之本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論語道千乘之國章曰。節用而愛人。夫其謹身節用。亦不獨責庶人而已。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不可不從事焉也。

楊慈湖曰。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則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敬所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々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愛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千百千万。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渾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廣淳淵曰。這箇孝。遺了一人。停了一刻。就有不到處。如何稱至德要道。如今看五等人。沒一箇不行這孝。這孝有事親時節。有事君時節。有立身時節。時々更改。種々不同。

用二天之道一。至下未二之有一也上。古文爲二二章一。今文爲二庶人章一。

後素謹按。非レ學則無二以孝一。孝便是良知。學乃致二良知一也。致字至重。故致云。則學皆在二其中一矣。

用二天之道一。分二地之利一。謹レ身節レ用。以養二父母一。此庶人之孝也。

○朱鴻集解曰。用二天四時之序一。而耕耘斂穫。以順二其時一。用二地五土之宜一。而稻粱黍稷。各從二其便一。則物得二以生植一。而衣食有レ資。又且修レ身而不二妄爲一。節レ用而無二妄費一。則生レ財有レ道。處レ事得レ宜。既不レ陷二于刑戮一。而又能免二于饑寒一。不三惟能養二父母之口體一。而養レ志亦在二其中一矣。

○孫本曰。庶人始終。止三于養二父母一而已。上言レ蓋者。有二不レ盡之意一。庶人獨言レ此者。以レ無レ所レ廣也。亦不二必引レ詩證一レ之矣。

（增補）

○黃道周曰。君子資二於天地一。得二其尊親一。小人資二於天地一。得二其樂利一。小人資二其力一。君子資二其志一。君子致二其禮一。小人致二其事一。其要三於敬養不二敢毀傷一。則一也。然則。君子不レ言レ養。小人不レ言レ敬。何也。顯レ親揚レ名。則養也。謹レ身節レ用。則敬也。君子之有二廟祀一。小人之有二甽澮一。大小殊レ致。有レ身則一。愛敬忠順。與レ爲二謹節一何以異乎。謹節則不レ傷。不レ傷則不レ毀。不レ傷不レ毀。則言行皆滿二於天下一。言行皆滿二於天下一。則皆可レ配二於天地一矣。然則。天子與二庶人一。徵二其詞一。何也。曰。庶人明二於人一。非二明レ人者一也。則二於人一。非二則レ人者一也。至德要道。不二之總一也。

（增補）

○黃道周曰。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也。受二氣於天一。受二形於地一。取二精於日一。此三者。人之所二繇生一也。地亦受二氣於天一。日亦取二精於天一。此二者。人之所三原レ始反二本也。故事レ君事レ母。皆資二於父一。履レ地。就レ日。皆資二於天一。二資者。學問所二繇始一也。子曰。厚二於仁一者。薄二於義一。親而不レ尊。厚二於義一者。薄二於仁一。尊而不レ親。母親而不レ尊。君尊而不レ親。以レ父教レ愛。而親レ母之愛。及二於天下一。以レ父教レ敬。而尊レ君之敬。及二於天下一。故父者。人之師也。教レ愛教レ敬。教レ忠教レ順。皆於レ父焉取レ之。因レ父以及レ師。因レ師以及レ長。愛敬忠順。不レ出二於家一。而行著二於天下一。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レ我哉。

○虞淳熙曰。人生有レ如二鶺鴒一。一身首尾相顧。乃得レ全レ生。又如二蜾蠃一。兩箇形軀相負。乃得二化生一。父母生レ我。不二必言了一。凡全レ我化レ我的人。皆有二生レ我之恩一。當三朝夕戰々兢々無二忝所生一。

詩云。夙興夜寐。無レ忝二爾所生一。（小雅小宛篇。）

方是孝子。

（增補）

○黃道周曰。蓋言レ學也。孝不レ待レ學。而非レ學則無二以孝一。無二以孝一。亦無二以教一也。記曰。發レ慮憲。求二善良一。足二以謏聞一。不レ足二以動一レ衆。就レ賢軆レ遠。足二以動一レ衆。未レ足二以化一レ民。君子如欲二化レ民成一レ俗。其必繇レ學乎。夙興夜寐。蓋言レ學也。非二學爲一レ從レ政而已一也。

後素謹按。夙夜匪レ懈。只是盡二於敬一字一。自レ非下通二乎晝夜之道一而知者上。孰能與レ此哉。故黄氏曰。非二仲山甫一。則未レ可レ語レ此也。

資二于事レ父以事レ母。而愛同。資二于事レ父以事レ君。而敬同。故母取二其愛一。而君取二其敬一。兼レ之者父也。故以レ孝事レ君則忠。以レ敬事レ長則順。忠順不レ失。以事二其上一。然後能保二其祿位一。而守二其祭祀一。蓋士之孝也。

資二于事レ父。至レ無レ忝二爾所レ生一。古今文共以爲二士章一。

○朱鴻曰。父母皆親。故取二其事レ父者一以事レ母。則愛レ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二其事レ父者一以事レ君。則敬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二于慈一。故母資二其愛一。親レ親而君尊。敬起二于尊一。故君資二其敬一。若夫父以レ恩則天レ親。以レ義則嚴レ君。故愛與レ敬兼レ之。能盡二愛敬一則孝矣。

又集解曰。移レ孝事レ君。則盡レ心無レ隱而爲レ忠。移レ敬事レ長。則循レ理無レ違而爲レ順。忠順不レ失。則爵祿可レ保。祭祀不レ失矣。夫士亦以下保二爵祿一守中祭祀上爲レ言者。從レ所レ重而言レ之也。

又引董氏曰。人必有レ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レ敬父兼レ之。所三以致二隆于一本一也。

○虞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二于愛一。敬兼二得愛一。愛兼二不レ得敬一。事レ君敬同二于父一。亦應三愛同二于父一。故取二父子之愛一事レ君。就喚二做不レ忍レ欺レ君之忠一。取二父子之敬一事レ君。就喚下做不二敢慢一レ君之順上。總來孝レ君時。連二着孝一レ親。孝レ親時。連二着孝一レ君。無二二道一也。

○孫本曰。惟士無レ田不レ祭。故始二于忠順以事一レ上。使丁不レ失二其爵祿一。而終丙于守乙祭祀甲者。士之孝之始終也。

レ之不レ疑。非ニ桀紂一而敢如レ此乎。詩曰。心之憂矣。於レ我歸說。又曰。言而後世法レ之曰レ法。行而天下繇レ之曰レ道。孟子曰。舜爲ニ法於天下一。可レ傳ニ於後世一。夫豈有レ他。曰孝而已。孝子終日言。不レ在ニ尤之中一。終日行。亦不レ在ニ悔之中一也。子曰。言寡レ尤。行寡レ悔。祿在ニ其中一矣。無レ它愼レ之也。詩曰。豈弟君子。干レ祿豈弟。蓋其愼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所ニ以動ニ天地一也。可レ不レ愼乎。

後素謹按。後段申ニ言行一。而不レ及ニ法服一者。不ニ特詳レ重而略ニ輕也。蓋服色有下因ニ時王一而變革者上。故略焉歟。如ニ言行一。則何變革之有。其中ニ言之一。以レ此也。

詩云。夙夜匪レ懈。以事ニ一人一。（大雅烝民篇。）

〇虞淳熙曰。仲山甫修ニ其威儀一。爲ニ王喉舌一。早晩小心翼々。式ニ于古訓一。不ニ敢懈惰一。專レ心以事ニ君王一。其明哲保レ身。不レ辱ニ父母一的道理。却盡ニ于此一。

謹按。衣服言行。與ニ詩中威儀喉舌一相合。法ニ先王一。與ニ詩中古訓是式一相合。守ニ宗廟一。與ニ詩中明哲保レ身相合。（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〇黃道周曰。卿大夫之事ニ天子一。亦猶ニ之事ニ其親一也。而尊嚴倍レ之矣。諸侯處レ優。而卿大夫處レ劇。公侯之得失。邦國之治不治。天子不レ責ニ於諸侯一。而責ニ於卿大夫一。故卿大夫之愛敬。合ニ於天下一。而後致ニ於天子一。非ニ仲山甫一。則未レ可レ語レ此也。

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朱鴻曰。先王制服飾以辨等威。垂謨訓而示鑑戒。貽矩矱以作典刑。皆法也。卿大夫服法服。道法言。行法行。遵法合道。而無一之可選擇。能言行滿天下。而無有失言。無少怨惡。備此三者。是能率祖攸行。而宗廟可保矣。

又集解曰。法言德行只一理。揆道而言曰法言。率德而行曰德行。蓋人之相與。先觀容節。次及言辭。後考德行。是故首服。次言行者。先輕而後重。後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詳重而畧輕也。下文又曰。三者備矣。總結之也。

○孫本曰。始則致謹于容服言行之間。動遵法度。而終于守宗廟者。卿大夫之孝之始終也。

○虞淳熙曰。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與天子。天子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完全是天。就君臣父子之分論。又完全是父。孝順天子。更是孝順天地。孝順父母。故立身保宗。全在于此。

（增補）

○黃道周曰。服者。言行之先見者也。未聽其言。未察其行。見其服。而其志可知也。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母。一發言。不忘父母。繇父母而師先王。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非先王之車服言行。而敢於服

稷人民一。道皆侔二於天子一。其稍殺者。謹レ節レ之耳。諸侯而不レ謹レ節。猶三支庶子之僭二濫於父祖一也。商頌曰。不レ僭不レ濫。不二敢怠遑一。是則庶下乎可レ言二愛敬一者上矣。

詩云。戰々兢々。如レ臨二深淵一。如レ履二薄冰一。小雅小旻篇。

○虞淳熙曰。諸侯戰兢恐懼。如レ此謹愼。方得レ免レ死。可レ見三這富貴社稷民人。不二是安逸受享的一。所以諸侯必須二不レ驕不レ侈然後爲一レ孝也。

謹按二詩旨一。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二此詩一以傳二弟子一。不三但諸侯當二然也。此按語。江氏說。

（增補）

○黃道周曰。甚矣諸侯之危也。爲二人子一而負二驕寵一。又遠二於膝下一。則其危也不二亦宜一乎。故臨レ淵履レ薄者。諸侯之學。無三以異二於曾氏之學一也。曾子曰。殺二六畜一不レ當。及二其親一。吾信レ之矣。使レ民不レ以レ時。失レ國。吾信レ之矣。殺二六畜一不レ當及レ親。則是世無二可レ殺者一也。使レ民不レ以レ時失レ國。則是世無二可レ使者一也。刀鋸不三敢加二於六畜一。鞭朴不三敢加二於徒役一。則是無レ以レ國也。無レ以レ國。而猶得二保和之業一。謂二是天子之所レ宥也。商頌曰。歲事來辟。勿二予禍適一。稼穡非レ懈。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黃氏引二曾子之語一云々。前則無レ仁矣。後則無レ義矣。故若眞致二良知一。則仁義中正。發皆中レ節。而要從二臨深履薄愼獨之實工一來。

非二先王之法服一。至三以事二一人一。古今文共以爲二卿大夫章一。

非二先王之法服一不二敢服一。非二先王之法言一不二敢道一。非二先王之德行一不二敢行一。是故非レ法不レ言。非レ道不レ行。口無二擇言一。身無二擇行一。言滿二天下一無二口過一。行滿二天

侯之孝也。

○虞淳煕曰。諸侯的爵祿富貴。是天子與レ他的。社稷人民。是祖宗傳レ他的。身軆髮膚。是父母生レ他的。總來又是天地付レ他的。自家沒二一些子分一。豈得二自高自滿一。只謂他生二長豪門一。習二侚驕侈一。一向放縱去了。如レ何稱二得孝子一。如今他爵位高。似二乎危險一。若肯反レ本。便能持レ敬。不レ至二危險一。俸祿多。似レ易二傾飜一。若肯反レ本。便出入有レ限。不レ至二傾飜一。既然高而不レ危。天子與レ他的貴。終レ身不レ離。既然滿而不レ溢。天子與レ他的富。終レ身不レ離。保二祖宗傳的社稷一。和二祖宗傳的民人一這社稷民人。父母滿二望子孫保守和睦一。他能如レ此。豈不二是孝一。

○孫本曰。國家傳二之先世一。子溢不レ能二保而守一レ之。至二于危亡一者。恒以二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疎一也。其爲二不孝一大矣。故始下于戒二驕溢一循中節度上。而終三于保二社稷一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

○朱鴻集解曰。此諸侯繼述之孝。蓋社主レ土。稷主レ穀。民生所二賴以安養一者。今諸侯爲二社稷之主一。而以レ時致レ祭。自然風雨調。生理順。人心無レ不二和悅一矣。國其有下不二永保一者上乎。

又曰。民是無レ位者。人是有レ位者。

（增補）

○黃道周曰。諸侯受二命于天子一。天子受二命於天一。故天子之於レ天。諸侯之於二天子一。其事レ之皆如下子之事上レ親也。周頌曰。來見二辟王一。曰求二厥章一。言其制度出二於天子一。非三諸侯所二得自與一也。夫以二天子一不三敢惡二慢於人一。以二諸侯一而驕溢。則禍適墮レ之矣。諸侯之有二耕籍蠶桑。泮宮庠序。宗廟社

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擧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尙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尙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敎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盡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敎與選左右。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纍數譯而不能相通。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敎最急。夫敎得。則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記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賈生之言。未及於敎孝也。然於愛敬之義則近矣。

在上不驕。至如履薄氷。古今文共以爲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

三失。怨豈在レ明。不レ見是圖。予臨二兆民一。凜乎若三朽索之馭二六馬一。爲二人上一者。奈何不レ敬。敬者愛之實也。愛敬盡二於事一レ親。而惡慢消二於天下一。惡慢不レ生。中和乃致。不レ言二德敎一。而德敎盡二於是一。詩曰。惠二于宗公一。神罔二是怨一。神罔二是恫一。刑二于寡妻一。至二于兄弟一。以御二于家邦一。是之謂也。

後素謹按。愛敬便是孩提愛レ親敬レ兄之愛敬。而非二自レ外做來者一也。雖二堯舜之愛敬一。亦惟此焉耳。

甫刑云。一人有レ慶。兆民賴レ之。（尚書呂刑篇）

○虞淳熙曰。天子法二舜之孝一。不二敢輕易用一レ刑。便有二祿位名壽的慶事一。一人既有二慶事一。兆民都受二福蔭一。家々和睦。人々無レ怨矣。

○朱鴻曰。天子能愛二敬其親一。而不三敢慢二惡于人一。即一人有レ慶也。德敎遠被。四海典刑。即兆民賴レ之也。

（增補）

○黃道周曰。易曰。來章有二慶譽一。吉。慶譽皆孝也。皆福也。天子以レ孝事レ天。天以レ福報二天子一。兆民百姓。則其膚髮也。又何不利之有。

又曰。賈生曰。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レ日。秋暮夕レ月。所二以明一レ有レ敬也。春秋入レ學坐。國老執レ醬而親饋レ之。所二以明一レ有レ孝也。行以二鸞和一。步中二采齊一。趨中二肆夏一。所二以明一レ有レ度也。其於二禽獸一。見二其生一不レ忍レ見二其死一。聞二其聲一不レ忍レ食二其肉一。故遠二庖厨一。所三以長レ恩且明二有レ仁也。

之孝也。羅近溪曰。子不レ思ニ父世生一レ我千万功勞一乎。未レ能ニ分毫報一也。子不レ思ニ父母望一レ我千万高遠一乎。未レ能ニ分毫就一也。思レ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嘗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レ人遇レ物。必能方便慈惠。周郵博濟。又安有ニ殘忍伐賊之思一耶。曰。此恐流ニ於兼愛一。曰子恐ニ乎決不一レ流矣。吾只恐ニ子心尚殘忍無一レ愛之可一レ流。經曰。愛レ親者。不ニ敢惡ニ於人一。敬レ親者。不ニ敢慢ニ於人一。又曰。君子之學。莫レ善ニ於能樂一。至ニ其樂之極一也。莫レ甚ニ於終身欣然樂而忘ニ天下一。故孟子論ニ古今賢聖一。獨以ニ大舜之事レ親當レ之。然此樂寧獨舜有レ之哉。詩曰。天生ニ蒸民一。有レ物有レ則。民之秉レ彝。好ニ是懿德一矣。是好也。即樂之所ニ由來一也。試觀ニ赤子初生一。無レ幾厥親厥兄。孩レ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レ顏而笑。又加ニ百倍一。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懽愛。即所レ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レ不レ知レ之。無レ不レ能レ之。大舜初生。與ニ衆人一一也。衆人初生。亦與ニ大舜一一也。但衆人以ニ外物一入ニ其心一。舜則愛慕終身。惟欲ニ父母兄弟之懽一而已。故曰。允若底レ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ニ懽孝弟一之意。即自然喜ニ懽孝弟之人一。凡言行之合ニ於孝弟一者樂。然取レ之惟恐レ不レ得。彼與レ我一。我與レ彼一。若下合ニ衆水之流一而趨ニ下流一。合ニ衆派之流一而歸中滄海上。所ニ以天下之士多ニ就レ之者一。成レ邑成レ都。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ニ性善一也。是見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レ不ニ愛レ親敬一レ長也。而其言必稱ニ堯舜一也。是見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一也。故必孝弟如ニ大舜一。方謂ニ之不一レ失ニ孩提愛敬之心一。方謂ニ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レ故而樂一。方謂ニ之仰不レ愧俯不レ怍而樂一。方謂下之得ニ英才一而教ニ育之一。以達ニ己之孝一。而爲ニ天下之孝一。達ニ己之弟一而爲ニ天下之弟一而樂ニ於レ成ニ其仁義之化一。無疆無盡上也。其王ニ天下一與レ否。不ニ止是大舜之心不一レ與。即天下萬世之論ニ大舜一者亦不レ與。不レ觀下其王ニ天下一之久上。所レ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未ニ必皆傳一。而所レ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レ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ニ以達ニ之天下一。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ニ天下一不ニ與存一焉。經曰。愛敬盡ニ於事レ親。德教加ニ於百姓一。舜之謂也。

○虞淳熙曰。凡人愛ニ惜父母之身一。便不三敢嫌ニ惡衆人與一レ我同受之身一。尊ニ敬父母之身一。便不三敢輕ニ慢衆人與一レ我同受之身一。元來我與レ人不下曾有ニ這身一來上。完ニ全是天地父母的一。所三以立ニ起萬物一躰之身一。連ニ四海百姓一。都不ニ惡レ他慢一レ他。直至レ親レ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到ニ盡處一時。人々學ニ做孝子一。人々都無ニ怨心一。此事非ニ天子一不レ能。故曰天子之孝也。

（增補）

○黃道周曰。天子者。立ニ天之心一。立ニ天之心一。則以レ天視ニ其親一。以ニ天下一視ニ其身一。以レ天視レ親。以ニ天下一視レ身。則惡慢之端。無ニ緜而至一也。故愛敬者。禮樂之本。中和之所ニ緜立一也。惡レ人以惡ニ其親一。慢レ人以慢ニ其親一。則雖ニ庶人一不レ爲也。夏書曰。予視ニ天下愚夫愚婦一。一能勝レ予。一人

子曰愛ㇾ親者至二光民賴下之。古今文共以爲二天子章一。

未二嘗有下身。則是未二嘗有下親也。天子之事ㇾ天亦猶ㇾ是矣。詩曰。我其夙夜。畏二天之威一。于ㇾ時保ㇾ之。保ㇾ身之與ㇾ保二天下一。其義一他。

後素謹按。人各致二知ㇾ愛ㇾ親之良知一。其又有二小大淺深一。於ㇾ是焉可ㇾ知矣。

大雅云。無ㇾ念二爾祖一。聿修二厥德一。大雅文王篇。

〇虞淳熙曰。文王之德。無ㇾ聲無ㇾ臭。與二上天一一般。如今修二至德要道一。便是那無ㇾ聲無ㇾ臭。天之祖德。蓋言二一文王一。其餘先王可ㇾ知。

（增補）

〇黃道周曰。德修則道立。道立則名成。君子之修ㇾ德。不ㇾ爲ㇾ名。書曰。七世之廟。可二以觀下德。君子一不ㇾ敬。而墜二七世之廟一。毀二傷一人一。而毀及二百世之宗一。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ㇾ億。上帝既命。侯于ㇾ周服。君子敬ㇾ身。如ㇾ敬ㇾ天。周家三世。皆有二孝德一。乃命二於天一。武王數二紂之罪一曰。謂三己有二天命一。謂二敬不下足ㇾ行。其道正反。故君子修ㇾ德。敬ㇾ身之爲ㇾ貴也。

後素謹按。修二厥德一。修二孝德一也。修二孝德一。亦唯致二良知一也。

子曰。愛ㇾ親者。不三敢惡二于人一。敬ㇾ親者。不三敢慢二于人一。愛敬盡二于事下親。而德教加二于百姓一。刑二于四海一。蓋天子之孝也。

〇孫本曰。此敘二五等之孝一。言天下之人。各有二所ㇾ當ㇾ盡之孝一。而其孝各自爲二始終一者也。孝不ㇾ外二愛敬一。愛敬乃此經之脈絡。靡ㇾ不二通貫一。故始三于愛二敬其親一。而終下于加二百姓一刑中四海上者。天子

○朱鴻集解曰。此總論二孝之始終一也。夫上文止言二孝之始終一。而此又兼三言中二于事一レ君者。蓋行レ道顯揚。非レ事レ君如レ何能得。況四十始仕。而移レ孝爲レ忠。亦理之常也。楊慈湖曰。人咸以二身軆髮膚一爲レ已。不レ知レ受二之於父母一。孔子於レ是破二其私有之窟宅一。而復二其本心之大公一。人莫レ切二於已一因二其愛一レ已。而啓レ之以受二之父母一。則愛出二於公一。因二其不一レ肯二毀傷一。而轉曰レ不レ敢。則公而不レ私。因而不レ拂。聖人循々善誘。發二明人心本有之道德一。行レ之以立二其身一。則身爲二公器一而不レ私。名揚二於後一。以顯二父母一。則名爲二公名一而不レ私。夫人之所三以失二其道一者。私而已矣。以二此大公至孝之心一而事レ君。無二二道一也。言事レ君所三以明二此心之道一。又引二大雅念一レ祖。自二父母一而通二之於祖一。亦明三此心之通無二念々一也。

又引二陳氏一曰。上言二孝之始終一。而不レ言レ中二于事一レ君者。謂行レ道揚レ名。則事レ親之道在二其中一矣。然所二以如レ此立一レ言者。蓋世之人。或有二隱居以求レ志。修レ身以俟レ命者一。豈必皆事レ君哉。

○虞淳熙曰。欲レ要レ立レ身。不下從二太虛渺茫處一做起上。今人一離二腹中一。便在二膝下一。此時承二受父母的身子一。思三量不二敢毀傷一。他喚三做始二于事一レ親。天子看二上帝就是父母一。諸侯以下。看二天子就是父母一。既是父母。敢不二竭レ力奉事一。這喚三做中二于事一レ君。把二這大道一行得盡。名聲播得遠。就喚三做終二于立一レ身。若只說二始終一。不レ說二中間一節一。我這立レ身之法。不二空虛一便偏辟矣。如何是孝。

○朱鴻曰。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于後世一。說得最廣。不下專指二事レ君者一而言上。羅近溪曰。學何爲者也。學レ爲レ人也。蓋父母之生レ我人也。人則參二三才一。靈二萬物一。其定分也。全生レ之則當二全歸一レ之。故曰。立レ身行レ道。以顯二父母一。夫所レ謂立レ身者。立二天下之大本一也。首柱レ天焉。足鎭レ地焉。以立二人極於宇宙之間一。所レ謂行レ道者。行二天下之達道一也。負二荷綱常一。發二揮事業一。出則治二化天下一。處則教二化萬世一。必如二孔子大一。學方爲二全人一。而無レ忝二所生一。故孟子論レ志。而願レ學二孔子一。亦恐下其偏二此身一也。小中此身上也。偏二小此身一。即羞二辱父母一也。豈必爲レ惡然後爲二不孝一哉。經曰。夫孝始二於事一レ親。終二於立一レ身。

（增補）

○黃道周曰。始二于事一レ親。道在二於家一。中二于事一レ君。道在二天下一。終二于立一レ身。道在二百世一。爲二人子一。而道不レ着二於家一。爲二人臣一。而道不レ着二於天下一。身殉。而道不レ着二於百世一。則是未三嘗有一レ身也。

○虞淳熙曰。人的一身不ニ是自己的一。是父母生下的。毀ニ傷自身一。就是毀ニ傷父母一。雖レ然不レ該ニ貪レ生怕レ死。豈可下驕亂爭鬪。觸ニ天怒一。犯ニ王法一。損中壞他遺軀上。須下是戰々兢々。如中抱ニ著父母一出入上。方是孝子記頭處。然身子既受ニ之父母一。父母推レ之。又受ニ之始祖一。始祖受ニ之天地一。天地受ニ（始說ニ出大虛一來）之太虛一。誰爲ニ太虛一。凡天地人物。無レ窮無レ盡。通來只是一箇太虛。譬如ニ道途一。路々行得。譬如ニ聲音一。處々聽得。誰能阻隔遮蔽。若立ニ起這萬物一躰的身子一。君臣兄弟長幼朋友的路都通了。却不ニ是行レ道。此人有ニ先聖明王君子的聲名一。留ニ傳後世一。却不ニ是揚レ名。好的父母。配ニ上帝之尊一。不是的父母。得ニ爭子之力一。宗廟中。世々受レ享。却不下是以顯ニ父母一。行レ孝臨了的事上耶。

（增補）

○黃道周曰。敎本ニ於孝一。孝根ニ於敬一。敬レ身以敬レ親。敬レ親以敬レ天。仁義立而道德從レ之。不ニ敢毀傷一。敬之至也。爲ニ天子一。不レ毀ニ傷天下一。爲ニ諸侯大夫一。不レ毀ニ傷家國一。爲ニ士庶一不レ毀ニ傷其身一。持レ之以レ嚴。守レ之以レ順。存レ之以レ敬。行レ之以レ敏。無レ怨ニ於天下一。而求ニ之於身一。然後其身見レ愛ニ敬於天下一。身見レ愛ニ敬於天下一。則天下亦愛ニ敬其親一矣。故立レ敎者。終ニ始於此一也。

後素謹按。敬字。鄒文莊曰。聖門要旨。只在ニ修レ己以レ敬。敬也者。眞知之精明。而不ニ雜以ニ私欲一也。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劉三五亦曰。敬知之無レ怠者也。

夫孝。始ニ于事レ親。中ニ於事レ君。終ニ於立レ身。

レ小天下莫中能破上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下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レ容二蔽昧一處上。提二省人一。使下人於三事レ君處レ友仁レ民愛レ物。與二凡動靜語默間一。皆只是致中他那一念事レ親從レ兄眞誠惻怛的良知上。即自然無レ不二是道一。蓋天下之事。雖三千變萬化至二於不一レ可二窮詰一。而但惟致二此事レ親從レ兄一念眞誠惻怛之良知一以應レ之。則更無下有二遺缺滲漏一者上正謂其只有二此一箇良知一故也。事レ親從レ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レ有下良知可二致得一者上。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下以爲二惟精惟一之學一。放二之四海一而皆準。施二諸後世一而無中朝夕上者也。

○虞淳熙曰。夫子說二這孝一。不二只是孝德一。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下樹木有二根本一。就生中枝葉上。誰人止遏得住。莫下看二這孝一小了上。

○朱鴻集解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二于愛一。而愛莫レ切二于愛一親。故孝爲二德之本一。本立則道生。自然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以至下綏二中國一。保中四海上。無下一物一事不上レ在二吾孝之中一。故云敎之所二由生一也。

○孫本曰。夫子標二題孝字一。則所下以興二東周之敎一。而繼中帝王之治上。統在レ是矣。

（增補）

○黃道周曰。本者性也。敎者道也。本立則道生。道生則敎立。先王以レ孝治二天下一。本二諸身一而徵二諸民一。禮樂敎化於レ是出焉。周禮至德以爲二道本一。敏德以爲二行本一。孝德以知二逆惡一。雖レ有二三德一。其本一也。

後素謹按。其本一也。一者良知也。良知者天之太虛靈明焉耳。

身體髮膚。受二之父母一。不二敢毀傷一。孝之始也。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於後世一。以顯二父母一。孝之終也。

率行之皆道也。此獨爲道之要。道與德非二也。自其見于通行謂之道。本于自得爲之德。德則存諸心。道則見諸事者。所謂順者。本心之德意。人々俱在。聖人亦不過因人心之同然而敎之。非强拂也。如和睦與無怨尤。俱是順。故一順而天下化中矣。

（增補）

○黃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天下之心順。則天下皆順矣。因心而立敎。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道德之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强於民也。夫子見世之立敎者不反其本。將以天治。故發端於此焉。

後素謹按。至德要道。非有二也。皆指其本。本亦生於天。生於天者。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而何。而致良知。則良能在其中矣。朱氏黃氏之說。雖未說破之。然隱然顯乎言表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陽明王子曰。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眞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眞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眞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來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豪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眞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上

明　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沖參訂
大日本浪華　源後素增補

仲尼居至三聿修二厥德一。古今文共以爲二開宗明義章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二至德要道一。以順二天下一。民用和睦。上下無レ怨。女知レ之乎。

○朱鴻曰。孝根二于心一。謂二之德一。孝事二于親一。謂二之道一。夫子欲下曾子篤二信此孝道一。爲中治平之準則上。故先以二至要二字一啓レ之。至要二字一篇眼目言先王用レ此以順二天下之心一。而天下之民。莫レ不三親レ親長レ長。因而和睦。故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無二相怨尤一。安二于大順之中一。此可レ見二德之至。道之要一也。羅近溪曰。道之爲レ道。不二從レ失降一。不二從レ地出一。切近易レ見。則赤子下レ胎之始。啞啼一聲是也。聽二着此一聲啼一。何等迫切。想二着此一聲啼一。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二分離不一レ開。頃刻也似二安歇不一レ過。是眞繼レ之者善。成レ之者性。而直見二乎天地之心一。亦眞是推二之四海一皆準。垂二之萬世一無二朝夕一。舍レ此不二着レ力理會一。而言レ學焉。是謂二遠レ人以爲一レ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レ源之水無レ根之木。用レ力雖レ勤。而推充不レ去。即身心亦受用不レ來。求二其如一レ是而已。如レ是而人。如レ是而家國天下。如レ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二以時々服習一。人可二以時々公共一。而云二學不レ厭教不一レ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二要道一。

○孫本曰。至德要道。一篇之大旨也。然不レ曰三君子有二至德要道一。而稱二先王一。以見下孝治二天下一非二王者一不上レ能也。使下夫子得二王者一而輔上レ之。當レ執レ此往一矣。

○朱鴻集解曰。古先聖王有二極至之德一。切要之道一。如三人性中有二仁義禮智一皆德也。此獨爲二德之至一。

羅氏汝芳。字維德。號二近溪一。
明人。其事跡見レ于二明史儒林傳王龍溪附載一。

引用姓氏

彙註

朱氏鴻。字子漸。
孫氏本。字初陽。
虞氏淳熙。字澹然。號二道園一。
右三子各明末人。

增補

黃氏道周。字幼安。號二石齋一。
明末人。其事跡詳レ于二明史及南疆繹史一。

標釋

楊氏簡。字敬仲。號二慈湖一。
宋人。其事跡詳レ于二宋史一。
王子守仁。字伯安。號二陽明一。
聖廟從祀第五十九位。

噫。

天保甲午冬十一月南至日。大鹽後素題ㇾ于ㇾ洗心洞一。

簡易一貫。微旨奥義。彼此同レ揆。後先合レ符。余故欲下同ニ刻諸說一。以授中我徒之蒙士上。而奈何王子慈湖近溪三子。無下說ニ全經一之書上也。不レ得レ已。而特採ニ黄公之小傳一。以增ニ補諸彙註一。而其大傳。則不ニ採入一焉。以レ有ニ浩博望洋之歎一故也。然復選ニ王子慈湖近溪三賢之說若干一。乃別標ニ於其上一。而又以下鄙說一二疏ニ經及傳註一者上爲ニ按語一。刻ニ諸家塾一。書肆某等傳ニ聞之一。來請曰。彙註既在ニ孝經大全中一。而和版繙既燒亡矣。其間出ニ于坊間一者。乃其燒亡之餘物。而僅々如也。人雖レ願レ觀レ之。安可ニ容易獲一レ之。黄公之孝經。亦未ニ嘗有ニ翻刻者一也。故與レ刻ニ之家塾一。不レ如下刻ニ諸書林一。以弘流傳上也。是以。相謀梓レ之云。余因思。孝者不レ學不レ慮之性。而存ニ于人心一者也。然在ニ士人一。猶有下行而不レ著焉。習矣而不レ察焉者上。況日用而不レ知如ニ百姓一者。焉知ニ孝即萬善。良知即孝。太虚即良知。而一貫之義一乎哉。然則。必有ニ小覩レ之者一焉。有ニ小覩レ之者一。則要レ君而無レ上者。非ニ聖人一而無レ法者。非レ孝而無レ親者。往々必出矣。雖ニ草茅如レ我者一。竊不レ可レ不ニ憂ニ患之一也。故慮不レ及レ再。即許ニ其請一。而與ニ其稿本一焉。時一友諫曰。此書流ニ傳海內一。觸ニ世儒之目一。則必有下起ニ其好レ名之誹一者上矣。然則。毀傷不ニ但逮ニ子躬一。亦毀ニ傷父母之名一。即經曰。士有ニ爭友一。身不レ離レ於ニ令名一。故不ニ敢不一レ告。曰。好レ名之誹我豈敢辭。倘海內之人因レ之學焉。有下如ニ黄公一者一人勃起上。則亦當レ爲下維ニ持風化一。裨ニ益政敎一之大助上者也。夫如レ此。則毀ニ傷我躬一。所ニ甘心一也。父母有レ靈。亦奚恨ニ其名之毀傷一哉。今雖レ不レ用ニ吾子之爭一。然拜ニ其志一云。而不レ日刻就。書肆請レ序。題ニ之簡端一。嗚呼一友之先見誠卓矣。而我所レ欲有ニ大焉者一。自レ非ニ皇天之鑒ニ是肝膈一。孰能爭レ之也哉。

增補孝經彙註叙

孝經有二古今文異一。主二古文一者。則非二今文一。主二今文一者。則非二古文一。論辨紛亂。不レ能レ歸レ一。然去二其章第一以讀レ之。不レ過四只一字二字之增減。與三古文有二閨門一章之多二而已。其他之經旨。何嘗有レ異哉。宋黃慈溪諸儒。亦既有二是論一。而孔氏原本。固無二章第一矣。余故常要レ獲下去二章第一以二一貫一說下之註書上。既久レ之。然古今註家。大抵訓二釋文字一。解二說義理一耳。而不レ免二支離蝕一レ經也。乃與二至德要道之義一相反矣。亦憂レ之久レ之。曾得二明江元祚所レ刻今文孝經彙註一。以閱レ之。是乃無二章第一。其彙註云者。刪二輯子漸朱鴻氏。初陽孫本氏。澹然虞淳熙氏三子之註書一者也。熟讀玩味。數日卒レ業。乃掩レ卷嘆曰。以レ孝貫二萬善一。以二良知一貫レ孝。以三太虛一統二良知一。而天地聖人易簡之道。於レ是偶獲レ之焉。遂償二宿志一。不二亦幸一乎。因復竊考。朱孫虞三子之註。蓋以二陽明王子及楊慈湖羅近溪三賢所レ說之孝一似下爲二其根抵一者上。而後又購二石齋黃公孝經集傳一。以讀レ之。其大傳也。雖下以二論孟及儀禮大戴小戴禮記一錯綜爲上レ緯。而至下其特釋二是經一之小傳上。則亦易簡而一貫。與二朱孫虞三子之說一相類焉。而如二黃公一。則眞能移二諸君一而忠。故匡二救其惡一。遂以二中心所レ藏之愛一獻身殉難。揚三名於二後世一。以顯二父母一。實有明一代之孝子忠臣矣。雖二南宋文謝一。豈出二其右一哉。固不レ可乙與下口二耳經文一者上同レ年語甲也。而其學淵源。亦自二姚江一來。姚江者。祖二述孔子一。憲二章孟陸一。而慈湖之學。自二陸子一來。若夫近溪。即亦姚江之私淑。宜哉。夫數君子。雖二各異レ世殊一レ時。而其所二以說一レ孝之

廉。毀譽每錯互。孔光詆王嘉。馬融排李固。孔馬皆大儒。物情常嚮慕。一朝勢利奪。顚倒迷好惡。嗟爾名教人。毋令靑史汙。沈德潛評曰。孔光何足惜。以馬融之儒學。而排擠正人。則名節盡喪矣。時有名人譏湯文正者。意作者借古以況今人邪。湯文正者。予翁記卷末所擧湯潛菴先生也。名人之譏之者。蓋陸稼書也。稼書朱學。而湯則從致良知而入焉。陸湯有贈答之書。而遂見排乎陸必矣。嗟夫。從古英雄豪傑之厭儒者。非無謂。吾子輩宜鑑之。

儒門空聚語附錄 終

與二古聖賢一無レ異。是不レ足レ疑矣。今我因二其問一。宣二諸口一。載二諸筆一。則曉曉者不レ可レ已。曉曉者不レ可レ已。則與二世儒一爲レ仇。與二世儒一爲レ仇。則固寡與矣。寡與乃羅豫章先生之所レ悅。則予亦甘二寡與一。而遠俟二夫文武一致之人於天下後世一而已矣。予等學二訓詁之義理一。而隨二其材器一。以成二其德一。則雖レ不レ通二于武一。不レ害レ爲二君子一也。若又棄レ德而徒講レ武而已。則孫吳及孟施舍北宮黝之類。而非二聖人之徒一也。是則予不レ取。

答二渡邊漸問一。

漸問曰。嘗聞儒道公正而不レ私。清虛而不レ濁。與二異端一逈別矣。然今世之儒者。與二己學一同者。雖二小人一黨レ之以援レ之。與二己學一不レ同者。雖二君子一嫉レ之以排レ之。此似下私而不二公正一。濁而不中清虛上。何也。請開示。

是無レ他。意見情識之爲耳。而其良知則必恥二乎其方寸隱微中一矣。故聖學以レ虛爲レ貴也。虛矣。則不レ拘二學之同異一。而以二賢不肖一爲二師友一。吾輩不レ傚二彼所一レ爲而可。陳幾亭亦針二砭吾子所レ謂之風一曰。天下果有二貪肆惰之君子一。方可レ云レ有二清愼勤之小人一。近世儒者以二趨向一定レ人。苟與レ己不レ合。雖二眞清眞愼眞勤之士一。槩以二小人一目レ之。于レ是所下揄二揚於鄕閭一。薦中剡於朝宁上。則頗有三貪肆惰者雜二其中一矣。是明授レ人以二指摘之端一也。以二實脩實悟之儒者一。而成心難レ化。自愎愎レ人。惜哉惜哉。清唐實君述古詩曰。讒口成二鑠金一。沈舟由二積羽一。蒼蠅正群飛。白璧無二完素一。臧倉沮二孟軻一。伯寮愬二子路一。正直枉者非。姸好醜者妬。芳蘭歎見レ鉏。實以レ當レ門故。道義苟無レ瑕。特立何足レ懼。由貪而跖

而已。武固在其文中。而其或致天之罰。其或四伐五伐之法。其或漢賊不兩立之志。是皆武之大者。而自其虛中出來。以平天下之禍亂。立天下之名分。而與天下之治。故在古聖賢。文武爲一致如此。奚岐爲兩途之有。孔子夾谷之會。兩觀之誅。亦文中之武。而毅然不可犯矣。是又豈非其空空之所致乎。由是觀之。則虛之義大矣哉。今且以訓詁之義理。說之武夫健士之前。則談笑欠伸而不肯承也。如以空虛之至理。乃喩於其心膽之練否。技藝之巧拙。則莫不崩厥角而歎服嗟稱也。此纔在善槍劍弓馬之武夫健士。而猶然矣。況英明之君。焉不虛受於空虛之至理哉。而本邦之人。該文武者甚罕。通乎文者必踈于武。通乎武者必踈于文。故今川了俊曰。不知文道而武道終不得勝利。其言善矣。而其意全在勝利。則其所謂文武也者。非予所謂空虛者也。而是空虛也。在本邦竊於佛家尙矣。慶元以前。全無學者矣。然非無知字學者。無窺聖學之奧者之謂。故當其時。英主明君以爲道必在佛門矣。故樞密機事。多決之浮屠之老練者。而不謀諸夫知字學者。何也。浮屠之老練者。大抵以空虛應之。明斷果毅。而不敢貪絲毫之利。是以其所說所畫。必虛受乎英主明君。若又謀諸知字學者。則附會牽合。彼此凝滯。內外礙塞。而不可通之事。不可勝算矣。此自其意見聞見上擬議應酬來故也。皆知之。況於英明之君乎。舍不謀。以此歟。故彼道滋蔓。而遂盛乎世。以迄于今。而我道庶乎湮滅。而傳于世者。則訓詁義理之外。唯詩酒風流無用之技藝焉耳。堪浩歎。嗚呼。佛之空虛。死而不活。猶如此。我儒之空虛。活而不死。若有了之者而出於世。則文武必一致。皆自其虛中流出。乃

國君一。陷二乎刺客之流一。亦只然矣。當二其怒時一。心之神明貫レ之以在焉。則獨自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矣。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則渙乎散。融乎消。惜哉當時未レ弘下致良知之心學於本邦上。是以豪傑英雄。國君大夫。誤レ身忝レ親。敗レ家亡レ國者。不レ可二勝算一。奚啻彼二君。舉二二君一。特例レ之耳。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

答二松浦誠之問一。

誠之數年親炙。故熟二聞良知之說一。然讀レ經則易爲レ易。書爲レ書。詩爲レ詩。禮爲レ禮。如二各不レ同一。如要二強同一レ之。則不レ免二附會牽合一。如レ之何則得二一貫而通一レ之。謹乞レ教。

汝輩熟二玩陽明先生尊經閣記一。則五經一貫而通二其意一矣。予亦有レ說曰。夫禮三百三千者。即是所三以克レ己以復二天理之中正一也。易三百八十四爻者。即是所三以愼レ獨以應二天下之萬變一也。故若學レ禮而廢レ易。則偏二於檢束一而缺二變通之神一也。學レ易而廢レ禮。則流二於變通一而無二檢束之方一矣。詩發レ情而止二禮義一。則屬二於禮一者歟。書道二聖政之神化一。則屬二於易一者歟。春秋則救二諸經之窮一。以誅二王侯大夫之心一者矣。良知則一二貫之一之靈光也。故生レ易生レ禮生レ詩生レ書生二春秋一者。盡在二聖人之良知一。而人人學二諸經一者。亦只致二其良知一而已矣。

或問下後世文武岐爲二兩途一。其理何如上。

如二世儒所レ說之訓詁義理耳一。則其勢不レ能レ不三岐爲二兩途一也。只以レ歸二乎虛一爲レ要。則斯文之極。必是焉而已矣。况武之奧。安得レ逃レ之乎。稱レ聖如二湯武伊周一。稱レ賢如二太公召公及諸葛公一。此豈止文

氏一。故名曰二寤生一。終惡レ之。愛二共叔段一。請二立レ之於武公一。又爲レ之請二制於莊公一。終請レ京。使レ居レ之。謂二之京城大叔一。而祭仲公子呂諫レ之。大叔段終完聚繕二甲兵一。將レ襲レ鄭。夫人將レ啓レ之。莊公以伐レ京。大叔出二奔共一。遂寘二姜氏于城潁一。而誓レ之曰。不レ及二黃泉一無二相見一。

後素曰。姜氏惡二其子寤生一者。忿二其出レ胎之時驚一レ己以惡レ之也。故其忿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愛二共叔段一者。喜二其出レ胎之時不一レ驚レ己也。喜即好樂中之事。而即愛也。故其愛亦自レ身起。而不レ得二心之正一也。是以於二共叔一則將レ啓レ之以入レ國。所レ謂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焉者也。於二莊公一則欲レ排レ之。所レ謂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者也。故兄弟攻伐。骨肉呑噬。終母子爲二乖離一。是非下皆忿懥好樂等之意起二於身一者之所上レ致乎。故身有レ所之意。尤可レ畏也。

又曰。愚之向二初見之人一始講二大學一。乃與二世儒一大異矣。不三先解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一。而先解下身有レ所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私意深蔽二心之正一。而發則必之三其所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一而辟之害上也。何者。人之不レ能レ明二明德一者。惟此病爲レ祟焉耳。不レ能レ親レ民者。亦惟此病爲レ祟焉耳。不レ能レ止二至善一。亦惟此病爲レ祟焉耳。是故學人愼レ獨。自反二求此病乎隱微處一。以治二療之一則明德自然明矣。明德自然明。則民自然親矣。至善自然止矣。若不レ用レ治二療乎此病一。而開レ口徒講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義理一。則所レ謂頭巾學。而要紙上譚耳。何嘗有レ益二乎身心一也哉。故愚古本大學刮目三致レ意焉。而口訣只在二於心不レ在焉之四字一矣。其心字指二心之神明一云。焉字。指二上忿懥等四件一云。明智氏雖二豪傑一。陷二乎弑逆之罪一。以レ不レ知下身有レ所二忿懥一之大病上故也。淺野氏雖二

嘗讀二左氏一筆記二條上。因レ便乃贈進。自餘當二類推一焉。

讀二左傳一筆記二條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左傳。楚人獻二黿於鄭靈公一。公子宋與二子家一將レ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二子家一曰。他日我如レ此。必嘗二異味一。及レ入。宰夫將レ解レ黿。相視而笑。公問レ之。子家以告。及レ食二大夫黿一。召二子公一而弗レ與也。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公怒。欲レ殺二子公一。子公與二子家一謀レ先。子家曰。畜老猶憚レ殺レ之。而況君乎。反譖二子家一。子家懼而從レ之。夏弑二靈公一。書曰、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權不レ足也。君子曰。仁而不レ武。無二能達一也。凡弑レ君稱レ君。君無道也。稱レ臣。臣之罪也。

後素曰。春秋之世。聖學亡矣。喜怒哀樂任レ情不レ中レ節者不レ少也。夫鄭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者。以二口腹之故一。不レ堪二忿懥一。乃無二禮於君一如レ此。所レ謂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也。而鄭公之怒。雖三固惡二臣之無禮一。然欲レ使二食指之動不下効。而不レ與二黿於子公一。亦有レ所二忿懥一者也。君臣不三俱得二心之正一也。是故子公終弑レ公。公弑二於子公一。豈非下各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子家懼。從二子公一。則懼二身之禍一而從レ之者也。是亦身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者也。蒙二弑レ君之首惡一。豈非下亦之レ所二畏敬一而辟焉者上乎。是故君子加二戒懼愼獨之工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一。則不レ失二其中一也。

○隱元年。鄭伯克二段於鄢一。左傳。初鄭武公娶二於申一曰二武姜一。生二莊公及共叔段一。莊公寤生。驚二姜

謀巧僞。千罪萬惡上。而詳ニ悉其根由一。諳ニ熟其情狀一。奚啻如ヨ讀レ書以記ニ臆其陳迹往事一而已。而降レ之雖ニ民間黎庶一。其家家戸戸。梱以內之事。大率屬ニ非禮一。而其徒萬一志ニ於學一。而其爲レ師者告レ之曰。讀ニ左傳一則必導レ亂長レ奸。必不レ可レ讀云。則曾不レ知下官路民間所レ觸之事事。與ニ左傳所一レ載乃大同小異上也。吁。亦迂也夫。故莫レ若レ敎ヨ之使ニ意見情識不レ昏ニ乎眞知一也。眞知眞明。則雖レ遇下可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境上。而其神光自貫ニ其中一。以令レ不下之ヲ其所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一而辟上焉。則官吏何敢倣ニ諸罪囚之情狀一。而黎庶亦安有レ陷ニ于情竇一哉。賢兄未レ見ヨ徐曰仁敍ニ傳習錄一乎。其言曰。門人有下私錄ニ陽明先生之言一者上。先生聞レ之。謂レ之曰。聖賢敎レ人。如ニ醫用一レ藥云云。若拘ニ執一方一。鮮レ不レ殺レ人矣云云。若遂守爲ニ成訓一。佗日誤レ己誤レ人云云。愛因謂レ之曰。如ニ子之言一。即又拘ニ執一方一。復失ニ先生之意一矣云云。又曰。聞ニ先生之問一。往往得レ一而遺レ二。見ニ其牝牡驪黃一。而棄ニ其所レ謂千里者一。由レ是觀レ之。則不レ拘ニ執一方一者。只是眞知而已矣。所レ謂千里者。亦只眞知而已矣。良知通ニ晝夜一。徹ニ語默一。而明明照照。則雖レ陷ニ於鬼關魔境一。豈敢眩惑昏亂哉。何況讀ニ陳迹之書一乎。如又不レ致ニ良知一。則雖レ讀ニ春秋孔子之言耳一。終屬ニ無用一矣。而誠心讀レ書。則雖ニ左氏一亦不レ可ニ以不一レ爲ニ經世之用一也。故陽明先生曰。使ヨ在レ我無ニ功利之心一。雖ニ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一。何往而非ニ實學一。何事而非ニ天理一。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ヨ在レ我尙有ニ功利之心一。則雖ヨ日談ニ道德仁義一。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屛絕之說。猶是泥ニ於舊聞一。平日用レ功。未レ有ニ得レ力處一。賢兄於ニ先生是等之說一。能反求則疑亦當ニ氷釋一矣。書不レ盡レ言。言不レ盡レ意。言外之意。非ニ面陳一則不可。錄下愚

答下多度津藩林良齋讀ニ劄記一質問上

來問。陽明王子曰。春秋必待レ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又曰。善可レ爲レ訓者。特存ニ其迹一以示レ法。惡可レ爲レ戒者。存ニ其戒一而削ニ其事一。以杜レ奸。而先生却以ニ左傳一爲下照ニ燭妖魔一之業鏡上。其說何居。

答曰。陽明先生之論ニ左氏一。乃痛ニ懲當時之文弊一云レ爾也夫。然其言曰。此非下達ニ天德一者上。未レ易ニ與言下此也。夫左氏之書。湮滅而不レ傳焉則已。苟不ニ湮滅一而傳。則嗜レ學讀レ書者。莫ニ皆不下閱レ之矣。況與ニ公穀一共列ニ於十三經中一乎。故雖三[illegible]レ之如ニ先生之所下論。誰敢心伏而遵ニ守其敎一也哉。先生固亦既知レ之矣。故曰。此非下達ニ天德一者上。未レ易レ言レ此也。而世之達ニ天德一者幾何。愚故曰。誠心讀ニ其傳一者。不レ得レ不レ起ニ羞惡之心一。然以ニ邪心俗慮一讀レ之。則己反化ニ妖魔一。是乃以下達ニ天德一者絕無。而徒讀レ之者益多上故也。若學人各各誠心讀レ之。則其天植固有之良知忽發見焉。照ニ其邪慝一。別ニ其奸惡一。而不三肯爲レ之所ニ染汚一也必矣。嗚呼。是亦愚獨恃ニ人性之善一也爾。先生嘗曰。只在ニ良知上一用レ工。雖ニ千經萬典一。無レ不ニ脗合一。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故愚則不レ患四異端曲學之紛ニ擾雜三沓于前一。而患ニ我良知之不下磨耳。況左氏不ニ異端一乎。篤信不レ如ニ反求一。愚之說。大抵得レ自ニ反求一。而不下自ニ文字糟粕上一襲來上也。、左氏之事。姑置焉不レ論。請以ニ眼前之事一語レ之。今夫官吏在ニ仕途一而任ニ繁劇一者。雖ニ或不下讀ニ左氏一。而其耳目心意。日日時時。接下類ニ於左氏所下載之事上。是則決不レ能レ避也。愚亦嘗浸ニ灌其中一久矣。故見而知レ之。彼或按下問弑ニ君父一。淫ニ婦女一。盜ニ財貨一。貪ニ賄賊一。及種種奸

若聞二其法譚一。則莫レ不二益扼レ腕而毀謗一也。而以二其愚夫婦一較二之親鸞日蓮一。則決不レ可二企及一。奚啻如下斥鷃之於二大鵬一丘垤之於中泰山上而已。是不下俟二知者一而後知上也。而其詈下罵毀謗於不レ可二企及一者上。以互不レ取二其理之所レ在者一何也。是全在二於先入爲レ主。而習成一レ性矣。以二習成一レ性故。意見紛起。情識盛生。其所レ信則不レ問二是非一。而盡以爲レ善矣。所レ不レ信則不レ問二淺深一。而總以爲レ左矣。而至二於釋迦一。無二是非異同一而倶尊信者。是無レ他。以二釋迦即開祖而獨而無一レ偶也。雖レ此有レ偶。則其是非之沸騰。奚減二於親鸞日蓮一哉。故其徒雖三倶尊二信釋迦一。而實則與二矮人之觀一レ塲一般。只雷同而已矣。非下眞知二其德一者上也。由レ是觀レ之。則朱子王子乃親鸞日蓮也。孔子乃釋迦也。朱王末學人雖下通二經傳一窮二事理一富中文辭上。而心迷二微祿一。畏二細禍一。避二小嫌一。而不二敢有一レ所二貞守一。而其所二以詈罵毀謗一之底蘊。亦奚異下於彼愚夫婦之互愛二憎於親鸞日蓮一之私上也哉。其於二孔子一也。相倶尊信而無二是非一者。以下其主二道敎一之鼻祖而無上レ偶也。此亦與三釋迦之無二是非一一矣。因思是非愛憎之不レ公。在二佛門一猶當レ然矣。在二儒門一必不レ可レ有之事也。故雖レ學二王子一。不レ盡レ孝。不レ盡レ忠。而薄二乎仁義禮讓一。而不二以レ世爲一レ憂者。則非二儒者一而俗人也。雖レ學二朱子一。而盡レ孝盡レ忠。而厚二乎仁義禮讓一。而以レ世爲レ憂者。則非二賢人君子一而何。若人宜下以爲二師友一而有上レ益矣。是故交際之要。不レ在二學問異同一。而在二賢不肖一而已矣。如又以二學問異同一爲二離合從違一。則其一生涯之所レ爲。意見情識之火坑。不二亦悲一乎。儞們只虛心而讀レ書。默二觀聖賢心之所一レ在。彼此共有レ取焉。則其於二身心一有レ益也必矣。然有二眞是眞非者一。非下眞致二良知一者上。又不レ能レ看二破之一也。儞們勉焉。

答二弟子質疑一。
不レ用二功乎正心修身上一。而徒事二文章訓詁一。冒爲二朱子學一者。天下滔滔皆是矣。而學二致良知一者乃絕無。然先生獨信二絕無之學一。而不レ傚二滔滔者之所一レ爲。則有レ損而無レ利。豈非二迂濶一矣乎。且自レ古迄レ今。從レ彼逮レ此。主二朱學一者。以二讎敵一視二王子一。入二王學一者。亦以二支離一誹二朱子一。是意見耳。情識耳。然雖二其輩一。於二孔子一則彼此共尊信而無二異同一矣。豈夫意見情識不レ爲レ障。而虛靈之本體乃顯二於孔子一者耶。謹乞二開諭一。

學二朱子一而叛二於朱子一者之弊。於二予箚記下卷朱子讀書條一乃詳二論之一。而予學二致良知一之由。從二聽訟斷獄上一發明來。斯義也。亦載下乎贈二□惆菴翁一俗牘上焉。是俗牘以二予家譜及嘗所レ處之吏事一爲レ主矣。故秘而不レ令二佗人看一。然知己知音而有二忠孝之心一者。則允レ見レ之。儞們學二眞忠孝一而恥二僞忠孝一。則佗日容二一閱一。然若熟二觀箚記兩卷。儒門空虛聚語。與二頃者梓行之增補孝經彙註一。則雖レ不レ一二閱其俗牘一。疑亦當二渙釋一矣。而有レ損無レ利之說。販夫商賈之所二趨避一。而非下志士之所上レ存二乎心一也。至二朱王末學之說一。則予有二大辨一。今因二質疑一而道二破之一。夫朱學末流之衆等仇二讎王子一。而王學末流之諸人支二離朱子一。是其自然之勢。而不レ能三和合如二兄弟一。既與二佛門一無レ異矣。佛門釋迦之後。乃分裂爲二諸宗一。而於二吾邦一最盛且大者一向宗耳。其次法華宗也。信二心一向宗一之門徒。雖二愚夫婦一只知レ有二親鸞一。而懵レ聞二日蓮之名一。況渠遺敎之妙法乎。故若聞二其說法一。則莫レ不二益切レ齒而詈罵一也。信二心法華宗一之衆等。雖二愚夫婦一亦只知レ有二日蓮一。而懵レ聞二親鸞之名一。況渠遺敎之念佛乎故

徹二毛髮之末一。聖人則未三曾奪二於後天之人欲一。而全二先天之天理一。其本只在レ不レ喪二虛靈一而已矣。其不レ喪二虛靈一之故。遇レ親即發爲レ孝。遇二兄長一即發爲二悌順一。仁義禮智。忠信敬讓。種種之萬善。皆亦感而通二天下之故一。其條理不二少紊一。天秩天敘。非二人所レ與一也。故名謂二之理一。又謂二之性一。是故虛靈之外。無二所レ謂天理者一。天理者。虛靈之妙用也。此豈獨聖心有レ之而已。雖二愚夫婦一皆天命而得焉。而其末學只語二天理一。而諱レ言二虛靈一。是猶如二語レ流而遺一レ源。擧レ枝而棄下根然。是以有二拘而窮一。晤而塞之蔽一。故深推二其由一。全在三乎分二儒佛之畛域一矣。分二儒佛之畛域一或是。而不レ知下不レ本二虛靈一。而專語二天理一。則其反遠中於大中至正之道上。則不レ可レ恨之甚者一乎。同胞而忍レ坐二視之一哉。吾故曾著二儒門空虛聚語一。乃告二我道之不一レ小二於同志一。而俟二其人於來世一耳。答二共甫一之論。亦唯是意。而不レ得レ已也。不レ得レ已非二所レ謂理勢者一乎。嗚呼。不德而言レ之。固罪矣。然虛靈之二字。即朱子學問之本色矣。今以二其本色一還二朱子一。以解二虛靈之神妙一。則謂下班二朱子功臣之列一者上乎。猶謂二朱子之罪人一乎。儞們再思。且就二有道一而正焉。和而不レ同。則可レ謂二好學一也已矣。

答三人問二某志一

先生學以レ歸レ虛爲レ的。而其志何如。

有二憂レ世者一。有二憤レ世者一。有二維レ世者一。有二矯レ世者一。有二超レ世者一。有二玩レ世者一。有二混レ世者一。有二趨レ世者一。有二遯レ世者一。有二忘レ世者一。其辨只在二幾微之間一。是即顧端文公之言也。生レ我者父母。知レ我者鮑叔。吾子知己則宜レ就レ之以擇二某志一矣。

レ言二虛靈一如レ此。橫渠張子曰。虛生レ仁。故眞克己則復二心之虛一。而天下歸レ仁矣。孔子之云云不二亦宜一乎。故吾子以下其所二發明一之意。與中某此說上。併告二諸同胞朋友一而可也。

答二男倘志松浦誠之但馬守約湯川幹問一。

倘志誠之約幹謹奉問。先生常自謂二孔孟學一。而學則中有レ言曰。諸儒各爭二意見一。立レ宗分レ派。爲二同室之鬪一云云。今及レ觀下答二宇津木共甫一書上。攻二擊朱子心理爲レ二之說一尤切矣。竊謂似下與二學則中所レ云之說一正相反上也。是必當レ有二深意之在一。願聞レ敎。

攻二擊朱子一。吾豈敢。然而和同之異。古人嘗論レ之。吾故貴レ和而不レ貴レ同。子路子游師二聖人一。而苟有レ不レ合。則各不レ隱二其志一以質疑切問。今詳見二于經一焉。後生有レ惑。而亦質二諸眼前之鬼神一。過去之聖賢一。是其理勢之所レ不レ免也歟。如謙讓不レ言。則近二于同而不一レ和。是以答二共甫一云云。朱子而在レ世。則千里命レ駕。就而正焉。有下代二朱子一敎レ我者上。亦往而聽二其說一。以虛受焉。然而不レ語二我意一。則無下開二儞們或一曰上。故詳述二其意一。朱子曰。虛靈不昧。具二衆理一應二萬事一之言。莫レ加焉。陽明王子釋二明德一。全遵二其說一。而朱則曰。具二衆理一應二萬事一。王則曰。衆理具萬事出。是其所二微異一也。而心之所二大且貴一者。要在二虛靈一而已矣。虛而靈。故衆理具萬事出矣。然則人心與二天之太虛一一般而無二二樣一。夫太虛之眞便是靈。而陰陽鬼神五行春秋冬夏萬物之生生。皆其變化云爲之妙也。若無二太虛之靈一。則安有二陰陽鬼神五行春秋冬夏萬物之生生者一哉。而人也者。名謂二之萬物之靈一。復謂二之天地之心一。又或謂二之天地之性一。五行之秀氣一也。是非レ佗。以二夫虛靈全幅一。賦二與諸其方寸內一。而

夫。惡得到乎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之地哉。故次之以問目。目者。所以克己復禮之工夫條件也。於是孔子復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工夫條件告之。而顏子答云。請事斯語。可見顏子克己復禮。乃從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來矣。其工夫之熟也。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是即朱子之贊語。而孔子亦嘗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故聞有積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實工。而漸克己以復天理之顏子。未聞有不積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實工。而徑克己復天理之顏子也。而顏子之耳目口鼻四肢之於非禮也。所以無視聽言動之機。只在慎獨而已矣。夫然。故其方寸未嘗有須臾昏昧之時也。伊川程子解之曰。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由是論之。則不慎獨于喜怒哀樂未發已前。而徒外禁視聽言動。則不覺陷于告子强制之學。而叛孔顏之道也。學人姑去其意見訓詁。能觀孔顏此問答之始末。則必當心解了慎獨。而四勿。而克己。其次序不可紊也。程子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因是益信非慎獨則己之難克矣。故慎獨克己。一而二。二而一。可謂體用者歟。道之精微。雖聖賢不能盡矣。要默識而可。嗚呼。慎云者誰乎。勿云者誰乎。克云者誰乎。非朱子所謂虛靈。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不能宰之也。故廢虛靈良知。以去人欲復天理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孟子嘗指之云也。然末學諱言虛靈。其諱言虛靈。以恐流于佛乎。然程子之四勿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謝上蔡亦曰。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應與見者靈之妙。程門不諱

定靜安慮得。必當レ入ニ其手一矣。入ニ其手一。則欲ニ苦惱一。豈得乎。嗚呼。良知哉。嗚呼。良知哉。夫良知。生レ天生レ地生レ仁生レ義生ニ禮智一之主宰也。尊兄保ニ嗇其主宰一。而通ニ晝夜一明明。則爲レ人者乎。如レ此則天下歸レ仁。不レ足レ咎レ人也。

再答ニ宇津木共甫一。

月日靖謹奉質焉。靖嘗聽ニ今時朱學者窮理工夫一。曰。人性本善。但其諸不善念時萌者。則氣質之所レ爲耳。故就ニ其所レ萌時一。而抑ニ其氣動一。而復ニ其本體一。是即居レ敬也。即即レ物也。即克レ己也。及ニ近承ニ誨益一。頗覺ニ得致知之功夫。比レ舊尤簡易一。而追ニ想前日之所ト爲。多在ニ克己上一用レ功。蓋人之情欲百出。在ニ已發後一。故克己之功。雖ニ固不ト可レ不レ用。然不レ知下遵ニ先生之敎一。常用ニ愼獨之實功於未發已前一之爲上賢也。而獨云者。周子之所レ謂無極之眞。而無對之物也。故謂ニ之獨一。知下其所ヰ以不上可レ不ニ愼獨一者。則文公之所レ謂虛靈不昧者之妙。而陽明先生之所レ謂良知之照者也。總レ之皆一物矣。因竊考レ之。大率朱門末學之弊。全在ヰ不レ用下功於靈光未レ發之靜上。而要ミ務抑ニ氣動一焉。而細論レ之。其雖下知ニ氣動之不善一者。則爲モ不レ欺ニ我知一。而不レ如下抑ニ氣動一之心。爲ヰ即我本體之知上也。故專存ニ心氣動上一而用レ功矣。是以勞苦甚多。而失ニ其要一。其流也歸ニ了支離決裂一。靜嘗從而所ニ與共學一者。弟久壽。大林儀等。項日專於レ此焉用レ功。因欲乙奉ニ承專意一以示レ之。且以下靖之所ニ竊省一者上諭甲レ之、故先錄レ之而奉問焉。果無レ謬否乎。靖拜上。

所レ論大略是矣。而論ニ克己一。似レ未レ瑩。顏子聽ニ孔子所レ授克己復禮之敎一。而雖レ不レ疑焉。然無ニ工

學之上一者在上焉。默而識レ之可矣。故儒者學而至焉。則釋學之徒。安得レ置ニ喙其間一哉。不レ然則儒所ニ以爲下道之五倫。既乃行ニ乎彼一。而彼之所レ貴空虛也者。反不レ存ニ於儒門一。而猶慢誇ニ儒門之大一。則彼不下特不ニ降伏一而已上。亦正開レ口大笑ニ我道之小一矣。故吾子亦信ニ孟程所レ云之形色天性心理一之說一。而愼レ獨歸レ虛。以不レ表ニ無極之眞一。則太虛即吾子矣。吾子即太虛矣。眞臻ニ此境一。則萬千之世界。概在ニ其心中一矣。故子思曰。語レ大天下莫ニ能載一焉。一草一木。一虫一魚。三百之禮。三千之儀。皆亦貫ニ乎其靈一矣。故又曰。語レ小天下莫ニ能破一焉。由レ是觀レ之。則孔氏之學。統ニ括釋氏一也。斷無レ疑矣。

答ニ由比計義一書畧。

來書曰。後世士君子所ニ以同樂一者。豈有下出ニ於夫三風十愆之外一者上哉。而其所レ學猶仁義禮智乎。而心即爲ニ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一矣。當ニ是時一縱爲ニ知行合一一。非ニ亦人欲上事一乎。間嘗閱ニ先生箚記兩卷一。微悟ニ王覇之辨。學問之要一。故僕以爲下非レ歸ニ乎太虛一。則其學與レ務也皆僞上矣。然歸ニ乎太虛一者亦罕。而流ニ於人欲一者。天下滔々皆是矣。則天理之公。而一毫無ニ人欲之私一者。常人所レ難レ爲也。如ニ吾輩一如レ何而脫ニ人欲之苦惱一。而臻ニ乎天理之公一乎。乞開示焉。

答曰。性流而爲レ情。心動而爲レ意。故仁義禮智。復轉成ニ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一也。而照ニ其是非一以不ニ敢私一者。乃心之精神也。所レ謂良知也。這良知眞是天理之公。而一毫無ニ人欲之私一者矣。雖ニ惡人如レ象者一而有焉。其忸怩之顏。以レ誠發也。而況美質如ニ尊兄一者乎。尊兄亦眞致ニ良知一。則知レ止而

不肖一。皆得地保二性命一而不天レ陷下不孝之罪上焉。若不レ由レ之而率二心是心。道是道。氣是氣。理是理之敎一以學。則閑人隱者且業レ儒者。循レ序窮レ理。亦應レ到二乎盡レ性知レ命之境一也歟。而不二支離決裂一者幾希。而官吏工商及事二耕耘一者。恐無二其暇一。故終身不レ知レ道而歸二于土一者亦不レ少矣。然則爲二其敎一也迂。而實不レ能レ出二於釋氏之右一也。嗚呼。悲夫。嗚呼。悲夫。又竊考朱子以二心與レ理爲二分別一。非レ他。以レ闢レ佛爲二其任一。故其勢不レ得レ不二分別一也。蓋其意謂性即理。理即道。道即五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而禪釋皆除二了斯五者一。破レ倫棄レ道。以別求二道於心一。而乃入二無用之空寂一。則亂レ世壞レ俗之敎。而與二我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一相反也。因强分二別强與レ理以說來也。是可レ不レ謂下排二闢異端一。維二持世道一之深心遠慮上哉。然而其分別庶二幾安排布置一。而與二造物之妙一不二相似一矣。故其說於二彼土一用レ之。則猶可三或爲二揚レ儒抑レ佛之一助一者歟。而我邦則中古豪傑之一僧出焉。看二破釋迦之微言一。而肉食固矣。始返二夫破レ倫棄レ道之風一。亦制二婚禮一。遂啓二夫婦之交一焉。而有二父子之親一焉。有二君臣之義一焉。有二長幼之序一焉。有二朋友之交一焉。似下一以二聖人之道一爲レ法者上。而其所レ異只圓頂而袈裟耳。朱子豈逆知下天地間有中我邦之釋氏立二人倫一。而以二天堂地獄之說一。敎二導貴賤男女一。出二乎彼土禪釋外一之宗門上也哉。嗟夫。此亦天地世道之一大變也。如朱子而在二今世一。而來二我邦一。以二其說一闢二釋學一。則釋學之徒。以レ未三嘗破二五倫一而敵レ之。則恐其說必窮矣。余故以二孔子之空空顏子之屢空一。而爲下歸二乎太虛一之規則上矣。故學人亦由レ此以下二工夫一。則必得二無極之眞一。所レ謂虛靈也者焉。而萬理萬事。皆亦自レ此活潑流出。則必有下出二乎夫釋

或問心有二善惡一否。伊川曰。在レ天爲レ命。在レ義爲レ理。在レ人爲レ性。主二於身一爲レ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二於思慮一。則有レ善。有二不善一。若既發則可レ謂二之情一。不レ可レ謂二之心一。譬如レ水。只可レ謂二之水一。至レ如二流而爲下派。或行二於東一。或行二於西一。却謂二之流一也。此等之言。學者所レ知。然而林次崖前謂二心是人之神明一。後却謂三心有二善惡一。然則神明亦有レ惡乎。與二程說一顯相背馳。何也。欲レ主二張朱說一。而遂陷下於誣二無極之眞。所レ謂虛靈也者一之罪上矣。豈非二其意見之爲下障乎。且遵二其說一。以居レ敬窮レ理。則其居云者。窮云者。是誰乎。以下有二善惡一之心上。居レ之窮レ之。則其所レ居之敬。所レ窮之理。必當下亦有中善惡駁雜而不二純粹精一者在上焉。故居レ敬窮レ理之工夫。雖下至二于死一不中須臾怠上。而眞知二德性之眞面目一者鮮以レ此歟。且其引二大學之正心。孟子之放心一來而證二心不正一。又謂道無二善惡一。是亦意見爲レ崇也。審如レ此。則大學在レ明二明德一。明德本不レ明也者乎。道不レ同不二相爲謀一。三年無レ改二父之道一云。則道亦豈可レ謂二盡善而已一哉。然誠知二心理爲レ二之誤一。則不レ辨而明。故不レ可レ不レ究二心理爲レ二之弊源一也。弊源非レ他。以下其不レ知三心之本躰爲二何物一故也。若眞認三得心之本躰爲二無極之眞。所レ謂虛靈也者一。則復必了二得孔子所レ謂心之精神是謂レ聖之言一。了二得心之精神是謂レ聖之言一。則良知良能之義。亦當二融釋一焉。而總レ之。其靈遇レ親則爲レ孝。遇レ君則爲レ忠。發二於夫婦一也爲レ別。發二於長幼一也爲レ序。發二於朋友之交一也爲レ信。自レ此以往酬二酢萬變一。只是一靈而已矣。故程子王子皆曰。性一而已矣。夫天地易簡之知能亦只此而已矣。是故眞致二良知一則良能在二其中一矣。嗚呼。此工夫也。豈非下易簡中又有二易簡一者上乎。由レ之而學。則自二天子諸侯一至二庶人一。自二聖人一至二愚

爲下一者。有レ己則喜二自私一。私則萬殊。宜其難レ一也。孟程皆以二氣性心理一爲レ一矣。朱子乃學二孟程一。而於二儒者一大緊關事一。而有二異同一如レ此。後生如レ靖者。不レ知二孰從一焉。願賜敎以定レ所二適從一。

心理氣性之辨。古今聚訟。誰遽判レ之。設判レ之。誰敢信レ之。然某則以二孟程之說一爲レ善矣。是乃簡而易レ入焉。以二朱子及羅整菴諸先輩之說一爲レ主。則煩碎而難レ入焉。孔子曰。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乾坤即天地。天地之性易簡。即爲二知能一也。其所二以知能一者。孰令二之然一哉。濂溪周子所レ謂無極之眞也而已矣。其無極之眞。別名謂二之虛靈一。虛靈賦レ人。謂二之心之精神一。又謂二神明一。不學不慮而固有焉。故別名曰二眞知眞能一。其眞知良能乃與二天地易簡之知能一本一物。即無極之眞也。惟聖人則不レ失二赤子之心一。故無極之眞全矣。而其易簡之德業。與二天地一參矣。是以孔子又承二上文一曰。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二位乎其中一矣。五帝三王其人也。故人而不二易簡一。則焉有下從與レ親與レ功與二久大一與中德業上哉。然則從二孟程形色天性心理一之說一。以愼レ獨歸レ虛。則萬理萬事。皆自二這虛中一流出焉。此豈非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一乎。又安有二多岐之惑一哉。汪石潭即程朱學。而其言曰。朱子謂。性是心所レ具之理。若レ是乎。心爲レ車也。性爲二車所レ載之物一也。岐二心性一而爲レ二レ之。猶下之岐二理氣一而二上之也。非二程子之旨一也。石潭之不二苟同一如レ此。而非二程子之旨一云者。吾子所レ舉理與レ心一。而人不レ能二會爲下一者云云之說之外。近思錄。

之精而生者也。而心位者虚矣。太虚之靈。雖固既有其虚中在。然陰陽五行之屬火者。皆亦散布賦與其五肉九竅之間。而其火自爲五肉九竅之用。是乃爲四知之根源。而邪障云者。亦不出于此矣。只所幸天地之德性。舍于方寸虚。故愼其獨而不塞其虚。則德性之一知乃爲大君。而使用四知。以令不爲祟矣。是謂聖賢。是謂君子。是謂仁者知者。常人如吾輩。則生來以四知掩了一知。凡百所爲。一任氣血。不與禽獸夷狄異者幾希。故利害禍福。惟是趨避而已矣。豈非可恥之大者乎。故汝等亦以天來明我。以我去明天。則吾說必當氷釋矣。而吾此說雖陽明先生未嘗說破之也。然則我自誰授之乎。曰。自邵康節先生受之也。康節自誰授之乎。必自伏義仲尼受之矣。嗚呼。人人眞下愼獨之實工。而洗後天之濁氣。而歸乎先天之太虚。則當始知吾言之非誕妄也歟。噫。

答彥藩宇津木共甫論心理。

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其後羅整菴諸先輩皆以其說爲主。論辨紛紛。不能歸一。而林次崖則益分別之。其說曰。吾心即道。誰能曉。竊謂心是人之神明。乃一身之主。道是人所當行之理。而具於心。心是心。道是道。不是一物。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理義悅我心。見不是一物也。夫心有善惡。道無善惡。心有放逸。道則係於心。大學曰。正心。惟有惡。故有待於正也。孟子曰。求放心。惟有放故待於求也。是分明以心與理爲二矣。然而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踐形。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

某眞不忠不孝之罪人也。不忠不孝之罪人。不可不謂之惡人也。夫然。故將致知以歸虚復剛之本躰。而未能乃如此。悲夫。是實意而非虚言。若不孚焉。則俟蓋某棺。然後當知其虚實誠僞也乎。嗚呼。悲夫。

答弟子質疑。

侍先生函丈。每得聽四知一知之講。覺微竊其旨。然人之心一也。故知亦一矣。然則德性之知之外。又焉有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知之別者也哉。故羅整菴答歐陽南野書曰。知惟一爾。而强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謹乞開喩。

以天來明人。以人去明天。則四知一知之義。何難了之有。吾語爾其義。夫太虚一靈明而已。是靈明即通晝夜亘古今。而不滅之明也。太虚分而爲陰陽。復爲五行。爲陰陽。復爲五行。則天有日火。有雷電火。有災火。地亦木中含火。石裡存火。雄黃焰硝皆亦火也。此衆火則有明滅。有隱見。隱見中又有永隱與忽見之異。而或爲禎祥。或爲妖孽焉。何可勝算哉。且推究其本。則衆火雖固出乎太虚之靈明。而以是直爲太虚靈明之躰。則甚不可。又猶與愛者仁之用。而爲以愛爲仁則不可一般。其微妙非言詮想像之所可能得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由孔子之此語考之。則人也者。以陰陽鬼神五行百物

通二於天下之至誠一。由レ悟入レ修。善用レ虛。其脉通二於天下之至聖一。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然則千百世學術之變盡二於此一。千百世道術之衡亦定二於此一。擧下顏曾思孟之所二見而知一。周程之所中聞而知上。都包二括其中一矣。是故以レ此而學。時而收斂檢束。不レ爲レ瑣也。時而擺脫掃蕩。不レ爲レ略也。無レ非レ所三以成二己也。以レ此而敎。時而詳曉曲諭。不レ爲レ多也。時而單提直指。不レ爲レ少也。無レ非レ所三以成二物也。以レ此而逗二機緣一。當二士習之淨誕一。方レ之以二朱子一可也。當二士習之膠固一。圓レ之以二王子一可也。何也。能法二二子一。便是能襄二孔子一。所三以救二弊也。救レ弊存二乎用一。用無レ常。不レ得レ不レ岐二於異一。以レ此而討二歸宿一。將レ爲二朱子一焉。圓レ之以二孔子一可也。將レ爲二王子一焉。方レ之以二孔子一可也。何也。能法二孔子一。纔是能用二二子一。所三以立二極也。立レ極存二乎體一。體有レ常。不レ得レ不レ統二於同一。同而異。一者有二兩者一。遞爲二操縱一。其法可三以使二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レ罷而不レ能。異而同。兩者有二一者一。密爲二融攝一。其法可三以使二人入而安焉適焉。渾然默順而不レ知。此又先生照然以二一大聖兩大儒一作二日新榜樣一。爲二世世學人指南一也。

答下人讀二陋撰箚記一詰難上書略。

先生箚記上卷。子曰我未レ見二剛者一之章曰。剛。天德也。歸二乎天德一。事レ父始孝矣。事レ君始忠矣。否則不レ免二僞孝僞忠之行一也。先生性乃剛矣。然則事二君父一。盡二忠孝之道一。而無レ不レ慊矣乎。

答曰。某也何敢有二剛之德一乎。故於二忠孝之道一。不レ能レ望二於經傳所レ載孝子忠臣萬分之一一也。縱比二肩其孝子忠臣一。而較二諸伊周一。決不レ及也。而況不レ能レ望二其孝子忠臣萬分之一一乎。由レ是內省。則如

與二異學一也彰彰焉。其傳習錄所レ載。全集所レ刻之諸說。雖レ不レ可二勝算一。其要則只衍二致知之義一耳。衍二致知之義一。便是註二孔孟之經一也。吾故斷曰。王子無二多說一。惟是孔孟之註釋也。是以雖下從二事其敎一者上。皆謂二之孔孟學一而可。顧端文日新書院記。老兄嘗看レ之否。今依レ便錄呈。乞一見焉。倘了二斯義一。則某曰二孔孟學一。亦奚足レ恠。

顧端文公日新書院記

雲間錢漸庵先生。率二其門弟子一。切二磨性命之旨一。構二講堂一所一。奉二先師孔子之像於中一。而晦庵朱子。陽明王子。列二在右一侍焉。一時從游之士。益蒸蒸起。中丞懷魯周公顏レ之曰二日新書院一。其門弟子高君揭等就レ予問曰。孔子之道至矣。若二顏曾思孟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周程一。則聞而知レ之。皆嫡冢也。舍而獨表二朱王二子一。其說何居。曰。諸賢具二體孔子一。即所レ詣不レ無二精粗淺深一。而絕無二異同之跡一。至二朱王二子一始見二異同一。遂於二儒門一開二兩大局一。成二一重大公案一。故不レ得レ不二拈出一也。嘗試觀レ之。弘正以前。天下之尊二朱子一也甚二於尊二孔子一。究也率レ流而拘。而人厭レ之。於レ是乎激而爲二王子一。正嘉以後。天下之尊二王子一也甚二於尊二孔子一。究也率レ流而狂。而人亦厭レ之。於レ是乎轉而思二朱子一。其激而爲二王子一也朱子詘矣。其轉而思二朱子一也王子詘矣。則由下不レ審二於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一。而各執二其見一。過爲中抑揚上也。其如二之何一而可。夫亦曰下祖二述孔子一。憲中章朱王上乎。蓋中庸之贊二孔子一也。蔽以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兩言一。而標二至聖至誠一爲レ證。予竊謂朱子由レ修入レ悟。王子由レ悟入レ修。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由レ修入レ悟。善用レ實。其脉

而靈光見。靈光見則彼四知皆融會焉。而無レ不レ爲ニ良知之使用一。則良知亦不レ得レ廢ニ智覺聞見一也。嗚呼。世衰學絶。而如ニ尊兄一者出焉。有ニ斯學之切問往復一如レ此。是可レ見ニ人心良知未ニ全亡一于天下矣。土地雖レ隔。隱顯雖レ異。是心之所レ好所レ欲。如レ兄如レ弟。因ニ相愛之篤一。不レ思縷言煩重。猶有レ疑而賜ニ嗣敎一則甚幸。是報書起レ草過半。前月十一日火災。天滿之鄕。三之一。赫爲ニ焦土一。而弊舍幸脫ニ回祿之害一。雖レ然逐ニ父母骨一之兩寺。及親戚門人。被ニ延燒一者不レ少。營救周旋。多事多忙。頃稍休。復拈レ筆終ニ斯一篇一。千萬照亮。

答ニ某某問難一書略。

朱子以ニ居レ敬窮レ理爲レ敎。陽明以レ致ニ良知一爲レ工。似レ有ニ異同一。而僕以爲ニ朱則聖學。而王乃禪學一矣。執事專服ニ陽明之敎一。而自謂ニ孔孟之學一。何耶。

朱子曰。心虛靈不昧。具ニ衆理一而應ニ萬事一。又曰。心者身之主。心者人之神明。所下以具ニ衆理一而應ニ萬事上者也。陽明王子亦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其本原無ニ二致一。而敎則有ニ少異一焉。古聖賢皆亦然矣。何啻朱王而已哉。文王敬止。敬止聖學也。知レ止亦聖學也。敬之明晳處知也。知之不息處敬也。故人亦敬止。則爲ニ人君一知レ止ニ於仁一。爲ニ人臣一知レ止ニ於敬一。爲ニ人子一知レ止ニ於孝一。爲ニ人父一知レ止ニ於慈一。與ニ國人一交知レ止ニ於信一。可レ見敬與レ知相須以到ニ乎窮レ理盡レ性。而世儒雖レ疑ニ王子之致良知一。萬曆十二年。詔ニ申時行等一。論ニ定新建從祀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ニ大學一。良知本ニ孟子一。皆聖學也。於レ是焉從祀之典定矣。而稱ニ先儒王子一。在ニ東廡第五十九位一。然則聖人之血脈。而非ニ禪學

也之類。知覺之知。而人禽一般者也。觸レ事接レ物多。而博聞强記。善則善矣。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聞見之知日廣。而德性之良知乃既隱矣。論語夫子戒二子張一以二多聞闕レ疑。多見闕一レ殆。而夫子自謂賜也。汝以レ予爲二多學而識レ之者一與。非也。予一以貫レ之。一以貫レ之。非レ致二其良知一而何。是陽明先生嘗釋レ之也。故聞見之知。爲二良知之害一亦不レ少矣。慕二富貴一厭二貧賤一。而自私自利。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情識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楚昭王將下封二孔子一以中書社七百上。令尹子西以下非二楚之利一也之一言上沮レ之。便是與下齊人患二孔子相レ魯。選二好女文馬一。以遺二魯君一沮上之同一轍。此皆自二恐懼憂患一做來。非二公正誠實之擧一矣。自餘以レ此當レ類二推情識之知一也。其所レ學之偏着。其究レ理之淺陋。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意見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晏子目二孔子一以二滑稽一。沮二齊公之用下之。及晨門是知二其不可一而爲レ之與之誹。荷蕢深則厲。淺則揭之諷。楚狂接輿往者不レ可レ諫。來者猶可レ追之論。荷蓧丈人四體不レ勤。五穀不レ分。孰爲二夫子一之罵。長沮桀溺是知レ津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レ之謗之類。是皆非地有下惡二孔子一之情上者天也。乃其所レ學。或以レ儉爲レ主矣。或以二遁逃潔下身爲レ是矣。是其意也。是其見也。而各不レ知下聖人有二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一。視二天下一無三不レ可レ爲之時一之深心大德上也。則畢竟意見之知爲レ事。而德性之知遂不レ可レ見焉。由レ是觀レ之。則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四知。雖二賢者一所レ不レ免。故賢者智者過レ之。而愚不肖固所レ不レ及也。無二海東西南北一。爲レ人者。有二是心一。有二是理一。有二是理一。而志二乎學一。則不レ可レ不下掃二彼四知之邪障一而明中是一知上也。故某有二一語一曰。邪障徹

成。其政治。亦孝中之事矣。而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皆歸二乎孝之一德一矣。明王之治二天下一。而得二萬國之懽心一。治レ國者。亦得二百姓之懽心一。治レ家者。亦得二人之懽心一。災害不レ生。禍亂不レ作。總歸二乎孝之一德一矣。周公之宗二祀明堂一。歸二乎孝一德一矣。驕也。亂也。爭也。總歸二乎不孝一矣。不孝之罪在二于五刑之上一。而爲二大亂之張本一。則爲二人子一者。不レ可レ不レ畏者也。嗚呼。自レ此以往。萬善萬惡。要歸二乎孝與二不孝一而已矣。高明以爲二如何一。

來書曰。又以爲良知譬レ鏡也。致二眞知一。磨レ鏡也。良知之本體天理也。蔽レ之者人欲也。天理者善也。人欲者惡也。欲レ致二良知一者。力去二惡念一存二善念一。善念何爲レ先。以レ孝爲レ先。故孝德已成。則弟順忠恕凡百善行。無レ所三遇而不二協當一乎。然則六經四子之正旨。雖レ不レ用二心於明一レ之。而自然合焉乎。其讀二六經四子。及凡天下之書一者。磨レ鏡之功乎。六經四子及凡天下之書。皆磨レ鏡之具乎。如レ此則力致二良知一。則百行自當。六經自明乎。此亦貞鄙見耳。今揭二兩條一以奉問。請明敎焉。

此說包羅周密。有事無事之功夫似二相備一焉。六經四子。固磨レ鏡之功也。又磨レ鏡之具也。眞致二良知一。則不レ能レ不レ讀二六經四子一。眞讀二六經四子一。則不レ能レ不レ致二良知一。然蔽二良知一者人欲。而細分レ之則有レ四。一曰知覺之知。二曰聞見之知。三曰情識之知。四曰意見之知。夫人幼而壯。壯レ而老。年齒進長。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知覺之知日熾。而德性之眞知乃既微矣。中庸所レ謂人皆曰二予知一。驅而納二諸罟擭陷阱之中一。而莫二之知一レ辟也。人皆曰二予知一。擇二乎中庸一。而不レ能二期月守一

者萬物之靈也之靈。而非二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知識一也。故若能忘二後天之形氣一。眞立レ志。則先天之靈在レ心照照明明未二嘗泯一也。默而識レ之可。而眞致二其良知一。則四書六經之言言語語。皆爲二其用一也。斷無レ疑矣。無レ可無二不可一。無レ適無レ莫。惟義是從之妙用神通。自然入レ手矣。故尊兄姑去二其成心一。靜二觀未レ生已前之天一則必了了然。且尊兄見レ惑之孟武伯問レ孝之一章。不レ答而可也。眞致二良知一則左右逢二其源一。而不レ可二拘縛一也。然某所レ著四書集說講義中既釋レ之。錄焉以贈。一二閱之一則幸甚。只是某一家言。而非レ公二乎世一。公二乎世一。則是非異同。亦自無二究極一。是在二漢唐宋元明之大儒名賢一。猶所レ不レ免焉。而況如レ某不德寡才淺學少聞乎。自餘之集說講義。大抵如二彼章一。皆求二諸吾良知一。質二諸聖人之良知一。以向二門人知己一講レ之。畢竟亦學レ道之筌蹄耳。因以レ此不三敢爲二不易之釋。一定之註一也。且非三說レ孝而已一。多說下所二以行一レ孝之義上也之說。恐亦不レ免下膠二字句一之病上。舉二孝一字一。行在二其中一。不レ言而可レ知也。尊兄只以下經文有二孝字一處上。爲レ行二孝之事一。不レ知言言語語皆自レ孝生出來也。孔子曰。立レ身行レ道。揚二名于後世一。以顯二父母一。孝之終也。可レ見行レ道亦孝中之事矣。又曰。德敎加二于百姓一。刑二于四海一。蓋天子之孝也。可レ見德敎及二人民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能保二其社稷一。而和二其民人一。蓋諸侯之孝也。可レ見保レ國安二百姓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言滿二天下一無二口過一。行滿二天下一無二怨惡一。可レ見言行皆得二于道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以レ孝事レ君則忠。以レ敬事レ長則順。可レ見忠順保レ祿。守二祭祀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謹レ身節レ用。此庶人之孝也。可レ見謹節。亦孝中之事矣。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可レ見天經。地義。民行。其敎

百家。大抵佚而不レ傳。至二魏晉之間一。何晏乃集二諸家之說一。幷下二己意一爲二集解一。上二之朝一。盛行二於世一。當二是時一。晏及世之學士大夫。皆以爲二不易之解一。一定之註一矣。逮二唐韓昌黎一又爲二論語註十卷一。筆解二卷一。其十卷之註書雖二亦佚而不一レ傳。然其意必有下所レ不レ服二於何晏集解一者上而爲二其註一。而又不レ傳。則後人亦不レ服二於其說一居可レ知矣。宋周式集解辨誤。紀亶摘科辨解。杜莘老集解。句微精義。王安石。王端禮。蘇軾之論語解。王雱論語註。鄒浩解義。劉正叟重註論語。陳祥道論語全解。范祖禹。呂大臨論語解等。多多種種之註釋。後先雷發泉涌。而傳二乎天下四海一。而朱晦菴先生降二誕于世一。先儒之解。不レ滿二于其意一。終又集二諸說之純粹者一以爲レ註。而以二己意一。爲二折衷一。疑則闕而待二後賢一。自レ此已來。至二元明一又釋二論語之書一。至二於相倍蓰不レ可レ算也。而自三漢趙岐註二孟子七篇一。以迄レ今釋詁之繼出。其是非異同。與二論語一同。而大學中庸。就二禮記中一以釋レ之。始二于鄭康成一。而疏成二于孔穎達一。周易則王弼。尙書則孔安國。春秋則左氏公穀。三禮則鄭孔賈等註疏解釋之後。紛紛紜紜。解二諸經一之書出焉。旣已汗牛充棟。在二我邦一則伊藤仁齋。物徂徠之大儒出焉。以倡二古學一。然多是陸象山而下。郝京山。毛西河之唾餘耳。我邦之人不二多看一レ書。故只知レ有二仁齋徂徠一而已。又猶下齊人知二管仲晏子一而已上。而徂徠之說。雖レ協二乎其門人知己之心一。然不レ協二乎朱學之人之心一。仁齋之說。亦不レ協二乎朝鮮人之心一。嗚呼。是是非非。實無二究極之時一。由レ是觀レ之。縛二乎訓詁一。一意求二不易之釋。一定之註一。甚不可矣。縱令尊兄雖レ有二以爲レ是之註釋一。而餘人讀レ之決皆不レ是レ之。餘人雖レ有二以爲レ是之註釋一。而尊兄讀レ之亦決不レ是レ之。是故無レ如三眞致二良知一矣。良知。武王所レ謂人

意深矣哉。而孟子却洩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某嘗寄尊兄儒門空虛聚語。其首載藤樹翁致良知眞蹟之跋。高明一見之。彌益信孝一字備百德之義。以擔當斯文。則亦當稱聖人之徒矣。

來書曰。舊歲得教誨。而知前疑之非。且得六經四子之言皆說孝之誨。而知聖經之大旨。於是潛心又讀經。大似有所得焉。然又有一疑于此。六經四子之言。非說孝而已。多說所以行孝之義也。孝即良知也。所以行孝。即所以致良知也。若從紕繆之經解。則失其正旨。雖失其正旨。則欲致良知。恐爲經義所誤。而有誤所以致之者。譬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章。一以爲父母憂己之疾。一以爲己憂父母之疾。云云。其他章章句句。有出入得失。如此。眞不知其所適從也。然聖經自應有一定之說矣。

察尊兄之斯意。似得註釋與經旨一毫不相背書。以莊讀之。以講究之。以襲取之。而將善導子弟。應酬萬變者。其苦心之切。可謂忠矣。然而是恐天下絕無之事也。何者。孟子大賢。次于孔聖者也。其言宜信焉。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不易之言。而聖人之語皆道。而不可典要者也。人讀聖人之書。與昔人所謂觀貝同焉。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眞。無有是處。而古今訓詁家。由或數百歲。或數千歲之後。推測指遠道存之義。以釋六經四子之字句。是或有正視者。或有側視者。或有睨視者。故其見解。白也。紫也。綠也。各不一而不同。要釋文義事理而已。而非眞得聖人之旨者也。如論語。則漢代註家孔鮒之疏義。孔安國之訓已下無慮數十

以來學朱子者。擧不信孝經。塾師不以爲敎。至令童子輩目弗見孝經。悲夫。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敎。莫先於孝。夫子不曰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以後世人主不讀書則已。苟讀書者。必自孝經始。況下焉者乎。今朱子之徒。不讀孝經而學心法。其不爲浮屠之歸者幾希。春臺此說的切明白。有益乎學聖學者矣。而與其師徂徠謂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之說。乃牴牾。孔子答或人子奚不爲政之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孝也者。德之至。道之要。古者明王聖帝。皆以孝治天下。使夫子得王者而輔之。亦當以孝治之。其與東周之嘆。只在是已矣。故大學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慈皆自孝生出推移來者也。豈止弟慈而已。道德皆然矣。故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道不自孝弟生來者。釋老異端之道。而非我聖人之道也。且有子之言。非杜撰自吐者也。承於聖師必矣。故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其務本之本。便是與德之本也之本一也。其道生之生。便是與敎之所由生也之生一也。故明孝經然後當釋有子之旨。不然則必支離決裂。而不能一貫之也。嗚呼。德也。道也。敎也。一也。皆孝也。故友弟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盡統括在其中矣。學無本領。則東趨西走。勞而無功。斃而無得。悲夫。且孝經一卷。自首至尾。無一箇仁字。自古至今。人未嘗知焉也。而某竊釋無一箇仁字之原。人能德行實踐。至於如孝經所云。則可謂仁之體用無餘蘊矣。是以孔子隱却此一字。其

來書曰。夫道之多端而高大。或謂二之仁貫一レ之。或謂二之忠恕貫一レ之。今也得レ聞下孝一字貫レ之之説上。於レ是實踐之工夫適切實。而日用云爲之際。無下不レ可レ用二其力一之時上。此非レ奉二教誨一不レ能レ知焉。於レ是乎。先生恩深如レ淵。高如レ山。

某何當二如レ淵如レ山之過稱一哉。尊兄之心本孝矣。畢竟自レ幼所二講讀虚訛一許多之言語文字。暗障二其方寸之虚一矣。是以不レ覺レ失下了其爲二赤子一時之眞心上也。故熟二文字訓詁一益進。而其所レ存却劣二乎孩童一。面晤時。某無二他術一。才就二其障中一而提二點其不滅赤子之眞心一耳。决非下自レ外沃二尊兄心一來者上也。故何德二乎某一哉。仁云者仁レ此也。忠恕云者忠二恕此一也。道無レ二。故學亦無レ二矣。是即曾子之遺言也。高明亦奚疑。

來書曰。物子曰。後儒言レ孝。則必欲三孝備二百德一。若孝必備二百德一。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二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一哉。如レ是則以レ孝別爲二一德一。此似三大謬二聖經之旨一。

尊兄之所レ駁誠然。然以二友悌忠信種種之目一。統二於一孝一者爲レ非レ理。此不二獨徠翁一。在二程朱一既有二其見一矣。故毛西河謂。宋學與二聖學一相反處全在レ此。而物門之中如二春臺太宰氏一。大尊二孝經一。其刻二古文孝經一。世所レ知。雖レ間有二偏僻之説一。其大要曰。先王之道。莫レ大二於孝一。仲尼之教。莫レ先二於孝一。自二六經一而下。無レ非二孔氏遺書一。其有下出二孝經之右一者上乎。何以言レ之。天下無レ有下無二父母一之人上故也。又曰。自二二程一至二朱熹氏一。皆疑二孝經一。以爲三後人所二擬作一。朱子又妄改二易本經篇章一。著爲二經一章傳十四章一。且刪二去其本文二百餘字一。孔子曰。信而好レ古。若二朱子一者可レ謂レ拂矣。自レ是

答ニ弟子問ニ學名學則一。

弟子問ニ於余一曰。先生學謂ニ之陽明學一乎。曰否。謂ニ之程子學。朱子學一乎。曰否。曰謂ニ之毛鄭賈孔訓詁註疏學一乎。曰否。仁齋父子之古學乎。抑徂徠主ニ詩書禮樂一之學乎。曰否。然則先生所ニ適從一將何學耶。曰我學只在レ求レ仁而已矣。故學無レ名。强名レ之曰ニ孔孟學一焉。曰其說如レ何。曰我學治ニ大學中庸論語一也。大學中庸論語便是孔氏之書也。治ニ孟子一也。孟子便是孟氏之書也。而六經皆亦孔子刪定之書也。故强名レ之曰ニ孔孟學一也。毛鄭賈孔之學。則只註ニ釋經書之名義一也。程朱之學。大抵說ニ破經書之精微。性命之底蘊一也。陽明先生之學。就ニ其中一提ニ易簡之要一也。仁齋徂徠。則特其唾餘耳。嗚呼。孔孟之學。在レ求ニ一仁一。而仁則難ニ遽下一レ手。故或讀ニ其訓詁註疏一。而求ニ其影響一。或因ニ其居レ敬窮レ理之工夫一。以探ニ其精微一。窮ニ其底蘊一。或致ニ眞知一。以握ニ其易簡之要一。而畢竟各皆歸ニ乎孔孟之學一也已矣。然而孔孟數千百歲以前。既逆知下數千百歲後。諸儒各爭ニ意見一。立レ宗分レ派。以爲中同室之鬪上矣。故孔子以ニ孝經一授ニ於曾子一。而謂ニ之至德要道一。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以レ是考レ之。則四書六經所レ說雖ニ多端一。仁之功用雖ニ遠大一。其德之至。其道之要。只在レ孝而已矣。故我學以ニ孝之一字一貫ニ四書六經之理義一。力固不レ及。識固不レ足。然求ニ諸心一。而眞窮ニ心中之理一。將ニ以レ死從ニ事斯文一矣。故直曰ニ孔孟學一。是乃似レ僭而不レ僭矣。吾徒小子宜ニ奉遵一焉。而若有下問ニ我學一者上。則以レ之答而可也。嗚呼。忝ニ其所生一。而靦然以レ儒自冒者。則非ニ孔孟之罪人一而何。

答ニ郡山藩臣藤川晴貞一書略。

儒門空虛聚語附錄

目次

儒門空虛聚語附錄引

讀二儒門空虛聚語。及陋撰洗心洞劄記一者。則嘗雖レ愛レ我而忽生二惡心一。惡レ我而忽生二愛心一。相識爲レ疎。不二相識一爲レ親。又或有二心是而口非。陽譽而陰毀者一焉。於レ是愛惡顚倒。親疎離合。是非毀譽。亦不レ可二思議一也。故書牘贈答。質問應酬。又自不レ絕。予嚮抄下其關二係學術一者上以私刻矣。此特爲二子弟之資一耳。未下肯有中梓二行之一之意上也。頃因二藍室翁之勸一。梓二行空虛聚語一。而今復以二此贈答應酬之私刻一乃爲二附錄一。併與二諸翁一。以令レ傳レ乎レ世也。嗟夫。不肖如レ予者。而非レ講レ孝則必良知。非レ語二良知一則必太虛。思レ欲丁返三文離於二一貫一。括丙衆善於乙一性甲也。是豈非二學淺而謀大。識小而志高者一乎。故縱是書附三錄于二空虛聚語一以梓行。奚足レ牖二理障者之蔀一。而却招二大方之笑一必矣。予心知レ之而不レ避。愚亦甚矣。愚亦甚矣。然而私俟四氣求同調之英豪乎三四方與二曠世之下一耳。此則非二餘人所二與知一也夫。時天保乙未夏四月。大鹽後素題レ于二洗心洞一。

材一。是儒門之一大恨。而豈非レ可レ惜乎。至レ如ニ其學所レ轉之次第一。則庶ニ乎自レ約而之レ博者一歟。吾聞ニ自レ博而之レ約。未レ聞ニ自レ約而之レ博也。宿儒老生講レ經者。古今大抵如ニ翁之所レ期皆然矣。是無レ他。里居敎授。或受ニ藩屏優老之俸養一。而未レ經ニ官途世路禍福生死之大關一也。若經ニ是關一者。則其操レ心也危。憂レ世也深。當下漸識丙人只是治ニ一心一之外無乙別工夫甲。奚必有下外求ニ文字一。折ニ衷諸說一之暇上也哉。因以ニ空虛聚語一贈レ翁。試ニ其所レ言。翁自校ニ讎其訓點之錯誤一以寄レ予。予一閱以爲下其詎ニ勉字句一之勞。非中壯年者之所上及也。訓點雖ニ固出ニ乎予一。然大抵託ニ諸門生手一。而遽贈ニ之人一。如ニ前所レ言。故不レ能レ免ニ鹵莽粗脫之咎一也。若除改ニ正其錯誤一。則庶ニ乎盜ニ人之勤一矣。是非ニ予所レ欲也。故追ニ鐫翁校讎若干條于其每文上一。以表ニ其博學老熟之不ニ徒稱一。而不レ知下翁果不レ疑ニ太虛眞知一乎否上也。陸象山先生曰。與ニ諸老一論ニ及此學一。眞圓鑿方枘。此道坦如ニ道路一。世儒往々自加ニ荒塞一。陳幾亭先生曰。覺レ人是矣。不ニ肯服一。自覺ニ其非一矣。不ニ肯承一。氣實爲レ之。吾之靈。爲ニ客氣一抑矣。是故能下レ人。則氣屈而心伸。不ニ肯下一。則氣伸而心屈。自得自失。人何與焉。翁固非下有ニ意見一者上也。非レ有下加ニ荒塞一者上也。非レ有ニ氣伸心屈者一也。然而以ニ晏子之賢一。而其學問之意見乃爲レ障。遂目ニ孔子一以ニ滑稽一。則其不レ信ニ太虛眞知人之學問一。概陷ニ乎意見一路一。翁豈其然乎。頃者因ニ同志之勸一。以レ公ニ斯書于世一。故又記下所ニ以追ニ鐫其校讎一之義上云。

追鐫猪飼翁校讐之記

予有所爲。而曾遽刻是儒門空虛聚語一冊於家塾。而贈於疑太虛眞知者。與味乎聖學本源者。以解其蔀焉。側聞京儒猪飼敬所翁。倡伊藤氏古學。而折衷諸說。然不好程朱窮理。王子致知之旨矣。此疑焉而非味者也。嚮予門生訪津藩儒官川村某。翁適寓川村氏。聞其爲予門生。乃出揖之。且托予言以致慇懃。時同藩之平松氏。慫慂予以相見之義。予他日訪翁于洛之居焉。一見識其爲人。一話窺其取期。盎外似朴而內敏。學雖博而復詳。加之以老成練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翁時謂予曰。某也不敏。雖從事聖賢道。然唯不能制惡人。是乃短矣。予竊疑。予爲吏時。制惡人居多。故陰貶之耶。否則必當別有意在焉。決非謙言也。別而歸。翁折簡曰。某素□。而非有右姓者也。成童嘗學□。厭之讀程朱及陸象山等之書。洞看其蔽。遂又以仁齋父子。中井履軒之學爲規則。似與予所學之途逕相反。然相交則可也云々。夫其眞不能制惡人。則乃以不知惡人故也。不知惡人之原。豈非眞知之不致乎。嗚呼。惡人亦人也。其心軀皆善矣。特其氣禀不善。而流乎惡耳。而流乎惡之人。率倜儻不羈。豪氣勇邁。蔑視學問。輕盻儒敎者也。而汲々乎文字訓詁。斃而不休者。亦率非氣質柔善。則偏固朴質人耳。故予竊恐。翁不能制惡人。則亦必不能化夫蔑視學問。輕盻儒敎之豪勇者。而只徒訓導氣質柔善偏固朴質人而已。則又猶如□先生父子之門。未嘗薰陶蒸出於有用之眞

其粗鄙誕妄者。道所レ不レ載也。彼欲下竊二吾道之精一以飾中其粗上。而世之愚夫。因二其粗一以信二其精之果爲二彼有一也。故其勢漸與二吾聖人一抗。而爲二吾聖人之徒一者。惡二其抗一而不レ欲二與レ之爭一。遂憤然一切劃下吾所二本有一者上棄レ之。別爲二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一。求三以隔二彼于藩籬之外一。不レ知下適以成二彼之大一。而自壓中其方宇上耳。故愚嘗謂儒者劃二吾聖道一。奉二彼二氏一。如二僑居寄生一。吾以二地主宗盟一。望レ塵左避。却レ車讓レ路。是二氏之害レ道。非二獨二氏之罪一。儒者解二四書一。別爲二一等拘絷之譚一。擇二二氏所レ不レ言者一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二吾聖人之訓一。於レ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レ不レ出二吾宇下一。不レ可レ得已。（鄒氏談經）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終

依之一。漸至下失二其家業一而不中自覺上。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レ此。間有二豪傑之士一。不レ忍三甘二心於自失一。欲下行レ主二張正學一。以レ排二斥二氏一爲中己任上。不レ能三探レ本入レ微。務二於內修一。徒欲下號二召名義一。以二氣魄一勝上レ之。祗足三以增二二氏檢議一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於レ此悟入。不下以二一毫知識一參中乎其間上。彼將二帖然歸化一。所レ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レ可下以二口舌一爭上也。王龍溪先生全集

京山先生曰。道一而已。自二伏羲作レ易。堯舜授レ中。斯文既啓。列聖相承。至二夫子一刪二定六籍一。纘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下闡繹未レ盡。留レ之以待二二氏一者上乎。佛氏當二吾夫子歿後千有餘年一。其敎始入二中國一。其言語侏儒不レ可レ通。而中國學士爲二其徒一者。私取二吾聖人文字義理一。爲二之譯說一。如二所レ謂妙明實明一。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レ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二煩惱一。是聖人之不レ慍也。無二罣礙一。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眞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備也。所レ謂生死輪廻。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レ過三聖人所二已言一。彼即立レ異。豈容二別構一。而其所レ謂實明。知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下彼異域所二自有一之文字上也。其義理。非下彼異域所二自有一之義理上也。其精者。不レ出三六籍之所二已言一。

猪飼翁校歸。吾儒不レ悟。

龜山先生曰。儒佛深處。所レ差杪忽耳。見二儒者之道一分明。則佛在二其下一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二其下一。是不レ見二吾道之大一也。爲レ佛者。既不レ讀二儒書一。或讀レ之而不三深究二其義一。爲レ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楊氏全集

龍溪先生曰。友人問。佛氏雖レ不レ免レ有レ偏。然論二心性一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敘二正人倫一。未レ免下連二形而下一發揮上。然心性之學。沈埋既久。一時難レ爲二超脫一。借レ路悟入。未三必非二此學之助一。先生曰。此說似レ是而實非。本無二上下兩截之分一。吾儒未二嘗不レ說レ虛。不レ說レ寂。不レ說レ微。不レ說レ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レ此悟入。乃是範二圍三敎之宗一。自二聖學不一レ明。後儒反將二千聖精義一。讓二與佛氏一。纔涉二空寂一。便以爲二異學一。不二肯承當一。不レ知佛氏所レ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二借レ路而入一。亦可レ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三後世始入二中國一。唐虞之時。所レ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二山中一。如二木石一一般。任二其自生自化一。乃是堯舜一躰中所レ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二一種清虛恬淡不レ耐レ事之人一。雖二堯舜一亦不二以相强一。只因二聖學不一レ明。漢之儒者。强說二道理一。泥二於形名格式一。執爲二典要一。失二其變動周流之性躰一。反被二二氏點檢訾議一。敢二於主張做一レ大。吾儒不レ悟二本來自有家當一。反甘心讓レ之。尤可レ哀也已。先師嘗有二屋舍三間之喩一。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レ至二後世一。聖學做レ主不レ起。僅守二其中一間一。將二左右兩間一。甘心讓二與二氏一。及二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一。甘心自謂レ不レ知。反欲二假借存活一。洎二其後來一。連二其中一間一。岌岌乎有下不レ能二自存一之勢上。反將三從而歸二

也。容不レ得。覚疑意誤。

追記
後素按。異端曲學。猶要レ得レ虛如レ是。況於二聖學一不レ講レ之而可乎。

滓盡化一。不レ能レ有二此見解一也。故立レ業建レ功。事々要下從二實地一着上レ脚。若小慕二聲聞一。便成二襲取一。講レ道修レ德。念念要下從二虛處一立上レ基。若稍計二功效一。便落二塵情一。全上

約齋費先生曰。虛之一字。不二特學問履境亦宜一。昔龍子言二己疾一曰。吾鄕譽不二以爲一レ榮。國毀不二以爲一レ辱。得而不レ喜。失而不レ憂。視レ生如レ死。視レ富如レ貧。視レ人如レ我。視レ我如レ人。處二吾之家一如二逆旅之舍一。視二吾之鄕一如二山水之濱一。凡此衆疾。爵賞不レ能レ勸。刑罰不レ能レ威。利害不レ能レ易。哀樂不レ能レ移。奚方能已レ之乎。文摯曰。吾見二子之心一虛也。幾聖人已。豈淺術所二能已一乎。是則虛誠靜之本色哉。全上

右卷上下所レ載空虛之註釋論說。於二儒門一實百分之一焉耳。豈足レ曰二聚語一哉。然提二其要一。則亦不レ出二於此一。而歸二乎太虛一之訣。只去二有我之私一而已。去二有我之私一之功。在二格致誠正修一也。是故不レ下二格致誠正脩之實功一。則决不レ能レ窺二其髣髴一。而自以爲レ窺二髣髴一者。必陷二於佛之枯寂斷滅一矣。是以猶有下嫌二其高大之類一レ佛以議レ之者上焉。殊不レ知非二是太虛之罪一。而學者之誤耳。又不レ知佛氏所レ爲レ道之善也者。皆本吾儒之道。而彼剽竊以爲二其有一也。嗚呼。儒者不レ有下恢二復之一之志上。而只守二一隅偏小一。旣自レ古而然矣。不レ思之甚者也。不二是予一家之說一。斯義也。嘗發二端於楊龜山先生一。而王龍溪先生。演二其師說一以闡二明之一。而遂落二成于郝京山先生一。故今以二三先生之說一。寘二諸大尾一以代レ跋。覽者觀レ之。解二其惑一而可。

後素識

猪飼翁校　讀。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

猪飼翁校　讀。養到虛極。言養到則虛極也。
猪飼翁校　讀。雖為善意見。

也。不知性之所必至。是幻妄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從來。即其所必至。是支離之徒也。皆不足以言心學。全上

約齋費先生曰。動中驗靜極是。孔子告問仁曰。主敬行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令就應事接物處省察磨練。惟顏子資最高。學又到。乃舉本原告之曰。克己復禮。而其目亦只在視聽言動上。並無耽玄守寂之學。學者誠由事為之著。以究夫念慮之微。由率履之常。以及夫毀譽得失死生之大。逐一檢察。而一毫物欲。不能伏藏。磨練深至。而一切事變。不能摧挫。不求靜而自靜矣。然虛之一字。又最喫緊。學者用功辛苦不能擺脫。反成障礙。若能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胸無一物。如明鏡。如止水。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卻是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躰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薛文淸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理不能礙心之虛。確是成始成終之道也。全上

約齋費先生曰。太虛無物。惟其無物。故能躰物不遺。人受英華以生。全得太虛之妙。故耳目口鼻。皆以虛為用。況心為衆形之主。萬理之府乎。學者養到虛極。纔復得心之本躰。所以心躰着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雖為善竟見也容不得。後世節義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關礙。有愧太虛之本體。做得恁事。況以血氣冒為節義。浮辭冒為文章。權術冒為政事。便佞冒為言語。又相倍蓰而無算者乎。虛為靜之本色。非功夫渾然渣

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見天之命。（仝上）

約齋費先生（諱緯祹。清人。）曰。盈天地皆形色。故盈天地皆道。吾人一身皆形色。故一身皆道。道充周于一身。斯充周于天地。人以虛空中爲虛空。不知虛空中純是一點元氣相蟠結。故天命之性落在氣質中。而氣質中天命依然在內。是以論氣不論性。無以見生質之同。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異者貴反之使同。知須崇。禮須卑。崇必效天。卑必法地。直從知行造到易簡。始完盡性工夫。與天地同其分量矣。（聖宗集要）

約齋費先生曰。周子無欲主靜。程朱居敬窮理。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是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從此下手。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毋不敬。毋不靜矣。故濂洛關閩。名雖異而實則同。（仝上）

約齋費先生曰。唐一菴曰。分而言之。謂天與道。性與心。其實只是一理。蓋以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性蔽則心不盡。心不盡。則學非其學。故心之所以爲心者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故曰。太虛性之生生而不已者。道也。故曰。氣化非有二也。故君子之學。以盡心爲實功。以知性爲實地。不知性之所從來。是義外之徒

追記
後素有レ詩曰。口吐ニ太虛一容ニ世界一。太虛入レ口也爲レ心。心與ニ太虛一原一物。人能盡レ道豈惟今。

揑造作。日用穿レ衣喫レ飯。即同ニ聖人妙用一。我竊以爲レ不レ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仝上

南皐鄒先生曰。吾輩在ニ此一堂一講レ學。所ニ親就一者大人。不ニ虛レ心受ヒ益。却是狎ニ大人一。所ニ講究一者聖言。不ニ虛レ心躰貼一。却是侮ニ聖言一。記得少年時在ニ青原一。一友將ニ四書諸論一。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仝上

念臺劉先生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ニ太虛之象一。虛故生レ靈。靈生レ覺。覺有レ主。是曰レ意。此天命之躰。而性道敎所ニ從出一也。仝上

念臺劉先生曰。鐘虛則鳴。叩レ之以レ大則大鳴。叩レ之以レ小則小鳴。以爲下別有中一物主上レ所ニ以鳴一者上非也。盈ニ天地間一道理不レ過レ如レ此。正爲ニ虛而能應之理一。物物皆然。非ミ鐘所ニ得而私一也。此可ニ以明ニ性體一矣。仝上

石齋黄先生（諱道周。字幼元。明人。）曰。約到レ不レ二。約到レ不レ遷。便把ニ一生博文工夫一。納ニ於無文上一去。吾輩過失不レ多。只在ニ浩博一路一。收拾不レ下。如實ニ見貳遷一。卓可ニ藏レ神立ヒ命。雖ニ百國寶書。九千紘誦一。何能滓ニ人見聞一。顏子屢空。又問レ爲レ邦。直要ニ何物一。夫子無知。説ニ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一。直是何故以レ此認ニ聖賢一。實有ニ不レ空不レ竭所ヒ在。纔有ニ學誨。默識來往路頭一。譬如ニ虛寂不動。感而遂通一。又有ニ應レ問如ヒ響。疊々變化。豈可レ説。天生ニ神物一。亦有ニ虛間不ヒ干ニ人事一耶。易本虛寂。説ニ出吉凶同患一。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説ニ出飢溺由ヒ己。此是空中所レ藏。竭復歸レ空。（榕壇問業）

石齋黄先生曰。命中不レ著ニ一物一。本來自足。初無ニ空殖可ヒ言。無ニ空殖一。故無ニ得失一。無ニ得失一。故

者之辨。則程朱陸王之命脉。坐可判矣。而各歸乎本體之虛則一也。

忠憲高先生曰。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爲性。澄之則淸。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淸。一是天道自然之義。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義。操存是也。仝上

少墟馮先生（諱從吾。字仲好。明人）曰。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智覺。是告子智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智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智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槪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仝上

少墟馮先生曰。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仝上

南皐鄒先生（諱元標。字爾瞻。明人）曰。問心如何爲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仝上

南皐鄒先生曰。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躰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姸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躰。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我。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便云紐

猪飼翁校
疑。無レ惑二乎。無レ善無レ惡之旨。不二相入一以レ此。言二天地是爲レ物不レ貳。失二其主一矣。

追記
後素按。能會得三是從二窮理一入與下不下從二窮理一入上

乎。太虛之心無二一物可レ著者一。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下實有中所三以爲二天下之大本一者在上。而命レ之曰レ中。則是中與二太虛之心一二也。太虛之心與二未發之中一。果可レ二乎。如レ此言レ中。則曰レ極。曰レ善。曰レ誠。以至二曰レ仁。曰レ義。曰レ禮。曰レ智。曰レ信等一。皆以爲三更有二一物一。而不下與二太虛一同上レ體。無レ惑乎。無レ善無レ惡之旨。不二相入一以レ此。言二天地是爲レ物不レ貳。失二其主一矣。全上

京山郝先生曰。太虛生二天地一。天地生二四時一。此八卦所二由出一也。原无二配レ畫之法一。邵堯夫臆作耳。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レ是益信二人性本善一。若非二性善一。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三性有二不善一。蓋認二情識一爲二元神一耳。不二是性之本躰一。何恠二乎不善一。全上

京山郝先生曰。心所二以大一者。以二其虛一也。若滯二在一處一。只與二司レ視司レ聽者一無レ別。有レ礙則小。無レ礙則大。全上

忠憲高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曰。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躰一顯即顯。無二漸次可一レ待。徹レ此則爲レ明レ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躰愈窮愈微。有二層級可一レ言。徹レ此方爲レ知レ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二何層級一。曰。所レ謂層級就二人見處一言。身到二此處一。見到二此處一。進二一層一又一層。見二到天然停停當當處一。方是天則。此即窮レ理之謂也。或曰。虛到二極處一。便見二至善一。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二人入處何如一。從二窮理一入者。即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下從二窮理一入上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智覺緣二心性一。非レ一非レ二。只在二毫芒眇忽間一故也。學案

塘南王先生(諱時槐。字子植。明人。)曰。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學案)

塘南王先生曰。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功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眞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强名之曰本心。(仝上)

塘南王先生曰。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性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仝上)

塘南王先生曰。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仝上)

塘南王先生曰。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仝上)

海門周先生(諱汝登。字繼元。明人。)曰。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

㆑虚應㆑世。知言

道林蔣先生諱信。字卿實。明人。曰。六經並不㆓曾空空說㆒。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㆓事上㆒見㆓他心㆒。上面蒼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㆓空處㆒立。著㆓這空處㆒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㆓絲毫空缺㆒。這個便是天。更向㆓何處㆒說㆑天。知㆓眼前這空是天㆒。便知㆘極㆓四方上下往古來今㆒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㆓中邊㆒。無㆓遠今㆒。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㆓一片精靈知覺㆒。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㆓形骸㆒。分㆓爾汝㆒。隔㆓藩墻㆒。分㆓比鄰㆒。見得時。便是剖㆓破藩籬㆒。即大家。已登㆓堯舜孔子禹皐顏孟路上㆒行矣。何由見得。收㆓拾此心㆒。到㆓默處㆒即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㆓其心㆒則知㆑性知㆑天。學案

道林蔣先生曰。有㆘問㆓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㆓賢輩且落㆑空亦不㆑妨。仝上

澗園焦先生曰。語云。能制㆓一情㆒者。可㆓以成㆑德。能忘㆓一情㆒者。可㆓以契㆑道。制㆑情者絕㆓之始萠㆒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萠也。情既不㆑萠。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㆓來契㆒。斯孔是之所㆑謂仁。日錄

追記　後素按。孔是之是。恐孟誤。

東城林先生曰。天惟其虚也。普㆓萬物㆒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虚也。故周㆓萬物㆒而不㆑滯焉。四書標摘

東城林先生曰。心惟其虚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㆓宇內㆒。心惟其虚也。故能立㆑言。以教㆓萬世㆒。心惟其空也。故能合㆓德於天地㆒。合㆓明於日月㆒。合㆓序於四時㆒。合㆓吉凶於鬼神㆒。心惟其虚也。故能盡㆓己之性㆒。盡㆓人之性㆒。盡㆓物之性㆒。參㆓天地㆒。贊㆓化育㆒。仝上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即五臟之心。而不別有心也者也。其五臟之心。僅方一寸。而藴蓄天理焉。唐凝菴曰。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吾說不與之期而同符。猶俟君子之論。

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上仝

鶴徵唐先生（字元卿。號凝菴。荊川之子。）曰。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即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上仝

敬菴許先生（諱孚遠。字孟仲。明人。）曰。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上仝

遵巖王先生（諱慎中。字道思。明人。）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而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順與逆對。孔子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

之化。然有生之機即之十有三字。而在假字上有生二字乃衍。今改正。

機。有生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葢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聽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眞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仝上

一菴唐先生曰。浩浩大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眞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仝上

一菴唐先生曰。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

追記後素按。立有生之機下。脫有生頁終匱

天臺耿先生諱定向。字在倫。明人。曰。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仝上

覺山洪先生諱垣。字峻之。明人。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仝上

一莽唐先生曰。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攖。而其靈未嘗滅。牽攖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眞生。有其生亦生於眞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眞。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眞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攖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眞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眞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眞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仝上

一莽唐先生曰。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

伏慈湖之心。而雲物不足爲太虛之障云云。確乎不可易。愚有詩背其說。曰。仰看浮雲藏大空。七情起滅自如同。物物秋毫猶畢照。不疑白日在其中。

猪飼翁校讎。忘意神道。忘字當作妄。

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即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全上

西原薛先生（諱蕙。字君采。明人。）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知其愚。忘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全上

我疆孟先生（諱秋。字子成。明人。）曰。心無方無躰。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全上

晉莽楊先生（諱東明。明人。）曰。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躰。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躰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躰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如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全上

追記後素按。如是說。未必能

念菴羅先生(諱洪先。字達夫。王門私淑。)曰。嘗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云云。(文集)

念菴羅先生曰。今夫大學言學之大。將以別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寂而又能貫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能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仝上)

念菴羅先生曰。劉獅泉素持元虛。即今肯向裡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學案)

念菴羅先生曰。終日紛紛。不覺勞煩。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無物故也。(仝上)

念菴羅先生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亦可也。(仝上)

荊川唐先生(諱順之。字應德。明人。)曰。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

追記
後素按。兵家者流。了二是一文一。則勝三於讀二七書一矣。

方山薛先生（諱應旂。王門高第。）曰。天下之事變無レ常。而寇盜之險譎。尤不レ可下以二一定一測上。君子之心。貴二乎常虛一。而於二用レ兵之際一。尤不レ可三以恃二一己之見一。故必人之心思。盡爲二我用一。則我之謀慮。無レ敵二於天下一矣。人之耳目。盡爲二我用一。則我之聰明。無レ敵二於天下一矣。苟自用而不レ用レ人。則雖レ有二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一。而千慮一失。吾未レ見二其能濟一也。譬二諸器一焉。虛則注。滿則覆。此自然之理。無二足レ恠者一。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且不レ可レ恃。矧可下以二勢位一加レ人。而是二己之非一。遂二初之繆一。蔑二視群策一。謾不上レ究レ心乎。昔田忌以二公子之貴一。韓信以二大將之尊一。勢位固莫レ加焉。而其才與レ見。則尤所レ謂逸群而高世者也。然於二刖レ足之孫臏。僨レ軍之左車一。汲汲焉師二事之一不レ遑。而卒成二伐レ魏之功一。肇二與レ漢之業一者。凡以二其心之虛一也。向使二其心不レ虛而自滿一。則以二如レ是之勢位一。而且有二如レ是之才之見一。其視二二人一不レ過二刑餘就縛之輩一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レ言。且不レ見レ聽。矧肯極二其尊禮一。而求レ之懇切。問レ之慇懃若レ是邪。由レ是觀レ之。惟其濟二吾之事一。即當下不レ問二人己一。不上レ分二彼此一。縉紳之言可レ采也。介冑之言可レ采也。道路芻蕘之言可レ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レ采也。故曰。人一レ之。我萬レ之。人塞レ之。我通レ之。如レ是而寇不レ滅功不レ成者。吾未二之見一也。（薛方山集）

獅泉劉先生曰。心之爲レ體也。虛。其爲レ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二其實一也。無レ意。無レ必。無レ固。無レ我。致二其虛一也。虛以通二天下之志一。實以成二天下之務一。虛實相生。則德不レ孤。是故常無我以觀二其體一。心普二萬物一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二其用一。情順二萬事一而無情也。（學案）

故曰。天弗レ違。觸レ之而動。感而後應。後レ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ニ應之一。故曰。奉ニ天時一。言ニ人力一毫不レ與也。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天地萬物生ニ於虛一。而虛亦非レ出ニ於天地萬物之外一。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意根風波。一塵蔽レ天。豪傑之士。往往爲レ其所レ誤。故學在ニ於致レ虛以澄ニ其源一。全上

黎洲黃先生論ニ劉兩峯之學一曰。謂ニ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一曰。知覺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レ虛爲レ宗。汝曹念哉。與ニ後學一言。即塗轍不レ一。愼勿レ違ニ吾宗一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ニ虛能生一レ氣。則虛無レ窮。氣有レ限。體用殊絕。入下老氏有生ニ於無一自然之論上。先生所レ謂知本虛虛乃生生。將レ無レ同乎。蓋老氏之虛。墮ニ於斷滅其生氣一也。如ニ空谷之聲橐籥之風一。虛與レ氣爲レ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即所レ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爲レ物不レ二者也。故言レ虛同而爲レ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全上)

三五劉先生諱陽。字一舒。王門弟子曰。惟虛故神。惟敬乃虛。洞語

近齋朱先生諱得之。字本思。王門弟子。曰。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レ息ニ於誠一。存レ神也。存レ神則過化矣。所レ過不レ化。不レ存レ神也。存レ神而過化。所下以與ニ天地一同流上。明儒學案

善山何先生諱廷仁。字性之。王門高第。曰。誠知ニ本體無一レ容レ用ニ其力一。則凡從前著レ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レ所レ施。雖ニ太虛中一。何物不レ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レ能レ染ニ於太虛一。思而無レ思擬議而無ニ擬議一。道本如レ是耳。是故戒愼恐懼。格物致知。雖下爲ニ衆人一設上レ法。在ニ聖人一惟精亦不レ廢。不レ然孔子嘗謂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而又憂ニ聞レ義不レ能レ徙。不善不レ能レ改。是以上達不レ離ニ下學中一。得レ之則讐改レ過。正見ニ聖人潔淨精微一。全上

也。仝上

明水陳先生（諱九川。字惟濬。王門高第。）曰。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然後本體廓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仝上

南野歐陽先生（諱德。字崇一。王門高第。）曰。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眞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愼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南野文選

雙江聶先生（諱豹。字文蔚。王門高第。）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説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立一赤幟。此余之所憂也。明儒學案

雙江聶先生曰。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明合序合吉凶。

追記
後素按。結文論辨儒佛之虛。尤詳悉。學者宜玩味之。

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程子之說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淸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眹。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躰物不遺。是故動無弗躰也。神無方。而易無躰。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亘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躰。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仝上）

中離薛先生曰。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曰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仝上）

中離薛先生曰。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敎。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飮食。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飮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

猪飼翁校讎。姓當作氏。

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眞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眞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也。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全上

中離薛先生曰。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姓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明儒學案

中離薛先生曰。或疑陽明先生之學涉虛問曰。涉虛何謂也。對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

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躰也。因星之附麗以爲躰。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躰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於垣。猶樞之闔闢不離於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無有遠近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盖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固昧夫所謂虛寂之躰。二氏之學。外倫物之感應。溺於淸虛寂滅。又豈足以立天下之有。而成天下之務。此聖學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幾乎息矣。龍溪文集

龍溪王先生曰。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躰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

動則失其至靜之躰。涉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謂求其性於既動之後。非性之眞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之淵微。然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未易以言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去我久矣。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邪。姑據此心以求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往復。至愛至荷。王門宗旨

龍溪王先生與吳中淮書曰。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謬悠也。全上

龍溪王先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躰。即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堯舜兢業。文王緝熈。孔子不厭不倦。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以無欲。非强以矯之。則不能勝。故曰。自勝者强。所欲不必沈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强。以法天也。孔門好學。莫如顏子。竭才於博約之訓。欲罷不能。不遷。不貳。三月不違。顏子之勇。所謂健也。周子深於易者也。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以立人極。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盖幾之矣。

色。塞其耳。以憶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眞躰。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至空也。衡之稱物。而天下莫欺以輕重者。以其至平也。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旣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躰。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躰。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耳。然至善本躰。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爲外。認性爲內。守其空寂之虛躰。剋制不動。以速一時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躰矣。非先師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擧而言者。亦有偏擧一字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則失其至靜之躰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靜一言已盡。夫性躰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

爲。則神明。終不能爲用也。害我禮樂之念常在此於心。乃善而非惡也。然欲短父母之喪。則於不安事。忍以安爲。而不自知不仁之罪。於聖師斥也。其塞於善之害即如此。況乎。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無體。以此故也。非拘迂者之所能知也。而讀說詆議之何也。

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躰。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邪。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虛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洊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洊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横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眞躰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眞躰之上。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眞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

猪飼翁校讎。以人之聽聞。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體虛靈而已矣。惡固無。雖善不可有。如先有善而塞

也。天也。（羅子集）

南山黃先生（諱潤玉。字孟清。明人。）曰。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竅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學案）

緒山錢先生（諱德洪。字洪甫。王門高第。）復楊斛山書曰。來教承舉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辨。更復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爲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辨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

後素案。王子之所レ謂心無レ體者。與下薛文清公心中無二一物一之説上一般。以三共洞二見太虛一之故。如レ此說得。而各實見也。

陽明王子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レ理。心外無レ事。全上

甘泉湛先生曰。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下可三以至靜一言上。明儒學案

甘泉湛先生曰。虛實。同躰也。佛氏岐而二レ之。已不レ識レ性。且求レ去二根塵一。非レ得二眞虛一也。世儒以二佛氏一爲二虛無一。烏足二以及一レ此。全上

甘泉湛先生曰。孟子之言レ求二放心一。吾疑レ之。孰疑レ之。曰。以二吾之心一而疑レ之。孰信哉。信二吾心一而已耳。吾常觀二吾心於無レ物之先一矣。洞然而虛。照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二以生一也。靈者。心之所二以神一也。吾常觀二吾心於有レ物之後一矣。窒然而塞。憒而昏。塞者。心之所二以死一也。昏者。心之所二以物一也。其虛焉靈焉。非二由レ外來一也。其本躰也。其塞焉昏焉。非二由レ內往一也。欲蔽レ之也。其本躰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二於雲一。非レ無二日月一也。鑑蔽二於塵一。非レ無レ明也。人心蔽二於物一。非レ無二虛與一レ靈也。心躰レ物而不レ遺。無二內外一。無二終始一。無二所レ放處一。亦無二所レ放時一。其本體也。信二斯言一也。當三其放二於外一。何者在レ內。當三其放二於前一。何者在レ後。何者求レ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レ心求レ心。所レ爲憧憧往來。朋從二爾思一。祇益亂耳。况能有レ存耶。夫欲下心之勿上レ蔽。莫レ若二寡欲一。莫レ若二主一一。全上

一峯羅先生（諱倫。字彝正。明人。）曰。君子之學。持二靜之本一。以存二其虛一。防二動之流一。以守二其一一。虛則內有レ主而不レ出。一則外有レ防而不レ入。則物不レ交二於我一矣。物不レ交二於我一。則我之所二以爲一レ我者。非レ人

之際一。亦覺レ有二甜趣一。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レ終成レ始之道。全上

陽明王子曰。仙家說二到虛一。聖人豈能虛上加二得一毫實一。佛氏說二到無一。聖人豈能無上加二得一毫有一。但儒家說レ虛從二養生上一來。佛氏說レ無從下出二離生死苦海一上上來。卻於二本體上一加二卻這些子意思一在。便不三是他虛無的本色二了。便於二本體一有二障礙一。聖人只是還二他良知的本色一。更不下著二些子意一在上。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二貌象形色一。皆在二太虛無形中一發用流行。未三嘗作二得天的障礙一。聖人只是順二其良知之發用一。天地萬物俱在二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一。何嘗又有下一物超二於良知之外一能作中障礙上。全集語錄

陽明王子答二南元善一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下以見中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二太虛一而同體上。太虛之中。何物不レ有。而無三一物能爲二太虛之障礙一。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强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レ之。本無二富貴之可一レ慕。本無二貧賤之可一レ憂。本無下得喪之可二欣戚一愛憎之可中取舍上。蓋吾之耳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聽一矣。又何有二於聰一。目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視一矣。又何有二於明一。心而非二良知一。則不レ能二以思與一レ覺矣。又何有二於睿智一。然則又何有二於寬裕溫柔一乎。又何有二於發强剛毅一乎。又何有二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一乎。亦何有二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一レ之乎。云云。全集

陽明王子曰。目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色一爲レ體。耳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聲一爲レ體。鼻無レ體。以二萬物之臭一爲レ體。口無レ躰。以二萬物之味一爲レ躰。心無レ躰。以二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一爲レ躰。全集語錄

追記
後素按。如虛齋先生。以虛貫經義之學也。而其於虛上下工夫。可謂勤矣。併看是文及下文。可識矣。

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顚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仝上

東岩夏先生諱尙朴。字敦夫。明人。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明儒學案

東岩夏先生曰。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仝上

虛齋蔡子曰。虛而一。盡矣。蔡虛齋全集

虛齋蔡子曰。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仝上

虛齋蔡子曰。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

重出竊倣下論語巧言令色及毋レ友上不レ如レ已者ニ之例上。

敬軒薛子曰。心虛。有ニ內外合一之氣象一。仝上

敬軒薛子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レ之。仝上

敬軒薛子曰。心虛。能涵ニ萬理一。仝上

敬軒薛子曰。石壁上草木。最可レ見下生物自ニ虛中一來上。虛中則實氣是也。仝上

敬軒薛子曰。學至ニ於心中無ニ一物一。則有レ得矣。仝上

白沙陳子諱獻章。字公甫。明大儒。曰。學者不ニ但求ニ之吾心一。察ニ於動靜有無之機一。致ニ養其在レ我者一。而勿下以ニ聞見一亂上之。去ニ耳目支離之用一。全ニ虛圓不測之神一。一開レ卷盡得レ之矣。非レ得ニ之書一也。得ニ自我一者也。白沙集

敬齋胡子曰。理無レ形而具ニ於心一。心具ニ是理一而無レ迹。故可レ謂ニ之虛一。不レ可レ謂ニ之無一。不レ可レ謂ニ之空一。空則無矣。心不レ虛不レ能レ涵。具ニ衆理一。所ニ以心躰本虛一也。居業錄

敬齋胡子曰。太極之虛中者。無ニ昏塞之患一。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ニ以能涵ニ具萬理一。人心亦然。老佛不レ知以爲ニ眞虛空無物一。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ニ形氣之昏塞一也。人心之虛。是無ニ物欲之蔽塞一也。若以爲ニ眞空無物一。此理具ニ在何處一。仝上

敬齋胡子曰。學一差便入ニ異敎一。其誤認ニ聖賢之意一者甚多。此言ニ無爲一。是無ニ私意造作一。彼遂以爲ニ眞虛淨無ア爲矣。此言ニ心虛一者。是心有レ主。而外邪不レ入。故無ニ昏塞一。彼遂以爲ニ眞空無ア物矣。此言レ無レ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ニ眞無ア思矣。此言レ無ニ適而非ア道。是道理無ニ

追記　後素按。薛文清公學二朱子一而純者也。其於レ虛也。心二得之一如レ此。非三餘子之所二及。

排遣不レ下。心愈不レ悅。蓋平日但制而不レ行。未レ有下拔二去病根一之意上。反覆觀レ之。而後知五吾近日之病在四於欲レ得下心氣和平上。而惡三夫外物之逆以害二吾中一。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レ可レ有レ所レ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レ齊。而吾惡二其逆レ我者一可乎。但當三於萬有不レ齊之中一。詳二審其理一以應レ之則善矣。於レ是中心灑然。此殆克レ己復レ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レ行者硬苦。以レ理處レ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二絕無一。於二往日一但未レ如レ此。八九日之無二間斷一。又往日家和平。多二無事之時一。今乃能於二逆境一擺脫。懼二之不レ繼也。故特書二於册一。冀二日新又新一。讀レ書窮レ理。從二事於一敬恕之間一。漸進二於克レ己復レ禮之地一。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レ所二敢知一。

敬軒薛子（諱瑄。字德溫。明大儒。）曰。聖人之心。方二其靜時一。至虛至明。所レ謂寂然不レ動者也。事至物來。應レ之各有二條理一。所レ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レ應之時。初無二一毫妄念之起一。所レ謂無レ意也。既應之後。隨レ事而休。所レ謂無レ必無レ固無レ我也。（讀書錄）

敬軒薛子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仝上）

敬軒薛子曰。自有之私。皆足レ爲二心累一。如自有二其善一。便爲レ善所レ累。自有二其能一。便爲レ能所レ累。自有二其貴一。便爲レ貴所レ累。自有二其富一。便爲レ富所レ累。凡自有者。皆足三以爲二心累一。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二一毫之私累一。眞與二太虛一同躰也。（仝上）

敬軒薛子曰。雷電風雨。參二錯交三動於下一。而太虛之本躰自若。萬事萬變。紛二紜膠三擾於外一。而吾心之本躰自如。（仝上）

後素案。朱註虛靈不昧。具ニ衆理一而應ニ萬事ニ云。未レ免レ開ニ後世理與レ事岐而爲レ二之弊一也。似下與ニ陽明子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无レ理。心外无レ事之說ニ不上レ合。孟子曰。舜明ニ於庶物一。察ニ於人倫一。由ニ仁義一行。非レ行ニ仁義一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ニ仁義一行云。則莫レ離レ行ニ心理之事一也。理與レ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爲レ然也。至ニ於霸者之徒一則正反レ之矣。天理梏ニ亡於私欲一。而外假レ之以行ニ尊レ王拯レ民之事一。於レ是乎明明理與レ事爲レ二矣。非下所レ謂行ニ仁義一者上耶。不レ誠無レ物。雖ニ一匡九合之事功一。孔子猶小ニ其器一。孟子亦不レ取レ之。皆以ニ外レ理而行ヒ事故也。外レ理而行レ事。則霸者之僞。而非ニ王道之誠一也。大學舉ニ寫王道之誠一書也。故學ニ其道一者。非ニ端緒得失早辨ヒ之。則不レ無ニ南轅北行之誤一也。故宜下味ニ心外无レ理心外无レ事之語一。而反求ヒ之。則庶ニ乎其不ヒ差矣。此某刮呂中之語也。今錄焉。

猪飼翁校讎。求疑永字誤。偏ニ於剛忿一。永樂。庚寅翁曰。博按明史。吳與弼。成化五年死。年七十九。則永樂五年二十。

魯齋許子諱衡。字仲平。元大儒。曰。合ニ虛與ヒ氣。有ニ性之名一。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ニ之道一。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ニ之器一。分殊是也。性理正宗

雲峰胡先生諱炳文。字仲虎。元人。曰。心之軆。本如ニ太虛一。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ニ喜怒憂懼一。然可レ怒則怒。怒過不レ留。可レ喜則喜。喜已則休。喜怒憂懼。皆在レ物而不レ在レ我。我雖ミ日接ニ乎物一。而不レ物ニ於物一。此所下以能全ニ其本軆之虛一而無中不正上也。古今大全

康齋吳子諱與弼。字子傳。明大儒。曰。與弼氣偏ニ於剛一。忿求レ樂。庚寅年二十。從ニ洗馬楊先生一學。方始覺レ之。春季歸レ自ニ先生官舍一。紆レ道訪ニ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一。相與攜ニ手淮畔一。共談ニ日新一。與弼深以ニ剛忿一爲レ言。始欲レ下ニ克レ之功一。原道尋以告ニ吾父一。二親爲レ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レ之之功。雖ニ時有ヒ之。其如ニ鹵莽滅裂一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レ所レ容レ身。去冬今春。用レ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ニ辛苦一。疑下下愚終不レ可ミ以希ニ聖賢之萬一一。而小人之歸無中由可ヒ免矣。五六月來。覺ニ氣象漸好一。於レ是益加ニ苦功一。逐日有レ進。心氣稍稍和平。雖下時當ニ逆境一不ヒ免ミ少動ニ於中一。尋即排遣。而終無ニ大害一也。二十日又一逆事。

追記
後素按。雖朱子學。到其極。則以復本體之虛爲的。於是可見矣。末學何以忌言之耶。堪怪。

康節邵子曰。易之爲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絕四。從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屢空。好學者也。子貢積多以爲學。億度以求道。不能刻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爲盡性之書也。仝上

橫渠張子曰。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全書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仝上

橫渠張子曰。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仝上

橫渠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仝上

延平李子 諱侗。字愿中。朱子之師也。 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云云。大學章句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

源後素輯點　　受業生諸人仝校

先儒言二太虛一。言レ虛。言レ空。不二一而足一。皆闡二發人心之底蘊。天道之極至一。要自二孔子空空。顏子屢空上一發明來。而實踐者蓋亦多矣。人能服二膺之一。則必有レ益二乎醫二心病一。故復以二先儒之語及レ此者一。載二于下卷一。而張子之語。則率收二于陋撰劄記中一焉。故取二其二三一。而餘乃略。癸巳十一月。自記。

濂溪周子曰。聖可レ學乎。曰。可。曰。有レ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レ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明道程子曰。心本至虛。心應レ物無レ迹也。蔽交二於前一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二於禮一。制二於外一。所二以安一其中一也。久則誠矣。二程遺書

明道程子曰。有レ主則虛。無レ主則實。必有レ所レ事。仝上

曾楟菴先生曰。問有レ主則虛。無レ主則實。何如。曰。顧二所レ主何如一耳。若道心爲レ主。則渾然未發中而已矣。易嘗有二喜怒哀樂一來。故虛。不レ然則四者皆將下乘二人心一而出上矣。豈不二交擾而窒一耶。（來復堂集理學見解）

伊川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レ物無レ迹。操レ之有レ要。視爲二之則一。蔽交二於前一。其中則遷。制二之於外一。以安二其內一。克レ己復レ禮。久而誠矣。二程遺書。及論語顏淵篇註。

康節邵子曰。心一而不レ分。則能應二萬物一。此君子所二以虛心而不一レ動也。皇極經世書。

幾二乎息一。乾坤毀。無二以見一レ易。此之謂也。仝上

〇京山郝先生曰。人生而靜。本覺虛明。與二太虛一同レ神。隨レ感順應。已發之和。不レ離二未發之中一。即顯レ仁藏レ用。事理一。如下非二緣レ感生一。不中隨レ應滅上。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此大易本原。即所レ謂太極也。無レ思無レ爲。不測之謂レ神。天地日月。兩儀四象。自レ此生。伏羲仰觀俯察。得レ一所二以參レ天兩一レ地而倚レ數。一陰一陽而爲レ道也。卦爻。象辭。變動。吉凶。悔吝。皆向二此中一發揮。故曰在中。曰此。曰者。皆指レ一言也。釋氏以二見性成佛一。爲二不二法一。跡二襲聖人貞一之旨一。仝上

〇念臺劉先生（諱宗周。字起東。明大儒。）曰。或曰。虛生レ氣。夫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下之未二始有一レ氣之先上。亦無二往而非一レ氣也。當二其屈一也。自レ無而之レ有。有而未二始有一。及二其伸一也。自レ有而之レ無。無而未二始無一也。非レ有非レ無間。而即有即無。是謂二太虛一。是謂二太極一。學案

儒門空虛聚語卷上

易有二太極一。是生二兩儀一。兩儀生二四象一。四象生二八卦一。八卦定二吉凶一。吉凶生二大業一。（繫辭傳）

○濂溪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周子全書）

○敬齋胡子（諱居仁。字叔心。明大儒。）曰。太極之虛中者。無二昏塞之患一。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三以能涵二具萬理一。人心亦然。老佛不レ知以爲二眞虛空無物一。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二形氣之昏塞一也。人心之虛。是無二物欲之蔽塞一也。若以爲二眞空無物一。此理具二在何處一。（居業錄）

○京山郝先生曰。太極者。大之極。猶二太虛一也。兩儀者。儀匹也。凡兩皆儀。不レ問二何物爲一レ儀也。兩兩成レ四。四即是象。不レ問二何物爲一レ象也。有レ象皆可レ爲レ卦。不三必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一也。是故太極者。人心之象也。兩儀者。天地之象也。四象者。四時之象也。天地四時往來爲二八卦一。而人者。天地之心。人心神明。法象斯顯。人心死則造化不レ可レ見。八卦不レ成。故中二天地一而立レ極者人也。闢朗曰。物不レ能二自神一。神レ之者人也。易行二乎天地之中一者人也。愚故曰。易有二太極一。人心之謂也。（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易者。大之極者。太虛是也。太虛本一。一分則兩。是生二兩儀一。凡物皆有二兩儀一。天地其大也。（仝上）

○京山郝先生曰。太極者。大之極。即太虛也。太虛無象。發二揮萬象一。大者無軆。人心即軆二天地至神一。待レ人而存。人心死則儀象沒。人心寂然之中。即太虛。即易。故曰。易不レ可レ見。則乾坤或

虛故也。中無二私主一。則無レ感不レ通。聞二一善言一。見二一善行一。沛然若レ決二江河一矣。苟有二私意一以實レ之。如レ有レ所二好樂一。是喜之私實二于中一矣。有レ所二忿懥一。是怒之私實二于中一矣。既有二私意一。則先入者爲レ主。而感通機窒。雖レ有二至者一。將レ拒而不レ受矣。故山以レ虛則能受レ澤。心以レ虛則能受レ人。（來氏周易集註）

○京山郝先生曰。艮下兌上。是山上有レ澤也。山躰虛。澤通二氣于山一。山受二澤潤一以生レ物。交感爲レ咸。君子觀レ象。知二天下至靜而虛者莫一レ如レ山。山虛故澤氣上通。人心唯虛。則太公無我。何物不レ容。苟中有二先入一。則機窒而應不レ神。虛以待レ感。故有レ感斯通。來者不レ拒。亦如二山澤之通一氣也。（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卦辭言レ止。太象言レ虛。虛即止也。不レ虛則不レ止。心能虛。則無レ所二係累一。來不二將迎一。去不二留滯一。成二無心之感一。人能常虛二其心一。則恒二于其德一。而與二天地聖人一不レ違。顏子之屢空是也。（仝上）

○九龍吳先生（諱桂森。字叔美。明人。）曰。山之氣上蒸而爲レ澤。澤之氣下潤而滋レ山。故山上有レ澤。二氣感應以相與之象。山躰篤實。何以爲レ虛。山不レ動而澤自通。則非二至虛一不レ能也。君子亦然。主二常定寂一而感無レ不レ通。則非二至虛一不レ能也。故程子曰。有レ主則虛。斯爲二咸之以レ虛受一レ人。（周易像象述）

○九龍吳先生曰。君子惟能下。所二以能虛一。人不下卑レ躬下上レ志以來二天下之善一。安得二天下嚮應一。故艮山一下。萬感皆通矣。故虛以受レ人。君子之咸。（仝上）

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易傳

○白雲郭先生諱雍。字子和。宋人。曰。山澤通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者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周易折衷

○白雲郭先生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虛故也。仝上

○中溪張先生諱清子。字希獻。元人。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於潤無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仝上

○龍溪王先生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惟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於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感觸。沛然若決而莫禦。以虛而受也。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全集

○瞿塘來先生諱知德。字矣鮮。明人。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之潤。有以感乎山。山之虛。有以受乎澤。咸之象也。虛者。未有私以實之也。受者。受人之善也。人之一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

正。則有レ悔也。又四說躰。居レ陰而應レ初。故戒二於貞感之道一。無レ所レ不レ通。有レ所二私係一。則害二於感通一。乃有レ悔也。聖人感二天下之心一。如二寒暑雨暘一。無レ不レ通。無レ不レ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二爾思一。夫貞一。則所レ感无レ不レ通。若往來憧憧然。用二其私心一以感レ物。則思之所レ及者。有二能感而動一。所レ不レ及者不レ能レ感也。是其朋類。則從二其思一也。以二有係之私心一。既主二於一隅一事一。豈能廓然无レ所レ不レ通乎。易傳

○龍溪王先生曰。咸者。无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則吉而悔亡。無心之感。所レ謂何思何慮也。着二於思慮一。則爲二憧憧一。何思何慮。乃學者用レ功之節度。非レ指二聖學之成功一也。全集

○獅泉劉先生諱邦采。字君亮。王門高第。曰。感應而無二起滅一。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二感應一。照レ心之爲レ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擬議以成レ變。改レ過遷レ善。同歸二於不識不知一而已。學案

○玄之何先生諱楷。明人。曰。六爻之中。一言レ思。三言レ志。思何可レ廢。而至二於朋從一。則非レ虛。志何可レ無。而末。而外。而隨レ人則非レ虛。極而言レ之。天地以レ虛而感レ物。聖人以レ虛而感二人心一。三才之道盡二於是一矣。周易訂詁

○敬齋吳先生諱日愼。字徽仲。明人。曰。虛者。感之貞也。天地之常。以下其心普二萬物一而無心上。聖人之常。以下其情順二萬事一而無情者虛上而已。君子之學。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所レ謂以虛受レ人也。周易折衷

猪飼翁校讎。玄之當レ作レ子。

山上有レ澤咸。君子以虛受レ人。易象傳

○伊川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レ潤。澤在二山上一。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二山

天時。學案

○一菴唐先生諱樞。字惟中。明人。曰。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己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眞。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絪縕屈伸。摩盪兼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溫縣講章

○青陽翁先生諱正春。字兆震。明人。曰。無聲無臭。渾是太虛之體。太虛之中。本無加損。本無動搖。既曰無聲。則雷轟□沸。而太虛不喧。萬籟俱寂。而太虛不靜。既曰無臭。則沈檀香滿而太虛無受處。穢惡腥聞而太虛亦無染處。吾之眞性。亦是如此。言思既盡。作用俱空。自然處處潛通。事事無礙。天上動而淵中應。飛處入而躍處出。至矣哉。聖德之化也。理解

○蘭嵎朱先生諱之蕃。字元价。明人。曰。篤恭而天下平。聖人功業極其盛矣。而卒歸于無聲無臭。可見萬事萬化咸具于不睹不聞之中。天載流行。而庶類咸享。聖人盡性。而海內大治。莫非神功也。神功皆出于至虛也。全上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易下經

○伊川程子曰。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咸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

轟沸間。原本一字磨滅。

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己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視。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　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仝上

○東城林先生諱春。字子仁。明人。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躰。我之太虛也。我之本躰。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四書標摘續卷

○霍林湯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躰也。而發皆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四書理解

○啓新錢先生諱一本。字國端。明人。曰。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裡夢裡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裡夢裡俱富貴。即寂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躰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己。學案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庸

○兩峯劉先生諱文敏。字宜充。王門高弟。曰。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爲至。君子之學。以不覩不聞爲功。知躰常虛。則眞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天則。故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

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恰在其中間。都不靠着一邊。故强名之曰中。古今大全

○毅齋查先生諱鐸。字子警。龍溪門人。曰。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眞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學案

○本清章先生諱黃。明人。曰。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冲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爲太虛也。太虛本含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爲太和也。太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非性乎。

太公。物來順應。乃可謂之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體而已。（世經堂集）

○九我李先生曰。人心如太虛。元不着一物。纔有所著。便非太虛本體。故唯無所忿懥也。一有所忿懥。則心着於忿懥。不得其正矣。恐懼等皆然。（古今大全）

○霍林湯先生（諱賓尹。字嘉賓。明人。）曰。心是空的。如何有所。凡喜怒哀樂。俱從身起。身有所而此心本然之體失其初也。故必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外雖紛擾。而此心寂然。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纔是正。（仝上）

○京山郝先生曰。心非土木。豈得無情。能太公順應。則有情若無情耳。非枯槁然後謂無。非應感遂謂之有。人有喜怒哀樂。心虛則靈。不虛則不靈。虛者。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有所者。以有爲有也。不在者。以無爲無也。有無。無有。虛靈之妙用也。（大學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

○唐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諧和。故謂之和。（禮記集說）

○晦菴朱子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仝上）

○次厓林先生（諱希元。字思獻。明人。）曰。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

看付間。原本一字磨滅。

○南軒張先生（諱栻。字敬夫。宋大儒）曰。夫子當レ可則可。當二不可一則不可。其曰レ無者。言二其不一レ存二乎心一也。（微言）

○岩泉徐先生曰。可レ出而不レ可レ處。雖レ如二伊尹一。終身有レ迹。可レ處而不レ可レ出。伯夷不レ免二於隘一焉。夫子所三以異二於逸民一者。造化與レ時。物レ物而不レ物二於物一也。聖而不レ可レ知レ之之神也。心躰至潔而淨。至虛而融。原無二一毫染着一。有レ可。有二不可一。是染着。夫子無二染着一也。則其心躰如レ故。超二然物表一焉耳。（知新日錄）

○石簣陶先生（諱望齡。字周望。明人）曰。仕止久速。合來總看。□付二之無心一。若分看。便似二偏有レ可一邊了一。（古今大全）

所レ謂脩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者。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好樂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大學）

○東廓鄒先生（諱守益。字謙之。王門高第）曰。學二聖人一之要。濂溪先生所三以發二孔孟之蘊一也。一也者。眞知之眞純而無レ雜者也。有二欲以雜一レ之。則二三矣。無欲也者。非二自然而無一也。無也者。對レ有而言也。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則實而不レ能レ虛。親愛賤惡而辟。則曲而不レ能レ直。故定性之教曰。君子學。莫レ若二廓然而太公一。物來而順應。太公者。以言二乎靜虛一也。順應者。以言二乎動直一也。自私用レ智。皆欲之別名也。君子之學。將以レ何爲也。學以去二其欲一。而全二其本體一而已矣。學者由二濂溪明道一而學。則紛紛支離之說。若下奏二黃鍾一以破中蟋蟀之音上也。（東廓全集）

○存齋徐先生（諱階。字子升。明人）曰。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着二一物一。便窒而不レ能レ應。只如二好レ善惡一レ惡。本所レ當レ誠。然一留二滯於胸中一。便是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將下流二入於親愛賤惡一而辟上。故須二是廓然

躰。（湖南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篇）

○慈湖楊先生（諱簡。字敬仲。象山陸子高第。）曰。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莫也。人心皆然。識我心。則識君子之心。（楊慈湖全集）

○雙峯饒先生（諱魯。字仲元。宋人。）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辭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異同條辨）

○虛齋蔡子（諱淸。字介夫。明人。）曰。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心言無私心也。惟義是從者。從公理也。全上

○晚村呂先生曰。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于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于義上著箇精字。而知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于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全上

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篇）

心本無レ惡。有二何善一。意有二善可一レ爲。是謂二義襲一。非レ慊二于心一。誠僞之所二由分一也。或以レ毋レ意爲立レ說過高。非三學所二能及一亦非也。初學與二聖人之學一。只有二生熟安逸一。原無二二致一。及二其知レ之成レ功一也。（文集）

○九我李先生（諱廷機。字爾張。明人。）曰。意必固我。似二只四平說一。心躰中本無二此四者一。如三太虛中元無二一物一。聖人之心。無レ意無レ必無レ固無レ我。便似二太虛之中一。無レ雲無レ霞無レ烟無レ霧。似レ無二起止一。似レ無二事前事後一。事前事後太泥。心中偶有二意念初動一。豈必意動時便去レ作レ事。（四書披雲）

○弇州王先生（諱世貞。字元美。明人。）曰。聖人完二全此心躰一。不レ知レ有二四者一。約言レ之只一虛而已。然此四者。聖人無レ之。凡人亦未二嘗有一也。聖人大覺。故渾二于無一。凡人迷レ之。故無爲レ有。聖凡之辨微矣。（古今大全）

○毛伯丘先生曰。只是一個太虛。物來順應。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無二一毫人欲之私一。只是一片虛明境界。記者不レ過三此四件形二容聖人之無心而順應一耳。非三截然眞有二四樣之不同一也。（仝上）

○岩泉徐先生曰。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躰。聖人則完二全此心躰一。曾不レ知レ有二四者一。至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レ之只一虛而已。（仝上）

○屺瞻葛先生曰。夫子心如二太虛一。無レ可二名象一。特借二常情所一レ有。以形二聖人之所一レ無。絕。乃斷絕。所レ謂前後際斷者也。意。是起二箇思想一。主レ意要レ如レ此。必。是斯必有二毅然决往之勢一。不レ可二挽回一。固。是膠固。有二確然不レ拔之形一。不レ可二動搖一。我。是認二作是我一。而不下以二吾身一公中之天下上。四者。似レ有二輕重語氣一。却是平開。這不レ指二惡念一即好念亦着不レ得。惟絕レ此。方爲二廓然太公之

追記

陋撰洗心洞劄記曰。心有意必固我。則非虛。非虛而見四書五經。則一不可行爲者也。心無意必固我。則歸于虛。歸乎虛而見。則一可行爲者也。是故心貴虛也。

能安貧。析一句作二句解說。成何文理。且言屢空。是言貧。貨殖。是言富。則是以貧富論二賢矣。世烏有造詣如顏淵子貢。而可以貧富定其優劣。世亦烏有大聖人如孔子。論列門弟子。而區區與之較貧量富也哉。　又云。孔子之空空。如天地之無不包羅。却又無一物可得而形容之者。非如釋敎幷五倫而空之者可比也。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正是空空二字絕妙註脚。言如天之空空。民無能名之也。孔子之空空如此。識得孔子之空空。則顏子之屢空。可無煩贅也已。　又云。孔子空空。顏子屢空。子貢屢中。聖賢學門造詣。絲毫假借不得如此。此皆聖門秘密之事。秘密之言。千百年來。今始試爲拈出。庶無負讀吾先師之書也已。（二十七松堂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

○龍溪王先生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氷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萠之欲也。毋意則本心自淸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軆。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軆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禮。其是非爲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于本心自然之用。或以毋意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原未嘗動。何有于滅。或以毋意爲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

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命者。於穆之神。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言默識。乃爲受命。易云。不耕穫。未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所短。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知囊書簏之譬。聖言縕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所以不能淸虛脫然。終爲貨殖之家而已。舊註据史貨殖傳謂子貢爲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輩同。司馬遷之謬。何足据乎。全上

○柴舟廖先生曰。予嘗言從來三教所宗。皆不出一空字。釋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之又玄者。蓋言空之又空也。孔子亦自言空空如也。豈不彰明較著也哉。微獨三敎。即天地亦是空空的。惟其能空所以能爲萬物宰。今以屢空稱顏子。蓋深幸之也。惜乎雖庶幾屢空。而尙未至空空。使其年不早夭。則造至空空何難。傳稱顏子未達一間。殆以是歟。若子貢。則不受命而貨殖焉。不但不能空諸所有。直透天人性命之原。而且欲實諸所無。如商賈之聚百貨以多爲貴。故雖有屢中之能。要皆不出於億度推測之學。依然一多學而識之賜也。依然一聞一知二之賜也。較之屢空之回。豈不大相逕庭耶。蓋夫子評品二人造詣之深淺如此。今朱註云。庶。近也。謂近道也。空。匱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若如所云。庶字下添一近字。又添一道字。言其近道。屢空二字上添一安字。言其又

命而貨殖。則其胸中憧憧。純是一團物念。外境不空。內境亦滓。所以雖多億中之智。總是計算餘術。知識張多。眞性彌滑。于道何居。視庶幾之回遠矣。然回第曰庶于道。猶未一也。則不止于庶矣。所以回亦自謂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則一。庶則未一也。夫子他日論回亦曰。三月不違。回亡而夫子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者。至善之止也。然則回之未止于善又可知矣。此回之所以稱庶也夫。四書合編

○京山郝先生曰。此章即二子貧富。借喩二子心躰。道以虛爲躰。顏子克己。四勿。不遷。不貳。漸與虛合。庶。近也。屢。無也。空。虛也。其庶乎屢者。皆未盡之辭。非絕無。而亦非常有也。回之心。殆猶回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也。喩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本即性天。賜以爲可聞。又以爲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學識。賜以爲是。又以爲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九經解

○京山郝先生曰。屢空。即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太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爲也。易卦坎爲險陷。惟其滿也。離爲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

猪飼翁校歸。屢人之人。當作入。憧然交戰於天人。外求之思億。屢入而中之。亦不如愚說。此意以中爲虛之反。即思億滿心中之意。

本然矣。屢中與屢空正相反。無物爲空。有物爲中。全上

○靜觀鄭先生曰。朱子只嫌他空字。與佛家類。因貨殖二字。牽就解作空匱。晉何晏。宋陸象山。陳君舉。解作心躰。后人又因此牽就貨殖作多識。俱不是。貨殖二字甚明。何必曲說。或曰。書中大抵多借喩。如升堂入室等。亦是借喩。何必作實解乎。全上

○屺瞻葛先生諱寅亮。明人。曰。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求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躰上看。觀他無伐善無施勞。是能空善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是能空人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能空己私。但在聖人絕四。更無起滅。如太空然。顏子三月不違。略有起滅。故云屢空耳。屢空不與貨殖對。乃與屢中對。貨殖者於貨財未免生殖。此本非學者所宜。然他心中若有億度。却時常多中。乃是聰明的人。見道不難。則字語氣甚緊。因上句貶他。而以此亟稱之。蓋夫子平時所注意者。止一顏子。即一貫之參。猶不敢方。乃獨將賜與回每每竝較。是豈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唯一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湖南講

○漸菴錢先生曰。夫子評回之學。既曰庶乎。又曰。屢空。評賜既曰貨殖。又曰。屢中。頭緒雖似太多。其實一空不空盡之矣。屢空照下貨殖。豈必在心上說。然簞瓢陋巷。人不堪憂。而回獨泰不以介意。試于此想。其中私欲淨盡。洞然無物。幾希坐忘之域。則心境之空。可知所以爲近道。蓋道不落塵埃。不涉紛華。有如屢空之回。寧有復遠道者。至賜不受

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易謀。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故曰庶幾。知新日錄

○承萕姚先生曰。論語一書。空字凡二字。吾有知乎哉。空空如也。此章曰屢空。人心同出於太虛。空然無物者。只緣一着知慮。便自不空。夫子無知而空空。不必說了。顏子克己復禮。三月不違。其庶乎屢空者。子貢不受命而貨殖。此心便有物累在。億則屢中。雖聰明却多一層意見了。此賜之所以不及回處。誠去此意見。掃此物累。而潛養心躰。未必不若回也。仝上

○岩泉徐先生諱樾。明人。曰。屢空。不覩不聞本躰也。無聲無臭之妙也。屢字處。正是近道。夫子則全是空了。仝上

○岩泉徐先生曰。心躰本空如鏡然。虛而能明。一物不累。是空處纔着一毫物累。便不是空。子絕四。純空矣。屢空從克己來。仝上

○宛陵杜先生諱質。明人。曰。孔子空空中無一物。即天載之空。顏子屢空。猶有空未盡處。使空得盡即孔子矣。故賢希聖。聖希天。后儒以顏子惟能安貧近道。失其旨矣。此處先輩言之已詳矣。惟賜不受命一節。則未之及也。命。即於穆不已之命。貨殖。喻言多聞多見。賜不默悟於穆之命。而專在多學而識。以億爲中。猶商賈專廣殖以應四方。正與顏子屢空之學相反。后儒謂子貢不安貧富之命。而直以貨殖爲務。失其旨矣。仝上

○南黎李先生曰。子貢未忘生殖之念。蓋憧然交戰於天人外。求之思億屢人而中之。非復空之

億屢人人字。原本蓋有誤。然无別本可校。

能忘之耳。夫君子不億不信。一於誠。而億雖屢中。非所善也。言屢中。則其不中亦多矣。全上

○龜山楊先生曰。或問。空必謂之屢何如。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忘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全上

○龍溪王先生曰。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躰。形生以后。被種種世情牽引塡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在。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不遠復。復者。復其無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全集

○龍溪王先生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者。道之體也。愚。魯。辟。喭。皆滯於氣質。故未能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渾化。心中不留一物。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違時也。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屢空。聖人則爲全躰之空。仁之至也。全上

○中離薛先生諱侃。字尚謙。王門高第。曰。屢空者。常空也。非空而又不空。不空而又空也。知命之學也。賜之貨殖億見。便是有物。非空矣。便是不受命也。明儒學案

○漪園焦先生曰。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于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子貢始時事。至下於言二性與一天道上不レ可レ得而聞一。乃後來事。其言如レ此。則必不レ至二於不レ受レ命而貨殖一也。論語精義

○伊川程子曰。屢空兼二兩意一。唯其能虛レ中所二以能屢空一。貨殖便生二計校一。才計校便是不レ受レ命。不レ受レ命者。不レ能レ順二受正命一也。仝上

○伊川程子曰。或問。顏子如レ何學二孔子一。到二此深邃處一。曰。顏子所二以大過レ人者。只是得二一善一。拳拳服膺。與二能屢空一耳。去二驕吝一。可三以爲二屢空一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要。驕只是爲レ有レ己。吝如レ不レ能レ改レ過。仝上

○藍田呂先生曰。貨殖之學。聚レ所二聞見一。而聞見有レ數。故從億。億度可二以屢中一。而不レ能二悉中一。空空無知。則無レ所レ不レ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不レ受レ命者。貨殖之學。聚二聞見一以度レ物。以二己知一求レ中。而不レ受二命於天一。空空無知。則未二始有レ己。所二以應レ物如レ響。一受二於天一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而未レ能二常空一。所三以幾レ聖而未レ至。仝上

○藍田呂先生曰。貨殖之學。不レ殖則窮。空空無知。則道所二由出一。雖二屢而未一レ久。亦庶二乎前定而不一レ窮矣。仝上

○龜山楊先生諱時。字中立。程門高第。曰。大而化レ之。形色天性無二二致一也。無二物不一レ空矣。顏淵大而未レ化。而其後不レ遠。則其空也屢而已。故止二於殆庶幾一也。知レ存レ心養レ性以事レ天。然後能受レ命。未レ能レ受レ命。則物或累レ之。故有レ至二於貨殖一焉。然孔門所レ謂貨殖。豈若二世之營營者一耶。特於レ物未

猪飼翁校讎。況彼何人斯。翁自解曰。此用詩經語。

猪飼翁校讎。空空空。與空空空相合。上空疑衍。又其說曰。恐不如愚說。言無古之空。與無今之空相合也。

足。皆作端詳鄭重之詞。今夫子自況。亦用此二字。則此空空一句。正是夫子當日自寫影照。留與天下萬世人觀看。他人如何假冒得來。時講乃以此句屬鄙夫說。不知夫子自謙。無知是已若鄙夫。不過偶然借來做箇話頭之人。尚不知其何姓何名。何由知其空空。况彼何人。斯豈足辱我夫子齒頰。予不敢妄解也已。　又云。譬如鏡然。空空乃其本躰。即夫子自言無知義。但有人來照。即有鄙夫問我矣。其中不無姸媸之分。即叩其兩端義。若已照過。則其空空如故也。叩而竭為義。豈空空亦屬之照鏡之人耶。則空空一句。專屬夫子說可知。　又云。須知章內叩字。竭字。俱從空空二字生來。譬如鐘然。鐘原是空的。一叩便鳴。一鳴便竭。竭後依舊空空也。又云。前無古曰空。後無今曰空。空空與空空相合。故曰如也。非夫子曷足當之。　又云。吾有知乎哉一句。是夫子自問。無知也一句。是夫子自答。有鄙夫問於我三句。是夫子自解。通章全是夫子一人文字。何暇旁及其他。彼以空空屬鄙夫說者。眞不足一噱已。仝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平叔何先生諱晏。魏南陽人。註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敎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論語合纂

○明道程子曰。顏子屢空。空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

尙有一物出於天地之外也哉。惟聖人亦然。聖人者繼天地而立極者也。天地一大聖人。聖人一小天地。與日月同其晦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信之如四時五行。威之若雷霆風雨。故萬物雖多。皆能一以貫之而無遺。無有一物滯聖人度量之中。亦無有一物出於聖人度量之外。豈有以異於人乎。亦惟與天地同其空空而已矣　空故大。大則無所不包。功被天下而莫知其功。德及萬世而不見其德。極其神化之所至。亦猶天之不可得而名狀者焉。非聖人曷足以當之。雖然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則惟聖人有焉。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則惟孔子有焉。孔子亦自言空空如也。豈非以天地自況之明驗也耶。他日稱顏子亦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云者。言將至於空空之謂也。若子貢則不然。其學問如高賈之聚百貨以多爲貴。究其所得。亦不過億則屢中。而欲求其屢空得乎。甚矣空空之難也。此孔子所以爲千古大聖人也。或曰。誠如子言。豈不淪吾儒於釋敎乎。予曰。不然。釋氏以寂滅爲空。吾儒則以包羅萬象爲空。風馬牛之不相及。又安得藉口釋敎。而反掩吾儒之大也哉。　二十七 松堂集

○柴舟廖先生曰。此章祇是發明無知二字。空空一句。緊頂一我字言。此雖夫子自爲無知二字作一註解。然其實意中明以天地太虛自況。使非夫子自言。誰敢當此二字。不特此也。論語一書。記者形容夫子盡處。便用如也二字傳神。如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之類。不一而

猪飼翁校
雖。便是
兩端開。

心如空鑒。無見聞知解先主于中。學者以多識窺聖人。挾見聞知解求正。非莫逆之契。曾不如椎然鄙夫不失其赤子之心易于開發也。空本聖心無知之天。鄙夫亦復無知。空與空遇。是謂空空。如兩燭交映。同體無礙。擊空曰叩。如叩鐘叩戶。鐘實無響。室喧無聞。靜自聞聲。虛自生響。其指鄙夫凡空。有徹舍。兩兩中藏端。當斯空空之際。我彼各有兩端。鄙夫來問。兩端方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聖心一。神化兩。彼叩我空。我以空遇。還復叩彼。所謂啓其憤。發其悱。舉一反三。便是兩端。開如齊王不能解。于孟子何擇之難。是靈扃暫閉。孟子語以仁術。王心戚戚。則兩端立見。兩者虛之郛甲也。果實甲皆兩。以令生烝。未叩如秋冬堅合。生幾未達。既叩如雷始發聲。孚破甲拆。混沌遂分。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有知愚。覺無先後。不慮之良。聖凡非殊。但能虛以待虛。其應自妙。以慮投虛。其語自神。教者非能捐一物補問者。而以虛應。教斯竭矣。問者未嘗受一物于教者。而以虛受。聽斯竭矣。所貴無知空空以此。盖聖人雖爲凡夫師。而良知一竅。同爲道義之門。闔則失兩。啓則見端。抱空而來。天牖不發。乘空往。叩靈鑰自啓。教學所以相與于無相與也。陸子靜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游夏諸子見解多。而中各有鄙夫之空。聖人皆叩其牝。而不能虛受。反謂聖人多知有隱。据此無知既歸夫子。則此鄙夫合屬顏淵。其愚不可及也。故其鄙不可及也。九經解

○柴舟廖先生諱燕。字人也。清人。曰。天曰太空。又曰虛空。惟其空。所以天下之物無不爲其所包羅。豈

猪飼翁校讎。故無知即空。々則無レ不レ知。

識一纏二繞其中一。本來光明性體却爲二掩蔽一。所以眞知遂亡。聖人不下以二一毫知識一蔽中其性體上。則此中空空洞洞。純是一片虛明境界。譬二之日月一。然日月所三以不レ能レ光二照四表一者。以二雲翳爲二之遮蔽一也。若雲翳撤去。太虛中無レ所レ不レ容。則日月無レ所レ不レ照。故無知即空空。則無レ不レ知。混而爲レ一不可。析而爲レ二不可。以レ空屬二無知一不可。屬二有知一不可。此際境界。須二自理會一。仝上

○漸菴錢先生曰。問聖人有レ所レ不レ知。與レ知同否。曰。此聖人所レ不レ知。不レ及レ知者也。或不二必知一者也。以下所レ不レ及レ知不二必知一者上。而聖人必欲レ求レ知。便非レ無レ知。便爲二聖人眞知之累一矣。蓋聖人性體之知。徹レ天徹レ地。徹レ古徹レ今。即大學明德。太甲明命。此中一片靈瑩無レ不二了照一。誠如二太空中雲翳淨盡。光無レ不レ燭。彼其夫婦之知。不レ過下從二雲翳中一透二出一點光明一來上。此一點光明。不レ可レ謂レ非二日月全體光明一。要レ之顯現者少。蒙蔽者多矣。若夫婦能致二其良致一。則何不下與二聖人一同上。仝上

○惇吾曾先生諱維倫。明人。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無レ知所二以有一レ知。此道生二於無一之說。亦眞知之說也。就二眞知一言。則鄙夫與二孔子一同一空空。同一無知。就レ有レ問言。則鄙夫不レ空而孔子空也。孔子不レ空。如レ何叩二鄙夫之兩端一。有二兩端之可一レ叩。可レ見二鄙夫不一レ空矣。乃曰レ竭者。固見下無知生二出有知一來上。亦見下有知復致二無知一云上。來復堂集

○京山郝先生諱敬。字仲輿。明人。曰。此章言二道本易一レ知。聖人所レ不レ知。即愚夫所レ可レ知。教者與二學者一。脉脉相證。自然神契。見聞知解。虛靈之障也。聖人無レ知非レ謙。是實語。即上章不レ多不レ試之意。聖

眞亦漸蔽。試觀二諸子百家之言一。汗牛充棟。人人自謂有レ知。乃道日益岐。而知日益龎雜。其有レ知也。改其所レ爲無レ知也。然則聖人之無知。從可レ知已。蓋知從二德性一來者。知之上。從二聞見一悟入者。知之次。若竟從二聞見一立レ脚。而全無三返レ本歸レ元之意一。是爲二知之下一。諸子百家之知。從二聞見一立レ脚者也。顏曾之知。繇レ博入レ約。繇二精察力行一。而至二一貫一。以二聞見返一レ本看也。聖人之知。直從二德性中一出。雖レ未三嘗廢二聞見一。而不下可以二聞見一名上。即聞即性。即見即性。融而化レ之。渾無二痕迹一。欲レ求二其知之端倪一。了不レ可レ得。非ヲ但人不二得而窺一。即夫子亦惡得而覺。蓋其知一。一則罔レ所二於混一。其知神。神則罔レ所二于執一。其知深。深則罔レ所二于洩一。其知大。大則罔レ所二于著一。故曰無知。聖人無知之云。豈其故爲二謙謙一哉。空空洞洞。直自覺二其無一レ知耳。不レ憂。不レ惑。不レ懼。夫子曰。無能。聖心直自覺二其無能一。非レ謙也。自レ志レ學以至レ從レ心。夫子復諄諄自敘二聖心一。亦自覺二其不一レ已。非レ誇也。聖人眞實之語。類如レ此。四書合編

○漸菴錢先生曰。空空如。即是無知二字。俱夫子指二自家心躰一言。蓋最瑩徹者此心。最虛洞者亦此心。故良知之躰。即是無知。無知則不下以二一毫知識一纒中擾其中上。無レ所レ不レ照。亦無レ所レ不レ應。故有二鄙夫一問レ我。空空如也。無知之躰。只自若耳。我何用役二吾之聰明知慮一以開二發之一。只須下就二彼之兩端一叩而竭上耳。其在二鄙夫一之知無レ減二于吾一。其在レ我之知亦無レ加二于鄙夫一。隨レ物順應。如レ是止耳。全上

○漸菴錢先生曰。問空字屬在二無知一乎。屬在二有知一乎。曰。無レ知云者。無二知識一之謂也。人有二知

失却空明之本躰也。全上

○毛伯丘先生諱兆麟。明人。曰。此章以無知二字為主。大抵聖人說話。都是自謙。而心躰可想。吾夫子心躰。空空洞洞。一片無碍境界。其寔何嘗有一毫知識藏于胸中。故自謂返照靈源。吾豈有知。實無知也。鄙夫兩字。見只是個易知的理。且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全上

○靜觀鄭先生諱維嶽。字中甫。明人。曰。人心中。原無一物。原是虛躰。虛中含靈。理義□之有。如人問一件事。此事我雖未嘗經考究過。自有道理。可以理會。兩端俱在我。即叩而竭之。豈必平日素知。故人心靈。最要打疊得好。不必徒於聞見識知上用工。聖人還鄙夫問了。依舊空空心躰。不曾加一毫。全上

義之間。原本一字磨滅。

○具區馮先生諱夢禎。明人。曰。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鄙夫問。而叩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張子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最得其旨。古今大全

○漸菴錢先生諱大復。字肇陽。明人。曰。孔子自謂無知。即中庸亦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乃先儒謂聖人天聰明之盡。即夫子亦以多聞多見自居。然則聖人果無知乎哉。聖人而果無知。聖人亦一鄙夫耳。何貴聖人。聖人無知。非真無知。不自有其知也。人心虛靈。萬理具備。乃其躰寂然。冥然。淵然。廓然。毫無有也。一發而為情識。則知芽矣。再發而為意見。則知蔓矣。又發而為耳目之所牽引。紛紜膠膈。不可勝應。則知于是乎多旁竇矣。從此千機萬械。知之躰益漓。知之

猪飼翁校
鑑。隨所照見。妍媸自別。

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莫賢矣。必以無知爲賢。則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眞不識不知。緝熙敬止之家法也。吾方病其知之欲空而不得也。又何避嫌之有。書要

○澹園焦先生諱竑。字弱侯。明人。曰。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氷炭。蓋知體虛玄。民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知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聽也。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覩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知新日錄

○春宇牛先生諱應元。明人。曰。鄙夫一段。總是形容得個空虛順應的景象。雖有答問。而總歸于無知也。仝上

○承菴姚先生諱舜牧。字虞佐。明人。曰。此不是夫子謙辭。聖人之心虛虛朗朗。原無一物在於其中。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問於我。我只空空焉耳矣。未嘗先有知以應之。但就其所問者。自有個恰好道理在。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所叩者。叩其所自有者耳。所竭者。竭其所可言者耳。我原一空空如也。仝上

○承菴姚先生曰。人心空然洞然。原無一物。如明鑑懸於空中。隨所照見妍媸自別。而一任其去來。此本躰也。本躰空常明。即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亦何害其正。唯是未來而將迎。已往而留滯。便有方所。落在一邊。便有染著。過中失正。所以不得其正。不得其正者。

雖二聖人聰明一。如何可三與增二減一毫一。他只不レ能二自信一耳。若夫子與二鄙夫一言時。尙留二得些子知識一。便是不レ能レ竭二他的眞知一。可レ見二鄙夫之眞知。即夫子之眞知。非レ有レ二也。傳習錄

○龍溪王先生諱畿。字汝中。王門高第。曰。空空原是道体。象山云。與下有二意見一人上說話最難レ入。以二其不レ空也。鄙夫之空與二聖人一同。故能叩二其兩端一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二固有一。雖二聖人一亦增二減他一一毫不レ得。若有二一毫意見一塡實。即不レ能二叩而竭一矣。心口耳目。皆以レ空爲レ体。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脈也。王門宗旨

○甘泉湛先生諱若水。字元明。陳白沙先生高第。曰。夫婦之可二與知一。惟其愚。鄙夫之可二與言一。惟其空。一問則空中之端倪起矣。因レ問而聖心之端亦起矣。鐘惟空。叩レ之則鳴。復歸二于無聲一。從レ空有二端可レ叩。一叩復還二于空一。故曰レ竭。至二于竭一。而夫婦之與知。總爲二聖人所レ不レ知矣。曰レ叩。見三凡心觸二聖心一。曰レ竭。見三聖心了二凡心一。聖心無能。能以レ暇而游。聖心無知。知以レ迫而起。古今大全

○見羅李先生諱材。字子孟。明人。曰。孔子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此豈謙謙之語。抑豈漫爲二之辭一。蓋實体也。實功也。信二其無レ知。則必諒其常止。不レ然這無知。何處得來。惟能無知。所二以能無レ不レ知。蓋有二不レ知而作レ之者一。我無レ是也。孔子又以レ之自信也。不レ然這鄙夫有レ問。兩端畢竭。何處得來。空空如也。不三是說二鄙夫一。正是說二無知之狀一。自二夫子一外。庶二幾乎空一者一顏子。後儒忌レ說レ空。謂恐レ近レ禪。孔子不レ忌レ之矣。吾何避レ嫌之有。其寔空者。正是止之景狀。止者。即是空之功夫。無知則空。有レ知不レ空矣。世之人果以二無レ知者一賢乎。有レ知者賢乎。若以レ有レ知爲レ賢。

儒門空虛聚語卷上

源後素輯點　　受業生諸人仝校

空空。孔子自言レ心也。屢空。孔子獨稱二顏子之心同一乎太虛一也。有二意必固我一者。有二克伐怨慾一者。而爲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所レ害レ心者。若欲レ療二其心病一。而不下以二孔顏之心一藥上レ之。則至レ死而不レ愈矣。故以下空空屢空。及心歸二乎虛一之經語上。置二于上卷一。諸儒之註疏解釋各叙列焉。病者服レ之可也。余先自服レ之。無二毒與レ弊。故敢告。癸巳十一月。自記。

子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有二鄙夫一問二於我一。空空如也。我叩二其兩端一而竭焉。論語子罕篇

○橫渠張子曰。有レ不レ知則有レ知。無レ不レ知則無レ知。是以鄙夫有レ問。仲尼叩二兩端一而空空。易無レ思無レ爲。受レ命乃如レ響。論語精義

○藍田呂先生諱大臨。字與叔。程門高第。曰。空空無知。有レ感必應。鄙夫有レ問。無レ不レ盡焉。同上

○瓊山丘先生諱濬。字仲深。明人。曰。聖心空空。萬物皆通。而實一物不レ着。無物以涵二天下之物一。物來而應。卒亦歸二于無物一。故曰無知。古今大全

○陽明王子曰。夫子之知。不レ識不レ知。有二鄙夫一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下嘗先有二知識一以應上レ之。但叩二他是非兩端自知的一。與レ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レ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

代跋楊龜山王龍溪郝京山之文三條

追鐫猪飼敬所校讎之自記一條

儒門空虛聚語目錄

故說ニ到先生之學之所ニ淵源一。乃如レ此。終書レ之以還ニ此卷於石黑君一。癸巳十二月浪華大鹽後素。

心之爲崇乎。且雖忌之。其日用各不能逃乎良知之發見。是又非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者乎。嗟乎。可謂惑矣。然遺孝以語良知者。決非王子之旨也。隆萬以還。私淑後學之輩。或有背馳者焉。於是其學荒矣。豈圖先生遠生乎東方之異域。獨得良知之蘊。躬行心得。反勝乎其親傳之弟子過高者。就年譜見之則彰然。先生嘗仕大洲侯。而身在豫。其母老而在小川村。東西相隔數百里。無昆弟可養之者。然不欲往大洲受先生之養。而要先生之就養。於是先生之哀慕。徹髓刻骨。乃上歸田養親之疏數四。其大夫沮而不允。不得已決然自繳蹤其俸祿。以竊歸故里。在母膝下。得遂其奉養温凊之誠。是豈非不失孩提之愛。而實心大舜之心而善學王子之學者矣乎。故富貴憂虞。少艾妻子。何能得奪其良心哉。而其波及於鄉隣之老幼。而老幼各成孝慈之風以至于今。亦惟此一副眞誠之孝而已矣。故先生之學。化天下國家以孝。是其本意也。母沒後。縱有用之者。聘之以千鍾之祿。萬室之邑。必不復起矣。以錢穀獄訟之司。固不復起矣。以禮樂制度之任。若文學掌故之官。亦復然矣。只以孝弟之道任之。而不掣肘焉。則雖一命之士。一縣之令。必復起而仕矣。是豈可與世之嗜糟粕弄筆墨。而遺孝殉物者論之也哉。石黑君珍秘其三大字。盖非徒愛其墨痕。亦慕其善致良知也。慕而眞致其良知。則居處必莊。事君必忠。涖官必敬。與朋友交必信。不幸而臨戰陣則必勇。及其細也。伐樹以時。殺獸以時。如此則如與先生相反。而善學先生者也。於石黑君盖必所不難焉也　今應其需。徒亦論其字躰筆勢之工拙濃談而已。則豈學致良知者之所爲也哉。是

識。問諸其門人之遠孫志村周二曰。是誰筆乎。答以先生之眞蹟。因諳得其筆勢墨色矣。而今觀此卷之三大字頗相類焉。故徑信是爲其心畫也。嗚呼。先生之書此三字。非徒筆之。眞躬行心得焉者也。然而世儒惡王子致良知之說。以併駁先生者間有之。故余請辨之。夫道者載於四書五經。似太散漫而無要。而有至要者在。至要者何。喜怒哀樂而已。喜怒哀樂者。亦惟仁義禮智而已。仁義禮智者。亦惟仁義而已。仁義者。亦惟孝弟而已。孝弟者。亦惟孝而已矣。而孝非外鑠者。不學不慮之知能。而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之良也。其良者非他。天之太虛靈明焉耳。善致其良知。則情性皆得其正。舜是也。不善致其良知。則情性皆不得其正。深山野人是也。故野人遇富貴利欲。値憂虞禍害。則棄其父母而趨避焉。與鹿豕無異矣。雖學士大夫。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於是其孩提知愛父母之良心將何在。故孟子曰。大孝修身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矣。又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又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又終結放勳重華之要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陽明王子亦初開發於有子孝弟章。悟不忘父于其懷之所自來。盡其愛乎父而孝矣。又移之其君而忠矣。至於討叛藩之大勳勞。要從其孝生出來也。故自以爲千變萬化皆微乎一孝矣。其立致良知之學以此也。眞是孔孟之血脉。而堯舜之嫡傳也。然而世儒不深察其要。謾忌之。豈非意見勝

序後附載

後素曰。人心之奥。以太虛爲躰。而人之務。則以孝爲本矣。道由此生焉。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無物不載也。然而余竊恐聽明者之讀斯書。誤認太虛。而暗乎人道之要也。是故以我曾所裁藤樹先生致良知三大字眞蹟之跋。復附載于自序後。嗚呼。人心之太虛。雖無際無量。人能以孝爲本。則庶不叛乎孔門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之心傳者也歟。故冀讀斯書者。先了釋此跋文。然後從事焉。則其孝終亦自太虛中出。而爲舜之徒矣。然雖知以孝爲務。不心歸乎太虛。則其孝也。必有作輟。而或有不免爲僞孝之行者。然則其所道之他道。亦不得不謂之僞也。是以太虛至矣。盡矣。

跋葉樹先生致良知三大字眞蹟

備藩之石黑君。余未嘗相識。頃介人見需余跋于其所藏中江藤樹先生致良知三大字之眞蹟。因展觀之。徑信是爲其心畫矣。何以徑信是爲其心畫乎。余狂愚而亦竊從事陽明王子致良知之學。初開其學於東方者乃先生也。微先生余安得與聞斯學。故受其賜亦厚矣。向聞側先生之墳墓與書院猶存於江州小川村焉。小川村者。先生之桑梓也。想像之久矣。致仕後。天保壬辰夏六月。泛湖往小川村。謁其墳墓。上其書院。而奠于神主。其事略載於陋撰洗心洞劄記中。今不贅。以故得觀書院所傳之其舊衣裳及書畫。中有致良知三大字之横幅。而無款

之巽耳。譬之果實。我空則尋常人家之李實也。其仁雖固空。然活而不死。埋之地而時至。則生芽焉。生幹焉。生枝葉焉。收生花實焉。生機次第發出即如此。彼空乃王家經讃之李實也。其仁固亦空。然死而不活。雖埋之地而時至。不生芽焉、不生幹焉。不生枝葉焉。安收生花實焉。生機槁寂斷滅如此、是故儒中之聖賢。古嘗有克己復禮。以全乎本然之空。而中也仁也。皆無恙焉。孝弟忠信喜怒哀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盡自此空中出。以獲遂位育之功者矣。佛氏之徒侶。大抵鑿心剗性。終爲槁寂之空。而中也。仁也。皆滅矣。故孝弟忠信。喜怒哀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不能發出。豈亦獲遂位育之功也哉。於是乎可見我空與彼空相去千萬里。而儒者昧斯義。概忌言空。遂以之奉佛氏。而其所爲則纔止於方策文字間。不期躋聖賢之域矣。故終身淪溺義襲外飾之覇學。可謂惑矣。雖惑之極。若亦各反求之。則其理固明々。心空無論。耳目爲空　口鼻爲空。運用身躰所亦爲空。造築家室處亦爲空　無一不空者。而不之覺何也。世適有言之者。目之以佛。是豈非反爲頑愚乎。嗚呼。儒者嘗割空虛以奉佛氏。而佛氏固槁寂其空。則彼此共失焉者也。故空虛之實學。依然只在於上帝而不渝而已矣。嗚呼。孰學孔子之空々顏子之屢空。不失上帝所賜之太虛。而執中安仁。以遂位育之功哉。天下之廣。四海之大。而來世之遠。必有儒門有其人矣。余是以有斯編之輯。非子等之所知也。遂名曰儒門空虛聚語。天保四癸巳冬十二月大鹽後素題于洗心洞。

儒門空虛聚語自序

張南軒先生甞類㆓聚論語中言ㇾ仁處㆒爲㆓言仁錄㆒。眞西山先生甞亦摭㆓取聖賢格言㆒爲㆓心經一篇㆒。仁之理。心之德。於ㇾ是詳且盡矣。然心有㆓人心道心之別㆒。不ㇾ下㆓精一之功㆒。則安能去㆓其危㆒。入㆓其微㆒。以執㆓其中㆒也哉。而中者果爲㆓何物㆒乎。仁者子貢子路之所ㇾ未ㇾ易ㇾ至焉。而中心安ㇾ之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則又安能得㆓遽安ㇾ仁也哉。而仁者果爲㆓何物㆒乎。嗚呼。執ㇾ中之難亦如ㇾ彼。安ㇾ仁之難亦如ㇾ此。是無ㇾ佗。以㆓太虛㆒故也。夫太虛無ㇾ形而靈明。包㆓括萬理萬有㆒。而播賦流行。人稟ㇾ之以爲ㇾ心。心即虛而靈。中於ㇾ是乎在焉。仁於ㇾ是乎存焉。而萬事出矣。故橫渠張子曰。虛生ㇾ仁。東城林子曰。中者我之本躰。我之太虛也。然則中也。仁也。皆太虛而不ㇾ可㆓捕提㆒者也。宜哉。執㆓其中㆒安ㇾ仁之難矣。故不ㇾ悟㆔中與ㇾ仁之所㆓由然㆒。而謾從㆓事於㆓執ㇾ中安ㇾ仁之業㆒。則不ㇾ知㆓其源㆒而斃者。蓋不ㇾ尠矣。故若悟焉而修。則往々窺㆓得其髣髴㆒。不㆓悟焉而修㆒。則後進猶如㆓既斃人㆒。空送㆓此生㆒。豈非ㇾ可ㇾ惜乎。余故於㆓陋撰劄記中㆒每々僣㆓述太虛之理㆒。而今收以㆔孔子空々顏子屢空等之經文。與㆓先儒之註釋論說係ㇾ之者㆒。萃編㆓斯書㆒。而示㆓諸友㆒。其友曰。空虛二字。佛氏之學。而儒者之所ㇾ忌也。然子不㆓唯口之。萃編㆓斯書㆒。獨何心哉。縱雖ㇾ欲ㇾ令㆕後進知㆔中與ㇾ仁之所㆓由然㆒也。受㆓百世之誹㆒。貽㆓萬代之笑㆒。必其所ㇾ不ㇾ免。豈非㆓頑愚之至㆒矣乎。曰。佛氏不ㇾ入㆓中國㆒已前。孔子既空々。顏子屢空。佛氏入㆓中國㆒後。其亦言ㇾ空。於ㇾ是我空。與㆓彼眞㆒混焉。而論㆓其極㆒。則我空與㆓彼空㆒本一物。只有㆓死活

能敬㆓其長㆒也。故大學雖レ有㆓許多工夫㆒。然實落處。只是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故上老レ老。上長レ長。便是脩身。以立㆓天下之本㆒。民興レ孝。民興レ弟。便是齊治平。而畢㆓脩身之用㆒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レ志之學。其從レ心不レ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レ之。却不㆔只是一個致㆓良知㆒耶。故曰。古之欲レ明㆓明德於天下㆒。大學之道備矣。

王子傍訓曰。又說㆓到脩身上工夫㆒。只是誠意。

後素按。胡氏至㆓陽明先生㆒。即㆓此一節㆒。以通㆓論全經之義㆒也。學者細㆓讀之㆒。聖學之本領可レ見矣。齊治平之本。在㆓一脩身㆒而已矣。又其本在㆓一誠意㆒而已矣。意誠則明德明。而民親。故誠一字。天人合一。學庸不二之道也。若了レ之。則非レ聖必賢。吾輩宜㆓勉行㆒焉。

古本大學刮目畢

知二其美一。所レ令レ反中其所上レ好。平天下章。說丁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所レ惡惡レ之。與丙好二人所レ惡。惡乙人所甲好。畢竟天下道理。不レ過二善惡兩端一。初言二格物致知一時。便要下分二別此二件一分明上。自二誠意章一以後。只是好二其所レ當レ好。惡二其所レ當レ惡而已。

張侗初曰。平二天下一說二絜矩一。絜矩說レ平二其惡一。所レ惡平。則所レ好平。而天下平矣。然有二兩件大事一。曰理財。曰用人。而理財又係二乎用人一。理レ財而勿レ奪二民財貨一。平二其好惡一也。用レ人而進レ賢退二不賢一。平二其好惡一也。講二生レ財之大道一。而無レ慢二于聚斂之小人一。亦平二其好惡一也。得レ衆則得。失レ衆則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夫善與二忠信一之能得レ衆者。豈有レ他哉。不レ過下存二此老レ老幼レ幼恤レ孤之眞心一。而無上レ失二吾好惡誠意之初一而已。

李榕村曰。德字。仁字。忠信字。仁義字。但在二絜矩之前一一層。所レ謂王道本二於誠意一。

錢漸庵曰。問。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是格物。俱是致知實地。彼誠意章。有下自欺自慊。掩二不善一著レ善等語上。謂爲民知所レ在致レ之可矣。乃正心後五章。安得レ有二眞知話頭在一レ內。謂亦是致知實地。可乎。曰。誠讀下有レ所二忿懥一等語之所二親愛一等語。與中夫所レ好所レ令之相反。若レ好若レ惡之公私上。彼其眞知。豈不二一一分明一于二此之際一。實落下レ手做去。詎非二却是格物。而是致知一。若謂二此際無二眞知一。必謂二此際無二明德一而後可。

羅近溪曰。或問。大道以二脩身一爲二天下國家之本一。如何方是脩身。曰。致二眞知一。則脩二其身一矣。曰。如レ斯而已乎。曰。致二眞知一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眞知者。不レ慮不レ學。而能憂二其親一

胡臞明曰。大學之釋治平也。一切制度文。爲潤色太平之具。皆在所緩、唯以孝弟慈之道。脩身以敎家。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因制爲養民之政。俾得仰事俯育。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而又進君子退小人。與民同欲。不事其利。使天下之人皆得終遂其孝弟慈之願。而治平之能事畢矣。有國者。不此之務。而泛及其他。則雖周禮三百六十官。事事脩擧。亦徒文具。不可以致治。而適足以召亂。故曰。堯舜之知不偏物。而急先務。堯舜之仁 不偏愛人。而急親賢。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無二道也、眞西山大學衍義。不及治平。以其要具在格致目中耳。邱文莊之補衍。終落第二義。

牛春宇曰。合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觀之 曰孝弟慈。曰如保赤子。曰絜矩同欲。大人視國與天下的民。恰與自家骨肉一般。是何等相親、經文在親民、親字端的有味。雖有親々而仁民之說。不過自其分殊處別之耳。至其理一處。則仁之所以親之也。故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天命無私、吾人性分上道理、原是如此。聖賢盡性無私。其體道作用處。亦自是如此。

張還白曰。身修而後家齊。故齊家專論一身好惡。然至於治國。又云。有諸己無諸己。藏身不恕。是治國本於修身也。於平天下云、同好惡。先愼乎德。忠信以得之。是平天下本於修身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饒雙峰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

重慶有ニ名木一。湖口長江有ニ船稅一。荊州有ニ店稅一。又有ニ門攤商稅油布襍稅一。莫レ不ニ設レ璫分レ職。橫肆誅求一。有司得レ罪。立繫ニ檻車一。百姓奉行。若レ驅ニ駝馬一。雖ニ漢室牢盆桑孔乘レ傳。熙豐一乎。寔鷄豚悉空。曾未ニ若レ斯之酷一也。至ニ乃國法恣睢。人懷ニ痛憤一。反レ爾之誠。覆レ舟之禍。亦間有レ之。以レ故高淮激ニ變遼東一。梁永激ニ變陝西一。陳奉激ニ變江夏一。李鳳激ニ變新會一。孫隆激ニ變蘇州一。楊榮激ニ變雲南一。劉成激ニ變常鎮一。潘相激ニ變江西一。當ニ斯時一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レ亡者幸耳。而深宮不レ省。疏入留レ中。其始因ニ礦稅一而設レ璫者。繼則璫瑩而託レ命。在ニ礦稅一。其始因ニ璫媚一而迎合。在ニ礦稅一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ニ宮闈一。植レ根深固。未レ易ニ卒拔一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レ裕レ國。不レ欲レ病レ民。群小之心。必自瘠レ民。方能肥レ己。逮レ至ニ三十三年一。而稅歸ニ有司一。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ニ亦晚一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レ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ニ之衞武飮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一。抑何習與レ性成也。

後素按。右諸說。皆能闡ニ發此一節之精蘊一。以ニ禍敗吉福之實事一者也。如ニ陸氏說一尤痛快。洞ニ徹媢疾小人之心胸一。而谷氏之說。則本論ニ萬曆年間礦稅之蔽一。而雖レ非ニ大學此節之解一。然以ニ張芑山說一觀レ之。則二祖照ニ小人媢レ上浚レ民之奸情一。以不レ許ニ聚レ財專一レ利。而猶保ニ子孫黎民一者。雖レ未ニ必皆協ニ大學聖人之仁一。聖人而在。安有レ不レ取ニ其惠レ民之政一也。而神宗繼ニ其統一。子ニ育億兆一。不レ遵ニ仁祖之成轍一。乃爲ニ閹璫所ニ惑溺掊克一。遂召ニ崇禎之亂一。取ニ谷氏說一。置ニ諸張說後一。以レ此也。嗚呼。有ニ天下國家之責一者。宜ニ以レ此爲ニ殷監一矣。

請徵レ之。太祖謂二侍臣一曰。此人蓋欲三剝レ下益レ上。以覬二恩寵一。所レ謂聚斂之臣。是也。民既遇レ旱。後雖レ有レ收。僅足レ給レ食。況朝廷既已免レ租。豈可二復徵一。昔孔子論二治國一。寧去レ食。不レ可レ無レ信。若復徵レ之。豈不レ失レ信。夫違レ理。而得レ財。義者所レ恥。厲レ民以從レ欲。仁者不レ爲。遂不レ聽。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二銀鑛一。長沙府民言。臣鄉產レ銅。發レ民採煉。可レ獲二厚利一。成祖曰。獻レ利以圖二僥倖一者。小人也。國家所レ重在二民安一。不レ在二於利一。皆斥レ之。愚按。古今聚斂之臣。得レ行二其私一者。皆人主好レ利有二以致一レ之。信如下太祖成祖之薄二賦稅一屛中僥倖上。彼掊尅者。何自而入哉。

谷氏應泰曰。聞レ之。銀鏤金品。列二之禹貢一。甘人璣貝。載在二周禮一。國有二常經一。非レ可下以無上レ藝二征之一也。況王者。藏二富于閭閻一。天子不三下求二金車一。亘以二多レ欲者。仁義難レ施。黷レ貨者。亂源斯久一。有二天下一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致レ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人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レ繫二于慮一。日中之昃。弗レ虞二于懷一。遠二賢士大夫一。親二宦官宮妾一。女謁苞苴。陰性客嗇。孳々所レ談。利之所レ萌耳。逮レ至二萬曆二十四年一。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于レ是命二張忠一往二山西一。曹金住二兩浙一。趙欽住二陝西一。陳增駐二山東一。高宋領二福建一。楊榮辦二雲南一。丘乘雲駐二四川一。李敬担二廣東一。郝隆劉朝用乘二池州一。陳奉領二湖廣一。魯坤開二彰德衞輝一。大璫襍二出諸道一紛然。而民生二其間一。富者編爲二礦頭一。貧者驅レ之墾采。繹騷凋敝。若二草菅一然。又不二特此一也。礦務之外。天津有二店租一。廣州有二珠摧一。兩淮有二餘鹽一。京口有二供用一。浙江有二市舶一。成都有二鹽茶一。

小人聚歛。以佐二人主之欲一。人主不レ悟。以爲レ有レ利二於國一。而不レ知二其終爲一レ害也。賞二其納一レ忠。而不レ知二其大不忠一也。嘉二其任一レ怨。而不レ知三其怨歸二於上一也。嗚呼。若二二公之言一。則可レ謂下深得二此章之旨一者上矣。有二國家一者。可レ不レ監哉。

張子韶曰。漢武財二用桑弘羊一。孔僅咸陽啓レ之。明皇財二用宇文融一。王鉷楊愼矜楊國忠啓レ之。德宗財二用盧杞一。皇甫鎛啓レ之。彼數君者。以二桑弘羊宇文融盧杞等一。爲二善使一レ爲二國家一。然而漢武晩年。盜賊四起。明皇晩年。有二祿山之難一。德宗晩年。有二奉天之難一。菑害並起。然則國當下以レ利爲上レ利乎。以レ義爲レ利乎。

陸稼書曰。小人之沮二絕賢路一。其力最猛。其術最巧。外結二群僚一。以多二其黨一。內結二宮闈一。以固二其根一。或托下於愛二惜人材一。愼中重名器上。以陰除二異レ己者一。或托下于興二復古典一。建中立功名上。以陰成二其私一。或爲二君子用一。而使下人不レ覺二其奸一。如二蔡京之於二司馬一。或能用二君子一。而使三人得二指爲一レ名。如三蔡京之于二龜山一。千態萬狀。不レ可二測識一。其所二驅斥一者。猶有レ限。而使下高人以二廉恥一自引。當官以二牽制一自畏上。

張卓庵曰。王安石初與二劉恕一友善。及レ行二新法一。欲三引レ恕置二三司條例一。恕以レ不レ諳二金穀一爲レ辭。且曰。天子方屬二公以二大政一。宜下恢二張堯舜之道一。以副中明主上。不レ應三以レ利爲二先。安石遂與レ之絕。愚按。劉恕之言。深得二遺意一。惜二安石不一レ從耳。蓋言レ利者。必不レ知レ義。此聖賢所二以深斥一也。

張芑山曰。明洪武六年。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二民租一。秋種足レ收。民願レ入レ賦。

小人。尤莫病於聚歛之小人。有國家者。愼勿誤用之耳。如使惑於所誘也。委之以國焉。而出納之權。爲其所統。甘於所投也。授之以政焉。而予奪之柄。爲其所專。則必剝民之膏。以充君之欲。而不顧其危之所伏。屈物之力。以供上之求。而不慮其禍之將生。上焉天厭之。而薄其陰陽之和。山川草木。皆足以爲吾災也。下焉民厭之。而恣其愁苦之氣。匹夫匹婦。皆足以爲吾害也。當斯時也。雖有絜矩之君子出焉。奮然爲國請罪於天。一洗其既穢之政。而薦之以馨香。有愼德之君子出焉。毅然爲君釋憾於民。盡轉其已悴之生。而沃之以膏澤。天命則已去矣。而順之者之方般。固不若逆之者之既重也。善人雖有回天之力。亦安能施於小人當國之後哉。人心則已離矣。而仁之者之方切。固不若虐之者之既深也。善人雖有多助之報。亦安能自效於小人專國之餘哉。惡之事敗於小人。則永無復成之理。禍起於掊克。則世無回福之機。長國家者。可不愼所使哉。

後素按。右二說。通解長國家一節之經義。而胡子之說尤盡矣。而絜矩之君子。與愼德之君子。天命之去。與人心之離。皆非有二也。行文之勢。不能不如此。勿以辭害意而可。

朱子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愼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技幹凋瘁。而根本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蘇紫溪曰。君子小人之辨嚴矣。慎獨者君子。而得大道者亦君子。爲不善者小人。而蓄害並至者亦小人。易始于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之姤。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曰。不遠復。謹其幾也。曰繫于金柅。戒其動也。誠意之關。復姤之介。微乎微乎。

湛甘泉曰。小人柄國。將國家事弄得大壞。到得覺悟。而別用君子。以挽之。則釀禍之根。雖非自今日。而禍之交作。始見於今日。擔事之人。已非如昔日。而事之難處。更甚於昔日。雖有善者。其奈之何。

後素按。右二說。解用君子小人之利害。而湛氏之說。於雖有害者亦無如何之旨也。尤明白。

胡雲峯曰。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張惟適曰。結語兩言治國。不復及平天下字。正見平天下在治國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此結語也。

黃貞父曰。即獻子痛惡聚斂之臣。而究國家之害。必自小人。小人者利之媒。禍之種也。蓋人主非生而嗜利。國家亦未遽至敗亡者。小人百計巧中。以開其欲竇。令人主深善其策。而信之不疑。以故財聚則怨聚。怨聚則上干天和。下叢人憤。而害乃甚痛。主即不動心。於是非獨不惕然於利害乎。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胡思泉曰。夫專利之小人。無所不至也。苟一用之。而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天下。莫病於

則直解レ之。一不レ可レ闕。故並收。因竊考。使下有二國天下一者。常存中心乎献子之所上レ期。則德明。而民親。民親。則欲レ喪二國天下一。豈得乎。利莫レ大レ焉。而天子諸侯之孝。亦莫レ踰レ焉。故孝經曰。一人有レ慶。兆民賴レ之。又曰。富貴不レ離二其身一。夫其兆民之賴。其有レ慶二其身一。守二其富貴一。是皆民歸二其德一。而利在二其中一矣。利在二其中一。則益悟二義者利之和之旨一矣。

長二國家一。而務二財用一者。必自二小人一矣。彼爲レ善レ之。小人之使レ爲二國家一。菑害竝至。雖レ有二善者一。亦無レ如二之何一矣。此謂下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上レ利也。

朱子曰。自由也。言由二小人一導レ之也。○鄭康成曰。彼君也。○許東陽曰。菑如二日食星變水旱蝗疫一。皆是。害如二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一。皆是。

黃東發曰。彼爲レ善レ之。疑有二闕文一。愚意。彼指下用二小人一者上言。善レ之。謂下利爲レ有レ益。善二其說一而行中之也。文意似二亦自全一。

或問。彼爲レ善レ之。說下賞二其納一レ忠。喜中任二其怨一。然否。周繩玉曰。此說極是。但亦要下粘二人君身上一說上。蓋彼爲レ善レ之者。實則掊克。而托二于美名一。以濟二其主之私欲一。亦緣二人君內多欲。而外欲下蓋レ之。故甘二受其欺罔一。而善レ之。

尤西川曰。彼爲レ善レ之。不三止能二其事一。又善二其說一。使二人易一レ感レ心。

後素按。右三說。解二彼爲レ善レ之之義一也。朱註曰。彼爲レ善レ之。此三句。上下疑有二闕文一。而或問。引下呂晦叔所レ云賞二其納一レ忠嘉レ任二其怨一之言上。則似丁亦不丙全舍乙以二小人一爲レ善レ之之說甲。而今以二此三說一觀レ之。則非二闕文一益分曉。

朱子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固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喩。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側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温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吳季氏曰。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爲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眞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氷。謂之伐氷之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箕斂之禍。及于雞豚。傷殘之害。甚于牛羊。凡可以圖便者。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乘伐氷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爲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

後素按。右五說。通解此一節之經義也。方呂二說。簡而明。葉朱二說。詳而周。而吳子說。

李圖陵曰。以レ義爲レ利。不ニ是爲一レ義。以求ニ義中之利一。易所レ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有以字。只認レ義不レ認レ利。兩以字。只縮在ニ兩以字內一作ニ一層一看。若將ニ爲字一。多作ニ一折一。則是因レ利而後好レ義。爲レ病正不レ淺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ニ義利之義一也。愚謂。聚歛之臣利也。非レ義也。君不レ畜ニ聚歛之臣一。則義矣。故爲ニ人君一者。誠明ニ義利之解一。而後自然之利在ニ其中一。雖レ不レ求必得レ之矣。如レ此則與ニ因レ利而後好レ義者一霄壤。

方性夫曰。或不レ察ニ於雞豚一。或不レ畜ニ於牛羊一。或不レ畜ニ聚歛之臣一者。言受ニ祿於公一者。不レ宜レ爭ニ利於私一也。

呂與叔曰。雞豚牛羊。庶民之所レ畜也。卿士大夫既食ニ於人一。又與レ之爭レ食。則專レ利矣。專レ利。則以レ利爲レ利。盜者失ニ財於一旦一矣。聚歛者誅求而無レ厭。此所三以寧有ニ盜臣一也。

葉石林曰。勞レ心者治レ人。治レ人者食ニ於人一。故以レ義爲レ主。勞レ力者治ニ於人一。治ニ於人一者食レ人。故以レ利爲レ主。百乘之家。非レ備レ貴也。然其職在ニ於治一レ人。故不レ畜ニ聚歛之臣一。則以掊ニ克於民一。而民困。雖レ有レ粟。安得而食レ諸。有レ國者。不ニ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レ義者。何也。蓋以レ利爲レ利。則民所レ知者利而已。故不レ奪不レ饜。以レ義爲レ利。則民知レ義矣。利自存ニ乎其間一。故三代盛時。以レ義事レ上。則曰下雨ニ我公田一。遂及中我私上。上以レ義恤レ民。則曰下駿發ニ爾私一。終中三十里上。上下相待如レ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義爲重。

邵仁中曰。孟献子在春秋時。以賢稱。方献子之未有是言也。孰不曰盗臣竊吾之貨賄。是不可有也。聚斂之臣。能爲吾生財。是不可無也。自献子之言一出。然後知。盗臣竊吾之什百。是什百而已也。竊吾之千萬。是千萬而已也。若聚斂之臣爲吾罔利。以召怨。怨積而不可解。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盗竊之害猶小。而聚斂之害甚大也。二者不可俱有。權輕重而論。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耳。異時尹鐸保障繭絲之論。蓋有見於斯也。

丘瓊山曰。聚斂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月。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日久歳深。歳入既豐。用度益侈。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爲生民無窮之禍。

王荊石曰。寧有盗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非取盗臣也。献子言。有家而説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

後素按。右三説。解聚斂臣之義也。而邵仁中所云。是不可有。是不可無之言。乃的中古今自私殖貨財者之病矣。王氏非取盗臣之説。不須其解。而其義人所易知也。猶家語。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盗不與焉。雖竊盗不與。非不罪之。特較心逆而險等五等之奸人。則其爲害也小。而有限。故曰。不與云。寧有盗臣之意。蓋亦如此也歟。

朱子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朱子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鄭康成曰。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又曰。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又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又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朱子曰。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陳臥子曰。獻子此節。以義理言。

陸稼書曰。孟獻子節。只就心術上說。非以聚散得失。而驗利不利。獻子之言。純是正誼明道之言。絕不從效驗起見。故大學中取以爲平天下法。下節所言。乃是爲中人已下說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此一節之大意。而陸說則幷及下節也。愚序所云。陸氏陶治乎陽明子者。皆指此等說而言。而陽明子訓此節曰。只是誠意。誠意非心術而何。

施羽玉曰。或問。獻子所惡在聚斂之臣。奈何從雞豚牛羊說起。曰。此說有味。雞豚牛羊。皆侵民利者也。利端漸不可長。一染必浸淫。其勢必至聚斂。

後素按。施氏說。解孟獻子從雞豚說起之義也。

湯潛庵曰。不畜聚斂之臣。看上文畜馬乘不畜牛羊。下一畜字。聖賢分明。把聚斂之臣。以異類待之。

鮮大紳曰。三不字。皆以義言。蓋食民之祿。不當侵民之利。不察不畜。不過起下之詞。重聚斂上去。蓋臣能聚斂。則箕斂之禍。及於雞豚。傷殘之害。甚於牛馬。故斷不宜畜。與其二句。是其甚言不可畜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不畜之義也。湯說更有味。愚謂。不察不畜。乃義也。此一節。只以

胡朏明曰。府庫財者。周禮大府云。萬民之貢。以充二府庫一。鄭註曰。此九職之財。是若悖入以充二府庫一。如二鹿臺瓊林之類一。即不レ可レ謂二之府庫財一。

後素按。胡氏說。解二府庫之義一也。

李九我曰。能行二絜矩之道一。便是好レ仁。民感二其仁一。而不レ忍レ忘レ報。便是好レ義。既好レ義。則上有レ事。必出レ力以終二其事一。彼以爲義之所レ宜レ然也。夫終レ事之力。出二于民一者也。尙不二敢自愛一。而忘二上之事一。況府庫之財。屬二于上一者也。又豈有二悖レ義。而利レ上之財者一哉。語意相聯。歸二重財上一對講。不レ是。

後素按。李氏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愚謂。上好レ仁。便是人之所レ好好レ之者。而上誠好レ仁。則下有レ仁焉者。所レ謂其機如レ此者。而就下其事不レ終。與中未上レ有三府庫財非二其財一看レ之。則豈非レ利乎。孟子曰。未レ有下仁而遺二其親一者上也。未レ有下義而後二其君一者上也。王亦曰二仁義一而已矣。何必曰レ利。亦只此意。雖レ不レ計レ利。利在二其中一。而親レ民之實功。於レ是乎益顯也。或曰。解レ經。則不レ如下言二仁義一。而不上レ言レ利也。曰否。元亨利貞。在レ天既然。人亦從レ天來。心具二其理一。則豈有二仁義一。而無レ利哉。要利與二四德一兼言。則可。單言レ利。則不可。若只言二仁義一。而不レ言レ利。乃迂腐之套語。决不レ可三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也。故孟子亦嘗言レ利。今具在二其書一矣。乞熟讀焉。疑亦冰釋。

孟獻子曰。畜二馬乘一。不レ察二於雞豚一。伐冰之家。不レ畜二牛羊一。百乘之家。不レ畜二聚

財非二其財一者上也。

徐徵茲曰。未有上好仁節。見二以財レ發之效一也。孟獻子兩節。示二以レ身發レ財之戒一也。

後素按。徐氏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而併及二下段孟獻子之一節一也。

李岱雲曰。朱子謂。仁義只是一箇。在レ上便喚二做仁一。在レ下便喚二做義一。是因二上下一易レ名。非二理有上二一也。蓋能恤レ下。重レ愛底意思多。故曰レ仁。下能忠レ上。重レ敬底意思多。故曰レ義。

後素按。李氏說。因二朱子一以解二仁義字一也。請看二朱子之本來與レ道一而已矣一。乃相對而無二支離語一也。

吳季子曰。世有下好行二小惠一以干二百姓之譽一者上。事久論定。人知二其心一。則愛戴之情弛。是以不レ終。

後素按。吳氏說。解二上不レ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其事不レ終之所レ由也。

蔡虛齋曰。好レ仁既有二絜矩一。則亦兼有二事在一矣。好レ義亦然。故戴レ之爲レ君。親レ之如二父母一。事乘芻粟。民爲レ之出。版幹力役。民爲レ之供。是好レ義也。民既如レ此好レ義。吾見二事必有レ終。爲レ臺爲レ沼。則不レ日成レ之。鑿レ池築レ城。則效レ死守レ之。以戰則勝。以攻則舉。無レ不レ如二吾願一矣。其字皆指二在レ上者一言。姚承庵曰。上好レ仁仁字。是天地父母之仁。下好レ義義字。是愛戴歸往之義。總レ之此一心相感通。非レ有レ二也。有レ終レ事守レ財。正見二其好レ義用レ情處一。

後素按。蔡氏及小註姚氏說。解二上好レ仁而下好レ義一。以二其事終之効一也。愚謂。事終乃民親也。故王子曰。明レ德則民親。

饒雙峯曰。財散民聚。此以レ財發レ身。財聚民散。此以レ身發レ財。

陳新安曰。紂聚二鹿臺之財一以亡。武散レ之以興。即其證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朱子曰。仁者不三是特地散レ財買レ人歸二己。只是不レ私二其有一。人自歸レ之。而身自尊。是言二散財之效如一レ此。不仁者只是務レ聚レ財。不レ管二身危亡一也。楊克之曰。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下是有レ心散レ財買レ人來奉上レ己。人君以二天下一爲レ身者也。財者天下之血脈。仁者恩澤遍二闔闔一。則血脈流通。而吾身滋潤。且不レ歛二天下愁怨之氣於身一。則身益尊榮。若二以レ財而發一レ之也。

後素按。朱子說及小註。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竊謂。人君有レ人有レ土有レ財有レ用。而無二誠意之學一。則必流二乎驕泰一。而墮二於聚斂一。故不レ可レ不三誠意以講二用財之道一也。漢武帝唐玄宗德宗。雖三各有二出レ衆之才一。而誠意則闕如。故武帝罷二黜百家一。表二章六經一。雖二美事一。然不レ知二用財之道一。故算及二舟車一。榷及二鹽鐵一。以資二淫侈之費一。玄宗平二定內難一。委二任賢相一。雖二雄略一。然不レ知二用財之道一。括田騷擾。六使掊克。亦以資二淫侈之費一。德宗初卽レ位。放二象馴一出二宮人一。雖二善政一。然不レ知二用財之道一。大盈瓊林間架除陌之貪。其聚斂無レ所レ不レ到。是皆以レ不レ知二大學誠意用財之道一。乃至二是極一也。而民怨起二于下一。而國危矣。是故。仁者之以レ財發レ身之見。非三英武之人之所二能及一也。故王子曰。能明レ德者。則能親レ民。親レ民之工夫。非二誠意一不レ可。

未レ有下上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者上也。未レ有下好レ義。其事不レ終者上也。未レ有下府庫

レ利之徒。不レ得三乘レ此以投二其隙一矣。不レ然窘二於調度一。則雖二財聚民散一。不レ遑レ䘏也。迫二於費用一。則雖二悖入悖出一。不レ暇レ問也。大抵崇レ本節レ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高中玄曰。問。大學何以言レ生レ財。曰。此王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二諸食貨一。禹謨一事。終二于厚生一。理レ財王政之要務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レ識二義利一。不レ辨二公私一。徒以レ不レ言レ利爲レ高。乃至レ使二人不ト可二以爲ト國。殊不レ知聚レ人曰レ財。理レ財曰レ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三嘗不二利也。義利之分。惟在二公私之判一。苟出二於義一。則利皆義也。苟出二乎利一。則義亦利也。而徒以レ不レ言レ利爲レ高。使二人不ト可二以爲ト國。是亦以レ名爲レ利者耳。而豈所レ謂義哉。既極言二聚レ財之不可一矣。以爲聚レ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二國家之無ト財乎。生レ財自有二大道一。苟得二其道一。則財用自足。正不三必外レ本內ト末。而後財可レ聚也。夫生レ財自有二大道一。則聚レ財斷不レ可レ爲。務二財用一之小人。斷不レ可レ用。彼後世言レ利之徒。如二桑弘羊裴延齡輩一。徒掊尅以奉迎。而斂二怨於民一。國事日去。誠所レ謂災害並至者。人君不レ可レ不二深察而痛絕ト之也。

後素按。右二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吳氏以二十耜舉ト趾。釋二爲レ之者疾一。是乃襲二舊說一也。而愚取二或說一。此爲二言レ貨而不ト言レ食。雖三微有二異同一。而其通解之全文。明暢無二澁滯一。故不レ能レ不レ錄焉。今作下飭二化八材一治中絲枲一等上看。則固無レ妨。且謂二大道一。亦不レ在二于誠意之外一也。

故陽明先生傍註曰。只是誠意。

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仁者以レ身發レ財。鄭康成曰。發起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二食レ之者衆四句一也。然細論レ之。則生レ之衆。三農生二九穀一。園圃毓二草木一。虞衡作二山澤之材一等之類也。爲レ之疾。百工飭二化八材一。商賈阜二通貨財一。嬪婦治二絲枲一等之類也。食レ之寡。與二用レ之舒一。謂三皆有二節制法度一也。愚故常謂二一部周官。便是大學之細註一也。

呂晚村曰。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レ能レ足レ財。却不レ可レ恒也。惟此四者。不レ見レ有レ餘 自無レ不レ足。雖二凶荒患害一。皆不レ能レ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柯賓明曰。或問。解醒篇說二財恒足句一。只作二百姓足一說。又有下說二國用充足一。作二君足一說上。又時文有レ說下藏二富於民一。即藏中富於國上。諸說孰是。曰。財恒足。只渾渾說二箇公私上下財貨充溢一。便是不三必云二國用充足一。亦不二必云下藏二富於民一。凡此等語得。但非二上乘之文一。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財恒足矣之義一。

吳季子曰。聖賢議論。雖レ高而不レ虛。雖レ正而不レ迂。大學卒章。深以二聚斂一爲レ戒。使二他人言下此。則但知二財之不下可レ聚。而不レ知二財之不下可レ無。議論激。而趨二於一偏一。天下後世。始病二其難下行矣。聖賢則不レ然。既聞二聚レ財之非下財。必曉レ之以二生レ財之道一。蓋民生日用有下不レ容二一日闕一者上。顧聖賢自有二生レ財之道一。非レ若二暴君汙吏。浚レ民以自殖一。四民各服二其業一。而一國無二遊惰一。是謂二生レ之者衆一。百官各守二其職一。而在位無二冗員一。是謂二食レ之者寡一。十耜擧レ趾。無レ作レ輟也。爲レ之者疾矣。大用小用。無二侈靡一也。用レ之者舒矣。其來無レ窮。其去有レ限。自然般積如二丘山一。不レ竭如二泉源一。豈非二足レ國之道一乎。知二正大之道。自可二以生下財。則所レ憂者不レ在二乎財匱一。而言

之說一。則重在レ財。而大道却輕。是乃管商之道。而非二聖人大學之道一也。

蘇紫溪曰。生レ財者。非レ生二國家之財一也。生二民間之財一也。

王宇泰曰。生レ財。正與レ聚レ財相反。生者生生不レ窮也。有二自然生息之意一。如下木有二根本一而生中枝葉上。從レ內レ本上一來。有レ德有レ財天道。反二聚斂小術一看。乃上節大道中之一道。沈鮫門曰。生レ財正與レ聚レ財相反。生者生生不レ窮也。生生不レ窮。則不二必有一レ所レ與二於下一。而下自足。不二必有一レ所三過二取於下一。而上自足矣。即此便是惠。而不レ費。便是萬世經久之計。故曰二大道一。若聚レ財而專二之於己一。則下竭。而上亦竭矣。故能生レ財。必不レ聚レ財。既聚レ財。必不レ能レ生レ財。此仁不仁之所二以相反一也。

後素按。右二說及小註沈氏。俱解二生レ財之義一也。蘇氏所レ云。生二民間之財一。夫生二民間之財一。則生二國家之財一。國在二其中一。故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レ足。此之謂也。而後世只以レ富二國家之財一爲レ事。故先儒曰。後世聚レ財。不レ過二兩件一。一則橫征暴斂。以剝二斯民之命一。一則巧取陰奪。以傷二天地之和一。此皆所レ謂私智小術也。均レ之非二大道一。愚豈此均レ之非二大道一云哉。直謂二之暴一矣。

或曰。生レ之者衆。食レ之者寡。此言レ食也。爲レ之者疾。用レ之者舒。此言レ貨也。

金仁山曰。天地之間。自有二無窮之利一。有二國家一者。亦本有二無窮之財一。但勤者得レ之。怠者失レ之。儉者裕レ之。奪者耗レ之。故四語萬世理レ財之大法也。

蘇紫溪曰。生レ之衆。民自生也。食レ之寡。不二冗食耗一レ民也。爲レ之疾。民自爲也。用レ之舒。不下以二冗用一疲上レ民也。

身一。而墜二七世之廟一。遂爲二天下戮一。由レ是觀レ之。則拂二吾性一之禍。豈非レ可レ畏哉。如二堯舜一正反レ之。惟不レ拂二吾性一。是其一生之工夫。故忠信存二于心一。而仁政施二于世一。天下億兆之人。亦皆不レ拂二其性一。得レ遂二乎孝弟慈之願一。而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戴以爲二其父母一。爲二其父母一。則得レ衆得レ國得レ命矣。而非下得レ衆得レ國得上レ命也。惟不レ拂二吾性一。而得レ之而已矣。是故。爲二世主一者鑒二斯兩者之得失一。愼二乎德一。則忠信而不レ拂二吾性一。不レ愼二乎德一。則驕泰而拂二吾性一。不レ拂二吾性一之効。如二堯舜一。而亦得レ之。拂二吾性一之報。如二桀紂一。而亦失レ之。總レ之了二一性一之外。無二大學一也。無二聖人一也。無二天命一也。而性也者矩也。矩也者良知也。絜矩即致良知之異名。而致良知乃絜矩眞面目也。嗚呼致良知至矣。

生レ財有二大道一。生レ之者衆。食レ之者寡。爲レ之者疾。用レ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黃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二大道一之道中之一事。

倪正甫曰。君子有二大道一。可也。生レ財亦曰二大道一者。以見下道之無レ所レ不上レ通也。以レ生レ財言レ之。不下以レ利爲上レ利。以レ義爲レ利者。是生レ財之大道也。若以レ利爲レ利。就使レ有レ得。不レ過二小道一耳。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大道二字一。皆當矣。呂晚村曰。此大道。止是生レ財中大道理與二上大道一毫無二交涉一。人多云。大道不レ止レ生レ財。而生レ財亦有二大道一。如レ此乃是大道以生レ財。非三生レ財有二大道一也。愚謂。晚村泥レ字之癖。與二支離之病一故。以二前後之大道一分開。亦以泥二一有字一也。此經如曰下有二大道一而生上レ財。則財生二乎仁義忠信一。乃自然而然。如泥二有字一。而從二晚村

後素按。饒氏說。解下得失之義及忠信爲二誠意一驕泰非二誠意一之義上也。小註三說。又解二忠信驕泰之一得一失一也。愚謂。饒氏之所レ見。以二誠意一爲二一編之骨子一。乃與二王子一不二相反一。可レ謂二高眼卓識一矣。

李九我曰。忠信是一點眞心實意。至誠惻怛。肫肫懇至。此心便與二天下一相通。必有二此心一。方能量二度天下一。察二其好惡之情一。而體悉周旋。無レ所レ弗レ盡。故得二絜矩之道一。一有二驕泰之心一。自視不レ勝二其大一。視レ人不レ勝二其小一。閭閻之疾苦。小民之怨咨。藐然略不レ動二於其中一。方將下拂二百姓一以從二己之慾一。奪二其所上レ好。而與レ之以中其所上レ惡。所レ用者掊克之徒。所レ行者橫征之政。安有レ不レ失二絜矩之道一。要尋二思忠信如何一。而得。驕泰如何而失。不レ然而徒曰。發レ己自盡爲レ忠。循レ物無レ違爲レ信。惟誠則明。明則能知二千萬人之心即己之心一。惟誠則公。公則能以二己之心一爲二千萬人之心一。理是不是。然不レ知二誠是如何而誠。誠何以明。誠何以公一。則雖三藻二繪其詞一。而終不レ中二肯綮一矣。

後素按。李氏說。上半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而下半截論二朱註及宋儒之舊說一也。愚謂。忠信者吉德。即人之性也。驕泰者凶德。乃非二人之性一也。菑及レ身者。驕泰存二乎心一。而先拂二吾性一矣。拂二吾性一。則既拂二了天下億兆人之性一矣。故失レ衆失レ國失レ命。本只在レ拂二吾性一而已矣。非レ失レ衆失レ國失レ命也。拂二吾性一乃桀紂爲レ甚。民之墜二塗炭一。民之爲二世讐一。皆從二桀紂之昏德穢德一來。昏德穢德便是凶德。而驕泰之積也。驕泰之積。既拂二吾性一。而失レ之矣。湯武之天討逮二其

或問。舊註以ニ發レ己循レ物二句一分貼。然否。秦他石曰。忠信二字分不レ開。總只是一箇心。盡レ心爲レ忠。實心爲レ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純是眞好眞惡的本體。則好惡自與レ人同。而無ミ處不ニ是絜矩一。故曰。忠信以得レ之。

或問。說レ書者必忠信了。方得ニ大道一。然否。董澐陽曰。非也。即此忠信一念。便是得處。不ニ是忠信ニ了。方得ニ大道一也。

徐巖泉曰。試以ニ眞實之心一視レ民。則疾痛痾癢。何所レ不レ知。即此便能ニ絜矩一。就是得ニ大道一。

後素按。右三說。解ニ忠信之義一也。程子曰。盡レ己之謂レ忠。以レ實之謂レ信。無ニ支離之病一。秦氏之說從レ此來。

徐巖泉曰。矜高者。必欲レ勝レ人。侈肆者。放ニ于禮法一。是全然有ニ我之私一。只曉ミ得箇我更不ニ管ニ別人一。所ニ以不ト能レ通ニ人心一。民之所レ好所レ惡。自然不レ知。故失レ之。

後素按。徐氏說。以ニ矜高侈肆一解ニ驕泰二字一也。

饒雙峯曰。此得失字。又串ニ前兩段得失字一而言。由ニ上文一觀レ之。則固知ニ得レ衆得ト國。而又知レ善。則得レ之矣。所ミ以得ニ此善一者。亦曰。忠信則得レ善之道。驕泰則失レ善之道矣。忠信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レ此觀レ之。則可レ見誠意不ミ特爲ニ正心修身之要一。而又爲ニ治國平天下之要一。王心齋曰。忠信使ニ能以レ心體レ心。視レ人猶レ己。驕泰此心便自縱自肆。不レ知レ有レ人。絜矩得失。全在ニ此這箇心上分路一。○徐巖泉曰。忠信驕泰。只在ニ誠僞間一。天理存亡。決レ于レ此矣。故曰。王道本ニ於誠意一。其要只在ニ愼獨一。○唐荊川曰。大抵國之得失。一判ニ於衆之得失一而已耳。衆之得失。又判ニ於一人之善不善一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判ニ於一念之忠信驕泰一而已耳。則有ニ天下國家一者。可レ不レ知レ所レ務哉。

情欲熾。而失二天性一。失二天性一。則其好惡一人之好惡。而非二天下大道之好惡一也。猶奚絜矩之責。菑字下文菑害竝至之菑。而雖下賢如二三仁一者再生彌上レ之。又遂無レ如二之何一矣。是故。君レ人者。以レ不三拂二逆天下之人之良知一。爲下守二富貴社稷一之至要上矣。

又按。先儒曰。大學言レ心而不レ言レ性。性在二其中一。中庸言レ性而不レ言レ心。心在二其中一。然曰レ拂二人之性一。則大學亦明言レ性。而能了二此所レ拂之性一。則一性而足。猶奚了二幾性爲一。

是故。君子有二大道一。必忠信以得レ之。驕泰以失レ之。

許東陽曰。此段以二得失一結レ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二絜矩一者也。

後素按。許氏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王觀濤曰。是故二字。總承二上好惡理財用人一來。

蔡虛齋曰。大道正指二絜矩之道一。乃天下之所二以平一者也。故謂二之大道一。又曰。大道是絜矩之尊稱。

楊復所曰。大道只承二上好惡字一爲レ妙。好以二天下一。惡以二天下一。故曰二大道一。且說二好惡一。亦兼得二絜矩字面一。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是故二字與二大道一之義上也。而楊氏之說二大道一。稍爲レ勝二乎蔡氏一。然蔡氏之說。不レ可レ無也。故並存。

王子傍註曰。只是誠意。

後素按。王子註。解下君子有二大道一之義上也。非二誠意一。安得レ踐二大道一。

然在レ上者。亦有下未レ見レ知二於下一者上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レ所レ未レ孚。人心或有レ未レ服。則反レ身脩レ德。而不下以二慍怒一加上レ之。如下舜之誕敷二文德一。文王之皇自敬上レ德。是也。夫呂氏之所レ釋。雖レ非二經之正義一。甚有レ裨二益于聽者一。如二呂氏一。能通三所レ謂只變所レ適之旨一者也。愚毎講二經典一時。亦師二呂氏之講一。故其載二諸此一。亦惟是意。

好二人之所一レ惡。惡二人之所一レ好。是謂レ拂二人之性一。菑必逮二夫身一。

張彥陵曰。身正點二醒世主一語。夫世主好惡頗僻。專爲二自家一圖二快活一。乃及レ身之禍。即在二目前一。言及二於此一者。天下者即不下爲二子孫黎民一計上。獨不二爲レ身計一乎。信乎。不レ可レ不三絜矩以公二好惡一矣。

後素按。張氏說。解下菑必逮二夫身一之義上也。

胡朏明曰。中言二好惡公私之極一者。蓋仁人公之極。拂二人性一者。私之極。菑必逮二其身一。所レ謂甚則身弑國亡。不レ甚則身危國削者。吁好惡用舍之際。可レ不レ愼哉。

後素按。胡氏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也。愚謂。此節正與二樂只君子之意一相反。彼則與レ民同二好惡一。而擧レ賢措二小人一。故民以爲二父母一。此則不三與レ民同二好惡一。而擧二小人一措二君子一。其小人者。上文娼疾之重臣也。忌二才德一以排二擠之一。媢レ君罔レ上。蠧レ國害レ民。乃與二人性一拂逆。不三惟菑及二己身一。遂使三君爲二獨夫一也。君始有レ所二好樂一。故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焉。擧二娼疾小人一。遂共嬰レ菑。以亡二家國一。豈非レ愚哉。嗚呼。天性良知好レ善惡レ惡。無二賢愚一一矣。必有レ所レ着。則

之人一。堯之聖德。而知二其賢一。不レ能レ擧。則不レ能レ先可レ知矣。是命也。可レ謂二慢怠一哉。夷齊不レ仕レ干レ周。而食二商山之薇一。武王豈欲三遺二棄之一哉。然二子遂飢而死。則武王之不レ能二擧以先一レ之。亦命。而非二慢怠一也。漢高之於二四皓一。光武之於二嚴光一。王覇皆知二其賢一。而不レ能レ擧レ之。固不レ可レ奪二其志一也。嗚呼。雖二天子之貴。英明之主一。不レ得三羅二致之一。則命。而非二慢怠一也。推レ之以至二唐宋元明之盛時一。不レ仕二于天子一之人。不レ可二勝算一。於レ是愚益信下此命字非二慢怠一。而决不上レ可レ易也。然先儒作二愓若怠一。讀二此一節一。以所レ解之說レ亦不レ少。而益二于學者一。乃載二諸說於左一。遵二義疏存疑之例一云。

鄭康成曰。命讀爲レ慢。聲之誤也。擧レ賢、而不レ使二君以先一。已是輕二愓於擧一レ人也。○程子曰。命當レ作レ怠。字之誤也。先猶二早遠一。謂下迸二諸四夷一之類上。自レ古用二賢人一。而不レ能レ早退二小人一。而不レ能レ遠。以陷二於禍敗一者多矣。○朱子曰。命。鄭氏云。當レ作レ慢。程氏云。當レ作レ怠。未レ詳二孰是一。或問曰。命之爲レ慢與二其爲一レ怠也。孰得。曰。於レ義則皆通矣。然無二他書而證一焉。則兩存以俟二知者一。可也○又曰。若レ此者。知レ所二愛惡一。而未レ能レ盡二愛惡之道一。蓋君子而未レ仁者。○饒雙峯曰。見レ賢而不レ能レ擧。見二不善一而不レ能レ退。漢元帝知二蕭望之之賢一。而不レ能レ用。知二弘恭石顯之姦一。而不レ能レ去。是也。○薛敬軒曰。知レ賢而不レ知レ用。知レ惡而不レ知レ退。不レ若二不レ知之爲一レ愈。何也。不レ知レ賢。則人猶冀三其能知。而有二進用之時一。不レ知レ惡。則人猶冀三其能知。而有二退遠之望一。若知レ賢。而不レ知レ用。則入知二其必不一レ能レ用矣。知二其惡一。不レ知レ去。則知二其必不一レ能レ去矣。是使四賢者終無三以行二其志一。惡者得三以肆二其惡一也。○張還白曰。此等病根。從レ不レ能レ誠レ意來。若有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之誠上。則雖レ欲二不レ先不レ遠。不レ可レ得矣。○胡朏明曰。慢是輕忽怠緩之意。過乃包容隱忍之失。然上四句。亦當レ分二兩等一。不レ能レ擧不レ能レ退。則郭公善レ善而不レ能レ用。惡レ惡而不レ能レ去。以亡二其國一者。漢元帝亦是此類。其不レ亡者幸耳。不レ能レ先不レ能レ遠。猶愈二於不レ擧不レ退者一。然小人不レ迸二四夷一。則退猶未レ退。終必起。而爲二君子害一。其爲レ致レ亂。則一也。

後素按。鄭康成以下諸說。大抵皆作二愓怠一而說來。亦皆大有二理致一。或曰。吾子取二命讀如一レ字之說一。而不レ取二愓怠之解一。則諸說雖レ有二理致一。宜二刪去而不一レ載焉而可一。曰。昔呂公著每二進講一。多傳二經義一。以進規。會講二論語一。至二人不レ知而不一レ慍。公著言。在レ下而不レ見レ知二於上一者多矣。

明之躰。則愛惡得其道必矣。故愼獨大學一篇之要領。學者以鄙說勿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姚承庵曰。命字作慢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於命了。故下個命字。未知是否。過字照後彼爲善之者。一味優容不肖。豈不是君人之過。

後素按。姚氏說。解命字與道義也。

陸農師曰。孟子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則過也。舉賢好先。退不肖惡近。葉石林曰。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而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苦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遠之。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〇倪正甫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爲去聚歛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尙可以命言。若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〇鄒仲輿曰。見賢不能舉。力不能也。如樂克薦孟子之類。先謂加諸上位。不能先。如禹薦益之類。命謂時數遭逢非人所能也。此雖子孫黎民未得利。而未至于殆。猶可言也。若見不善。而優柔不能退。退又姑息。不能遠。此謂之過。過差也。不能絜矩。故至差謬。

後素按。陸農師及小註諸家說。通解見賢而不能舉之一節經義也。先儒論命字。而有異同。由來久矣。今雖如不可遽定其是非。而因姚氏及陸氏諸子之解以觀之。則於經旨無留礙。就中鄒說殊箇切。而愚謂。命無奈何之謂。而與慢怠不相通。誠舉實事徵焉。夫許由之事。雖屬不經。然膾炙人口。古人間載諸言。以頌箕山之高風。則堯代亦有不賓

多竄逐之臣。宰相奏請。經赦日欲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許曰。此輩務行險巇。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斯言得仁人愛惡之正。其後子孫臣庶。鮮有知此意者。元祐中朝議貶蔡確于嶺南。范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及確新州命下。又於宣仁簾前言。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此言全是私意。不爲國家起見。乃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只因錯認恕字之義。常欲以恕己之心恕人。故有此紕繆。信如所言。舜誅四凶。亦爲刻薄而少恩耶。況元豐之末。確與邢恕謀廢立。其罪不止於妨賢病國。但蹤跡詭秘。未行顯戮。至是。以車蓋亭詩。比宣仁於武后。寘諸重典。亦不爲過。何必出爲營救。宋之人主優柔不斷。卒以小人亡其國。皆此等議論爲之害也。

後素按。常胡二說。雖屬餘論。而其所引之往迹。皆叛此經仁人能愛能惡之意。是以禍亂相繼。以流害于無窮。然二說共論處置於窮凶極惡之徒。而非論尋常宵小可改圖者也。縱雖處置窮凶極惡。非愼獨洗心。而良知之明與日月一般之聖主賢臣。決不當其罪也。

蔡虛齋曰。媢疾之人。雖未到至公無私者。亦或知惡之。但必放流之。至迸諸四夷。方爲至公無私之人。方爲能惡人也。大學翼眞載此說。以爲是矣。然愚則以此說爲危矣。何者。以昏鏡照物。安能分別其妍媸。未到至公無私。而放流媢疾。則却非媢疾者乃嬰其害矣。大愛惡之根源在於心。在於心。則不可不洗之。以歸乎至明之躰也。歸乎至

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不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故亂之有。

後素按。朱子說。通解唯仁人放流一節之經義也。且解釋言語雖多端。本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事。而此亦誠意之實驗也。故王子仁人之傍註曰。仁是全其心之本躰者。豈不信然乎。

常安民曰。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等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異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

胡胐明曰。此妨賢病國之人。仁人必迸諸四夷者。一是暴其迹於天下。使知惡極罪大。不可以復用。一是防其夤緣黨與。爲死灰復然之計。其所以爲子孫黎民慮者至深遠矣。宋太宗時。瓊崖

李盱江曰。術二於仁一者。皆知レ愛レ人矣。而或不レ得レ愛レ之。說彼善者愛レ善不レ愛レ惡。愛レ衆不レ愛レ寡。而愛レ惡恐三其害二善也。不レ愛レ寡。恐三其妨二衆也。如便愛レ惡而害レ善。愛レ寡而妨レ衆。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二聖賢之號一哉。舜去二四凶一。而謚以二仁聖一。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レ刑而忌レ戮。欲三以全二安罪人一。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二吾聖人所レ謂仁一也。

陸象山曰。爲二國家一者。見レ惡如二農夫之務一レ去レ草焉。則善者信矣。四裔之罪。兩觀之誅。此大舜孔子寬仁之實也。不レ然而徒欲レ爲二容レ姦廋レ慝之地一。殆所レ謂以レ不レ禁二姦邪一爲二寬大一。縱二釋有罪一爲二不苛一。則爲傷レ善。爲長レ惡。殆非二先王之政一也。

高中玄曰。蓋仁人不三惟愛二必善一。而又爲レ之維持保護。使レ不レ爲三人所二中傷一。而長爲二國家之利一。不二惟所レ惡必惡一。而又爲レ之迸絕黜逐。使レ不レ得下中二傷善類一。以禍中國家上。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二其能愛一。則惡亦愛也。故曰。仁者能レ之。曰。先儒蝎子銘曰。殺レ之則傷レ仁。放レ之則害レ義。然歟。曰。若然レ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三相爲二用一也。是放二流娼疾之人一。亦有レ傷二於仁一也。而可乎。故知殺レ之則所レ全者衆義也。所二以爲一レ仁也。放レ之則所レ傷者多二不義一也。亦不レ可二以爲一レ仁也。

後素按。右四說。解下唯仁人爲二能愛一レ人二句上。而各又述二經外之意一者也。

朱子曰。言下好レ善之利。及二其子孫一。不レ好レ善之害。流中於後世一。亦由中絜矩與レ否之異上也。曰娼疾之人誠可レ惡矣。然仁人惡レ之之深。至二於如一レ此。得レ無二疾レ之已甚之亂一邪。曰。小人爲レ惡。千條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朱子曰。迸逐也。○國策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敎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也。○胡朏明曰。四夷是放流之宅。禹貢要服之二百里蔡。荒服之二百里流。是也。中國即甸侯綏三服之地。王制云。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者是也。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孟子曰。莅中國而撫四夷。即此。所謂四夷。皆在九州之內者。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即其地也。後素按。胡說駁舊說以此四夷爲蠻夷戎狄之非也。其說最長。

盧玉溪曰。此承上節下截而言。娼疾之人。待之宜如此。

陳北溪曰。此能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惟仁人放流二截之大意也。

鄭康成曰。放去惡人娼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鄭申甫曰。迸諸四夷。分明是恐其他日復進用之意。

周用齋曰。不與小人同中國。必與君子共朝廷。禁伏兇人。止以保安善類也。

余持國曰。不與同。猶投獺於河。逐虎豹於山。各安其所。不相患害。亦仁也。愛與惡。所謂道並行不悖也。

後素按。右四說。鄭氏解放流之二句。鄭申甫解迸諸四夷一句。周氏余氏解不與同中國一句。皆能盡經之精微矣。雖有解者。不能加之。

徐巖泉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是能慎乎德者也。無好無惡之全躰。凝然不動。烱然不昧。至無。全全是良知之不蔽。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實社稷無疆之福。按群此語。為皇甫鎛言也。然古今治亂之本。莫不由此。穆公思一个臣。深識此意。

張芑山曰。唐貞元三年。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部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意。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綱擧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於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才。列於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愚按。宰相不問錢穀。非也。以軍旅糧儲專責宰相。亦非也。泌論相職。是矣。然擇相之法。不可不慎。得其人。則一相足以致理。非其人。則數相適以害政。胡氏論甚正。後世不慎擇相。旅進旅退。相日益多。事日益弊。安得如秦誓所稱一个臣者哉。

後素按。二張說。雖屬此節之餘論。而擧事實以徵秦誓之言。乃有益乎天下後世矣。故抄諸大全辨。以附錄焉。

薛方山曰。人主不レ能レ論レ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三以自禍二其子孫一。宰相不レ能レ好レ賢。則一念愛惡之偏。足三以空二人之國一。秦誓之言。足レ爲二萬世鑑一。

羅念庵曰。容レ賢利レ國之臣。不二惟子孫一。而抑且福二黎民一。妨レ賢病レ國之臣。不三惟禍二子孫一。而抑且殆二黎氏一。則是黎民所二共好一者。此在二休休一箇臣一。而所二共惡一者。在二此媢疾之小人一矣。

李圖陵曰。國家治亂。皆人爲レ之。故大臣惟以三開レ誠布レ公汲二引善類一。爲二最賢一。而其爲レ利亦最溥。大臣妨レ賢嫉レ能。引二用羣小一。則衆陰盤固。爲レ禍非二一世二世已一也。自レ古興レ國非二一端一。而衆正盈レ朝。罔レ不レ興。亡レ國非二一事一。而驅二除善類一。罔レ不レ亡。就二人主用レ人上一申言。好惡公私。而所レ舉可レ好可レ惡之人。却容レ賢妨レ賢二種。此眞要領獨得之言。足レ爲二千古龜鑑一。

張卓庵曰。平天下一章。徵二引詩書一衆矣。旁及二於秦普楚之誓詞一。雖レ不三以レ人廢二言。亦見下夷裔君長。與二出亡之公子一。猶知中寶レ善仁レ親擇レ相任上レ賢。借レ證取レ鑒之意一。專就二秦晉楚一發レ論者非。

後素按。右諸說。合二論秦誓之君子小人一。而卓庵張氏之說。又辨下載二秦誓及晉楚之語于大學一之旨上也。

張卓庵曰。唐憲宗問二宰相一。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二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一則理。用二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一則亂。故用レ人得失所レ繫非レ輕。人皆以二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一。爲二亂之始一。臣獨以下開元二十四年罷二張九齡相一專任中李林甫上。此理亂之所レ分也。願陛

非伊呂周召。決不可當矣。而畢竟亦誠意之事也。

王子曰。古之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個更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學者須克去己私致得自己眞知。全得斷斷休休躰段。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躰。始康濟天下。挽回三代之治矣。

後素按。王子說。雖屬餘論。然治大學者。宜玩其言矣。

呂東萊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病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

王明遠曰。凡人以材自結於君。則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進。此娼疾之所以生也。

高中玄曰。娼疾之人。其害不可勝窮也。世或曲爲容庇。以爲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流毒萬姓。所謂厚德者安在。

後素按。右三說。解娼疾之流毒也。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

中文定曰。此言小人之有害于國家。與上節相反。娼疾以惡之。則不能容天下之才。違之不達。則不能容天下之德。所以不能保子孫黎民。而危殆國家也。

後素按。中氏說。通解人之有技至黎民亦曰殆哉之義也。愚謂。至不能保子孫。而危黎民。自患得患失之一利心。以招之來也。可畏哉。爲人君者。不可不鑒於秦誓之書也。

不足以盡其心也。

董思白曰。君相之心。俱要游于虛。而不着于一物。心不虛。則好惡有所着。何以平天下。和心不虛。則才能有所着。何以容天下。寔字根誠意說來。虛飾于外者。名爲容。而非實能容也。能左右之。曰以保。以保與不保。皆由此个臣致之也。

薛方山曰。其心其口。即大臣之心口也。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但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深意。寔能容之。

後素按。右三說。解其如有容已下至寔能容之之義。而董氏細論寔字也。

徐巖泉曰。斷斷兮無他技。是渾厚長者。不露些才能。是大臣之德器。休休易直子諒也 有寛大優間意思在。其如有容。不可說如物之有容。只休休然。寛大優間意思。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强以有容狀之耳。見人有技。若己有之。是何等寛大平正好人。彥聖不啻口出。是何等樣好。既如此好。豈有不汲汲薦揚。而使得畢盡其用者。此其貽利于子孫黎民者。窮有窮也。余每讀大學至此。輒嘆曰。大臣哉。大臣哉。眞廟堂之量。天地之心。日月之明。盛時得此輔佐。則豪傑竝出。各盡其才。各輸其能。王者可以端冕凝旒。而坐觀其成功。乾坤清寧海內晏如矣。其利溥哉。

後素按。徐氏說。通解秦誓曰至黎民尙亦有利哉之義也。愚謂。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其心好之。有容之心虛。而好之心靈也。非盡虛靈之妙者。孰能容之。而好之如此哉。

屠枰石曰。其心更無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即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

後素按。右四説。推明斷斷休休之所以爲斷斷休休之由也。愚謂。斷絶其才識。休罷其情思。便是夫子之無意必固我之體也。故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是以内外表裏誠一。而空洞無外。與太虚之量一般。斷斷休休四字。兼諸家之説而始全矣。何則以説心之躰也。心躰即天也。豈有一説可了之理哉。前云。蹇叔雖智者。不足當之。以此也。

或曰。無他技他。外之詞。然否。李卓吾曰。非也。最妙。是這個是他字。蓋不曰無技。而曰無他技。他字重看。謂斷斷。大臣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耳。別無他長。

李圖陵曰。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意。譬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無他技。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之意。

李圖陵曰。蓋無他技。是眞正有才。小有才者。沾沾自喜。臨大事而輒亂。是何才之有。

後素按。三説。解無他技之義也。或之説。有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之解。然才不足。豈其然乎。故以三説爲定説矣。

盧玉溪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媢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

褚元泉曰。此專言大臣好賢。見一善一惡也。下文三致意。正言人君不可不公好惡。去惡而用善。以貽國家無窮之福。其亦寶善人之意也。

濮貞菴曰。舊說以楚書二節結理財。以秦誓起用人。此雖註意。實欠貫串。二寶字及一利字。分明是一氣相承。有容之臣。即仁善。子孫黎民之利。正所以爲寶也。

　後素按。褚濮二說。說秦誓之大意也。確乎不可易。

金仍直曰。若有者。望其有。而猶恐其未必有。乃愼重之詞。

王罕皆曰。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洛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句。自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娼疾一面。乃是與上說。正反相形。

　後素按。金王二說。看破如有二字之意。尤的確矣。愚因考秦國未嘗有此樣人。若有之。乃伊呂周召之德。而蹇叔雖智者。不足當之矣。

王子傍註曰。此是能誠意者。

　後素按。王子註。解一个臣之心術也。

董思白曰。斷者絕也。斷絕其才識。而一無所有也。休者罷也。休罷其情思。毫不起念以窒其衷也。

牛春宇曰。休罷也。一切私念俱都罷休。所謂咸虛以受人也。

盧玉溪曰。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

レ誠無レ物。盖無二一物非下誠。水之在二地中一。盖無二一處而非下水。必曰二大海一。而後爲レ水。可乎。況楚昭晉文雖レ覇。而卓群之器。可レ謂レ無二一行一言之誠意一哉。其無二以爲下寶。是非下惡二不善一之誠意上。而何。惟善以爲レ寶。仁レ親以爲レ寶。是非二好レ善之誠意一而何。若此二節。僞而無レ實。則孔門安取レ之。以續二于詩書之末一哉。愚故不レ取二郝氏之說一也。

呉季子曰。常情之所レ謂寶者。非二明月之珠一。必夜光之璧。而晉楚之君臣。一則曰レ善。一則曰レ仁レ親。疑若二迂闊一。而至寶卒無二以易下此。則貨之不レ足レ貴。信矣。泛觀二前代之君一。多溺二意聚斂一。而不レ知二紀極一。漢之武帝。惟以二大農少府之藏一爲レ重。故算二舟車一。榷二鹽鐵一。雖二海內虛耗一。不レ恤也。唐之德宗。惟以二瓊林大盈之積一爲レ重。故稅二間架一。征二竹木一。雖二京師怨嗟一。不レ顧也。是豈二君獨無二絜矩之心一哉。一蔽二於利一。則明知二絜矩之爲下善。亦不レ能レ行矣。傳二大學一者。分二別本末一。辨二明得失一。反二覆於是非利害之間一。而力言二貨之不下足レ貴。凡皆欲三以解二其蔽一而已。

後素按。呉氏說。雖二此兩節之餘論一。而有レ益二于治レ國者一。故不レ得レ不レ錄焉。

秦誓曰。若有二一个臣一。斷斷兮無二他技一。其心休休焉。其如レ有レ容焉。人之有レ技。若レ己有レ之。人之彥聖。其心好レ之。不下啻若中自二其口一出上。寔能容レ之。以能保二我子孫一。黎民尙亦有レ利哉。人之有レ技。媢疾以惡レ之。彥聖而違レ之。俾レ不レ通。寔不レ能レ容。以不レ能レ保二我子孫一。黎民亦曰。殆哉。鄭康成曰。秦誓周書。尙書篇名也。○黃洵饒曰。一个尙書作二一介一。介即獨也。○鄭康成曰。斷々誠一貌也。有レ技才藝士也。美士曰レ彥○朱子曰。聖通明也。○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レ之。則爲二衆善至極一。對二衆善一而言。則止二於通明之一端一○鄭康成曰。黎衆也。尙庶幾也。媢妒也。○朱子曰。媢忌也。○鄭康成曰。違猶レ戾也。殆危也。

後素按。李氏說。通解楚書舅犯兩節之經義也。小註三家。特衍李氏之意耳。可謂皆能盡此二節之精蘊矣。然郝京山乃論此二節曰。王道本乎明德。而明德本乎誠意也。世主不能誠意。內懷貪利之心。外襲愼德之迹。以德爲聲音笑貌。欺世罔民。而以利爲精神命脉。貪黷自恣。於是聚歛政行。掊尅之小人進。爭奪起。而大命去矣。此所謂假之也。是謂覇術。如楚晉秦君臣。不可以治國。其可以平天下乎哉。或謂仁爲寶。或謂進賢退不肖爲利。聽其說。皆道德之公。而察其意。皆功利之私。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國不治。天下所以不平也。唯仁者能誠意。見賢必擧。云云。又曰。引晉楚秦覇國事。不以人廢言。亦王覇誠僞之分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國。五覇假仁。諸大夫以義爲利。人心壞。爭奪起。國不治。天下何由平。以仲尼之聖。而擧世莫宗。所謂善者無如之何矣。故擧叔季之事。寓春秋之義。不然。豈無詩書帝王顯謨足稱。而屑屑引五覇三桓。附誠正之後。爲治平之軌乎。其說刻矣。以愚考之。則無以爲字有味。言無以財利爲寶也。以財利爲寶者。必內末而聚財。內末而聚財。則民怨而散。滅亡尋至。以財利爲寶之不善。於是乎可見矣。故惡之如惡臭。然後可謂無以爲寶矣。惟善以爲寶。其爲寶之心。非好善如好好色者。何得到如此地位哉。仁親以爲寶。亦同焉。是故。此二節。全自其誠意來。而覇者僞也。非誠也。然如此立說。何歟。曰。吳臨川曰。誠者天道。非聖人。不當是。則固然。然誠者實之謂也。全躰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不

或曰。玩以爲二字。兩寶字。倶作珍寶看。下寶字。從上寶字生也。以爲寶。只是重視之之意。下同。

後素按。右諸說。解惟善以爲寶之義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康成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

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後素按。鄭氏說。解舅犯曰一節之名義也。檀弓所云。乃仁親以爲寶之全文也。愚謂。仁愛也。親指獻公而言。

李四明曰。楚爲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誓格言。以垂訓萬世。乃于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

蔡虛齋曰。觀楚書之言。則以善人爲本。而金玉爲末。觀舅犯之言。則以親爲本。而國爲末矣。平天下者。豈可以外本而內末乎。楚爲春秋所惡。舅犯特伯者之佐耳。取之以其知有本末之辨也。○薛方山曰。此二節。是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晉楚皆霸者。且一則輕財重賢。一則輕國重親。于內本外末之意。猶有合焉。況平天下者乎。○黃貞父曰。惟善爲寶。仁親爲寶。此亦見眞心之合矩。是知天下至可寶者德也。王霸不能越也

後素按。張氏說。通解康誥之一節也。或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雖非結上文亦不離上文。此說分疏明白。然以愚觀之。則慎德則意誠。意誠則善。不慎德則意不誠。意不誠則不善。然則。民心之得失。全在意誠意不誠而已矣。故此節亦外誠意而解之。則支離了。故王子解之曰。惟在此心之善否。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朱子曰。楚書楚語。

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後素按。國語之云云。此經楚國無以爲寶之全文也。

鄭康成曰。言以善人爲寶。

王子傍註曰。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躰者。

饒雙峰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

奪出。

後素按。葛氏說。通解詩云殷之未喪師一節之義也。愚謂。殷紂不修身。故喪師。周武修身。故得衆。故王子曰。身修。則得衆。而至失衆則失國之句。又解之曰。又說歸身上。言不修身。則雖天子必失其國。由是論之。則修身爲本之聖言。爲人君者。不可須臾離也。故王子乃解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句曰。修身爲本。其指示後人深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康成曰。于於也。

鄭康成曰。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鄒嶧山曰。不常全在一則字上。有倏忽轉移之意。

陳臥子曰。善字根愼德來。愼德。而與民同好惡。是即善也。

王觀濤曰。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爲。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胡朏明曰。兩之字指天命。人心之所與。即天命之所歸。善則得衆。而命亦隨之。不善則失衆。而命亦去之矣。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常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天命不常之義。與善字之義也。愚謂。此命字。與上段峻命一。而非有二。不于常。與不易同。而非有異。只反覆叮嚀之意。而說者或謂。此命與彼命二。此不于常與彼不易異。是皆不知古本大學之旨者也。不足辨矣。

張還白曰。康誥節。結上之善與不善就是愼德與不愼德。命之得失。多人諉之于天。以爲一定而不可逆。而不知皆自人爲之。可無愼歟。

在レ天。而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爲ニ漢有一。是也。

黃貞父曰。悖出。如ニ仰レ天而唾一。々仍至レ面。悖入。如ニ激レ水而上一。水仍歸レ地。此際君王不レ得レ言レ貴。氓隷不レ得レ言レ賤。出ニ乎爾一者。反ニ乎爾一者也。故君子。言愼レ出。貨愼レ入。

後素按。右三說。解ニ言悖而出四句一也。別有ニ王觀濤之說一。曰。言悖二句。據ニ或問一。作ニ君有ニ逆命一。則民有中逆詞上。第恐民之于レ君。未下必敢以ニ悖逆之言一入上也。其說溫厚。則溫厚矣。然桀之民。報ニ其悖言一。以ニ逆詞一如レ彼。則王氏之說。不レ當ニ於下民一也。但君子。則何相報之有。故以王氏之說。道ニ君子之情一。則不レ可レ易也。

葛屺瞻曰。詩言。殷之未レ喪ニ師衆一。曾克配ニ乎上帝一。繼レ此。宜ニ監ニ視於殷一。天之峻命。不レ易ニ保守一。此言ニ好惡同レ民。而得ニ此師衆一。則爲ニ民父母一。即以得レ國。好惡一辟。而失ニ此師衆一。則爲ニ天下僇一。即以失レ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ニ如レ此者一。是故。君子他務未レ遑。先愼ニ乎絜矩之德一。有レ德則得レ衆。此有レ人。有レ人。則得レ國。此有レ土。有レ土。則任レ土作レ貢。此有レ財。有レ財。則量レ入爲レ出。此有レ用。繇レ斯以觀。德者。能致ニ乎財一。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ニ乎德一。乃德之末節也。若外レ本內レ末。舍レ德而財是務。是爭ニ利於民一。施レ之以レ奪矣。民其肯係ニ心我一哉。是故。財積ニ聚於上一。則民解體。而散ニ於下一。財布ニ散於下一。則民歸レ心。而聚ニ於上一。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ニ悖理一而出者。亦以ニ悖理一而入。貨以ニ悖理一而橫征入者。亦以ニ悖理一而刼

然初學讀文字。而誤入德之門。則害莫甚焉。故錄淇氏之說。以此也。然小註葛氏張氏之說。解本末備矣。決不可廢也。

王觀濤曰。德在性分內。反外之。財是身外物。反內之。外是置之度外。內是存在心裏。

高中玄曰。章句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非也。蓋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後素按。王高二說。解外本內末二句也。爭民施奪之說。高氏加諸說一等。然朱註。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之解。渾然能通。並觀而可。

夏古汭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所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民聚。止是不離散耳。

徐儆弦曰。財在天地間。猶人血脉周流。而不使積於一隅。則無壅潰之病。苟聚而不行。病且不測矣。財亦然。聚之一處。未有不耗散者。如隋之口洛唐之大盈是。

後素按。夏徐二說。解財聚則民散二句也。愚謂。君子豈爲聚民。而愼乎德哉。只誠意以愼乎德。則貢賦繇役。皆得道矣。自然民聚。而不離散。其機如此。而下之愛上。猶如子事父母然。是謂親民。

鄭中甫曰。言悖出悖入。何也。人君欲橫歛。出個令。民傲令出怨言。是悖出悖入而已矣。

吳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日

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昭々矣。

後素按。右三說。解是故先愼乎德。至此有用之義也。先王有一德。則人土財用一齊有了。而後之人傑。不先愼乎德。而欲有之。故行不義殺不辜。不可勝數。實大學之罪人也。

湛甘泉曰。德者本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只是說德爲平天下之本。財爲平天下之末。重德邊。要從上文看來。葛屺瞻曰。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甚有低昂了。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眞心去貼。今如平天下者。要愼德。愼些甚麼。不過絜矩。即絜矩。絜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即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張芑山大全辨或曰。本末二字。從上文看出。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平天下之本領。財爲平天下之末務。不必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說本。便含當愼意。說末。便含不必聚意。然葛屺瞻直作德者財之本。財者德之末看出。一脈相生處。按此說亦可從。○本者木之幹。末者木之標。原是一物。惟一物。不相離。故本不可不重耳。說作二物。謂財不必生者。非只看下文說生財有大道。便見財不可忽。但不宜聚耳。

後素按。湛氏說。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之二句。竊考此本末。與前章物有本末之本末一矣。故德與財截然爲二物。不可。傳習錄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眞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眞知。精々明々。毫髮無弊。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夫其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則德與財非二物明矣。況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是不但萬理備於我心而已之謂。只能致眞知以愼德。則萬事萬物皆自我太虛之天生出來也。

劫奪之情一也。悖猶ㇾ逆也。言君有二逆命一。則民有二逆辭一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下治國之道。在中貴ㇾ德賤上ㇾ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二文王一之詩。言殷自下紂父帝乙之前。未ㇾ失二師衆一之時上。所ㇾ行政教。皆能配二上天一而行也。今成王宜三監二視于殷之存亡一。奉二此天之大命一。誠爲ㇾ不ㇾ易。言二其難一也。詩所ㇾ云者。言帝乙以上。得ㇾ衆則得ㇾ國。言殷紂失ㇾ衆。則失ㇾ國也。

後素按。孔疏解下詩與中所二以釋一詩之義上也。說者言。得ㇾ衆得ㇾ國。失ㇾ衆失ㇾ國。乃衍下上文此謂二民之父母一。與三爲二天下之戮一二條之意上。蔡虛齋以不ㇾ爲ㇾ然。曰。必非三全是說二上二條一也。正意還是釋二是詩本文一。其說是矣。故載二孔疏一。而不ㇾ擧二諸說一。然其克配二上帝一。以三殷先王能絜矩。而爲二民之父母一也。至ㇾ紂不ㇾ能三克配二上常一。以下不ㇾ能二絜矩一。而喪上ㇾ爲二民之父母一也。故又細玩二詩意一。則民之父母。與二天下之戮一。皆在二其中一。要不二拘滯一而可。

又按。監二于殷一。監者何。非ㇾ以ㇾ目。非ㇾ以ㇾ耳。而以ㇾ心之謂。以ㇾ心則良知無ㇾ蔽。嗚呼。成王亦授二眞知之學於周公一矣乎。

徐巖泉曰。先愼二乎德一。々是明德。便能通三天下爲二一人一。所二以有ㇾ人。愼字愼獨也。

袁了凡曰。愼字直從二愼獨處一生來。蓋念頭隱微處。收攝得乾淨。而所二好惡一處。無ㇾ不二自慊一。

吳季子曰。君二天下一者。非二無ㇾ財之足一ㇾ患。々二吾德之不一ㇾ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二乎德一。有ㇾ德則天下歸ㇾ仁。斯有ㇾ人也。有ㇾ人則莫ㇾ非二王土一。斯有ㇾ土矣。有ㇾ土則任ㇾ土作ㇾ貢。斯有ㇾ財矣。有ㇾ財則

レ以處一。

胡朏明曰。南山刺下幽王用二尹氏一以致上亂也。引レ詩意。不レ重二師尹一。重在下用二師尹一者上。觀二此節一。則上文好惡。主二用舍一而言。更無レ可レ疑。赫々師尹。民具爾瞻。言其望重責深。後章所レ謂秉二國之均一。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是也。有レ國者。即有二天下一者。辟則爲二天下僇一。即是好二人之所一レ惡。菑必建二夫身一。幽王用二尹氏一。卒致二驪山之禍一。可レ監也。用舍當レ愼。而所レ重尤在二一相一。故秦誓亦稱二一个臣一。春秋胡傳云。人主之職。在レ論レ相而已矣。蓋相得二其人一。則其餘用舍無レ不レ當。此大學引二節南山秦誓一之旨也。

後素按。右二說。通下解引レ詩與中所二以釋一レ詩之義上也。愚謂。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愼字雖レ愼二好惡一。然非レ澄二其源一。焉能得レ淸二末流一。故此愼字。亦愼獨也。如不レ愼レ獨。而好惡。則必殉二於一己之私一。殉二於一己之私一。則民作レ亂。身弑國亡。要以レ不レ誠レ意也。故欲レ公二好惡一者。必不レ可レ不レ愼レ獨也。

詩云。殷之未レ喪レ師。克配二上帝一。儀レ監レ于レ殷。峻命不レ易。道得レ衆則得レ國。失レ衆則失レ國。是故。君子先愼レ乎レ德。有レ德此有レ人。有レ人。此有レ土。有レ土此有レ財。有レ財此有レ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レ本內レ末。爭レ民施レ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子曰。詩文王之篇。○鄭康成曰。師衆也。克能也。○孔氏曰。儀宜也。監視也。○鄭康成曰。峻大也。○朱子曰。不レ易言レ難レ保也。○鄭康成曰。道猶レ言レ用。謂二國用一也。○朱子曰。德即所謂明德。有レ人謂レ得レ衆。有レ土謂レ得レ國。○鄭康成曰。施レ奪施二其

凡引二詩書一。皆是斷レ章取レ義。此却不レ然。

後素按。右二説。解二此引レ詩之大意一也。解二此詩一。則看二全文一可。大要有二二事一。爲レ政不レ平。而委二在小人一也。

屠赤水曰。有レ國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註云。民所二瞻仰一。謂望二其能權一レ己以及一レ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レ可レ不レ愼。

姜鳳阿曰。愼字定二指好惡一。不レ可二泛説一。此句重二不可以不四字一。而不可以不四字。又從二一瞻字一討出。要理下會内澄二好惡之原一。外廣中好惡之用上。而一念不二敢偏一。方謂二之愼一。辟則與二上民之所レ好二句一相反。

黄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

後素按。右三説。解上愼字。與二不可以不四字一。與二僻字一之義上。皆精切。

王子有レ國者之傍註曰。惟係二一人之身一。

後素按。係二一人之身一。乃係下用二大臣一之人上。故呂東萊於二節南山之卒章一曰。篇終矣。故窮二其亂本一。而歸二之王心一焉。致レ亂者雖二尹氏一。而用二尹氏一者。則王心之蔽也。愚謂。天下古今。在二其末葉一。亦皆然。奚必一幽王哉。

邵二泉曰。赫々師尹。民具爾瞻。好惡之私二於人一者大矣。用レ之者誰哉。故曰。有レ國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愼レ之何如。好惡如二仁人一而已矣。讀二節南山之詩一。則知レ所二以監一。讀二秦誓之書一。則知

治亂之所レ由。孰有下大二於用舍一者上乎。凡人之性。莫レ不二好レ善而惡レ惡。君子者。民之所レ好也。小人者。民之所レ惡也。君子用。則所レ欲與聚。所レ惡勿レ施矣。小人用。則奪二其所レ欲。施二其所レ惡矣。與聚勿レ施者。政也。進二君子一退二小人一者。出レ政之本也。言二用舍一。可三以該二施聚一。而言二施聚一。則不レ可三以該二用舍一。故於二絜矩中一。抽出言レ之也。

後素按。右二說。爲二此一經解レ引レ詩之正義通解一。而胡氏之說。明悉而無二餘蘊一矣。因竊考。其說雖三固本二乎二泉邵氏之言一。而其肺肝。則祖二述前所レ擧鄒東廓先生之實踐一來。然胡氏擠二王學一之癖。共蟠二于心胸一。故雖二王學諸賢之嘉言善行一。皆埋殺而不レ取焉。此不二獨胡氏一。淸朝之官儒阿レ世者。大抵皆然。嗚呼。其徒之於二好惡一也。常私勝而偏。公亡而頗。實有レ恥二乎大學聖人之旨一矣。愚鑒レ之。以却採二其徒之嘉言善行一。每佩二服之一。况載二于書一乎。要欲レ不レ恥二乎大學好惡之說一也而已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々師尹。民具爾瞻。有レ國者。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愼。辟則爲二天下僇一矣。朱子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又曰。節截然高大貌。○孔氏曰。赫赫顯盛貌。○朱子曰。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孔氏曰。具共也。爾汝也。○朱子曰。辟偏也。○孔氏曰。僇謂二刑戮一也。君若邪辟。則爲三天下之民共所二誅討一。若二桀紂一是也。

孔氏曰。上經說二恕レ己待一レ民。此經明三己須二戒愼一也。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二幽王一之詩。言幽王所レ任。大臣非二其人一也。

許東陽曰。四段言下不レ能二絜矩一之害上。節南山家父所レ作。只引二上四句一。下四句。意亦在二其中一。

賜二貧窮一。賑中乏絕上。是也。民之所レ惡惡レ之者。謂二苛政重賦。是人之所レ惡。己亦惡レ之而不レ行也。

朱子曰。君子有二絜矩之道一。故能以二己之好惡一。知二民之好惡一。又能以二民之好惡一。爲二己之好惡一也夫好二其所一レ好。而與レ之聚レ之。惡二其所一レ惡。而不二以施一焉。則上之愛レ下。眞猶三父母之愛二其子一矣。彼民之親二其上一。豈不四亦猶三子之愛二其父母一歟。

許東陽曰。此段言二能絜矩之道一。言上之人。能如二愛レ子之道一。愛二其民一。則下民愛二其上一。如レ愛二父母一然。愛レ民之道。不レ過レ順二其好惡之心一而已矣。約言レ之。所レ好者飽煖安樂。所レ惡者饑寒勞苦。使三民常得二其所一レ好。而不下以二所レ惡之事一加上レ之。則愛レ民之道也。

後素按。右三說。通二解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之義一。而其行二善政恩惠一。除二苛政重賦一。與レ之聚レ之。不二以施一焉。使下民遂二飽煖安樂一。脫中饑寒勞苦上之類。雖二堯舜一。不レ舉二禹皐陶一。則不可。愚故又取二邵胡之二說一。以爲二正義通解一。

邵二泉曰。秦誓所レ稱。前一人。民之所レ好也。好二其所一レ好。是爲二能好一。後一人。民之所レ惡也。惡二其所一レ惡。是爲二能惡一。

胡朏明曰。孟子故國章。以三用舍皆因二國人一。可三以爲二民父母一。則此節之好惡。主二用舍一而言。即孟子本文明證矣。如二舊說一。以二飽煖安樂一。爲三民之所レ好。當二與レ之聚レ之。饑寒勞苦。爲三民之所レ惡。則勿二以施一レ之。此仍是仰事俯育一派話。上節已足二以盡一レ之。何必更煩二推廣一乎。夫天下之

レ有レ作レ好。無レ有レ作レ惡。而以ニ民心一爲レ心。

後素按。右三說。解レ引ニ詩中父母之二字一也。孔所レ云。從ニ民所レ欲。便是絜矩也。陳所レ云。生養敎誨。亦絜矩也。羅所レ云。心誠求レ之者。亦絜矩也。原下乎其所ニ以能絜矩一義上。全在ニ記者所レ解。好レ之惡レ之之親切一而已。而民之所レ好。民之所レ惡。何者尤大且要。今就ニ其詩一以考レ之。自了然。小序曰。南山有臺。樂レ得レ賢也。得レ賢。則能爲ニ邦家一。立ニ太平之基一矣。范氏釋ニ其首章一曰。君用レ賢。則天下頌レ之。賢人必爲レ國行ニ善政一。不賢人必爲レ國行ニ惡政一。故用レ賢則榮。用ニ不賢一則辱。用レ賢則冇レ福。用ニ不賢一則有レ禍。用レ賢則壽。用ニ不賢一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然則。用レ賢則善政擧矣。舍レ賢則惡政行矣。善政行。則民遂レ生。惡政行。則民無レ聊。故民之好惡。莫レ甚ニ乎賢人之用舍一也。人君與レ之同ニ好惡一。則民奉レ之如ニ父母一。斷乎無レ疑矣。五帝三王其人也。斯義也。胡腊明闡ニ發之一。其說載ニ于下條一。治ニ大學一者。三ニ復之一而可。

王子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之傍註曰。只是誠意。

後素按。誠意則能恕レ己以中ニ民之情一。而民親。雖レ不レ欲レ爲ニ父母一。豈得乎。

王子此之謂ニ民之父母一之傍註曰。親民。

後素按。明ニ明德一以親レ民。則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者也。民戴レ之以爲ニ父母一。宜矣。王子親民之說。從ニ此等處一覰破來。其淵源深矣遠矣。

孔氏曰。民之所レ好好レ之者。謂ニ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レ之。以施ニ於民一。若下發ニ倉庫一。

レ之。此即君使レ臣以レ禮。臣事レ君以レ忠也。上下非二君臣一而何。莫レ爲二於善一。後將何述。莫レ爲二於後一。雖レ美弗レ彰。論二幹蠱一曰。克蓋二前愆一。論二傳家一曰。垂二裕後昆一。前後非二父子一而何。至二於左右一。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二於是一矣。或曰。何以遺二夫婦一。曰。夫婦不レ可下以二絜矩一言上也。婦有レ惡。禮有二七去一。夫有レ惡。則曰。夫之不幸。妻之不幸。奈何去レ之。婦死。有二再娶之禮一。夫死。無二再嫁之義一。夫婦豈可下以二絜矩一言上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修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レ言二夫婦一。何也。豈可レ云下所レ求二乎婦一。以事レ夫未上レ能乎。是知二大學中庸相傳之轍如下一也。

後素按。楊氏此說。雖二奇而如レ有レ理。姑備二存疑一。然不レ如二孔氏朱子鄒氏平實之解一也。焉得レ爲二正義之解一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 朱子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又曰。只語助辭。

孔氏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レ之。又申二明絜矩之道一。言能以レ己化レ民。從二民所一レ欲。則可レ爲二民父母一矣。

陳白沙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レ之。能養レ之。父能敎レ之。能誨レ之也。故書曰。作二民父母一。以爲二天下王一。

羅一峯曰。能絜矩者。從二意誠心正一而來。民之父母。所レ謂若レ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レ之者也。故能無

鄒東廓曰。聖門之志レ學。以レ不レ踰レ矩爲二極則一。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レ出二於絜矩一。所レ惡二於上一。即使レ下之矩。所レ惡二於下一。即事レ上之矩。語有レ之。閉レ門造レ車。出レ門合レ轍。言二矩之一一也。矩行二於家一曰レ齊。矩行二於國一曰レ治。矩行二於天下一曰レ平。若三工師之建二清廟一。門堂寢室。棟宇桁櫨。巨細長短。殊レ制異レ態。無二一不レ協二於軌則一。而主宰綱維。擧自二吾矩一。時措レ之。

後素按。右三說。通下解所レ惡二於上一之經義上也。愚謂。上下前後左右。姑就二一身一言レ之。則首者上。足者下。腹者前。背者後。左手者左。右手者右。心爲二中央一矣。而心便是首足腹背手臂之主也。故傷レ首。則心誠惡レ之。然未三嘗欲レ移二之于足一。傷レ足。則心誠惡レ之。然未三嘗欲レ移二之于首一。傷レ腹。則心誠惡レ之。而未三嘗欲レ移二之于背一。傷レ背。則心誠惡レ之。而未三嘗欲レ移二之于腹一。傷二左手一。則心誠惡レ之。而未三嘗欲レ移二之于右手一。傷二右手一。則心誠惡レ之。而未三嘗欲レ移之于右手一。傷二右手一。則心誠惡レ之。而未三嘗欲レ移之于左手一。是即吾心之仁也。聖人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其視二人物一。猶如二吾首足腹背手臂一。故人物之病痛。即我病痛也。是以二吾心之所レ惡者一。不三肯一毫於二乎人一。是之謂下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中一體上也。後之學者。亦只學レ復二吾一體之仁一而已矣。學レ復二吾一體之仁一之工夫。便是絜矩之道是矣。故致良知之外。更無二學可一レ講也。

陽明先生曰。惡二於上一知。毋レ使二於下一。致レ知也。豈不二信然一乎。

楊升菴曰。大學論二絜矩之道一。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二朧其說一。不レ知レ爲二何等人一也。有レ問二於余一。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註曰。不下以二無禮一使上レ之。不下以二不忠一事上

衍ニ其師說一。簡易直截。不レ費ニ許多之解釋一。而工夫下レ手處甚明。故刪ニ却諸家蕪說一。以不ニ採入一焉。

孔氏曰。所レ惡ニ於上一。毋ニ以使ヲ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ニ天子在ニ於上一。有ニ不善之事加ヲ己。己惡レ之。則不レ可下迴持ニ此惡事一。使中己下者爲ヲ之也。所レ惡ニ於下一。毋ニ以事ヲ上者。言臣下不善事レ己。己所レ有レ惡。則己不レ可下持ニ此無事一。迴以事中己之君上上也。所レ惡ニ於前一。毋ニ以先ヲ後者。前謂レ在ニ己之前一。不下以ニ善事一施上レ己。己所ニ憎惡一。則無下以持ニ惡事一。施中於後人上也。所レ惡ニ於後一。毋ニ以從ヲ前者。後謂レ在ニ己之後一。不下以ニ善事一施上レ己。己則無下以ニ惡事一。施中於前行之人上也。所レ惡ニ於右一。毋ニ以交ニ於左一者。謂與レ己平敵。或在ニ己右一。或在ニ己左。若右以レ惡加レ己。己所ニ憎惡一。則無下以ニ此惡事一。施中於左人上。擧ニ此一隅一。餘可レ知也。此之謂ニ絜矩之道一者。上經云。君子有ニ絜矩之道一也。其絜矩之義未レ明。故此經申下說能持ニ其所一レ有。以待中於人上。恕レ己接レ物。即絜矩道上也。

朱子曰。此覆ニ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一。如不レ欲ニ上之無ニ禮於我一。則必以レ此度ニ下之心一。而亦不下敢以ニ此無禮一使上レ之。不レ欲ニ下之不ニ忠於我一。則必以レ此度ニ上之心一。而亦不下敢以ニ此不忠一事上レ之。至ニ於前後左右一。無レ不ニ皆然一。則身之所レ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レ一。而無レ不レ方矣。彼同有ニ是心一。而興起焉者。又豈有ニ一夫之不レ獲哉。所レ操者約。而所レ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句之意。皆自レ是而推レ之。

故。盡二絜矩之道一。便是致二眞知一也。便是格物也。便是誠意也。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盡二於絜矩之道一矣。盡二於絜矩之道一。則致知格物誠意。串二通於齊治平一之功夫。而一部之大學。括二乎誠意一。益可レ信矣。

鄒東廓曰。往爲二諸生一肆レ業。至二平天下之章一曰。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夷考二其條理一。則反二覆于用レ人理レ財。而老レ老長レ長。若二闕略一然者。恒以疑レ之。及下升二仕版一。歷中試民宜士俗上。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二其人一。以二樂只一爲二父母一。則同二民好惡一。以レ義爲レ利。豐源節流。生レ財有レ道。故老有レ所レ終。幼有レ所レ養。鰥寡孤獨有レ所レ歸。則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擧在二其中一矣。

後素按。東廓先生之說。雖レ屬二此節之餘論一。然其實體眞修之學。可レ窺二其一斑一焉。王門諸英之所レ得。非三俗儒之所二彷彿一也。

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三以使二下。所レ惡二於下一。毋二以事一上。所レ惡二於前一。毋二以先一後。所レ惡二於後一。毋二以從一前。所レ惡二於右一。毋三以交二於左一。所レ惡二於左一。毋三以交二於右一。此之謂二絜矩之道一。

王子曰。惡二於上一知。毋レ使二於下一。致レ知也。魏水洲曰。己所レ不レ欲。吾心之知也。勿レ施二於人一。致二吾心之眞知一也。誠勿レ施二於人一。則己所レ不レ欲之物格矣。所レ惡二於下一。吾心之矩也。毋二以事一レ上。絜二吾心之矩一也。誠毋二以事一レ上焉。則吾心所レ惡二於下一之矩絜矣。

後素按。王子說。解下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二以使一下之義上也。餘例レ之。小註魏氏。王子親炙之人。而

其所レ欲。此皆所レ謂絜矩也。

張還白曰。首節只是言。人心之同。有レ感即通。以見三平天下之道。不レ外二於治一國也。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不下是又從二齊家一說來上。蓋養レ老尙レ齒哀二恤煢獨一。正所三以行二於國一者也。然君以レ此倡二于上一。民即以二孝弟一不レ倍。和二于下一。即是可レ見心相通。原無レ有レ異。人無二二人一。心無二二心一。一國如レ是。天下可レ知。君子之平二天下一。又豈有二二道一與。不レ過レ擧下其所三以當二國人之心一者上。當地天下人之心天而已。只此一箇道理。推而放二諸都鄙一。而準。推而放二諸郊遂一。而準。推而放二諸東海一。而準。推而放二諸南海西海北海一。而準。便如下工匠持二盈尺之矩一。絜中度衆材上。小者小方。大者大方。一器如二此方一。百千萬器。盡如二此方一。故曰。絜矩之道。絜矩二字。一篇綱領。此中所レ包無レ限。下文理レ財用レ人。特擧二其大者一言レ之。兩者既平。其有二不平者一。鮮矣。

後素按。右三說。通下解上老レ老至二絜矩之道一之經義上也。眞西山說。上半截。全爲二絜矩二字之訓詁一。下半截。乃爲二通解一。然不レ得二分開一。故贅レ例以置焉。愚謂。人君誠意。以老二國中之老一。而尊レ之。則天下之人民。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亦爲レ孝矣。人君誠意。以長二國中之長一。敬レ之。則天下之人民。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亦爲レ弟矣。人君誠意。以恤二國中之孤一。而不レ遺。則天下之人民亦自有レ所二感發一。而自有下不二棄倍一者上矣。此即絜矩之道也。矩與下孔子所レ謂從二心所一レ欲。不レ踰レ矩之矩上一矣。此即吾心之良知也而已矣。天下之人良知。亦吾之矩也。一良知也。人君以二一矩之良知一。絜二度天下之人之良知一。其好惡在二宮室之深一。而既知レ之矣。是乃察二人情一之要道也。是

高中玄曰。絜矩即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レ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レ外ニ乎恕一。所レ謂一以貫レ之。

劉念臺曰。矩是至善之式。所ミ以安ニ頓此心恰好處一。夫子之不レ踰レ矩。是也。

羅念菴曰。大學絜矩。原從レ知レ止說來。蓋能知レ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慮。便善慮。能絜矩。故中無レ所レ倚。則自然與レ物同軆。自是絜矩。若只論ニ絜矩一。不レ問ニ此心若何一。即流ニ於陪奉媚ヲ世。牽レ己從レ人。爲ニ驩虞之習一。無ニ分曉處一。

後素按。右四說。解ニ絜矩之義一也。劉氏說レ矩。深ニ乎鄭高一。羅氏則又深ニ乎劉氏一。不レ知レ止而絜度。則以ニ不正之矩一。欲レ爲レ方者也。焉得レ方乎。

朱子曰。言如ニ三者一。上行下效。捷ニ於影響一。所レ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ミ以見ニ人心之所ロ同。而不レ可レ使レ有ニ一夫之不ロ獲矣。是以。君子必當丁因ニ其所ロ同。推以度レ物。使丙彼我之間。各得乙分願甲。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眞西山曰。絜矩字。本出ニ賈誼過秦論。度レ長絜ヒ大。度謂ミ以レ尺量ニ物之長短一。絜謂ミ以レ帶量ニ物之小大一。如ニ今人之圍本一也。矩製レ方之器。俗謂ニ曲尺一。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ニ天下之方一。言矩雖レ止ニ長五寸一。然天下之爲ニ方器一者。必以レ此焉。則以譬下一心雖レ微。而推レ之以度ニ人之心一。雖十萬人一。無中不レ同者上。我欲レ孝ニ於親一。人亦欲レ孝ニ於親一。我欲レ弟ニ於長一。人亦欲レ弟ニ於長一。故爲ニ君子一者。必使ミ人各得ミ以遂ニ其孝弟之心一。我欲レ安。人亦欲レ安。我欲レ壽。人亦欲レ壽。故君子者。必使ミ人各遂ニ

信以得レ之。此平二天下一之大原也。君子平二天下一。不レ過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而已。王道本二於誠意一。信然。

後素按。孔疏及陳氏說。解下所レ謂平二天下一至二終篇一之大意上。而小註胡氏說。衍下孔疏治レ國多二於平二天下一。非二一義可一レ了之旨上也。如レ不レ可レ易矣。然絜矩即恕也。何限二乎治國一。雖二平天下一。不レ能レ外二乎此一字一。要貫二齊治平一以說下。正爲レ當矣。

鄭康成曰。老レ老長レ長。謂二尊レ老敬一レ長。

孔氏曰。孤弱人所レ易レ棄。君愛二恤孤弱一不レ遺。則民學レ之。不二相棄倍一也。

葉石林曰。老者近二於親一。故民興二於孝一。長者近二於兄一。故民興二於弟一。孤近二於子一。故民不レ倍。李榕村曰。孝弟慈。是家裏事。上言治レ國在レ齊二其家一。故就二家上一說。此是平二天下一。在レ治二其國一。自然該下就二國上一說上。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正是治之事。老レ老。如レ養二耆老一。以致レ孝。秋食二耆老一。養二國老庶老一。及異粻貳膳。月告レ存。日有レ秩。八十一子不レ從レ政之類。長レ長。即入レ學以レ齒。將君我而與レ我齒讓之類。恤レ孤。即恤二孤獨一。以逮二不足一。春饗二孤子孤獨一。皆有二常餼一之類。上所レ老。即國之老。上爲老レ之。民有二不レ與レ孝者一乎。所レ長者。國之長。上爲長レ之。政有二不レ與レ弟者一乎。所レ恤者。國之孤。上爲孤レ之。民反有二倍レ上者一乎。

後素按。右諸說。解二老レ老長レ長恤レ孤之名義一。而舊說以二己親一爲二此老一。以二己兄一爲二此長一。以二己子一爲二此幼一者。非レ是。此段就二治國上一說來。故葉氏及李氏之說爲レ當矣。故採二錄之一。或問曰。前云三一國興二仁讓一。而此則曰二興レ孝興レ弟民不一レ倍。抑有レ異乎。曰否。興二仁讓一之本。皆從二孝弟慈上一來。而興レ孝興レ弟民不レ倍。便是仁讓之風。起二乎天下一也。夫子所レ謂。有二王者一。必世而後仁者也。仁讓與二孝弟慈一。非レ有レ二也。畢竟互レ文以發明耳。

鄭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二其所一レ有。以恕二於人一耳。治國之要。盡二於此一。

而無レ餘矣。

後素按。朱子說。及小註二家。共解下所三以引二三詩一之義上也。然又全泥二咏嘆二字一。而離二工夫一以讀レ之。則無レ益二於修身一也。

王子傍註曰。宜二家人兄弟一。與二其儀不一レ忒只是修身。張晦仲曰。玩二三詩一。雖三是說二齊レ家以治一レ國。然至二末節一。獨說二其儀不レ忒句一。終歸二在身上一言レ齊。

後素按。王子傍註。通下解引二三詩一之義上也。張氏演二其說一而已。若其儀忒。則身不レ修之徵也。

欲レ齊レ家。却不レ齊。故齊家亦只繳二還修身二字一。

所レ謂平二天下一。在レ治二其國一者。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是以。君子有二絜矩之道一也。鄭氏曰。恤愛。○朱子曰。孤者。幼而無レ父之稱。○又曰。絜度也。矩所二以爲一レ方也。

孔氏曰。自レ此以下至二終篇一。覆下明上文平二天下一先治二其國一之事上。但欲レ平二天下一。先順レ治レ國。治レ國事多三於平二天下一。非二一義可一レ了。故廣而明レ之。言欲レ平二天下一。先須レ修レ身。修レ身之事。由レ近至レ遠。自レ內至レ外。故初明二絜矩之道一。次明レ散二財於民一。其次明下用二善人一遠中惡人上。此皆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綱。故特詳悉畢擧。胡朏明曰。時講以二絜矩一爲下平二天下一之道上。而不レ知三其爲二治レ國之道一。百口一辭。牢不レ可レ破。註疏治レ國事多三於平二天下一。非三俗儒所二能解一。觀二一部周禮一。可レ見。

陳臥子曰。此章發二揮平天下之道一。只絜矩二字。而理レ財用レ人。其大端也。蓋財者。民之膏血。而君子小人進退。又生民休戚係焉。此民心好惡。最關切處也。絜矩之君。必散レ財。而不レ聚レ財。必進レ賢。而退二不肖一。以同二民好惡一。而好惡所二從出一之原。則在二君心一。是以。君子必先愼二乎德一也。愼レ德。而毋二自欺一。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慊二於吾之眞心一。自慊二於民之公心一矣。所レ謂必忠

大學亦只擧ニ父子兄弟之倫一。而去ニ夫婦之倫一。則非ニ王道一。而適與レ刪ニ閨門章一同。是非ニ小害一。故家人之訓。朱子刑ニ于寡妻一之說。確乎不レ可レ易。然人不レ失ニ孝弟慈之道一。則刑ニ于寡妻一。亦旣在ニ其中一矣。

張晦仲曰。宜字法字。當レ玩。宜者。情意浹洽。無ニ少擕貳一。法者。截然整齊。無ニ小參錯一。宜而法。是身中儀象也。儀謂ヨ身法之可ニ儀象一。非ニ儀容之儀一也。

後素按。張氏說。解ニ其儀不レ忒之義一也。愚謂。身行ニ孝弟慈一。而不レ汚ニ夫婦之道一。則禮儀不ニ差忒一。而家齊。國之人天下之人。皆仰ニ其身中儀象一。而化レ之矣。

蔡虛齋曰。不下是謂中一家之爲ニ父子兄弟一者。皆足ヒ爲ニ人之法一。是我之爲レ父爲レ子爲レ兄爲レ弟。皆足ミ以法ニ於人一。此所レ謂其儀不レ忒。

胡胐明曰。此章纔說レ身。便連ニ着家一。故其爲ニ父子兄弟一。足レ法。不下必指中家人之爲ニ父子兄弟一者上。只就ニ君子身上一說。而齊家之義。自在ニ其中一。觀ニ穆穆文王節一。君臣父子。只在ニ文王一人身上一說。則此句可レ知。

後素按。右二說。解下其爲ニ父子兄弟一足レ法之義上也。胡氏之分析。可レ謂ニ精詳一矣。

朱子曰。此三引レ詩。皆以咏ニ歎上文之事一。而又結レ之如レ此。其味深長。最宜ニ潛玩一。鄭申甫曰。治レ國在レ齊ニ其家一道理。至下未ニ之有一也上。已說盡了。引レ詩咏ニ嘆之一。只是輕借下個宜ニ其家人一。宜レ兄宜レ弟。其爲ニ父子兄弟一足ヒ法。叫起。而道ニ于治國一耳。不レ消ミ咬レ牙着レ力。說ニ出相通道理一。若咬レ牙說。便非ニ咏嘆之體一。蓋家國相通道理。上面已說了。此處只蜻蜓點レ水。洒洒歌ニ咏之一耳。（董思白曰。作ニ大學一者。說ニ齊治一到レ此。見ニ得此理實是如レ此。中心眞有下不レ知ニ手舞足蹈一。而不レ能レ喩ニ諸人一者上。故一引レ詩。咏嘆不レ足。又再三引レ詩。咏ニ嘆之一。所レ謂修身爲レ本。與下此謂レ知レ本。此謂ニ知之至一也上之意。至レ此蓋發レ之竭盡。

看。本自不レ妨。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二其家人一。宜二其家人一。而后可三以教二國人一。詩云。宜レ兄宜レ弟。宜レ兄宜レ弟。而后可三以教二國人一。詩云。其儀不レ忒。正二是四國一。其爲二父子兄弟一。足レ法。而后民法レ之也。此謂三治レ國在レ齊二其家一。孔氏曰。詩云桃之夭夭者。此周南桃夭之篇。○朱子曰。夭夭少好貌。○又曰。蓁蓁。美盛貌。○又曰。之子猶レ言二是子一。此指二女子之嫁者一而言也。孔氏曰。歸嫁也。○朱子曰。宜猶レ善也。○孔氏曰。宜レ兄宜レ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又曰。其儀不レ忒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又曰。忒差也。

張晦仲曰。桃夭之詩。咏二南國被一レ化也。蓼蕭。所三以享二諸侯一也。鳲鳩。亦有レ國之稱頌也。今桃夭只言レ宜二家人一。蓼蕭只言レ宜二兄弟一。鳲鳩只言二其儀不一レ忒。都不レ言三其所二以然一。蓋特指二出齊家之妙一。令二人自思一。留二下言外之意一。待二人默會一也。須三反覆咏嘆。得二其不レ發躍如之趣一。勿二徒寔作レ詩講一。

後素按。張氏說。解二此三引レ詩之大意一也。

蔡虛齋曰。下宜二其家人一。不下復指二女子一言上。就二治國一言也。

胡朏明曰。或問。以二此節一爲レ刑二于寡妻一。義亦可レ通。但所レ擧人倫。大概不レ及二夫婦一。此所レ謂家人。恐只是父子兄弟。其所三以宜二之者。亦不レ外二乎孝弟慈一。從二崇引一作二斷章一。爲レ是。

後素按。右二說。解下宜二其家人一之義上也。而胡氏之意。大學之人倫。特指二父子兄弟一言。未三嘗及二夫婦一也。故此家人。亦只是指二父子兄弟一而已。其說似而非。父子兄弟之原。皆自二夫婦來。夫婦家人之尤難レ治者。而昔人刪二孝經閨門一章一。故唐室亂。而不レ能レ企二及於二南之王化一。

也。似レ無二滲漏一。愚謂。藏二乎身一之藏字。與二孝經所レ引中心藏之藏一同。忠誠藏二積乎內一之謂。胡氏之見。超二越諸家一。況自二誠意章一相貫說二來之一云。暗與二王子一脗合。故其說不レ可レ易也。

袁了凡曰。喩字義。如下人食レ物。口知二其然一。而不レ能レ言者上也。

楊復所曰。如下虞芮二國。一入二文王之境一。各自知二不是一。而不中復爭上。所レ謂喩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喩之義一也。愚謂。人之喩レ之。其眞知之應也。而所二以恕一者。在レ上人之致二眞知一也。所レ藏二乎身一果恕。則上下之眞知相掩映感觸。則其殆成二泰和之治一矣乎。

金仁山曰。治レ國者。必有二法制號令一。以禁二民爲一レ非。而律レ民以レ善。雖二桀紂之世一。亦所二必有一。但其所レ好。則不レ若レ此。故民從二其所一レ好。不レ從二其所一レ令。所二以治一レ國者。在レ反二求諸己一。乃政令之本。

郝仲輿曰。大學成レ己成レ物。故終二始格物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一物也。言二孝弟慈一。見二理之一一。言レ誠。見二心之同一。言レ機。見二感應之速一。擧二堯舜一作二式樣一。見二身爲一レ本。堯舜身好レ仁。家國天下莫レ不レ仁。惟其理一心同機神。如三陽氣熏蒸盈二宇宙一。萬物發生。一氣相感。莫レ知二其然一而然。物所二以格一也。桀紂好レ暴。如二陰氣閉塞一。焉能强二萬物一出レ機。物所三以不二レ格也。堯舜率レ民。民從。意誠能動レ物也。桀紂令レ民。民不レ從。不レ誠未レ有二能動者一也。故大學終二始格物一。而主二誠意一。

後素按。右二說。通二解堯舜之一節一也。而郝氏格物之說。與二王門一微有レ異。然作二王門之格物一

王子有而求無而非之傍註曰。又說歸二修身上一。

朱子曰。尋常人若有二諸己一。何必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又何必非二諸人一。至二於大學之說一。是有二天下國家一者。勢不レ可二以不一レ責レ他。大抵禁二人惡一。勸二人善一。便是求二諸人一。非二諸人一。

郝仲輿曰。有二諸己一。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非二諸人一。此人君有二敎レ民之責一者。帝王之事。所レ謂大學也。若士庶韋布。有二諸己一。而遂求レ人。無二諸己一。而遂非レ人。亦是大患。

後素按。右五說。解二有而求無而非之義一也。大有二仁恕一。而無二貪戾一。非二修身一而何。朱郝所レ云。亦大有レ理。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否則。陷二於盆成括之類一矣。

王子所レ藏レ乎レ身不レ恕之傍註曰。只是誠意。

朱子曰。恕字之義。本以二如心一而得。故可三以施二之於人一。而不レ可三以施二之於己一。朱子曰。其爲レ心雖レ同。而一以レ反レ人爲レ主。一以二自治一爲レ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レ當二深察而明辨一也。○又曰。治國章。乃責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レ人之恕。

程子曰。忠恕猶二形影一也。無レ忠做レ恕不レ出。忠只是一箇忠。做二出百千萬個恕一來。

胡雲峯曰。此一恕字。人皆知下其以二推レ己之恕一言上。不レ知下藏二乎身一三字。已帶二盡レ己之忠一言上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二誠意章一相貫說來。天下未レ有二無レ忠之恕一。上文心誠來レ之。即是誠意之誠。非レ有レ二也。誠意者。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皆務決去。而求必得レ之。求必得レ之。則有二諸己一矣。務決二去之一。則無二諸己一矣。

後素按。王子註。只是誠意。恕既在二其中一。朱子大小註。共解二恕字一而已。程胡則併說二忠字一

蔣道林曰。家國天下。何嘗有意。要從堯舜只爲一理相感通。故如此。

黃貞父曰。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豈人盡桀紂乎。非也。如狂風動樹。如濁水擾魚。上暴。則下不得安其性。而亂起矣。明德中那有桀紂在。

湯霍林曰。桀紂所令。未嘗不善。只爲他所好在暴故。民不從。而后求人。而后非人。而后敎國人。而后民法句句。與此相應。最可味。

後素按。右四說。解堯舜桀紂帥天下之義也。愚謂。二從字。所以從之之意。則不同。從堯舜之仁而化。便是民之良知。而性也。從桀紂之暴而染。乃是民之血氣。而欲也。俟文王而後起。凡民也。則凡民其可不愼帥之道哉。

陳新安曰。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

後素按。陳氏說。解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之義也。愚謂。其身自行不孝不弟不慈於家。而却令以勸孝弟慈之行於國天下。是秦漢以下之政也。宜哉。不復乎三五之盛世矣。

鄭康成曰。有於己。謂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

林次崖曰。有字含仁讓意。無字含貪戾意。俱入孝弟慈。及修身而敎於家意。求諸人非諸人六字。還是說恕意。皆據在上人言。或以貼入。喩諸人。非也。民不從。便是不能喩諸人。

堯舜率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桀紂率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其所レ令反二其所一レ好。而民不レ從。是故。君子有二諸己一。而后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而后非二諸人一。所レ藏二乎身一不レ恕。而能喩二諸人一者。未二之有一也。故治レ國在レ齊二其家一。（欽定大學義疏曰。率作レ帥）

或問。此章言レ治レ國。乃言下帥二天下一以上レ仁。又似レ説レ平二天下一。言有二諸己一。又似レ説レ修レ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三截然不二相入一。

蔡虛齊曰。堯舜桀紂。皆有二天下一者。故皆言レ帥二天下一。而不二必拘下治レ國矣。

後素按。朱蔡二説。辨乙治國中證以下帥二天下一之事上之義甲也。愚謂。熟二讀此經一節一。則益當レ信三大學乃爲二一篇串通之文字一矣。何者。治國之中。或言レ帥二天下一。或言下有二諸己一無中諸己上。而朱則曰。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三截然不二相入一。蔡亦曰。不三必拘二治國一矣。由レ是觀レ之。則誠意之節內。乃有下心廣體胖。盛德至善。止二仁敬孝慈信一。使レ無レ訟乎上。此謂レ知レ本等之語。又奚足レ疑哉。此等之義。皆是誠意中之事。而非下與二誠意一乃截然者上也。然拘二泥章句訓詁一者。以爲綱有レ三目有レ八。而截然不二相入一者。畢竟意見障。而亦非二朱子之本旨一。於レ是乎可レ見矣。

又按。擧二堯舜一。乃可レ該二自餘之聖帝明王一。擧二桀紂一。乃可レ該二自餘之暴君暗主一。

徐岩泉曰。帥不二是驅率一。帥字即將帥帥字。將帥坐二帷幄之中一。而功成二千里之外一。而民從レ之。爲二此心同也。此明德同一也。明德同。則感レ之易レ通。故四方風動。民物本吾一體。自可二默識一。

盧玉溪曰。僨レ事定レ國。蓋古語。觀ニ此謂二字一。可レ見。引以證ニ上文一。

後素按。右諸説。解ニ一家仁一節之名義一也。

陳新安曰。一家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纔貪戾。而一國即作レ亂。身不レ修。則家國即不レ齊不レ治也。機弩牙。矢之發動所レ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ニ一家一。其亂之作。其機由ニ一人一。故總斷云。其機如レ此。一言僨レ事。結ニ作レ亂句一。一人定レ國。結ニ興レ仁句一。

吳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爲ニ甚速一。我以レ此感。則彼以レ此應。如ニ矢赴レ的。瞬息不レ留。是之謂レ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味ニ所レ由二字一。則夫仁之爲レ仁。讓之爲レ讓。不レ發レ於レ人。而發レ於レ我。貪之爲レ貪。戾之爲レ戾。不レ動レ於レ彼。而動レ於レ此。明矣。學者蓋亦審ニ其發一。而謹ニ其動一哉。

郝仲輿曰。仁讓必待レ行ニ于一家一。然後行レ於レ國。貪戾纔有ニ于身一。即已見ニ于國一。定レ國由ニ于一人一。僨レ事止由ニ一言一。成難而敗易如レ此。故曰。從レ善如レ登。從レ惡如レ崩。治亂之機。故可レ畏也。

張卓菴曰。此節泛ニ論家國感通之理一。以明ニ君子所ニ以不レ出レ家敎ニ國之意上。全在ニ機一字一。見ニ其感應之捷一。隱然有下不レ可レ不ニ修レ身以敎ニ家意上。

後素按。右諸説。直解ニ一家仁之經旨一也。而國之治亂在ニ誠意不誠意一。斷乎不レ可レ誣也。且機一字雖ニ緊要一。而知レ機乃最上工夫。致ニ其知一。則意誠。而仁讓成ニ於内一。而國化レ之焉。又安貪戾與ニ一國作レ亂之有。

㆑決。意誠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㆓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鄭康成曰。機發動出。又曰。僨猶㆓覆敗㆒也。）

鄭康成曰。一家一人。謂㆓人君㆒也。

姚承菴曰。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即仁讓之意。堯舜帥㆓天下㆒以㆑仁。帥㆓此仁讓㆒耳。以㆓三字㆒分曰㆓孝弟慈㆒。以㆓二字㆒槩曰㆓仁讓㆒。以㆓一字㆒括曰㆑仁。

薛仲離曰。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㆓便宜㆒之心㆖。皆貪也。任㆑情乖㆑方。不㆑躰㆓物理㆒。不㆑宜㆓土俗㆒。見㆓己之非㆒。掩飾。見㆓人之非㆒便忿懥。謂㆓之義氣㆒。謂㆓之名節㆒。有㆑所㆓改作㆒。排㆑衆自遂。謂㆓之力量㆒。皆戾也。又有㆓矯㆑情泥㆑古守㆑正。自是亦戾也。

朱子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義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徐巖泉曰。機弩上機也。機在㆓乎至近㆒。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㆓必親身往㆓百步之外㆒。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

董思白曰。機如㆓箭鋒迅發。突㆑札破㆑的。信㆑手而發。應㆑弦而倒㆒。豈彼此相待而成哉。眞心流通。此感彼應。不㆑知㆓其然㆒而然者。此一句最可㆓玩味㆒。遠近易簡神玅之理。

唐荊川曰。一言當㆓暗有㆑國者㆒之言。方與㆓下文㆒相配。一言不㆑合㆑理。故覆㆓敗乎事㆒。

色一者。故曰。心誠求レ之。此齊治之機。獨之當レ愼者。

鄭申甫曰。養レ子。不レ待レ學而能。可レ見良知本自具足。患在レ不レ能レ致二其良知一耳。致二其良知一。即誠意。

後素按。右諸說。解下如レ保二赤子一之義上也。可レ謂二詳悉無二餘蘊一矣。竊考二如字誠字中字一。三者眼目也。而誠字其中之又眼目也。何者。母之愛二赤子一。出二於天良之誠一。故求二赤子之嗜欲飢飽寒暖一。而皆中二其意一矣。縱雖レ不レ中不レ遠。是誠意之驗也。令下爲二人牧一者與二他誠一一般上。則善察二民不言之情一。以治レ之。則必中二其所レ欲。而得二其歡心一。得二其歡心一。而失二社稷一。亡二國家一者。未二之有一也。若又謂下學二養レ民政一。而后治上者。必以レ不レ誠レ意也。是故。欲レ仁レ民者。蓋在二誠意一矣。意誠則家齊。而國治了。鄒東廓曰。往歲謫判二廣德一。請二教于先師一。先師誨レ之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レ之。退而思曰。赤子之無知。至難レ養也。而女子之不レ學。猶能レ之。民之能言二其情一。視二赤子一易矣。而士大夫之學。或不レ能焉。誠不誠之殊耳。故夙自檢。兢兢不二敢放過一。酌二民同好同惡一。而施レ之。即二東廓先生之說一而觀。則王門爲レ政之端。又可レ見矣。

郝仲輿曰。治レ國在レ齊レ家。何也。家國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齊家治國。同此身也。其治在レ敎。其機在レ誠。父子兄弟。是生人之根本。即良心至善。不レ約而同者也。身苟不孝不弟不慈。則家人不レ可レ敎。況國人乎。苟能孝弟慈。以敎レ家。則敎レ國不レ外レ此矣。何也。以二孝レ親之心一事レ君。則仁無レ不レ格。以二敬レ兄之心一事レ長。則讓無レ不レ孚。以下保二赤子一之心上使レ民。則慈無レ不

皆不レ假二於强爲一。只在下識二其端倪之發見處一。而從レ此推廣去上耳。

劉青田曰。古人語レ治二天下一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饑飽寒暖。一聽二於人一。而不レ能レ告。死生存亡。無レ所レ歸レ咎。天下之難レ保者。孰有レ甚二于赤子一哉。故又曰。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言不レ可下以二鹵莽虛僞一爲上也。嗚呼。治二天下一者。果能存二是心一乎。吾不二得而知一也。

胡雲峰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レ慈者。世敎衰。孝弟或有下失二其天一者上。獨母之保二赤子一。慈之天未レ有レ失者也。大要只在二心誠求レ之一句上一。

袁坤儀曰。夫人或有下薄二于孝弟一者上。至三一見二赤子一。雖二狠戾頑梗之夫一。無レ不二測然動一レ念。故獨引二康誥一。發三慈幼之眞心出二于自然一。則孝之事レ君。弟之事レ長。便可二例見一。

王觀濤曰。赤子有レ欲。不レ能二自言一。故須二求而心誠求一レ之。非二必着レ意求一也。誠是心中眞切處。只是自然而然。所レ謂根二於誠之不一レ容レ已也。

呂涇野曰。全重二一誠字一。愛レ子之心。眞實懇切。而中二其所レ苦所一レ欲者。以レ誠也。誠可下以感二神明一貫中金石上。誠二於捕一レ魚。雖二厚冰一。可二臥而開一。誠二於畏一レ虎。雖二堅石一。可二射而入一。豈有三慈母之誠。不二百求而百中一乎。

郝仲輿曰。治レ國。亦求二于誠意一。孝弟慈。人之眞意也。家國相通。所二以爲一レ親レ民也。引二康誥一。獨徵レ慈者。慈切レ民也。孝弟或喪二其眞心一。惟慈母愛レ子。愚婦與知。卽意之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

然大原大本。固已具レ於二一家之內一。不レ待三舍レ此而他求二也。古之君子。惟能反二求於一レ此。而知レ所レ用レ力焉。故身不レ出レ於二其家一。而敎自行レ於二其國一。斷斷乎不レ可レ誣也。

羅近溪曰。向從二大學至善一推二演到孝弟一者。嘗由二一身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一家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二孝弟慈一者上。由二一家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一國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二孝弟慈一者上。由二一國之孝弟慈一而觀レ之。則天下亦未下嘗有中一人而不二孝弟慈一者上。又由二縉紳士大夫一。以推二之群黎百姓一。又由二孩提少長一。以推二之壯盛衰老一。皆是愛レ親敬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地所レ謂治レ國至下慈者所二以使一レ衆也上之義天。而愚謂。成二敎於一家一者。先修レ身。修レ身在レ誠レ意。故不レ誠レ意。則身不レ修。身不レ修。則一家且不レ可レ敎。而况國人乎。故曰。能敎レ人者無レ之。無云。則絕無二此理一之謂也。故在レ家事レ親時。誠意以奉二養之一。即孝矣。事レ兄時。誠意以愛敬。即弟矣。使二臣僕一時。誠意以使令。即慈。移二其誠意之孝於君一。則忠矣。移二其誠意之弟於長一。則敬矣。移二其誠意之慈於民一。則仁矣。不二誠意一。而盡二孝於親一。盡二弟於兄一。盡二慈於臣僕一者。未二之有一也。設有レ之。外飾而已矣。欺レ人而已矣。豈仁也哉。是以。誠意貫二一篇一。益可レ見矣。

朱子曰。保二赤子一。慈二於家一也。如レ保二赤子一。慈二於國一也。保二赤子一是慈。如レ保二赤子一。是使レ衆。心誠求二赤子所一レ欲。於レ民亦當レ求下其不レ能二自達一者上。此是推二慈レ幼之心一以使レ衆也。

陳新安曰。立レ敎之本。總言二孝弟慈一。引レ書只言二慈幼一。蓋因二慈之良知良能一。而知二孝弟一之良知良能。

後素按。孔氏說。解乙所レ謂治レ國至下下段在上齊二其家一一節之大意甲也。

蔡虛齋曰。其家不レ可レ敎云云。此二句。且慢說二出家國一理一。下三句。方說下出蓋君子之所三以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一者上。

徐巖泉曰。不レ出レ家。是不下出二門戶一而下中堂階上也。如レ此說。更有レ味。若謂レ不レ出二敎レ家之理一。却淡。

盧玉溪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擧レ此。可レ該二其餘一矣。

蔡虛齋曰。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レ君事レ長使レ衆道理。便已在レ此。不レ待二外求一也。言孝本家之所二以事一レ親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事一レ君者。即在レ此矣。弟本家之所二以事一レ兄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事一レ長者。即在レ此矣。慈本家之所二以字一レ幼者。然而。國之所二以使一レ衆者。即在レ此矣。此之謂二家國一理一也。

李九我曰。君子修レ身以敎レ家。而自然成二敎于國一。所二以然一者。爲下敎レ家之理。即所二以敎一レ國者上耳。孝弟慈只是一理。事レ親則爲レ孝。事レ君則爲レ忠。隨レ在異レ名耳。

方性夫曰。事レ君以レ忠。本二乎事レ父之孝一。事レ長以レ順。本二乎事レ兄之弟一。使レ衆以レ仁。本二乎愛レ子之慈一。孝經曰。君子之事レ親孝。故忠可レ移レ於君。事レ兄弟。故順可レ移レ於長。居レ家理。故治可レ移レ於官。正與レ此合。所レ謂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一レ國也。

吳季子曰。或事レ君。或事レ長。或使レ衆。其本末若二甚宏濶一。其節目若二甚繁多一。其施爲若二甚纖悉一。

心之正一。而發則必之三其所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一而辟之害上也。何者。人之不三能明二明德一者。惟此病爲レ崇焉耳。不レ能レ親レ民者。亦惟此病爲レ崇焉耳。不レ能レ止二至善一者。亦惟此病爲レ崇焉耳。是故。學人愼獨自反。求二此病乎隱微處一。以治二療之一。則明德自然明矣。明德自然明。則民自然親矣。至善自然止矣。若不レ用レ治二療乎此病一。而開レ口徒講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義理一。則所レ謂頭巾學。而要紙上譚耳。何嘗有レ益二乎身心一也哉。故愚古本大學刮目。三致二意焉一。而口訣只在二於心不レ在焉之四字一矣。其心字。指二心之神明一云。焉字。指二上忿懥等四件一云。明智氏雖二豪傑一。陷二乎弑逆之罪一。以レ不レ知下身有レ所二忿懥一之大病上故也。淺野氏雖二國君一。陷二乎刺客之流一。亦只然矣。當二其怒時一。心之神明。貫レ之以在レ焉。則獨自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矣。知下其怒自二軀殼一生來上。則渙乎散。融乎消。惜哉。當時未レ弘下致二良知一之心學於本邦上。是以。豪傑英雄。國君大夫。誤レ身忝レ親。敗レ家亡レ國者。不レ可二勝算一。奚啻彼二君。擧二一二君一。特例レ之耳。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嗚呼。愚是了悟。與二文字訓詁之人一難二共語一。

所レ謂治國必先齊二其家一者。其家不レ可レ教。而能教レ人者。無レ之。故君子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教於一レ國。孝者。所二以事一レ君也。弟者。所二以事一レ長也。慈者。所二以使一レ衆也。康誥曰。如レ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未レ有下學レ養レ子。而后嫁者上也。

孔氏曰。所レ謂至二其家一此一節。覆二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一。

顯恐レ急。即具語レ光曰。既失レ計爲レ之。無レ令二吏急一衍。光大驚。欲二自發擧一。不レ忍二奏上一。光署レ衍勿レ論。顯因勸レ光。內二其女一入レ宮。

後素按。霍子孟之夫人顯。欲レ貴二其少女成君一之慾。即好二其子一。而願レ爲二宣帝之后一。而要三共樂二富貴一者也。是亦身有レ所二好樂一。不レ得二其正一者也。故終使三女醫淳于衍毒二殺母后許氏一。大逆無道之罪。起下於其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上焉。夫人女也。固無レ論矣。霍子孟者何人。有二輔レ孤之忠定レ變之勳一。與二伊尹周公一同レ烈者也。然毒二殺母后許氏一之罪。因二事急一。夫人既口レ之。子孟既耳レ之。故子孟大驚。而不レ忍。今察二其不レ忍之意一。若發擧。則夫人必罹二極刑一。而及二誅族之禍一。只是憂レ之而不レ思巳。是身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者也。故隱而不レ發。猶從二夫人之勸一。內二其小女一入レ宮。配二至尊一。豈非下之レ所二親愛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嗚呼夫婦之倫。輕二于君父一。春秋之法。不レ恕二弑逆一。寧得下顧二私恩一。而姑息以倖全上耶。晉趙盾坐レ不レ討レ賊。史以二弑レ君之罪一罪レ之。謂其與二聞乎弑一也。子孟既知而不レ發。非下與二聞乎弑一者上哉。嗟乎。子孟有レ質而無レ學。使三其從二事於誠意愼獨之學一。則知下周公之誅二管蔡一不レ爲二不友一。石碏之殺二石厚一不レ爲二不慈一。必能奮然討二賊於房闥之間一。而肯隱二忍一時一。坐貽二夷族之慼一哉。是故。雖二豪傑俊偉之士一。不レ可レ無二學問一也。學問者。徒非二訓詁誦讀文章詩賦之謂一。而愼二獨乎喜怒哀樂未レ發巳前一。以誠レ意。即是學問也。愚謂。以二此法一讀二史傳一。則史傳皆在二大學中一。且愚之向初見之人。始講二大學一。乃與二世儒一大異矣。不三先解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一。而先解下身有レ所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之私意深蔽二

後素按。懿公好鶴。而使鶴乘軒。甚于養士矣。是亦身有所好樂。而之所愛而辟焉之極者也。其終也。爲狄所滅其國。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擧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宮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後素按。隱公觀魚者之意。即好游玩而樂之者也。是亦身有所好樂也。故不納僖伯正義之諫。却巧言拒之。以將略地。終往遠地。陳魚而觀之。則庶幾乎之所好而辟者矣。

漢宣帝本始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

而取二其妻一。公怒。督懼。遂弑二殤公一。君子以レ督爲下有二無レ君之心一。而後動中於惡上。故先書レ弑二其君一。

後素按。見二華父督逆送美豔之四字一。則知三其好二好色一也。取二其妻一。則知下以二淫欲一爲上樂也。是豈非下亦身有レ所二好樂一。而之レ所レ愛而辟焉之甚者上乎。是以遂至レ弑二其君一矣。

閔二年。初晉獻公欲下以二驪姬一爲中夫人上。卜レ之不吉。筮レ之吉。公曰。從レ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レ如レ從レ長。且其繇曰。專レ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レ臭。必不可。弗レ聽。立レ之。生二奚齊一。其娣生二卓子一。及レ將レ立二奚齊一。旣與二中大夫一成レ謀。姬謂二太子一曰。君夢二齊姜一。必速祭レ之。太子祭二于曲沃一。歸二胙于公一。公田。姬寘二諸宮一。六日公至。毒而獻レ之。公祭二之地一。地墳。與レ犬。犬斃。與二小臣一。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二太子一。太子奔二新城一。公殺二其傅杜原款一。或謂二太子一。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二姬氏一。居不レ安。食不レ飽。我辭。姬必有レ罪。君老矣。吾又不レ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レ察二其罪一。被二此名一也。以出。人誰納レ我。十二月戊申。縊二于新城一。姬遂譖二二公子一曰。皆知レ之。重耳奔レ蒲。夷吾奔レ屈。

後素按。獻公欲下以二驪姬一爲中夫人上。欲之字便是好二其女色一而樂レ之也。是亦身有レ所二好樂一者矣。終殺二太子一。以立二驪姬之子一。豈非下辟三於親愛之與二賤惡一之甚者上乎。

閔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レ衞。衞懿公好レ鶴。鶴有二乘レ軒者一。將レ戰。國人受レ甲者皆曰。使レ鶴。鶴實有二祿位一。余焉能戰。戰二于熒澤一。衞師敗績。遂滅レ衞。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而祭仲公子呂諫之。大叔段終完聚。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以伐京。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後素按。姜氏惡其子寤生者。忿其出胎之時驚己。以惡之也。故其忿自身起。而不得心之正也。愛共叔段者。喜其出胎之時不驚己也。喜即好樂中之事。而愛也。故其愛亦自身起。而不得心之正也。是於共叔。則將啓之以入國。所謂之所親愛而辟焉者也。於莊公。則欲排之。所謂之所賤惡而辟焉者也。故兄弟攻伐。骨肉呑噬。終母子爲乖離。是非皆忿懥好樂等之意起於身者之所致乎。故身有所之意。尤可畏也。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後素按。羽父之懼。隱公老而後桓公立。桓公既聞今日請殺之事。則桓公必殺羽父矣。故羽父懼後患也。是豈非身有所恐懼者乎。故反譖公於桓公。以殺之。則之所敖惰而辟焉之極者也。何以曰敖惰之極也。以殺君弟請于君。則不憚君之情可見矣。不憚君。則無禮之甚者。無禮即之所敖惰而僻也。嗚呼。羽父以有所恐懼之情。遂移之其所敖惰之君。豈非惡逆不道之甚矣乎。

桓二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

眞知一。格二心之物一。則意所レ發誠。而不レ僞。故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故正心修心之工。皆在二誠意愼獨中一。學人宜三信レ之。以志二乎聖功一矣。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左傳。楚人獻二黿於鄭靈公一。公子宋與二子家一將レ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二子家一曰。他日我如レ此。必嘗二異味一。及レ入。宰夫將レ解レ黿。相視而笑。公問レ之。子家以告。及レ食二大夫黿一。召二子公一而弗レ與也。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公怒欲レ殺二子公一。子公與二子家一謀レ先。子家曰。畜老猶憚レ殺レ之。而況君乎。反譖二子家一。子家懼而從レ之。夏弑二靈公一。書曰。鄭公子歸生弑二其君夷一。權不レ足也。君子曰。仁而不レ武。無二能達一也。凡弑レ君。稱レ君。君無道也。稱レ臣。臣之罪也。

後素按。春秋之世。聖學亡矣。喜怒哀樂任レ情不レ中レ節者不レ少也。夫鄭子公怒染二指於鼎一。嘗レ之而出者。以二口腹之故一。不レ堪二忿懥一。乃無二禮於君一如レ此。所レ謂身有レ所三忿懥一者也。君臣不三俱得二心之正一也。是故。子公終弑レ公。豈非下各之レ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極者上乎。子家懼從二子公一。則懼三身之禍一。而從レ之者也。是亦身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者也。故蒙二弑レ君之首惡一。豈非下亦之レ所二畏敬一而辟焉者上乎。是故。君子加二戒懼愼獨之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一。則不レ失二其中一也。

隱元年。鄭伯克二段於鄢一。左傳。初鄭武公娶二於申一。曰二武姜一。生二莊公及共叔段一。莊公寤生。驚三姜氏一。故名曰二寤生一。終惡レ之。愛二共叔段一。請二立レ之於武公一。又爲レ之請二制於莊公一。終請レ京。使

已齊家。齊家時即已治國平天下矣。義本圓融。解者破裂。

後素按。郝氏說。論正心之功在誠意中。而雖修齊治平。皆亦然。此全看破此節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與五僻而說來也。痛快明暢。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也夫。

郝仲輿曰。齊家在修身。何也。身者家之主。好惡當理。則身修而家齊。蓋好惡根于意。通諸國與天下。而家則身與天下接之。初意發于此。最切。若不能致知格物。任意所向。往而不知止。則流爲偏僻。向于親愛不止。則偏于姑息。向于賤惡不止。則偏于憤嫉。向于畏敬不止。則偏于側媚。向于哀矜不止。則偏于悲傷。向于敖惰不止。則偏于陵侮。蓋家人至近。其情易縱。意所好。雖惡見爲可喜。意所惡。雖美併棄不錄。物以形隔。而不能格其理。知以意昏。而不能致其明。恒情之偏。滔滔皆是。至有父不知子惡。農不知苗美者。況家人恩怨叢集。以偏蔽行之。安望能修身以齊家乎。故欲修身齊家者。亦在誠其意。以致知格物而已。

後素按。郝氏說。通解此一節之經旨也。愚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本是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意。而約之。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也。其發皆中節。以戒愼恐懼愼獨故也。不戒愼恐懼愼獨。則雖中節。偶中而非的中也。常人不愼獨。故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心之良知埋伏。而不貫其中。故之所親愛畏敬哀矜而辟。而不知其惡。之所賤惡敖惰而辟。而不知其善。好惡之權衡。於是乎顚倒。家人安得親睦。其身固亦不得修矣。故愼獨以致

林次崖曰。親愛畏敬哀矜。只是在好樂內。賤惡敖惰。只在忿懥內。忿懥好樂之不正。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敖惰之僻。是所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如子本當親愛。却溺愛不明。豈不是過其則。即此一端。餘可見。

郝仲輿曰。忿懥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爲首。喜怒任意。必無身範。而擧動乖方。則身不修。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情誼乖離。則家不齊。病皆生于意。故誠意爲本。

後素按。王子以下諸說。論五者流於情。而失好惡之正也。流於情。而失好惡之正。則身亡國亂者。不可擧算。詳論之。以置于餘論。

孔氏曰。農家種田。常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若能以己子而方人子。以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矣。

朱子曰。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莫知子惡與苗碩之義也。

郝仲輿曰。先儒云。八目功效。以次漸進。其說難通。意既誠矣。德潤身。心廣躰胖矣。比及正心。復有四不正。至目不見。耳不聞。口不知味。頑冥不仁之病。心既正矣。比及修身。復有五僻。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錮蔽之極。何也。蓋學雖有始終本末。道惟一貫。致知格物。串紐八事。誠意一關。提挈綱領。一事不盡。則七事並累。正心時即已修身。修身時即

意一。不下作二於字一看上。辟字正從二之字一生來。親愛以二親且舊一言。賤惡以レ惡言。畏敬以二位與一レ德言。哀矜以レ窮言。敖惰是之反。只是濶略過去。每二兩字一俱宜二連說一。或問。敖惰二字。恐非二好事一。朱子曰。此如二明鑑之懸一。姸者自姸。醜者自醜。隨レ所レ來而應レ之。不下以二醜者至下前。須上要三換作二姸者一。○鄒仲輿曰。敖惰不禮貌也。如下孔子于二孺悲一。不二與見一。而鼓瑟使レ聞。望二其悟一也。孟子于二惡行者一。隱レ几不レ應。而其人引レ咎、飜然教誨上。皆敖情不レ僻者也。○吳蘇石曰。敖惰者。于二禮上一簡客懶慢、泛然視レ之之意一。此非二凶德之敖一。亦人情所レ有。但過二其則一。而陷二于偏一。便不是。

後素按。張氏說。解下親愛至二敖惰一之名義上。而從二朱子或問說一來。小註。朱子郝吳二說。特釋二敖惰二字一也、愚謂。敖惰二字近二於凶德一。故自レ古費二無數解釋一。然能見二經文一。則敖惰在レ彼不レ在レ我。我應レ之而已。如應レ之之道過二其則一。則棄而不レ教者也。王子不レ棄二聾瘂之楊茂一。而書レ字以悟レ之。庶下乎之所二敖惰一而不レ辟者上也歟。我邦中江藤樹先生。不レ棄二遮レ道之盜賊一。而解レ理以變レ之。是亦庶下乎之レ所二賤惡一而不レ辟者上也歟。嗚呼。致二我眞知一。以啓二彼眞知一。眞聖學之要道也。爲レ儒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二斯竅一。

王子曰。人之心躰。惟不レ能二廓然太公一。是以隨二其情之所一レ發而僻焉。鄒東郭曰。有レ所二忿懥好樂一。則不レ寂。則撓二其躰一。親愛賤惡而僻。則感不レ通。不レ通。則窒二其用一。愼哉。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于レ焉戒愼。于レ焉恐懼。日悉僴。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義威儀。無二適非レ仁一。發育峻極。無二適非レ天。是爲二誠立神通全生公歸之學一。

熊勿軒曰。親愛畏敬哀矜。指二所レ愛之人一言。有二此三等一。賤惡敖惰。指二所レ惡之人一言。有二此二等一。偏二於愛一。則不レ知二其人之惡一。偏二於惡一。則不レ知二其人之善一。

葛屺瞻曰。此五者。一家之內。難レ定二屬那一等人一。亦有下一人而兼二有幾件一者上。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二惡處一。賤惡敖惰是惡。然其人豈無二美處一。

爲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所二于身內一。而氣一動レ志。虛靈之躰。不レ得二其正一矣。如下賊入二人家一。主翁逃亡上。安得四復有三心在二形骸內一。若レ是則耳目口鼻都無二管攝一。恣縱不檢。聾瞽痿痺之病成矣。安望三齊明愼動。以修二其身一乎。故欲レ修レ身。在三致知誠意。以正二其心一而已。○問。正心工夫何在。陳臥子曰。誠意而已。學至二致知誠意一。此時天理惺惺透露。便是知レ止光景。便自常定常靜。常安常慮。那得レ有レ所。故知心得二其正一。並非下於二心上一着上力也。若一番誠意。又一番正心。則支離極矣。豈惟正心。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根レ一。致知誠意。並無二兩截一。

後素按。許氏說。小註李郭二說。皆通二解此節之經旨一也。而陳氏論三正心別無二工夫一。愚謂。心在二方寸內一。虛而靈。而統二性情一。人因二身之欲一。有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侵一。則心必爲レ之動而放。然其靈獨知レ之。其靈是眞知。故致二其眞知一。以去レ惡爲レ善。則其外侵之欲。霧消氷解。而心歸二太虛之躰一矣。故致知格物。即誠意正心之功。而徹首徹尾一貫之道也。如又不下致二其知一以格中其物上。只任レ情隨レ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與下有二知覺一禽類上無レ異矣。非レ亡レ身必喪レ德。

故修レ身者先在レ正二其心一。

所レ謂齊二其家一在レ修二其身一者。人之三其所二親愛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畏敬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哀矜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敖惰一而辟焉。故好而知二其惡一。惡而知二其美一者。天下鮮矣。故諺有レ之。曰。人莫レ知二其子之惡一。莫レ知二其苗之碩一。

此謂三身不レ修不二可一以齊二其家一。朱子曰。人謂二衆人一。○鄭仲輿曰。之向也。言往而不レ返。○朱子曰。辟猶レ偏也。○鄭仲輿曰。辟僻同。偏也。已甚之意。○朱子曰。諺俗語。○鄭仲輿曰。碩繁盛。

孔氏曰。所レ謂齊二其家一在レ修二其身一者。此經重明二前經齊家修身之事一。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張晦中曰。此節五者不三專就レ家說二。只是泛言。身與レ物接。而家人自在二其中一。之字有二往而不レ返

工夫。因考。心不在焉。焉字從來指腔子裏。然此上忿懥四件矣。何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故心之良知。爲其氣焰所埋伏。不能照忿懥四件之公私邪正。故目雖視。而良知不能見之。耳雖聽。而良知不能聞之。口雖食。而良知不能味之。與有知覺禽類同。禽類者。只有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知覺情意耳。人則皆有照別其公私邪正之良知。以貫注其知覺情意之內。是天性之神明也。然多欲而蔽固深者。其濁氣埋沒了其神明。故神明雖在。不能貫注其知覺情意之內。知覺情意惟是爲運用。甚則爲奸賊矣。以食味淫欲。喪身亡德。滔滔是矣。於是。禽類之不若也。故致知以忿。而公則發。私則止。憂而公則發。私則止。是之謂自謙。是之謂不自欺。而有誤認知覺。以爲良知者焉。故與嚴親謀之。與良師詢之。與益友圖之。然後發之。則庶幾不誤歟。故無愼獨之實功。而妄發。則必不中節。

許敬菴曰。正心修身之身。前段已明。玆復擧身心相關處言之。人有此身。便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感。所謂從軀殼上起念者也。於此念頭。一有所着。此心便不得其正。何者。心之神明如太虛然。纔着便物而不化。其在腔子裏者。特幼形耳。心既不在一身之間。耳目口躰忽不覺其迷亂。況動靜威儀之則耶。以此知身之主宰全在心。經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也。

李四明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懥。而特曰身有所忿懥。挈其身而言之。所以明數者之累。乃生於身。而非生於心也。然身之與心。常相關而不違。安有身爲物累。而心爲我有者乎。吾見忿怒之橫生。嗜好之紛起。而恐懼憂患。且交戰於方寸。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故經列四者於前。繼之曰。心不在焉。○郝仲輿曰。修身在正心。何也。心本虛靈。原無方所之礙。惟虛靈局于形質。與外物交。而意妄動。以自欺其知。則彊陽奔騰結滯。

也。則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苟有レ一焉。豈不三甚爲二此心之累一哉。

後素按。右二說。論下忿懥四件出二於聖賢中之天理一。而發皆中レ節之事上。而與二常人之忿懥四件一。乃天地懸隔矣。而其本只在下愼獨與レ不二愼獨一之間上而已矣。然雖二常人一。亘知未二嘗滅一。有レ時而見焉。

王子曰。凡忿懥等四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レ着二一分意思一。且如三出レ外見二人相鬪一。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レ怒。却此心廓然。不三曾動二些子氣一。怒レ人亦如レ此。方纔是正。

朱子曰。如下因二人有レ罪而撻上レ之。纔了其心便平。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

後素按。右二說。論二常人忿懥等之情。發偶中レ節者一也。充レ之則莫レ不レ中。故勉學焉也。

徐巖泉曰。心躰本虛。而神心不レ在レ焉。着二于有一也。纔着便不レ在二腔子裏一。

饒雙峰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レ見者。心之精神知覺。一不レ在。則于二粗而易見者一。已不レ能レ見。况義理之精者乎。

鄒仲輿曰。身與レ物接。私意偏主、氣一動レ志。心焉得レ有二靜正之躰一。所レ謂物交レ物引レ之而已。故曰。心不レ在レ焉。由レ是視聽飲食。無レ所二管攝一。始以二身有一レ所。而喪二其心一。既以二心不一レ在。而幷喪二其身一。身與レ心交喪。可レ知二心與レ身相關一也。故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

王子傍註曰。正心之功。既不レ可レ滯二於有一。又不レ可レ隨二於無一。

後素按。右四說。解下心不レ在レ焉。至二修レ身在一レ正二其心一之義上。而王子之言。專說二心在レ焉之

懼好樂憂患。一奪二其良心一。則視聽食息從而失レ守。欲三區區修レ身以正二其外一。難矣。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心正二字一。

朱子大學或問曰。人之有レ心。本以應レ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レ所二喜怒憂懼一。便爲レ不レ得二其正一。然則。其爲レ心也。必如下槁木之不二復生一。死灰之不中復然上。乃爲レ得二其正一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二鑑之空一。如二衡之平一。以爲二一身之主一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レ感而應。妍媸俯仰。因レ物賦レ形者。亦其用之所レ不レ能レ無者也。故其未レ感之時。至虛至靜。所レ謂鑑空衡平之體。雖二鬼神一有下不レ得レ窺二其際一者上。（後素按。此語有レ病。方寸內皆鬼神也。）固無二得失之可一レ議。及二其感レ物之際一。而所レ應者又皆中レ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レ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三以爲二天下之達道一。亦何不レ得二其正一之有哉。固非下以二心之應一レ物。便爲レ不レ得二其正一。而必如二枯木死灰一。然後乃爲上レ得二其正一也。

邵仁中曰。昔之聖賢。非レ無二忿懥一也。然當レ怒而怒。所レ可レ怒者在レ物。而不レ在レ我。非レ無二恐懼一也。然當レ懼而懼。所レ可レ懼者在レ時。而不レ在レ我。唯仁者能好レ人。以二其無一レ所レ作レ好也。好樂如レ是。夫奚傷。天下憂吾不レ得レ不レ憂。在レ我本無レ所レ憂也。憂患如レ是。夫奚損。此如二水中之萬象一。鑑中之妍媸一。物至則見。物去則寂。水之與レ鑑。無レ所二增減一。亦無レ所二愛憎一也。未レ應レ物之前。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不レ立。因所三以爲二此心之正一。當三接レ物之時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隨レ感而應。亦孰非二此心之正一。詩人形二容文王宅一レ心之妙一。必曰下無二然畔援一。無中然歆羨上。而孔門弟子形二容夫子心術之精微一者。亦曰二毋レ意毋レ必毋レ固毋一レ我。正以三方寸之地。一毫意念。未二始或萌一如レ此

後素按。右三說。解身有之身字。而朱註從程說以作心。然用三說。則依然古本之舊也。

朱子曰。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

郝仲輿曰。有所者。偏主不化之意。執客曰有。定在曰所。

後素按。朱郝二說。解有所二字。而有所者。身接忿懥四件之事物。心爲他所制縛。有方所。而自不能宰之也。

王弇洲曰。不曰不正。而曰不得其正。不得二字亦有斟酌。蓋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無事。湛然無物。如鑑空衡平。本是極正。及當感遇。一着了。有所二字。則此心偏係。而向來澄然湛然本躰。便失其初矣。不猶猶言失也。向來如此。而今失之也。

後素按。王氏此說。解不得其正之義。而不得之二字作失看。尤確論。

呂東萊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求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至意誠者。能默識之。

呂與叔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眞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中也。寂然不動處即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唯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

日本倫理彙編

憂レ民憂レ國。患ニ不知一患ニ不能一者下異矣。

後素按。右四說。解ニ忿懥四者之名義一。而吳氏則併言下忿怒四件自ニ性天一發來者上也。胡䏰明駁ニ吳氏此說與ニ後條張子韶之說一曰。謂ニ四者皆血氣使レ然。而心不レ可レ有。是即佛老之學。以ニ枯木死灰一爲ニ心之本躰一者。非ニ聖賢之指一。則使ニ心之不正果由ニ於心之喜怒一。則是心正在ニ修身一矣。先後倒置。悖孰甚焉。益信下大學有ニ譌字一。不レ可ニ以不レ改。愚謂。心有ニ人心道心之別一。人心即危。道心則微。危者不レ可レ不レ云。微者不レ可レ不レ扶。人心即忿懥四件自ニ軀殼一起來者也。道心即忿懥四件自ニ性天一發來者也。故自ニ軀殼一起來。則必戕ニ賊性天一。戕ニ賊性天一。則心既不正了。是以曰ニ修身在レ正ニ其心一。言不レ昏ニ其心之良知一。則正而非ニ不正一。故自ニ軀殼一起來諸賊。皆畏ニ其照鑒一而消レ跡。決不レ能レ寇ニ入靈府一也。若又昏ニ其心之良知一。則不正而非レ正。夫諸賊皆亂入。而靈府化爲ニ鬼窟一矣。故常常致ニ良知一。即不レ得ニ身有レ所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也。撲ニ滅身有レ所之害一者。非ニ良知一則不可。故下段心不レ在レ焉云云。此心字指ニ良知一而言。詳載ニ下條一。如ニ胡氏說一。區儒黨レ同伐レ異之私言。而非ニ通レ道者之論一也。

張子韶曰。心之正躰。無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也。其所ニ以爲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者。皆血氣也。

葛屺瞻曰。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曰。身無知。即藉レ心以爲レ知。心爲ニ氣質一用レ事。便不ニ是心之本然一。故屬ニ之身一。

湯海若曰。身有之身。不ニ必改作レ心。人一身以レ心爲レ主。說レ身即是心無ニ二一也。

所レ謂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者。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好樂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心不レ在レ焉。視而不レ見。聽而不レ聞。食而不レ知二其味一。此謂二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朱子曰。忿懥怒也。○鄭康成曰。懥怒貌也。

孔氏曰。所レ謂修身者。此覆二明前經正レ心修レ身之事一。

後素按。孔氏此説。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王子傍註曰。修身工夫。只是誠意。就二誠意中一軆當。自己心軆常令二廓然太公一。便是正心。此猶二中庸未發之中一。

後素按。王子傍註。解二修身之全功一也。而益可レ信レ非二誠意之外別有二正心之功一矣。

葛屺瞻曰。忿懥者氣鬱。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悦慕而且暢遂矣。

李榕村曰。先二忿懥一者。怒最易レ發。而難レ制也。次二恐懼一。則以下禍患卒至。易上レ失二其常一。次二好樂一便從容。憂患不レ過下慮及二子孫一之類上。益寛緩矣。

郝仲輿曰。忿懥四者。意之病。言レ忿又言レ懥。言レ恐又言レ懼。言レ好又言レ樂。言レ憂又言レ患。皆過甚之意。本惟喜怒哀樂。重二累其辭一。以見二情勝一也。

吳子發曰。其所二忿懥一。則是好二勇鬪狠忿一。忘二其身一者也。與下一怒安二其民一者上異也。其所二恐懼一。則是怯懦無レ勇。見レ義不レ爲者也。與下恐二懼所レ不レ睹。臨レ事而懼者上異矣。其所二好樂一。則是好レ色好レ利。樂二驕樂逸游一者也。其與下好レ禮樂レ善者上異矣。其所二憂患一。則憂レ貧患二得失一者也。其與下

物知相觸。萬法緣絲。俱從レ此起。人如曉二得鮫血交レ心。聞レ香撲レ鼻。便曉二得四體百骸個個有レ知不一レ從レ物來一。不二從レ意起一。如曉二得屋漏透レ光。肝腸掛レ面。便曉三得瓦礫皮膚。更無二一物一。細不レ能レ掩。大不レ能レ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二餘義一。補傳太疏。

毛西河曰。此正所レ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レ謂修身爲二新民之本一。後素按。毛氏雖レ尊二信古本一。而於二新民之新字一則以二改本一爲レ是矣。今以二一字之異一。不レ得レ不レ收二此全文一也。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レ在レ前。而知レ止能得。即誠意中事也。心身雖レ在レ後。而心廣躰胖。不下必與二誠意一作中轉關上也。故大學祇誠意。而明德新民。與レ止二於至善一。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恂慄赫喧。賢親樂利。前王不レ忘。總該二括其中一。而貿々者尙欲三取而分二析之一。此豈知二大學一者乎。故知至在レ知レ本。修レ身在レ正レ心。皆有二先後次第一。而惟誠レ意。則絕二去轉關一。泯二其次第一。一若二自明自新一。全不下必與二先後一較中功候上者。此所レ謂本也。故曰。大學有二兩本一。而總二一本一。以二修身之本一。統二歸之誠意之本一。而世不レ知也。

後素接。以二黃毛二說一觀レ之。則淇澳至三大畏二民志一。皆誠意之推廣。而知レ本。非三特指二聽レ訟一節一。總擧二淇澳以下之經一。而結レ之也。

毛西河曰。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云。本末終始。原非二條件一。只因二本字一。遂謂三之釋二本末一。然則。又以二何者一釋二終始一耶。

後素按。此說駁下朱子謂地以レ知レ本爲天レ釋二本末一之誤上。而高中玄郭青螺諸家說。皆與二毛氏一同。一一不二枚擧一。

備二兩造一。雖レ如レ不レ可レ易。然愚謂。聽レ訟吾猶レ人也者。周官司寇所レ云。五聲以レ之聽二獄訟一。求二民情一。聖人與下官吏之有二才能一者上無レ異矣。而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者。民之不仁者。飾以レ仁。不敬者。飾以レ敬。不孝者。飾以レ孝。不慈者。飾以レ慈。不信者。飾以レ信。其餘不善也者。各飾以レ善。而民之仁者。誣以二不仁一。敬者。誣以二不敬一。孝者。誣以二不孝一。慈者。誣以二不慈一。信者。誣以二不信一。其餘善也者。皆誣以二不善一。此即訟端之所二由起一也。故聖君誠意以明二仁敬孝慈信之德一。而臨レ民焉。譬如下懸二明鏡一應中物來上。物妍媸安逃二其照一。故民先感二其心一。不レ得三訟以盡二其虛誕之辭一。令三大畏二其心志一。而有レ恥且格。虞芮之訟二於文王一。是其證也。而至レ如レ此。則不仁者改爲レ仁。不敬者改爲レ敬。不孝不慈者改爲二孝慈一。不信者改爲レ信。而仁者不レ誣レ之。敬者不レ誣レ之。孝慈者不レ誣レ之。信者不レ誣レ之。而仁化興二於下一。此豈非二聖君誠意之効一乎。决非二官吏所レ及也。是故。雖二齊治平一。皆以二誠意一爲レ本。故大學結二上文數節一。重曰二此謂レ知レ本。其旨深矣哉。而謂レ釋二本末一。昔賢既駁レ之。其言是也。

黃石齋榕壇問業曰。原文首釋二誠意一。而淇澳三詩繼レ之。康誥至二敬止一。諸詩書又繼レ之。乃終以二聽レ訟節一。大意以二誠意一爲二明新之本一。古文本自明白。何必如二今本所レ裁。截レ空補レ缺。顚下倒舊義上乎。某云。程朱亦是好意。但細繹不レ精。終始爲二格致一所レ滯。如三古文繼二愼獨於知至知レ本之後一。正是格物大關。人都說二獨中無レ物。曾子說三獨中有二十目十手一。人都說二皮面相覷一。夫子獨說二肺肝如レ見。以レ此見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二隱不レ得二一物半物一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

猶如下自レ身視二家國天下一。則身爲中家國天下之本上也。而自レ幹視レ根。則根爲二幹之本一。猶如三自レ身視レ意。則意爲二身之本一也。只是漸入二精微一之義。而始非レ有二二本一也。要一本而已矣。奚足レ疑。

鄭康成曰。無レ實者。多二虛誕之辭一。聖人之聽レ訟。與レ人同耳。必使下民無レ實者。不三敢盡二其辭一。大畏二其心志一。使下誠二其意一不中敢訟上。

孔氏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者。斷獄之辭。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者。能自誠。而使二民誠一レ意。自然能使レ無レ訟。則是異二於人一也。而云二吾猶一レ人者。斷獄者。俱備二兩造一。吾聽與レ人無レ殊。故云二吾猶一レ人也。能服レ民。使三誠意不二敢爭一。所二以使一レ無レ訟也。此謂レ知レ本者。此從下上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上。至三此章大畏二民意一。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二行レ身之本一。能自知二其身一。是知二其本一。故云。此謂レ知レ本也。

方性夫曰。子路之折レ獄。不レ及二孔子之無一レ獄。召南之聽レ訟不レ及二周南之無一レ犯。此所三以爲二聖賢之辨一歟。夫訟者。以二其兩辭之情僞未一レ辨也。至レ若二無レ情之人一。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豈復有レ訟乎。非三夫大畏二民志一。固不レ能レ若レ是。易於レ訟言。有レ孚窒惕。蓋謂レ是矣。

王子傍註。又即二親民中聽レ訟一事一。要二其極一。亦皆本二於明德一。則信乎以レ修レ身爲レ本矣。

後素按。右四說。通二解此一節之經義一。而可レ謂レ無二餘蘊一矣。雖二王子一。信二乎以レ修レ身爲一レ本矣。上曰三皆本二於明德一。則當レ知三脩身之本爲二誠意一矣。修身誠意無二二本一。益可レ見。且孔子云。俱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

後素按。孔氏說。解聽訟一節之大意也。

劉原父曰。聽訟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夫息爭於未形也。

後素按。劉氏說。解使無訟乎之義也。

李見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詞。非禁之也。所謂有恥且格。自不忍其虛誕之詞。

後素按。李氏說。解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之義也。愚謂。有恥且格。則氏之良知亦至焉。

比屋可封之氣象可見矣。

馬彥醇曰。誠其意。則使民心服。不可得而欺矣。大畏民志者。心服之謂也。

蘇紫谿曰。刑畏之畏。畏之於外。故小。德威之畏。畏之於內。故大。

李卓吾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誠意之極大畏民志者。一之乎。

後素按。右三說。解大畏民志之義也。而畏也者誰乎。宜思而自得之。

鄭康成曰。本謂誠意也。

後素按。鄭氏說。解此謂知本之本字也。可謂盡古本大學之旨矣。向所舉毛西河之說曰。大學兩此謂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知知此而已。又能演鄭氏之旨矣。或難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分明言之。而大學反以修身爲本。又以誠意爲本。其有二本何也。曰。子知夫樹耶。自枝視幹。則幹爲枝之本。

郭青螺曰。心躰既全。即彜倫日用。皆從二心中一流出。遇レ爲レ君。則盡二君道一。遇レ爲レ臣。則盡二臣道一。遇二爲レ子爲一レ父。則盡二父子之道一。遇下與二國人一交上。則盡二交道一。如二大極全躰一。舒レ之則爲二春夏一。翕レ之則爲二秋冬一。惟一故神也。其實至善在レ心。而仁敬孝慈信。皆因レ物付レ物。各足二分量一者。如下謂二仁爲一君之至善一。敬爲中臣之至善上。則支矣。

李卓吾曰。君止二於仁一矣。臣止二於敬一矣。子止二於孝一矣。父止二於慈一矣。與二國人一交止二於信一矣。此非三其意之極二其誠一。而擧二天下之物一無二以尙一レ之者能レ之。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止二仁敬孝慈信一之義上也。愚謂。良知之眞誠惻怛。謂二之仁一。良知之主一無適。謂二之敬一。良知之親二愛其親一。謂二之孝一。良知之敎二養其子一。謂二之慈一。良知之誠實無妄。謂二之信一。畢竟一良知而已矣。文王緝熙敬止。故遇レ之。則一一流出。而何但五者。天下之理盡然矣。學者師二其意一。亦著二實下緝熙敬止之功一。則盡二人倫一。乃與二聖人一一般。而皆是誠意中之事耳。以二黃郭李三說一講レ之。則益分明矣。且此一段。不レ待二通解一而義自明。

又按。人知二信仁敬等之名一。而不レ知下其所二以名一之實上。則未レ可レ免下於朱子所レ謂仁或流二於姑息一。敬或墮二於阿諛一。孝或陷レ父。而慈或敗レ子。且其爲レ信。亦未二必不一レ爲二尾生白公之爲一也之罪上。也。是故。不レ可下以不三眞致二良知一。知二眞致二良知一。則亦何誤之有。

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鄭康成曰。情猶レ實也。

錢漸菴曰。良知便是熈。能致得便是緝熈。緝熈便能敬止。敬止即是止ニ至善一。

鄒東廓曰。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ㇾ雜以ニ私欲一也。故出ㇾ門使ㇾ民。造次顚沛。參ㇾ前倚ㇾ衡。無ニ往非ニ戒懼之流行一。方是須臾不ㇾ離。

錢漸菴曰。此光明性躰。原自惺惺不昧。不ㇾ待ニ檢勅一。自有ニ一種嚴肅之意一。嚴肅處正是止之眞躰。既能緝熈。則性躰不ㇾ失。自能惺惺然。安ニ于所ㇾ止矣。

袁中郎曰。下五句。正釋ニ止字一。五句乃就ニ人倫一數ㇾ之。只一止耳。月落ニ萬川一。處處皆圓。實無ニ二月一也。

後素按。右五説。解ニ緝熈敬止之義理一也。緝熈敬止。唯是一良知而已矣。良知之不息。謂ニ之緝一。良知之熈。謂ニ之熈一。良知之精一不雜。謂ニ之敬一。良知之嚴肅不動。謂ニ之止一。文王者聖人也。本躰功夫一齊了如ㇾ此。下文五箇止。即在ニ這敬止中一。而敬止之流滿成ニ五箇止一。要亦只一止而已矣。袁説確乎不ㇾ可ㇾ易矣。

王子傍註曰。又説歸ニ身上一。

後素按。王子此註。解下止ニ仁敬孝慈信一之義上也。人亦能止ㇾ之。則身修了。故曰。又説歸ニ身上一。

黃貞父曰。一止而貫ニ群倫一。如下一水躰而偏ニ河海一。一日光而照中寰區上。在ㇾ君爲ㇾ仁。在ㇾ臣爲ㇾ敬。在ㇾ子爲ㇾ孝。在ㇾ父爲ㇾ慈。在ㇾ交爲ㇾ信。同出而名異也。

後素按。右二說。解二孔子說レ詩之辭一也。愚謂。看二此知字一。是何等學問。乃人所三通レ微入二聖之路也。因又考二上文綿蠻二字一。蔡虛齋曰。綿蠻二字。義無レ所レ取。然警二發人一之意。不レ可三以無二存焉。何者。綿蠻與二缺舌一同。素不レ如二人語之爲二解也。然黃鳥止二于丘隅一。而不二他適一。則庶二乎不レ失二天理一矣。而人具二良知一。而不レ知レ止二於レ仁於レ敬於レ孝於レ慈於レ信。而一生動二乎外累一者。則却似二綿蠻之羽物之不一レ若也。故梁氏曰。借レ鳥提二醒人一。郭氏曰。儆二人知レ止處一。全在下可二以不レ如一四字上。嗚呼聖人之引二詩書一。或下レ字。不レ可レ無レ義二於其間一也。

王子傍註曰。止二於至善一。豈外求哉。惟求二之吾身一而已。

後素按。王氏此註。解二文王敬止之大旨一也。求二之吾身一。即求二之吾心一也。求二之吾心一。即求二之吾心之良知一而已矣。

葛屺瞻曰。詩咏二文王是能止的樣子一。本說二明德一。乃反言二穆々一者。蓋其明德在二隱微處一托レ基。最爲二玄默一。即不レ識不レ知之意。

後素按。葛氏說。解二穆穆之義理一也。愚謂。明二明德一到二至純至粹處一。却其命根之至善。至善即天。天本無聲無臭。詩所レ云穆穆。乃其形容耳。

魏莊渠曰。緝如二理レ絲連續不レ斷。非レ有二總會一。從二何處一接來。熙如二種火一。由二接續一斯有二光明一也。

後素按。魏氏說。解二緝熙之義理一也。愚謂。文王之連續光明。即至誠無レ息。而自レ誠明者也。

レ所レ安レ身。知レ止而不レ遷也。其深意之所レ寓。豈淺淺哉。而說者曰。此節虛說。勿三寔發二正意一。恐背二聖經之旨一。

尤西川曰。緡蠻黃鳥。止二于丘隅一。此與二鳶飛戾レ天。魚躍二于淵一同意。皆指二本躰一言。陸稼書曰。邦畿黃鳥。雖二是喻言一。然民之止。必於二邦畿一。鳥之止。必於二丘隅一。亦是止二至善一之類。與二川流鳶魚一同。爲二道躰一例一。此意亦不レ可レ不レ知。但傳意看來。似レ不三重在二此。

後素按。尤氏說及小註陸氏。共解下黃鳥止二丘隅一之義上也。而陸說併解二上文民所一レ止也。愚謂。避二繒繳一。擇二岑蔚安間一。而止二處之一者。非二獨此詩之一黃鳥而已一。合二天下古今萬黃鳥一皆然。而其所二以然一者。天理之自然。所レ謂本躰也。本躰也者。一大極也。萬物皆備二於我一。反レ身誠。樂莫レ大焉。聖賢以二意誠之故一。黃鳥止二于丘隅一之天理。亦是吾心之活潑潑。而靜觀レ之。則何等樂。故又引二此詩一。豈徒然。孔氏所レ謂廣明二誠意之事一。斷無レ疑矣。是故。學者能反レ身誠。則黃鳥之止。當レ識二得不一レ外二於吾心之德一。若又放レ心。則於二父子昆弟一。既已分隔陰陋。又奚與二徽禽一干涉之有。而向二其輩一說二此詩一。則懵然不二省發一。宜矣。

又按。陸稼書等以二經傳之說一爲レ主。故曰二傳意一。然改二傳意字一作二經意字一看。則不レ妨。而其川流鳶魚之說。即尤西川之說。而陸氏潤二色之一。以爲二我說一也。然說衍得妙。

郭洙源曰。人心有レ止。豈宜レ昧耶。故尤貴レ知。知者止之幄機也。故又引二詩及孔子說一レ詩。以明二人之當一レ知レ止。其儆二人知一レ止處一。全在下可二以不一レ如四字上。要レ得二惕然儆省意一。

梁無知曰。於レ止知二其所一レ止。乃借レ鳥來提二醒人一之詞。非レ謂二鳥知一レ止而人反不一レ如也。

止二於敬一。爲二人子一止二於孝一。爲二人父一止二於慈一。與二國人一交止二於信一。朱子曰。詩商頌玄鳥之篇。〇毛氏曰。畿疆也。〇朱子曰。邦畿王者之都。〇孔氏曰。此詩小雅緡蠻之篇。〇朱子曰。緡蠻鳥聲。〇又曰。丘隅岑蔚之處。〇又曰。子曰以下。孔子說レ詩之辭。〇孔氏曰。此大雅文王之篇。〇朱子曰。穆々深遠之意。〇又曰。於歎美辭。〇又曰。緝繼續也。熙光也。〇又曰。敬止。言其無レ不レ敬。而安レ所レ止也。

孔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レ止。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言誠意在二於所一レ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二至善一。

吳無障曰。首節空空言二天下事物。各有二當レ止的去處一。便隱隱含二著仁敬孝慈信等一說下。言所レ當レ止之處安在。如二文王所一レ止者。是也。

葉石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レ止。居而止レ之也。綿蠻黃鳥。止二於丘隅一。擇而止レ之也。穆々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レ之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邦畿千里至二緝熙敬止一之大旨上也。

許東陽曰。王者所レ居。地方千里。謂二之王畿一。居二天下之中一。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三歸二止於其地一。猶下事有二至善之理一。人當上レ止レ之也。

葛屺瞻曰。邦畿爲二王者之都一。千里則無レ所レ不レ容。悉聽二民之居止一。此直述二其詩一。不レ加二訓釋一。而至善之當レ止。隱然寓二於言外一。

後素按。許葛二說。解二邦畿千里之名義一也。而民於レ安レ身。則知レ所レ止。而居レ之以不レ遷。是即愚夫婦之所二與知能一。而未下必知上レ止二至善一。然聖人引二此詩一。誠欲下學者止二至善一上。猶如中彼於

葉水心曰。一段前輩所三以移易在レ前。謂ニ是解ト新レ民。然細看。却只是自說ニ自新一。

鄭申甫曰。盤銘康誥周詩三節。總是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而必三于止ニ至善一耳。明德親民。一套俱在ニ其中一。豈是截斷專釋レ新レ民。

郝仲輿曰。朱子因三盤銘康誥詩連ニ引新字一。遂改ニ親民一作ニ新民一。非也。親即是明。自新爲レ明。舉レ世昭明。改變爲レ新。引ニ盤銘以下一。見下明ニ明德于天下一。皆本中之誠意上也。盤銘明レ德也。康誥與レ詩。明ニ明德于國與ニ天下一也。康叔新レ衞。文王新レ周。國治也。舊邦新命。天下平也。一誠意。而身家國天下無レ所レ不レ統。皆以融ニ會八事一。合ニ本末始終一而言也。祇據下作ニ新民ニ三字上。割爲ニ一章一。以釋レ新レ民。牽强尤甚。如ニ古本文字一。義理饒洽。如ニ朱註一分割。何但義理偏枯。文字亦索然。讀者自識。

後素按。右諸說辨地朱子改本。以ニ此一段一爲下釋ニ首節新民一之傳上之非天也。故合ニ觀之一。則盤銘一段。非レ釋レ新レ民益瞭然。大全東陽許氏曰。章内五新字。皆非ニ新レ民之新一。盤銘以ニ自新一言。康誥以ニ民之自新一言。詩以ニ天命新一言。然則。大學一章。自レ首徹レ尾。無レ有ニ新レ民之字一。則改本改ニ親民一作ニ新民一之非。亦自明矣。而許氏之結文曰。然新レ民之意。却只於レ中可レ見。與下親レ民則新在ニ其中一之意上同。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レ止。詩云。緡蠻黃鳥。止ニ于丘隅一。子曰。於レ止知ニ其所一レ止。可ニ以レ人而不一レ如レ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ニ人君一止ニ於仁一。爲ニ人臣一

レ是。而諸家或以爲君子泛言。或以指二湯武文王一者爲レ非。其立レ說紛紛。經義却暗。故皆不レ可レ從矣。

鄭康成曰。君子日新二其德一。常盡二心力一不レ有レ餘。

孔氏曰。是故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者。言君子欲三日新二其德一。無下處不中用二其心一盡上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レ盡二其心力一。更無二餘行一也。

後素按。鄭孔二說。以レ極爲レ盡。而謂レ在レ盡二其心力一也。質而有レ味。何者。盡二心力一。則一毫不レ欺二良知一。而致レ之之謂也。然則。必止二於至善一。故以下諸家以レ極爲二至善一之說上。又載二於次一。

經義於レ是乎無二餘蘊一矣。

王子傍註曰。君子之明レ德親レ民。豈有レ佗哉。一皆求レ止二於至善一而已。（黄洵饒曰。不レ用二其極一。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レ謂文理接續也。○盧玉谿曰。前言レ止二至善一。此言レ用二其極一。二義互相發。止則不二紛紛擾擾一矣。用則非二槁木死灰一矣。）

後素按。王子傍註及小註。此解下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義上也。愚謂。湯日新。乃自二其慄慄危懼。若下將レ隕二于深淵一來。慄懼將レ隕者。即愼獨也。武王俾三康叔作二新民一。乃自二其無レ康二好逸豫一來。無レ康二好逸豫一者。即愼獨也。文王其命惟新。乃自二其小心翼翼一來。小心翼翼者。即愼獨也。由レ是觀レ之。則古聖帝明王之道。不レ出二於愼獨之外一也。而愼獨又不レ在二良知之外一也。良知天理之極。而一毫無二人欲之私一者。即至善也。故曰。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困勉者。亦不レ可四以無二其志與二其功一也。且此一段。不レ待二通解一而義自明。

王一。而不レ始二於后稷一。而併算二后稷一不可。此雖レ如レ拘二於文字一。明明謂二周舊邦一。則訓詁亦不レ可レ忽。故以二鄭箋一爲レ主。

毛氏曰。乃新在二文王一也。

後素按。毛氏解二其命維新之義一也。而其命維新。即文王之盛德。日新而民歸化者日衆矣。此在二文王之日新一耳。毛傳乃新在二文王一之言。約而盡。非レ如二後儒紛紛無益之說一也。

孔氏曰。周雖レ舊。是諸侯之邦。其受二天之命一。唯爲二天子一。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レ施敎命。唯能念レ德而自新也。朱子曰。周國雖レ舊。至二於文王一。能新二其德一。以及二於民一。而始受二天命一也。○金仁山曰。文王新二其德於上一而天下之民。自然被二服其化一。宮庭之内。若レ此雝雝。朝廷之間。若レ此濟濟。田野郊關之內。若此遜レ行遜レ畔。當時氣象。直是日新月盛。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魏莊渠曰。世界只是舊世界。至二於文王一。而天命聿新。宇宙一似二重闢的一。○王觀濤曰。文王未レ爲二天子一。但王業自二文王一始耳。

後素按。孔疏小註之諸說。解二天命新之義一也。要レ之。文王良知之煥發光輝也已矣。

蔡虛齋曰。是故字。承二文王詩意一說來。此貫二上三節一而結レ之。非三只結二文王之詩一。陸稼書曰。此節本貫二上三節一而結レ之。非三只結二文王之詩一也。然却承二文王之詩一說來。蓋文王詩。原包二上二節一。結二文王一。即所三以結二上二節一也。

後素按。蔡氏說。解二是故二字之義一也。

牛春宇曰。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與二上章皆自明也一一般。無所不三字。對二皆字一看。用二其極一三字。對二自明字一看。君子就作二湯文武一說。

後素按。牛氏說。解下君子字及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義上也。而上節皆自明也云者。指二文王湯堯自明二其德一而言也。然則。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亦是指二三聖人一也無レ疑矣。故以二牛氏說一爲

惟使㆓之煥然一新㆒。乃爲㆓親愛㆒。則新㆑之。正所㆓以親㆒㆑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文中儘有。何必拘㆓定字眼頂㆒來。

後素按。孔氏已下諸說及小註。共解㆘作㆓新民㆒之義㆖也。然微有㆓異同㆒。孔曰。新人。湛鄭曰。新附之民。吳葛則以爲㆓因㆑親而方新之民㆒。而總㆑之。雖㆓孔湛鄭三說㆒。亦皆因㆑親而爲㆓新人新附之民㆒。則是古本之旨。而與㆘朱子改本釋㆓新民㆒之意㆖相反。且親新之義。於㆓綱領及首節㆒。既詳㆓論之㆒。故學人合㆓觀之㆒。則當㆑無㆑惑矣。因考。人君皷㆓舞自新之民㆒。非㆓誠意㆒。則與㆓狙公之制㆘狙一般。要陷㆓於詐僞之術㆒而已。故益信㆔此亦廣明㆓誠意之事㆒也。

又按。松陽講義曰。引㆓呂晚村說㆒曰。自㆑周以後。生民未㆑經㆓一新㆒。雖㆓漢盛時㆒。亦幾㆓刑措㆒。然非㆓至善之新㆒。雖㆑新而不㆑用㆓其極㆒。說得最斬截。而殊不㆑知㆘漢唐之君臣。不㆑用㆓親㆑民之工夫㆒而正欲㆑新㆑之。此乃與㆓三代聖王之道㆒相反㆖矣。夫三代聖王。於㆓親㆑民之事㆒。實自㆓誠意㆒流出。故歸化而其德亦明新也。故未㆑有㆔不㆑親㆑民。而使㆓民德亦明新㆒也。若又除㆓親㆑民之工夫㆒。而一意欲㆑新㆑之。則其弊也。陷㆓乎申韓之一流㆒矣。豈可㆑不㆑畏哉。或曰。親㆑民之弊如何。曰。親民之弊。必流㆓乎墨氏兼愛㆒矣。寧流㆓乎墨氏兼愛㆒。猶賢㆓乎申韓慘刻㆒。遠甚矣。而明㆓明德㆒以親㆑民。則必無㆓其弊㆒矣。奚勞㆓後人之憂㆒乎哉。

鄭康成曰。大王聿來胥宇。而國㆓於周㆒。王迹起矣。而未㆑有㆓天命㆒。至㆓文王㆒而受㆑命。

後素按。鄭箋解㆓周舊邦之義㆒也。而諸家解㆓周舊邦㆒。率指㆓后稷公劉㆒而言者多矣。然周始㆓於大

則怠乎爲善。而易乎爲惡。保終不能如始。亦只以不能實見得吾性故也。由是之。則湯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皆其良知日新之事也。而其本自其勇一字來。

又按。朱子亦嘗云。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爲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工夫。今即其言考。則工夫非誠難做。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湯王之日新者。無終始。只一誠已矣。故可見此一節亦廣明誠意之事。而非釋新民矣。

孔氏曰。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

湛甘泉曰。作新民。言殷新附之民也。作之使相親也。鄭申甫曰。作新民。全重作字。與以爲善之利。施以振德之術。是也。原兼教養言。新字屬在民說。非爲在上者去新民也。蓋武王封康叔於衛。而誥之。衛即紂之舊邑。康叔所治之民。乃新附之民也。故云新民。

吳觀我曰。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爲親也煦々而已。新而不親。其爲新也察々而已。

葛屺瞻曰。新民。殷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迎著他新的機括爲之皷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上。若我去動民。乃在作字內耳。

或問曰。以新字頂親字。似意不相蒙。葛屺瞻曰。若聽人安於舊染。便是棄之一躰外了。

者。不レ容レ有レ汚也。

崔後渠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二剿説一。惟探二其本一與二爾諸士一。共爲二服行之實一。夫所レ謂新者。指二何物一論二何事一。何物何事。既可レ新而又能常新。此蓋言二人之明德一也。孟子曰。良知良能。此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レ具。何事不レ會。一番提撕。又見二一番精采一。一番講明。又見二一番發越一。古之聖人。憂勤至レ死。望レ道如レ未レ見者。正見二得此新無盡。純一不レ已。老而愈聖者。方是能常新二此新一。然又非下是取二諸彼一以益上此。只是昔未レ知。今始能レ之。昔未レ熟。今始能レ之。昔未レ熟。今始化レ之。如三泉在二地中一。數日不レ汲。而泥而變レ味。日日汲レ之。即當二甘洌一。故學者當下心心念念在二此新一。時時刻刻在二此新一。無レ內無レ外。無レ大無レ小。都是要新二此新一。自二一身一言レ之。由レ壯而老。自二一歲一言レ之。由レ正而臘。自二一月一言レ之。由レ朔而晦。自二一日一言レ之。由レ子而亥。常見二得此新昭昭靈々一。爲二我之主一。爲二事之衡一。爲レ主則物皆我役。爲レ衡則皆我運。故曰。立則見三其參二於前一也。在レ輿則見三其倚二於衡一也。夫然後行。

後素按。吳氏說。雖三本不レ解二湯盤日新之義一。然湯王之用レ心。恐當レ如レ此矣。而於二四箇日字一尤切。而其所二以新一レ之者。亦致二良知一而已。故以二東廓及後渠之說一結レ之。愚竊考。湯王以二日新之功一。至下于明二明德一新レ民止中至善上。而猶以二德日新一爲レ業。未二甞暫懈怠一也者。易所レ謂天行健。君子强不レ息之學也。如二中主一。雖四一旦如三明下明德上新レ民止二至善一。然或敵國既亡。萬邦惟懷。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湯盤至レ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之大意上也。

孔氏曰。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二唯沐浴自新一。誠使二道德日益新一也。日日新者。言非二唯一日之新一。當レ使二日日益新一。又日新者。言非二唯日日益新一。又須二恒常日新一。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下精二誠其意一。修レ德無上レ已也。

朱子曰。湯以下人之洗二濯其心一以去レ惡。如中沐二浴其身一以去上垢。故銘二其盤一。言誠能一日。有下以滌二其舊染之汚一。而自新上。即當下因二其已新者一。而日新レ之。又日新レ之。不上可三略有二間斷一也。蔡虛齋曰。苟誠也。誠字最重。與三苟志二於仁一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三止一日之新一。須二是日日新去一。又曰。新者。日新之功。自レ此更無二一日之或一レ息。又深二於日日新一也。○何玄子曰。日新者。無二時不一レ然。而無二一息之間斷一。○吳觀我曰。日日新レ之。謂レ不レ已。又曰。新レ之。謂レ不レ住。○吳無障曰。學問須二一日長二進一日一。故曰日新。比二苟日新一又別。又日新。比二日日新一又別。乃是一日新二一日一也。豈必改レ過去レ惡。然後爲レ新耶。若謂二日新又新一。只照レ前常如レ此。則不レ消不レ長。有二何精神一。且學問不レ長即消。亦豈有二中立之理一。黃氏謂。日異而月不レ同。月異而歲不レ同。得二其旨一矣。

後素按。孔朱二說及小註諸說。解下日新至二又日新一之義上。而明悉矣。然如レ下二手于日新一。則猶未レ如二其要一也。

吳草廬曰。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下吾德性照照。如二天之運轉一。如中日月之往來上。不レ使レ有二須臾之間斷一。則於二尊レ之之道一。殆庶幾乎。於レ此有レ未レ能。則問二於人一。學二於己一。而必欲二其至一。若二其用レ力之方一。非二言可一レ喩。

鄒東廓曰。先師一生精力。提二出致良知三字一。本躰工夫一時俱到。本躰而謂二之良一。則至明至健。一毫障壅不レ得。工夫而謂二之致一。則復二其至明至健一。一毫因循不レ得。致精察者。不レ容レ有レ蔽也。磨洗

諷詠而得二其大旨一。若更著二工夫一。便為二蛇足一。愚謂。無二皆自明也之一句一。則當下以二彼二說一為中不易上。然引二三書一而後曰二皆自明也一。則自明。非二其聖人之工夫一而何。而聖人自明中含二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豈在二於聖人自明之外一哉。故常人之格致。亦法二聖人之自明一也。不レ叙二他當日工夫一之說。偏而不レ周。窮而不レ通也。

黃葵峰曰。康誥之言。言二文王自明二其德一也。太甲之言。言二湯自明二其德一也。帝典之言。言二堯自明二其德一也。是可レ見二德之在レ人不レ可レ不レ明。而自レ古聖人之所二以聖一者。要不レ外三自明二其德一而已。此大學之道所二以在一明二明德一也。吳無障曰。文王是克明的了進而求レ之。雖三湯之所二以為一レ聖。也只是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又非二特成湯一。進而極レ之。雖二帝堯一。也只是克明二峻德一。皆自明光景在。○陳臥子曰。大人之學在レ明二明德一。自レ古帝王。只在二己身上一用レ功。自一了百當。言皆自明。則自明之外。別無二學術一矣。○陶石簣曰。明二明德一之說。自二夫子一發レ之。非レ昉二於夫子一也。後聖以承二先聖一。而聖々總承二之天一。其淵源遠矣。

後素按。黃氏說及小註。通下解康誥曰至二皆自明也一之經旨上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二新民一。詩曰。周雖二舊邦一。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饒雙峯曰。盥頮之盤。○鄭康成曰。盤銘刻二戒於盤一也。○朱子曰。苟誠也。○又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孔氏曰。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

方性夫曰。君子之日新。非二特在一レ己。下以治レ民。上以承レ天。亦莫レ不レ然。故又引二詩書之言一以證レ之。則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又在二乎此一。

葉石林曰。新レ之至二於又新一者。德之在レ己也。作二新民一。德之在レ人也。其命新者。德之在レ天也。君子之德。至三於受二天下之命一。而後極二其明德一也。

言。則曰二峻德一。初無レ二一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下峻德及堯所三以明二明德一之義上也。

孔氏曰。皆自明也。此經所レ云。康誥太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二其德一也。故云。皆自明也。

朱子曰。結二所レ引書一。言皆自明二己德一之意。○吳無障曰。皆自明。言任二憑聖帝明王一。只一自明。便都該盡了。見下自明之外。無三復有二學術一意上。要下把二玲瓏語氣一。昧貼乃佳上。○湛甘泉曰。自レ周而商。而唐。歷古聖賢。無レ不三自明二其德一也。○王珍吾曰。全要下發二得聖經一。大字與二明字一融合上。由レ堯至二于湯一。由レ湯至二于文王一。五百歲。而一主三三箇聖人一。俱是通二天下萬世一。爲二一身一的人。而皆不レ外二乎自明一。蓋謂レ之曰レ明。便自靈妙無レ方故也。故曰。大學之道在レ明二明德一。言三箇大聖。都只是明二自家一。無下一求二之人一者上。○

孫柏譚曰。最重二箇自字一。曰明。曰顧諟。曰克明。總レ之在二自己心性上一。自醒自照。自證自覺。以レ自還レ自。而未三嘗增二減之一也。

後素按。右諸說。解二皆自明之義一。而皆自明。即愼獨也。在二聖人一猶如レ此。况困勉者。亦愼獨之外無二別功一矣。若不レ悟レ之。而馳二騖於外一。所レ謂口耳之學。而非二爲レ己之學一也。

王子曰。自明不レ已。即所三以爲二親民一。

後素按。王子自明不レ已之說。簡而盡。何者。愼獨之至。便是仁。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躰。是所二以爲一レ親レ民也。故前曰二雖レ親レ民亦明明德中事一。而蔡虛齋曰。著二此一句一以別レ新レ民。胡胐明演二其說一曰。自明。對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而言。明二明德於天下一。即新レ民也。上三引二證明明德一。下三引二證新民一。中間不レ得レ不下著二此句一以清中其界限上。此全以三明德與二新民一爲二兩截一。以三明德與二新民一爲二兩截一。則躰用非二一源一。顯微非二無間一。而本末非二一物一矣。故受二支離决裂之誚一。然猶如レ此說レ之。何也。特意見之障耳。或曰。此章三引レ書。是說二三王現成榜樣一。不三是叙二他當日工夫一。夏官明曰。明德實事在二格致誠正修一。新民實事在二齊治平一。故只略引二詩書一點喚。令三人

動察一。須レ知三仍重在二動察邊一。格致誠正修。俱是動察工夫。惟正心似レ兼二動靜一。然大學所レ指正心。只是以二動察一言。又引二饒氏之説一曰。大學只言二愼獨一。不レ言二戒懼一。初學之士。且令下於二動處一做中工夫上。考二其意一。似下以二已發一爲中顧諟上矣。若只以二已發一爲二顧諟一。則發而後用レ功。如三水覆レ地。而後復收二之于器一。勞亦甚。而遂無下收二於器一之理上。然則。非三特戻二愼獨之聖旨一。與二朱子靜存之義一顯背馳。世謂二陸侍郎一爲二朱子之功臣一。愚不レ信矣。雖二初學之士一。概於二動處一做二工夫一。則朝三暮四之術耳。且夫做二工夫一者誰也。非レ心邪。若只於二動處一做二工夫一。則其當二靜時一。以二其心一置二何處一乎。俾二其徒説一レ之。則必曰。靜時只敬而已。而不レ知下所二以爲一レ敬者。又誰之爲上也。畢竟陷二于重レ外遺一レ内之一偏一。而流二于覇者之僞作一也。要亦惟在下其勝二心客氣之爲一レ害。與媚二時世一之病上而已矣。嗚呼可レ嘆哉。

又按。王子嘗云。心者身之主宰。目雖レ視。而所二以視一者心也。然則。目常在レ之者。心之神明常惺惺。省二察於幾微一之謂也。故以二李説一爲レ長矣。朱子亦曰レ如。則非二眞目在一レ之。亦指レ心也。而先儒有下泥二目字一解レ之者上。誤矣。愚謂。顧返觀内照。諟則正。此亦致二眞知一。格二正不正一以歸レ正之異名。故非三格致之外別有二顧諟一也。

唐荆川曰。峻德。亦人所二同有一。但堯能明レ之耳。

盧玉溪曰。能明二其大德一。只是明二明德一。到二十分盡處一。非三明德之外有二峻德一也。

鄒山山曰。峻德。非レ有レ加二于明德一。蓋自二此德本體之明一而言。則曰二明德一。自二明德全體之大一而

吳季子曰。克明レ德者。明則衆人之所レ同。克則文王之所レ獨。蓋人不レ能。而已能レ之。斯謂二之克一。如二克寬克仁。克長克君一。是也。

後素按。眞吳二說。解二克字及文王之獨克明二明德一也。

陳伯玉曰。德一也。稟二諸性一曰レ德。賦二諸天一曰レ命。指二其虛靈一曰レ明。形二其高大一曰レ峻。總レ之只是明德。

後素按。陳氏說。併解二明德與二下段明命峻德一也。

徐巖泉曰。顧諟。是成湯一身。精神所レ駐處。徐巖泉曰。纔精神聚。便是天之明命在。

徐巖泉曰。顧諟。是返觀內照。徐巖泉曰。顧諟有二念レ茲在レ茲。晝爲宵得。瞬存息養意一。此存レ心養レ性事レ天之學。

沈覺齋曰。莫レ見二乎隱一。莫レ顯二乎微一。視二於無形一。聽二於無聲一。顧諟只是一照。只是眞知。常在二一照一。躰用爲レ一。無二動靜一。無二久近一。如二學下レ手。此照也。通二乎晝夜一。知レ性知レ天。此照也。

朱子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二以與一レ我。而我之所二以爲一レ德者也。常目在レ之。則無二時不一レ明矣。朱子曰。常目在レ之。古註語極好。如三一物在二此。惟恐三人偷去一。兩眼常々覷在レ此。相似。○或問。顧二諟明命一。豈其常目在レ之邪。李卓吾曰。此言二顧之義一也。敬而無レ失。常目惺々。顧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也。夫惟其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二於造次顚沛一。則無三不レ可レ爲之時一矣。○陳臥子曰。顧諟之顧。即參レ前倚レ衡之見字也。註常目在レ之。極好。○徐巖泉曰。明命者。是天命二於我一之虛明也。即心也。纔內省時他物自然不三錯襍入來一。

後素按。右諸說及小註。共解下顧二諟明命一。與中湯之所二以顧諟一之義上也。顧諟眞知之運用。常照常明。徹二動靜一貫二內外一者也。沈氏所レ謂。顧諟只是一照。只是眞知。無二動靜一。無二久近一。通二晝夜一此照。是無疵之論也。然而。陸侍郎松湯講義曰。太甲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大全朱子雙峰。皆兼二靜存

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持循矣。王子所云。不明本之本者。文中子所云。其道則一之謂。而一者愼獨之獨也。經制出乎愼獨。便是王道。而文中子所願也。王子亦所願也。故吾謂。王子指文中子以大儒。其亦在尊周官歟。而王子象祠記曰。諸侯之卿。所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以是觀之。則一部周官。融化于王子之胸中。而其保甲之制。大抵損益比閭族黨。如練士行軍。征剿苗夷。平治巨賊。則人皆以爲出于孫吳之餘智。而不知其握夏官大司馬之法。參伍錯綜。以變化之。而出于愼獨誠意也。嗟乎。愼致良知之大學問者。非俗士腐儒所能窺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子曰。康誥周書。○葛屺瞻曰。康誥是武王述文王之德。以告康叔者。○鄭康成曰。能克也。○朱子曰。太甲商書。○葛屺瞻曰。太甲是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者。○鄭康成曰。顧念也。○朱子曰。顧謂常目在之也。○鄭康成曰。諟猶正也。○又曰。帝典堯典亦尙書篇名。○又曰。峻大也。

孔氏曰。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

後素按。孔氏說。解此一節之大意也。

王子傍註曰。又說歸修身身上。

後素按。王子此註。亦解克明德。顧諟天命。克明峻德之大意也。愚謂。誠意。便是克明德。顧諟天命。克明峻德。而身修矣。故曰。又說歸修身上。其旨約而深。簡而盡。

眞西山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

レ可レ復也。畧レ之可。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レ可レ法也。削レ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レ行。然而世之論二三代一者。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二其末一。則亦不レ可レ得矣。其曰二三代之治可一レ行。則王子之志。在二周官一。斷可レ識矣。周公思レ兼二三王一。夜以繼レ日。幸而得レ之云。則三代之禮樂刑政。統括皆在二周官一。故其曰二三代之治一。則蓋指二周官一。又可レ識矣。其曰下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中其末上。則亦不レ可レ復矣。則不レ本二誠意愼獨一。如二蘇令綽一。猶不レ能レ令二其民皡皡如一。而纔驩虞如也。況安石以二富國之利心一行レ之。則不レ陷二於大桀小桀一者。幾希矣。要不レ明二其本一。而徒事二其本一而已。周官之罪人也。嗚呼。擧二親賢樂利一。則周官之餘政。皆可二推見一矣。

又按。明二明德一。則莫レ不二親賢樂利一。親賢樂利。便是親民之實事。而仁也。周官之總要。亦在レ此而已矣。橫渠先生所レ謂。使三民相趨如二骨肉一。上之人如レ保二赤子一。謀レ人如レ己。謀レ衆如レ家。則民自信。是贊二周官田制一之言。而究竟歸二于是經親民二字一。而樂利之事也。周官尊二于昔大儒一。以レ比也。愚常言。愼獨者。周官之崑崙岷山也。周官者。愼獨之江河也。無二崑崙岷山一。則焉有二江河有用之水一哉。無二江河一。則崑崙岷山。欝二塞泉源一。終爲二無用之汚一也。是故愼獨。以明二明德一。以親レ民。則周官之眞法善政。皆明二明德一中之事。而無三別有二周官之法度者一也。若別有レ之云。則雖二周官之良法善政一。亦是霸者之僞而已。王子不レ取二三代以後之治一。蓋以下與二周官一相反上故也。而王子每稱二文中子一以二賢儒一。其意將何在。不レ在二其續經一。而在三其實尊二周官一也。何者。文中子稱二周官一。以爲二王道極是一。夢寐欲レ行レ之。又其言曰。吾視二千載而上一。聖人在レ上者。未

徒善徒法之謂也哉。而其眞誠惻怛之意。貫二串親賢樂利之中一。固非レ如下霸者之無二誠意一。而一以二法度一範中圍人民上也。且周公輔二成王一以治二天下一。親賢樂利。與二文武一無レ異。善繼二其志一。善述二其事一。周家歷世實踐之道。公著爲二周官法度一也。而亦皆自二其愼獨誠意一來。而不下致二良知一外別有中愼獨誠意之功上也。嗚呼。古之聖人致二良知一而已矣。或曰。解二親賢樂利之節一。以二周官法度一。則王龍谿所レ謂攙二入格套一者。而非二眞良知一也。惡是何言也。文武先レ天天不レ違者也。後賢後王後レ天奉二天時一者也。不レ違亦良知。奉亦良知。故周公輔二成王一所レ行之親賢樂利。卽文武所レ行之親賢樂利。而無レ有レ二也。雖二百世之後一。而若能行二親賢樂利之道一。則不レ能レ出二乎文武之成規一。是以二卽良知之同一故也。豈攙二入格套一云哉。龍谿所レ云攙二入格套一者。戒三荊川用二水城銅面獵犬一耳。蓋其制成二乎智謀雄略之士之手一。而不レ出二于聖人之良知一也。夫出二乎智謀雄畧之士之手一者。行二于彼一而不レ行二于此一。行二于前一而不レ行二于後一者有レ之。如出二乎聖人之良知一。則萬世不易之道也。故龍谿云々。而龍谿何以二聖法一爲二格套一哉。然不レ致二良知一。而徒做二聖人之良法善政一。則亦大害二于世一。王安石之事可レ鑑矣。而安石之所レ法。不レ在二親賢樂利眞誠惻怛之意一。而在二賒斂國服等之末一。而不レ知三其賒斂國服等之事。歆莽嘗所二竄入一。而一意行レ之。然則。非レ法二周官一。特托二周官一而追二復商鞅富國浚民之苛政一而已。儒先論二駁之一。已詳矣。愚何敢贅言。曰。龍谿之格套既聞レ命矣。陽明居常所レ云良知也者。亦自己心中流出。故其所二處置一非二外求一者。而未レ聞下其尊二周官一以法上レ之也。曰。子未二善讀一姚江之書一者也。嘗有レ云。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諸侯朝於魯。猶先同姓以親之。因見成周之朝覲會同。必先同姓後異姓矣。先同姓。即親親之義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此公卿諸侯。雖亦不分同姓異姓。以同姓爲主。天子諸侯絕傍期。然吊服如此。此又親親之義也。詩曰。不顯維德。此之謂也。而樂利雖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之事。細考所以樂利之由。又有說。太康之逸豫盤遊。色荒禽荒。峻宇彫牆。夏桀之武傷荼毒。殷紂之沈湎冒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此皆剝民膏血。以獨樂者。民奪其樂。失其利。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故萬生仇予。故百姓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故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太康也。桀也。紂也。牿亡心之良知。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災及夫身。周自后稷至文武。皆以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爲修身治國之要。自奉自儉。用心于康功田功。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惟是民之愛。故或以徹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同衣服。而安萬民。或以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而息萬民。莫不得其所樂。此所謂樂其樂者也。令三農生九穀。以制賦而薄斂。別無鄭康成所云之賦者。故萬民得其所利。此所謂利其利者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文武賢賢親親。樂樂利利之大略如此。豈

業也。

何玄子曰。若三大學之釋二於乎前王不一レ忘。尤爲二明白一。曰。君子賢二其賢一而親二其親一。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此以沒レ世不レ忘也。夫無レ兢惟人。即封二建千八百國一之事。異姓以レ賢。同姓以レ親。此所レ謂賢二君子之賢一。親二君子之親一也。不レ顯維德。凡發レ政施レ仁。皆是此所レ謂樂二小人之樂一。利二小人之利一也。

後素按。右四說。通二解於戱前王不レ忘一節一也。愚謂。何玄子之說爲二最正一矣。夫以下封二建異姓一以レ賢。同姓以上レ親。爲下賢二其賢一親中其親上。固也。然又何限レ之。進レ賢使レ能。保レ庸達レ吏。淸世祖曰。進レ賢則民興レ行。使レ能則民勸レ功。保レ庸則民知二德不一レ可レ背。達レ吏則民知レ見レ善必揚一。是即賢二其賢一之道。而通二天下萬民一而言也。敎以二知仁聖義忠和一。以二孝友睦婣任恤一。以二禮樂射御書數一。三年大比。興二賢者能者一。鄕老卿大夫等。禮二賓之一。而終獻二賢能之書于王一。王拜受レ之。登二于天府一。而才德之大者。出居二公卿大夫之位一。輔レ君治レ民。才德之小者。入居二于黨正族師之職一。掌二敎治戒令一。是即賢二其賢一之道。而擧二六卿一而言也。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郝仲輿所レ謂。吏以レ廉爲レ本。貪墨則其餘不レ足レ觀矣。是則賢二其賢一之道。而依二官府之吏治一而言也。故野無二遺賢一。官無二姦人一。雖レ欲二國不一レ治。豈得乎。詩曰。無レ兢維人。此之謂也。而以二飮食之禮一。親二宗族兄弟一。以二賑膰之禮一。親二兄弟之國一。此以嘉レ禮親レ親也。以二賓禮一親二邦國一。朝宗覲遇。此雖レ不レ分二異姓同姓一。而以レ親二同姓一爲レ主。春秋傳曰。滕侯薛侯來朝

後素按。右四說。解二賢親樂利之名義。及後賢後王之義一也。愚謂。君子指二後賢後王一而言。後賢後王。能賢二其賢一而不レ蔽レ之。能親二其親一而不レ傷レ之也。後民永樂二其樂一。而無二懊惱一。永利二其利一。而無二饑寒一。皆是以三文武嘗躬二行之一故也。

孔氏曰。其以沒レ世不レ忘也。由三前王意能精誠。垂二於後世一。故君子小人。皆所二美念一。以レ此之故。終沒二於世一。其德不レ忘也。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此以沒レ世不レ忘也之義一也。

呂與叔曰。誠之至者。非三特入二於民心一。其所三以道一レ民者。澤流二於後世一矣。賢二其賢一親二其親一。君子化二其善一也。樂二其樂一利二其利一。小人蒙二其惠一也。

朱子曰。引二烈文之詩一。而言二前王之沒レ世不レ忘。何也。曰。賢二其賢一者。聞而知レ之。仰二其德業之盛一也。親二其親一者。子孫保レ之。思二其覆育之恩一也。樂二其樂一者。含哺鼓腹。而安二其樂一利二其利一者。耕レ田鑿レ井。而享二其利一也。此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レ沒レ世。而人猶思レ之。愈久而不レ能レ忘也。

郝仲輿曰。意誠則明德盛。而止二于至善一。足二以親一レ民。民不レ能レ忘也。詩咏二前王一。是已。蓋治道不レ本二于誠意一。則私恩小補。今日驩虞。明日憔悴。其澤易レ斬。君子本二誠意一。以經二綸無窮之業一。非二必教レ人以レ善。分レ人以一レ財。而天下後世。君子小人。誦レ詩讀レ書者賢二其賢一。入孝出弟者。親二其親一。引養引恬者樂二其樂一。以耕以鑿者利二其利一。至誠無レ息。博厚悠久。使二人沒レ世不一レ忘。是誠意之功

子一。不下惟徵二其言一而已上。亦擧二其實行一以示二誠意一也。然則。與二武公一無二干涉一之說。豈可レ服二人心一。只以下其改二經文一之故上。不レ知不レ覺。自生二强辨一。可レ不レ謂レ非二大儒之微瑕一乎哉。故愚刮目。錄二吳季子說一以爲レ主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レ忘。君子賢二其賢一而親二其親一。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此以。沒レ世不レ忘也。孔氏曰。此周頌烈文之篇。〇詩序曰。烈文成王卽レ政。諸侯助レ祭也。〇孔氏曰。於戲猶レ言二嗚呼一。〇朱子曰。前王謂二文武一也。〇又曰。君子謂二其後賢後王一。小人謂二後民一也。

孔氏曰。於戲前王不レ忘者。此一經廣明二誠意之事一。

胡澹菴曰。民不レ忘。美二衞武之誠一。沒レ世不レ忘。美二文武之誠一。夫誠至二於民懷不一レ忘。其誠至矣。

後素按。孔胡二說。解二此一節之大意一也。

孔氏曰。以三文王武王意二誠二於天下一。故詩人歎二美之一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レ可レ忘也。

後素按。孔氏此說。解二前王不レ忘之由一也。前王不レ忘。亦惟在二其誠意一而已矣。

或曰。賢以レ道言。親以レ位言。樂二其樂一者。安二享太平一。利二其利一者。世守二其常業一。

葉石林曰。賢二其所レ賢者一義也。親二其所レ親者一仁也。小人懷レ恩。故樂二其所レ樂者一亦義也。利二其所レ利者一亦仁也。

徐自溟曰。其親賢處。又正所二以貽二樂利一處。

徐自溟曰。後賢後王。俱分二貼賢親一似二太拘一。但賢二其賢一。則在二後賢邊一多。親二其親一。則在二後王邊一耳。

盛德至善。豈强乎。

後素按。吳氏說。通解淇澳一節之經旨。李黃二說。則直講學修已下也。合觀之。則可謂無遺脫滲漏矣。愚謂。衞武至於盛德至善。使民不諼。即我致吾良知。以令感民之良知也。而豈一蹴而至此哉。學修皆致知格物過來。恂慄格心之物也。格意之物也。格知之物也。威儀正物之心也。誠物之意也。致物之知也。無內外。無寂感。眞用不息之功。故意誠。而明明德。止於至善。然則。誠意之功。爲第一義。益可信矣。故困勉者。亦不可不在誠意上用實工也。

又按。朱子曰。盛德至善。盛也至也者。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詠嘆不忘之意。與衞武公初無干涉。此與吳氏說異。顧麟士深取吳氏說。以爲。仁敬孝慈信。既以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以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何不可以武公言。蔡虛齋曰。按此詩。本詩人頌美衞武公之言。武公未知是聖人否。然推尊之意極重。有曰睿聖武公。則以爲聖人之徒矣。愚謂。朱子以淇澳一節移易。乃置諸穆穆文王之下。於戲前王之上。以爲釋止於至善。故自謂非聖人不足當之。故又云。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嘆不忘之言。與衞武公初無干涉。然大學翼眞曰。所釋皆詩之本義。亦非斷章。豈非枉作其辭者乎。今以古本之序觀之。則淇澳一節。亦廣明誠意之事。而盛德至善。未嘗有外誠意即有之者也。且下條引楚書舅犯秦誓孟獻

者。致良知以格了意所在之物。則家齊國治。於是民之良知亦感觸以起。不能忘三字。形容良知之發尤切。只後儒作容易看。故不能味而得之耳。

吳季子曰。竹之爲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詩人假此以形容衞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則未嘗無所本也。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旣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迄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

李九我曰。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修修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躰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躰昭然煥發處。德至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輿起人心。沒世不忘。所謂止至善者如此。

黃貞父曰。心躰精瑩。物欲遮穢。片塵不淨。明躰有虧。切磋言學也。學也者覺也。言大段分明。使本覺不昧也。非講習討論之謂也。琢磨即是切磋。而致其精。愈硏愈擦。使本來覺性。毫無點壞。故曰。自修也。自修即自明也。學以自修而已。非知行二門也。切磋琢磨。總於身躰求。明求淨。滌蕩渣滓。俾一塵不容。照徹光瑩。卽日新不已之勤。始終條理之精也。至善無形。精心不已。曰如者。假象明意。形容精一之至而已。一心卓然。四躰自攝。明德成象。不言而喩。在我不昧。則在民不忘矣。明鏡不求照人。而人自不能忘照。同明故也。

丘瓊山曰。恂慄只是虛靈不昧處。有二一段精神一。威儀是有道者氣象。錢漸菴曰。威儀須下從二恂慄一來上。方是有二德可一レ象。

後素按。呂氏說。解二恂慄二字之意義一。而丘氏及小註錢氏之說。則併及二威儀一者也。如二呂說一。可レ謂三妙盡二瑟僩之精蘊一矣。愚謂。不疎不弱。畢竟良知不昧處。此乃因二學修一以盡顯出也。威儀豈非二其文章一乎。若內無二恂慄一。而外有二威儀一者。只表暴之小人。而無二誠意愼獨之實工一者矣。豈可レ入下於明二明德一大路上哉。

王子威儀之傍註云。猶二中庸之齊明盛服一也。

後素按。王子此註。解二威儀二字一也。而盛服便是齊明之發現。而齊明者良知之不レ亂不レ昏處。然則。威儀亦非下是致二良知一之外有レ之者上也。然泥二古禮一者。外二致良知一。而語二三千三百一。此雖レ非二世俗之庸人一。未レ可レ謂二通レ道之君子一也。然如二眞西山之見一不レ害。即其說曰。威者正二衣冠一。尊二瞻視一。儼然人望而畏レ之。非下徒事二嚴猛一而已上。儀者動容周旋中レ禮。非下徒事二容飾一而已上。而不レ擧二良知一。則亦似レ無レ要。

王子道二盛德至善民之不下能レ忘也之傍註曰。格致以誠二其意一。則明レ德止二于至善一。而親民之功。亦在二其中一矣。

唐荊川曰。民不レ能レ忘。要レ玩二能字一。蓋是人所二同得一。故然。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下明德至善在二一誠意一之義上。而唐荊川特說二不レ能レ忘之能字一也。愚謂。既云三親民之功亦在二其中一。此所二以民之不下能レ忘也。民不レ能レ忘之躰。亦惟是良知也。爲レ上レ人

不レ免レ求二之於物一矣。此古今學術所二由以辨一也。夫質二諸先覺一。考二諸古訓一。是學問中兩件不レ可レ少之事。覺與レ夢對。質二先覺一考二古訓一。乃其呼レ之之方。覺則求二其在レ我之自醒一。非下呼者能以二其覺一與上之也。而即以二呼與一覺。何啻千里。○黃石齋曰。孟軻崎二嶇戰國之間一。祖二述周公一。旁及二夷惠一。至二於伊尹一。祇誦二其言一曰。天之生二斯民一也。使三先知覺二後知一。使三先覺覺二後覺一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下以二斯道一覺中斯民上也。變レ學爲レ覺。實從レ此始。

後素按。王子解二學字一而無二餘蘊一矣。然則學也者。不二徒講習討論而已一。自修之功夫。該括在二其中一矣。而以二講習討論一爲二格致一。而屬二諸學一。以二省察克治一爲二誠正修一。而屬二諸自修一。是即朱門末學之弊。而決非二朱子之本旨一也。然解二文字一。則勢不レ得レ不レ如レ此。而下二功夫一。則何先後之有。何者。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二致知力行一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其學者呂晚村亦曰。學字兼二學問思辨行上一者。未下嘗專主二讀書一而言上。讀書乃學中一事耳。

陸稼書又曰。學兼二知行一。更當下兼二身心一說上。內凝二其志氣一。而無二邪思一。以レ心習也。外肅二其威儀一。而無二妄動一。以レ身習也。致知力行。而時時砥二礪乎身心一。此皆以二知行並進一釋レ字也。而呂李攻二擊王子一尤甚矣。然至二於論一レ學。乃如レ此。聖經賢傳。要不レ外二乎學一字一。而不レ能レ出二于王子知行合一之知一。則朱王無二異同一也。而夫二子攻二擊之。亦何心哉。勝心客氣之爲レ害。可レ嘆。

呂新吾曰。治レ心之學。莫レ妙二於瑟僴二字一。瑟訓二嚴密一。譬三之重關天險。無二隙可一レ乘。此謂レ不レ疎。物欲自消二其窺伺之心一。僴訓二武毅一。譬二之將軍按レ劍。見者股慄一。此謂レ不レ弱。物欲自奪二其猖獗之氣一。而今吾輩靈臺。四無二牆戶一。如二露地錢財一。有レ手皆取。又孱弱無能。如二殺殘俘虜一。落膽從レ人。物欲不レ順二投レ間抵一レ隙。都是他家產業。不レ須二硬迫柔求一。都是他家奴婢。更有二那箇關防一。何人喘息。可レ哭可レ恨。

於外一。至レ不レ可レ揜。即是四箇如字之所レ致。而豈切磋琢磨之功。故愚常以二如字一爲レ重。切磋琢磨字。特假二借工人之營爲一而已。學者一毫有二爲レ人之念一。則不レ能レ爲レ如二四箇如一。故吾輩立レ志。即能爲レ如二四箇如一。雖二能爲上レ如二四箇如一。則欲レ不丙從二心髓一徹乙微處甲。豈得乎。

王子道學自修之傍註曰。猶下中庸之道二問學一尊中德性上也。後素按。觀二王子此言一。則益可レ信下學庸無二二致一。而知行之不上レ可レ分矣。而陸子曰。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麤大。學問貴二細密一。自修貴二勇猛一。雖二陸子一。於二學問自修之際一。似三微有二支離之病一。王子所レ謂他心上用二過功夫一。與三揣摩依倣。求二之文義一。自不レ同。但細看有二粗處一。用レ工久。當レ見レ之。蓋言二此之類一也。然眞下二細密之工一。則非二勇猛一不レ能。實用二勇猛之力一。則又自細密了。原來非レ有二兩事一。

王子曰。學是去二人欲一存二天理一。從下事於去二人欲一存中天理上。則自正二諸先覺一。考二諸古訓一。自下二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一。然不レ過レ欲下去二此心之人欲一。存中吾心之天理上耳。王子曰。所レ謂考二諸古訓一者。聖賢垂レ訓。莫レ非レ教下人去二人欲一而存二天理一之方上。若二五經四書一是已。吾惟欲下去二吾之人欲一。存中吾之天理上。而不レ得二其方一。是以。求二之於此一。則其展卷之際。眞如二饑者之於一レ食。求レ飽而已。病者之於レ藥。求レ愈而已。暗者之於レ燈。求レ照而已。跛者之於レ杖。求レ行而已。曾有下徒事二記誦講說一。以資二口耳一之弊上哉。○又曰。省察克治之功。則無二時而可一レ消。如レ去二盜賊一。須レ有二箇掃除廓清之意一。無レ事時。將二好レ色好レ貨好レ名等私一。定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下拔二去病根一永不二復起一。方始爲レ快。常如二猫之捕一レ鼠。一レ眼着看。一レ耳聽看。纔有二一念萌動一。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レ可三姑容二與他方便一。不レ可二窩藏一。不レ可レ放二他出路一。方是眞實用レ功。方能掃除廓清。到三得無二私可一レ克。○丘瓊山曰。道學自修四句。道學自修不レ分二知行一。只是躰上打三磨淨二盡纖毫渣滓一。這便是學。這便自修。自修者。本來原是乾淨的。只要レ還二他箇本來面目一。○除巖泉曰。天理人欲界限最細。或一事本是循レ理。纔作二意氣一。便是有レ意レ爲レ善。即自私自利之心。此處不レ剖二析毫釐一。便要二認レ賊作一レ子。故道レ學也。爲二講習討論一。纔省察便克治。不下是先二省察一而後中克治上。譬レ之曉二得是苦味一。便不レ喫。曉二得是險路一。便不レ行。○王龍谿曰。聖人學心學也。學覺而已。良知所レ謂覺也。心本自覺。蔽二於欲一而始昏。時習是時時求レ覺。不レ使レ蔽二於欲一也。君子之學。惟求二諸心一。顏子所レ謂德性之知也。子貢以二多學一爲レ識。則

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象言鵠。又言磋。玉言雕。又言琢者。爾雅疏云。鵠謂刮削雕。皆物未成而治其樸也。鏤刻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治骨角者。既切復磋。治玉石者。既琢復磨。似無據。○李見羅曰。學經者。要會意。究理者。不牽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非子貢語乎。由後見有如許敲推。而子貢者。何其言之簡乎。要識四字命意。總喩功之求精。近有語。急明者學。取證者經。若以我對經。則經亦是末。況着節黏枝。汨沒牽纏。一至此乎。

後素按。朱子切磋琢磨之訓。及學修之義。沿襲久矣。先儒有辨駁者。小註故載何李二說。夫切瑳琢磨雖訓詁。而古訓不可廢。故宜遵何說。四字命意之義。李說似不可易矣。而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者。與虞廷惟精惟一之訓同一之工夫也。四箇如字。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如。意不異。不容淺看。君子用力處全在此。夫工人之切骨瑳角。琢玉磨石。十分用精神。盡心力了。而不敢鹵莽滅裂。故各至成器。武公迨年九十。不弛愼獨誠意之功。學習自修。以躋盛德至善之地。其間著實功夫。精義入神。實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而其如之者。非佗。亙知之妙用也。後之人只從名利上。從事問學。於身心之學。性命之道。未必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以我自我。書自書。終爲兩事。是雖世道之衰。而又儒者不致眞修實踐之咎也。非可悲乎。

又按。工人之切磋琢磨者。畢竟喩於利者也。君子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所謂喩於義者也。天下喩於利以造器者多。而喩於義以誠意者寡。何也。一言以蔽之。利害饑飽驅之已矣。學人不忘外患。焉遂精一之功哉。

又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露出天理來。天理即是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也。其光輝形

美文章由善學自修而然。

後素按。孔程二說。解詩言武公之道德文章有所本也。愚謂。淇水之地。潤澤膏沃。故產猗猗菉竹。若無潤澤膏沃。則雖產菉竹。必不可至於猗猗茂盛。然則。潤澤膏沃。地之誠意也。詩言菉竹猗猗。以興武公斐然文章在誠意。其寓意深矣。密矣。

孔氏曰。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盛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修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後素按。顏色矜莊者。心嚴蜜之符也。）僩然性行寬大。（後素按。性行寬大者。身武毅之蘊也。）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

黃實夫曰。言其德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磋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此民見之。自有不能忘者。

鄭康成曰。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詩有斐君子。至終不可諼兮之義也。以鄭氏言見之。則有宋已前。以誠意解此節久矣。王子之學。可謂復古矣。然庸儒目之以明學。可笑。

朱子曰。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何玄子曰。按爾雅云。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

郝仲輿曰。自レ瞻ニ彼淇澳一。至ニ民之不下能レ忘。承ニ德潤下身言。意誠則德修。而可ニ以爲ニ君子一。即所レ謂明ニ明德一也。

後素按。孔郝二說。解下詩云至ニ民之不レ能レ忘也一之大意上也。孔曰。廣明ニ誠意之事一。郝曰。意誠則德修。皆主ニ誠意一以說。則王子所レ謂反ニ復其辭一者。而雖ニ下段康誥帝典等一。亦皆然。而朱子以三邦畿千里。綿蠻黃鳥。穆穆文王。與ニ此淇澳一節一。次ニ於戲前王節一。爲三傳三章。釋レ止ニ於至善一。崔後渠則挈ニ淇澳以下一。置ニ之誠意章前一。以爲ニ格物致知之義一。高存之輩皆以レ之爲レ是。然移ニ易經文一非ニ細事一。不レ可レ從。陸侍郎辨下朱子所三以移ニ易經文一之意上。而亦不レ可レ訓。今從ニ古本原文一以讀レ之。則其所レ引之詩書。雖レ如ニ參錯紛雜一。而其條理固燦然。命脈貫ニ其中一而不レ絕。奚異ニ彼星文一。五緯七宿。太微天市之兩垣。繚ニ繞紫微之大樞一。實以參錯紛雜。而條理固亦燦然。朦者仰ニ瞻之一。則必憂三其難ニ分析一。而星翁一看。則當下更了然。大學者。聖門之文也。雖ニ人文一。實則與ニ天文一一般。故以下瞻ニ彼天文一之法上觀レ之。則亦當下了然。而一誠意統ニ格致正修齊治均平一。而格致正修齊治均平。皆歸ニ乎是一而已矣。以レ是當レ知下古本之爲ニ簡易一爲中聖功上矣。

孔氏曰。視ニ彼淇水之隈曲之內一。生ニ此菉之與下竹。（後素按。孔疏以レ菉爲ニ王芻一。與レ竹爲ニ二物一。然詩經作レ綠。則菉綠而指レ色言。故不レ如レ從ニ宋儒綠竹之說一。）猗猗然而茂盛。以ニ淇水浸潤一故也。言視ニ彼衞朝之內一。上有ニ武公之身一。道德茂盛。亦本ニ康叔之餘烈一故也。引レ之者證ニ誠意之道一。

程子曰。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ニ綠竹一。與三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ニ於外一也。首章言下德

以空下ニ格致之工一。乃非ニ朱子之本旨一矣。夫末學之徒猶嘵嘵然。謂格致屬レ知未レ有レ行。至ニ誠意一而後始有レ行。知行本二。設朱子未定之說雖レ如レ此。而死前猶改ニ刪誠意註一。則舍ニ未定一。而取ニ死前之說一而可。今所レ引之說。近ニ于死前所レ述者一也歟。

梅惠連曰。曹操自以爲ニ周文王一。文王未下嘗有レ加ニ九錫一事上。操豈不レ知レ之。惟亟欲ニ簒奪一。不レ能ニ少綏一。故口擬ニ文王一。而心趨ニ於奸莽之故轍一。而不ニ自覺一耳。劉裕代レ晉。取下其已失ニ於桓玄一者上。非レ奪ニ之晉一也。簒弑之名。亦可ニ以自免一矣。必欲レ加ニ害零陵王一。使ニ天下後世。皆曰ニ裕固簒逆之賊臣一也。夫老奸巨猾。如レ操如レ裕。苟挾レ欺飾レ詐。以塗ニ人耳目一。夫亦何難。而卒不レ能ニ自揜ニ其本心一。嗚呼可レ畏哉。小人雖ニ自欺欺レ人。何益之有。

後素按。梅氏此說。擧ニ往跡一。徵ニ自欺欺レ人。而掩著之醜態一。後死之奸雄見レ之。可レ畏ニ皇天上帝之照監一焉。又勿レ蔑ニ視儒者之筆鋒一矣。只以レ非ニ正解一屬ニ餘論一。

詩云。瞻ニ彼淇澳一。菉竹猗々。有ニ斐君子一。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ニ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如レ切如レ磋者。道レ學也。如レ琢如レ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ニ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者。道ニ盛德至善民之不レ能レ忘也。孔子曰。此詩衞風淇澳之篇。衞人美ニ武公之德一也。○朱子曰。淇水名。○鄭康成曰。澳隈崖也。○朱子曰。猗猗美盛貌。○鄭康成曰。斐有ニ文章一貌也。○爾雅曰。骨曰レ切。象曰レ磋。玉曰レ琢。石曰レ磨。○朱子曰。瑟嚴密貌。僩武毅貌。○又曰。赫喧宣著盛大貌。○又曰。諠忘也。○鄭康成曰。道言也。○郝仲輿曰。學學習也。○又曰。自修克レ己也。○鄭康成曰。恂字讀如ニ嚴峻之峻一。言ニ其容貌嚴栗一也。○朱子曰。威可レ畏也。儀可レ象也。

孔氏曰。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ニ誠意之事一。故引レ詩言ニ學問威儀之事一。以證ニ誠意之道一也。

能愼即是誠レ意。即是致レ知。即爲レ有レ德。德者得也。謂下於二良知之躰一得上也。

陳臥子曰。誠意一章爲二獨傳一。意義極大。故章中雖レ言二誠意一。實當下本二致知一而言上。獨者人所レ不レ知。而已所二獨知一之地。所レ謂知也。愼獨二字。一章之要也。毋二自欺一一節。首就二念頭發動一而言。以見二獨之當レ愼。蓋知至而後意誠。不レ愼レ獨而欺二此良知一。則無二以誠一レ意也。小人以下。特挈二誠中形外四字一。就二發動以後一而言。以見二獨之當レ愼。蓋意者身心之鍵也。能誠則自然心廣躰胖。不レ能レ誠。則至下於見二君子一。而厭然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中其善上。可レ見此關一差。別無レ所レ措二其工力一矣。故君子必誠二其意一。誠意維何。愼獨焉而已。

後素按。右三說共通下解所レ謂誠レ意者。至三故君子必誠二其意一之經旨上。而崔後渠學二朱子一。而與二王子一不レ合者也。然解二致知一。則曰良知。解二誠意一。則曰大學之道首在二誠意一。則全與二王子古本一無二異議一。而人心之同然可レ見矣。且其一篇之言。實有下出二人意表一者上。故擇以錄焉。其曰レ審曰レ豫曰レ果之義。則人能了二致字一。則皆其事而只一工也。非レ有二三等之工一也。如二漸菴臥子二說一。全不レ詭二乎古本一。而專衍二王子之意一也。可レ謂二篤信一矣。合二觀三說一。則大學之大要。在二誠意愼獨一益分明。

又按。雖二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一。究竟爲二誠意一耳。故其說曰。許多病痛。都在二誠意章一一齊說了。下面有二些小病一亦輕。可レ見此章最緊切。若透二過此一關一。工夫便易。由レ是而之。便駸駸進二於善一。決不レ至レ陷二於惡一矣。由レ是觀レ之。則朱子之致知格物。究竟爲二誠意之工一益分曉。故外二誠意一。

突然騰矣。若不審焉。遂作於事。成敗得失。其歸遠矣。必究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始。何以終。是之謂審。人心善惡之未判也。則皇惑疑顧。必有不甘於惡而棄善。已而慮熟疑決。則沈於所重。而决其所輕。棄善之惡。不旋踵矣。故貴乎豫。夫心之之不善也。初猶搖々然。中則思自文矣。久則安而居之。苟自其初而决之。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屏異慮。杜岐術。惟正之適。奚惡之能累。故貴乎果。是故。意誠則定以靜。而知寢明寢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公益確。然後可以正心。可以致中和。

錢漸菴曰。須要識得意與知原非兩物。大凡人只是一心。心初發。便爲意。人試將己身上想一番。除却意與心。更有知乎。除却意與心。此知何在。要曉得人心中有有意之意。亦有無意之意。無意之意從自家方寸上一點靈明透出。即此便屬良知。良知更無不誠。有意之意。此中不免安排。不免思索。便有誠有不誠。故須求誠。經文所謂誠其意云者。此意分明是有意之意也。意不誠。喚做自欺。何謂自欺。以自欺其良知也。良知之躰。纖毫無所瞞昧。意不誠。則瞞昧者多矣。故曰自欺。意誠。喚做自慊。何謂自慊。亦以自慊其良知也。良知之躰。本來快暢。本來充滿。意誠。則于良知本來快暢充滿之體。無一遺憾。故曰自慊。欺曰自欺。慊曰自慊。乃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其功在愼獨。獨云者。謂此良知無對故也。君子誠意工夫。只在意上做去。何如在此無對良知上做工夫。蓋意發時。認得良知。直達出去。只使其有自慊。不使其無自欺。兢々躰察。兢々含葆。是之謂愼。

誠意中一矣。是以先儒從二古本之序一者亦多矣。志二于實踐一者。不下爲二妖說一所上レ惑。而自二愼獨誠意一下レ手。則超レ凡入レ聖矣。

崔後渠曰。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毋二自欺一也。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此之謂二自慊一。故君子必愼二其獨一也。大學之道之要。明二明德一而已矣。明二明德一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毋レ迷二其知一而已矣。德者心之躰也。意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焉。非下搜レ隱獵レ異。泛覽流采。剽二畧人之緒畜一。研中究古人糟粕上也。且人之念。曷爲有レ善。乃本躰感發。人之念曷爲有レ惡。乃習二染於流俗一。然吾之良知。未二嘗因而昧一焉。二者之介。未二嘗不一レ辨。故大學之道。首在二誠意一矣。人起二一念一。要レ爲二其善一矣。不レ知不レ覺之中。若レ有二厄レ之者一。或恐下爲レ善之妨二吾欲一。或拂二人情一。而起中非笑上。不二肯奮勵即爲一。人起二一念一。要レ去二其惡一矣。不レ知不レ覺之中。若レ有二沮レ之者一。或耽溺而難レ舍。或牽二於群好一。不レ能二脫然與レ之異一。不二肯決裂即去一。當二此時一。吾心之知。如レ此皦々。而不二肯力爲一レ之。非二自欺一乎。故以レ毋爲二工夫一。毋者禁レ之不レ得レ肆。止レ之不レ得レ行之辭也。夫爲レ善不レ力。則就レ惡也易。去レ惡不レ速。則存レ善也難。故惡レ惡必如レ惡二惡臭一。好レ善必如レ好二好色一。惡臭實我所レ不レ欲レ聞。眞欲レ去二乎我之鼻一。好色實人所二同悅。眞欲レ得レ之以娛下目。然後慊二於己意一。非レ徇レ外。非レ爲レ人。慊者快二于心一而無レ間。足二乎欲一而無レ待之辭也。是二者皆在二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一。未レ涉二於迹一。未レ交二於事一。故皆曰レ自。自即獨也。去レ欺求レ慊之功曰レ愼。愼之道有レ三。一曰審二曰豫。三曰果。夫念之初起。如二火忽燃一。卒然熾矣。

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爲心正身修之要。郭洙源曰。此潤身之妙處。皆誠意之妙處。故君子必愼獨以誠其意。非爲潤身之故而誠意。爲意一誠。而心廣躰胖如此。則意之切于身心明甚。安得不以誠意爲急務乎。○湯練川曰。心廣二句。乃毋自欺受用處。心廣是心正。躰胖是身修。意誠而心正身修。德之所以潤身也。可見誠意在致力于獨知。而致知在格物者。亦在獨知內。格其物之累也。○姚承菴曰。獨之既愼。徹頭徹尾。皆是實落工夫。便是明明德。故說德潤身。心廣躰胖。此獨不愼。則僞焉而已。不得謂之有德矣。故君子必誠其意。誠見於此。誠意工夫。於明明德之事。最爲緊要。不可不實用其力也。○鄭申甫曰。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是明明德。自欺正與明相反。自欺便昧了。不自欺則明矣。雖誠意后固有工夫。然大段自明了。故以德字與之。意誠則心廣躰胖。此心正身修之效也。○尤西川曰。本躰完具曰誠。意誠則心正。若別有正心之功。何以謂之誠。

後素按。周延平已下二家說。解心廣躰胖之義。而饒氏則又論誠意中有正心修身之旨。小註諸說。亦衍之也。因考。愼獨故意誠。意誠即仁義禮智。充實於內。而光輝於外。所謂德潤身也。德潤身。則正心修身了。故曰心廣躰胖。而如饒氏之說。則尤精切。然陸稼書松陽講義曰。但言心廣躰胖。不言心正身修。分明尚有工夫在。雙峰即作心正身修看。不可從。此說非也。心正而心廣。身修而躰胖者有焉。而心不正而心廣。身不修而躰胖者。未嘗有焉也。若有心不正而心廣。身不修而躰胖者。即是非不畏天命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此等處。不辨而是非明白矣。只其徒主章句。分析以釋之。不如此釋。則以爲從來之訓釋。衰壞之基矣。而不知朱子之意。反不明乎世。豈非可嘆邪。既而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聖賢眞箇去做。說正心。眞要心正。說誠意。眞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事須要著意理會。以是觀之。則朱子之敎。不在文字之上。斷可識矣。而即其言著意理會之。則意一誠。即串貫身心。故身心之修正。皆在

安如レ此之有。學者宜レ知レ不レ可レ不二獨之愼一矣。

又按。拘而謂三心在二身內一者。十目十指之義一生不レ能レ了レ之。悟而識三身在二心內一者。意欲機動時。非二特十目十指一焉。蓋以爲三天下之所二視指一。何者。以二身外之虛皆吾心。而萬物往來起伏之地一故也。

薛敬軒曰。德不レ進。病有二意不一レ誠。意誠則德進矣。

錢漸菴曰。問。誠意何以便云レ德。曰。實々爲レ善去レ惡。則此善己實得二諸己一。非レ德而何。

袁了凡曰。德字根二愼獨誠意一來。心廣躰胖句串看。

王荊石曰。能愼レ獨。便是有レ德。德即明德之德。潤者明德后之符采。

後素按。薛氏已下四家說。論三誠意愼獨中有二德在一也。然則。因二誠意之功一。而明德自明也。不下誠意之外。別有中明二明德一之道上。不下誠意之外。別有中明二明德一之道上。則正心修身。統括皆在二其中一。正心修身。統括皆在二其中一。則親民止至善。亦在二其中一矣。誠意要矣哉。而富潤レ屋三字。特比喩耳。不レ須二訓釋一。而意自明。

周延平曰。必曰二心廣躰胖一者。蓋有三以根二於一心一。然後有三以施二於四躰一。

葉石林曰。人之富足。則能潤レ屋而已。德之修。則非二特潤一レ身而已一。充實在レ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レ外。則其躰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二於心一。其生レ色也睟然。見二於面一盎二於背一。施二於四躰一。四躰不レ言而喩。

饒雙峰曰。心不レ正。何以能廣。身不レ修。何以能胖。心廣躰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二以能心廣躰

在ニ於此一。毋レ謂レ莫ニ予指一。十手所レ指。即在ニ于此一。思及ニ于此一。眞个好大怕人。凜々不レ寒而栗。故下ニ著其嚴乎三字一。以見ニ獨之當レ愼意一。

許敬菴曰。問。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還只在ニ自己念上一。形下容其不レ能ニ瞞昧一處上。却非下實有中指ニ視之者上。曰。此等去處。要在ニ反思一。莫レ作ニ理解一。人有三善惡萌ニ動於中一。神明照然。不レ可ニ掩蔽一。一念差錯。則終身不レ安。死不レ瞑レ目。何啻視以ニ十目一。指以ニ十手一而已。然有レ動ニ於中一。必形ニ於外一。衆所ニ指視一。亦必隨レ之。自欺レ人。皆不レ可レ得。故愼獨一語。是學者命脈上功夫。這獨處打疊得淨盡。與ニ鬼神一相通。更有ニ何事一。

後素按。王弇州已下五家之說。解ニ十目十指之義一也。而屠鄭二氏併解ニ嚴字一也。合觀レ之。則中庸莫レ見莫レ顯。即此十目十手。而此十目十手。則中庸莫レ見莫レ顯。彼此無レ異矣。要緣ニ這惺々不昧之天一。而常覺常照。則不ニ自欺一。而無レ不ニ自謙一。本躰與ニ太虛一一般。蓋如ニ嚴字一。則下文瑟僩赫喧。其事也。愼レ獨以誠レ意者。外ニ瑟僩赫喧一以從事焉。則必流ニ乎弱一矣。而遂亦至三於自欺ニ良知一也。故嚴字尤可レ玩矣。

又按。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雖三固在ニ自知之內一。然不レ愼則發ニ露於外一。呂東萊論ニ春秋之公侯卿太夫一曰。未三嘗致ニ力於暗室屋漏之學一。及ニ會盟聘享之際一。雖レ欲ニ勉强修飾一。終有レ時而不レ能レ揜。歃レ血而忘者。不三自知ニ其忘一也。受レ玉而惰者。不三自知ニ其惰一也。而外人皆視レ之指レ之。此豈非ニ眞十目十手之地一邪。若平日有ニ愼獨之實功一。則形ニ於外一者。在レ中之誠。而威儀棣々。

鄭申甫曰。蓋至ニ於欺慊已成一。而復愼レ之。則無レ及矣。大學所レ愼者。乃在ニ欺慊未レ分之始一。靈明纔發動。未レ落ニ兩邊一。此時純是天理。未レ有ニ絲毫夾帶一。均是獨知。而此獨乃最初發念處。不レ容ニ片刻停待一。少晌便分レ途。最初一念。辟ミ之大極一也。少晌便分ニ陰陽一。大極無レ對。陰陽有レ對。大極只一。陰陽二。於レ此不レ愼。無レ對者於レ是乎有レ對矣。一者於レ是乎二矣。便非ニ眞正良知本躰一。便自蒙昧了。愼レ之者何。保ミ護此最初一念一。而捍ニ去旁出之私一。至ニ於毋レ欺而務自慊一也。

後素按。鄭氏言下所ニ以愼一レ獨之方上也。小人揜則自欺。著則不レ慊。是以君子於下未レ落ニ欺慊兩邊一已前上愼レ之。若一念動。則分レ陰分レ陽。故念之一動誠可レ畏矣。然大極之靈明不レ昏。則照レ幾亦不レ難矣。鄭氏之説尤親切。

王弇州曰。十目所レ視三語。此正示レ人以ニ愼獨工夫一。誠中光景喫緊處。全在ニ于此一。非下泛々引ニ證語一已上也。

胡雲峰曰。中庸所謂莫レ見ニ乎隱一。莫レ顯ニ乎微一。蓋本ニ諸此一。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レ謂十目十手。即是莫レ見莫レ顯。

屠赤水曰。心一有ニ動機一。卽有ミ覺機一。眞妄皆知。便是人之所ニ共知一者。即在ミ此自知之内一。何等嚴切。是以默自檢默。而毫末無ニ少欺一也。惟愼レ始見ニ其嚴一。非ニ知レ嚴而始愼一乎。

鄭申甫曰。人心纔發ニ一念一。耳目必形ニ之動履一。彰灼暴露。不レ可ニ掩覆一。後來受ニ許多指摘一。雖レ在ニ彰灼暴露之時一。而究竟只在ニ此一念初發之際一。故此一念初發之際。毋レ謂レ莫ニ予視一。十目所レ視即

盧玉溪曰。兩言二愼獨一。讀二上節一。固當二直下承當一。讀二此節一。尤當二痛自警省一。

後素按。盧氏解下所三以兩言二愼獨一之意上。而君子意九分誠。一分不レ誠。則不レ去二揜著之小人一者幾希。故尤當二痛自警省一。痛自警省。在二愼獨不一レ已而已。

毛西河曰。范氏允大云。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誠意在二愼獨一。誠身亦在二愼獨一。故是千聖一理。

後素按。毛氏所レ引范氏之說。則論下愼獨二字貫二通學庸一之義上也。愚謂。大學曰二心意一。中庸曰二性道一。昔人解レ之曰。大學言レ心不レ言レ性。而性實在二其中一。中庸言レ性不レ言レ心。而心實在二其中一。知二心性合一之解一者。可二與論一レ學矣。誠哉是言乎。大學曰レ仁。曰レ敬。曰レ孝。曰レ慈。曰レ信。曰レ弟。曰二忠信一。曰レ義。即是皆性之德也。豈非三言レ心不レ言レ性。而性實在二其中一乎。中庸曰二戒愼一。曰二恐懼一。曰レ不レ願。曰レ無レ憂。曰レ思。曰レ不レ惑。即是皆心之用也。豈非三言レ性不レ言レ心。而心實在二其中一乎。而大學之實功在二誠意一。誠意之下レ手處。只是愼獨。中庸之實功。亦在二誠身一。誠身之下レ手處。亦只是愼獨。獨一字統二心性一者。而心性非二獨之力一。或奔二放於外一。或衰二渴於內一。奔二放於外一者。心之謂也。衰二渴於內一者。性之謂也。心已奔放。性已衰渴。則人而陷二於夷禽一。故常以レ獨守レ之。則心性皆不レ失二其道一也。然則獨者人脉也。天命也。所謂良知也。嗚呼致二良知一。則大學中庸皆在二其中一矣。大學中庸皆在二其中一。則聖經賢傳亦皆在二其中一矣。易簡而廣大。非下達二天德五道一者上。其孰能與レ之。宜哉閒居小人之不レ知レ獨而欺レ之。故君子愼レ之矣。

而於下故君子必愼獨之句相應。愚斷以爲不易之說矣。

朱子曰。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朱蘭嵎曰。此節只是形容獨之不可愼處。註中君子重以爲戒。字稍淺粗。君子若以小人爲戒。而愼獨亦淺。〇姚承菴曰。不是重以小人爲戒。君子闇然自修。豈懲創於小人而后愼。〇王觀濤曰。君子愼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始去愼獨。註重以爲戒。是就君子自家心上說。不以鑒小人言。

後素按。朱子此註。解所以愼獨之義也。愚竊考。其揜著無益之說。所謂解得明當者。而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之知。即良知也。不能實用其力。即不致良知也。只不致良知之故。不能格正其物。終乎僞詐之小人而已。雖小人。若改志遷善。則爲聖人者。即其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之知。敎致之以格正好惡之物邪。或令其先窮格物理。推擴知識。而後入誠意正心之途邪。恐聖人於彼不於此。然則格致之是非。斷可識矣。

又按。小註朱蘭嵎以下二家。駁朱子愼獨之說。是矣。夫君子雖不以小人爲戒。而愼獨。然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底蘊有毫髮未慊處。便不能逃於天地鬼神之照鑒。而人亦窺得之。然則。與間居爲不善。見君子揜著之小人一般。不可謂誠於中者矣。若誠於中。必形於外。故君子益自戒懼。以用愼獨之工。無有間斷。終到於至誠之地。不如此省察克治。則猶或有欺獨知也。學者可不畏也哉。

行有レ不レ慊ニ於心一則餒矣。何得ニ心廣一。何得ニ躰胖一。而聖人曰ニ何益一矣者。令ニ其聞レ之。則萬一改悔。所下以曰レ有中咨嗟傷痛以覺ニ發其良知一之意上也。夫大學爲ニ君子一謀レ之。而兼爲ニ小人一言レ之如レ此。聖人之仁可レ見矣。

李子名曰。或問。誠レ中形レ外句。舊說兼ニ善惡一。又有下照ニ上小人著レ善。不レ得ニ專指レ惡說一者上。微言不レ用ニ善惡字一。只空々作ニ實有ニ是念一說。然否。曰。惡無ニ訓レ誠之理一。空々作ニ實有ニ是念一說。誠字又無ニ着落一。玩ニ味此謂二字一。便知下誠レ中形レ外。非中指ニ小人一說上。小人其中不レ誠。欲ニ外飾一。而不レ可レ得。此謂下必誠ニ於中一。而後形中于外上也。誠字斷當下作ニ善實ニ于中一說上。此說何等得レ趣。李榕村曰。誠ニ於中一形ニ於外。某意不ニ必說ニ小人亦誠レ中形レ外。意是反レ我語氣。根ニ上何益一來。言如レ此可レ見下誠ニ於中一。方形中於外上。不レ能レ誠ニ於中一。雖ニ外面假ニ著其善一。終不レ能レ使ニ善形ニ於外一也。則何益之有哉。

後素按。二李之說。解ニ誠レ中形レ外之義一也。愚謂。誠レ中形レ外。諸說紛々無ニ歸一一。蓋朱子無ニ明解一。然其說曰。小人閒居爲ニ不善一。是誠心爲ニ不善一也。揜ニ其不善一。而著ニ其善一。是爲レ善不レ誠也。而困勉錄曰。爲ニ不善一無レ所レ不至。此惡之誠ニ於中一也。人之視レ己。如レ見ニ其肺肝一然。惡之形ニ於外一也。吳蓀右曰。不善亦曰レ誠者。蓋小人爲ニ不善一。原非ニ假意一也。此二說全以レ惡訓レ誠者也。前レ此孔氏之疏。藍田呂氏亦以レ惡訓レ誠。以レ惡訓レ誠豈理哉。若其說之是矣。則宜下直曰中惡ニ於中一形中於外上。而明々曰レ誠ニ於中一。則非ニ惡之謂一必矣。故蔡虛齋則曰。舊謂。有下是惡ニ於中一。則必形中見於外上。看來善惡都不レ消レ說。只空々作ニ實有ニ是念一。更覺ニ渾融一。然空々作ニ實有ニ是念一說。於ニ誠字一無ニ着落一。而明々曰レ誠ニ於中一。則非ニ空々之謂一必矣。只二李之解。穩當精切。

而小人自暴二天德一。食二酖毒一。委二棄寶珠一。吁非レ可レ惜乎。非レ可レ悲乎。

陸稼書曰。玩二己字一。有下奪二其所一レ恃之意上。蓋小人惟認爲レ己。謂レ非三人所二得視一。孰知二人偏能視一レ之也。不二是他自家瞞不レ過之訛一。

後素按。侍郎解二己字一精當矣。侍郎雖下惡二王子一者上。王子何敢惡レ人乎哉。王子嘗曰。求二之於心一而是也。雖三其言之出二於庸常一。不二敢以爲一レ非也。愚惟。侍郎老儒碩學。而其言精切矣。則採二入之一。亦是王子所二嘉尚一也。何做二世曉々黨レ同伐レ異者之所一レ誤哉。

吳蓀右曰。人之視レ己。人字即君子輩人。如レ見二肺肝一者。即レ顯可二以知一レ微。由レ迹可二以見一レ心也。
寔作二君子見一レ之說。則何益矣。方接得緊。

後素按。吳氏解二人字一精矣。非二君子一安得レ見二其肺肝一。衍儀之肺肝。衆人不レ能レ見レ之。故皆以爲二大丈夫一。而見二其肺肝一。乃孟子一人而已矣。徐敬弦曰。不レ待二君子一。皆可二以見一レ之。故曰人之視レ己。是所レ謂泥レ字者也。況即レ顯以知レ微。由レ迹以見レ心。君子而后可也。

徐巖泉曰。如レ見二肺肝一。即心廣軆胖反看。自見下小人實有二是惡一。自然遮掩不上來。何益。照二上而後字一看。蓋不レ能レ謹二于平日一。到レ此始欲二多方揜護一。亦已無レ及矣。有下咨嗟傷痛以覺二發其良心一之意上。

後素按。徐氏說。解下如レ見二肺肝一。與二何益一矣之意上。而及下於誘二引小人於道一之義上。愚謂。見二肺肝一。即廣胖反看。誠二於中一。故威儀形二于外一。如二小人一。其中不レ誠。欲二外飾一。而不レ可レ得。是則

後之君子惡莽。雖或謂賊或謂姦者。若出莽之時。則爲其所愚弄必矣。愚何以知之。劉歆楊雄輩皆學聖人之道。君子之人也。只以心躰少有欲。獨知有時而昏。莽驅焉而納諸罟獲陷阱中。而莫知避之。誠可惜矣。今世之學者。出乎劉歆揚雄之右者。亦自鮮矣。故安知不爲其所愚弄哉。雖然無欲如龔勝者。則見其肺腑。以乞骸骨去矣。老泉洞見荊公未形之奸。又猶如龔勝之於王莽。而雖當時之大賢君子。不能知其姦于初者。舉朝皆然矣。嗚呼尋常小人之不善。則皆得視指矣。然而如大姦惡。其肺肝照之。非聖賢不可。

呂東萊曰。揜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眞心猶存也。由不能充之。故其自暴如此。

鄒東廓曰。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欲揜之。則其眞知固明也。而病不能致之也。不能致其眞知。知善而充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充之。不必揜也。則幡然爲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也。知酖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蹙其生者也。故自欺自慊。在人擇之而已。錢漸菴曰。日掩日著。便增多少詐僞。將自家一點烱々靈明。反用之不善。猶之手持一粒寶珠。投之泥沙。非其寶珠之本無也。自有而自喪之也。故眞知在人。即小人未嘗無。即小人爲不善之後。亦未嘗失。要在能致之耳。致則眞知之躰愈益昭融。而以成其爲君子。不致則爲不善。而以成其爲小人。此致知之功不可不力也。

後素按。呂鄒及小註錢說。因揜著喚醒小人。要令之知其眞知。以化爲君子之手段。可謂能得經外之旨矣。愚謂。非其謂以揜著。爲眞心眞知也。繹其所以揜著之意。則眞知固知惡之不當爲。而善之當爲。故遽揜著之。然其所接之君子既去。則又爲不善不爲善。以欺眞知。畢竟飾外遂非而已。然如能致其眞知。便雖小人。必爲君子無疑矣。

徐儆弦曰。小人平時自縱自恣。一見ニ君子一。便手脚多慌了。便做ニ許多消沮閉藏躲態一出來。即此厭然。便是揜著處。

後素按。曰ニ自縱自恣一。即無レ所レ不レ至之謂也。便是欺ニ良知一也。至ニ手脚多慌揜著時一。良知未レ亡可レ見矣。然漫揜レ之。徒著レ之。又皆欺ニ良知一也。小人之所レ爲。轉展自欺之外。無ニ工夫一矣。受ニ憫於聖人一。不ニ亦宜一哉。

錢漸菴曰。閒居爲ニ不善一。此小人常態。但小人既差下了爲ニ不善一念頭上。又多ニ了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蓋不善實有。何用レ掩。善原無。何用レ著。小人爲ニ不善一。不善猶淺。至レ著レ善。則其不善便深。蓋爲ニ不善一。而未ニ必有ニ著レ善的念頭一。其本心猶可ニ引而之一レ善。若更有ニ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此心純是一片虛僞。千機萬械。何所レ不レ爲。此小人不下獨爲ニ不善一可上レ惡。而著レ善尤可レ惡也。

後素按。錢氏此解。可レ謂ニ入微徹底之說一。夫不善者小人之常態。若更有ニ一番著レ善的念頭一。此心虛僞。千機萬械何所レ不レ爲。誠哉是言乎。王莽固有ニ簒盜之心一而揜レ之。不ニ啻揜一レ之。折レ節力行。輕レ財好レ施。宗族稱レ孝。吏民奏レ德。虛譽隆洽。然後千機万械。終遂ニ簒盜之惡一。是即由ニ乎著レ善一念一。是以著レ善尤可レ惡也。且以ニ莽之事一論レ之。則其始也。漢廷之諸臣。爲レ其所レ欺。而無下所謂如レ見ニ其肺肝一者上。及ニ其敗一也。皆知ニ其惡一。不ニ亦晚一乎。許魯齋所謂人之情僞。有レ易有レ險。險者難レ知。易者易レ知。易レ知者。雖ニ談笑之頃。几席之間一。可レ得ニ其底蘊一。難レ知者。雖ニ同居共レ事。閱レ月窮レ歲。猶莫レ測ニ其意之所一レ向。因思。如レ莽則險而難レ知者也。小人之大姦者也。

已害二自家心術一。他日用レ之。爲二天下國家害一也必矣。

後素按。胡氏説。解下此一段分二別君子小人一之大意上。而併論下異日務二財用一之小人。乃爲二此小人一之義上也。其説似レ鑿而味深。吾輩宜二戒愼恐懼一。以レ此也。

吳蓀右曰。閒居爲二不善一。由三于不レ能レ謹レ獨。

後素按。吳氏説。解下所三以閒居爲二不善一之義上。愚謂。其由三于不レ能レ謹レ獨者。小人常囿二于氣質一。不レ知下所三以保二護獨知一之道上。故常無三戒愼恐懼之功夫一。是以大抵流二於意之所レ爲。趨レ惡遠レ善。而遂欺二其獨知一也。

黃貞父曰。閒居爲二不善一。無レ所レ不レ至。是其獨之積歟。非下以二閒居一爲上レ獨也。

後素按。黃氏説。解二無レ所レ不レ至之義一。併辨三獨非二閒居一也。愚謂。獨之積歟。小人爲レ惡欺二獨知一。非二旦夕之事一也。所謂習與レ性成者。而不レ能レ致二其知一。故陷二於此極一。而獨小人與二聖人一一般。豈可レ謂下指二閒居一以爲上レ獨哉。以二閒居一爲レ獨者。不レ認二性躰一者之言耳。

饒雙峰曰。閒居爲二不善一。自欺也。厭然則不二自慊一矣。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是又欺レ人也。自欺與レ欺レ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レ欺レ人。

後素按。饒氏此解。痛快明暢。其曰二自欺一。固欺二良知一也。曰レ不二自慊一。即不三自慊二良知一也。而曰。始焉自欺。終焉必至レ欺レ人。然人之視レ己如レ見二其肺肝一然。人心之良知。靈照神明與二日月一一般。焉可レ欺レ人也。要歸二自欺一而已。

理之說。程子云。在レ物爲レ理。如何謂ニ心即理一。對曰。在レ物爲レ理。在字上當レ添ニ一心字一。此心在レ物則爲レ理。如ニ此心在レ事レ父則爲レ孝。在レ事レ君則爲レ忠之類一。固謂レ之曰。諸君要レ識ニ得我立言宗旨一。我說ニ箇心即理一是如何。只爲下世人分ニ心與レ理爲上レ二。故便有ニ許多病痛一。如下五霸攘ニ夷狄一尊中周室上。都是一箇私心。便不レ當レ理。人却說。他做得當レ理。只心有レ未レ純。往々悅ニ慕其所下爲。要下來ニ外面一做得好上看。却與レ心全不ニ相干一。分ニ心與下理爲レ二。其流至ニ于伯道之僞一而不ニ自知一。故我說ニ箇心即理一。要レ使下知ニ心理是一箇一。便來ニ心上一做ニ工夫一。不レ去レ襲ニ義于外上。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三打使一箇一。曰。我不四是要三打做ニ一箇一。如下曰ニ夫道一而已矣一。又曰中其爲レ物不レ二。則生レ物不上レ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又曰。或疑ニ知行不ニ合一一。以ニ知之匪レ艱二句一爲レ問。對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レ能。致ニ那良知一。便是知之匪レ艱。行之艱。○許敬菴曰。知行合一。王文成先生論レ之詳矣。學固有ニ個知一有ニ個行一。其實不ニ是兩事一。即一念之明覺是知。即一念之眞篤是行。不ニ眞篤一不レ可レ謂ニ之明覺一。不ニ明覺一不レ可レ謂ニ之眞篤一。故知行原是合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究竟只是一個功夫。且如レ明ニ明德一。明字即知即行。原無ニ偏屬一。曰ニ知レ止而後有一レ定。非ニ眞止一何以語レ定。曰ニ知至而后意誠一。非ニ實至一何以語レ誠。此皆可ニ玩味而得一レ之去。蓋知行兩言。乃是補レ偏救レ弊之法。孔門教レ人多在ニ行邊一說。而知在ニ其中一。亦有ニ知仁思學夾持說處一。未レ知詔ニ之知一。未レ行廸ニ之躰一。非ニ判然兩項事一也。○施忠愍曰。讀レ此可レ見ニ意之動處。即關ニ着天下國家一。所謂誠意者。不レ動而敬。不レ言而信。就裕篤恭而天下平之實際。如一毫走作。所レ關ニ於天下國家一不レ小。故君子必愼ニ之於此一。所ニ以誠意爲ニ大學大關鍵一也。識下先生好色惡臭之解於ニ誠意之旨一深上矣。說得痛快。知行合一之旨了然。

後素按。自ニ王子知行合一之說出一。而世之儒者。始知ニ聖學不レ在ニ言語文字之間一。而其論ニ知行合一之說亦不レ可ニ枚擧一也。雖ニ朱學之徒一。至レ論レ學。則不レ得レ不レ遵ニ王子之說一。斯義也載ニ於自序一。然而雖レ謂ニ吾本躰爲ニ知行合一一。如不レ用ニ愼獨之功一。徒論ニ知行合一一。則亦落ニ乎言辭文字之餘波一矣。嗚呼愼獨不レ可レ不レ用レ力也。

蔡虛齋曰。愼ニ其獨一。便是毋ニ自欺一。毋ニ自欺一。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ニ其意一。只是一件事。

後素按。蔡氏逆說下自ニ愼獨一到ニ誠意一之義上也。然聖學工夫實如レ此。而此一段之旨盡ニ乎此一矣。

胡雲峯曰。前未レ分ニ君子小人一。分ニ別君子小人一甚嚴。蓋誠意爲ニ善惡關一。過ニ得此關一。方是君子。不レ過ニ得此關一。猶是小人。末長ニ國家一而務ニ財用一之小人。即此間居爲ニ不善一之小人也。意有レ不レ誠

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々蕩々。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躰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王子曰。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知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此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〇又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躰。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躰。本來如此。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躰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心一而已。以其全躰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〇又曰。知行合一。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〇又曰。問。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行。對曰。博學只是事々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對曰。也是如此事々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々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對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々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

徐愛因レ未レ會ニ先生知行合一之訓一。與ニ宗賢惟賢一。往復論辨未レ能レ決。以問ニ於先生一。先生曰。試擧看。愛曰。如今人儘有下知ニ得父當レ孝兄當レ弟者上。却不レ能レ孝。不レ能レ弟。便是知與レ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ニ私欲隔斷一。不ニ是知行合一之本躰一了。未レ有ニ知而不レ行者一。知而不レ行。只是未レ知。聖賢敎レ人。知行正是要レ復ニ那本躰一。不下是着ニ儞只恁的一便罷上。故大學指ニ個眞知行一與レ人看。說下如レ好ニ好色一如レ惡中惡臭上。見ニ好色一屬レ知。好ニ好色一屬レ行。只見ニ那好色一時。已自好了。不下是見了後。又立ニ個心一去上好。聞ニ惡臭一屬レ知。惡ニ惡臭一屬レ行。只聞ニ那惡臭一時。已自惡了。不下是聞了後。別立ニ個心一去上惡。如ニ鼻塞人一。雖レ見ニ惡臭在下前。鼻中不ニ曾聞得一。便亦不ニ甚惡一。亦只是不ニ曾知下臭。就如レ稱ニ某人知レ孝。某人知下弟。必是其人已曾行レ孝行レ弟。方可レ稱ニ他知レ孝知下弟。不レ成下只是曉ニ得說孝弟的話一。便可中稱爲レ知中孝弟上。又如ニ知レ痛必已自痛了。方知レ寒必已自寒了。知レ飢必已自飢了一。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躰。不ニ曾有ニ私意隔斷的一。聖人敎レ人。必要ニ是如下此。方可レ謂ニ之知一。不レ然只是不ニ曾知一。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々定要下說ニ知行一做中兩個上。是甚麼意。某要ニ說做ニ一個一。是甚麼意。若不レ知ニ立言宗旨一。只管說ニ一個兩個一。亦有ニ甚用一。愛曰。古人說ニ知行一做ニ兩個一。亦是要ニ人見個分曉一。一行做ニ知的功夫一。一行做ニ行的功夫一。即功夫始有ニ下落一。先生曰。此却失ニ了古人宗旨一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ニ一個知一。已自有ニ行在一。只說ニ一個行一。已自有ニ知在一。古人所下以既說ニ一個知一。又說中一個行上者。只爲下世間有ニ一種人一。懵々懂々的任レ意去上做。

知。妙二其用一者歟。

又按。愼獨之工夫尤難矣。不レ積二不息之功一。則難レ復二靈明之躰一。若復二虛明之躰一。而常照常知。則善惡之幾獨知レ之。知レ之未二嘗行一レ之。是即顏子克己之實功也。故誠意之功致知格物也。吾輩動靜有レ事。不下但格二動時之物一而已上。亦格二靜時之物一。孟子所レ謂勿レ忘言レ此也。格二靜時之物一。不レ知二其竅一。則高明者流二於禪一。不肖者倦而畫。故格二靜時之物一。難之又難也。而學者或恐レ類レ禪。而外面讀二經史一。窮二萬物之理一。識二古今之成敗一。通二名物度數之繁一。涉二地理天文之類一而已。則博則博矣。而問二其心一。寬然不レ知。於レ此不レ及レ禪遠。何況於二聖人之誠一乎。

又按。愼レ獨則復二於知行的本躰一。不レ愼レ獨則知與レ行爲レ二。然孩提之愛敬。入レ井之惻隱。嘑蹴之羞惡。皆自然知行合一。即是本躰也。只及レ長而耳目奪二於外物一。或爲二毀譽得喪之念一所レ累。利害生死之惑亦自不レ少。以レ是雖レ知レ善不レ能レ行。雖レ知レ惡。不レ能レ去レ之。於レ是知行之本躰缺矣。人若立レ志知レ所二先後一。則知二修身爲一レ本。知二修身爲一レ本。則知レ本也。知レ本即知レ止。知レ止即是知之至也。故愼二獨知一。愼二獨知一則知二善惡之幾一。勇以去レ惡而爲レ善。是即知行合一。雖レ非下失二本躰一之惡人上。然毀譽得喪之念。利害生死之惑。粘二滯於中一。則決不レ能レ如レ此。故愼獨之實功無二終始一。而漸復二乎孩提之愛敬。入レ井之惻隱。嘑蹴之羞惡之眞心一。雖二事々不レ欲レ爲二知行合一一。豈得乎。是故愼獨諸說之後載二於王子知行合一之解一。吾徒不レ至二於知行合一一。即是學人之罪人也。讀者勿レ忽矣。

者。間出ニ於世一。則誹レ之以レ禪何也。只是朱子格物之解啓レ之也。不レ知朱子云レ考云レ求云レ索。皆是歸ニ乎察ニ之念慮之微一也。斯義也粗備ニ於丘瓊山之兩說一。而於ニ格物之解一。愚即前辨レ之詳矣。總察ニ之念慮之微一。則事爲之善惡。文字之邪正。講論之是非。皆亦明晣。而夫微者即幾也。然不レ用ニ功在ニ愼獨一。而徒審レ幾。則焉得レ審レ幾也。猶ニ鏡躰少蒙ニ塵垢一而不レ能レ全照ニ妍媸一也。朱子雖下曰ニ獨知一曰中審幾上。然獨知不レ的指以爲ニ何物一。則審者亦誰爲レ之也。猶未ニ分曉一。自下王子以ニ良知一解上レ獨。學者始得ニ欛柄一。吾徒欲レ審レ幾。則用ニ功於良知一。乃去レ道不レ遠也。

又按。獨與レ幾之別尤難レ辨。心裏無ニ忿懥好樂等之念一。則心與レ天一般。虛而靈。虛靈也者即心之本躰。而所謂良知者也。良知之照ニ於內一也。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故謂ニ之獨一。幾動之微。而意之發時也。雖ニ甚微一。然其善惡邪正之分。公私是非之介。而良知獨能知レ之。譬ニ之明鏡一。良知一圓之虛明。而幾一點之影也。獨與レ幾之別。於レ此可レ悟矣。故愼レ獨。則格ニ心之物一。格ニ心之物一。則良知之障不レ存ニ裏許一。而復ニ虛明之本躰一。私意之萠已見得。况欲惡之大者乎。已無レ欲則心剛。心剛即勇。奮然不善不ニ肯行一。善則誠行レ之。故眞致ニ良知一。則意誠。馴到ニ乎至誠無息之境一。故審レ幾之工不レ可レ忽。而其要只是愼獨。

又按。獨者良知。愼者所ニ以致一也。實致ニ知レ善知レ惡之良知一。便是格ニ惡レ惡好レ善之物一。則不ニ自欺一而自慊。故己誠ニ好レ善惡レ惡之意一也。如レ此則心正ニ於內一。身修ニ於外一。心正ニ於內一。即中也。身修ニ於外一。即和也。家國天下。即措ニ之宜一也。故獨者貫ニ大學中庸一之一大緊關也。而格物致

惡臭一。好レ善則如レ好ニ好色一。皆務決去一。而求中必得上レ之。以自快ニ足於己一。不レ可ニ徒苟且以徇レ外而爲上人也。然其實與ニ不實一。蓋有下他人所ニ不レ及レ知而己獨知上レ之者上。故必謹ニ之於此一。以審ニ其幾一焉。

朱子曰。幾是動之微。是欲レ動未レ動之間。便有ニ善惡一。須下就ニ這處一理會上。若至ニ於發著之甚一。則亦不レ濟レ事矣。所以聖賢說下戒ニ愼乎其所上レ不レ睹。恐中懼乎其所上レ不レ聞。又說レ愼ニ其獨一。都是要下就ニ這幾微處一理會上。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レ此可レ見。一念之生。不ニ是善一。便是惡。○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レ加レ此。存ニ其善一去ニ其惡一可也。○又曰。幾有ニ善惡之分一。於ニ此之時一。宜三常窮察識ニ得是非一。其初乃毫忽之微。至ニ其窮察之久一。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ニ箇道理一。開裂在ニ這裏一。此幾微之决。善惡之分也。若於レ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如下激ニ湍水一自已不上レ得。如ニ田單火牛自止不上レ住○丘瓊山曰。眞德秀大學衍義。於ニ誠意正心之要一。立爲ニ二目一。曰。崇ニ敬畏一。曰戒ニ逸欲一。其於ニ誠意正心之事一。蓋云レ備矣。然臣讀ニ朱憙誠意章解一。竊有レ見ニ於審レ幾之一言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レ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ニ敬畏一者。存ニ天理一之謂也。戒ニ逸欲一者。遏ニ人欲一之謂也。然用ニ功於事爲之著一。不レ若下審ニ察於幾微之初一。尤易上レ爲レ力焉。○又曰。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修之旨。而愼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レ功之始。章句謂。謹ニ之於此一。以審ニ其幾一。所謂此者。指レ獨而言也。獨者人所レ不レ知。而己所ニ獨知一之地也 蓋以。學者用ニ功於致知之際一。有レ實焉。有レ不レ實焉。蓋有下他人所レ不レ及レ知。而己所ニ獨知一者上。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ニ由分一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ニ察於斯一。以實爲レ善而去レ惡。否則差ニ毫釐一而謬ニ千里一矣。大學釋ニ誠意一。指ニ出愼獨一言一。示ニ萬世學者一。以ニ誠意之方一。章句論ニ愼獨一。指ニ出幾之一言一。示ニ萬世學者一。以ニ愼獨之要一。人能於ニ此幾微之初一。致ニ審察之力一。體認眞的。發端不レ善。則大學一書。皆將レ爲ニ已有一矣。不レ然。頭緒茫々。竟無ニ下レ手之處一。各隨レ所レ至而用レ功。待ニ其既著一而致レ力。則亦泛而不レ切。勞而少レ效矣。

後素按。王子透ニ得眞機一之說。與ニ朱子審レ幾之諸說一無ニ異同一矣。學者從ニ此處一著實致レ知格レ物。則堯舜文武孔孟之宗也。生知安行者於レ此。學知利行者於レ此。困知勉行者於レ此。便是大學之敎也。然而朱子格物之說曰。考ニ之事爲之著一。察ニ之念慮之微一。求ニ之文字之中一。索ニ之講論之際一。與ニ幾之諸說一有ニ小異一。故後之學者急ニ功利一而遺ニ身心一者。多考ニ之事爲之著一。而一向著ニ在事爲上一。去レ審ニ意之善惡一者鮮矣。求ニ之文學之中一。而一向著ニ在文學上一。去レ審ニ意之邪正一者鮮矣。索ニ之講論之際一。而一向著ニ在講論上一。去レ審ニ意之是非一者鮮矣。而實察ニ之念慮之微一如ニ陸王一

之諭。荷篠丈人四體不ㇾ勤五穀不ㇾ分孰爲二夫子一之罵。長沮桀溺是知ㇾ津矣滔々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ㇾ之謗之類。是皆非地有下惡二孔子一之情上者天也。乃其所ㇾ學或以ㇾ儉爲ㇾ主矣。或以二遁逃一潔ㇾ身爲ㇾ是矣。是其意也。是其見也。而各不ㇾ知下聖人有中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視二天下一無二不ㇾ可ㇾ爲之時一之深心大德上也。則畢竟意見之知爲ㇾ事。而德性之知。遂不ㇾ可ㇾ見焉。由ㇾ是觀ㇾ之。則知覺聞見情識意見之四知。雖二賢者一所ㇾ不ㇾ免。故賢者智者過ㇾ之。而愚不肖固所ㇾ不ㇾ及也。無二海東西南北一。爲ㇾ人者有二是心一有二是理一。而志二乎學一。則不ㇾ可ㇾ不下掃二彼四知之邪障一。而明中是一知上也。某故有二一語一曰。邪障徹而靈光見。靈光見則彼四知皆融會焉。而無ㇾ不ㇾ爲二良知之使用一。則良知亦不ㇾ得ㇾ廢二智覺聞見一也。故愼獨之工。聖學第一義。覇學之非ㇾ所ㇾ及也。

儒門空虛附錄中語。

王子曰。功夫不三是透二得這箇眞機一。如何得二他充實光輝一。若能透得時。不下由二你聰明知解一接得來上。須三胸中渣滓渾化。不ㇾ使ㇾ有二毫髮沾滯一始得ㇾ。

鄒東廓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ㇾ覩不ㇾ聞。無ㇾ聲無ㇾ臭。而莫ㇾ見莫ㇾ顯。體ㇾ物不ㇾ遺。不ㇾ覩。不ㇾ聞。眞体常寂。命ㇾ之曰ㇾ誠。莫ㇾ見莫ㇾ顯。妙用常感。命ㇾ之曰ㇾ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ㇾ可ㇾ致ㇾ詰。命ㇾ之曰ㇾ幾。愼哉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于ㇾ焉戒愼于ㇾ焉恐懼。曰懇惻。曰赫喧。曰精微。曰廣大。禮儀威儀。無ㇾ適非ㇾ仁。發育峻極。無ㇾ適非ㇾ天。是爲二誠立神道全生全歸之學一。○呂新吾曰。眞機眞味。要二涵蓄一。休二點破一。其妙無ㇾ窮。不ㇾ可二言喩一。所二以聖人無一ㇾ言。一犯二口頰一。窮年說不ㇾ盡。又離披澆漓。無二一些咀嚼處一矣。○費約齋曰。天理人欲之界。只爭二些子一。人當二誠時一。渾然未發之中也。及二幾一動一。雖ㇾ未二顯露一。而善惡已於ㇾ此分。故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ㇾ微則必顯。曰二吉見一則凶隨二其後一。辨ㇾ之不ㇾ可ㇾ不ㇾ早。堯舜所ㇾ謂惟精惟一。孔子所ㇾ謂克ㇾ己復ㇾ禮。皆是此旨。全在二一念微處一著。轉二移毫忽一。便有二誠僞王覇之辨一。綿々若ㇾ存。退二藏於密一。方能止二於至善一也。以二其湛然無物一。故謂二之無一。以二其炯然不昧一。故謂二之有一。此際不ㇾ得二放過一。是以神聖知ㇾ幾。君子謹。

朱子曰。言欲二自修一者。知三爲ㇾ善以去二其惡一。則當下實用二其力一。而禁中止其自欺上。使下其惡ㇾ惡則如ㇾ惡二

即幾善惡之謂也。嗜欲不レ爲二良知之障一。則直知二其幾一。而爲レ義不レ爲レ利。爲レ誠不レ爲レ僞。爲レ善不レ爲レ惡。是即天德也。王道也。聖人也。要在二愼一字一矣。吾徒一生用レ力之地。亦只在レ此而已矣。小註施忠愍已下諸説乃衍二王子之説一耳。然發明亦不レ少。讀者勿レ忽。且愚謂。蔽二良知一者人欲。而細分レ之則有レ四。一曰。知覺之知。二曰。聞見之知。三曰。情識之知。四曰。意見之知。夫人幼而壯。壯而老。年齒進長。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知覺之知日熾。而德性之良知乃既微矣。中庸所レ謂人皆曰二予知一。擇二乎中庸一而不レ能二期月守一也之類。知覺之知。而人禽一般者也。觸レ事接レ物多。而博聞强記。善則善矣。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則其聞見之知日廣。而德性之良知乃既隱矣。論語夫子戒二子張一以二多聞闕レ疑。多見闕一レ殆。而夫子自謂。賜也汝以レ予爲下多學而識レ之者上與。非也。予一以貫レ之。一以貫レ之。非レ致二其良一而何。是陽明先生嘗釋レ之也。故聞見之知爲二良知之害一亦不レ少矣。慕二富貴一厭二貧賤一。而自私自利。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情識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楚昭王將下封二孔子一以中書社七百上。令尹子西以下非二楚之利一也之一言上沮レ之。便是與下齊人患二孔子相一レ魯。選二好女文馬一以遺二魯君一沮上レ之之同一轍。此皆自二恐懼憂患一做來。非二公正誠實之學一矣。自餘以レ此當二類推一情識之知一也。其所レ學之偏著。其究レ理之淺陋。而未三嘗有二聖訓愼獨之實功一者。德性之良知牿二亡乎其意見之知一。而如二將レ滅者一。晏子目二孔子一以二滑稽一。沮二齊公之用一レ之。及晨門是知二其不可一而爲レ之與之誹。荷簣深則揭淺則厲之諷。楚狂接輿。往者不レ可レ諫來者猶可レ追

是立誠。

施忠愍曰。獨知本是合動靜而爲言。如人日用云爲。衆所共見。就中一念隱微。惟己獨知。即昏夜熟睡。魂交成夢。亦是知之不滅處。是即先生良知之說。故欲慊此獨知。不是冥心靜坐。便盡獨知工夫。必靜時體認天理。一念不走錯。亦必日用所行事々盡合天理。方能不愧此獨知。故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之學所以動靜皆有事。究之只成個內省不疚。○季彭山曰。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查毅齋曰。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万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即是良知。時々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高忠憲曰。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愼獨。○劉念臺曰。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愼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愼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愼獨即是致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愼。靜亦愼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又曰。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元維嘿。體乎太靈。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止。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則暗。故曰。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氷。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知。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視彼萬刑。非吾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又曰。離獨一步。便是人僞。○又曰。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陳臥子曰。誠意一章爲獨傳。上面根了格物致知。下面關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義極大。故章中雖言誠意。實當本致知。而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所謂知也。愼獨二字。一章之要也。毋自欺一節。首就念頭發動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知至而意誠。不愼獨而欺此良知。則無以誠意也。小人以下特挈誠中形外四字。就發動以後而言。以見獨之當愼。蓋意者身心之鍵也。能誠。則自然心廣體胖。不能誠。則至於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可見此關一差。別無所措其工力矣。故君子必誠其意。誠意維何。愼獨焉而已。○曾惇吾曰。人生只一個良知。故曰獨。故欺慊到面前。良知自知。即是獨知。便能戒欺求慊。故曰愼獨。如此方是誠意。豈非眞晟所謂開關啓鑰一玉匙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倪醒吾愼獨圖說曰。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五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即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又曰。大學愼獨。祗是誠意。而即有心廣體胖之效。何也。蓋獨之爲體也。內有所疑。斯外有所徵。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仰不愧俯不怍。功夫進一分。自有一分光景。非可恍惚想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者聚也。李二曲先生云。終日欽凜。保守此獨。勿令放逸。使中常惺々湛然虛明。即此便是愼獨。須欽而又欽。如啞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讀此知愼獨功夫以凝爲要。然必洗心退藏。凝無所凝。其至矣乎。其微矣乎。

後素按。王子無事獨知。有事獨知之說。是即良知貫心性之謂也。王覇義利誠僞善惡之界頭。是

妄在一。不レ睹不レ聞之地。無レ所レ容二自欺一。這便是良知。吾亦與レ之爲レ毋二自欺一。這便是致二良知一。雖二一善不立之中一。而自知自慊。已具二有渾然至善之極一。故曰。愼獨所二以致一レ知。戒懼所二以愼一レ獨。然心外無レ理。窮理即所二以致一レ知。物外無レ理。格物即所二以窮一レ理。知與レ物。格與レ致。析開不レ得。故不レ言レ先而言レ在。言二致知一則易二於恍惚一。言二格物一則一格平實也

後素按。自下王子因二鄒謙之問一。謂二獨所レ謂獨知一而發中揮獨之蘊上。世之儒者知下得獨知之所三以爲二良知一之義上矣。若只云二獨所レ知之地一。則發二乎天理之公一歟。發二乎血氣之私一歟。不レ能レ辨二別諸隱微幽渺之内一。則血氣之識。德性之知。錯雜混渾焉。而亦不レ能レ覺也。古謂二儒之寡一レ要。蓋謂レ此歟。王子生二乎千載之後一。自二百死千難中一。提二掇此一字一來。實覺二昏夢一之洪鐘。活二死人一之良藥。而良知人々所二固有一之日月。故人揭二其日月一以照二方寸内一。則心之所レ動公私是非邪正善惡盡默照。而各不レ能レ遁レ形。即是孔子一以貫レ之之一。顏子有二不善一知レ之之知。而聖學之要也。然則王子之致二良知一。大二功乎聖學一焉。豈亦淺々乎哉。

又按。彭費二子。解下得陽明子云二獨所レ謂良知一之義上而又說二格致之工夫一無二餘蘊一。然費氏所レ謂致レ知則易二於恍惚一。此義不レ能レ無レ疑。何者徒云二良知一。當下必有中如二其說一之弊上。致云則從二良知之好惡一而盡レ之。故物亦既格了。何易二於恍惚一之有。若論二其弊一。則如二彭氏之說一乃可。且縱易二於恍惚一。不二是良知之弊一也。不レ致二良知一之罪耳。

王子曰。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レ知下於二此獨知之地一用上力。只在下人所二共知一處上用レ功。便是作レ僞。便是見二君子一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レ論二善念惡念一。更無二虛假一。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レ此一立。立定便是端レ本澄レ源。便

之當然。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

後素按。吳氏意於獨而致慎。則覺獨中明々有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在。而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天地鬼神之靈眞知之。雖欲自欺。其知決不容欺。故不敢以不勉也。愚謂。其天地鬼神之靈在我。而不知爲何物。則猶或有欺之。故學者不可不知之也。

錢子是曰。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功夫。

後素按。錢氏之說。無論暗室大庭。一念之動。即是獨知。然此亦獨知不是的指爲何物。故未有要也。

鄒謙之讀大學中庸訝曰。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揚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就質陽明先生於虔臺。先生曰。獨所謂良知也。慎獨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廓豁然。遂肅贄師事焉彭南昀曰。大學於既誠意。而言慎獨。中庸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下。亦言慎獨。鄒東廓先生問於陽明先生曰。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陽明先生曰。獨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於是言下了然○又曰。朱子於誠意章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逗出知字。暗與陽明所講格致工夫總合。則所謂好惡之自慊。正是物之格處。即知之致處。爲大學入手第一關也。獨中明々有自然之好惡。豈不即是良知。念臺先生既以致良知爲宗。而又揭慎獨二字。爲致良知實義。所以救夫襲良知之說者。淪於恍惚茫蕩。以禪入儒之弊。衛道之功不淺矣。○又曰。文成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万事万變。亦從大學之言誠意。以好惡爲欺謙之介。而結出慎獨。爲鞭辟近裏工夫。修齊治平。無不從好惡上着力。則致良知三字。何等洞徹顯明。豈如禪者所云圓陀々。光爍々。擎拳竪拂。掉弄光景者哉。而漫以陽儒陰釋罪之也。○費約齋曰。一部大學在格致。一部中庸在慎獨。人看格物。在物上用工。未免視學庸爲兩樣。不知物無內外。格物之功亦無內外。致知先從獨處致起。蓋意當未起時。止有一眞知無

歟。

徐存齋曰。大學自二誠意章一以後專言二好惡一。論孟却專言二仁義一。此非レ有レ異也。天以二陰陽二氣一化二生萬物一。而人得レ之以爲レ性。性發而爲レ情。情之目有レ七。然約而言レ之則惟喜怒哀樂。又約而言レ之。則惟好惡。喜也。哀也。樂也。愛也。欲也。皆好之類也。仁也。本二乎陽一者也。其怒也。則惡之類也。義也。本二乎陰一者也。以二此好惡一施二之於政一。凡進レ賢賞レ功賑レ貧郵レ災。一切布レ德施レ惠之事。皆好也。仁也。凡罰レ惡討レ罪貶黜放流斧鉞甲兵之用。皆惡也。義也。惟能戒二謹恐懼於好惡未發之初一而致二其中一。發見之時而致二其和一。則仁義並行。國可レ治。天下可レ平。故曰。立二天之道一曰陰與レ陽。立二人之道一曰仁與レ義。致二中和一天地位萬物育。盡二其性一而與二天地一參矣。

後素按。徐氏此說論下好惡該二括仁義一。仁義發二見乎好惡之正一。而貫二通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之義上也。嗚呼。好惡之二字大矣。非下極二愼獨入微之實功一者上。雖三自謂二好惡出二於正一。必有二似レ正而邪。似レ是而非者。雜二出乎其間一。是故愼獨之工夫尤緊要矣。

莫中江曰。愼獨即毋二自欺一之下レ手用レ力處。即所レ爲二誠意一也。

後素按。莫氏之說。論三眞愼獨便爲二誠意一。愚謂。愼獨要。而誠意之主矣哉。

吳季子曰。獨者人所レ不レ知。而吾所二獨知一之地。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レ動。人孰知レ之。所レ謂獨也。君子於二其獨一而致レ謹焉。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兢々然慄々然。眞見二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レ之在レ上。質レ之在レ傍。而不二敢以不レ勉也。夫如レ是。故能充二吾性之固有一。盡二吾職

後素按。王子此說又論人之好惡出於自然。而學者之好善惡惡。反不眞切之義。愚謂。須皷舞支持而後好善惡惡者。未得自性者也。致知格物而困憊者。出於矯勉裏面不然者也。迫於事勢而好惡不正者。榮辱利害等之念。未能除却者也。困於精力而不誠意。一逞血氣之欲者也。此以皆有其病之故。自欺眞知而失天然固有之好惡。故意向乎私而背乎公。流乎非而逆乎是。涉乎惡而遠乎善。於是焉誠亡矣。不正心於未發不修身於已發。以如此之身心。當家國天下。即是霸者之僞。而非王道之誠也。家如齊而實不齊。國如治而實不治。天下如平而實不平。故先王以誠爲家國天下之本。本正則末治。雖布衣韋帶之學。其亦有異哉。只在得好惡之正而已矣。

徐存齋曰。大學以好善惡惡之誠爲自謙。故學者爲善。乃是自求受用。與穿衣求煖喫飲求飽一般。今或以年長自怠。則何不聞以年長。而遂却衣絕食乎。知養口躰。而不知養心。不可不深戒也

後素按。徐氏說。論好惡之工夫。當徹始徹終徹生徹死。而人不然之義也。其說痛快鍼人深病。今夫廢衣食即凍餓而死。常人皆知其害。故自幼至長莫不盡養之之事。而好善惡惡之誠。則至老益薄矣。可不謂即襟裾之禽獸哉。而率不知其陷於此。故雖自幼從事學者。老而不講道者不少。惟是聖賢雖凍餓而死。決不失好善惡惡之誠。實見得天理故也。吾輩以養口躰之心反養心。而不自欺眞知。則庶幾免乎襟裾之禽獸也

義上。自謙未レ作レ慊。從二孟子樂毅傳一通作レ慊亦可也。由レ是觀レ之。則此經之謙字。乃爲二慊之誤一。

而以二快定一爲二定論一。

王子曰。人但得下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上レ惡二惡臭一。便是聖人。直初時聞レ之覺二甚易一。後躰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二好レ善惡一レ惡。然不レ知不レ覺又夾雜去了。才有二夾雜一。便不下是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レ惡二如臭一的心上。善能實々的好。是無二念不一レ善矣。惡能實々的惡。是無二念不一レ惡矣。如何不二是聖人一。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後素按。王子此說論下好惡之誠。非二聖人一不レ能レ盡レ之。而常人不レ能二實踐一レ之事上。愚謂賢人以下在二平生一雖レ格二好レ善惡レ惡之物一。富貴來二乎前一。危難迫二乎後一。則蓋亦欺二好レ善惡レ惡之眞知一。而陷二於不義一。而心不レ慊者蓋不レ少。嗚呼。好惡豈亦容易乎。且在二平時一。才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惡レ惡如レ惡二惡臭一。此之謂二誠意一。則誰不二聖人一。譬二之日一。則此是寸隙之小明。而非下光二被世界一之大明上也。然人能斷然忘二禍福生死之念一。而務致二眞知乎事々物々一。則小明亦馴臻二於大明一。只此在二不息之功一而已。

王子曰。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二眞知一之意。欠二誠一眞切一之故。大學之言。誠二其意一者。如レ惡二惡臭一如レ好二好色一。此之謂二自慊一。曾見レ有下惡二惡臭一好二好色一。而須二皷舞支持一者上乎。曾見下畢レ事則困憊已甚者上乎。曾有乙迫二於事勢一困中於精力上者甲乎。此可四以知三其受レ病之所二從來一矣。

於天地之間。

徐岩泉曰。自欺自慊。不是對說。戒自欺求自慊。不是兩段事。乃一正一反。出乎此則入乎彼。

馮少墟曰。毋自欺也。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吾輩默々躰驗自得。

後素按。陳氏以下諸說。解自謙之義也。愚謂。自慊即不自欺之事。故不出於好惡之外。好惡中節。便是自謙。故不以誠意之成功言之說不可易。而徐馮二子以欺慊並論。馮氏又解二自字。出乎人意表。味之則得益矣。

又按。慊訓曰快。曰足。而朱子或問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胡朏明又衍之曰。相如封禪書云。陛下嗛讓弗發。藝文志云。合于易之嗛々。尹翁歸傳云。溫良嗛退。嗛皆當作謙。而譌爲嗛。大學自嗛。又譌作謙。則謙嗛二字之互相殽亂也久矣。漢書文帝詔曰。人民未有愜志。愜與愜同音。苦刧反。史記作嗛志。可見嗛與㥦愜實一字爲快足之

而矯爲ニ好レ之之形一者上矣。非ニ所レ謂誠一也。必也。惡レ惡如レ惡ニ惡臭一。而後其惡始眞。好レ善如レ好ニ好色一。而後其好始實。好レ善惡レ惡眞實如レ此。則棄ニ人欲一而從ニ天理一也。豈不レ欣ニ乎快レ所レ欲而足ト所レ願哉。此之謂ニ自慊一也。

王子曰。人於ニ尋常好惡一。或有下不ニ眞切一處上。惟是好ニ好色一惡ニ惡臭一。則皆發ニ於眞心一。自是快足。曾無ニ纖假一者。大學就ニ人好惡眞切易レ見處一。指ニ示人一以ニ好レ善惡レ惡之誠當ト如レ是耳。只形ニ容一誠字一。不下著ニ用レ功上ニ說上。袁了凡曰。見ニ惡臭一而惡。見ニ好色一而好。不レ假ニ安排一。不レ落ニ擬議一。與下見ニ孺子入ヒ井景象上一般眞切。〇葛屺瞻曰。毋ニ自欺一的樣子。猶如レ惡ニ惡臭一。猶如レ好ニ好色一一般。二如字。直接下毋ニ自欺一形狀上。凡人情他念皆有ニ寬假一。獨是觸ニ著惡息一。便心下十分煩惱。見ニ著好色一。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レ不ニ罄盡一。則本心已直達而無レ蔽。至ニ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一。原理難レ取レ必。總置不レ論。蓋此只就ニ人情好惡一。形下狀不レ當中以ニ善惡一相攙混上也。

後素按。右諸說論下好惡之出ニ於天理一而得レ正之義上。而自慊之解。亦攙ニ和其中一。

陳新安曰。如下好ニ好色一惡中惡臭上。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ニ自慊了一。非ニ是做レ善了方能自慊一也。自慊。外而如レ此。中心也如レ此。表裏一般。

姚元素曰。自慊是着レ力字。不下以ニ成功ニ言上。

張卓菴曰。自慊只是不レ欺時。心中暢然無ニ愧赧一。此正由レ不レ欺以入レ誠處。或以爲ニ誠意之效一非也

馮少墟曰。自慊二字甚有レ味。見ニ君子一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レ慊レ意處。安得ニ心廣體胖一。故曰。行有レ不レ慊ニ於心一則餒。君子愼獨。只是討ニ得自家心上慊一。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ニ

曉一。如レ知二烏喙不一レ可レ食。水火不一レ可レ蹈。則自不レ食不レ蹈。如二寒欲レ衣飢欲一レ食。則自是不レ能レ已。人果見レ善如二飢欲レ食寒欲一レ衣　見レ惡如二烏喙不レ可レ食。水火不一レ可レ蹈。則此意自是實矣。

朱子曰。凡惡レ惡之不レ眞。爲レ善之不レ勇。外然而中寔不レ然。或有レ爲而爲レ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レ實而自欺之患也。

陳臥子曰。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毋二自欺一也。一呼一應、斬々截々。如レ惡二惡臭一三句。形下容出毋二自欺一光景上而愼獨二字。正所レ謂毋二自欺一也。毋二自欺一者。不レ欺二此良知一也。人孰無二良知一。一好一惡。當二念自明一。所レ謂獨也。但一不レ愼。心上明曉二得善之當一レ爲。却有二不レ爲也不レ妨的意思一。明曉二得惡之當一レ去。却有二不レ去也不レ妨的意思一。分明當下瞞了。這便是意之不レ實。故所レ謂誠レ意者。毋二自欺一。不レ欺二此獨一也。毋字最有レ力。愼字正毋字意。其根原從二格レ物以致一レ知來。而當下有レ主。一好一惡。斬々截々。理欲纖毫不レ差、所二以能自慊一。所二以意無一レ不レ誠。

後素按。牛春宇以下諸說。解下毋二自欺一之義上。而合二諸說一義乃全矣。朱子之二說。解得明當。痛針二砭學而不レ誠者之病一。吾輩宜三警發而下二知行合一之實工一。不レ然則終身不レ能レ出二乎夢鬼之關一也。陳臥子釋レ毋二自欺一。以レ不レ欺二良知一。釋二毋字一以二愼字一尤精確。且自欺即自慊之反。欺慊之界。不レ致二良知一。則安得二出レ彼入一レ此哉。而解レ慊之諸說載二于後一。

方性夫曰。惡レ惡如レ惡二惡臭一。好レ善如レ好二好色一。則其所二好惡一必誠矣。此由レ毋二自欺一故也。

邵仁仲曰。世之人固有下於レ惡未二必眞知一レ所レ惡。而陽爲二惡レ之之狀一者矣。於レ善未二必眞知一レ所レ好。

深思下所二以事一レ之之道上。度下時所二得爲一己所中能爲上。預備二于心一。雖二虛願一亦不二是妄一。何則以二其理實理一也。論語顏淵問レ爲レ邦是也。此則意之成爲レ願者。與三徒抱二虛願一稍不レ同。又曰。學者意所レ發。多在二經藉一。以終日意念。舍レ此定無レ他也。但意在二經藉一。則知行皆在二經藉一。察下其當二乎理一者上而尋求。而得二其理一。便是知得。然此又謂二之思一。不二純是意一。中庸所レ云愼思是也。思與レ意名同而實異。不レ可レ不レ察也。以レ此當レ知下心性種々之名目。括二於一意字一。一意字統中心性種々之名目上矣。聖人下レ字精密謹嚴。非二人之所一レ及也。

牛春宇曰。誠意只是一箇毋二自欺一。如レ惡二惡臭一二句。不レ過レ申下明毋二自欺一之意上耳。

胡濬菴曰。誠無妄也。自欺則妄矣。

葛屺瞻曰。毋二自欺一者。不レ要レ欺二瞞了自心之知一。固能靈知不昧。然不二特賢者有一レ之。即看下下面閒居小人。見二君子一厭然揜著上。本心何嘗不二明白一。可レ見此知人々皆有。只爲二自己瞞昧過了一。所以吃緊道三一句毋二自欺一。見三誠意更無二別法一。只在下提二此自心之知一作上レ主耳。

林次崖曰。自欺。意不レ誠也。故誠意只是毋二自欺一。意之誠不誠。乃己所二獨知一。人不レ及レ知。似三可レ說レ欺レ人不レ可レ說二自欺一今曰二自欺一者。特揭レ此以警レ人。言此不レ足レ欺レ人。祇是自欺也。

蔡虛齋曰。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二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一。便是自欺。下文小人又舉二其甚者一。

姚承菴曰。自欺不二但是虛假一。有レ意レ爲レ善。亦是自欺。

朱子曰。譬如二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一。便是自欺。須二表裏如一レ一。方是不二自欺一。須二是見得分

心躰雖二本誠一。而因レ意以失レ之。夫心之起念。謂二之意一。意心之萌芽。而有レ善有レ惡。至微而至顯。故其所レ及無二窮盡一。一家之主之意。及二於一家之人一。一國之主之意。及二於一國之人一。天下之主之意。及二於天下之人一。是故其意一有レ不レ誠。則一家之人。一國之人。天下之人皆亦以二不誠一應レ之。家之不レ齊。國之不レ治。天下之不レ平。以レ此也。古者聖人有レ見二乎此一焉。故大學之首敎在二誠意一矣。齊治平惟是誠意以貫レ之。心性之發。不二但意而已一。有レ思有レ情有レ謀有レ慮。何故以二一意字一括二夫衆用一也。此與下首節將二五倫之人一來括中一民字上同一。而毛西河分二別之一以解尤詳明。其言曰。未レ事而用レ心謂二之意一。既事而用レ心即謂二之思一。予避レ人後。歷二念前事一。夜起作レ書與二故人一句レ補二救之一。此皆思也。非レ意也。又嘗在二道路之間一。臨レ事體驗。如下在二潁川一聞二家三兄死一野哭甚哀。至二三日一而哭不レ已。此又情也。非レ意也。此中庸之所レ云。喜怒哀樂者也。在二淮蔡一値三蔡使君下二屯田令一。爲レ之籌レ之。徹二晝夜一不レ寢。此又謀也。非レ意也。此論語之所レ云臨レ事好レ謀者也。至レ在二禹州一。逢三邑人有二非禮者一。爲レ之不平。又州署多二南歸客一。恐三從レ此有二壺漿不レ掩之事一。私作二憂慮一。此又心之用也。非レ意也。此即大學正心之所レ云。忿懥憂患好樂恐懼者也。然則祗此心意。而有レ願有レ思有レ情有レ謀。有二心之用一。如レ是不レ一。而總以二心意一概レ之。統以二善不善兩端一驗二存發一。知得而誠レ之而正レ之。則簡易直捷。其不二自欺一而自慊。爲二何如一者。此眞大學從レ實。下レ手一全功也。此畫一法也。此一定之式也。又曰。事レ親敬レ長信二朋友一。當下用レ意。當下即可レ行。至レ事レ君則虛意矣。此虛意豈是妄念。是必于二此時一。

中一矣云。夫六經四子。道一而已矣。然於二其功一也必有レ主矣。曲禮曰。毋レ不レ敬。禮雖レ本二之心理一。然以レ發二散於外一爲レ主。故云レ敬。如易レ之以レ毋レ不レ誠。則似レ不二的切一。然儼若安定。則無二非僻之可一レ犯。即不レ言レ誠。而誠在二其中一矣。大學雖レ施二之家國天下一。然以レ精二研乎內一爲レ主。故云レ誠。如添レ之以レ敬。則似二是贅疣一。然愼レ獨。不二自欺一。則決不レ施二弛怠慢一。即不レ言レ敬。而敬在二其中一矣。是以大學首功。還二誠意之二字一。而下レ手。則聖功可レ期。王子非二故不一レ言レ敬。是不レ得レ已也。

又按。劉忠定見二温公一問下盡レ心行レ己之要可三以終身行二之者上。温公曰。其誠乎。明道程子曰。誠無二不レ動者一。修レ身則身正。治レ事則事理。臨レ人則人化。無三往而不二得二志之正一也。伊川程子曰。學者不レ可三以不二誠。不レ誠無三以爲二善。不レ誠無三以爲二君子一。修レ學不レ以レ誠。則學雜。爲レ事不レ以レ誠則事敗。自謀不レ以レ誠。則是欺二其心一。而自棄二其志一。與レ人不レ以レ誠。則是喪二其德一。而增二人之怨一。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レ爲二君子一者乎。或人衍レ之曰。誠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言離二乎此一必有二非レ所レ言而言一矣。行離二乎此一。必有二非レ所レ行而行一矣。離二乎靜一。不レ及レ持二之於動一也。離二乎動一。無三以續二之於靜一也。一言一行。若二截レ之與俱一焉。一作一止。須二體レ之不一レ遺焉。孔子之告二子張一曰。言忠信行篤敬。此之謂也。今以二温公二程子或人之說一觀レ之。則誠之一字。合二內外一之道也。舍レ之以學。則異端曲學。而非二聖學一也。王子去二分章一。復二舊本一。直以二誠意一爲二用レ功第一義一者。誠不レ得レ已之苦心。於レ是又可レ見矣。愚謂。

孔疏古本之序一觀。則後段所レ引之淇澳詩中切磋琢磨。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後世不レ忘。與下康誥之明德。太甲之明命。帝典之峻德。湯盤之日新。康誥之新民。詩之維命新。止二丘隅一。緝熙敬止之類。及聽レ訟之節上。皆是誠意之事也。而朱子分二析之一曰。此釋レ明二明德一。此釋レ新レ民。此釋レ止二於至善一。此釋二本末一。而終移二誠意之節於後一矣。此其文字之序列。乃如レ陳二棋子一。井井秩々。然實無二下レ手處一。庶二幾乎聖門敎レ人之首功却斷滅一也矣。自レ此學人東趨西走。病而倦。倦而廢。雖二口誦一レ之。而遂不レ能レ得レ之。王子惟是患。决然去二分章一復二舊本一。實仁人之心也。俗學不レ孚二其心一。却如二仇讐一何也。畢竟雷同勦說黨レ同伐レ異之私。而無レ志二聖功一者之所レ爲也。亦奚足レ數哉。

王子曰。若二誠意之說一。自是聖門敎レ人用レ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二第二義看一。故稍與提二撥緊要一出來。非三鄙人所二能特倡一也。蔡希淵問曰。文公大學新本先二格致一而後二誠意一。工夫似下與二首章次第一相合上。若如下先生從二舊本一之說上。即誠意反在二格致之前一。於レ此尙未二釋然一。王子曰。大學工夫即是明二明德一。明二明德一只是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去レ用二格物致知工夫一即工夫始有二下落一。即爲レ善去レ惡。無レ非二誠意的事一。如二新本一先去レ窮二格事物之理一。即茫々蕩々。都無二着落處一。須レ用レ添二箇敬字一。方才牽扯得向二身心上一來。然終是沒二根源一。若須レ用レ添二箇敬字一。緣レ何孔門倒將二一箇最緊要的字一落了。直待二千餘年後一。要二人來補出一。正謂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即不レ須レ添二敬字一。所下以提二出箇誠意一來說上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レ此不レ察。眞所レ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下這裏補二箇敬字一。那裏補中箇誠字上。未レ免二畫レ蛇添一レ足。

後素按。王子此說。論二誠意即是聖門用レ功第一義一。而小註所レ載。又論下宋儒乃作二第二義看一之非上。困竆考。以二誠意一爲レ主。即不レ須レ添二敬字一。誠是矣。然非レ謂三全抛二擲敬字一。龍谿子所レ謂實心之謂レ誠。誠即敬。一心之謂レ敬。敬即誠。大學之要在二於誠意一。則不二必謂一レ敬。而敬在二其

也。正所三以發二格物致知之義一。實未三嘗亡而有レ待二于補一也。故曰。合レ之以レ敬而益贅。補レ之以レ傳而益離。此不レ得レ已之心也。蓋不レ忍レ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レ在。不レ得レ不二與レ之異一者。天下之公學。非三先師所二得而私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二虛心一觀レ之。不下以二一毫意必向背一介中乎其中上。則聖學庶三乎可レ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三得而諒一矣。

後素按。湯王二說。正解地修身爲レ本至下此謂二知之至一也上之經旨天也。併論二紫陽姚江格致之異同。而歸二重古本一。可レ見三古本易簡直截爲二聖功一矣。嗚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二一修身一。修身本二一誠意一。然則誠意要矣。可レ下レ手。故後段急接二誠意一也。

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毋二自欺一也。如レ惡二惡臭。如レ好二好色一。此之謂二自謙一。故君子必愼二其獨一也。小人閒居爲二不善一。無レ所レ不レ至。見二君子一而后厭然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人之視レ己。如レ見二其肺肝一然。則何益矣。此謂下誠二於中一形中於外上。故君子必愼二其獨一也。曾子曰。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乎。富德潤レ屋。潤レ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二其意一。○王觀濤曰。毋者自家禁止。○司馬溫公曰。慊足二於心一。○朱子曰。慊快也。足也。○又曰。獨者獨知。○鄭康成曰。厭讀爲レ黶。閉藏貌。○朱子曰。胖安舒也。

孔氏曰。所レ謂誠二其意一者。自レ此以下至二此謂レ知レ本。廣明二誠意之事一。此一節明三誠意之本先須レ愼二其獨一也。

後素按。孔疏論下此節至二此謂レ知レ本之義。與中誠意之工在上レ愼レ獨也。有宋以前解二古本之誠意一如レ此。學者遵二守之一。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レ身。則王子誠意之訓。宜レ不レ可レ起矣。今以二

君子未レ免レ歸ニ咎陽明一也。愚陋之見。不レ知ニ有レ當否一。

上ニ孫徽君一書畧。○後素按。龍谿王氏四無之說。在ニ利根之人一固如レ此。又何足レ疑。中人以下。則不レ能レ免ニ意有レ善有レ惡也。而謂レ無而可耶。吾聞下龍谿先生教レ人從ニ有レ善有レ惡意根上一用上レ功。未レ聞下以ニ四無之說一用上レ功也。其與ニ萬合谿一書畧曰。意之所レ用爲レ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ニ定形一。意善則物暴。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ニ其不正一以歸ニ於正一。爲ニ困勉者一立。正與ニ不正一。皆從ニ意根上一用レ力。故曰。格物者。格ニ其意之物一也。又答ニ聶雙江一書略曰。所レ謂致レ知在レ格レ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レ力之地。不レ可下以ニ內外一分上者也。若謂ニ工夫只是致知一。而謂ニ格物無ニ工夫一。其流之弊便至ニ于絕一レ物。便是僊佛之學。此豈非下教レ人從ニ有レ善有レ惡意根上一用上レ功耶。而湯氏曰。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ニ禪學一何異。愚惑ニ其言之不一レ實矣。何者。湯氏遺書曰。友朋晤會。若草々錯過。不ニ實々考ニ究身心一。與下世之往來。徒了ニ人事一者上。無ニ甚差別一。遠如ニ朱陸一。近如ニ龍谿念菴一。折レ疑辨レ惑。絕無ニ一毫蓋藏一。我輩似レ當レ體ニ此意一。湯氏其既體ニ龍谿之意一以研レ幾。則豈非レ以ニ龍谿不一レ禪乎。若禪則湯氏之大賢純儒。何稱レ之體レ之之有。故愚惑ニ其言之不一レ實也。然彼謂レ禪。此謂レ體。而矛楯何也。愚考ニ其故一。明亡至ニ於康熙乾隆之際一。朱學復大起焉。館閣之儒臣文官。各以レ攻ニ擊王學一爲レ職。而古嘗在ニ王門一尊ニ崇師說一。而無ニ調停之言一者。只龍谿一人而已矣。雖ニ南野東郭之堅志一。如レ不レ及ニ龍谿之一意一。故攻ニ擊王學一。則龍谿何得レ免レ集レ矢。湯氏及彭南昀。皆亦學ニ王子之良知一者也。而回ニ護王學之衰一。如忌ニ乎館閣之儒臣一。則角嘗不レ已。而反大害ニ於聖道一。故以レ不レ爭爲レ主。是故雖ニ各心知ニ龍谿入微之學一。向レ人公論。則不レ得ニ口不一レ毀レ之。否則俗儒聒々目レ之以ニ姚江一。嗚呼。世道之衰也。雖ニ大人君子一。不レ免レ有ニ擇言一。非ニ可レ嘆之甚一乎。且四無之說。陣明水言レ之盡矣。既載ニ于前一。學人味レ之可也。○又按。世儒雖レ惡ニ龍谿先生一。而南野東廓。王子沒後。受ニ龍谿之切磋一。以學德大進。其事見ニ於其文集一。唐荊川王遵巖戚南塘諸賢。亦皆從ニ龍谿一聞ニ良知之教一。是亦載ニ明史及其集一。然則龍谿入室之人。而明レ道積レ德。可レ知レ非ニ餘子之所一レ及矣。只平氣讀ニ其著書一。則詆議者必汗浛ニ乎背一。何不ニ一讀一レ之乎。

王龍谿曰。先儒嘗有ニ三綱領八條目之說一矣。嘗有下敬爲ニ聖學始終一之說上矣。嘗有下補ニ格物致知一之義上矣。自レ今言レ之。綱領惟一。綱擧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曰ニ三綱領一。則將何所レ施ニ其用一乎。條目者。工夫先後之次第。如ニ環之相連一。不レ可下以ニ節段一分上也。若曰ニ八條目一。則將何所レ陳ニ其數一乎。實心之謂レ誠。誠即敬也。一心之謂レ敬。敬即誠也。大學之要。在ニ於誠意一。則不ニ必言一レ敬。而敬在ニ其中一矣。若曰ニ敬以誠一レ意。不レ幾ニ于贅一乎。蓋其既以ニ格物窮理一爲ニ致知一。則于ニ身心一若レ無ニ干涉一。故不レ得レ不下以レ敬爲ニ聖學之始終一。而不上レ自知ニ其說之非一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ニ天子一以至ニ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言修レ身則格致誠正擧レ之矣。此謂レ知レ本。此謂ニ知之至一

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爲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眞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泛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也。陽明以眞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困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々時々兢々業々。爲天下後世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

湯潛菴曰。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末治節下。蓋修身爲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後素按。湯氏不言親新之是非。而用新民之說。處々皆作新民。然此編之主。則論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及格物致知即誠意之功。而貫通一部大學之義。以古本爲是。故一字雖與古本有牴悟。而大要不異也。故愚常讀之。則作親民看。又何害哉。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賢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後素按。格明德新民之物之物字。王子所謂格物。格心之物也。格意之物也。格知之物也。正心正物之心也。誠意誠物之意也。致知致物之知也之義。而甚廣大。而又實事。詳講之則甚明晰。明德新民雖並擧。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躰。一民未新。即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聖賢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擧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々。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々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々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神神變。

李見羅曰。格致無レ傳也。一部之全書。即所三以傳二格致一也。

錢漸菴曰。傳者不レ釋二格物致知一。竟從二誠意章一起。分明釋二誠意已下五章皆是格致也一。格致章似レ不二必補一。

湛甘泉曰。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レ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曰。自二誠正一以至二治平一。固無レ非二格致事一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二侍臣一曰。大學一書。其要在レ修レ身。而大學古本以レ修レ身釋二格致一。曰。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經文兩推二天下國家身心意一。皆歸二其要於格物一。則聖祖蓋深契二乎古本大學之要一矣乎。由レ是言レ之。聖人之學。通二在於格物一矣。

李榕村曰。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古本即在二其本亂一節之下一。極有レ理。大學說二誠正格致一。中庸說二誠明一。總是要レ修レ身。身即是本。擧而措レ之。則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篤恭而天下平矣。但看二三代以後一。一物失レ所引レ咎歸レ己。實見下得正レ心以正二朝廷一。正二朝廷一以正二百官一。正二百官一以正二萬民一道理上確鑿。此等人能得二幾箇一。或云。知二得此意一。有二何難處一。如何便爲二知之至一。不レ知要二知得到一。非下見二得天性之本一者上不レ能。惟吾之性即天地之性。故自盡二其性一。則能盡二人物之性一。參贊位育。都不レ外レ此。

後素按。李見羅已下三家之說。於二格致之義一無二餘蘊一矣。且勿三輕二視修身二字一。非二格致一安得レ修レ身。若一身修。則雖二亂世一不レ可レ殺。於二孔孟一可レ見二其功驗之大一矣。身不レ修。則雖レ得二志於一時一。如二唐太宗宋藝祖一。千載之下猶有レ議レ之者。由レ是觀レ之。可レ不レ修レ身哉。

諸說。皆宗ニ王子一而說ク。而知ニ修身爲レ本。此謂レ知レ本。實聖功也。故雖ニ困勉者一。立レ志則眞知明。眞知明。則於ニ本末之物。終始之事一。眞知レ所ニ先後一。眞知レ所ニ先後一。即是知ニ修身爲レ本。知ニ修身爲レ本。則所レ謂知レ本者也。已到ニ其境一亦知レ止。知レ止所レ謂此謂ニ知之至一也。或曰。自ニ物有ニ本末一至ニ此謂ニ知之至一。無ニ知レ止之語一。然子以レ知レ止妄加ニ於其間一。恐非ニ經文之意一也。曰。雖下以ニ修身一爲上レ本。而修身之本又在ニ誠意一。誠意非ニ修身之本一乎。於ニ誠意之節一反覆謂レ止。則於ニ修身爲レ本之間一。乃說ニ知レ止之義一。豈謂レ非ニ經文之意一哉。經文之意。顯ニ乎彼一隱ニ乎此一。顯ニ乎此一則隱ニ乎彼一。其例甚多矣。旣自ニ大學之道一。至レ止ニ於至善一。僅十有六字。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括在ニ其中一。自レ知レ止至ニ能得一。二十有六字。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亦皆在ニ其中一。故自ニ物有ニ本末一。至ニ此謂ニ知之至一。雖レ不レ謂下明ニ明德一。親レ民。止ニ於至善一。與ニ知レ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一之義上。如ニ其格致誠正修一者。即明明德之事。而齊治平者。即親民之事也。而知レ本知至。豈謂レ非レ知レ止乎。畢竟知レ止之意。在ニ知レ本知至之中一。故不ニ明言一レ之也。此非ニ愚創言一也。李見羅每々言レ之矣。

又按。朱子改本。遷下此謂レ知レ本。此謂ニ知之至一也之結語上。以置下諸其傳之四章釋ニ本末一之後上。而以ニ此謂レ知レ本四字一爲ニ衍文一。此謂ニ知之至一也六字。爲ニ格物致知闕傳之結語上矣。遂自補ニ格物致知之傳一。而諸儒議ニ其傳補之非一。旣載ニ于綱領一。今不レ贅。然李見羅諸子論下格致貫ニ一經一之義上。其言盡ニ精微一。故又載ニ于左一。

後素按。朱子此說。通解本末厚薄之義也。愚謂。厚親而薄我。是所以修身之大根本。與不敢毀傷。並行而不相悖。故眞能厚親而薄我。則本立而道生。得及人之親長。若又薄親而厚我。則本不立。而道亦不生。安得及人之親長哉。前條按語所引朱子之說。與其通解。共確乎不可易矣。饒雙峯則云。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敎人以修身爲要。下句是敎人以齊家爲要。宋以下之儒。大抵宗其說。以此節爲修身齊家並說。芑山張氏駁之曰。此節總是發明修身爲本。說修身却該得齊家道理。非此節一句敎人以修身爲要。下句敎人以齊家爲要也。惟適張氏又曰。本字緊承修身說。該家國天下在內。厚薄兩句足上文。見本亂末必不治。非身與家對言。看二所字可見。其說亦確乎不可易也。

孔氏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王子傍註曰。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修其身者。未可謂之知修身也。修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王心齋曰。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万物。〇李見羅曰。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知止也。〇又曰。或問。子言學之知本爲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愚言也。修身爲本。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陽明先生言之矣。〇又曰。本亂一條。又以決身之必爲本。學之必先於知本也。若舍身之不本。而汲々於均平齊治。而能有成者。斷々乎無此理也。故直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直所謂盡性之實功。至命之極則。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也。〇毛西河曰。祁世培先生曰。大學兩此謂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知知此而已。〇又曰。俗學誤以未之有也爲一篇絕語。遂疑此謂二字不接。試平心從上文讀便了了然。此地不得著註語者。以下文緊接誠意無斷處也。

後素按。孔氏及王子說。解知本之本爲身。便結上二節之義也。小註王心齋李見羅毛西河

レ物。運轉樞機皆是我。離レ身之外。無三別有二本。雖二天地君親師一亦末也。愚謂。此以二盡レ心盡レ性之學一言。則然矣。然以レ理推二極之一。則我與二父母一一躰。而父母者我之所レ出。則却似二父母本而我末一。君師敎二育我一。而因二其敎育一。以得三遂レ生知レ道而爲二人。則似二君師亦本而我末一。於レ是乎本末之說不レ可レ不レ窮也。故聖人出二厚薄之一轉語一。以救二其窮一。聖人行文之妙又可レ見矣。故論二厚薄一。則雖レ我而薄二乎親一。親厚二乎我一。至親非三他人之可二比也。今知三修身爲二本。則不レ可レ不三事レ親以盡二孝也。不三事レ親以盡二孝。而徒明心見性。自以謂二修身一。則豈非下薄二所レ厚之親一。而厚中所レ薄之身上乎。此固理之所レ無也。有則破レ倫害レ道之甚者。故朱子答二江德功一曰。所レ厚者。謂二父子兄弟骨肉之恩一。理之所レ當レ然。而人心之不レ能レ已者。今必外レ此而厚二其身一。此釋氏滅二天理一去二人倫一。以私二其身一之意也。必若レ是而身修。則雖レ至二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一。亦無レ贖二不孝不弟之刑一。孝經又曰。不レ愛二其親一而愛二佗人一。謂二之悖德一。不レ敬二其親一而敬二佗人一。謂二之悖禮一。其倒愛二敬他人一者。非地必有下厚二其身一之慾上者天。決不レ爲レ之。由レ是觀レ之。則盡二孝于其親一。是修レ身之本。而措二之家國天下之末一。則齊治平之功自然成。又奚足レ疑。

朱子曰。以レ身對二天下國家一而言。則身爲レ本。而天下國家爲レ末。以レ家對三國與二天下一而言。則其理雖レ未三嘗不二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レ容レ無二等差一矣。故不レ能下格レ物致レ知。以誠レ意正レ心。而修中其身上。則本必亂。而末不レ可レ治。不レ親二其親一。不レ長二其長一。則所レ厚者薄。而無三以及二人之親長一。此皆必然之理也。

言不ㇾ有二此事一也。

許敬菴曰。身爲ㇾ本。家國天下爲ㇾ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總爲ㇾ修ㇾ身而設也。自ㇾ古及ㇾ今。曾有下不ㇾ修二其身一。而能齊二其家一。治二其國一。平二天下一者上乎。陸稼書曰。本字對二家國天下一說。不可下對二物知心意一說上。

後素按。孔許二說。解二本亂末治者否之義一也。解得明當。雖ㇾ有二解者一。無ㇾ加ㇾ之。小註陸氏之說。看二本字一詳矣。竊考亂字。耳目口鼻支躰誘二於外物一。而視聽言動皆至二非禮一。則亂而不ㇾ修。故痛下二格致誠正之功一。則修而不ㇾ亂。末治者否。指二家不ㇾ齊國不ㇾ治天下不ㇾ平而言。

魏莊渠曰。所ㇾ厚者。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下中庸思ㇾ修ㇾ身不ㇾ可三以不ㇾ事ㇾ親意上同。

或問。大人與ㇾ物同ㇾ體。如何大學又說二箇厚薄一。王子曰。惟是道理自有二厚薄一。比如二身是一躰一。把二手足一去ㇾ捍二頭目一。豈是偏要ㇾ薄二手足一。其道理合當ㇾ如ㇾ此。禽獸與二草木一同是愛的。把二草木一去ㇾ養二禽獸一。又忍得。人與二禽獸一同是愛的。宰二禽獸一以養ㇾ親。與下供二祭祀一燕中賓客上。心又忍得。至三親與二路人一同是愛的。如得二簞食豆羹一則生。不ㇾ得則死。不ㇾ能二兩全一。寧救二至親一。不ㇾ救二路人一。心又忍得。這是合該ㇾ如ㇾ此。及三吾身與二至親一。更不ㇾ得三分二別彼是厚薄一。蓋以二仁ㇾ民愛ㇾ物皆從ㇾ此出一。此處可ㇾ忍。更無ㇾ所ㇾ不ㇾ忍矣。大學所ㇾ謂厚薄自然。

後素按。魏莊渠論二所ㇾ厚二字一。以謂二修ㇾ身之本在ㇾ事ㇾ親。其說確乎不ㇾ可ㇾ易。王子所ㇾ解厚薄之義。膾二炙人口一。其爲二格言一也可ㇾ知。且以二本末一言。則雖ㇾ親而爲ㇾ末。故李見羅曰。修身爲ㇾ本。只有二一個一。隨二身所ㇾ接。無ㇾ非ㇾ末者一。廷平曰。事雖二紛紜一。還須二我處置一。畢竟宰ㇾ天宰ㇾ地宰

謂。喩二下學一。則亦不レ可三分疏以不二解。夫身心意知物只一物。故單擧レ身。則心意知物皆該括焉。單擧レ心。則身意知物亦該括焉。單擧レ意。則身心知物亦該括焉。單擧二知與一レ物。則身心意亦該括焉。五者不レ得二相離一。以二本一件一也。格致誠正修只一事。故單擧二格工夫一。則致誠正修皆該括焉。單擧二致工夫一。則格誠正修亦該括焉。單擧二誠工夫一。則格致正修亦該括焉。單擧二正與一レ修工夫一。則格致誠亦該括焉。五者不レ得二相離一。以二本一功一也。故此曰下以二修身一爲上レ本。則格致誠正之工夫皆在二修中一。修乃俟二格致誠正之工夫一而成矣。然而世儒以二身心意知物一。乃爲二五箇物事一。以二格致正誠修一。亦乃爲二五個工夫一。故支離決裂。而到二白首一不レ能レ窺二得聖人簡易直截之大道一。豈非レ可レ惜乎。豈非レ可レ悲乎。

又按。常人不レ知二輕重大小之別一者不レ爲レ少。今屋壁墻垣。爲二風雨蟲齧一所二圮壞一。則雖二鄙吝者一。棄二錢物一以修レ之。又衣裳之類。少有二破綻一。則忽命レ人以修レ之。都十分到底然後止。視二之身一。孰重孰輕。孰大孰小。雖レ愚而知二身之重二大於彼一矣。然儒者而令三耳目口鼻皆亂二乎外物一。而不レ知レ修之工一。豈非レ惑乎。若又因二夜氣之所レ存。以生二於恥悔之心一。則羅氏所レ謂致眞知三字者。即修身之捷徑。外レ之更無二實工一矣。

王子傍註曰。其本則在レ修レ身。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二其本二字一。李見羅全奉二遵此言一。以爲二其學一。

孔氏曰。本亂謂二身不一レ修也。末治謂二國家治一也。言己身既不レ修。而望二家國治一者否矣。否不也。

前以二明德一爲レ本。明二明德一則何啻修レ身。雖レ平二天下一亦在二其中一。是聖賢分上之事。耳目四體不レ修。則明德亦不レ明矣。故於二此段一云。以二修身一爲レ本。是學者分上之工夫。合觀レ之。則聖人文理密察。表裏内外兼備如レ此。所二以外鶩者不レ能レ忽レ內。反觀者不レ能レ棄レ外也。然而聖人猶恐下若槪乎以二修身一爲上レ本。則又必有下以二外飾一爲二修身一。欺レ心欺レ人者出上矣。終又以二誠意一爲レ本。以二誠意一爲レ本。則明德之爲レ本可レ知矣。

又按。庶人修レ身。則明二明德於天下一有レ諸。夫孔孟無二天子諸侯之位一。而天下之匹夫也。而其道德聲名洋二溢乎中國一。施及二蠻貊一。舟車所レ至。人力所レ通。天之所レ覆。地之所レ載。日月所レ照。霜露所レ隊。凡有二血氣一者。莫レ不二尊親一。此豈非下匹夫而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之明著者上乎。何有レ位而後云レ明哉。

羅近谿曰。大學以レ修レ身爲二天下國家之本一。如何方是修レ身。曰。致二良知一則修二其身一矣。曰。如レ斯而已乎。曰。致二良知一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レ慮不レ學。而能愛二其親一能敬二其長一也。故大學雖レ有二許多工夫一。然實落處。只是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故上老レ老上長レ長。便是修レ身以立二天下之本一。民興レ孝民興レ弟。便是齊治平。而畢二修身之用一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レ志之學。其從レ心不レ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レ之。却不二只是一個致良知一耶。故曰。古之欲レ明二々德於天下一。大學之道備矣。

後素按。羅氏說。解下不レ致二良知一。身不レ修之義上。簡而盡。而從二王子致レ知焉盡矣之言一來。愚

李見羅曰。辨得本末明白。自然不去末上著功。本正而末自舉。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去終上著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敎人功夫。亦眞可云喫緊而不厭其煩且瀆矣。而世終莫之悟也。然猶慮夫外騖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又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實。十分安當。

郭洙源曰。自天子以至庶人。盡該天下之人言。提修身爲本。示大學歸宿處。爲本即物有本末之本字。言當先明德者也。夫天子修身。則明其明德矣。庶人修身。則明明德于天下矣。誰謂修身非本邪。

湯霍林曰。自天子至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在。身所到處。人々有家國天下之責。故人々以修身爲本。不然彼公卿大夫猶止有家國。非有天下。況庶人乎。

後素按。李氏說。論聖人慮外騖反觀者之弊。乃揭示修身二字之旨。郭湯則論人々有天下之責。宜修身之義也。愚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各有天下國家之責。如庶人則有身家而已矣。然則大學似全屬天子諸侯與卿大夫。而不係庶人。故於天下平之下。緊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語。以令知上下貴賤共修身之外無學問也。聖人轉文之妙。如化工之生物。人而孰得遜乎其道哉。而修身二字非自他提來。就前兩段抽出也。而前以明德爲本。此以修身爲本。何也。明德非身不傳。身非明德不立。是故

是以到底處必有二不レ慊之事一。而豈得レ到二復之地一乎。不レ到二復之地一。則猶焉望下將二身心意知物一復中惟一之體上。而其病根只在二功之不一レ精焉耳。嗚呼。彼土之諸公下レ功粗略膚淺猶如レ此。況乎吾邦之學者。自レ古不レ得二惟精之旨一。宜矣。吾輩生二乎數百歲之後一。聽二得精一之訓一如レ此。安得レ不レ用二力於此一也哉。否則雖二學文精博一。而身心意知物裂爲二五物一。陷二于異類一。悲哉。

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レ厚者薄而其所レ薄者厚。未二之有一也。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本謂レ身也。所レ厚謂レ家也。

饒雙峯曰。此一段揭二出一箇總要處一。蓋天下之本在レ國。國之本在レ家。家之本在レ身。是皆當二以レ修レ身爲一レ本。前兩段是詳說レ之。此一段是反說レ約也。

後素按。饒氏說。解二此一段之大意一也。

陳新安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レ期而必至矣。單提二修身一。而上包二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一。下包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一。皆在二其中一。湯霍林曰。許多格致誠正。總完二得修身一事一。而齊治均平。都起二於此一。○李見羅曰。挈二出修身一爲レ本。齊レ家不レ作二家想一。治レ國不レ作二國想一。平二天下一不レ作二天下想一。自然意念不レ分。漸近二本地一。○又曰。此學未二嘗不一レ貴レ虛。未二嘗不一レ致レ知。未二嘗不一レ格レ物。只以二修身一爲レ本。一切皆爲二實功一。○袁了凡曰。儀二刑天下一。須レ要下有二實踐工夫一。一一體二之于身一。乃可上レ作レ則。不レ然即格致誠正皆虛見也。○黃貞父曰。修身爲レ本一語。結證最妙。心意知爲二內身一。家國天下爲二外身一。耳目肢體爲二內身一。一眞寂然爲レ眞。身修則無二內外眞假之可一レ言。體受歸全。端然不レ壞。親疎物我。一體同條。故曰レ本也。○張浩陽曰。人能修二治此身一。則外邊所レ行的。人都相從。裏邊所レ存的。人都相信。只爲二他根本上。潔淨端正。事事可レ行。人人可レ服。故曰。壹是以レ修レ身爲レ本。

後素按。陳氏及小註諸說。解二修身爲レ本之義一也。其說各有レ理。可レ謂三善盡二其爲レ本之旨一矣。

王子優入聖域。亦全用力於此矣。今詳解之。夫身心意知物。其條理則本有五。而只是一物。書所謂惟一是矣。惟一者何。身心意知物。渾然復乎一性。而無彼此之分裂。是謂一也。格致誠正修。其工夫則有五。而只是一事。書所謂惟精是矣。惟精者何。格致誠正修。融然歸乎一功。而無始終之虧缺。是謂精也。故身心意知物。渾然復乎一性者。在於盡格致誠正修之實工。而無一缺者焉。如有一缺。則粗而非精云者。粗而非精。則不能復乎一之體也。如中人已下。則身與心相離而乖。故心不能宰身。而身決不從心之令。於是意念所發。大抵僞而誠少。故眞知掩匿於情意之邪障。而不少概見。故物黨於意。而流乎不善。所謂不誠無物。然則原來一物之身心意知物。乃裂爲五物。而不相爲用。究竟陷乎異類而不恥者。滔々是矣。聖人悲焉憂焉。故又揭示格致誠正修之工夫。而欲令其復乎惟一之體。以盡爲人之道也。其仁之與萬物爲一躰可見矣。後之賢人君子不孚之。故雖修身。而有不由正心誠意者焉。目由正心誠意者以釋老。是吾邦倡古學。徂徠仁齋二子之類是也。雖誠意正心以修身。而有不由致知格物者焉。目致知格物者以異學。是彼土襲宋學諸公皆是也。已不由誠意正心以修身者。粗功而非合內外之道也。此奚足責。彼由誠意正心以修身如諸公者。非無致知格物之工也。擴充知識。窮格物理。則猶外求。而非虞廷惟精之功。其成功也。雖束身心意如歸乎一。而良知隱而不顯。故行習中猶有不著不察之暗。而特賢乎日用而不知之百姓而已。至如意所在之物。茫乎全不管。

後素按。王子此說。通釋格致誠正修逆推工夫與順推功効也。虞廷精一之功。於是乎十分明白易曉。嘉惠於後學實厚矣。至於齊治平。不一語及之何也。王子之意。實致知格物。則明德自明矣。齊治平皆在其中。學者誠心講究躰貼致知格物之聖功。則始悟其不言之深矣。然恐在初學不能驟得其義。故小註載東廓龍谿二子之說。就中東廓子之說尤明備矣。讀之可知孔門一貫之道矣。且龍谿子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天然之格式。如與師說微有異。然其又謂物事也。格物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則與師說異而同。與王心齋格物格物有本末之物之說。同而異。因推究之。則龍谿亦似有後慮於格物之說。而更作事有本末。工有終始看。然不如讀如字。雖讀如字。物事與格物之物。乃分而不混。何須爲其後慮。而其不善讀者之惑之也。不可勝算。若善讀之者。則當下更了之。愚既論于物有本末節。與此上節之中。宜參看。格爲天然之格式。此亦與師說異而同。格其不正以歸正。則猶天然格式之謂。而況其餘格字義。都皆守師說以不失。則此雖辭異而義即同。又奚足疑哉。

又按。王子所謂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躰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即諸儒所未發之言。而其爲聖功斷無疑矣。

而好レ之之意猶爲レ未レ誠也。良知所レ知之惡。雖ニ誠欲ト惡レ之矣。苟不下即ニ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
有中以去上之。則是物有レ未レ格。而惡レ之之意猶爲レ未レ誠也。今焉於ニ其良知所レ知之善者一。即ニ其意
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爲レ之。無レ有ニ乎不一レ盡。於ニ其良知所レ知之惡者一。即ニ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去
レ之。無レ有ニ乎不一レ盡。然後物無レ不レ格。而吾良知之所レ知者。無レ有ニ虧缺障蔽一。而得三以極ニ其至一。
夫然後吾心快然無ニ復餘憾一。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レ發者始無ニ自欺一。而可三以謂ニ之誠一矣。故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レ有ニ先後次序之
可一レ言。而其躰之惟一。實無ニ先後次序之可一レ分。其條理工夫。雖レ無ニ先後次序之可一レ分。而其用之
惟精。固有下纖毫不レ可ニ得而缺一焉者上。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下以闡ニ堯舜之正傳一。而爲中孔氏之心印上
也。鄒東廓曰。或曰。致知格物將レ無レ闕與。曰。好惡之明覺謂ニ之知一。好惡之所レ在謂ニ之物一。故爲レ善去レ惡之物格。則知レ善知レ惡
之知致。而好レ善惡レ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修身。其將二事乎。曰。有レ所ニ忿懥好樂一。好
惡之滯ニ於中一也。親愛賤惡而辟。好惡之偏ニ於外一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レ盡也。故無レ所レ滯ニ於中一。則廓然太公。大本立矣。無
レ所レ偏ニ於外一。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修。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
必有ニ所レ接之人一。是人也。非ニ父母妻孥一。則鄰里鄉黨也。非ニ隣里鄉黨一。則四海九州之衆也。好惡行ニ於家庭一而無レ辟。是謂ニ修レ身
以齊一レ家。行ニ於鄉黨一而無レ辟。是謂ニ修レ身以治一レ國。行ニ於四海九州一而無レ辟。是謂三修レ身以平ニ天下一。故修レ己以安ニ百姓一。即是
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ニ有レ位者之事一乎。曰。大學之教。所四以教ニ天下之爲ニ君子一也。故曰。自ニ天子一以至ニ於庶人一。壹是皆
以レ修レ身爲レ本。未三嘗分ニ有位無位一也。絜矩之道。所三以平ニ天下一也。而其目曰。所レ惡ニ於上一。毋ニ以使一レ下。所レ惡ニ於下一。毋ニ以
事一レ上。夫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レ之。特有ニ廣狹衆寡之分耳。○王龍谿曰。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ニ之物一。物即物有ニ本
末一之物。不レ誠則無レ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レ謂天則也。致レ知在レ格レ物者。正感正應。順ニ其天則之自然一。而我無レ容レ心焉。
是之謂ニ格物一。故曰。格ニ其心之物一也。格ニ其意之物一也。格ニ其知之物一也。合ニ內外一之道也。此自末。而歸ニ之于本一。終而始也。
蓋視聽之物格。則知ニ視聽一之知至。而欲ニ視聽一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ニ言動一之知至。而欲ニ言動一之意始誠。意誠則有ニ以
復ニ其本躰一。心可ニ得而正一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ニ于禮一。身可ニ得而修一矣。士庶人以ニ一家一爲ニ感應一。則謂ニ之家齊一。鄉太夫諸侯以ニ
一國一爲ニ感應一。則謂ニ之國治一。天子以ニ天下一爲ニ感應一。則謂ニ之天下平一。是之謂レ明ニ明德于天下一。是之謂レ盡レ性。此自レ本而推ニ至于
末一。始而終也。

其善惡之分一。亦將三眞妄錯雜。雖レ欲レ誠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誠一矣。故欲レ誠二其意一矣者。必在二於致下知焉。致至也。如レ云二喪致レ哀之致一。易言至レ知至レ之。知レ至者知也。至レ之者致也。致レ知云者。非レ若下後儒所レ謂充二廣其知識一之謂上也。致二吾心之良知一焉耳。良知孟子所レ謂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者也。是非之心不レ待レ慮而知。不レ待レ學而能。是故謂二之良知一。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下不二自知一者上。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レ之。是皆無レ所レ與二於他人一者也。故雖下小人之爲二不善一既已無レ所レ不レ至。然其見二君子一。則必厭然揜二其不善一。而著二其善一者。是亦可三以見二其良知之有一。不レ容二於自昧一者也。今欲下別二善惡一以誠中其意上。惟在二其良知之所レ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二其爲レ善矣。使下其不レ能三誠有二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レ善爲レ惡。而自昧二其知レ善之良知一矣。意念之所レ發。吾之良知既知三其爲二不善一矣。使下其不レ能三誠有二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レ惡爲レ善。而自昧二其知レ惡之良知一。若レ是則雖レ曰レ知レ之。猶レ不レ知也。意其可二得而誠一乎。今於二良知所レ知之善惡者一。無レ不三誠好而誠惡一レ之。則不三自欺二其良知一。而意可レ誠也已。然欲レ致二其良知一。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實有二其事一矣。故致レ知必在二於格物。物事也。凡意之所レ發必有二其事一。意所レ在之事謂二之物一。格者正也。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之謂也。正二其不正一者。去レ惡之謂也。歸二於正一者。爲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レ格。書云。格二于上下一。格二于文祖一。格二其非心一。格物之格。實兼二其義一也。良知所レ知之善。雖二誠欲好レ之矣。苟不下即二其意之所レ在之物一。而實有中以爲之。則是物有レ未レ格。

レ歸。正是參差不レ平處。故謂。而后云者。非三了レ此即能二得レ彼。乃了レ此方可レ到レ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レ密二於此一。正須三逐節需次。俟二其功夫一。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要非二終隔遠而難一レ企者上矣。愚謂。物眞格便知亦至。知至便意誠。心正。身修。措二之家國天下一。則齊治平各奏レ效矣。舜不幸而遇二父母之頑嚚一。又不幸而遇二四凶之狂悖一。文王亦不幸而遇二紂之無道一。故似二家不レ齊。國不レ治。天下不レ平。然其不齊中既整齊了。不治中既理治了。不平中均平了。非二明眼者一。孰能見レ之。而如二葛氏之說一。爲二頓悟者之藥石一也。然又勿レ泥二其說一而可矣。

王子曰。或問。古之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以至三於先修二其身一。以二吾子明德親民之說一通レ之。亦既可二得而知一。敢問。欲レ修二其身一。以至二於致レ知在レ格レ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レ力歟。曰。此正詳言二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一。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工夫所レ用之條理。雖二亦各有二其所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レ用之工夫。雖三亦皆有二其名一。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レ身。心之形軆。運用之謂也。何謂レ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レ修レ身。爲レ善而去レ惡之謂也。吾身自爲レ善而去レ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二爲レ善而去一レ惡。然後其形軆運用者。始能爲レ善而去レ惡也。故欲レ修二其身一者。必在三於先正二其心一也。然心之本軆則性也。性無二不善一。則心之本軆本無二不正一也。何從而用二其正レ之之功一乎。蓋心之本軆本無二不正一。自二其意念發動一而後有二不正一。故欲レ正二其心一者。必就二其意念之發一而正レ心。凡發二一念一而善也。好レ之眞如レ好二好色一。發二一念一而惡也。惡レ之眞如レ惡二惡臭一。則意無二不誠一。而心可レ正矣。然意之所レ發。有レ善有レ惡。不レ有三以明二

物格知至。則身既修了。所レ謂明二明德一者也。身既修了。則家齊國治天下平。所レ謂親レ民也。明德親民一以貫レ之。其謂二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一。以レ此也歟。若以二物格知至而已一云々。則非二聖門實用之學一。而恐流二乎異端一矣。朱子曰。若必俟二知至一而後可レ行。則夫事レ親從レ兄。承レ上接レ下。乃人生之所レ不レ能二一日無一者。豈可レ謂下吾知未レ至而暫輟。以俟二其至一而行上哉。此似レ補二其先知後行之說之誤一。然不レ敎下人致二眞知一上用中功夫上。直以二其意識情識之發見一忽行レ之。則雖三自以謂二知行並進一。恐非二聖門之知行並進一矣。而要却庶二幾乎阿レ世者一。此不レ可レ不レ辨。

又按。葛屺瞻曰。物格完二了即能知至一。獨此句可三說得無二漸次一。若二知至意誠以下一。則事各不レ同。正須三逐處還二他下落一。纔見二造詣實際一。如二見地透悟的一。虛忘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尙二解脫一。得二虛景一而忽二實修一者。世多有レ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レ淨。總爲二意不一レ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二無心一忽起二一念一。多有二不レ及レ覺者一。如二程伯子吟風弄月後一。尙後見レ獵有二喜心一。豈即隨レ意正乎。心正固大槩身修。然身子憑レ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レ覺二容易一。及二正心後一着二不レ得念一。細微錯悟或反不レ免。孔子從レ心不レ踰レ矩。至二七十一始能。蓋難レ言レ之矣。至二修身後一。亦間有二家不レ齊者一。大聖如レ舜。尙有二頑嚚一。可レ見家人亦須二逐レ漸感化一。雲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有二國不レ治者一。又如下舜當二烝々不レ格レ姦。後至二其攝レ政。四凶猶煩中天誅上。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二天下未レ平者一。文王化行二南國一。止二於三分有レ二。則那一分未

後素按。王子此一說。上半截猶帶說上節格物致知誠意之工夫。而下半截乃說此節物格知至意誠之功效。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功效。固亦在其中。小註郭洙源衍王子之說來。而明暢而不涉支離。七箇而后字。與然後不同。然後則有等級。而后則無等級。故從郭說看之則可。必不可以辭害意。後儒有以之爲等級者。此不免以辭害意。非拘泥文義之僻。則必黨同伐異之私也。季彭山之說。論致知之功貫誠正等之餘功。而歸重致知。陳明水則重在一格物。而非到無物。則謂意誠乎。俱不可廢。黃郭共論致至二字之不同。其說精矣。愚謂。致至二字前後相換。又猶親新二字前後相換。眞有致知之功夫。而後自逢知即至之妙。眞有親民之工夫。而後獲惟命新之報。聖賢下一字。精義入神如此。決不容以尋常文士成章綴句之例看之。愚每々語之有所感悟。啞子喫苦瓜。不可向他人告。

又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特爲修身而設耳。縱雖自以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而身未修。則必徒工而非實功矣。故觀身之修。而後可信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之實功焉。人己共皆然。如此則而后字非等級。益分曉。若强作等級。則物格之候。知未至。意未誠。心未正。何况望身之修乎。而聖學有此理哉。王子以前。理學之蔽。大抵牽制文義。而不爲世用。一皆如此類。是以爲智者笑。遂以儒者爲世外之贅物。宜矣。

又按。高忠憲曰。物格知致。實見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主一工夫自妙矣。愚謂。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焉。來者信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一。同一而自然之勢也。然而至二明生歲成利生一。則要不レ得レ不レ歸二之功效一也。於二大學此一節一亦然。

王子曰。意欲二溫凊一。意欲二奉養一者。所レ謂意也。而未レ可レ謂二之誠意一。必實行二其溫凊奉養之意一。務求二自慊一。而無二自欺一。然後謂二之誠意一。知三如何而爲二溫凊之節一。知三如何而爲二奉養之宜一者。所レ謂知也。而未レ可レ謂二之致一レ知。必致下其知三如何爲二溫凊之節一者之知上。而實以レ之溫凊。致下其知三如何爲二奉養之宜一者之知上。而實以レ之奉養。然後謂二之致一レ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レ謂物也。而未レ可レ謂二之格物一。必其於二溫凊之事一也。一如下其良知之所レ知レ當三如何爲二溫凊之節一者上而爲レ之。無二一毫之不一レ盡。於二奉養之事一也。一如下其良知之所レ知レ當三如何爲二奉養之宜一者上而爲レ之。無二一毫之不一レ盡。然後謂二之格物一。溫凊之物格。然後知二溫凊一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二奉養一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下其知二溫凊一之良知上。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下其知二奉養一之良知上。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々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レ此。郭洙源曰。大概說三古人明二明德一。只在二堅要處一作二工夫一。非下今日做二一件一。明日又做中一件上也。須レ知下數個先字。即上文知レ所二先後一先字上。知レ所レ先而實用二其功一。則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レ之矣。非レ謂三逐レ節別有二工夫一也。故將二物格而後知至一。覆說一下。只是每句要下把二而後字一。見中出必先意上。蓋從二平天下一尋起。尋二個起頭處一。是致知格物。故曰レ先。到二物格知至地位一。後面功夫一了百當。故曰レ後。〇季彭山曰。致知固在二誠正之先一。然必至二誠正修齊治平一。而後知之所レ致者。乃爲二眞知一。是乃大學之能事。只完二得一箇致知一。非レ可二易言一也。〇陳明水曰。夫知之所三以不二レ致者。物未レ格耳。物雖二意之所一レ在。然不レ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二一物一矣。夫然後本躰擴然。與二天地一同躰。則意無レ不レ誠矣。〇黃詢饒曰。不レ曰二知致一。而曰二知至一者。物格即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二致知工夫一。〇郭洙源曰。致知致字。是下二工夫一字眼。致レ之即至矣。故下文即換二個至字一。

私。人少慕父母。赤子之心也。良知也。慕少艾。慕妻子。慕君時。少時慕父母之良知蔽
矣。故能格去慕少艾妻子慕君之私。而格父母之良知有不致者乎。聖門問答如克己敬恕
之類。皆是去私。皆是下學之首務。使必須格天下之物。何夫子略無一談及此也。故嘗以二
說較之。譬之種木然。如補傳所云。是移花接木。割裂裝綴。屑螻千枝萬葉。而幸其木
氣之或貫通以不死也。然根本上未嘗着力。恐無不死之理。如今辨者所云。則不必枝葉上
用功。却在根本處剔其嚙蠹。防其觸伐。灌漑靈根。保護眞氣。而他日之暢茂。不期而然
矣。求木之盛者。根本上着力。枝葉上着不得力。舊說格致是倒做。今之辨格物者。是順
做。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饒雙峯曰。上一節逆推工夫。後一節順推功效。歐陽南野曰。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修身而本之格物。其用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修。其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躰無二。若泥名執言。則無由得其實矣。

後素按。饒氏及小註歐陽氏之說。解上一節與此一節之大旨也。而逆推工夫。順推功効。不可易之說。而或者有以功效爲非之論。愚以爲不然。上云致知。下云知至。其字語展轉之間。不能無工夫功效之別。然不是先計功效而下工夫。與易所謂日往則月來。月往

也。

後素按。右一說。論五扞二去外物一之說未二切實一。與四格物所三以爲二誠意之工夫一也。如レ此看破。則六經四子之道理括二乎格物致知一。而全歸二于心一字一。學問何等易簡。即是萬物皆備レ我之大學問也。儒者以二姚江一爲レ禪。斥鷃焉得レ知二鵬鯤之境一哉。

沈覺齋曰。致知格物。是一齊了手。無二復先後內外可一レ分。觀二經文在字一。可レ見二大學到頭實下レ手處一。故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知即眞知。即是天命之性。明覺之躰也。而物則感應之用也。天下無二性外之理一。豈有二性外之物一乎。物即事也。是天下國家之實事也。由二良知感應一而始有。格者正也。物得二其理一之謂レ正。格物是致知。日可レ見之行。隨レ在致二眞知一。周二乎物一。而不レ過二天然之則一者也。

徐巖泉曰。格致舊說斷然不レ足。如二補傳云々一。全是取二諸外一以益レ內。且云。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而天下之物莫レ不レ有レ理。似三心是心。理是理。分作二兩箇一。又云。在レ物爲レ理。却是義外也。若即二凡天下之物一而泛然格レ之。於二吾身心一何益。將不二疲レ精竭一レ思。着レ物想念。不レ謂二之逐一レ物乎。不レ謂二之玩レ物喪一レ志乎。若果補傳爲レ是。則子貢多學而識。正是下レ手處。何爲夫子不二以爲一レ然。而告レ之以二一貫一耶。樊遲問二農圃一。子路問二生死鬼神一。子貢方レ人。皆窮格事也。而何夫子皆不レ許レ之耶。怪力亂神亦格物中一理。而夫子不レ語何也。故昔之補傳。恐レ涉二于口耳聞見屑較之學一也。而今之辨者。謂下格二去其私一。却從二大本大原上一用上功也。學莫レ急二於去一レ私。眞知若蔽二於所一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童子亦自然爲二格物一之義上。因考。爲二其師父一者。眞切敎誨以養レ之。自二童穉之時一。使三其格物如二王子之敎一。則所レ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豈翅古之人。於レ今亦可レ見三聖賢之出二于世一焉。嗚呼惜哉。

王子答二湛甘泉一書曰。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二如レ此節々分疏一。亦覺二說話太多一。且語意務爲二簡古一。比二之本文一。反是深晦。讀者愈難二尋求一。此中不レ無三亦有二心病一。莫レ若下明二白淺三易其詞一。畧指二路徑一。使二人自思得下之。更覺中意味深長上也。

後素按。此一說。針下砭湛氏分二疏格物一之病上也。然非レ謂下以二修齊治平一非中格物上也。其意謂。但從二字々句々上一分疏說下。則道理反晦矣。不レ如三簡古使二人々易下悟レ之也。而簡古者何耶。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體。有レ善有レ惡者。意之動。知レ善知レ惡者。心之良知。去レ惡爲レ善。是格物。何等簡古。而明白淺易。學人於レ是着實加レ工。則爲レ賢爲レ聖。眞大學問也。

王子答二王天宇一書畧曰。如レ此說。却是扞二去外物一爲二一事一。致知又爲二一事一。扞二去外物一之說。亦未三嘗爲二甚害一。然止捍二禦於其外一。則亦未レ有下拔二去病根一之意上。非二所レ謂克レ己求レ仁之功一矣。區々格物之說。亦不レ如レ此。大學之所レ謂誠意。即中庸之所レ謂誠身也。大學之所レ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レ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明善而爲二誠身之功一也。非下明善之外別有中所レ謂誠レ身之功上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二所レ謂誠意之功一乎。書之所レ謂精一。語之所レ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レ謂尊二德性一而道二問學一。皆若レ此而已。是乃學問用レ功之要。所レ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

倚一。枉中人是非上。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レ不二實學一。若離二了事物一爲レ學。却是着レ空。

施忠愍曰。讀レ此方知二簿書訟獄。亦是證レ聖詣レ賢之所一。貪暴非僻之念。又何從生。做レ官而直到レ使二民無一レ訟。便是成レ己成レ物田地。又安往而非レ學哉。

後素按。右一說、論二官吏之格物一。而可レ見三王門之格物非二死套一矣。且愚未二致仕一以前。簿書訟獄繁難。因服下膺王子此敎二一屬官一之言上。以務行レ之。心自慊。故知下聖人之道。雖二獄卒市吏一。亦學レ之以得中用レ力處上。獄卒市吏盍レ學レ之耶。

王子曰。九川臥二病虔州一。病物亦難レ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施忠愍曰。此便是活人高手。

後素按。右一說。論二病中之格物一。而如二其說一。而後信三無レ時無二處不一レ學。充レ之。則殺レ身戈レ仁之禍患。亦只是快活。不レ然縱忠死。可レ謂二之仁一哉。

王子曰。門人有レ言。邵端峯論二童子不一レ能二格物一。只敎以二灑掃應對之說一。對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レ此。便敎二去灑掃應對一。就是致二他這一點良知一了。又如三童子知レ畏二先生長者一。此亦是良知處。故雖二嬉戲中一。見二了先生長者一。便去二作レ揖恭敬一。是他能格物以致下敬二師長一之良知上了。童子自有二童子的格物致知一。

又曰。我這裏言二格物一。自二童子一以至二聖人一。皆是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是更熟二得些子一。不レ消レ費レ力。如レ此格物。雖二賣柴人一亦是做得。雖三公卿大夫以至二天子一。皆是如レ此做。

施忠愍曰。愚以。人之學問。只恐二終身不一レ能レ如二童子之格物一。如四先生說三童子見下長者上便去二作レ揖恭敬一。何等眞誠。人能常存二此心一而充レ之。便是至誠。故孟子曰。不レ失二其赤子之心一。今之學者爐假失レ眞。只患レ有レ愧二於赤子一。

要皆歸ニ於念慮之微一而已矣。如不レ歸ニ於念慮之微一。則文字事爲講論。果何物。亦外物耳。泛々蕩々。如レ求ニ亡子於道路一然。豈非ニ無根本學問一邪。而況即ニ凡天下之物一云。則不下逐ニ外物一而遺中心理上者幾希矣。故學人雖下求ニ之於文字之中一。驗ニ之於事爲之著一。索中之於講論之際上。必皆察ニ之於念慮之微一。則物格而知至。學不レ知レ要。則落ニ於支離一。流ニ於口耳一。而望ニ聖賢之域一。不ニ亦難一乎。且雖レ歸ニ重乎格物一。而格物不レ能レ離ニ良知一。若離ニ良知一以格レ物。則所レ謂妄也。豈云ニ格物一哉。

王子曰。吾敎レ人。致ニ良知一在ニ格物上一用レ功。却是有ニ根本的一學問。學問日長ニ進一日一。愈久愈覺ニ精明一。世儒敎レ人。事々物々上去ニ尋討一。却是無ニ根本一的學問。方ニ其壯時一。雖ニ暫能外面修飾一。不レ見レ有レ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ニ放倒一。譬如ニ無レ根之樹移ニ栽水邊一。雖ニ暫時鮮好一。終久要ニ憔悴一。

後素按。右一說。論ニ彼此格物之當否一。而爲ニ覇學者一下ニ一針一。

王子曰。有ニ一屬官一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レ得レ爲レ學。對曰。我何嘗敎下爾離ニ了簿書訟獄一。懸空去シテ講レ學。爾既有ニ官司之事一。便從ニ官司的事上一爲レ學。纔是眞格物。如レ問ニ一詞訟一。不レ可下因ニ其應對無狀一起中箇怒心上。不レ可下因ニ佗言語圓轉一生中箇喜心上。不レ可下惡ニ其囑託一加レ意治シテ之。不レ可下因ニ其請求一屈レ意從シテ之。不レ可下因ニ自己事務煩冗一隨レ意苟且斷シテ之。不レ可下因ニ傍人譖毀羅織一隨ニ意思一處シテ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ニ精細省察克治一。惟恐下此心有ニ一毫偏

王子曰。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二頭腦一。如三所レ謂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此一句不レ該地與下求二之文字之中一。驗二之於事爲之著一。索中之於講論之際上。混作二一例一看天。是無二輕重一也。

許敬庵曰。程叔子云。格物亦非二一端一。如下或讀レ書講二明道義一。或論二古今人物一。或應二接事物一而處中其當否上皆是。朱子云。或考二之墳典之著一。或察二之念慮之微一。或求二之文字之中一。或索二之講論之際一。二先生所レ謂在二學者一誠有レ之。但當二心不レ正時。意不レ誠時一。且欲二講明深索一。急難レ應レ手。惟察二之念慮之微一二語。始爲二對症之藥一。程子亦云。格物莫レ若下察二之於身一。其得レ之尤切上。吾從二其是一而已矣。○顧端文曰。朱子釋二格物一。總而約レ之以二四言一曰。或考二之事爲之著一。或察二之念慮之微一。或求二之文字之中一。或索二之講論之際一。蓋謂內外精粗。無レ非二是物一。人之入レ門各々不レ同。須二如レ此方收得盡一耳。陽明特揭二良知一。可レ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二依傍一矣。今考二年譜一。則謂其謫二龍場一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二靜一一。久レ之胸中灑々。念二聖人處レ此更有二何道一。忽中夜大悟二格物致知之說一。寤寐中若レ有二人語レ之者一。不レ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念慮一入上也。及レ經二宸濠之變一。語二門人一曰。近來信二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一。往年尙疑レ未レ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レ不二具足一。他日又曰。當時尙有三微動二於氣一。所在說今處レ之更不レ同。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事爲一入上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二默記五經之言一證レ之。莫レ不二胞合一。因著二五經臆說一。且致知二字。揭レ自二大學一。良知二字。揭レ自二孟子一。陽明皆就レ中提出耳。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文字一入上也。余昔聞二季彭山言一。山陰有二黃舉子一。讀レ書不レ求二章句一。成宏間。儒者守二成見一。莫二之信一。唯陽明與レ之善。又聞陽明遇二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一見投契。嘗爲下別二甘泉一序上。自言少不レ知レ學。已出二入於老釋一。久レ之乃沿二周程之說一而求焉。岌々仆而復興。晚得レ交二甘泉一。而後志益堅。毅然若レ不レ可レ遏。至二於門人徐曰仁陸元靜輩一。始亦不レ無二抵悟一。已而各竭レ所レ疑。反覆辨析。而後歸二於一一。由レ此觀レ之。此所二商求印證一。得二之友朋之助發一者。當レ不レ少矣。是亦未下嘗不中從二講論一入上者。故夫陽明之所レ謂知。即朱子之所レ謂物。朱子之所二以格一レ物者。即陽明之所二以致一レ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二何同異一。可二以忘一レ言矣。

後素按。右二說論二朱子或問格物九條之無一レ要。而王子之意則謂。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即是頭腦也已。許敬菴亦引二程子之說一。以レ察二之於身一爲レ是矣。察二於身一者。察二於心一也。察二於心一者。亦察二於念慮之微一也。如二顧端文之說一。乃謂。王子之德業。雖三獨往無二依傍一。而其所レ得。非三獨察二之於念慮之微一。又求二之於文字一。驗二之於事爲一。索二之於講論一。故王子之致知。即朱子之格物。而兩家無二異同一。誠是矣。誠是矣。然以レ愚觀レ之。則曰察。曰求。曰驗。曰索。則何者察レ之。求レ之。驗レ之。索レ之。非二良知一而誰爲レ之。故雖下求二之於文字一。驗二之於事爲一。索中之於講論上。

乎王子之後一。爲レ其所二陶冶一。追二補朱子格物之誤一。然令二其徒言一レ之。則必曰。朱子之敎固如レ此。非二敢追補一也。然而文章有二主客一。舍二主説一用二客説一。未二之有一也。如有下用二客説一而舍中主説上。則於二其主説一也。必有レ誤者也。朱子之解二格物一。大學之本註者主説也。其餘語錄之類皆客説也。晚村諸子不三專用二朱子之本註一。而或以二或問程子九條之説一爲レ備。或搜二索之于朱子文章贈答浩瀚之中一以爲レ是。或牽二引中庸擇レ善等之言一以爲二其事一。則豈非下用二客説一而舍中主説上邪。用二客説一而舍二主説一。則皆各心知下其本註格物之説。有上レ礙二于聖人精一之訓一。故不レ得レ不二換レ彼以下此字之過一也。夫君子過也。如二日月之食一焉。過也人皆見レ之。更也人皆仰レ之。雖二朱子一不レ能レ免レ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晚村諸子之所レ爲所レ言。皆文二朱子之過一者也。豈非下以二小人一待中朱子上邪。欲レ尊レ之而反卑レ之也。要晚村諸子之天資學術不二公明正大一故也。嗟乎。使三晚村諸子生二乎王子前一。則必襲二嘉定已後朱學之弊一。而泛濫無レ要也。又安有下引二客説一追二補格物一之發明上哉。只其有二發明一。以二王子之出一也。愚故嘗又曰。王子闡二明格物致知之旨一。朱子之心反暴二于天下萬世一以レ此也。而朱子之窮理。如二施忠慜所一レ云。則與二王子之格物一無レ有レ二也。學人虛心求二之于理一。則兩家之説既瞭然。

王子曰。凡某之所レ謂格物。其於二朱子九條之説一。皆包二羅統三括於其中一。但爲レ之有レ要。作用不レ同。正所レ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二於此一。不レ可レ不レ辨。

程子之說九條一。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レ所レ不レ備。陽明自謂。曾用二朱子說一。格二亭前竹子一。七日致レ病。此是陽明謬爲二此說一。以非レ聖誣レ賢耳。朱子答二陳齋中一書云。爲二格物之學一。不下窮二天理一。明二人倫一。講二聖言一。通中世故上。乃兀然存二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一。是何學問。如レ此而望レ有レ所レ得。是炊レ砂而欲レ成レ飯也。然則陽明格レ竹。正朱子之所二斥摘一者。何反以二不狂一爲レ狂乎。〇李榕村曰。伯安以レ格二竹子一爲二格物一。原非二朱子本意一。今人講二格物一便如レ此說。反爲二姚江一所レ笑。只以二擇レ善明レ善知レ性等一觀レ之。便自了然。天下之理皆是吾性。所レ謂擇レ善者。如二申生之孝一。可レ謂レ非レ善乎。但不レ能二中庸一。不レ可レ謂二至善一。於二善之中一。擇二其尤善者一。即中庸也。故又云。擇二乎中庸一。擇レ善而後能明レ善。見二得此理一。內外無レ間。天地萬物與レ我同一。仁義禮知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レ善知レ性。佛氏亦知下于二本躰上一求上。但某所レ謂性者。乃靈明知覺。而非レ理也。善乎先儒之說曰。佛所レ謂性。吾儒所レ謂心。佛所レ謂心。吾儒所レ謂意。蓋彼所レ謂性指二知覺一。所レ謂心指二動處一耳。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王子自嘗格二竹子一之誤。與中他日發二明格物一之義上。愚謂。朱子補傳明明云。必使下學者即二凡天下之物一。莫レ不中因二其已知之理一。而益窮レ之。以求上レ至二乎其極一。是乃朱門末學之弊。遺レ心而求二物理一。支離決裂之所二由起一。何可二掩護一哉。即許魯齋曰。宋文章近レ理者多。然得二實理一者亦少。世所レ謂愈近レ理大亂レ眞。宋文章多有レ之。讀者眞須レ着二眼目一。此雖レ未レ確二指朱門之文章一。然亦在二其中一矣。吳草盧則直曰。程氏四傳而至レ朱。文義之精密。又孟子以來所レ未レ有者。其學徒往々滯二於此一而溺二其心一。夫既以二世儒記誦詞章一爲二俗學一矣。而其爲レ學亦未レ離二乎言語文字之末一。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レ有二救レ之者一。薛文清亦曰。自二朱子沒一。而道之所レ寄。不レ越二言語文辭之間一。能因二文辭一而得二朱子之心學一者。許魯齋一人而已。胡敬齋亦曰。程朱發二明道理一如レ此明白。開二示爲レ學工夫一如レ此眞切。今人又做差了。道與喪不レ係二於天一乎。朱子沒後之弊乃如レ此。愚故嘗曰。雖二王子之高明一。初猶一意尊二信即レ物窮レ理之說一。而以至下格二竹子一之拙上。況在二宋元明之學者一。支々離々。焉得レ看二破即レ物窮レ理之無レ要。而微有レ隔二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學一哉。既而王子悟二格物之非一。使三人醒二數年之眠一。晚村諸子幸出二

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々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施忠愍曰。大學下手處。止在格物之功。豈能舍學問思辨篤行。空々作玄解頓悟之觀。人不會其意。徒見與朱子即物窮理之說微有異同。便謂先生致良知之說。格物二字可抹殺。豈定論哉。

後素按。右一說。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工夫之次第。以歸重乎格物。學者悟之以下手。則雖塗人得入聖學矣。

王子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功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其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々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施忠愍曰。朱子解格物曰。在即物而窮其理。又曰。欲其極處無不到。其所謂物理者。原是性命身心之理。非泛濫無窮之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指理之極至而言。即是至善。原是直說。非橫說也。後之學者均失朱子本意。便落支離。○呂晩村曰。格物之義。或問集

兄宜弟便是格物。吾心發一念老老長長。即老老長長便是格物。吾心發一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即好之惡之便是格物。而所以然者良知也。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格物致知一而二。二而一。不可離者矣。而自誠意至平天下。亦只是致知格物之事爾。故大學無別釋致知格物以是也。又奚足疑。

王子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又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鼻口四肢。是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口與四脂。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於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々落々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々落々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文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良知非二知覺之知一。而知二意之惡一者。謂中之良知上也。舉二輕傲二字一。其餘病例レ之。讀者內自訟。以知二其病一。而除却掃盡。則近二乎道一矣。

王子曰。我輩致レ知。只是各隨二分限所一レ及。今日良知。見在如レ此。只隨二今日所一レ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二開悟一。便從二明日所一レ知擴充到底。如レ此方是精一工夫。與レ人論レ學。亦須レ隨二人分限所一レ及。如下樹有二這些萌芽一。只把二這些水一去二灌漑一。萌芽再長。便又加レ水。自二拱把一以至二合抱一。灌漑之功。皆是隨中其分限所上レ及。若些小萌芽。有二一桶水在一。盡要二傾上一便浸二壞他一了。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良知亦不レ可二躐レ等助長一。且須中勿レ忘之工夫上也。而學者亦必有二助長之病一。故半途而摧破者不レ少矣。

王子曰。格物如下孟子大人格二君心之非一格上。是去二其心之不正一。以全二其本躰之正一。但意念所レ在。即要下去二其不正一以全中其正上。卽無レ時無レ處不レ是存二天理一。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二明德一。（徐日仁曰。心猶レ鏡也。聖人心如二明鏡一。常人心如二昏鏡一。近世格物之說。如下以レ鏡照上レ物。照上用レ功。不レ知二鏡尚昏在一。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レ磨レ鏡。而使二之明一。磨上用レ功明了後亦未三嘗廢二照。）

後素按。此一說。論二格物之全體一也。而云下以全二其正一。存二天理一即是窮理上。其窮理非レ如下世儒之窮二物理一之謂上。然非レ謂下以二格物一爲中窮理上。讀者莫二以レ辭害一レ意而可也。

王子曰。心外無レ物。如下吾心發二一念一孝上レ親。即孝レ親便是格物也。（施忠愍曰。人看二物字一是死的。先生看二物字一是活的。）

後素按。此一說。論二格物之活用一也。且以二此說一例レ之。則吾心發二一念一賢レ賢親レ親。即賢レ賢親レ親便是格物。吾心發二一念一宜二家人一。即宜二家人一便是格物。吾心發二一念一宜レ兄宜レ弟。即宜

之說一。而未ニ必信一レ之。故與ニ實用レ功者一說レ之。則甚有レ益也。崇一問。先生致知之旨。發ニ盡精蘊一。看來這裏再去不レ得。王子曰。何言之易也。再用レ功半年看ニ如何一。又用レ功一年看ニ如何一。功夫愈久愈覺レ不レ同。此難ニ口說一。

後素按。右一說。論人眞用下致ニ良知一之工夫上。則有地無窮之味天也。然後世用レ功半年若一年者。又無レ有。是可レ慨。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レ時格物以致ニ其知一。則知是一節之知。非ニ全體之知一也。何以到ニ得溥博如レ天淵泉如レ淵地位一。王子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レ所レ不レ該。原是一箇天。只爲ニ私欲一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ニ窮盡一。原是一箇淵。只爲ニ私欲一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々致ニ良知一。將ニ此障礙窒塞一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レ天以示レ之曰。比如ニ面前見一レ天。是昭々之天。四外見レ天。也只是昭々之天。只爲ニ許多房子牆壁一遮蔽。便不レ見ニ天之全體一。若撤ニ去房子牆壁一。總是一箇天矣。不レ可レ道ニ眼前天是昭々之天。外面又不ニ是昭々之天一也。于レ此便見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上。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雖ニ一節之知一亦固全體之知上也。常人之致レ知。致ニ此知一也。致ニ此知一積レ久。則亦當レ露ニ全體之知一矣。

王子曰。只緣ニ輕傲二字一累倒。但知ニ得輕傲一處。便是良知。致ニ此良知一。除ニ却輕傲一。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ニ曾悟到一。故其說卒入ニ於支離一。

王子曰。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即所レ謂良知也。孰無二是良知一乎。但不レ能レ致レ之耳。易謂。知レ至至レ之。知レ至者知也。至レ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二以一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レ有二下落一。若二致字工夫一。全不二曾道著一矣。此知行之所二以二一也。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後儒暗二知字一。尤暗二致字一之義上也。

王子問二九川一。於二致知之說一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レ不レ同。往時操持。常不レ得二箇恰好處一。此乃恰好處。先生曰。可レ知二是體來與レ聽レ講不上レ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レ有二滋味一。只這箇要妙。再體二到深處一日見レ不レ同。是無二窮盡一的。又曰。致知二字。眞是千古聖傳之秘。見二到這裏一。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レ惑。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致知之說體切與二徒聽一之不上レ同。而學人不二體貼一。只言二良知之妙用一。則非二善學者一。乃獲二罪於王門一。在二當時一盱江海門之末學是矣。而況於二後世之學者一。不レ可レ忽也。如能致レ知。則亦當レ窺二得聖賢之域一矣。

九川問。伊川說二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一。門人已說二是泄二天機一。先生致知之說。莫下亦泄二天機一太甚上否。王子曰。聖人已指以示レ人。只爲二後人掩匿一。我發明耳。何故說レ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二打緊一一般。然與下不レ用二實功一人上說。亦甚輕忽。可レ惜彼此無レ益。與下實用レ功而不レ得二其要一者上提二撕之一。甚沛然得レ力。

後素按。右一說。論下聖人以二良知一示レ人久矣。而王子特闡明上焉。而不二實用レ功者。雖レ聽二良知

近來儒者以爲從無聲無臭中覰破此物。而知其欛柄在我。是默識仁躰之意。又謂。與天下通爲一躰。而無有間隔。乃吾儒開物成務之學。余往在山中。因惡外物之累。亦主格去物欲說。反覆深思。乃知格物二字一義包涵不盡。人心之知。觸物而形物。察則無往非格。學問之功。未嘗離物。而亦不容逐物。格字之訓。爲至。爲通。爲感。爲扞格。爲格斷。其義俱存。學者會之言詮之外。而格致之學當豁然矣。此等之說。雖如網羅諸家。而非實踐眞修者之事。學人若得精一之旨。不紛々而論定于方寸內矣。

又按。致知格物之說載于此。而綱領亦既詳錄矣。故彼此參看。則必當得有用力處矣。然至於格致之精微。吾輩體貼出實難矣。是故不厭重復。又採王子語及之者。以敘列如左。

王子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々。是他本躰。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王子曰。知是心之本躰。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眞知。不假外求善。眞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碍。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眞知更無障碍。得以充塞流行。是致其知。知到則意誠。

後素按。右二說。要論致知之與格物離不得之義也。

來。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二程訓至。朱子章句同。涑水訓扞格之格。學記扞格。格胡客反。註。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姚江訓正。羅氏因東萊解天壽平格之格。謂此格字正是通徹無間之意。車氏從玉篇廣韻。謂格是比方思量之謂。毛氏奇齡大學問同。雖格字有數義。而不出于此。來善物來惡物之說。朴而無味。通徹無間之意。濶大而初學無下手處。比方思量之說。大簡而無工夫。皆無資於精一之工。故涑水扞格。程朱窮格。王子格正。只此三義。乃爲後世之聚訟。朱子駁溫公扞禦外物曰。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王子又駁朱子之即物窮理曰。是求孝之理於親。求忠之理於君也。而格正意所在之物之說起來。又羅整菴呂晚村陸稼書諸子。排擊王子格物之說。專于內攻。而不知虞廷精一之功在此也。然以格物爲扞格物欲。則其辭似易解。而或入于朱子之所駁矣。以格物爲窮至物理。則其工亦似易務。而陷王子之所詰。如以格物正意所在之物之說。則非師承。則必難乎得其竅矣。故魏貞菴曰。聖學既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無歸之說。自非心々相印。豈能直接絕學。信夫斯言也。貞菴朱學而語之也。公而正。爲後學慮之深矣。遠矣。故致知之功。在格物上用之。則不爲世笑。然格物之精微如此。自非立希賢希聖之志者。孰學之哉。而李衷一則都收之以爲工。其說曰。格物之說。程朱主於窮至物理。或問言窮理之事。亦非一端。司馬温公訓作扞禦物欲。王陽明謂、格其不正以歸乎正。王心齋謂。格其物有本末之物。

レ古以レ物訓レ事之義。則未三嘗有二解レ之者一。然知レ天則其義明矣。大極圖說不レ言耶。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レ男。坤道成レ女。二氣交感生二万物一。萬物生々。變化無レ窮焉。由レ是觀レ之。則凡天地間有形之物。皆生二乎無形太虛中一。而太虛者一點靈知而已矣。其靈知無爲之爲。所レ謂上天之載也。(朱子訓レ載以爲レ事。)萬物皆出二乎其事一。而人最靈矣。而有形之後。人但貴レ目而不レ知レ原。故皆以爲三有レ物而後有二事。而不レ知三有レ事而後有二物也。聖人則知三物之出二乎事一。故自レ古以二物字一訓レ事。非レ無レ謂。推二極本原一而言也。此非三愚穿鑿附會之言一。孟子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亦只是此事也。人無欲。便天在二於心一。而心即天也。萬事皆流二出乎此一。故備二於我一云。可レ見三上天之事貫二穿有形之物一。故中庸曰。語レ大天下莫二能載一。語レ小天下無二能破一。故人心中之事。便是人心中之理。而人心中之理具。而此事出。此事出。則此行見焉。無下一有二義襲一者上。皆從二心上一活潑來。無下一有二人爲一者上。皆上天之事也。故格二正其事一。而不レ黨二於意之惡一。則乃能輔二相裁三成於事物一。而事物即賴二其事一。各得二其理一。而不レ失二其所一矣。嗚呼。以レ物訓レ事。其義大如レ此。學人深味レ之。則大有レ得焉。豈言語文字之所レ及哉。

又按。格物聚訟紛々。然以レ物訓レ事之義。既載二于前一。如二格字一。又錄二諸家之說一。以備二于存疑一。胡彥昇曰。格字舊訓五。一訓レ至。(釋詁)一訓レ來。(釋言)一訓レ陞。(釋註)一訓レ正。(方言說文)一訓二量度一。(蒼頡篇。見二選註一。)經史註與二舊訓一別者五。一是感格之格。(商頌昭假遲々。假與レ格同。鮮于氏侁曰。假感格也。)一是格鬪之格。(史記殷本記。紂手格二猛獸一。)一訓二舊法一。(緇衣言有レ物而行有レ格也。註格二舊法一也。)一訓二拘執一。(後漢鍾離意傳。解レ衣就レ格。註。格拘執也。)一註二標準一。(傅燮傳。朝廷重二其方格一。註。格猶二標準一也。)大學格物之格。鄭訓

一心上之工。尤簡易直截。爲聖爲賢之大路也。若又遺心而窮格物理。則雖如一路。實茫々然無頭緒。而決裂矣。到皓首頽齡。無一得者。豈非可嘆哉。陳明水曰。先師所以悟入聖域。實得於大學之書。而有功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略而未言。直待心齋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眞心爲一件。格致誠正修爲一工。故作聖者有實地可據。而又別立說以爲敎。苟非門戶之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觀明水此說。則實親炙之言。而王門之格物。豈可謂一蹴而臻焉哉。其工實勝於朱子格物之勞。雖其工實勝於朱子格物之勞。然有要在。中人上下有志者。由之以格物。則必得復乎天理矣。王心齋聰明。而導人之志切乎其工夫矣。故只語良知。而不語格物之工。間語格物。則只指物有本末之物。以爲格物之物。所謂格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力之地也。審如此。則大學之格物。亦一日二日講究而了之。豈有是理哉。心齋非不知之。以王子格物害乎導愚夫婦故也。不知其不語王子之格物。而其弊蜂起于將來。至乎東林諸公之起救之。遂令世諱王子之致良知。豈謂心齋無罪哉。豈謂心齋無罪哉。

又按。物訓事之義。朱子亦嘗曰。獨言物兼事在其中。而章句又曰。物猶事也。胡朏明曰。格物二字。僅見於大學。而傳中絕不道。他書亦未之見。秦漢以來訓詁又缺。遂令千年聚訟。至今未定。然康成註禮記之格物曰。物猶事也。則物之訓事無可疑者。愚謂。所以自

至善一也。功到レ此。故知無二意識情識之攪和一。而眞矣。意無二私利邪僞之駁雜一。而誠矣。內則心亦既正了。外則身亦既終了。此即格二其意之物一眞功驗也。念菴自謂。雖三以爲二致眞知於事々物々一。然人有二習心一。不レ知不レ覺。意識情識加二其間一。却爲二眞知之祟一。是故非レ主レ靜歸レ寂。不レ能レ認二眞眞知一。是眞工之獨苦レ心者也。故於二石蓮洞中一靜坐三年。僅格二其知之物一耳。其所二以格一之法。是情識歟。意識歟。聞見之知覺歟。靈光之照燭歟。討二之其獨一。訟二諸其微一。以正二其事一。而歸二乎正一。遂窺二得眞知之眞面目一也。功到レ此。故知無二意識情識之攪和一。而眞矣。意無二私利邪僞之駁雜一。而誠矣。心亦不レ得レ不レ正。身亦不レ得レ不レ修。此即格二其知之物一眞功驗也。格物雖レ如レ有レ三。各自下所二覺悟一處上誠下レ功。而復二乎天理一。以無二人欲之私一。則其成功一也。愚故謂。以二此格物一爲二主靜愼獨之工一也。正二物之心一。誠二物之意一。致二物之知一。雖二一物一實十百千万。而無二窮盡一也。若外レ物以正レ心誠レ意致レ知。則正二空心一也。誠二空意一也。致二空知一也。此乃離二事物一老佛之學。而非二吾聖人之教一矣。吾聖人之教。重在二格物一。上天之事貫二穿吾人之身心一。而就二意動一以發。事々物々賴レ之以得二裁成輔相一。則心意知串二其事一而在焉。可レ見矣。雖二主靜愼獨之君子一。已發之時。非二漫然一向不一レ管。猶恐其貫レ事之心微有レ不レ正乎。意亦有レ不レ誠乎。知亦有レ不レ致乎。萬一有二不レ致者一。則勉致レ之。有二不レ誠者一。則勉誠レ之。有二不レ正者一。則勉正レ之。是乃克己復禮已發上之實功。而上乘猶兼二修中下一。況中下者。修身之工夫。不レ可レ不レ如レ此詳密精純一也。覇學之徒。看二王子格物之說一。却以爲二多端而支離一。不レ知下雖レ加二多端一。而只

終無可通之日也。愚謂。物雖有三。而實一而已矣。雖一而分之則何啻三。至十百千万。且事雖意之用。原是上天之載之貫穿乎吾身心而在者也。畢竟就意動乃見。故曰意之用。夫王子之說。眞是精一之實工。而用實工者。則决無疑且惑矣。不用實工。以文字而已。則疑恠駁論如羅氏者。天下滔滔皆是也。故愚請詳解之。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便是主靜愼獨之工也。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便是克己復禮之工也。彼則在未發用工。而此則在已發用工。合內外。一軆用。融顯微之功夫。所謂文理密察而無滲漏也。故聶雙江劉念臺羅念菴諸公。皆各用功於此。以奏成功者也。雙江自格其心之物上做來。以遂得執中矣。念臺自格意之物上做來。以遂得止至善矣。念菴自格其知之物上做來。以遂得眞知矣。雙江自謂。雖只即發見以格物致知誠意。然若有受病於心之軆未發中。則必有時而發。或經十數年而發。如明道觀獵喜心復生之類。故多方求靜。乃見未發以前之心。以格正其隱伏之物。而遂得執中也。功到此。故知無意識情識之攪和。而眞矣。意無私利邪僞之駁雜。而誠矣。身固既修了。此即格其心之物眞功驗也。念臺自謂。雖致知以格意所在之物。世儒所謂意也者。則非幾而以爲善惡之形。待善惡之形而正其事。則不勝其艱難雜糅。而勞力費精。要歸乎無益矣。雖然直就心軆上下手。則茫乎無所着處。故愼獨知以察乎幾。則以善惡未形故。無艱難雜糅之相犯。而大省勞力費精之徒工。而正其事有要矣。是故愼獨之工夫十分入微徹底。遂得止

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理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後素按。右二說。共解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本末終始。而又前說論格字義。與朱子窮至物理之非。後說又於論格物也。尤詳且精矣。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誠意者。誠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之言。乃實發先儒之所未發也。宜哉羅整菴疑怪之。再以書辨曰。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一而已矣。就三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功。

字也。通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格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有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幷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端實始於此。

王子答羅整菴書曰。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

レ可則可。當ニ不可一則不可。其曰レ無者。言ニ其不ト存ニ乎心一也。夫當レ可則可。當ニ不可一則不可。何者知ニ其可一而可レ之。又知ニ其不可一而不ニ可之一。非ニ良知一而何。如心有ニ可不可一。便良知不レ明。焉能權ニ衡之一。然則此亦無レ善無レ惡之謂也。中庸之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至矣。此亦解ニ心體即天。而無レ善無レ惡之義一也。學者當下知ニ王子之言不上レ詭ニ于聖人一。而勿レ眩ニ黨レ同伐レ異者之妖言一矣。

又按。心躰虛靈而已矣。惡固無。雖レ善不レ可レ有。如先有レ善而塞焉。則神明終不レ能レ爲レ用也。宰我禮樂之念。常在ニ於心一。此乃善而非レ惡也。然欲レ短ニ父母之喪一。則於ニ不レ安事一忍以安焉。而不レ自知ニ不仁之罪斥ニ於聖師一也。其塞ニ於善一之害即如レ此。況惡乎。王子曰。無レ善無レ惡心之躰。以レ此之故也。非ニ拘迂者之所ニ能知一也。而曉々訕ニ議之一。何也。

王子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レ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之良知。應レ感而動者。謂ニ之意一。知非ニ意之體一乎。意之所レ用必有レ物。物即事也。如ニ意用ト事レ親。即事レ親爲ニ一物一。意用ニ於治ト民。即治レ民爲ニ一物一。意用ニ於讀ト書。即讀レ書爲ニ一物一。意用ニ於聽ト訟。即聽レ訟爲ニ一物一。凡意之所レ用無レ有ニ無レ物者一。有レ意即有ニ是物一。無ニ是意一即無ニ是物一矣。物非ニ意之用一乎。格字之義。未レ可下專以ニ至字一盡上レ之也。如下其大臣格ニ君心之非一之類上。是則一皆正ニ其不正一以歸ニ於正一之義。而不レ可下以ニ至字一爲上レ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地其不下以ニ正字一爲上レ訓。而必以ニ至字一爲天レ義乎。如下以ニ至字一爲レ義者上。必曰レ窮ニ至事物之理一。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レ功之要。全在ニ一窮

良知一。三格物。不レ出二此三項一。何者以下無レ善無レ惡。與二孟子性善一有レ異。良知格物。與二朱子致知格物一有中牴牾上故也。而良知格物之辨。既詳載二于綱領一。無レ善無レ惡之說。則今又錄二諸家之說一。以載二于前一。然人心謂。於レ經無レ徵。故依二箕子孔子之言一以辨。箕子曰。無レ偏無レ陂。遵二王之義一。無レ有レ作レ好。遵二王之道一。無レ有レ作レ惡。遵二王之路一。無レ偏無レ黨。王道蕩々。無レ黨無レ偏。王道平々。無レ反無レ側。王道正直。會二其有極一。歸二其有極一。心無二作レ好作テ惡時之氣象。王子所レ謂明瑩無滯的。遵二王之路一者。公二是非一之謂也。王子所レ謂良知也、歸二有極一。王子所レ謂此心純二於天理之極一也。或問二王子一曰。心無レ善無レ惡乎。對曰。無レ善無レ惡者理之常。有レ善有レ惡者氣之動。不レ動二於氣一。則無レ善無レ惡。是至善。曰。佛氏亦無レ善無レ惡。何以異。曰。佛氏著二在無レ善無レ惡上一。便一切都不レ管。殺不レ可三以治二天下一。聖人無レ善無レ惡。只無レ有レ作レ好。無レ有レ作レ惡。不レ動二於氣一。然遵二王之道一。會二其有極一。便自一循二天理一。便有二箇裁成補相一。以レ是觀レ之。則無レ善無レ惡者。無レ有レ作レ好。無レ有レ作レ惡之謂。而直指レ性爲二至善一。則與二孟子性善一何異同之有。孔子曰。君子之於二天下一也。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朱註。適專主。莫不レ肯也。謂聖人心如二明鏡一。不二專主テ作レ好。又不二肯作テ惡也。此非二亦無レ善無テ惡乎。而義之與比云。則義何。良知也。天理也。猶疑二王子一乎。孔子曰。我則異二於是一。無レ可無二不可一。此語與二無レ適無テ莫異辭而同旨。聖賢說レ理。安有二字々而比。句々而同一哉。要明二其道一而已矣。而南軒張氏解二此章一曰。無レ可者。不二以レ可爲テ主也。無二不可一者。不下以二不可一爲上主也。夫子之心當

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躰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善。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端。宗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看保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涵養未發。勿過執着而已。○彭南昀曰。自文成無善無惡者心之躰語出。而詬者以其入於佛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顯與性善之義有礙。文成之意謂。心之體是理之靜。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善惡之可名乎。傳習錄云。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又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以治天下。聖人只是無有作好作惡。循乎理。不動乎氣。謂之不作者。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其於至善宗旨契盡無餘矣。灼見善惡之幾。曰有善有惡意之動。其喫緊爲人處。曰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欲人切實體驗宗旨。固無滲漏也。○徐松岑曰。良心二字。解作善心。便不是。良心只是本心。本心中原無惡。故着一善字不得。如白本無色。亦着一色不得。

後素按。王子四言敎。簡易明白。無可誹議。只龍谿子四無之説起以還。世儒併罪無善無惡是心之躰之言。是何可罪哉。實不可加之格言也。夫心之躰天也。天者太虛也。太虛無善之可名。何得有惡。然有陰陽之後。太虛中既有淑慝善惡。而奚可咎太虛。心躰固如此。其善惡者。陰陽之變。而意之動。上根以下不可謂無。然直指本躰。則與天一。故雖常人有無善無惡之太虛。雖有無善無惡之太虛。而陰陽之身惡得免於善惡之互消滅。故王子曰。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躰工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敎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説破。由是觀之。則四無之説。向上根以下不可説。斷無疑矣。今小註所載之諸説。於無善無惡之義。乃無餘蘊矣。而猶有疑者。則不知心躰是天者也。豈足置喙其間哉。

又按。後儒服王子之事功文章。而至學問之一事。妄加誹議。一無善無惡。是心之躰。二致

皆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怵惕惻隱是謂レ善矣。然未レ見二孺子一之前。皆知下講求之功預有二此善一以爲中之則上耶。抑虛靈觸二發其機一。自不レ容レ已耶。赤子將レ入レ井。自三聖人與二塗人一。並而觀レ之。其所レ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レ能レ加。而塗人未二嘗減一也。但塗人擬二議於乍見之後一。已涬二入於納レ交要レ譽之私一矣。然則塗人之學二聖人一也。果憂二怵惕惻隱之不一レ足耶。抑去二其蔽一以還二乍見之初心一也。虛靈之蔽。不二但邪思惡念一。雖二至善之念一。先橫二於中一。積而不レ化。已落二將迎意必之私一。而非二時止時行之用一矣。故先師曰。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體。是對下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三先有二乎善一者上立レ言也。因レ時設レ法。不レ得レ已之辭焉耳。○陳明水曰。人之根器不レ同。教法亦原有二此兩種一。上根之人。悟二得無レ善無レ惡心體一。便從二無處一立二根基一。意與二知物一皆從レ無生。無意之意。是爲二誠意一。無知之知。是爲二致知一。無物之物。是爲二格物一。即本體是工夫。只從二無處一一了百當。易簡直截。更無二剩欠一。頓悟之學也。下根之人。未三曾悟二得心體一。未レ免下在二有レ善有レ惡上一立中根基上。心與二知物一一切皆從レ有生。未レ免二隨レ處對治一。須下用二爲レ善去レ惡之工夫一。使中之漸又入悟。從レ有以歸二於無一。以求レ復二本體一。及二其成功一一也。上根之人絕少。此等悟處。顏子明道所レ不二敢言一。先師亦未三嘗輕以語一レ人。只緣三吾人凡心未一レ了。不レ妨三時々用二漸修工夫一。不レ如レ此。不レ足二以超レ凡入一レ聖。所レ謂上乘兼修二中下一也。其接二引人一。亦須レ量二人根器一。有二此二法一。不レ使下從二心體上一悟入上。則上根無二從而接一。不レ使下從二意念上一修省上。則下根無二從而接一。成レ已成レ物。原非二兩事一。此聖門教法也。○楊晉菴曰。王陽明先生云。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二性善說一闢レ之。余乃遺二玉池書一曰。某往亦有二是疑一。近乃會二得無レ善無レ惡之說一。蓋指二心體一而言。非レ謂二性中一無一レ所レ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レ起。固無二所レ謂惡一。亦何有二所レ謂善一哉。夫子曰。吾有レ知乎哉。無レ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二善惡一。譬如下鑒本至明。而未レ臨二於照一。有中何妍媸上。故其原文曰。無レ善無レ惡者心之體。非レ言二性之體一也。今謂下其說與二告子一同上。將レ無三錯二會其旨一歟。○又曰。善字有二二義一。本性之善。乃爲二至善一。如二眼之明。鑑之明一。明即善也。無二一善一。而萬善之所二從出一也。此外有二意之感動而爲レ善者一。如下發二善念一行二善事一之類上。此善有レ感則生。無レ感則無。無乃適得二至善之本體一。若有二一善一。則爲二一善一所レ障。而失二其湛空之體一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レ障一也。文成所レ云。無レ善無レ惡者。正指二感動之善一而言。然不レ言二性之體一。而言二心之體一者。性主二其靜一。心主二其感一。故心可レ言二有無一。而性不レ可レ言二有無一也。令レ曰下出入無レ時。莫レ知二其鄉一。性之謂與上。則說不レ去矣。○孫鍾元曰。問。陽明無レ善無レ惡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二至善一。其所レ謂無レ善無レ惡者。無二善之可一レ言。亦猶二之乎至善一也。非二告子之所レ謂無一レ善也。○陳幾亭曰。致良知之宗。其言本二于不慮一。其旨本二於誨繇一。非下直以二不慮一爲レ良。以二不慮一而有中別爲上レ良至矣。莫レ可レ訾矣。貽レ訾。獨在二無レ善無一レ惡。然先生實有レ所レ見而云。蓋曰。善本無レ善也。猶三元公曰二大極本無極一也。欲二人不一レ倚レ善也。豈顧令レ不レ爲レ善也。○又曰。先生口談二無善一。身則無二須臾不一レ爲レ善。夫惟孳々爲レ善。庶可三以談二無善一矣。○周海門曰。維レ世範レ俗。以二爲レ善去一レ惡爲二隄防一。而盡レ性知レ天。必無レ善無レ惡爲二究竟一。無レ善無レ惡。即爲レ善去レ惡而無レ跡。而爲レ善去レ惡。悟二無レ善無一レ惡。而始眞教本相通不二相悖一。語可二相濟一。難二相非一。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二無レ善無一レ惡爲レ非。然者見爲レ無レ善。豈慮レ入二於惡一乎。不レ知二善且無一。而惡更從レ何容。無レ病不レ須レ疑レ病。見爲レ無レ惡。豈疑レ少二却善一乎。不レ知三惡既無而善不二必再立一。頭上難二以安一レ頭。故一物難レ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レ立者。妙密之言。是爲二厥中一。是爲二一貫一。是爲二至誠一。是爲二至善一。聖學如レ是而已。經傳中言レ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下於發二心性一處上。善率不二與レ惡對一。如下中心安レ仁之仁。不二與レ忍對一。主靜立極之靜。不中與レ動對上。大學善上加二一至字一。尤自可レ見下蕩々難レ名爲二至治一。無二得而稱一爲中至德上。他若二至仁至禮等一。皆因レ不レ可二名言擬議一。而以レ至名レ之。至善之善。亦猶レ是耳。夫惟善不レ可二名言擬議一。未レ易二識認一。故必明レ善乃可レ誠レ身。若使二對待之善一。有二何難一レ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レ容レ說。纔說レ性時。便已不二是性一也。凡人說レ性。只是說二繼レ之者善一也。孟子言二人性善一是也。悟レ此益可レ通二於經傳之旨一矣。○湯潛菴曰。或問。孟子言二性善一。陽明言二無レ善無レ惡心之體一。

然不レ始ニ乎此一。先齊ニ其家一。雖レ齊レ家。亦明ニ孝弟之良知一。以明ニ示一家之臣僕一。皆感化薰陶。而不失ニ孝弟之心一。便是親民之事也。然欲レ齊レ家。則不レ可レ不レ修レ身。修レ身之本在ニ誠意一。誠意之工在ニ格致一。故其工夫之說。具ニ乎下條王子之說一。故此二節不レ拘ニ析講之例一。一以ニ王子格致之說一爲レ主。而王子之說不レ可ニ分離一。如泥ニ析講一以分ニ離之一。則意既不レ通。命亦將レ絕。甚叛ニ於王子之旨一。然學者即ニ其言一以善觀レ之。則身心意知物。格致誠正修之條理功夫。燦然即明ニ乎析講一。只恐ニ學者有ニ實心體貼之所ヒ不レ及也而已矣。

王子四言敎曰。無レ善無レ惡。是心之躰。有レ善有レ惡。是意之動。知レ善知レ惡。是良知。爲レ善去レ惡。是格物。丁亥九月。陽明先生起復征ニ思田一。將レ命レ行時。錢德洪與ニ王汝中一論レ學。德洪擧ニ先生教言一曰。無レ善無レ惡。是心之躰。有レ善有レ惡。是意之動。知レ善知レ惡。是良知。爲レ善去レ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

此恐未ニ是究竟話頭一。若說ニ心躰無レ善無ヒ惡。意亦是無レ善無レ惡的意、知亦是無レ善無レ惡的知。物亦無レ善無レ惡的物矣。若說ニ意有ニ善惡一。畢竟心躰還有ニ善惡在一。德洪曰。心躰是天命之性。原是無レ善無レ惡的。但人有ニ習心一。意念上見レ有ニ善惡在一。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ニ那性躰一功夫。若原無ニ善惡一。功夫亦不レ消レ說矣。是夕侍ニ於天泉橋一。各擧請レ正。陽明先生曰。我今將レ行。正要ニ爾們來講ニ破此意一。二君之見。正好ニ相資爲ヒ用。不レ可ニ各執ニ一邊一。我這裏接レ人原有ニ二種一。利根之人直從ニ本源上一悟入。人心本躰。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ニ本躰一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レ免下有ニ習心在一。本躰受ヒ蔽。故且教下在ニ意念上ニ實落爲レ善去レ惡上。功夫熟然後渣滓去得盡時。本躰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ニ利根人一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ニ其次一立レ法的。二君取爲レ用。則中人上下皆可レ引ニ入於道一。若各執ニ一邊一。眼前便有レ失レ人。便於ニ道體一各有レ未レ盡。既而曰。已後與ニ明友一講レ學。功不レ可レ失ニ了我的宗旨一。無レ善無レ惡是心之躰。有レ善有レ惡是意之動。知レ善知レ惡的是良知。爲レ善去レ惡是格物。只依ニ我話頭一隨レ人指點。自沒ニ病痛一。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レ遇。本躰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レ不ニ敢承當一。豈可ニ輕易望ヒ人。人有ニ習心一。不レ教下他在ニ良知上ニ實用中爲レ善去レ惡功夫上。只去ニ懸空想ニ箇本躰一。一切事爲俱不レ著レ實。不レ過ニ養ニ成一箇虛寂一。此箇病痛不ニ是小々一。不レ可レ不ニ早說破一。是日德洪汝中俱有レ省。○錢緒山曰。人之心躰一也。指名曰レ善可也。曰ニ至善無ヒ惡亦可也。曰ニ無レ善無レ惡亦可也。曰レ善。曰ニ至善一。人皆信而無レ疑矣。又爲ニ無レ善無レ惡之說一者何也。至善之躰。惡固非ニ其所ヒ有。善亦不ニ得而有一也。至善之躰虛靈也。猶ニ目之明。耳之聽一也。虛靈之躰。不レ可ニ先有ニ乎善一。猶地明之不レ可ニ先有ニ乎色一。聽之不天レ可下先有中乎聲上也。目無ニ一色一。故能盡ニ万物之色一。耳無ニ一聲一。故能盡ニ万物之聲一。心無ニ一善一。故能盡ニ天下萬事之善一。今之論ニ至善一者。乃索ニ之於事々物々之中一。先求ニ其所レ謂定理者一。以爲ニ應レ事宰レ物之則一。是虛靈之內先有ニ乎善一也。虛靈之內先有ニ乎善一。是耳未レ聽而先有ニ乎聲一。目未レ視而先有ニ乎色一也。塞ニ其聰明之用一。而窒ニ其虛靈之躰一。非ニ至善之謂一。今人乍見ニ孺子入ヒ井。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姚承庵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是擧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

湯海若曰。古之二字。分明是揭說大學之本原。把他來做箇知所先後的模範。意思分明是擧古人爲法。以申明本末終始之意。

王龍谿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

湛甘泉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凡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志願。是乾道。

柯實明曰。古人學問不求之民。求之己。只可云吾欲明吾明德於天下耳。正見這箇明德已與天下共有明。

徐儆弦曰。明明德於天下。喩如燈明。一燈之明止一處。一燈傳千萬燈。則在處皆明矣。

後素按。右諸說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湛氏所謂凡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愚謂此欲人欲之反。而天欲也。因考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三代以上多聖賢在位。明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之眞知。以明示天下。令天下之諸侯萬民皆感化薰陶。而其好惡亦得正焉。便是親民之事也。然不始乎此。先治其國。雖治國。亦明好民之所好。所民之所惡之眞知。以明示一國。令國之公卿大夫士庶人皆感化薰陶。而其好惡亦得正焉。便是親民之事也。

超入直達之道一焉。而不レ知下其亦盡二格致誠正修之功一以明二明德一。盡二齊治平之功一以親レ民。而止二於至善一。而明中明德於天下上也。復聞下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即是賢人以二工夫一返二本躰一之學上。則又必疑二別有二超入直達之道一焉。而不レ知下其亦知レ止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皆自二格致誠正修之功一得來上也。雖二聖賢一若顚二倒本末終始一。乃以二本始一爲レ後。以二末終一爲レ後。則近二大學之道一矣。是故下節擧下古聖賢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之次第上。令三其知二用レ力之地一也。生安學知困勉。雖レ有二學之難易。工夫之淺深一。及二其成功一也一矣。吾輩不レ可レ不三困而勉焉一也。

又按。陸稼書以三呂晩村駁二王門之四言敎一。爲レ功三聖門一。而又曰。以二工夫一言レ之則無二兩種一。以二道理一言レ之則有二高下一矣。異端於二工夫一偏欲レ分二兩種一。于二道理一却不レ分二高下一。此說非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二父兄在一。如レ之何其聞斯行レ之。冉求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レ之。子路雖レ聞以レ不レ行爲二工夫一。冉求以二聞便行一爲二工夫一。聖門之工夫。明々有二兩種一。而全屬二之于異端一而可耶。程子曰。聖人之道更無二精粗一。從二洒掃應對一與二精義入神一。貫通只一理。聖門之道理。明々不レ有二高下一。而亦全屬二之于異端一而可耶。是以吾主下王龍谿先生之說分二三等一之工夫上。而大學有二實落下レ手處一。而呂陸二子以レ明二朱學一。不レ顧二理之是非一。强辨剛辭。以レ攻二擊王子一爲レ勉。固陋者爲レ之所レ惑。而於二大人君子一。則皆慨嘆而已矣。

古之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先治二其國一。欲レ治二其國一者。先齊二其家一。欲レ齊二其家一者。

王龍谿曰。此是用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躰。學者之事也。本躰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工夫之條件。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亦發前人未發之說。而不可易矣。愚謂自昔解大學者。將在明明德以至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事渾爲一人看。而龍谿子乃作聖賢與困勉者三人看。彼爲一人看。則似止至善了之聖。而降又有知先後一段之工焉。此非登高自卑。而乃有降高趨卑之勢。非顚倒不倫之甚者乎。是故解者不得不枉費許多註釋。而玩其註釋。豈免聖賢而猶有一悟一夢。一悟一昏之不定哉。吁。有此理乎。如龍谿子之說。則止至善之聖。向者既知止了。故知止之事。在其止至善中矣。知止之賢。向者既知所先後了。故知所先後之事。在其知止中矣。雖上乘兼修中下。然至覺悟之義。即一覺而無復夢。一悟而無復昏。故有止至善之大覺。而更復求知止之覺。有知止之大悟。而更復求知所先後之悟之理。斷々乎無之。居可知矣。只困勉者。隨其分以致真知。則必真知所先後。真知所先後。則果又真知修身爲本。知修身爲本。是乃既亦至乎知止之地也。知止而得。則亦既止於至善矣者也。此所謂登高必自卑之謂。而與士希賢々希聖之旨不異。如此則大順而無顚倒。平易而無妨礙。易簡直截。不費許多之言語。而其理自明白。愚故深信其說。以遂終始于此。

又按。困勉者聞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即是聖人即本躰爲工夫之學。則必疑別有

曰。先後字。要二認得圓融一。不下是做レ完二前一件一方做中後一件上。假若身爲二帝王一。有二親民之責一。豈可レ親下先完二明德一。方去上親レ民。則德未二盡明一。都置二親民于不理一乎。蓋只是並進之中。有二緩急之別一耳。

季彭山曰。道即大學之道。近則不レ離二本躰一之謂也。

後素按。右三說解下知與二先後一與レ近レ道之義上也。小註或人並進中。有二緩急之理一。吳氏所レ謂在二言外一想像乃得二機活一之事。而甚有二活動一。如レ此下二工夫。則庶二幾乎有用之學一矣。愚謂知レ所二先後一之知。亦非二淺々聞見之知識一。乃眞知也。如徒知レ所二先後一。則孰不二敢知一之。雖二尋常學士一皆能知レ之。然眞知レ之者鮮矣。以二管子之才一。猶不レ能三眞知二本末終始一。故不レ本二於誠意修身一。而其所レ厚者薄。而却有二治國平天下之事一。後世謂二之何一。曾西艴然不レ悅。只以三其顚倒本末終始一故也。管子在二平生一。豈不丁亦知丙國與二天下一之事皆本乙於身甲。然臨二立レ功之機一。則舍二家與レ身。而從下事國與二天下一之事上。是乃與二聖人之作處一不レ同。眞知レ之鮮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況不レ及二管子一者。焉得レ知レ之。然而實立レ志。則雖二中人已下一眞知見焉。眞知見則豈難レ知レ之。故聖學只以レ立レ志爲レ始。而眞知レ所二先後一。則必知レ用二功乎修身一。知レ用二功乎修身一。則又必不レ得レ不レ用二功乎誠意一。知レ本知至。皆謂レ此也。故知レ所二先後一。豈徒然哉。

季彭山曰。本末一貫。終始相因。本而及レ末。則其用不レ窮。終而復始。則其機不レ息。故自レ此以下皆言下務レ本而不レ遺二其末一之意上。惟在二工夫不レ息而已。

後素按。季子說。正解二此一段之經義一也。終而復始。則其機不レ息之言。說得妙。困勉者猶不レ可レ不レ用二强而不レ息之功夫一也。

言。非指家宅地形而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故雖我與億兆之人若兩物。以我之身推視彼之身。亙知非我獨有。彼亦皆有之。以彼之身反顧我之身。則亙知非彼獨有。我亦有之。然則彼之身與我之身。我之明德與彼之明德。果一物乎。抑二物乎。默識之則彰彰。故仁者欲使彼不蔽其明德。則不可不先明我之明德而親之。故以明德爲本。以民爲末。以身心意知物爲本。以家國天下爲末。雖有本末。原一物也。如以形體而已。則萬殊。何以爲一物。然則物字非特指形躰而言。要指明德也。雖民亦指其明德也。明德者。天下之公物。宜哉彼此非二物。然有本末。故工夫有終始。是以其序亦自不可紊也。

又按。目有形躰者以物。則可也。明德及心意知物。便是道。而無形躰者也。然皆謂之物。何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如六德六行。皆心之德也。而與禮樂等併以物稱之。此其明徵也。

李見羅曰。知非徒知。便是用工夫處。知所先後。須照下兩節看。乃示人先從事於本始。而末終自可馴致。後即聽其自然把來。做後一着。湯霍林曰。知先后知字。屬行處多。比知止之知。微有不同。亦不是知所先知所後 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務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高中玄曰。六先字。六後字。所謂先後也。吳無障曰。物有本末二句。正見聖學有必不可不先者。有必不可不後者。便隱々起下先後的意志。要在言外想像。乃得機活。○或

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木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而向既以格致誠正修爲一事。而今又以事屬明親。則其大畧是之言。便可見爲其末必是之意也。而知止至能得。義既具于前說。然知止之工。既至能得。乃得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全功矣。然則特終始而已。本末亦自在其中矣。又按。王心齋曰。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末。此與王子之說不同。而此本於宋黎常臨大學發微來。成玉弦毛西河皆主其說。成氏曰。物即下格物之物。毛氏曰。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地。此皆不然。物有本末之物者。渾學身心意知物。及家國天下而言。所謂條理之總目也。格物之物。凡意之所發必有事。意所有之事謂之物。字同而義更異。故不可將其物字來指下格物之物也明矣。然則意所在之事謂之物。却與事有終始之事同乎。事有終始之事者。乃指格致誠正修。及齊治平而言。所謂工夫之條件也。與意所在之事。亦字同而義自異。故其事亦非意所在之事也明矣。要此物與事。王子所謂未嘗離却事物之事物。而都非意所在之事。雖非意所在之事。離却事物亦無有焉。其詳載於綱領與下條。自非下惟精惟一之實工者。孰神會其意哉。

又按。物有本末之物。便以修身爲本。修身之本。又以誠意爲本。誠意只是明德。明德只是良知。良知便我與人同的物。何以同的也。試看我一人之身。便宇宙億兆之身。而宇宙億兆之身。便我一人之身也。曰家曰國曰天下。是皆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身與德而

レ所レ未レ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二新民一爲二親民一。而曰二明德爲レ本。親民爲一レ末。其說亦未レ爲二不可一。但不レ當下分二本末一爲中兩物上耳。夫木之幹謂二之本一。木之梢謂二之末一。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二之本末一。若曰二兩物一。則既爲二兩物一矣。又何可三以言二本末一乎。親民之意。既與二親民一不レ同。則明德之功。自與二親民一爲レ二。若知下明二明德一以親二其民一。而親レ民以明中其明德上。則明德親民。焉可二析而爲一レ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レ知三明德親民之本爲二一事一。而認以爲二兩事一。是以雖レ知二本末之當一レ爲二一物一。而亦不レ得レ不三分爲二兩物一也。蘇紫溪曰。物有二本末一。爲二下四節張本一。言必明二明德一。而后可レ親レ民。而親レ民。總不レ外二明德一也。以二形體一謂二之物一。以二作爲一謂二之事一。事與レ物非レ二也。如二下文家國天下一物也。而齊治平即爲レ事矣。身亦物也。而格致誠正以修レ身。即爲レ事矣。物有レ本。事因レ之以有レ始。物有レ末。事因レ之以有レ終。先二本始一而后二末終一。進二乎道一矣。末言二修レ身爲一レ本。而終レ之曰レ知レ本。即知レ所二先后一之謂也。〇牛春宇曰。大學只是明德親民。而明德親民所三以止二至善一者。其功在二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本末終始蓋謂レ此耳。學レ此而后可二以加一レ彼。是爲二本末一。非二明德親民兩物一。而內外相對之謂。起二於格致一迄二於治平一。是爲二終始一。非二知レ止能得一事一。而首尾相因之謂。蓋知レ止能得。原是心學相因一齊俱妙的。何可下以二終始一言上也。〇姚承庵曰。物只是一个。事只是一件。云二本末終始一。正見二此一物也。此一事一也。但要四於レ中知三所二先后一耳。

後素按。李見羅王子皆解二本末終始之義一也。而小註蘇氏等之說。各不下與二王李之二說一異上。特行レ之耳。且李氏以二本末之物一屬二德與一レ民。德便下文身心意知物。而民便下文家國天下。以二終始之事一屬二明與一レ親。明便下文格致誠正修。而親齊治平。其以二物與一レ事分屬而說甚分曉。此說本推下擴王子所レ謂身心意知物者。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其修理所レ用之工夫。雖三亦皆有二其名一。而其實只是一事之說上來。而李氏以下知レ止能得爲二始終一之舊說上爲レ非。而王子則曰。大畧是矣。其相牴牾何也。大畧是矣云。則未二必全是一也。竊考二王子之意一。如レ曰下看三破德民之爲二一物一。便明親之爲二一事一。不レ言而其義見上矣。故又曰。先儒之說。是蓋不レ知三明德親民之本爲二一事一。而

常要レ完ニ寂然不動之体一。纔覺ニ昏隤一。即奮迅振發。不レ容ニ一毫懶散一。懶散時。須ニ以レ寂治レ之。昏隤時。須ニ以レ惺治レ之。然其惺也。單提ニ一念一。匪レ二匪レ三。惺也。而未ニ始不レ惺。大抵人生ニ世間一。只有ニ動靜二境一。動時吾不ニ隨レ他動一。以ニ吾之寂而惺者一主レ之。靜時吾不ニ隨レ他靜一。以ニ吾之寂而惺者一應レ之。動靜之境既合。人心依然一太極矣。然總是一個敬。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レ時隨レ處。無レ非ニ自己身心運用一。但常自提撕。靜以涵ニ動之本一。動以廣ニ靜之用一。自然經ニ綸萬變一。而不レ動ニ一塵一。事至如ニ漚生ニ大海一。事去如ニ影滅ニ長空一。豈以漠然如ニ二氏之溺ニ於虛無一耶。

物有ニ本末一。事有ニ終始一。知レ所ニ先後一。則近レ道矣。

王龍谿曰。用ニ工夫一以復ニ其本體一。賢人之學。悟得時知レ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ニ人信不レ及。故復說ニ下面先後次第一。以示ニ學者用レ功之序一。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說下物有ニ本末一一段。及下二段之大意上也。

李見羅曰。德與レ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ニ本末一焉。明與レ親一事也。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ニ終始一焉。物既有ニ本末一。則舍ニ其本一。而事レ末者。非也。事有ニ終始一。則緩ニ其始一。而急ニ於終一者。亦非也。若以ニ明德親民一爲ニ兩物一。是岐而言也。以ニ知レ止能得一爲ニ終始一。是不ニ復知レ有ニ明與レ親之事一也。而可乎。

王子曰。問。物有ニ本末一。先儒以ニ明德一爲レ本。新民爲レ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ニ終始一。先儒以レ止爲レ始。能得爲レ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ニ子之說一。以ニ新民一爲ニ親民一。則本末之說。亦有

即性躰也。以三其清淨不ㇾ容二一物一。故謂二之平常一。晝前之易如ㇾ此。人生而靜以上如ㇾ此。喜怒哀樂未ㇾ發如ㇾ此。乃天理之自然。須ㇾ在二人各々自躰貼出一。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强除不ㇾ得。眞躰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强除不ㇾ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躰二認本性原來本色一。還二他湛然一而已。大抵著二一毫意一不ㇾ得。著二一毫見一不ㇾ得。纔添二一念一。便失二本色一。由ㇾ靜而動。亦只平々常々湛然動去。靜時與二動時一一色。動時與二靜時一一色。所二以一色一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ㇾ動無ㇾ靜。學者不ㇾ過下借二靜坐中一。認中此無動無靜之體上云爾。靜中得ㇾ力。方是動中眞得ㇾ力。動中得ㇾ力。方是靜中眞得ㇾ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ㇾ性之道也。

書二靜坐說後一

萬曆癸丑秋。靜二坐武林弢光山中一。作二靜坐說一。越二二年一觀ㇾ之。說殆未ㇾ備也。夫靜坐之法。入ㇾ門者籍以涵養。初學籍以入ㇾ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二平常之體一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二斂身心一。以主二於一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二意存一焉。此意亦非ㇾ著ㇾ意。蓋心中無事之謂ㇾ一。著ㇾ意則非ㇾ一也。不ㇾ著ㇾ意而謂二之意一者。但從二衣冠瞻視間一。整齋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ㇾ一者。學之成ㇾ始成ㇾ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高忠憲曰。靜中觀二喜怒哀樂未發時一。湛然大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二其心一者。知二其性一也。知二其性一。則知ㇾ天。

費約齋曰。靜坐之方。須下先息ㇾ心。隨ㇾ事練習。有ㇾ暇靜坐一二時。調二和氣息一。令中此心潔々淨々上。

門靜坐之法不レ傳二于世一。不レ依レ法而漫爾靜坐。則恐亦陷二於沈空無用之偏一。故以二高忠憲費約齋復七規靜坐說一。乃附二于此一。以貽下後生英氣而好二收攝聚斂一之人上。

高忠憲復七規曰。復七者。取二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一也。凡應レ物稍疲。即當二靜定一。七日以濟レ之。所下以休二養氣躰一。精二明志意一。使中原本不上レ匱者也。先入レ室。炷レ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二醒此心一。卓然常明。志無レ所レ適。而已志無レ所レ適。精神自然凝復。不レ待二安排一。勿レ著二方所一。勿レ思二效驗一。初入レ靜者。不レ知二攝持之法一。惟躰二貼聖賢切要之言一。自有二入處一。靜至二三日一。必臻二妙境一。四五日後。尤宜三警策勿レ令二懶散一。飯後必除行百步。不レ可下多食二酒肉一。致レ滋中昏濁上。臥不レ得レ解レ衣。欲レ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二七日一。則精神充溢。諸疾不レ作矣。食レ芹而美。敢告二同志一。

龍正謹按。萬法歸レ一。一歸二何處一。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々看破。只須レ曰二原非レ有レ一。一復歸。啞然而一笑一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逕。不レ出二此類一。彼原謂。以レ妄息レ妄。但知三參レ之者爲二妄用一。不レ知三所レ參者原屬二妄設一也。終日終年參二無理之話一。眞是勞而無レ功。故程子謂。天下莫三忙如二禪客一。先生反二其意一而用レ之。使下人且于二靜中一躰中貼聖賢切要之言上。可レ謂レ開二百世之群蒙一矣。大抵釋氏立二靜坐一法一。與二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一。意思儘覺二相近一。吾儒不レ廢二其所一レ長。往々用以入レ門。程子嘆二善學一。陽明補二小學一。皆借用。先生體二貼要言一。是反用。龍正陳幾亭名

高忠憲曰。靜坐之法。不レ用二一毫安排一。只平々常々默々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レ可二容易看過一。

而雙教二門人一。概以二靜坐一。未三嘗聞二其門人成レ德者一也。王子則反不下以二靜坐一輕教中於人上。而大儒碩學往々接レ踵出。何也。愚甚惑焉。終思レ之。乃豁如。古聖人教レ人也。譬如二良醫之用一レ藥。審二其虛實寒熱燥濕輕重一。而施レ之。未下執二一方一以誤上レ人也。子路問。聞斯行レ諸。子曰。有二父兄在一。如レ之何聞斯行レ之。冉有問。聞斯行レ諸。子曰。聞斯行レ之。聞斯行レ之者是也。則不レ宜レ曰二父兄在一。有二父兄在一者是也。則不レ宜レ曰二聞斯行一レ之。何問同而答異耶。蓋應二其氣質一而施レ教也。故其病愈矣。如不レ審二其氣質一而妄施レ之。則成レ材不レ易矣。因惟。聰明而英豪者。宜下教レ之以二靜坐一消中其氣上。而知レ所レ止。則必中二其病一矣。朴實而沈潛者。亦教レ之以二靜坐一。則或流入二喜レ靜惡一レ動之空寂一。而爲二枯槁之士一矣。謝楊羅李之諸賢。後人皆稱二道學之君子一。而不レ知下壯年時。大抵有中豪邁俶儻。絕二于人一之英氣上。王子聶雙江。皆亦然矣。故於二靜中一收二其功一。陳明水。朴質而沈潛者也。朴質沈潛。則平生氣自靜。令三其爲二靜坐一。其境與二平生一不二相遠一。故不三肯爲二徹微之工夫一。則其鍛鍊亦自淺矣。故遇レ事又斷了。旋起二念頭一。故王子曰。不如下於二事上一磨鍊做二功夫一。乃有上レ益也。雙江不レ知二斯義一。以二己所一レ入。爲二一定格一。欲レ令二人亦依一レ此。故概以二靜坐一教二於其門人一。宜人材之不レ就矣。且沈潛之外。才遲鈍者。氣怯虛者。焉得レ爲二靜中之眞工夫一。爲レ師者不レ知レ之。而漫施レ教。則必誤レ人矣。王子三折レ肱良醫也。故不下以二靜坐一輕教上レ之。而於二雙江一。則嘗語二之未發之中一。令レ用二力於內一。尤切矣。雙江亦從二其教一以握レ要。則王門之教法。與二孔門之教一一矣。而後生如二雙江一者出。則亦將三靜坐而收二粗心浮氣一必矣。而程

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王門於靜坐功夫。不輕許於諸弟子。於是乎可見矣。然而。王子在龍場時。劉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々。忽中夜頓悟格物致知之旨。從此良知大開。學德益進。以之酬酢萬變。皆中節。功業赫々天地間。皆自此靜中得來也。未嘗聞其陷于二氏沈空無用之學。而聶雙江亦王門之高足也。爲時相所惡。被逮。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罪。復與學者終前說而去。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眞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後出與來學立靜坐法。疑者謂。工夫只是主靜。脫略事爲。未免有類於禪。雙江曰。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上用功。亦爲猶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蓋心躰即天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靜乃存之。此濂谿所以主靜立人極。而龜山門下。以靜坐體喜怒哀樂前氣象。爲相傳口訣。而雙江械繫講中庸。羅念庵目擊其事。大敬服治心之效。歐陽南野答雙江書曰。執事蓋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然則。王子聶雙江。亦自靜中得之。

用工夫。以復本體。賢人之學也。無可疑矣。

又按。以知止一節。不上屬止至善。而爲用工夫以復本體賢人之學。何也。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後始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於是。漸有志定云、則不倫之甚者。而工夫顚倒。聖人雖兼修中下。而生知安行。其本分也。其明明德。則知止至得之事。既統括皆在其中矣。故以此一節爲賢人之學也。精矣。

又按。知止工夫。因王子之敎。令良知常照常明。而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則視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視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者。非止而何。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飮水曲肱一也。然在始學。心粗氣浮。不能令良知常照常明者。不爲少。故程門乃有靜坐之法。靜坐非坐禪入定枯木死灰之謂也。收攝聚歛浮氣粗心。要完寂然不動之躰。以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亦皆實見天理之功。而謝顯道楊龜山。及羅豫章李延平諸先生。其撰也。涵之于靜。發之于動。皆中節。豈陷于二氏之沈空哉。然亦學靜坐。而陷于二氏之沈空者。不爲少。歷代姑置不論。既傳習錄曰。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靜處涵養。却好。

又曰。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敎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說致良知。又陳明水問。靜坐用功。頗覺此收歛。遇事

其本心一。而靡レ有二遺憾一。故曰。慮而后能得。〇錢緒山曰。此止不下由二言詮一可上入。不下由二思索一可上得。須三是自心自證一。知二得止一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二無始中一來。原是止的。雖二千思百慮一。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東躰常寂。只爲下吾人自レ有二知識一以來。便入中了功利的心。嗜好的心。知能的心。聞見的心。一切意必固我的心上。自作二知見一。自使二憧擾一。失二却至善本躰一。始不レ得レ止。今既信二得㝵知一。須地將二此等習心一。一齊放下。不レ容二絲毫牽掛一。始信二得本來 自性 原是如レ此。定靜安 慮一齊俱 定矣。〇羅念菴曰。嘗觀三大學之言二至善一。其功在三于能止一。蓋以下吾心之躰。固有二至善一。而有中知レ之後得上レ止爲レ難。知而常止。譬三之遠歸者一。返二其故廬一。復二其恒産一。自無三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一。雖三誘以二向日之馳騖一。彼且謹避而不レ顧矣。不二亦無レ所レ遷而能定一乎。既能定矣。則必垣墉之高崇。扃鑰之深秘。以保二有其聚積一。不二亦無レ所レ動而能靜一乎。既能靜矣。則飲食衎衎。婦子嘻々。以畧遂二其天性之眞樂一。不下亦久二於其道一。而能安上乎。既安矣。然後交レ隣睦レ族。布レ惠解レ紛。明無レ不レ照。周無レ不レ周。以盡二其才力之所一レ不レ及。不二泛應曲當。而能慮一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二至善一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二已有一。有二諸已一而後謂二之有一レ得。則明德之謂也。〇徐巖泉曰。知レ止云者。此知是行中之知。㝵知之本躰也。常明而常覺矣。大極之靈明。炳然無レ蔽矣。到レ此則一毫私意不レ起矣。故私意不レ撓。謂二之定一。既定。則此心雖レ有二動處一。皆是本躰中活潑眞機。無レ非二大極一。更不二妄動一。謂二之靜一。靜則此心之本躰。妥々貼々停々當々。心即大極。大極即心。無二復危機一。謂二之安一。到レ安。則靈明愈顯。㝵知四達。隨レ感而應。隨レ機而發。萬事萬化。皆從レ此出。千條萬緒。遊二刄餘地一。不レ得二之慮一乎。慮而后得。明德親 民天德 王道盡 性之能事。一了百當矣。若把レ知レ止。專說二知尚未一レ及レ行。正是夫子說危殆而不レ安處。豈能定靜安慮乎哉。此心原無レ不レ定。定對二私意一說。辟則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通也。安靜安慮。止在二知レ止內一。不レ增下在二知レ止上一加中一些子上。

後素按。王子此說。通下解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之經義上。而小註或問及吳氏等之通解。雖レ如レ有二小異一。皆能抽二出經旨之精蘊一。以明辨朗暢。大益二於學者之工夫一。故不レ厭二繁複一。輯以載二于此一。且季子之生。遠在二于王子之前一。而既以二知レ止之知一爲二㝵知一。其識卓矣。是人心之所二同然一。或謂。宋學與二明學一相反。豈其然乎。

王龍谿曰。此用二工夫一。以復二其本體一。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レ止二字。亦已是道盡。

後素按。龍谿子此言。亦與二中庸一合。中庸曰。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又曰。自レ明誠。謂二之敎一。其次致レ曲。曲能有レ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二能化一。此非下用二工夫一以復二本體一賢人之事上乎。然則。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之一節。亦分明

合一。不レ費レ辭以通。何者。知レ止之知。固良知也。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之幾箇能字。皆自然而能者。則非三不學之良能二而何。夫已能之妙。雖レ不レ可下以二言詮一解上。知能之相二爲用一。於レ是乎可レ見矣。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及レ長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愛敬能也。知レ之良知也。知能自然離不レ得。便是天地易簡之道也。古有レ言。大人不レ失二赤子之心一。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乃達二赤子之心一而已矣。是知行合一之徵。又奚足レ疑哉。

王子曰。問。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レ知三至善之在二吾心一。而求二之於其外一。以爲三事々物々皆有二定理一也。而求二至善於事々物々之中一。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レ知レ有二一定之向一。今焉既知下至善之在二吾心一。而不上レ假二於外求一。則志有二定向一。而無二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一矣。無二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一。則不二妄動一。而能靜矣。心不二妄動一。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二至善一乎。其非二至善一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三以詳二審精一察之一。而能慮矣。能慮。則擇レ之無レ不レ精。處レ之無レ不レ當。而至善於レ是乎可レ得矣。或問。知下至善卽吾性。吾性具二吾心一。吾心乃至善所レ止之地上。則不レ爲二向時之紛然外求一。而志定。定則不二擾々一而靜。靜而不二妄動一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二此處一。千思萬想。務求三必得二此至善一。是能慮而得矣。如レ此說。是否。王子曰。大畧亦是。○吳季子曰。不レ致二其知一。則惟見二夫道之浩々無一レ所レ措レ手。吾心且疑且信。晃漾搖曳。汎乎若三不レ繫之舟放二於中流一。不レ知レ無レ所レ極。苟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レ所二障礙一。則此心始主二乎一一。而有二據依之地一矣。故曰。知レ止而后有レ定。人之常情。心無レ所レ主。則一與レ物接。皇惑躁動。而靡レ所レ止。定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レ期レ省而自省。心不レ期レ淸而自淸。万惑俱寂。一眞自如。太空無レ雲。虛室生レ白。非二天下之至靜一。其孰能與二於此一。故曰。定而后能靜。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レ所レ投二其隙一。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レ之。仰不レ媿二於天一。俯不レ怍二於人一。而無二復疑貳畏沮之患一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一。錯謬起二於造次之頃一。安則泰宇恬然。游優泮奐。以レ一觀レ衆。以レ逸待レ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易之極レ深研レ幾。書之以レ義制レ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自レ知レ止而至二於能慮一。則左右逢レ原。而有二深造自得之功一。如二炊而熟一。如二種而收一。如二射而中一。如二獵而獲一。莫レ不二各副二

レ之不レ搖。靜是止レ之不レ擾。安是止レ之從容。慮是止レ之精密。此便是心卽善。善卽心。止有ニ眞得ノ處。

後素按。中耿二子。解ニ得字ノ而不ニ支離ノ。王龍谿釋レ之曰。得ニ至善ノ而止レ之也。以言ニ乎體ノ。謂ニ之明德ノ。以言ニ乎用ノ。謂ニ之親民ノ。冒ニ天下之道ノ。如レ此而已。由レ是觀レ之。則得云者。因ニ知レ止之工夫ノ。亦遂得ニ明德親民止至善大人之道ノ也。得ニ明德親民止至善大人道ノ。則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ニ明德於天下ノ也。至レ此賢人亦與ニ聖人成功ノ一也。中氏所レ謂妙中ニ當然之則ノ。則字卽天則。而至善之別名。非ニ別有ニ則也。耿氏止有ニ眞得ノ之說。亦惟止ニ至善ノ而已矣。

吳無障曰。着ニ幾箇而后字ノ。聖人只故難ニ其詞ノ。以歸ニ重知レ止意。

後素按。而后字如レ此讀。始免下乎拘ニ泥句字ノ之害上。而聖人之意明矣。

朱子曰。知レ止至ニ能得ノ。有ニ次第ノ無ニ工夫ノ。才知レ止自然相因。而見ニ只知レ止處便是工夫ノ。李見羅曰。舊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ニ佳境ノ耳。最得ニ立言之意ノ。○喩直能曰。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皆自然而然。非ニ一日而止。二日而定。三日而靜ノ。○周懷魯曰。知レ止能得。原是心學相因。一齊俱止的。何可下以ニ始終ノ言上也。○高中玄曰。問。知レ止定靜安慮得如何。曰。謂下至善之所ニ以止ノ者如上レ此。乃心學相因之妙。非レ有ニ功夫次第漸次而進ノ也。○張夏占曰。心體只一箇止耳。那有ニ許多條件ノ。定靜安慮。都是心學相因之妙。只在ニ心境上ノ描寫爲レ妙。○鄭申甫曰。知レ止。就是得レ止。不ニ是知后至ニ能慮乃得ノ也。節次歷推。而言レ之者。乃詳ニ知レ止之妙ノ如レ此耳。

後素按。朱子此解。重ニ一知字ノ。其知行合一之義。責ニ諸中人已上ノ之意。又可レ見矣。喩氏等之諸說。亦特衍ニ其說ノ耳。然因ニ其諸說ノ。以孔門一貫之旨益分明。愚竊考。善看ニ此一段ノ。則知行

後素按。諸葛周二公之靜。全本ニ乎此經之靜一來。而實踐眞修矣。非ニ口舌言語而已之類一。故直作ニ此註解一看。甚得レ力。朱子心不ニ妄動一之說。簡而明。王子亦祖述以說レ靜。小註賀吳馮胡四子之說。皆足ニ其三說之意一耳。

王龍谿曰。安則靜之極也。

陳筠堂曰。安謂ニ所レ處而安一。雖ニ所レ處屬レ身。隨ニ身所一レ處。而安者則心也。

後素按。王陳二說。解ニ安之義一。愚謂。非ニ靜與レ安爲レ二一。故曰。靜之極。安者則心也。其說確矣。然此經曰。心廣體胖。安之謂也。未レ有ニ心不レ安而身安者一也。又未レ有ニ身不レ安而心安者一也。要身心離不レ得者也。

王龍谿曰。人心能通ニ達萬變一。經綸酬酢。與ニ國家天下一。相ニ爲應感一。所レ謂慮也。

趙伯雝曰。慮根ニ於知一レ止。是謂ニ不慮之慮一。乃眞知之變化處。只在ニ心體之活潑上一說。

後素按。王趙二說。解ニ慮之義一。愚謂。伊尹所レ云不レ慮胡獲。此經慮字。孔子祖ニ述之一來。獲與レ得。字異而意同。故得亦自レ慮來。而非ニ知レ止者之慮一。必私意邪謀。故此慮乃定靜之所レ發。趙氏所レ謂眞知之變化。心體之活潑。說得精玅。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亦此慮也。

申瑤泉曰。問。舊看ニ慮而後能得一。都慮與レ得看作ニ二項一。然否。曰。甚非。就ニ此慮時一。無レ不ニ妙中ニ當然之則一。是即得。非ニ慮是一物。得又一物一也。徹處是慮。會處是得耳。非ニ兩件一。

耿定向曰。問。說者把ニ能得一單承レ慮說。然否。曰。非也。得字通承ニ本節定安慮一爲レ是。定是止

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二許多節目一。不レ知亦須二講求一否。先生曰。如レ何不二講求一。只是有二箇頭腦一。只就下此去二人欲一存二天理一上上講求。講二求冬溫一也。只是要レ盡二此心之孝一。恐三怕有二一毫人欲間雜一。講二求夏凊一也。只是要レ盡二此心之孝一。恐三怕有二一毫人欲間雜一。只是講二求得三此心一。此心若無二人欲一。純是天理。是箇誠二於孝下親的心。冬時自然思二量父母的寒一。便自要レ去レ求二箇溫的道理一。夏時自然思二量父母的熱一。便自要レ去レ求二箇凊的道理一。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的條件。卻是須下有二這誠孝的心一。然後有中這條件發出來上。譬二之樹木一。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三先有レ根。然後有二枝葉一。不下是先尋二了枝葉一。然後去中種レ根上。禮記言。孝子之有二深愛一者。必有二和氣一。有二和氣一者。必有二愉色一。有二愉色一者。必有二婉容一。須下是有二箇深愛一做レ根。便自然如中此上。

後素按。王子此說。解二定字之義一。而小註之一說。又詳二說理之不動一也。所レ答二徐鄭二子質疑一之二條。皆其工夫耳。故知レ止而要レ至下盡二夫天理之極一。而無二一毫人欲一之地上者。不レ可レ無二是此眞修之工一也。然止則本體既澄。自然凝定。非下是將二箇定一來助中知レ止也。然則此工夫。在二知レ止前一矣。雖レ在二知レ止前一。知レ止後亦只然。

諸葛武侯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レ身。儉以養レ德。非二澹薄一無二以明一レ志。非二寧靜一無二以致一レ遠。夫學欲レ靜也。才欲レ學也。非レ學無二以廣一レ才。非レ靜無二以成一レ學。慆慢則不レ能レ研レ精。險躁則不レ能レ理レ性。

周子曰。聖人定レ之以二中正仁義一。而主レ靜。立二人極一焉。

朱子曰。靜謂三心不二妄動一。

賀道星曰。定靜二字是聖學要領。聖人之學。常得二之靜一。世儒之學。常失二之動一。能靜則愈動而愈安。不レ靜則愈感而愈妄。經曰。知レ止而後定靜。宋人曰。無欲故靜。止與レ欲之間。其動靜之介乎。○吳無障曰。念之所レ起。只在二至善一。故曰不二妄動一。若在二至善外一。又別起レ念。這便是妄了。○馮少墟曰。心不二妄動一四字。解二靜字一。眞發二古人所一レ未レ發。蓋身不二妄動一易。心不二妄動一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々地底。豈能不レ動。只不二妄動一。便是靜。非下塊然如二槁木死灰一。然後爲中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胡朏明曰。一動一靜者。心之妙也。未レ有下一二於靜一而不レ動者上。但不二妄動一。即爲レ靜。妙在レ加二一妄字一。孟子之不動心。亦謂レ不二妄動一也。告子之不動心。則强二制之一。使レ不レ動。而此心爲二冥頑不靈之物一矣。易所レ謂艮二其限一。列二其夤一。危薰レ心者也。少墟以爲二吾儒異端之辨一。信夫。

所レ知者一言。故知字在レ上。致レ知之知。就ニ能知者一言。故知字在レ下。其實只是一知。

後素按。或問之說。明ニ知レ止之一義一。而小註許氏以下三說。亦發ニ其意一也。合觀レ之。則知レ止之旨。十分到底。知レ止前工夫。自是致知格物。致レ知致ニ知レ止之知一之言尤精矣。致知格物。不下但在ニ初學一爲上レ之。聖人分上。亦有ニ聖人之致知格物一。賢人分上。亦有ニ賢人之致知格物一。學者分上。必有ニ學者之致知格物一。故雖下以ニ工夫一復ニ本體一之賢人上。非レ無ニ致知格物之工一。而致知格物之要。亦在ニ愼獨一。愼獨而無ニ自欺一。其明乃知ニ至善在ニ于心一而止焉。故致知格物之工。必在ニ知レ止之前一。斷無レ疑矣。而知レ止之後。全非レ無ニ工夫一。亦惟致ニ知レ止之知于事事物物一。皆得レ理。是亦天行不息的之學也。

王子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レ遇之時也。

王子曰。理無レ動者也。常ニ知常三存常四主於理一。即不レ覩不レ聞無レ思無レ爲之謂也。不レ覩不レ聞無レ思無レ爲。非ニ槁木死灰之謂一也。覩聞思爲一ニ於理一。而未四嘗有三所ニ覩聞思爲一。即是動而未ニ嘗動一也。所レ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〇徐曰仁問。知レ止而有レ定。朱子以爲三事事物物皆有ニ定理一。似下與ニ先生之說一相戾上。先生曰。於ニ事事物物上一求ニ至善一。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ニ明德一。到ニ至精至一處一。便是然。亦未三嘗離ニ卻事物一。本註所レ謂。盡ニ夫天理之極一。而無ニ一毫人欲之私一者。得レ之。〇王子曰。至善只是此心純ニ乎天理一之極。便是更於ニ事物上一怎生求。且試說ニ幾件一看。鄭朝朔曰。且如レ事レ親。如レ何而爲ニ溫凊之節一。如レ何而爲ニ奉養之宜一。須下求ニ箇是當一方是上。至善所三以有ニ學問思辨之功一。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ニ一日二日講レ之而盡一。用ニ得甚學問思辨一。惟於ニ溫凊時一。也只要三此心純ニ乎天理之極一。奉養時。亦只是要三此心純ニ乎天理之極一。此則非レ有ニ學問思辨之功一。將レ不レ免ニ於毫釐千里之謬一。所以雖レ在ニ聖人一。猶加ニ精一之訓一。若只是那些儀節。求ニ得是當一。便謂ニ至善一。即如今扮戲子。扮ニ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一。是當。亦可レ謂ニ之至善一矣。恐於ニ天下事理一。有レ不レ能レ盡。陽明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ニ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一乎。愛曰。如ニ事レ父之孝。事レ君之忠。交レ友之信。治レ民之仁一。其間有ニ許多理在一。恐亦不レ可レ不レ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ニ能悟一。今始就ニ所レ問者一言レ之。且如レ事レ父。不レ成下去ニ父上一求中箇孝的理上。事レ君不レ成下去ニ君上一求中箇忠的理上。都交レ友治レ民。不レ成下去ニ友上民上一求中箇信與レ仁的理上。都只在ニ此心一。心即理也。此心無ニ私欲之蔽一。即是天理。不レ須三外面添ニ一分一。以下此純ニ乎天理一之心上。發レ之事レ父。便是孝。發レ之事レ君。便是忠。發レ之交レ友治レ民。便是信與レ仁。只在下此心去ニ人欲一存ニ天理一上上用レ功。便是。愛曰。聞ニ先生如レ此說一。愛已覺レ有ニ省悟處一。但舊說纏ニ於胸中一。尚有下未ニ脫然一者上。如ニ事レ父一事一。

後素按。龍谿子此說。明下知レ止至二能得一一截之大意上。而發二前人之所レ未レ發也。

李愿中曰。大學之道。必知二其所一止。知レ止然後能定。不レ知レ所レ止。而欲二應酬曲當一。是猶下射者未レ知二正鵠之所一在。而欲上レ取レ中也。

李愿中曰。古之善學者。必先知二其所一止。然後可二以漸進一。若倀倀然莫レ知レ所レ止。而欲レ望二聖賢之域一。多見二其難一也。

後素按。延平李氏之二說。分明指下以二工夫一復二本體一者上而言也。善觀二此言一。則知レ止之義。在二宋時一既提二撕之一如レ此。不下特俟二李見羅止修之倡一而後起上也。

王龍谿曰。知非二知識之謂一。見レ性以入二悟眞知一也。

或問。舊說。知レ止是識二得去處一。然否。陳眉公曰。此把二知字一看淺。此知字豈是淺淺之知。豈徒識二得去處一。〇焦漪園曰。知レ止之知。不二是淺淺聞見之知一。乃入レ火而知二火之熱一。入レ水而知二水之寒一。超然覺悟。直見二道體一。非二語言文字間一也。〇唐一庵曰。知即是明德之明。知最活。惟凝二於德一。則爲二眞知一。若逐二於物一。則爲二識神一。故能知レ止。意纔定。

後素按。龍谿子。釋二知レ止之知一以二眞知一。眞知即良知也。其說可レ謂二入微之至一矣。小註。陳焦唐之解。皆發二其意一者也。愚謂。此一段重在二知字一。此一知致。則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體。既復了。故豈淺淺之知哉。

或問。知レ止者。知下至善只在二吾心一。元不上レ在レ外也。而后志定。陽明先生曰。然。

許敬庵曰。人心翻車相似。無二瞬息之停一。故聖學以レ止爲レ要。知レ止便當下合體。〇劉念臺曰。人心終日如二馬足車輪奔馳無一レ止。果係二何物一受レ累。苟能去二所レ累レ心者一。而於レ止也幾矣。知レ此之謂レ知レ止。止レ此之謂二至善一。問二大學要義一曰。言二本體一。喫緊得二個善字一。言二工夫一。喫緊得二個止字一。言二本體工夫一齊俱致處一。喫緊得二個知字一。言二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一。喫緊得二個身字一。〇或曰。知レ止前工夫。即是致知格物。〇萬思默曰。知レ止之知。與二致レ知之知一一也。蓋致レ知者。即致二其知レ止之知一也。但知レ止之知。就二

後素按。龍谿子此言。與二中庸一合。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又曰。自レ誠明。謂二之性一。又曰。天下至誠。爲三能盡二其性一。能盡二其性一。則能盡二人之性一。能盡二人之性一。則能盡二物之性一。能盡二物之性一。則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以與二天地一參上矣。此非下即二本體一爲二工夫一聖人之事上乎。然則明二明德一至レ止二至善一之一截。亦分明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事也。無レ可レ疑矣。龍谿之説。非二其創説一。必有所二傳授一焉。

又按。以二此一截一爲二聖人之學一。則聖人者明德固明。民固新。至善固止。不レ須三明レ之親レ之止レ之之工一而可矣。然猶言三明レ之親レ之止レ之之工一。何耶。嗟乎。有二是理一哉。王子嘗曰。雖二已得一レ悟。不レ妨三時用二漸修工夫一。所レ謂上乘兼修二中下一也。又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二些障蔽一。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レ息。便也是學知。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二之生知安行一。衆人自二孩提之童一。莫レ不レ完二具此知一。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二泯息一。雖二問學克治一。也只憑レ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二之學知利行一。以レ是觀レ之。則雖二聖人一。不レ可レ廢二明親止之功一矣。

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王龍谿曰。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二至善一之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レ及。故復説二知レ止一段一。以示二學者用レ功之要一。

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レ感隨レ應。變動不レ居。而亦莫レ不三自有二天然之中一。是乃民彜物則之極。而不レ容五少有四擬議二增三損於其間一也。少有四擬二議增三損於其間一。則是私意小智。而非二至善之謂一矣。自レ非二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一。其孰能與二於此一乎。後之人。惟其不レ知三至善之在二吾心一。而用二其私智一。以揣二摸測三度於其外一。以爲三事事物物各有二定理一也。是以味二其是非之則一。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二於天下一。蓋昔之人。固有下欲レ明二明德一者上矣。然惟不レ知レ止二於至善一。而鶩二其私心於過高一。是以失二之虛罔空寂一。而無レ有二乎家國天下之施一。前二氏之流是矣。固有下欲レ親二其民一者上矣。然惟不レ知レ止二於至善一。而溺二其私心於卑瑣一。是以。失二之權謀智術一。而無レ有二仁愛惻怛之誠一。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レ知レ止二於至善一之過也。故止二至善一之於二明德親民一也。猶下之規矩之於二方圓一也。尺度之於二長短一也。權衡之於中輕重上也。故方圓而不レ止二於規矩一。爽二其則一矣。長短而不レ止二於尺度一。乖二其劑一矣。輕重而不レ止二於權衡一。失二其準一矣。明二明德一親レ民。而不レ止二於至善一。亡二其本一矣。故止二於至善一。以親レ民。而明二其明德一。是之謂二大人之學一。

後素按。王子或問之說。通下解大學之道。至レ止二於至善一之經義上也。學者宜レ味下其自レ非二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一。孰能與二於此一哉之言上。即可レ見二愼獨是大學一篇之骨子。而王門第一之工夫一矣。不レ從二事愼獨一。而明德之明。與二日月一一般。愚未二嘗聞一也。

王龍谿曰。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學也。悟時只止二至善一一句。已是道盡矣。

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一體之仁也。雖小人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照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

眞耳。故張元岵曰。此知乃太虛中一點靈氣。生天生地生物。在萬有之先。故曰大始。即所謂太極也。就人事言。只是良知良能。更無別物。然而諸儒以至善爲明明德親民之後。乃到得之。要爲虛位。而不知是吾生來所得于天之至寶也。至王子看破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是故。明德與至善一物。而如體用者也。混而不混。今試擧而細解之。夫至善者一大圓之虛靈。而其光明包德。德涵其光明中。而德也者何。孝弟仁讓等之善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敬雖情乃德也。自然知之明也。萬善皆然矣。是豈非至善良知之發見乎。故强名曰明德。明德乃爲至善之發見。斷無疑矣。二氏覇者。於此至善之體。實未能見得焉也。且愚說雖如過分疏。不如此。則雖有朱子恰好之說。猶不免捕風之勞。是以不得止。衍王子之說。以示來學者也。

或問。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

名一。姑以二至善一目レ之也。然而。雖レ無レ可二得而名一。考二其所三以爲二至善一無レ他。天之良知也而已矣。故結レ之以二錢氏之說一。而止二至善一之義。猶有二餘蘊一矣乎。

又按。王子曰。自二格物致知一。至二平天下一。只是一箇明二明德一。而緒山則曰。一部大學宗旨。只在下止二至善一一句上云。似二彼此不一レ合。而反相合而不レ背。何者。古之聖人。明二明德一。而親レ民。而止二至善一。以不レ遷矣。是乃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然而。豈敢自以レ此爲二成功一。而忘二致知格物之功一哉。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未三嘗損二其明德一。而親レ民以振二起其自新之民一。光二被于四表一。格二於上下一。是皆以二至善之良知一爲二規矩一。而其方圓自レ此流出而不レ息。乃與二天德天行一一般。故緒山云。大學宗旨只在下止二至善一一句上。而其所三以止二至善一者。在レ明二明德一。若明德昏蔽。則無三復見二至善者一矣。故王子云。自二格物致知一。至二平天下一。皆一箇明明德。而其大學問云。明二明德一親レ民。而不レ止二於至善一。亡二其本一矣。故止二於至善一以親レ民。以明二明德一。此便是大人之學。而陰陽無レ端循環不レ息的之道也。孔子曰。學而不レ厭。敎而不レ倦。嗚呼。聖人既止二至善一。而猶親レ民明二明德一而不レ怠。於レ是可レ見二其一端一矣。故聖益聖矣。由レ是觀レ之。則學者不レ死。則無レ住レ脚日一。盍レ察下止二至善一之旨上哉。

又按。人皆惑。明德與二至善一之一歟。又二歟。故小註載二劉兩峯天理良知之不二。錢漸庵明德至善合一之說一。讀レ之則當レ解レ惑矣。而患亦有レ說。其靈照不昧者。此至善之發見。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レ謂良知者也。由レ是觀レ之。則良知即是至善也。其良知之本。即天之太虛。無極之

以清淨無染見眞知也。離却明明德。以親民。是以事功作用見眞知也。以清淨無染見眞知。而不切乎家國天下之施。是謂玄虛。是謂寂滅種性。非止至善也。以事功作用見眞知。而無有乎眞誠惻怛之實。是謂假仁。是謂義襲而取。非止至善也。若內以立寂然未發之體。而外顯自然物格之用。是又分內外二見。內外不能兩忘。非止至善也。古之止至善三字。必從明德親民指點出來。可見至善之體。至動而神。至感而寂。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此聖賢立言之苦心。師門設教之宗旨。於此悟得徹。斯謂之眞悟。於此行得徹。斯謂之實行。

魏水洲曰。或問眞知天理異同。曰。知之眞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眞。則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有二也。○或問。明明德止至善有二乎。豈至善即性。而明德即心。至善爲體。而明德爲用乎。錢漸菴曰。至善者善之純粹以精。不容毫末增減。最眞純。最澄湛。如鏡之體。明德者。德之虛靈不昧。無有纖微垢汚。最圓融。最透徹。如鏡之光。鏡之光即涵鏡之體。內縱其照物處。妍媸美惡。隨物而付。要予鏡體寂然不動。即以照物爲用。亦是體中之用。且心即鏡。性即鏡之明處。心與性。亦非有二。則謂至善爲性。明德亦爲性可也。至善爲體。明德亦爲體可也。蓋言性體。而至善明德悉擧之矣。大學止至善云者。不過以明明德工夫。歸到天理極則。不偏不倚。不加不損之處。即易之太極。書之皇極。至乎其至。而無容擬議者也。要非于明明德之上更進一層。大學恐人隘視明明德。故又曰新民。恐人淺視明明德。故又言止至善。其實一也。聖人一貫之學。自身而達之家國天下。且不二。矧于至善明德哉。

後素按。王子至程子諸說。解至善之名義也。王子云。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此非未發之中耶。然則。大學至善者。中庸之中也。故蔡虛齋王龍谿。皆亦以至善爲中。郝京山則爲至誠。張南軒爲太極之蘊。而至善也。中也。至誠也。太極也。皆亦無對之善也。故管東溟云云。夫無對之善。即太虛也。萬事所由出焉。故羅近溪以之爲方圓之規矩。天下之方圓皆自此流出矣。其美大無可頌容。故程子曰。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

矣。

張南軒曰。所謂至善。大極之蘊歟。

管東溟曰。大學之止二至善一。與下中庸之得二一善一義上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二義一。有下以二惡對一レ善而稱レ善者一。此有對之善也。從二淑慝一而分也。是曰二萬善一。有下以二過不及一對レ中。而稱二至善一者上。此無對之善也。從二性善一而來也。是曰二一善一。性善原二於太極一。而淑慝判二於陰陽一。陰陽有レ對。而太極無レ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レ玄非レ虛。乃此心之恰得二其中一處耳。

羅近谿曰。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二訓解一。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意未レ能レ愜二人意一。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二必法一焉。則大學一書。從レ首貫レ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レ費二言說一也已。

大程子曰。至善義理之精微。無レ可二得而名一。姑以二至善一目レ之也。

錢緖山曰。一部大學。其宗旨不レ待二泛求一。只在下止二至善一一句上。止二至善一。又不レ待二泛求一。只在二各各自己良知一。至善如何。即是良知。良知容レ不レ得二一念自欺一。可レ見吾心本體。本來至善。天命流行。純粹無雜。不レ待二擬議一。自然發見。此理至微而顯。至動而寂。是之謂二至善一。若著二一毫擬議一。便參以レ人。便危而不二自安一矣。可レ見良知即是至善。是至善也在レ己而言。虛靈之中。條理燦然。謂二之明德一。在二家國天下一而言。分雖レ不レ同。其眞誠惻怛。一體無間。是之謂二親民一。大學之敎。只說レ止二至善一足矣。必從二明德親民一說來者。要レ知二此是聖人立言苦心一。離二却親民一。以明二明德一。是

王子曰。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二一毫之惡一。故曰至善。止レ之。是復二其本然一而已。

劉兩峯曰。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二常生一也。專寂凝固。非二常止一也。生而不レ逐。是謂二常止一。止而不レ往。是謂二常生一。無レ往無レ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レ與焉。是謂二天然自有之則一。故生生之謂レ易。而仁敬慈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二乎其性一者也。○徐匡嶽曰。天命之性。渾然至善。此明親之本也。人之所レ當レ止也。必止二於此一。而後復レ命歸レ根。乃眞盡レ性之學。○徐巖泉曰。增二不レ得一毫一。之謂二至善一。不レ增二一毫一。不レ減二一毫一。之謂レ止二至善一。止二至善一。合二著本體一之謂。

後素按。王子此說。亦解下止二至善一之全旨上也。小註劉兩峰及二家。皆釋二止字一而盡二精微一矣。然不レ出下於復二其本然一之說之外上也。而愚竊考。止之形容。如二山之不レ遷是也。故將二艮一卦一。爲二此止之註脚一。則聖人不三須臾離レ道之義。殊明矣。

或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二氷炭相反一。如何謂二只一物一。王子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二當些子一。便是惡了。不下是有二一箇善一。却又有二一箇惡一來相對上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レ聞二先生之說一。則知下程子所レ謂善固性也。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性一。又曰。善惡皆天理。本非レ惡。但於二本性上一。過與二不及一間耳。其說皆無レ可レ疑。

蔡虛齋曰。章句末云。蓋必其有下以盡二夫天理之極一。而無中一毫人欲之私上也。至レ此則中庸之中也。故或問又云。求下必到レ是而不レ容三少有二過不及之差一焉。

王龍谿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レ謂體用一源。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レ容五少有四擬二議加三損於其間一也。止二至善一者。止二諸此一而已矣。少有四擬二議加三損於其間一。則是私心小智。而非二至善之謂一矣。

郝京山曰。至善即至誠。人之良心。孝弟慈之眞意。止二于仁敬孝慈忠信絜矩一。德可レ明而民可レ親

矣。

王子曰。自㆓格物致知㆒。至㆓平天下㆒。只是一箇明明德。雖㆓親民㆒亦明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㆓天地萬物㆒爲㆓一體㆒。使㆑有㆓一物失㆒㆑所。便是吾仁有㆓未㆑盡處㆒。

後素按。王子此說。言㆘亦重還在㆗明明德上㆖。而提㆓出仁一字㆒。乃指㆓點學庸語孟同歸處㆒。因考。其言㆞自㆓格物致知㆒至㆓平天下㆒。只一箇明明德㆝。然則。親民既該㆓括其中㆒。而又云。雖㆓親民㆒亦明明德事也。此一句雖㆑如㆓贅疣㆒。只令㆘人知㆗親民之親非㆑他。吾心之仁。和㆓洽乎民㆒。中國一人。物我同體。廣大無外之義㆖也。故下文云。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㆓天地萬物㆒爲㆓一體㆒。由㆑是觀㆑之。則親字決不㆑及㆑改也。親即仁也。仁則何獨人。至㆓山川鬼神鳥獸草木㆒。無㆑不㆑得㆓其所㆒。故吾益信㆓親字有㆑味。而一㆓貫於國家天下㆒。嗚呼。聖賢下㆑字之精妙。於㆑是又可㆑見矣。愚以㆓此說㆒不㆑屬㆓明德之解㆒。而入㆓親民之解㆒。以㆓體用兼備㆒故。乃置㆑此。

羅近溪曰。孔門之學。在㆓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㆓屬天下國家㆒以成㆓其身㆒。通㆓天下㆒皆在㆓明德中㆒也。精神命脈何等親。

後素按。羅氏說㆓得親民之全功㆒。而無㆓餘蘊㆒矣。

陸子曰。在㆑明㆓明德㆒。在㆑親㆑民。皆主㆘於在㆖止㆓於至善㆒。

後素按。陸子說㆘止㆓至善㆒之大意㆖也。而加㆓一主字於在㆑止上㆒。然後吾人知㆘得至善乃串㆓徹德民㆒。而非㆗斷港絕流㆖也。

門一。學ニ色空之道一、而其累始脫然矣。浮薄之徒不レ然。雖ニ讀レ書窮一レ理。固無レ意ニ躬行一。以ニ其道一糊レ口而已矣。故只云。親レ民誤。而新レ民是也。而心無ニ定見一。只雷同勦說而已矣。請試躬ニ行之一。則其親新之是非斷然明白矣。只所レ幸。王子以ニ親民一爲レ是。猶釋レ之曰。兼ニ敎養意一。而高明之君子始得ニ五帝三王之學脈一。而因レ之學。則雖レ不レ趨ニ禪門一。決無ニ心累一矣。故不レ離ニ大倫一而離。離而不レ離。得レ行ニ道于其間一。豈非ニ亦聖門之大功一哉。豈非ニ亦人間之大幸一哉。

又按。親字父母之雙稱。而義甚重矣。夫父母之於レ子也。唯其疾之憂。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皆實心愛レ子之誠。而不レ假ニ擬議安排一而然者也。然而。子之養ニ父母一。臣之仕レ君。婦之順レ夫。弟之敬レ兄。君之使レ民。有レ欲則彼此相隔。不レ能レ如ニ痛痒饑寒切ニ于身一。皆是不仁。而無ニ父母之心一者也。如眞致ニ其知一。則亦惟其疾之憂。心誠求レ之之實而已矣。而雖レ存ニ厚薄輕重於親疎遠近之間一。而要天下皆歸ニ吾仁一也。故王子曰。親レ民仁レ民也。人如能體ニ貼之一。則親字決不レ可レ作ニ新字一。是乃可ニ默識一矣。可ニ心悟一矣。

王子曰。只說ニ明德一。而不レ說ニ親民一。便似ニ老佛一。

後素按。王子此說。言ニ重在ニ親民一也。人徒明レ心見レ性。而毀ニ人倫一者。虛無寂滅之敎。而非ニ聖人之道一也。故曰。說ニ明德一。而不レ說ニ親民一。便似ニ老佛一。而世誹ニ王子一。以ニ守レ內遺一レ外。然善觀ニ此語一。則不下明ニ明德一以親中民者上。不下爲ニ王子一所上レ取。可レ知矣。若ニ守レ內遺レ外之說一。只指ニ其末流之弊一。則可也。願人平レ氣而體ニ其言一。則大益ニ於身心一。而不レ詳ニ乎性一字一。則亦難ニ契合一

公傳ニ乃於管叔蔡叔之身一者。非下明ニ明德一之極功上。不レ能レ爲ニ如レ此之擧一。而天下之人民。皆亦恬然不レ疑。而稱下安ニ社稷一之大功上。則平時教養之誠。感レ天動レ人。斷然亦可レ知矣。孔氏之於レ室。武侯之於レ君。皆亦然矣。雖ニ各不一レ新。誰敢謂ニ其德之不一レ明乎哉。故只爲レ子。則明ニ孝之明德一親レ父。而止ニ於至善一。爲レ臣。則明ニ忠之明德一親レ君。而止ニ於至善一。不レ責ニ新不新於君父一。而責ニ親之功夫於己一。則盡レ心盡レ性之大學問也。而彼新亦在ニ其中一矣。故瞽瞍夫婦及象。烝烝乂不レ格レ姦。雖ニ皆如一レ新。要自ニ舜親民之苦功上一化焉來。

又按。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爲レ上人一。則至ニ於諂一也。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爲レ下人一。則至ニ於瀆一也。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父母一。則只從ニ其令一。使ニ父母陷ニ不義一。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レ子。則流ニ乎老牛舐犢之愛一。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レ妻。則流ニ乎無一レ別。不レ明ニ明德一而親ニ朋友一。則便辟善柔便佞惟是招。故不レ可下以不上レ明ニ明德一也。

又按。爲ニ禪門一驅ニ賢智高明之君子一者。改レ親作レ新惟是崇也。何者。賢智高明之人。學ニ大學之道一。則欲下必踐ニ其言一以行上レ之。豈如下浮薄之徒。從ニ事訓詁誦讀一。以句釋章解。而無中躬行心得上乎。故明ニ其明德一。欲レ新ニ其父之舊染宿態一。而父自若不レ新。欲レ新ニ其子之舊染宿態一。而子自若不レ新。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亦復然矣。賢智高明之人。求レ仁利レ仁。故猶不レ欲レ疎レ之。夜以繼レ日。思ニ新レ之之功一。攻苦疲勞。而終亦至ニ於不一レ新。則與ニ吾德一實如ニ氷炭黑白一。於レ是乎不レ得レ不レ起下潔ニ己躬一之念上。故割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恩一。亂ニ人倫一。剃レ髮換レ衣。趨ニ禪

之父子兄弟等之倫一而言上也。如眞知三父子兄弟皆統括在二其中一。又安得下以二親字一爲中不可上哉。只以レ不レ知レ之故。乃至下於誣二王子一併毀中聖經上。非レ可レ憫乎。且親二炙王子一之學者。大抵多二聰明英特之人一。雖二其師説一。不レ當二於道理一。孰敢服レ之。而皆服レ之。則其妙解。必在二言語文字之外一者有レ之。而今不レ傳焉。然而後死者不レ得二其心一。而徒即二其文字一以是二非之一。不二亦左一乎。陳幾亭之徒。雖二固碩儒一。若逢二王子一。豈非下石勒所レ謂逢二高祖一當二北面而事一レ之者上乎。況下二乎幾亭一口耳之儒。安得三妄加二誣毀一哉。

又按。明字。親字。止字。皆自責之功也。如改二親字一作二新字一。則不二自責一而責二之於人一。責二之於人一。則非二大學之本旨一也。而新屬レ彼。屬レ彼者雖二聖人一無二如レ之何一。堯舜聖人也。明二愛レ子之明德一。而丹朱商均終二於不肖一。而不二肯新一。禹明二愛レ父之明德一。而鯀終二於方レ命圮一レ族。而不二肯新一。周公明下友二愛兄弟一之明德上。而管叔蔡叔謀二不軌一危二社稷一。以傷二骨肉一。而不二肯新一。孔氏三世明二男女居レ室之明德一。而皆出レ妻。則其室各犯二七出一闕二貞德一。而不二肯新一。諸葛武侯明二忠之明德一事二後主一。後主終二於庸愚一。而不二肯新一。以レ是觀レ之。則雖二聖賢一不レ能二盡新一レ之。故作二新字一無レ味。而吾道窮矣。非二大學之本旨一也。如二親字一則尤有レ味。而實兼二敎養意一。愚惟堯舜親二其子一。而終不レ傳二天下於丹朱商均一。而傳二之舜禹一。是眞敎養之至。豈非下止二於至善一者上乎。禹親二其父一。而雖二殛死一。舜不レ嫌三其爲二罪人之子一。舉レ之以令レ治二水土一。遂退レ子授二之于天子之位一。而未レ聞レ正下不レ新二其父一之罪上也。然則禹之大孝。與レ舜同レ德。在レ此不レ在レ彼可レ知矣。周

而改二其親字一。此謂レ尊レ經乎。抑亦謂レ賊レ經乎。

又按。陳幾亭唐士雅。皆恠下王子引二孟子親レ親仁レ民之言一。以證中其親レ民之說上。而兒忌二王子一者。不レ遺二餘力一。以辨二駁排三擊之一。而甚則比二墨氏兼愛一。吁誣二聖賢一。抑何心邪。牛春宇曰。親字端的有レ味。雖レ有二親レ親而仁レ民之說一。不レ過下自二其分殊處一別中之耳。至二其理一處一。則仁レ之所二以親上之也。故曰。仁者與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曰克レ己復レ禮。天下歸レ仁焉。蓋天命無レ私。吾人性分上道理。原是如レ此。聖賢盡レ性無レ私。其體レ道作用處。亦自是如レ此。愚謂。王子之學。都從二原頭理一處一說來。而有二獨得眞修一焉。故學人亦平レ氣虛レ心。自二理一上一看レ之。則無二疑且恠一者也。而儒者泥二孟子一謂。親必屬レ親。仁必屬レ民。愛必屬レ物。而得二亂施一焉哉。審如レ此。則何故此經引二舅犯仁レ親之言一。而孝經亦曰レ愛レ親乎。今正以二儒者區別之說一乃律レ之。則舅犯妄以レ仁加二諸親一。而遂待レ親以二下民一者也。孝經猥以レ愛加二諸親一。而待レ親以レ物者也。而可乎。於レ是可レ見二其區別之說亦膠柱而窮一矣。夫聖賢下レ字之妙。常必權二其事之大小輕重一而命レ之也。故無二一定之法一。此經親レ民之民。非三獨指二國天下之人民而已一。亦擧二家之父子兄弟等之倫一而言也。然則。以二何字一加二于民上一。而當二理與一レ義。親乎。仁乎。愛乎。蓋在二當時一。擬議以精レ義入レ神。遂以レ親置二諸民上一者也歟。豈亦容易。如レ此推論講究。則非二親字一不可益可レ見矣。而如二孟子一。乃分二別親與レ民與一レ物而言。故其勢自不レ能レ不レ分二疏親仁愛一也。故其民字與二此經民字一同。而異同易レ辨也。然儒者嘵嘵有二誹議一何也。是無レ他。儒者以レ民謂二下民一。而不レ知下擧二家

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施忠愍曰。自知講學。即服膺朱子新民之訓。爲再無二義。今領先生之教。覺萬物一體之意更脈然有動。○鄭瑞簡曰。親民二字。陽明先生之說爲是。○陳幾亭駁親民之說曰。孟子明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曰親之即仁之。而反引其言以爲證。不亦異乎。○唐士雅亦駁曰。陽明謂書百姓不親。與孟子小民親于下。皆親字一證。然孟子又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此如何解。

後素按。李葛霍李之四說。及王子之言。解親民也。與綱領所載諸家新民之說合觀。則不可作新字之意更分曉。因考。明道程子亦讀親民。而未訓新民。至伊川程子。始作新民。朱子沿之。沿之之由。詳於其或問等之書。而歐陽氏曰。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捨君子而從聖人。然則。親新之同異。亦與從改本朱子之訓。寧從古本聖人之言也。或曰。後章作新民外。新字疊出。後人皆以改本作新爲是。似無可疑矣。曰。夫人大抵皆經教養而自新者也。未聞有不親民而民自新者也。故王子曰。親民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愚以爲。新屬彼而不屬此。故以親民爲是當矣。如因後章新字。以作新字爲是。則孟子孩提之章。前謂敬兄。後謂敬長。亦將據長字改兄字乎。於是當知其說之不通也。且經典之文。與秦漢以下唐宋人之文法。乃不同也。無照應者。無闔闢者。無波瀾者。無頓挫者。故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章。是故以下。乃除法服。只擧言行二者。而結猶以三者備矣。若律以唐宋人之文法。則必以爲脫略而無照應。然曾子脫略法服。而猶曰三者備矣何也。必有意在。故今所引孟子兄長前後之異。與此經親新前後之異。亦當必有意在矣。後儒不察其所在之意。而特以後世照應之例。直謂誤。

李九我曰。民者對レ己之稱。無レ論ヨ國與ニ天下一。即家之父子兄弟皆民也。

葛屺瞻曰。民者廣衆通稱。凡身所レ値者即是。親則我去レ提ニ醒他一。使下他心下明白。與レ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眞如ニ一體一然上。故謂ニ之親ヒ民。

湯霍林曰。明ニ己德一而不レ新ニ民德一。便視ヨ民與レ吾不ニ相關一。是疎レ之也。故曰レ親レ民。

代藩朱氏曰。或曰。明ニ其明德一。乃人分內事。何言レ新レ民。以事レ外哉。曰。親レ民原文也。明德苟明。則物我渾一。視レ人同レ己。見下一物不セ得ニ其所一。心必痛レ之。其惻隱之仁。肫肫充足。自然親愛一切。不ニ特民耳一。親民之至。必多方設レ敎。使下人皆明ニ其明德一。以自新上。是新レ民由ニ于親一レ民也。還當ニ以レ親爲ヒ是。

李卓吾曰。在レ明ニ明德一。在レ親レ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脈。能親便是生機。

耿子庸曰。夫學謂ニ之大一。能以ニ萬物一爲ニ一體一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脈。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レ知下體レ此而保ニ任之一擴中充之上耳。

徐曰仁問。在レ親レ民。朱子謂當レ作レ新レ民。後章作ニ新民一之文。似ニ亦有ヒ據。先生以爲レ宜下從ニ舊本一作中親民上。亦有レ所レ據否。陽明先生曰。作ニ新民一之新。是自新之民。與ニ在レ新レ民之新一不レ同。此豈足レ據。作字却與ニ親字一相對。然非ニ新字義一。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ニ新字一無ニ發明一。如地云下君子賢ニ其賢一。而親ニ其親一。小人樂ニ其樂一。而利ニ其利一。如レ保ニ赤子一。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中民之父母上之類天。皆是親字意。親レ民猶ニ孟子親レ親仁レ民之謂一。親レ之即仁レ之也。百姓不レ親。舜使下契爲ニ司徒一。敬敷中五敎上。所ニ以親ヒ之也。堯典。克明ニ峻德一。便是明ニ明德一。以親ニ九族一。至ニ平章協和一。便是親レ民。便是明ニ明德於天下一。又如四孔子言ヨ修レ己以安ニ百姓一。修レ己。便是

其初上也。即是致二良知一也。一部傳習錄。只恁地看。○盧冠巖曰。致二良知一之旨。非レ始二於陽明一也。朱子謂二康炳道一曰。致二得吾心本然之知一。豈復有レ所二陷溺一。本然之知。非二良知一乎。心不下爲二物欲一所中陷溺上。不レ可レ不レ入レ聖乎。但朱子止就二一義一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二此一說一。左來右去。直窮二到底一。累二千萬一。而不レ離。○錢漸庵曰。下面古之欲レ明二明德于天下一。說二幾箇先字一。直推到三先致二其知一。此知是良知。正明德本體。朱註首節。以二虛靈不昧一解レ之。非二良知一而何。良知便含二得至善一。致知即明二明德一。亦即止二至善一。而親レ民該二其中一。其實功在二格物一耳。此陽明先生致良知一語。爲二學問大源頭一。與二紫陽先生虛靈不昧之說一。無二分毫相背一也。良知之說明。則學問有レ所レ宗。無レ論二大學大旨不一レ外レ是。即中庸語孟大旨。亦不レ外レ是。○又曰。學者凡有レ所レ學。必先二要領一。能揭二出良知話頭一。則雖三日從二事紫陽之學一。不レ爲二訓詁一。不レ提二出良知話頭一。而貿貿爲從二事紫陽之學一。則紫陽之學便爲二訓詁一耳。○唐凝庵曰。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良知。前人既言レ之矣。特格物之說。眞如二聚訟一。萬世不レ决。何歟。亦未三深求二之經文一耳。論二格物一之相左。無レ如二晦庵陽明二先生一。然其論二明德之本明一。卒不レ可二以異一也。私欲之蔽。而失二其明一。故大人思レ明二其明一。亦不レ可二以異一也。

後素按。朱子章句本註之外。又別有下此釋レ明二明德一之說上。蓋其晩年之作矣。初釋下與二王子一異處上。更無レ得二其端緒一。後得二端文冠巖漸菴凝菴四子之說一。始知下其不中與二王子一異上矣。凝菴所レ引東萊之說。既載二綱領一。而朱子駁レ之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レ漸。積レ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レ疑レ所レ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レ致之知。固有二淺深一。豈遽以爲下與二堯舜一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上レ之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二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一也。以レ愚觀レ之。則呂氏之說爲レ精。其言曰。理既窮則知自至。與二堯舜一同者。忽然自見。不レ曰二不レ窮レ理而自見一。則其理既窮レ之。內存二乎格致誠正修之全功一。故良知之全體忽然見焉。然則。朱子之所レ駁。却未レ免レ粗也。呂氏何敢服レ之。且其以二格物致知一爲二始學之事一。以二明善誠身一爲二誠意正心修身一。及一物格則一知至等之說。固皆支離。而明與二大學格致之旨一相反。乃是中年未定之說。而明眼之君子所レ議只在レ此。然而世儒不レ知レ之。而未定之說惟是尊。豈其眞尊二朱子一云哉。要爲二知行之相分便一於自畫一也爾。吁可レ惜。

後素按。右四說。解下明二明德一之體用上也。而細分レ之。則羅氏之說渾融。天人合一。唐荊川全在下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上上而解來。鄒東廓則並擧下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無丙以二工夫一復乙本體甲而言也。李九我之說。特以二工夫一復二本體一之工也。荊川之說。蓋自二王龍谿一來。龍谿以二此一節一爲下即二本體一以爲二工夫一聖人之學上矣。荊川之學。本嘗授二於龍谿一來。故其說如レ此。所レ謂虞廷危微精一執中之旨。而要在二一愼獨一而已。微與二諸儒之說一異。然不レ詭二於經旨一也。然則獨錄二其說一而可。何必錄二鄒李之說一。王子不レ云乎。上乘兼修二中下一。故不レ能レ不レ錄二其二說一。而諸家明德之解。紛紛。率屬二葛藤一者。今皆不二採入一焉。

又按。明德者良知之發見也。不レ明二明德一。而行レ正行レ義。則必有二不レ著不レ察之病一。而罔且殆矣。譬如レ搜二陳列之器於闇室一。雖レ有二色色在一焉。以レ無二燈燭一之故。不レ能三執二得之一。設執二得之一。不レ能三斷二知所レ期乎否一。疑焉。惑焉。如照レ燭而擇レ之。則何難之有。是故人不レ可レ不レ明二明德一也。德明則衆善皆擧。而如二學者之功一。則在二下文格致誠正修一矣。噫氣習深者。不レ用二百倍之功一而望二其明一。則遂亦歸二乎自棄自暴一矣。

朱子曰。明德謂三本有二明德一也。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及二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其良知良能。本自有レ之。只爲二私欲一所レ蔽。故暗而不レ明。所レ謂明二明德一者。求レ所二以明一レ之也。譬如レ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二爲レ塵昏一故不レ明。故不レ能レ照　須下是磨二去塵垢一。然後鏡復明上矣。

顧端文曰。高存之云。陽明致二良知一。即是明二明德一。予曰。然。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レ得二於天一。而虛靈不昧。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者也。但爲二氣稟一所レ拘。物欲所レ蔽。則有レ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下未二嘗息一者上。學者當下因二其所一レ發。而遂明レ之。以復中

髓精神之處一。如到二骨髓精神一。則聖門同一之血脉。奚異同之有。

羅近谿曰。明字從レ日從レ月。天之所二以爲一レ天者。爲三其有二日月一也。如非二日月一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レ人。自レ朝至レ暮自レ幼至レ老。無レ非三此知以爲二功用一。舍レ知以言レ心。是無二日月一而能成レ天也。有二是理一哉。曰。天無二二日一。人一明德足矣。乃云レ明二明德一者何耶。曰。知一也。有二自レ生而言者一。天之眞知也。所レ謂明德也。有二自レ學而言者一。人知三己之有二眞知一也。所レ謂明二明德一也。

唐荊川曰。明二明德一者。德即是明。蓋天之明命。虛朗洞徹。本無レ不レ明。何有二翳可一レ去。何有二蔽可一レ撤。明レ之云者。只是防二閑他一。使四他不三染二却靈明本體一。常如二本明之初一。並不下曾於二明德上一加中分毫上也。時文用二洗濯等語一。甚不是。

鄒東廓曰。下明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非レ有レ所レ添也。做二不レ得工夫一。不レ合二本體一。合二不レ得本體一。不二是工夫一。不レ觀二諸目一乎。目之本明。不レ可レ添也。養二其本明一。而風障火翳。擧無二以病一レ之。是性レ焉者也。消レ風散レ火。至下于剖二決障翳一。以全中其本明上。是復レ焉者也。若持二障翳病症一。不下服二藥劑一以消レ之散レ之剖中決之上。而冒認曰。吾目原與二離婁一同體。不レ容レ添二一物一。將三終歸二於盲一。而奚以望二其瘳一耶。故戒二懼於未病一。戒二懼於已病一。謂二之復一。

李九我曰。德虛靈不昧。本明也。氣拘物蔽則昏。明レ之者。去二其拘一撤二其蔽一。使二依レ舊明一也。如二鏡子本明。塵垢昏レ之。磨洗便明一矣。

明明理與レ事爲レ二矣。非下所レ謂行二仁義一者上耶。不レ誠無レ物。雖二一匡九合之事功一。孔子猶小二其器一。孟子亦不レ取レ之。皆以二外レ理而行一レ事故也。外レ理而行レ事。則霸者之僞。而非二王道之誠一也。大學摸二寫王道之誠一之書也。故學二其道一者。非二端緒得失早辨一レ之。則不レ無二南轅北行之誤一也。故宜下味二心外無レ理。心外無レ事之語一。而反求上レ之。則庶二乎其不一レ差矣。

又按。分而言。則有二心也。性也。理也之名一。總而言レ之。則明德也而已耳。王子心理不二之說。與二明道程子一合。衆理具而萬事出。與二周子一同。而毛氏所レ引。上合二周程之說一。黃氏謂。陽明全是濂谿學問。皆知三其不二我欺一也。而又何但周程。學レ孟。才與レ孟等。或似二孟子一云。則人各視二王子之學一以二孟子一而可也 以二孟子一。則何與二孔子一相背哉。楊龜山論二孟子一曰。千變萬化。只說レ從二心上一來。吾謂。於二王子一亦然矣。

又按。周子之所レ云神發知矣。便是王子致知之知。而其萬事出矣。亦是格物之物事也之所二由出一也。王子認二得性一。尤分曉親切。非二餘子之所一レ及。故求二之于性一。而不二外求一。以レ之酬二酢萬變一。便是聖人一貫之道。而非二義襲之學一也。以二義襲之學一。窺二一貫之道一。則必異レ見矣。宜レ疑二恠之一也。

又按。朱子以三虛靈不昧具二衆理一解二明德一。則固心理不二矣。愚故曰。王子出而朱子之心亦暴二乎百世之下一。而曉々然不レ顧二理之是非一。乃以二姚江一爲レ禪。便是黨レ同伐レ異口耳者之通病。而非二太公之論一也。且王弇州所レ云之所レ未レ合者朱子耳之說。只道二皮膚言語之間一而已。未レ到二骨

在簡策。與此參看而可。而皆不出於所載之諸說。故今概從刪略。

又按。湛甘泉郝京山及胡朏明諸家。皆以大學之二字爲學官。即辟廱頖宮是也。然蔡虛齋曰。此書所以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學之道也。原在禮記中。即用篇首大學之道之大學二字爲篇名。如論語學而爲政之類。大全辨或曰。大學是聖賢繼天立極體用兼該之學。非對小子之學而言。亦非謂列國諸侯之人。皆入成均辟廱天子之學。而謂之大學也。湛甘泉泥朱子大學序。謂大學即國學。謬甚。由是觀之。則學官之說之非可見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王子曰。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陽明先生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大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毛西河曰。王弇州題正學元勳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說。所未合者。朱子耳。○黃石齋曰。陽明全是濂谿學問。○又曰。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於孟。○清正祖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

後素按。陽明王子之言。說明德之大不外於心。而一篇之義盡於此。且其本固從朱子之說來。而朱註則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云。未免開後世理與事岐而爲二之弊也。似與王子之說不合。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仁義行。則莫非行心理之事也。理與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是也。至於霸者之徒。則正反之矣。天理梏亡於私欲。而外假之。以行尊王拯民之事。於是乎。

小人之使レ爲二國家一。菑害並至。雖レ有二善者一。亦無二如レ之何一矣。此謂下國不二以レ利爲レ利。以レ義爲上
利也。又説二到修身上一。工夫唯是誠意。

大學

呂與叔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レ理盡レ性而已。性者合二內外一之道。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者
也。

高中玄曰。大人正レ己而物正。所レ謂大學。是人世間一種大學問。

羅一峯曰。向レ學便要下爲二聖賢一爲中帝王上。此方是大人之學。

湛甘泉曰。物我同體。故曰レ大。

羅性谿曰。大人者以二天下一爲二一人一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即是身心。

徐匡嶽曰。唯天爲レ大。唯性爲レ大。學盡レ性也。所二以事一レ天也。大學也。故合下來原是萬物一體。
便須二己與レ物俱成一。

後素按。至下於以二天下一爲二一人一。天地萬物爲中一體上。則聖賢帝王皆在二其中一。而人之能事畢矣。

司馬温公曰。夫離レ章斷レ句。解レ疑釋レ結。此學之小者也。正レ心修レ身齊レ家治レ國。以至三盛德著二明
於天下一。此學之大者也。故曰二大學一。楊龜山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レ由二其門一。而欲
レ望二其堂奧一。非二余之所一レ知也。朱子曰。聖人作二大學一。便要レ使三人皆入二於聖賢之域一等之諸説。具

々師尹。民具爾瞻。有レ國者不レ可三以不二レ愼。（惟係二一人之身一。）辟則爲二天下僇一矣。詩云。殷之未レ喪レ師。克配二上帝一。儀監二于殷一。峻命不レ易。道得レ衆則得レ國。失レ衆則失レ國。（又說歸二身上一。）是故君子先愼二乎德一。有レ德此有レ人。有レ人此有レ土。有レ土此有レ財。有レ財此有レ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レ本內レ末。爭レ民施レ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レ于レ常。道善則得レ之。不善則失レ之矣。（惟在二此心之善否一。）楚書曰。楚國無二以爲一レ寶。惟善以爲レ寶。（善人只是全二其心之本體一者。）舅犯曰。亡人無二以爲一レ寶。仁親以爲レ寶。秦誓曰。若有二一个臣一。斷斷兮無二他技一。其心休休焉其如レ有レ容焉。人之有レ技。若二己有一レ之。人之彥聖。其心好レ之。不下啻若中自二其口一出上。實能容レ之。以能保二我子孫一。黎民尚亦有レ利哉。（此是能誠レ意者。）人之有レ技。媢嫉以惡レ之。人之彥聖。而違レ之俾レ不レ通。實不レ能レ容。以不レ能レ保二我子孫一。黎民亦曰殆哉。（是不レ能レ誠レ意者。）唯仁人放二流之一。迸二諸四夷一。不三與同二中國一。此謂三惟仁人爲二能愛一レ人能惡二レ人。（仁是全二其心之本體一者。）見レ賢而不レ能レ擧。擧而不レ能レ先。命也。見二不善一而不レ能レ退。退而不レ能レ遠。過也。好二人之所一レ惡。惡二人之所一レ好。是謂下拂二人之性一。菑必逮中夫身上。是故君子有二大道一。（只是誠意。）必忠信以得レ之。驕泰以失レ之。生レ財有二大道一。生レ之者衆。（能明レ德者。則能親レ民。）食レ之者寡。爲レ之者疾。用レ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仁者以レ身發レ財。未レ有三上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者一也。（能明レ德。則民親。）未レ有二好レ義其事不レ終者一也。未レ有下府庫財非二其財一者上也。孟獻子曰。畜二馬乘一。不レ察二於雞豚一。伐冰之家。不レ畜二牛羊一。百乘之家。不レ畜二聚斂之臣一。與三其有二聚斂之臣一。寧有二盜臣一。此謂下國不三以レ利爲二レ利。以レ義爲中利上也。長二國家一而務二財用一者。必自二小人一矣。彼爲善レ之。

之三其所二親愛一而辟焉。人之身體。惟不レ能二廓然太公一。是以隨二其情之所一レ發而辟焉。之三其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畏敬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哀矜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敖惰一而辟焉。此猶二中レ節之和一。故好而知二其惡一。惡而知二其美一者。天下鮮矣。能廓然太公。而隨レ物順應者鮮矣。故諺有レ之。曰人莫レ知二其子之惡一。莫レ知二其苗之碩一。此謂下身不レ修不上可三以齊二其家一。所レ謂治レ國必先齊二其家一者。其家不レ可レ敎。而能敎レ人者無レ之。故君子不レ出レ家而成二敎於國一。孝者所二以事一レ君也。弟者所二以事一レ長也。慈者所二以使一レ衆也。康誥曰。如レ保二赤子一。親民。心誠求レ之。只是誠意。雖レ不レ中不レ遠矣。未レ有二學レ養レ子而后嫁者一也。一家仁。一國興レ仁。一家讓。一國興レ讓。一人貪戾。一國作レ亂。又說歸二身上一。其機如レ此。此謂二一言僨レ事。一人定一レ國。堯舜帥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桀紂帥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其所レ令反二其所一レ好。而民不レ從。是故君子有二諸己一。又說歸二身上一。而後求二諸人一。無二諸己一。而后非二諸人一。所レ藏二乎身一不レ恕。只是誠意。而能喩二諸人一者。未二之有一也。故治レ國在レ齊二其家一。詩云。挑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二其家人一。宜二家人兄弟一。與二其儀不一レ忒。只是修身。宜二其家人一。而后可三以敎二國人一。詩云。宜レ兄宜レ弟。宜レ兄宜レ弟。而后可三以敎二國人一。詩云。其儀不レ忒。正二是四國一。其爲二父子兄弟一足レ法。而后民法レ之也。此謂下治レ國在上齊二其家一。所レ謂平二天下一在レ治二其國一者。又說歸二身上一。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是以君子有二絜矩之道一也。工夫只是誠意。所レ惡二於上一。毋三以使一レ下。所レ惡二於下一。毋二以事一レ上。所レ惡二於前一。毋二以先一レ後。所レ惡二於後一。毋二以從一レ前。所レ惡二於右一。毋三以交二於左一。所レ惡二於左一。毋三以交二於左一。此之謂二絜矩之道一。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レ好好レ之。只是誠意。民之所レ惡惡レ之。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親民。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々。赫

必愼二其獨一也。言二此未一レ足レ爲レ嚴。以見二獨之嚴一。曾子曰。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乎。富潤レ屋德潤レ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二其意一。誠意工夫。實下レ手處。惟格物。引レ詩。言二格物之事一。此下言二格致一。惟以二誠意一爲レ主。而用二格物之工一。故不レ須レ添二一敬字一。詩云。瞻二彼淇澳一綠竹猗猗。有レ斐君子。如レ切如レ磋。如レ琢如レ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レ斐君子。終不レ可レ諠兮。如レ切如レ磋者。道レ學也。如レ琢如レ磨者。自修也。猶下中庸之道二問學一尊中德性上。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猶二中庸之齊明盛服一。有レ斐君子。終不レ可レ諠兮者。道二盛德至善民之不一レ能レ忘也。格致以誠二其意一。則明レ德止二于至善一。而親民之功亦在二其中一矣。詩云。於戲前王不レ忘。君子賢二其賢一。而親二其親一。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明德親民。只是一事。此以沒レ世不レ忘也。親民之功。至レ於レ如レ此。亦不レ過三自用二其明德一也。康誥曰。克明レ德。又說歸二身上一。太甲曰。顧二諟天之明命一。帝典曰。克明二峻德一。皆自明也。自明不レ已。以爲二親民一。即所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二新民一。詩曰。周雖二舊邦一。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レ所レ不レ用二其極一。孟子告二滕文公養民之政一。引二此詩一云。子力行レ之。亦以新二子之國一。君子明德親民。豈有レ他哉。一皆求レ止二於至善一而已。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レ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二于丘隅一。子曰。於レ止知二其所一レ止。可三以レ人而不二レ如レ鳥乎。止二於至善一。豈外求哉。惟求二之吾身一而已。詩云。穆々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說歸二身上一。爲二人君一止二於仁一。爲二人臣一止二於敬一。爲二人子一止二於孝一。爲二人父一止二於慈一。與二國人一交止二於信一。又即二親民中聽レ訟一事一。要二其極一。亦皆本二於明德一。則信乎以二修身一爲レ本矣。又說歸二身上一。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所レ謂修レ身在レ正二其心一者。修身工夫。只誠意。就二誠意中一。體二當自己心體一。常令二廓然大公一。便是正心。身有レ所二忿懥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此猶二中庸未發之中一。有レ所二恐懼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好樂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有レ所二憂患一。則不レ得二其正一。正心之功。既不レ可レ滯レ於レ有。又不レ可レ墮レ於レ無。心不レ在レ焉。視而不レ見。聽而不レ聞。食而不レ知二其味一。此謂三修レ身在二正二其心一。所レ謂齊二其家一在レ修二其身一者。人

大學古本旁註

漢　戴聖　撰
明　王守仁　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愛也。明明德親民。猶修己安百姓。明德親民無他。惟在止於至善。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則求之有定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明明德于天下。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身之主。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其本則在修身。而末治者否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修其身者。未可謂之知修身也。修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意只是慎獨。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猶中庸之莫見莫顯。故君子

郝氏敬　仲輿　京山
張氏振淵　彥陵
張氏維機　晦中
張氏自烈　爾公　芑山
張氏自勳　卓菴
朱氏之瑜　魯璵　舜水

清

顧氏炎武　寧人　亭林
施氏潤章　尙白　愚山又號蠖齋
李氏光地　晉卿　榕村
費氏緯祹　約齋
金氏松　仍直
李氏凱　圖凌
倪氏元坦　醒吾
胡氏渭　朏明　東樵

董氏其昌　元宰一字思白
張氏次仲　元岵
張氏彩　歛之　還白
張氏自熙　惟適
呂氏　用晦　晚村
朱氏彝尊　鬯錫　竹垞
陸氏隴其　稼書　清獻
段氏玉裁　若膺　茂堂
吳氏埜　蓀右
王氏　罕皆
徐氏元美　清獻　松岑
谷氏應泰

施氏羽玉

奏氏課 他石

朱氏俊柵

王氏錫爵 元馭 荊石

陳氏 白玉

屠氏 枰石

陳氏 筠堂

吳氏 觀我

孫氏繼皐 以德 栢潭

黃氏標 實夫

樊氏亘樞 尙默

管氏登之 東溟

周氏懷魯 孔教

湯氏顯祖 義仍 海若

徐氏常吉 儆弦

李氏維登 子名

周氏繩玉

楊氏 克之

姚氏 元素

唐氏汝諤 士雅

梅氏之煥 惠連 麻城

趙氏 伯雝

胡氏友信 成之 思泉

梁氏 無知

王氏 珍吾

賀氏燦然 伯闇 道星

陳氏耀文 汝南

陳氏繼儒 仲醇 眉公

張氏晉 夏占

柯氏仲炯 賓明

莫氏如忠 子良 中江

湯氏日新 棘川

呂氏柟　中木　涇野
李氏袞　于田
沈氏　覺齋
屠氏隆　長卿　赤水
王氏世貞　元美　弇州
郭氏子章　相奎　青螺
何氏楷　玄子
夏氏九範
高氏攀龍　存之　忠憲
馮氏從吾　仲好　少墟
黃氏洪憲　懋忠　葵峰
姜氏寶　延善　鳳阿
王氏樵　明遠
夏氏思　古訥
漢陽氏涞　貞庵
常氏　安民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申氏時行　汝默　瑤泉　文定
郭氏正域　美命　洙源
王氏納諫　觀濤
袁氏宏道　中郎
吳氏默　因之　無障
周氏汝礪　用齋
顧氏憲成　叔時　涇陽　端文
鄒氏泉　嶧山
黃氏汝亨　貞父　寓庸
錢氏一本　國端　啓新
沈氏一貫　肩吾　鮫門
王氏肯堂　宇泰
楮氏相　元泉
余氏懋衡　持國　少原
董氏份　用均　潯陽

眞氏德秀　景元　西山
盧氏孝孫　玉谿

元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許氏謙　益之　白雲
景氏星　訥庵

明

劉氏基　伯溫　青田　文成
方氏孝孺　希古　正學　文正
羅氏倫　彝正　一峯
陳氏獻章　公甫　白沙　文恭
丘氏濬　仲深　瓊山
都氏穆　玄敬
楊氏愼　用修　升菴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文簡
魏氏校　子才　莊渠　恭簡

王氏柏　會之　魯齋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胡氏炳文　仲虎　雲峯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王氏禕　子充　忠文
解氏縉　大紳
薛氏瑄　德溫　敬軒　文清
胡氏居仁　叔心　敬齋　文敬
蔡氏清　介夫　虛齋
王氏　濟之　守溪
陸氏深　子淵　嚴山
崔氏銑　子鍾　後渠又號仲鳧
林氏希元　思獻　次崖

方氏慤　性夫　嚴陵
陸氏佃　農師
程氏顥　伯淳　明道
周氏諝　希聖　延平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李氏覯　泰伯　盱江
葉氏夢得　少蘊　石林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朱子熹　元晦　晦菴　文公
張氏九成　子韶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錢氏時　子是　新定
黃氏　洵饒
熊氏禾　去非　勿軒
倪氏思　正甫　霅川

馬氏晞望　彥醇
周氏敦頤　茂叔　濂溪　元公
程氏頤　正叔　伊川　正公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陳氏祥道　用之　三山
李氏侗　愿中　延平
胡氏銓　邦衡　澹菴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子九淵　子靜　象山　文安
饒氏魯　仲元　雙峰
喩氏樗　亘能
吳氏知愚　子發
邵氏甲　仁仲　新定
李氏元白　四明
吳氏季　節卿　裕軒
黃氏震　東發　慈谿

朱氏之蕃　元价　蘭嵎
曾氏維倫　惇吾
鄭氏維嶽　申甫　如孩
陳氏龍正　惕龍　幾亭
吳氏　秋圃
施氏邦曜　爾赫　忠愍
劉氏宗周　啓東　念臺又號蕺山
黃氏道周　幼安　石齋
陳氏子龍　臥子　華亭
孫氏奇逢　啓泰　鍾元又號夏峰

以上明儒

彭氏定求　勤止　南畇
彭氏紹升　允初　尺木
湯氏斌　孔伯　潜菴
毛氏奇齡　大可　初晴又號西河

以上清儒

漢

毛氏萇
鄭氏玄　康成

蜀漢

諸葛氏亮　孔明　忠武

唐

孔氏穎達　仲達一作沖遠
韓氏愈　退之　昌黎

宋

楊氏億　大年　文公
范氏仲淹　希文　文正
劉氏敞　原父　清江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文正

董氏穀實　碩甫
耿氏定理　子庸　楚倥
唐氏鶴徵　元卿　凝庵
王氏慎中　道思　遵巖
徐氏階　子升　存齋　文貞
羅氏汝芳　惟德　近谿
張氏位　浩陽
唐氏樞　維中　一庵
高氏拱　中玄　東里
李氏贄　卓吾
錢氏大復　肇陽　漸菴
張氏鼐　世調　侗初
李氏廷機　爾張　九我
焦氏竑　弱侯　澹園
姚氏舜牧　虞佐　承菴
牛氏應元　春宇

耿氏定向　在倫　天臺又號楚侗
唐氏順之　應德　荊川　襄文
李氏材　孟誠　見羅
鄭氏曉　窒甫　端簡
徐氏樾　子直　波石
周氏汝登　繼元　海門
林氏春　子仁　東城
楊氏起元　貞復　復所
葛氏寅亮　屺瞻
呂氏坤　叔簡　新吾
袁氏黃　坤儀　了凡
徐氏即登　匡嶽
湯氏賓尹　嘉賓　霍林
徐氏爌　巖泉
陶氏望齡　周望　石簣
蘇氏濬　君禹　紫溪

引用姓氏

王子守仁　伯安　陽明　文成

王門親炙私淑

徐氏愛　曰仁　横山
王氏畿　汝中　龍谿
鄒氏守益　謙之　東廓　文莊
蔡氏宗兗　希淵　我齋
陳氏九川　惟濬　明水
黃氏弘綱　正之　洛村
劉氏文敏　宜充　兩峰
季氏本　明德　彭山
薛氏應旂　方山
萬氏廷言　以忠　思默
尤氏時熙　季美　西川
王氏時槐　子植　塘南
羅氏洪先　達夫　念菴　文恭

錢氏德弘　洪甫　緒山
王氏艮　汝止　心齋
歐陽氏德　崇一　南野　文莊
聶氏豹　文蔚　雙江　貞襄
薛氏侃　尙謙　中離
魏氏良弼　師說　水洲
劉氏陽　一舒　三五
黃氏直　以方
查氏鐸　子警　毅齋
來氏知德　矣鮮
蔣氏信　卿實　道林
許氏孚遠　孟仲　敬菴
盧氏寧忠　獻甫　冠巖

之所㆘爲也。

○季彭山曰。眞知眞能本一躰也。先師嘗曰。知㆓眞能㆒是眞知。能㆓良知㆒是眞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㆓發端㆒而言。則以㆓明覺之幾㆒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㆓流行之勢㆒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㆓知行㆒分㆗先後㆖。而知爲㆓行始㆒。行爲㆓知終㆒。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

○彭紹升曰。知行之合。孔門言㆑知言㆑行處。似㆑未㆔嘗無㆓先後㆒也。自㆓陽明公知行合一之說起㆒。群而譁㆑之。不㆑知陽明公眞善發㆓孔門之敎㆒者。試看知及必須㆓仁守㆒。知㆑之不㆑如㆑好㆑之樂㆘之。便是知必即行。不㆑行而知亦何用。非㆓合一㆒而何。中庸。智愚屬㆑行。賢不肖屬㆑明。朱子註㆓舜之大知。回之爲㆑人二章㆒。以㆓大知㆒屬㆑行。以㆓服膺弗㆘失屬㆑知。則明明合㆓知行㆒之謂也。陽明公亦未㆘嘗廢㆓思辨之功㆒以爲㆖知也。特非㆑如㆘世之博物洽聞者。曉曉然以爲㆗知㆑之而且徐徐以行㆖之耳。全從㆓誠意章毋㆓自欺㆒勘透。故曰。格物爲㆓致知工夫㆒。致知即是誠意正心工夫。原不㆔必多爲㆓層累㆒也。知行分。而便㆓於曲學之徇㆘名。尤便㆓於怠士之有畫㆒。故多以㆓陽明公㆒爲㆓詬病㆒。頂門一針。舍㆑此何由。

後素案。右經傳諸說。明㆓天人共知行合一之義㆒也。然致知乃存㆓于心悟㆒。致㆑知焉盡矣。如眞能致㆑知。則知行既合一矣。故非㆔致㆑知之外別有㆓知行合一之工㆒也。而今別證㆓知行合一之諸說㆒。特爲㆘未㆓心悟㆒者㆖也爾。

易乃造化之良知。故始レ物不レ雜。惟簡乃造化之良能。故成レ物不レ煩也。人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其性分之天理。爲二吾良知良能一者。本與レ天同二其易一。與レ地同二其簡一也。○張次仲曰。此知乃太虛中一點靈氣。生レ天生レ地生レ物。在二萬有之先一。故曰大始。即所レ謂大極也。易簡而就二人事一言。只是良知良能。更無二別物一。如二孺子入レ井。奔走營救一時俱到一。何曾擬議商量。可レ見一擧念之頃。乾也在レ此。坤也在レ此。天地也在レ此。聖賢也在レ此。此是作レ易根源。孟子謂二不レ學而知。不レ慮而能一。此千聖滴骨之血。後之謂レ易者。圖書象數。支々離離。異端小道。聖學之罪人也。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二不善一。未三嘗不二知。知レ之。未二嘗復行一也。張次仲曰。子瞻曰。知レ之而復行者。非二眞知一也。世所三以不レ食二烏喙一者。徒以二知之審一也。如使下知二不善一如中烏喙上。則世皆顏子矣。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レ此出。

○孟子曰。由二堯舜一至二於湯一五百有餘歲。若二禹皐陶一則見而知レ之。若レ湯則聞而知レ之。由レ湯至二於文王一五百有餘歲。若二伊尹萊朱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文王一則聞而知レ之。由二文王一至二於孔子一五百有餘歲。若二太公望散宜生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孔子一則聞而知レ之。後素按。若二孔子一則聞而知レ之。則雖レ不下踐二天子諸侯之位一。而行中治國平天下之事上。然其治國平天下之行事。既已具二了其知中一矣。知與レ行一物之義。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故王子曰。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則踐二天子諸侯之位一。以行二治國平天下之事一。而實知下所三以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道上。而施レ之。則非二所レ謂行而不レ著者之比一也。然則其知固貫二其行中一矣。行與レ知一物之義。亦於レ是乎可レ見矣。故王子曰。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人以二聖人一爲レ主。故知行合一之眞面目。於二聖人之心一乃驗焉。則甚分曉明白也如レ此。而又非二啻聖人一。愚夫婦之知行躰段亦本來如レ此。孟子齊王以レ羊易レ牛。妻妾見下其良人厭二酒肉一之非道上。而相泣二於中庭一。今人乍見三孺子入二於井一。皆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嘑爾之食行人弗レ受。蹴爾之食乞人不レ屑之類。是皆亦愚夫婦知行合一之徵。而天機發見。乃中和之一端也。然愚夫婦能レ一而不レ能レ萬。又只爲二氣稟習性一所二蔽塞一故耳。學問思辨行之教相立焉。以レ此也。而學問思辨行。非二强拂一レ之也。令レ復二於其知行合一之本躰一也。

○呂東萊曰。致知力行。非二兩事一。力行亦所三以致二其知一。磨レ鏡所二以鏡明一。

○徐存齋曰。知行只是一事。知運二於行之中一。知也者以主二其行一者也。行也者以實二其知一者也。但就二其見處一言。則謂二之知一。就二其踐履處一言。則謂二之行一耳。近有レ人以レ知配レ天屬レ氣。行配レ地屬レ質。分而爲レ二。不レ知天之氣固行二乎地之中一。而凡地之久載而不レ陷。發生而不レ窮者。又孰非二氣

レ知。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昨吉永太守問二格物之義一。格物者。先儒所レ說多多。至二晦翁一說二出窮理一來。其所レ行以レ居レ敬爲レ本。窮理居敬工夫。雖レ非二且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一。先生意如何。答曰。前答三吉永太守問二格物致知一。粗及二朱王異同一耳。太守以レ臨レ民爲レ業。以二平治一爲レ功。若欲下窮二盡事事物物之理一而後致レ知。以及中治國平天下上。則人壽幾何。河淸難レ竢。故不レ若二隨レ時格レ物致レ知。

後素按。右經傳諸說。明三格物之物即心中事。而非二外物一也。而諸家格物訓。聚訟紛々。皆載二于本經一。讀者詳焉。

○王子曰。知是行主意。行是知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二一個知一。已自有二行在一。只說二一個行一。已自有二知在一。

○王子曰。知者行之始也。行者知之成也。聖學只一個工夫。不レ可三分作二兩事一。

○繫辭曰。乾知。讀大始。坤作。讀成レ物。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二位乎其中一。査氏毅齋曰。乾知。即良知之眞躰。坤作。即良知之實用。○王塘南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謂二性躰一。非二以レ此知レ彼之謂一也。易曰。坤作成レ物。此作即明命之流形。是謂二性之用一。非二造作强爲之謂一也。故知者躰行者用。善學者常完二此大始之知一。即所レ謂明得盡。便與二天地一同躰。故即知便是行。即躰便是用。是之謂二知行一一。躰用一一也。○來矣鮮曰。知者。知二此事一也。作者。能二此事一也。乾惟知レ始レ物。別無レ所レ知。坤惟能レ成レ物。別無レ所レ能。此所二以易簡一也。易レ知者。一氣所レ到生レ物。更無二凝滯一。此則造化之良知。無二一毫之私一者也。故知之易。簡能者。乃順二承天一。不二自作爲一。此則造化之良能無二一毫之私一者也。故能レ之簡。惟

非レ離レ物也。至博而至約矣。

○王塘南曰。念念歸レ根。謂二之格一レ物。念念外馳。謂二之逐一レ物。

○盧冠巖曰。夫物猶レ事也。事在レ心不レ在レ外。凡吾心所レ著之事。即是物。格者隨二此心所レ著之事一。而格二其善惡一定之理一也。夫事之在レ心。是非善惡。必有二當然一定之則一。於レ是以二吾心本然之明覺一而是二正之一。則何者爲レ善而當レ爲。何者爲レ惡而當レ去。擧不レ能レ外二吾心之聽明與一二吾身之踐履一矣。是能格レ物。

○顧亭林曰。詩曰。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孟子曰。舜明二於庶物一。察二於人倫一。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矣。

○顧亭林曰。惟君子爲三能躰二天下之物一。故易曰。君子以言有レ物。而行有レ恒。記曰。仁人不レ過二乎物一。孝子不レ過二乎物一。

○顧亭林曰。以二格物一爲三多識二於鳥獸草木之名一。則末矣。知者無レ不レ知也。當レ務之爲レ急。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程子曰。今日至二一事一。明日至二一事一。此說僕亦不レ信。先生謂二之何一。答曰。格者。隨二其物一而格レ之。亦非下今日至二一事一。明日至中一事上。若今日之事。關二係父子君臣夫婦一。又將二如レ之何一。

○朱舜水曰。或問レ余曰。或人評二至正二義一曰。上已曰二正心一。下何又曰二正物一。所レ謂床下架レ床者。此說如何。答曰。床下安レ床。屋下閣レ屋。非二此之謂一也。若如レ此。上已曰レ明二明德一。何下復曰レ致

也。格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爲二困勉一立レ法。正與二不正一。皆從二意根上一用レ力。故曰。格レ物者。格二其意之物一也。若在二物上一求レ正。即爲二義襲之學一。非二大學本旨一矣。

○歐陽南野曰。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故以二格物致知一爲レ本。而隨二其位分一。各有二其物一。物者事也。讀レ書作レ文者。諸生之事。猶下知レ人安レ民爲二天子之事一。耕レ田鑿レ井爲二農夫之事一。制レ器通レ貨爲二工商之事一。灑掃應對爲中弟子之事上。皆其意之所レ用者。而意有二善不善一。故事有二正不正一。惟愼二其獨知一而格レ之。必盡二其本然之善一。而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幾微之間。一毫不二以自欺一。則灑掃應對便可レ到二聖人一事。

○黃洛村曰。人心只此獨知。出二乎身一而加二乎民一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レ此更別無二著レ力處一矣。謂天下之物觸二於前一者。有レ正有二不正一。又謂知意心身無下能離二天下國家之物一而獨立上。是以レ物爲下身之所レ接而非中所レ謂備二於我一者上。雖四視聽喜怒未三嘗不レ在二其中一。而本末賓主則大有レ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三以異二於聖人一者。正惟差二認此一物字一。故格物致知之功。不レ容レ不レ差。亦不レ容不レ補。主レ敬靜養以攝二歸身心一。而內外動靜。不レ得レ不レ爲レ二矣。

○王塘南曰。陽明以二意之所一レ在爲レ物。此義最精。蓋念未レ萌。萬境倶寂。念之所レ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レ注二於目前一。則雖二泰山覿一レ面而不レ覩。念苟注二於世外一。則雖二蓬壼遥隔一而成レ象矣。故意之所レ在爲レ物。此物非レ內非レ外。是本心之彰也。

○王塘南曰。盈二天地間一者皆物也。何以格レ之。惟以二意之所一レ在爲レ物。則格物之功。非レ逐レ物。亦

良知罪一也。近日專以レ排二擊姚江一。爲レ有レ功二絕學一。或亦過矣。

○彭南畇曰。陽明先生因下朱子以後學者。多務二博聞泛覽一而失中其根源上。故揭二出致良知三字一。正以救二夫向レ外馳求者一。工夫切實。可下與二朱子一互相發明上者也。朱子之敎。則由二萬殊一以漸歸二一本一。陽明先生之敎。則由二一本一以統二萬殊一。是異是同。唯孫鍾元先生與二湯潛菴先生一。集中折衷至當。

後素按。右諸說說三致良知之工夫與二發覺一。而併贊下王子提二出其三字一。以救中理學末流之蔽上也。雖二反復鄭重一。人當二厭聞一。然於下致二良知一之精微上也。可レ謂三竪說橫說無二餘蘊一矣。熟讀則大學之工夫思過レ半。

○王子曰。欲レ致二其良知一。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二其事一矣。故致レ知必在二於格レ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レ發。必有二其事一。意所レ在之事謂二之物一。格者正也。正二其不正一以歸二於正一之謂也。正二其不正一者。去レ惡之謂也。歸二於正一者。爲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レ格。書言下格二于上下一。格二于文祖一。格中其非心上。格物之格。實兼二其義一也。

○中庸曰。不レ誠無レ物。

○子曰。言有レ物。而行有レ格也。

○哀公曰。敢問二儒行一。孔子對曰。遽數レ之。不レ能レ終二其物一。

○大程子曰。胸中無レ物。

○王龍谿曰。意之所レ用爲レ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二定形一。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

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說敎。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湯潛菴曰。陽明致良知。硒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擧以示人。即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眞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躰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眞信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愼。何所容其襲取。

○湯潛菴曰。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具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鄕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强久之。必有純熟景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眞脉。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毛西河曰。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

○施愚山曰。致知著在大學。良知發端孟氏。非姚江私言也。然先生自述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中得來。果易言乎哉。當時羅公整菴作困知記以辨之。蓋救學者空言良知之誤在不能致。非

乎。

致良知附錄

○王子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開卷至孝弟章。恍若有得。至龍場歎曰。吾猥倉至此。頼平生學力。他無所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人已死。此良知也。然則聖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如是已。乃挾孔孟書一本。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

○王子三十一時。移居西湖。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拜謝。挈鉢而歸。後素按。愛親本性即良知也。

○許敬庵曰。王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立論至爲明析。

○申文定曰。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皆聖學也。

○耿天臺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脉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爲害尤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敎。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谿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敎。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

功未レ盡也。致知之功。須レ要ニ徹底理會一番始得一。

○劉念台曰。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レ知。故曰ニ眞知外無一レ學。故曰レ致レ知。又曰ニ思則得一レ之。即致知之別名。元來即本躰。即工夫也。又曰。愼思。懼ニ其放一也。又曰。近思。懼ニ其放而外一也。古人立レ言。字字鞭ニ入底裏一。其要歸ニ於知一レ止耳。

○劉念台曰。人生必有レ所ニ自來一。試就ニ其最初一言レ之。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ニ其親一。及ニ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ニ其兄一。此非ニ與レ生倶來者一乎。學者于レ此躰認親切。常見ニ得孩提稍長之眞一。本吾固有一。而無下務以ニ私意一汩中沒之上。則事レ親從レ兄之際。自有ニ不レ期レ然而然者一矣。養焉而致レ嚴。喪焉而致レ哀。祭焉而致レ敬。皆非レ有レ加ニ于其眞一也。直致レ之云耳。致ニ此之知一。更無ニ餘知一。學ニ此之學一。更無ニ餘學一。孝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曾惇吾曰。眞知之說。人知レ之。致ニ眞知一之說。人亦知レ之。而不ニ甚解一レ之。曰。眞知焉用レ致。而解レ之以ニ意見一者。又曰。擴充以致ニ其眞知一。無レ怪ニ乎人愈不一レ解也。然則何以解レ之。曰。解在ニ乎經傳一矣。曰。致レ愛致レ恪也。曰。致レ道致レ哀也。曰。致ニ廣大一也。致ニ中和一也。其致一也。一者何。曰。盡也。滿也。擴充也。故孟子他日盡レ心。或曰盡レ性。或曰擴充。皆致知之說也。若謂ニ眞知焉用一レ致。則愛耶。恪耶。道耶。中和耶。亦焉用レ致耶。夫然後知レ致ニ眞知一者。指ニ本躰上的工夫一。所下以盡ニ吾性一而充中滿其量上也。故言ニ擴充一。不ニ必更言一レ致。言レ致而又言ニ擴充一。便覺レ費レ力。與ニ不レ慮之說一妨。所ニ以人卒不一レ解耳。今直以ニ盡レ性二字一解下致ニ眞知一三字上。豈不ニ明白而痛快一

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

○錢啓新曰。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

○董穀實曰。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顧端文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是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

○高忠憲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

○錢漸菴曰。或問。良知即是本來眞性。無人弗具。但不識亦有多少分數否。若無多少分數。如何同一受教。有或悟之意言之外者。有或泥之字句之中者。想是良知亦落于氣質。不無同異。譬如以月印水。千溪萬派。總是一月。但水有淸濁。月不能無兩樣耳。曰。良知豈不落于氣質。良知雖是本來眞性無人弗具。然一落于氣質。除聖人氣質淸明。良知一無遮蔽外。其間氣質之淸濁有分數。則良知之遮蔽亦有分數。故有悟之意言之外者。良知値氣質無遮蔽時。直透徹也。有泥之字句之中者。良知彼有氣質遮蔽。此際須用致的工夫。致的工夫譬如一泓淸水爲沙土所濁。以漸去其濁。則以漸還其淸。沙土盡去。則淸躰盡還。此際無處非水。則無處非月所印矣。故良知原無多少分數。其有多少分數者。致之之

○徐波石曰。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

○徐波石曰。徃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即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

○楊復所曰。問抑亦先覺。曰。即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

○盧冠巖曰。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辨於知也。夫知者。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眞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萠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焉。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即

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査毅齋曰。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眞心之所發也。眞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

○尤西川曰。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自然之眞。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

○羅念菴曰。若語知而不及良。語良而不及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力行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用力行。到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孟子言怵惕必繼以擴充。言好惡必繼以長養。言愛敬必繼以達天下。陽明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不以良知爲足。而必以致良知爲功。若終日談本體。不及工夫。纔拈工夫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

○唐荊川曰。致知者。是擴充吾心之良知。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然是知豈想像空虛。可得而致哉。

○王遵巖曰。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概。而竊知一二。然自隳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爲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爲益可信矣。

莫レ見也。致知之功。能一ニ動靜一。有レ事無レ事。一以貫レ之。則一時雖レ未レ成レ章。夫固成レ章之漸也。一時雖レ未レ凝。然不レ動之基也。盖學問頭腦既當。自將ニ日新不一レ已。舍レ此而別趨ニ路徑一。皆安排意必也。

○劉兩峯曰。先師謂。學者看ニ致字一太輕。故多不レ得レ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ニ致字上一發揮。工夫條理非下能於ニ良知之躰一增中益毫末上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ニ良知少有レ異焉者一也。

○劉三吾曰。知者心之神明也。知レ善知ニ不善一。知レ好レ善。知レ惡ニ不善一。知ニ必爲一レ善。知ニ必不一レ爲ニ不善一。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レ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ニ明德一。曰顧ニ諟天之明命一。學致レ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ニ能致ニ其知一。古聖人莫レ如レ堯。贊曰欽明。非ニ知之至一而何。中知之不レ倚ニ於覩聞一者也。敬知之無レ怠者也。誠知之無レ妄者也。靜知之無レ欲者也。寂知之無ニ思爲一者也。仁知之生生與レ物同躰者也。各指レ所レ之。而皆指ニ夫知之良一也。故曰。致レ知焉盡矣。

○黃洛村曰。先師之敎。致ニ良知一盡レ之矣。當時聞者莫レ不下凜然痛ニ省於支離之外一。而得中其易簡之要上。至ニ於今日一。固當下磨ニ礱括ニ羽之一得中於自信上矣。然猶或下擬ニ議依ニ違於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者上焉。夫所レ謂良知者。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一而已矣。析レ之則離。合レ之則贅。渾然天成。而燦然條理。無レ容レ擬ニ議依ニ違於其間一。使下於ニ端緒底裡微著小大之義上。而妄擬ニ議依ニ違於其間一。非ニ所レ謂毫釐而千里一乎。葢先師之學。雖レ頓ニ悟於居レ夷之日一。而歷レ艱備レ險。動レ心忍レ性。積ニ之歲

見。是以聽明爲聽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聽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嘑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

○薛中離曰。欲致良知者。其硏幾矣乎。

○魏水洲曰。或問。先生之學、只是致良知。不知先儒許多作用。如主敬窮理等語、亦可用否。曰。千蹊萬徑。皆可適用。豈不可用。但致良知之訣。不必外求字樣。凡爲人者。孰無良知。細躰認之。無時無處。莫非良知感觸。但人未能識透得人皆可爲堯舜。因無堅確必爲聖人之志。不能契悟。此良知之躰便昏惰。過了此生。倘有大見識。大志氣。大契悟。則良知烱然。致之自不容已。此實作聖之功。易簡可久之道也。較諸窮理主敬等語。外添字樣。一時不見頭面。如吃饅頭。不即見餡。此賢人之學也。

○魏水洲曰。良知之敎。不之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世之學者未嘗親炙先師。未嘗經指授。又未嘗實致其知以格物。安能窺其閫奧。測其高深哉。

○劉兩峰曰。本然者良知也。於此兢業存存。乃所謂致良知也。良知能開天下之務。所謂莫顯

也。而行レ之。齊饑發レ棠。衆之所レ悅也。而不レ行。一見二諸侯一。衆以爲レ可レ爲也。而不レ行。三宿出レ晝。衆以爲二濡滯一也。而行レ之。楊墨衆之所レ歸也。而斥レ之。仲子所レ謂廉也。儀衍衆之所レ謂大丈夫也。而又斥レ之。匡章衆之所レ謂不孝也。而不レ斥。又從而禮二貌之一。餽金可レ受也。亦可レ却也。幣交可レ報。亦可レ不レ報也。蓋惟自致二其良知一。不レ狥二毀譽一。不レ拘二格式一。不レ求二聲名一。爲二其所一レ爲。欲二其所一レ欲。無レ爲二其所一レ不レ爲。無レ欲二其所一レ不レ欲。如レ斯而已矣。後之學者不レ知下自致二其良知一。以爲中撥レ事宰レ物之本上。往往依二憑於外一。以爲二前却一。故知二其不一レ可レ爲。而衆或悅レ之。則靡然而從レ之矣。知二其可一レ爲。而衆或非レ之。則踏然而避レ之矣。古人之所二已行一。而心所レ不レ安。亦摹倣而蹈レ之矣。心之所レ安。而古人未二嘗行一焉。亦隱忍而不レ果矣。嗚呼。良知之在レ人。猶レ輕重之有レ權。長短之有レ度也。不三自精二其權度一。而稱レ銖較レ兩。揣レ丈測レ尋。嘵嘵然欲二以開レ物而成一レ務。多見二其惑一也已。

○歐陽南野曰。良知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故見二人之善一。若下得二其所一レ欲而愛中護之上也。見二人之不善一。若三疾痛在レ身而撫二摩之一也。有レ善必以及レ人。若レ解二衣推一食於其昆弟一也。不レ能二必以問一人。若三足之行而取二決於目一也。豈有二妬レ善嫉レ惡矜レ能恥レ負之意一哉。故學者必視二天下一。無二物非一レ我。無二人不一レ可レ入二於善一。然後爲レ致二其知一。

○歐陽南野曰。良知不下由二聞見一而有上。而見聞莫レ非二良知之用一。猶下聰明不レ由二視聽一而有。而視聽莫上非二聰明之用一。心齋傳二習師訓一。不レ至下專以二天德一爲レ知。而惡中聞見上。專以二天德一爲レ知。而惡二聞

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愼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鄒東廓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其名言雖異。其工夫則一。今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而以戒懼爲涉於起意。非特誤認戒懼。抑誤認覺與平等矣。自堯舜以來。曰兢兢。曰業業。曰克勤克儉。曰不遑不殖。曰亦臨亦保。曰忘食忘憂。曰不遷不貳。皆是學也。

○鄒東廓曰。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大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衞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清。與緊爲人正在於此。

○鄒東廓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攷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

豈欺レ我耶。先生笑曰。難レ道レ不ニ是良知一。只未レ致ニ得眞良知一。未レ免ニ攙和一。荊川憤然不レ服。云。試擧看。先生曰。適在レ堂遣レ將時。諸將校有レ所ニ稟呈一。辭意未レ盡。即與欄截。發ニ揮自己方畧一。令ニ其依從一。此是攙ニ入意見一。心便不レ虛。非ニ眞良知一也。將官將ニ地方事體一。請ニ問某處該ニ如何設レ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一。便引ニ證古人做過勾當一。某處如レ此處。某事如レ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ニ凝滯一。此是攙ニ入典要一。機便不レ神。非ニ眞良知一也。及レ至ニ議論未ト合。定ニ著眼睛一。沈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ニ沈幾研慮一。不レ知ニ此已攙ニ入擬議安排一。非ニ眞良知一也。有レ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レ若レ無レ所レ容。自以爲ニ威嚴不ト可レ犯。不レ知ニ此是攙ニ入氣魄一。非ニ眞良知一也。有レ時發ニ人隱過一。有レ時揭ニ人隱行一。有レ時行ニ不測之賞一。加ニ非法之罰一。自以爲レ得ニ好惡之正一。不レ知下自己靈根已爲ニ搖動一。不レ免レ有レ所レ作。非ニ眞良知一也。他如下製ニ木城一造ニ銅面一畜中獵犬上。不レ論ニ勢、之所レ便地之所ト宜。一一令ニ其如レ法措置一。此是攙ニ入格套一。非ニ眞良知一也。當日我一一經營已得ニ勝算一。猛將如レ雲。不レ如下著ニ一病都堂一在ト陣。此是攙ニ入能所一。非ニ眞良知一也。若是眞致ニ良知一。只宜下虛心應レ物。使中人人各得上レ盡ニ其情一。能剛能柔。觸レ機而應。迎レ刃而解。更無ニ些子攙入一。譬ニ之明鏡當レ臺。妍媸自辨一。方是經綸手段。纔有ニ些子才智伎倆一。與レ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レ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レ播ニ弄精魂一。非ニ眞實受用一也。荊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ニ直諒一爲レ益。非ニ虛言一也。

○鄒東廓曰。夫良知之教。乃從ニ天命之性一。指ニ其精明靈覺一而言。書謂ニ之明命一。易謂ニ之明德一。而惻

天下古今之理一。以二其元具在一レ內。涵養者所三以養二其知一也。窮理者所三以致二其知一也。

○王龍谿曰。自三先師拈二出良知敎旨一。學者皆知下此事本末具足。無レ待二外求一。譬下諸木中有レ火。鑛中有上レ金。無レ待二於外求一也。然而火藏二於木一。非二鑽研一則不レ出。金伏二於鑛一。非二鍛錬一則不レ精。良知之蔽二於染習一。猶二夫金與一レ火也。卑者溺二于嗜欲一。高者牿二于意見一。漸漬淪浹。無始以來之妄緣。非二苟然而已一也。夫鑽研有レ竅。鍛錬有レ機。不レ握二其機一。不レ入二其竅一。漫然以從レ事。雖レ使二折レ木爲レ塵。碎レ竅爲レ粉。轉展煩勞。祇益二虛妄一。欲レ覓二金火之兆徵一不レ可レ得也。寂然虛明。本有二天然之機竅一。動二於意欲一。始昏始蔽。消レ意遣レ欲。存二乎一念之微一。得二於象罔一。非レ可二以智索而形求一也。苟徒恃二現在一爲二具足一。不レ加二鑽研之力一。知レ所レ用レ力矣。不レ達二天然之義一。皆非レ所レ爲二善學一也。

○王龍谿曰。仁統二四端一。知亦統二四端一。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二手足痿痺一爲二不仁一。蓋言二靈氣有下所レ不レ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二箇仁字一。沿習既久。一時未レ易二覺悟一。說二箇良知一。一念自反。當下便有二歸著一。喚二醒人心一。尤爲二簡易一。所レ謂時節因緣也。

○唐荊川開二府維揚一。邀二龍谿先生一往會。時已有レ病遇二春汛一。日坐二治堂一。命レ將遣レ師爲二防海之計一。一日退食。笑謂二先生一曰。公看レ我與二老師之學一有レ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レ同。若レ說二良知一。還未レ致得在一。荊川曰。我平生佩二服陽明之敎一。滿口所レ說。滿紙所レ寫。那此不二是良知一。公

○二程子曰。知者。吾之所二固有一。然不レ致則不レ能レ得レ之。彭南畇曰。若下致二良知一云上者。孟子所レ指孩提愛レ親敬レ長之心也、文成以レ是言レ知。直窮二本原一。最爲二親切一。致レ之則大有二察識擴充工夫在一。此知行之所三以貴二於合一一也。不レ觀二程子之言一乎。知者吾之所二固有一。然不レ致則不レ能レ得レ之。又曰。聞見之知。非二德性之知一。物交レ物則知レ之。非レ內也。今之所レ謂博物多聞者。德性之知。不レ假二聞見一。文成之標二擧良知一。蓋張二本於程子此言一矣。朱子非下徒尙二聞見之知一。而不レ本二德性之知一者上。特其後來沿二襲訓詁一者。專趨二于博物多聞之一途一。而反レ本窮レ源之學。莫二之提省一。故文成以レ此立レ教。

○大程子曰。夜氣之所レ存良知也。良能也。尙擴而充レ之。化二旦晝之所一レ梏。爲二夜氣之所一レ存。然有三以至二於聖人一也。

○大程子曰。致レ知但知レ止二於至善一。爲二人子一止二於孝一。爲二人父一止二於慈一之類。不レ須下外面只務觀二物理一。汎然如二游騎無上レ可レ歸也。

○呂東萊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二堯舜一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二堯舜一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レ之。

○陸子曰。彝倫在レ人。維天所レ命。與知之端形二於愛敬一。擴而充レ之。聖哲之所三以爲二聖哲一也。先知者知レ此而已。先覺者覺レ此而已。氣有レ所レ蒙。物有レ所レ蔽。勢有レ所レ遷。習有レ所レ移。往而不レ返。迷而不レ解。於レ是爲レ愚爲二不肖一。彝倫於レ是而斁。天命於レ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二以作一。政事之所二以立一。是故先王之時。學校庠序之間。所レ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レ是而他求哉。所レ謂格物致知者。格二此物一。致二此知一也。故能明二明德於天下一。

○胡敬齋曰。心本有レ知。因二氣稟物欲一昏二蔽其良知一。故須レ致レ知。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二於吾心一。知者心之神明。妙二此理一者也。故人一心足三以知二

水一。先儒所レ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二其中一要レ識二得眞與一レ妄耳。

○薛中離曰。良知自存自照。渾無二方躰一。無二涯限一。若著二個良知一亦是障。

○尤西川曰。近溪學者多說三良知上還有二一層一。此言自二靜中端倪之說一啓レ之。夫良知無二始終一。無二內外一。安得三更有二上面一層一。此異學也。

○呂新吾曰。良知何處來。生二於良心一。良心何處來。生二於天命一。

○呂新吾曰。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二斗室一而通二於六合一的。纔落二聞見一。便有二偏倚駁雜。世俗氣味一矣。是以聖賢將二聞見一來證レ心。不三以レ心狗二聞見一。

○湯潛菴曰。處レ事未二必合一レ宜。此心必有二惄然不レ安處一。此不レ安處。便是天理。便是良知。若心入二于邪僻一。肆然無三不レ安之處一。遂成下其爲二忌憚一之小人上。

後素按。右經傳諸說。明三良知者天之靈明。而非二情識聞見之知一也。

○王子曰。致レ知云者。非レ若下後儒所レ謂充二廣其知識一之謂上也。致二吾心之良知一焉耳。良知者。孟子所レ謂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者也。是非之心不レ待レ慮而知。不レ待レ學而能。是故謂二之良知一。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躰。自然靈昭明覺者也。

○楊文公億曰。童雅之學。不二止記誦一。養二其良能良知一。當下以二先入之言一爲上レ主。日記二故事一。不レ拘二今古一。必先以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一。如二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一。只爲二俗說一。便曉二此道理一。久久成二熟德性一若二自然一矣。

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爲鏡躰。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王心齋曰。眞知之躰。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王心齋曰。眞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鄒東廓曰。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若、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虖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燦然不爽。自慊自欺。由己由人乎哉。

○歐陽南野曰。眞知心之本躰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眞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眞知。

○歐陽南野曰。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眞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眞者。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

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レ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三學者不二肯直下承當一耳。又曰。某于二良知之說一。從二百死千難中一得來。非三是容易見得到二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不レ得レ已與レ人一口說盡。但恐下學者得レ之容易。只把二做一種光景一玩弄。孤中負此知上耳。

○王子曰。若信二得良知一。只在二良知上一用レ工。雖二千經萬典一。無レ不二脗合一。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

○孔子曰。由誨二女知レ之乎。知レ之爲レ知レ之。不レ知爲レ不レ知。是知也。

○孔子曰。蓋有二不レ知而作レ之者一。我無レ是也。多聞擇二其善者一而從レ之。多見而識レ之。知之次也。

王子曰。夫子嘗曰。蓋有二不レ知而作レ之者一。我無レ是也。是猶三孟子是非之心二人皆有レ之之義一也。此言正所三以明二德性之良知非レ由二於聞見一耳。若レ曰下多聞擇二其善者一而從レ之。多見而識上レ之。則是專求二諸見聞之末一。而已落二在第二義一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二見聞之知一爲レ次。則所レ謂知之上者。果安所レ指乎。是可三以窺二聖門致レ知用レ力之地一矣。

○孟子曰。人之所二不レ學而能一者。其良能也。所二不レ慮而知一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及二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親レ親仁也。敬レ長義也。無レ他達二之天下一也。

○二程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二德性所一レ知。德性所レ知。不レ待二於聞見一。

○二程子曰。聞見之知。非二德性之知一。物交レ物則知レ之。非レ內也。今之所レ謂博物多聞者是也。德性之知。不レ假二聞見一。

○錢緒山曰。良知至微而顯。故知レ微可二與入一レ德矣。微之顯。誠之不レ可レ掩也。堯舜禹授受。只是指二點得一微字一。中庸不レ睹不レ聞以至二無聲無臭一。中間只是發二明得一微字一。

○王龍谿曰。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レ同二妄識託レ境依レ緣而知一。譬二之明鏡

○段若膺曰。至下於程子之讀二親民一爲中新民上。則又失二其音讀一者也。漢儒有下改二讀經字一者上。而大學之道在レ親レ民。不レ得レ援二此例一。人與レ人患二隔而不下親。親レ民之事必兼二富レ之敎上レ之。未レ有下不三使レ民菽粟如二水火一。而責以レ仁者上。即大學一篇言レ之曰。小人樂二其樂一。而利二其利一。曰。爲二人君一止二於仁一。與二國人一交止二於信一。曰。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民之所レ惡惡レ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是豈偏言二敎化一耶。失二其音讀一而爲レ政之次第失矣。尙何至善之可レ求耶。近儒如二王文成一亦言レ不レ當レ讀レ新矣。

後素按。右諸說辨二親民之親字不下可レ作レ新。而王子及宗二其說一者親民之解。又載二于本經一而略焉。讀者宜二參看一。

○王子曰。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レ息。但著二了私累一。把二此根一戕賊蔽塞。不レ得二發生一耳。

○王子曰。良知一也。以二其妙用一而言謂二之神一。以二其流行一而言謂二之氣一。以二其凝聚一而言謂二之精一。安可下以二形象方所一求上哉。

○王子曰。性無二不善一。故知無二不良一。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軆。人人之所二同具一者也。

○王子曰。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是只箇好惡。好惡就盡二了是非一。只是非盡二了萬事萬變一。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二乎人一。

○王子曰。吾良知二字。自二龍場一以後。便已不レ出二此意一。只是點二此二字一不レ出。與二學者一言。費二却多少辭說一。今幸見二出此一語一之下。洞二見全軆一。眞是痛快。不レ覺二手舞足蹈一。學者聞レ之。亦省二

子。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

○鄭端簡曰。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敎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敎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敎。亦與賢而糾不肖耳。况好惡之正。又身敎之。則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王弇州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是孟子亦言明德親民也。而王氏不知引也。

○或曰。親民也者。親之也。古云親百姓。親萬民。秦漢以來。亦曰守令親民之官。若曰新民。則無取于義矣。

○林子仁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敎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親民也。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

○郝京山曰。大道躰用一源。顯微無間。纔明德便離不得民。纔致知便離不得物。德非內。民非外。知非精。物非粗。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天下與吾明德渾淪是一個。故曰親民。先儒改親作新。迂疎無味。

ニ川歸レ海。豈待ニ一一詮解一而得レ之耶。

○尤西川曰。自ニ首章一至下此謂ニ知之至一也上。總說ニ學之大端一。自ニ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至ニ此謂レ知レ本。細說ニ學之工夫一。而要ニ其歸極一。各以レ知レ本結レ之。所レ謂修レ身爲レ本。本治末治。止ニ於至善一也。不レ釋ニ明德一。通篇皆明ニ明德一也。不レ釋ニ親民一。通篇皆親レ民也。不レ釋レ止ニ至善一。德明民親。乃所ニ以止ニ至善一也。專揭ニ誠意一者。止ニ至善一之功全在レ此也。致知格物所ニ以誠ニ其意一也。致知格物之功。則毋ニ自欺一是也。恂慄者毋レ欺之實也。釋ニ正心修身一。明ニ其無ニ內外一也。釋ニ修身齊家一。明ニ其無ニ人己一也。釋ニ齊家治國一。明ニ其無ニ親疎一也。釋ニ治國平天下一。明ニ其無ニ遠近一也。自ニ所レ謂誠ニ其意一以下。每レ到ニ段落處一。必屢引レ言以咏ニ嘆之一。自ニ正心修身一。到ニ治國平天下一。皆並擧。而於ニ誠意一獨單言。則其要旨所レ在。與ニ其無ニ闕文錯簡一。皆可レ見矣。

○湯潛菴曰。大學工夫約ニ于誠意一。誠意之極爲ニ至善一。

後素按。右諸說明下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歸ニ宿於誠意一。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統ニ括於誠意一之義上也。學者熟ニ玩此一。則大學全書之義。聖人立言之妙。瞭ニ然乎心目間一矣。

○孔仲達曰。在レ親レ民者。言ニ大學之道在レ親ニ愛於民一。

○倪正甫曰。學者之功用不レ過ニ修レ己安レ人。而明ニ明德一。所ニ以修レ己也。親レ民所ニ以安レ人也。皆欲レ止ニ於至善一也。民レ親者伊川讀レ親作レ新。以ニ下文作ニ新民一爲レ證。朱氏祖レ之。然先儒皆不ニ敢改一。蓋於レ民言レ親自有レ義。親愛也。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ニ民父母一。視レ民如

無レ非レ正也。充ニ於四體一。發ニ於面目一。可四以望而知三其爲ニ正人一也。苟不ニ正心誠意一而存ニ乎邪一。則形容動作亦皆不レ正。充ニ於四體一。發ニ於面目一。可四以望而知三其爲ニ邪人一也。至ニ於國之興亡一。亦以三正與ニ不正一。況於レ人乎。

○楊龜山曰。欲レ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者。先治ニ其國一。欲レ治ニ其國一者。先齊ニ其家一。欲レ齊ニ其家一者。先修ニ其身一。欲レ修ニ其身一者。先正ニ其心一。欲レ正ニ其心一者。先誠ニ其意一。欲レ誠ニ其意一者。先致ニ其知一。致レ知在レ格レ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ニ一身之修一。推而至ニ於天下一。無ニ二道一也。本ニ諸誠意一而已。

○陸子曰。所レ謂誠ニ其意一者。無ニ自欺一也一段。是總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一。故反覆言レ之。如レ惡ニ惡臭一。如レ好ニ好色一。乃是性所ニ好惡一。非レ出ニ於勉强一也。自欺是欺ニ其心一。謹獨即不ニ自欺一。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レ可レ謂レ無ニ人知一。十目所レ視十手所レ指。其嚴若レ此。

○許敬菴曰。古人爲レ學。只在ニ一念上一用レ功。一念誠與ニ不誠一。所レ關ニ係得失存亡一至切。故大學特提ニ誠意一爲ニ全經樞扭一。而致知格物正心修身。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道。俱聯ニ絡其中一。雜ニ引詩書孔子之言一。反覆默證。非ニ必節々分疏一。而錯綜變化。理自躍然。此聖門立言之妙也。

○許敬菴曰。只愼獨誠意。則心正身修一齊都了。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將ニ擧而錯レ之無レ難。此大學所ニ以莫レ要ニ於誠意一也。篇中或證ニ明德一。或證ニ新民一。或證ニ止至善一。樞紐在ニ誠意一。而下レ手在ニ致知格物一。俱可ニ默識於言語之外一。學者於レ此沈潛反覆。切レ身體レ言。自知ニ領要歸宿一。如ニ綱在レ綱。如

意則歸併止至善。故下專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名目有八。卒言修身爲本。仍是一事。如紛紛各釋其義。則大學之緒若是其繁耶。爰取古本讀之。其於首篇之末。接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乃知知本而知已至。格致之說已明。故下獨言誠意。以是知不必補傳也。此後歷引古之明新止至善者。以明修身之爲本。又引聖人之言。證其知本之說。於是詳言身心相因之理。修齊治平本末一貫之意。全篇如貫珠。以是知不必分傳也。嘗有古錦於此。經緯文采。本自斐然。必裁割之。以就近製。不足則益之以他繪。雖復整密。不若仍其舊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史猶闕文。而況經乎。古本向傳於世。好古者多述之。予特爲之通其義如此。

後素按。右諸說明大學無闕文。又無錯簡。爲一篇之義。而學者從湛氏之說審其詞。則大學之要必在誠意之二字。既了然矣。

○唐孔氏曰。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始。海虞陳氏曰。括大學以明德。本明德於誠意。可謂開門見山。

○韓昌黎曰。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

○范文正曰。人之治身。以誠爲本。而所戒者以邪爲急。盖正心誠意而存乎正。則動作舉錯

○羅近溪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二所レ謂經一。無二所レ謂傳一也。亦無レ所レ缺。無レ所レ補也。蓋其書從レ頭至レ尾。只是反復詳明。以顯二大人之學一。

○毛西河曰。是書在二五經禮記一。竟削二其文一。至レ今猶幸見二眞本一者。籍二十三經中鄭氏註一耳。明嘉靖間。王文成公刻二古本大學一。當時父士在レ官者。自レ中及レ外。稱二明代極盛之際一。尙相顧眙愕。竝不レ信三大學復有二此本一。可レ爲二浩嘆一。第其稱二古本一。則原無二今本可一レ爲二匹偶一。今按鄭註孔疏。不レ分二章節一。但以二大學之道起。至一レ止二于信一爲二一截一。子曰聽レ訟起。至レ末爲二一截一。此亦不レ得レ已而爲二署レ註之地一。與二兩截分章一不レ同。

○朱竹垞曰。大學在二小戴記中一。原止一篇。朱子分爲二經傳一。出二於獨見一。自二章句盛行一。而永樂中纂二修禮記大全一。竝二中庸大學文一刪二去之一。於レ是誦二習章句一者。不二復知一レ有二戴記之舊一。陽明王氏不レ過下取二鄭註孔義本一而旁釋上之爾。近見三無錫長夏輯二雒閩源流錄一。於二陽明傳一謂。其敍二古本大學一。則倒二置經文一。反以レ是爲二陽明罪一。果足三以服二天下後世之心一乎。毛西河曰。王文成以二大學原本一示レ人。人大驚。反有下以レ改二竄聖經一訐二于廷一者上。顧朝貫多師二事之一。吏治郞中方獻夫位在二守仁上一。亦執レ贄行二弟子禮一。事類二朱竹垞之所一レ記。因附錄焉。

○吳秋圃曰。按學庸出二於禮記一。古本大學乃漢孔安國所レ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無レ分二經傳一。時去レ古未レ遠。又出二孔氏一似レ無レ可レ疑。紫陽宗二程子之說一。以三其有二錯簡一而更二定之一。尊二首篇一爲レ經。分二三綱領八條目一。而各自爲レ傳。又以二其說一補二格致之闕文一。嘉二惠後學一至矣。愚竊疑三格致傳中所レ稱窮二至事物之理一。反覆求二之大學全書一。此旨不二少槪見一。何也。且篇首提レ綱。語取二分明一。

口二耳之一也。學者審二其詞一焉。其於レ道思過レ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

○鄭端簡曰。餘姚王守仁尊二信古本一。余固不三敢謂二古本有二錯簡一也。

○鄭端簡曰。戴鄭賈三家。皆不レ分二經傳一。經傳分二於宋儒一。戴聖鄭玄賈逵

○樊尙默曰。大學古本。原無二經傳一。

○樊尙默曰。王文恪謂大學初無二闕文一。王文成謂大學亦無二錯簡一。鄭端簡頗信二其說一。

○徐曰仁曰。先生於二大學格物諸說一。悉以二舊本一爲レ正。蓋先儒所レ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レ精竭レ思。參互錯綜以質二於先生一。然後知下先生之說。若二水之寒一。若二火之熱一。斷斷乎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レ惑者上也。

○錢緒山曰。先生在二龍場一時。疑三朱子大學章句。非二孔門本旨一。手錄二古本一。伏讀精思。殆信二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一。其書止爲二一編一。原無二經傳之分一。格致本二於誠意一。原無二闕傳可一レ補。以二誠意一爲レ主。而爲二致知格物之功一。故不レ必レ增二一敬字一。以二良知一指二示至善之本體一。故不レ必レ假二於聞見一也。

○鄒東廓曰。大學古本。以二孔門他章一例レ之。則如二克レ己復レ禮。修レ己以レ敬。出レ門使レ民。忠信篤敬一。皆未三嘗先知後行一也。曾子之自言。如下仁以爲二己任一。臨レ深履レ薄。遠二暴慢鄙倍上。則皆合二知行一而言レ之。由レ是觀レ之。則大學之爲三完本而無二闕傳一。其亦可レ知矣。

○高中玄曰。大學舊本。原是一篇。無二經傳之說一。然脈絡自明。非レ有レ錯也。

置ニ古本大學之全文于朱子改本之前一。曰。今擧世之所ニ誦習一。惟章句也。謹先錄ニ記禮本文一。以存ニ古昔一。然後抄ニ章句於其後一。以便ニ誦習一云。方正學先生亦曰。讀者以レ不レ見ニ古全書一爲レ憾。兩賢學ニ朱子一。而牴牾如レ此。雖下固有中復ニ古本一之意上。德有ニ小大一。學有ニ淺深一。才有ニ通塞一。不レ能ニ奮呼以復レ之。設復レ之。世不ニ肯從一焉。故如ニ毛氏所レ云。特以レ彼易レ之。以レ此易レ彼而已。及ニ王子起一。洞下見古本非三特無ニ闕文一。又無中錯簡上。終去ニ分章一。復ニ舊本一。嗚呼。其功偉矣。

○王子古本大學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ニ至善一而已矣。止ニ至善一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ニ其體一也。修身著ニ其用一也。以言ニ乎己一謂ニ之明德一。以言ニ乎人一謂ニ之親民一。以言ニ乎天地之間一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禮也。動而後有ニ不善一。而本體之知。未ニ嘗不レ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ニ其本體之知一。而動無ニ不善一。然非下即ニ其事一而格中之。則亦無三以致ニ其知一。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三以復ニ其本體一。是謂レ止ニ至善一。聖人懼三人之求ニ之於外一也。而反ニ覆其辭一。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レ務ニ於誠意一。而徒以格物者。謂ニ之支一。不レ事ニ於格物一。而徒以誠意者。謂ニ之虛一。不レ本ニ於致知一。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ニ之妄一。支與レ虛與レ妄。其於ニ至善一也遠矣。合レ之以レ敬而益綴。補レ之以レ傳而益離。吾懼三學之日遠ニ於至善一也。去ニ分章一而復ニ舊本一。傍爲ニ之什一。以引ニ其義一。庶幾復見ニ聖人之心一。而求レ之者有ニ其要一。噫。乃若レ致レ知。則存ニ乎心悟一。致レ知焉盡矣。

○湛甘泉曰。或曰。子之必主ニ乎古本一何也。曰。其以ニ修身一爲ニ格致一也。敎之力也。身レ之也。非レ

〇毛西河曰。大學無古文今文之殊。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書。竝著爲經。而其時復有以大中二書竝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爲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河南二程氏竝讀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因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爲誰作。且變置其文。而加以增補。朱氏元晦乃復爲之割之。析之。遷徙顚倒。確然指定爲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去。孰闕當補。而且推本師承。以爲皆程子之所爲。一則曰。程子所定。再則曰。竊取程子。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敕使共遵。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而于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故科目士子竝不知朱子之外別有舊本。而一二學古者。則又更起而移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爾。非我是競相牴牾。而沿習旣久。忽有僞造爲古本。獻之朝廷。以爲石經舊文。所當頒學宮而定科目者。夫祇一改經而相沿。禍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爲之辨也。陳幾亭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遂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〇朱竹垞曰。豐坊僞石經大學。唐伯元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領行學官。而又述之爲書。夢魘之語也。〇又曰。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也。

後素按。右諸說辯大學有錯簡而無闕傳。一二移易經文。則格致之傳本完具云之義。及以聽訟釋本末之非是。與石經僞文之出。乃起乎程朱更定也。因竊考。在宋時旣有復古之勢。蓋各心疑其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語。未免泛求。與聖功微有疑。而又恐學者不得其意。而外馳無歸宿。故皆起正補傳之誤矣。而黃氏日抄。則先

○都玄敬曰。朱子作二大學章句一。以補二致知格物之傳一。黃氏日抄載二董丞相之說一。謂經本無二闕文一。此特錯簡之釐正未レ盡者。自二知レ止而后有一レ定。至二則近レ道矣一。及聽レ訟吾猶レ人也。至下此謂二知之至一也上。此正釋二致レ知在一レ格レ物。不レ俟二他補一。後車淸臣大學沿革論。其見與二董氏一合。王魯齋聞レ之謂洞二照千古之錯簡一。本朝如二宋學士方正學一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レ目之名。無レ有二所レ謂本末者一。何必傳以釋レ之。方先生曰。以レ聽レ訟釋二本末一。律以二前後之例一不レ類。合爲二一章一而觀レ之。與二孟子堯舜知不レ徧レ物之言一相發明。其爲二致知格物之傳一何惑焉。是雖レ異二於朱子一。而不レ乖二于道一。固朱子之所レ取也。○王守溪曰。朱傳以二聽レ訟一節一爲レ釋二本末一。則可レ疑。本末非二綱領一。非二條目一。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終始獨遺レ之乎。

○顧亭林曰。董文淸改三大學知レ止而后有レ定二一節。於二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之上一。以爲二傳之四章一。釋二格物致知一。而傳止二於九章一。則大學之文。原無レ所レ闕。其說可レ從。

○蔡虛齋攷定傳文曰。所レ謂致知在二格物一者。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レ訟吾猶レ人也。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尤爲レ近レ理。使二朱子復生一。未三必不二改而從一レ之。

○毛西河曰。王魯齋栢謂。大學錯簡或有レ之。然未二嘗闕一也。安事レ補矣。遂就二本文一略作二移易一。而其義已備。因有二王氏改本一。董氏槐葉氏夢鼎吳氏澄與レ之同。其後車氏淸臣嘗爲レ書。以昌二明其說一。此皆從二朱子改本一。而僅去二其補傳一。以自爲レ說者。至二蔡氏淸一。則又從而小變。別有二改本一。

其非。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為然也。

○方正學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淸臣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姑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所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歟。

○景訥菴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以見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

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温陵蔡氏淸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ㇾ說。

○黃慈溪曰。大學自二二程先生更定一。至二晦翁先生章句一。益精矣。獨所ㇾ謂傳之四章。自三聽ㇾ訟吾猶下人以下。釋二本末一云三下有二闕文一。傳之五章釋二致知一。云三上有二闕文一。是以二工夫次第大備之間一。猶有二文字闕失之憾一也。辛酉歲見二董丞相槐行實一。載二此章一謂經本無二闕文一。此特錯簡釐正未ㇾ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下欲ㇾ明二明德一以下條目八事之詳上。此經也。自ㇾ知ㇾ止而后有ㇾ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ㇾ所ㇾ先後一則近ㇾ道矣。此謂ㇾ知ㇾ本。子曰。聽ㇾ訟吾猶ㇾ人也。必也使ㇾ無ㇾ訟乎。無ㇾ情者。不ㇾ得ㇾ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ㇾ知ㇾ本。此謂二知之至一也。右正係ㇾ釋二致ㇾ知在下ㇾ格ㇾ物。不ㇾ待二別補一。今錯在二首章三句之下一耳。

○王魯齋曰。大學錯簡或有ㇾ之。然未二嘗闕一。安事ㇾ補哉

○王魯齋曰。車君書言。致知格物未二嘗亡一。自二知ㇾ止而后有下ㇾ定以下。合二聽ㇾ訟一章一。儼然爲二格物一傳一。使三朱子聞下ㇾ之。當二莞爾一笑一也。

○王忠文曰。大學在二禮記中一通爲二一篇一。朱子始分爲二經傳一。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ㇾ亡而補ㇾ之。孰知三其未下ㇾ亡也。今即二其書一求ㇾ之。知ㇾ止而后有ㇾ定。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此十七句。足ㇾ爲二格物致知傳一。蓋錯簡在二他所一則爲二羨語一。而取以爲ㇾ傳。則極二其精功一。朱子勇二於補一而不ㇾ知二移易一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下所ㇾ謂本末乃別爲上ㇾ之耶。董丞相槐及玉峯車氏西礀葉氏皆著ㇾ論以辨二

與二林擇之一書上。大學正經云云。亦以レ意言爾。傳中引二曾子曰一。知二曾子門人成一レ之。則晦翁亦未レ有レ所レ本也。

○陳耀文曰。大學或問曰。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蓋傳文或引二曾子之言一。而又多與二中庸孟子者一合。則知三其成二於曾子門人之手一無レ疑矣。夫無レ所二承受一。無二他左驗一。而據二相似者一。輒謂二某之作一。所レ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レ師者歟。

○毛西河曰。此夫子七十子之徒所レ記。其言詳且明。並不レ容二訓釋一者。

○李見羅曰。大學孔氏遺書。順レ此學則不レ差。於レ今可レ見二古人爲レ學次第一者。獨賴二此篇之存一。而論孟次レ之。明道先生言レ之矣。

○陸儼山曰。朱晦菴作二大學章句一。說二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一レ之。夫不レ得二其言一。徒記二其意一。遂乃支分節解。徵恐於レ理有レ礙。不レ若下程子只說二大學孔氏之遺書一恰好上。

後素按。右諸說明四大學孔氏之遺書。而非三曾子門人之所二獨記一也。而以レ愚考レ之。則曾子孔子傳心之人也。故曾子及其門人之記述必居レ多矣。然與レ稱二曾子書一。不レ如下稱二孔子遺書一之渾融上也。

○鄭端簡曰。大學一篇。初在二戴記中一。程子始表章。因而更二定之一。朱子爲二之章句一。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レ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レ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柏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

古本大學刮目綱領

○毛西河曰。馮氏屺章甞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レ多。故孔氏正義亦謂。禮記之作。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レ所レ聞以爲レ記。然顯屬二孔子一者。仲尼燕居。哀公問。坊記。表記。儒行。禮運。緇衣八篇。屬二曾子一者。曾子問一篇已。其他皆襍二出孔子及門人弟子一。名竝無二專屬一。然專屬二孔子一如二緇衣一者。亦復有二作者姓名一。見二之他記一。如二緇衣公孫尼子所レ作之類一。必非下無レ據而可二臆指爲一レ某者上。從來大學在二戴記中一。未三嘗屬二誰氏一。不レ知朱子何以確指爲二曾子一。此必有レ所レ受。而當レ俟二再考一。

○朱竹垞曰。大學不レ題二作者姓氏一。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レ所レ聞。或云子思作。至二朱子一於二百世之後一。毅然論定爲二曾子之書一。且析爲二經傳一。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其答二林擇之一書曰。傳中引二曾子曰一。知二曾子門人成一レ之。而穆齋漫錄又云。大學決是子思所レ作。不レ然誠意傳中不レ合レ有二曾子曰三字一。黃岡樊氏六曰。記引二曾子之言一。決非二曾子書一可レ知。學者所レ見不レ同如レ是。當日復齋陸子東磵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レ遠。而朱德莊亦不レ信二朱子章句一。於レ是董文淸而後改本紛綸出矣一。

○樊尙默曰。朱子述二程子之言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乃割二一經一爲二曾子所一レ述。分二十傳一爲二門人之記一。遽稱二曾子之書一。似下與二遺書之說一不上合。觀二誠意章一。別引二曾子之言一。決非二曾子書一可レ知也。

○李于田曰。子思遭二樂朔之難一作二中庸一。事具二孔叢子一明矣。曾子著二大學一。初謂朱說有レ本。然觀下

之下。

一署諸說之次序。一曰說破全旨大意。二曰析講名義。三曰通解經義。四曰存疑餘論。例雖一定如此。又間有出入齬者。出乎愚一人之勤。不能免粗脫。覽者恕焉。

一王子謂門人曰。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此聖賢之公論。而非黨同伐異之偏。故諸說中固亦採入朱子之說。而於不合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旨者。則竊不取矣。

一宋五子。例稱以子。故周程朱三子皆稱子。今陸象山王陽明二先生。亦俱以子稱。自餘先儒。則或以字。或以號。或以謚。字號未知者。但以某氏。

一經文因署諸說既爲三十有七節。實屬割裂。故別載王子古本白文傍註於前。此爲便於覽者檢閱故也。而傍註抽出於李氏涵海。王文錄百陵學山中。彼此挍訂以惠學者所謂珍書。而莫爲容易觀。

諸說與王子相符者若干條。以加諸綱領。而如其列次則首擧大學在禮記不指誰氏作。而非曾子之書。以孔氏之遺書爲是等之說。次擧無闕傳。移易經文。則不須補傳。而格致之義自備云之類。其次擧無錯簡。乃爲一篇之文論。又其次擧誠意者貫全經之義。親民之親。不容作新。致知之知。良知而致其知也。非推廣知識之謂。格物之物。非外物而正其事也。非窮至物理之謂。及知行合一之諸論。各先後區別而畢焉。志於大學眞修之道者。不了得致知格物之名義。則以與改本之義相反。猶或有惑志。是以其致知格物之說。不厭頻數重復。枚擧臚列。而如致知之說。則愚三致意。讀者勿忽。

一綱領所取各家之說。以意義先後爲序。不拘其人之時代。經中署諸說亦然。其諸說於原文或刪句。或去字。亦以有礙於古本之旨也。是乃傚欽定三禮義疏之例。

一古本鄭註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于信爲一節。子曰聽訟起。至末爲一節。此亦不得已而爲署註之地。是毛西河先生之言也。以先儒之諸說及愚按語。署諸兩截之二處。則與經文濶遠。而不便於覽者。而觀十三經禮記中大學。則雖兩截而爲節次以置鄭註。孔疏則束置兩截之二處。而欽定三禮義疏亦禮記中復古本大學。以盡仍舊文。以鄭註孔疏及朱子註。置諸十三經大學之節次。固雖如初學有經文脉絡或不續之疑。今不得已祖述此。又斟酌毛氏大學之節次。以擬爲三十有七節。乃置諸說。而按語下一字以附。然名物訓詁。則直接經文下雙行小書。且雖精義之解。衍前人之說。而別無闡發者。亦雙行小書。各分附本注

凡例

一古本大學在禮記。竟削其文。至今幸見眞本者。藉十三經中鄭氏註耳。王文成公刻古本大學。第其稱古本。原無今本可爲匹偶。不如直稱大學二字爲當。是毛西河先生之言也。然朱子改本。明永樂中勒甲令。而行于我邦亦既久矣。童而誦之。老而講之。如以大學二字稱古本。則反與改本混焉。恐不能辯。仍從陽明王子刻本舊號。稱之以古本大學。

一自朱子改本行于世。禮記無大學。方正學先生曰。學古者以不見古全書爲憾。王子刻古本大學。蓋亦其意也。可謂有功於聖經矣。然至呂晩村輩。攻擊王子不遺餘力。作天蓋樓語錄曰。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己。彎弓反射。輙以古文石經爲辭。云云。夫古文石經。非古本大學也。自改本行于世。學士大夫不復知禮記原有大學。當其時。豐坊者僞作石經古文。上於朝。罪不獨在豐坊也。必有在焉。晩村所云古文石經。指此也。而信石經者。東林顧端文高忠憲輩。而其謂陽儒陰釋。反斥王子居多矣。然不擧古本大學。而石經古文云者何也。推其意。起乎黨同伐異之私。如明擧王子復古本之實。則朱子之改本反非聖人之舊。而其遷改經文之事亦明晰焉。雖兒輩得知之。則改本衰壞之基也。故朦朧其語。似俾不知古者。必疑陽明古本大學即石經之僞文。噫。晩村欲惡王子。併抹殺古本大學。誣亦大矣。是以古本大學之源流。不可不明辯。故以先儒論大學諸說爲綱領。而誠意親民。致知格物。及知行合一之解。是王子古本之說。與朱子之說全不相合處。故又採先儒論之之

多言一。降伏者自少。而攻擊者却多矣。然因レ論レ學集ニ矢於吾身一。固所ニ甘心一也。于レ時天保三歳次壬辰夏六月。浪華大鹽後素題ニ于洗心洞中一。

宇津木靖　訓
門人　松浦誠之　點
湯川幹

纒二繞其心一。不レ忍三遽訂二朱說之是非一。此可三亦謂二非二人情一哉。不レ意各挾二勝心一。强說剛辯。剽二竊其頭腦之說一。以追二補朱子章句等之所一レ不レ及。則豈非下實皆陶二治於陽明子一者上乎。謂二之陽朱陰王一而可也。然而反以レ戈入レ室。攻擊如二仇讐一。是何心也。湯文正答二淸獻一書曰。恐朱子亦不レ樂レ有二此報復一矣。程魚門曰。淸獻攻二陸王一太過。猶墜二講學習氣一也。彭南畇曰。陸侍郞早以レ排二擊王文成一爲レ事。意在レ尊レ朱也。然文成之緒言幾絕。而朱子之學卒未レ有レ明也。是豈侍御初志哉。以二三家之說一觀レ之。則淸獻之勝心不レ容レ掩也。余之言非耶。餘子姑置不レ論。嗚呼。心理不二。知行合一。眞是洙泗伊洛之學要。初朱子之本旨亦所レ同也。若使三薛子諸賢出二于陽明子之後一。亦必啓二於其致知一。雖レ論レ學乃入二知行並進之正一。而又握二學之要一矣。使三淸獻諸子出二于陽明子之前一。亦必壅二於夫格物一。至レ論レ學即襲二先知後行之誤一。而又嘆二要何在一。然則繼二往聖一開二來學一。其機只在二陽明子一而已矣。亦何疑哉。而如二其功業文章一非二人之所一レ及也。只心理不二。知行合一。雖二塗人一得二學而臻一レ之。然不レ明二其致知格物之訓一。則如二瞽者無一レ相跛者無一レ杖。決難レ入二其門一矣。況上二其堂一乎。其人唯唯退。而余讀二古本大學一有レ年二于玆一。非三徑讀二大學白本一也。讀下昔人讀二大學一以所レ著之群書上。而治二白本一。服二膺其致知格物之訓一。近破二迷心一。猶如レ刮レ目然。因又就二白本一成二節次一。每二節次一置二陽明子及儒先之說一。而余按語亦附焉。名曰二古本大學刮目一。正將三之レ死以修二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學一。然則不三但不二負二陽明子之教一。庶幾亦不レ叛三孔子程子之學要。與二朱子之本旨一矣。嗚呼從レ吾遊之徒。亦將レ刮レ目。則不レ可レ不レ讀レ之也。今以二夫所レ答之言一併書二簡端一。刻二之于家塾一。世之君子看レ之。則必罪二蕪陋之

不レ暴二于百世之下一。豈非レ可レ惜哉。豈非レ可レ悲哉。古有レ言與レ仁同レ過。然後其仁可レ知也。此豈非下謂二仁者之過一者上耶。只知二是義一而憂レ之者。董文正王魯齋車玉峯之外。慈溪黃子正學方子虛齋蔡子數人而已。故皆曰。大學無レ闕。何事レ補。而其說雖三各有二小異一。總删二去其補傳一。要二一家之言。而不レ能レ明二之于天下一。故雖二陽明子之高明一、初未三嘗知二是義一。猶一意尊二信即レ物窮レ理之說一。用レ工以至下格二竹子一之拙上。況宋以降學者支支離離。焉得レ看二破即レ物窮レ理之無一レ要。而微有下隔二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旨一哉。而陽明子龍場者。誠萬死一生之地。動レ心忍レ性之餘。闡二明格物致知之旨一。繼二心理不二知行合一之墜緒一。而去二分章一。復二舊本一。雖レ如下與二朱子一相反上。以レ理推レ之。則因レ此朱子之本旨。亦暴二于天下萬世一。然則非二朱子之罪人一而朱子之益友也。豈如下董文正諸子之僅去二補傳一。求二莞爾于朱子一之比上哉。是故前二乎陽明子一朱學純儒如二敬軒薛子敬齋胡子及許魯齋一。皆信三心具二衆理一。則固知二心理之不二一也。然至二於其論レ學。則皆亦顯襲二先知後行之誤一。而後二乎陽明子一朱學老儒如二陸淸獻李文貞及呂晩村一。不三但知二心理之不二一。雖レ至二於其論レ學。皆亦暗入二知行並進之正一。而薛子曰。道至二濂洛關閩一而明。今其書雖レ存。吾不レ知二道要何在一。此無レ他。壅二於紫陽之格物一也。淸獻大極之論。歸二之于心而握レ要。簡易直截無二支離之見一。此無レ他。啓二於姚江之致知一也。否則淸獻諸子之學、未三必出二乎薛子諸賢之上一。薛子諸賢之識。未三必屆二乎淸獻諸子之下一。而於二儒者一大緊要事一。豈有二其識如レ彼。其學如レ此之理一哉。淸獻諸子幸而出二于陽明子之後一。而熟二觀其全書一。聞二見其行實一。無二是非之心一非レ人。安得レ不下心二伏其繼二墜緒一之大力上。而欽二慕其確論雄文不レ在二孟子之下一哉。而舊習

古本大學剖目自序

余聞諸前哲。學之益于人也。以窮理云則誠意正心修身也。雖讀四子五經窮萬物之理。而無誠意正心修身之實。則豈益于人哉。豈亦足貴學哉。或引世儒相傳之說謂余曰。格物致知窮物理。然後下誠意正心之功。以至修身。是大學之序。而朱子之教也。心與理爲二。知與行爲岐。既明明焉。如子之言。不亦異學耶。曰以余之言爲異學。則非但姚江。伊洛亦異學也。非但伊洛。洙泗亦異學也。程子曰理與心一也。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心理之不二於是乎可見矣。又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知行之合一。於是乎可見矣。心理不二。知行合一。即是伊洛之學要也。而目之以異學可乎。經曰。在明明德。朱子解之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云。則心理之不二於是乎可見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朱子解之曰。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云。則知行之合一於是乎可見矣。心理不二。知行合一。洙泗之學要也。而目之以異學可乎。由是觀之。則以心理爲二。知行爲岐。而敎學者反異學。而非伊洛洙泗之嫡派也。夫朱子亦遵伊洛而溯洙泗。既極其淵源。即於其明德好惡之解。可見未嘗有與之異流矣。然則心理不二。知行合一。紫陽之本旨也。但其即物窮理之工。則葢其意以爲中人己下皆當以企及。然而茫乎似無要。啓後學之惑。而其弊也。趨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之俗學。於是焉洙泗伊洛之學。終庶幾乎湮晦薄蝕。而朱子之本旨。亦

跋

道之爲レ體。無レ聲無レ臭。豈在レ乎レ言哉。孔子曰。欲レ無レ言。孟子曰。難レ言。是皆以レ非ニ言之所ニ能盡一也。然孔子有ニ性天道之言一。孟子有下拒ニ邪說一之辯上。何也。蓋發ニ於不レ得レ已而已。此之謂ニ有道之言一。一齋先生既著ニ言志錄一。又有ニ後錄一。有ニ晚錄一。皆嘗上レ梓。齡踰ニ八旬一。則耋錄亦成。其命意之邵。言辭之精。足ニ以見ニ其眞積力久之功一。其幾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歟。近者門人渡邊君升請ニ刻行一。先生曰。耄耋之言。錄亦贅矣。矧於レ刻乎。與曰。言而錄レ之。業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錄不レ得レ已。則刻亦可レ得レ已乎。乃固請付ニ之君升一云。

嘉永癸丑中秋後一日　　河田興謹識

吾軀。父母全而生レ之。當ニ全而歸レ之。臨歿時。莫レ有ニ他念一。唯謝ニ君父大恩一而瞑。是之謂ニ全終一。

凡參佰肆拾條

言志耋錄 終

則衰頹蹉蛇。如ニ將レ落之日一。無ニ能爲一耳。少壯者宜ニ及レ時勉强以成ニ大業一。罔レ或ニ遲暮之嘆一。可也。

養生一念。出レ於ニ孝敬一。固爲ニ事レ天之道一。常人養生。或是自私。宜レ知レ所レ擇耳。

老人少决。以ニ神氣乏一也。唯事理精明。則理以率レ氣。無ニ此弊一耳。

老人終ニ天數一者。以レ漸而移。老漸善忘。忘甚則耄矣。耄之極乃亡。亡即斷。歸レ於ニ原數一矣。

少者勿レ狃レ少。壯者勿レ任レ壯。老者勿レ賴レ老。

親道在レ慈。人概嚴レ於レ子。而慈レ於レ孫。何也。蓋其嚴レ於レ子者。以ニ責善之切一而然。乃慈也。其慈レ於レ孫也。以下其有ニ代レ我以責レ善者上。故只見ニ其慈一耳。祖先之於ニ子孫一。其情蓋亦相遞爾歟。

人道只是誠敬而已。生既全レ生。死乃安レ死。自レ敬而誠也。生死天來。順而受レ之。自レ誠而敬也。

至下夫較ニ短長一。說中苦樂上。則竟是男女親族之私情。於ニ死者一無ニ此遺念一耳。

人身氣脈。與レ潮進退。與レ月盈縮。則死生固有ニ定數一。但養生以全ニ所レ享之數一。斯爲レ得。長生久視。不レ足レ道耳。

凡有ニ生氣一者畏レ死。生氣全盡。此念亦盡。故極老人一死如レ睡。

釋以ニ死生一爲ニ一大事一。我則謂晝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時之死生。只是尋常事。然我之所レ以レ爲レ我者。蓋在ニ死生之外一。須ニ善自覔而自得一レ之。

臨歿工夫。宜ニ一念覔ニ未生之我一。原レ始反レ終。知ニ死生之說一。是也。

誠意。是終身工夫。一息尙存。有ニ一息之意一。臨歿只要ニ澹然無レ累。即是臨歿之誠意。

心身一也。養心在澹泊。養身亦然。養心在寡欲。養身亦然。

余今年辛亥耋齡。衰老之極。肛裏夙痾亦同衰。因思於今宜虞外感。乃日服藥預防。又益節飲食。愼起居。庶乎以延一日。即亦守身之孝爾歟。

養生出於私。則養飜招害。出於公。則養實成養。公私之差在毫髮。

凡事不可過度。人道固然。即此亦養生。

老人不忘養生固可。然至於已甚。則不免人欲。可勞則勞。可苦則苦。一息尚存。勿怠人道。乃是人事天之道。天助人之理。養生正路。蓋在於此。

老人毋托養生以放肆。毋托養生以奢侈。毋托養生以貪冒。書以自警。

養老要占一安字。心安。身安。事安。何養如之。

清忙成養。過閑非養。

曉要早起。夜要熟睡。竝是養生。

親歿之後。吾軀即親也。我之養生。即是養親之遺。不可認做自私。

老人不患無持重。患無決斷。

老人平居索然不樂。宜每存喜氣。以自養。

老人宜臨流水。仰遠山。以爲恢豁觀。眞是養生。倘或怯風寒。常擁被在室。則似養非養。

人生二十至三十。如方出之日。四十至六十。如日中之日。盛德大業。在此時候。七十八十。

老人處レ事。不レ失レ於レ酷而失レ於レ慈。不レ失レ於レ寬而失レ於レ急。可レ警。

老人尤要二遜讓一。

任之重者身也。途之遠者年也。任二重任一而輸二遠途一。老學尤宜レ厲二老力一。

常人之所二認以爲一レ養者。其實或用レ戕レ生。謂二之因レ藥發一レ病。不レ可レ不レ擇。

老人於二食物一。宜三視爲二藥餌一。有二分量一。有二加減一。又有二生熟之度一。

養老之方。恰是坤道。心欲レ靜。事欲レ簡。衣欲レ厚。食欲レ柔。室欲二西南之暖一。

老人好二速成一。可レ戒。好二苟便一。可レ戒。過二憫恤一。可レ戒。此外尙有二執拗拘泥畏縮過慮數件一。都是衰頽念頭。須下能奮然作レ氣。破中却此念上。

老人自養有二四件一。曰和易。曰自然。曰逍遙。曰流動。是也。諸激烈事皆有レ害。

老人嵩拘二養生一。或却害レ之。但勿レ爲二已甚一。即是養生。

養老侍人。宜レ用二老婦鍊熟者一。少年女子。多不レ解レ事。

養老用レ酒。以二醴酒若濁醪一爲レ佳。醇酒過烈。非二老軀之宜一。

養老之方。夜燭要レ明、侍人要レ多。兒孫嬉二戲於一レ側亦不レ妨。宜下以二人氣一爲上レ養。不三必賴二藥餌一。

持二其志一。無レ暴二其氣一。此訓於二養生一亦有レ益。

觀二花木一以養レ目。聽二啼鳥一以養レ耳。嗅二香草一以養レ鼻。食二甘滑一以養レ口。時揮二灑大小字一以養二臂腕一。徜二徉園中一以養二股脚一。凡物得二其節度一。皆足二以爲一レ養耳。

道理無二往不一レ然。敬一字。固修身工夫。養生之訣。亦歸レ於二一箇敬一。

人命有レ數。不レ能レ短二長之一。然我意欲二養生一者。乃天誘レ之也。必得二脩齡一者。亦天錫レ之也。究レ之殀壽之數。非二人之所一レ干。

人情莫レ不下好レ安而惡一レ危。宜レ守二素分一。莫レ不二好レ壽而惡一レ夭。宜レ愼二食色一。人皆知而不レ知。

余老境懶惰。行件都蕪。但言語飮食之愼。比二諸少壯一。庶レ乎レ可。又繇思。此即是老衰爾爾。

視聽言動。各有二其度一。過度則致レ病。養生亦不レ外レ於二吾道一。

食物有二口好而腸胃不レ好者一。有二腸胃好而口不レ好者一。腸胃好者皆養物也。宜レ知レ所レ擇焉。

兒孫團集成レ養。老友聚話成レ養。凡聞二吉慶事一。亦皆成レ養。

遠歩非レ養。過食非レ養。久坐非レ養。勞二思慮一尤非レ養。

養二心志一。養之最也。養二體軀一。養之中也。養二口腹一。養之下也。

欲下就二老人一謀上レ事。宜レ在二午中前後一。至レ於二昏暮一。則思慮易レ錯。

極老人思慮昏聵。譬猶二水影物倒一。舟行岸動。不レ辨二彼此一。唯有德老人無二此昏聵一。以二養之有一レ素也。

老人勿レ弱二視强壯一。勿レ輕二侮幼冲一。勿下或過慮少斷。錯中誤事期上。書以自警。

老人於二數年前事一。往往有二錯記誤認一。今漫語レ人。不レ免二少差一。或做二障碍一。不レ容レ不レ愼。

老人氣急。事好二速成一。不レ能二自重一。不レ能二含畜一。又妄信二人言一。不レ能レ察二其虛實一。可レ不レ警乎。

愛憎之忽變然邪。人主於二士女愛憎一。亦類レ此。

邦俗養子承レ後。雖レ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於レ道亦不レ妨。堯以レ舜爲レ婿。以二天下一傳レ之。戴記有虞氏祖二顓頊一而宗レ堯。是則類三於二養子承一レ後。況乎邦俗貴賤皆然。義合卽是天合。不レ可レ謂レ無二此理一。

古書畫。皆古人精神所レ寓。書尤爲二心畫一。對レ此使二人起敬追慕一。宜三時時展二覽之一。亦爲二養心之一一。

色之清者可レ觀。聲之清者可レ聽。水之清者可レ啾。風之清者可レ當。味之清者可レ嗜。臭之清者可レ嗅。凡清物皆足三以洗二吾心一。

身有二老少一。而心無二老少一。氣有二老少一。而理無二老少一。須丙能執下無二老少一之心上。以體乙無二老少一之理甲。

人皆忘二往年之既去一。而圖二次年之未一レ來。舍二前日之已過一。而慮二後日之將一レ至。是以百事苟且。終日齷齪。以至二老死一。可レ嘆也。故人宜丁回下顧少壯時有二困苦一。有中艱難上。以知丙今之爲乙安逸甲。是之謂三自知二本分一。

天道人事。皆以レ漸至。樂三樂於二未レ樂之日一。患三患於二未レ患之前一。則患可レ免。樂可レ全。可レ不レ省乎。

人道在レ敬。敬固爲二終身之孝一。以三我軀爲二親之遺一也。一息尚存。可レ忘二自敬一乎。

心事必見於面相與言語。欲知人之邪正。當先瞑目聽其言語。然後開目觀其面相。兩相比照。以察其心事。若是則庶乎無愛憎之偏。

刑罰世輕世重。此是呂公經歷名言也。時代古今謂之世。須善開活眼以軒輊之。不必泥成法。

訟訴。既就其言色。以視聽其心。則我當先以平意公心待之。急心不可。倦心不可。愛憎心尤不可。

凡爲郡官縣令者。父母民之職也。宜以憫恤爲先。以公平爲要。至於委曲詳細。則付之屬吏。可也。故又以精選屬吏爲先務。

爲郡官者。視百姓如兒孫。視父老如兄弟。視鰥寡如家人。視傍隣郡縣。如族屬婚友。己則以勤儉率之。而以臥治爲旨。可也。

親民之職。尤宜擇有恒者。若有才而無德。必敗醇俗。後雖有善者。而不能反之。

凡治大都者。宜以知其土俗人氣爲先。爲之民者。必覗新尹之好惡。欲使人不覗。則倍覗之。故當使人早知其好惡。卻好。何好惡之爲可。恤孤寡。愛忠貞。禁奢侈。折強梗。是爲可。

教而化之。化難及也。化而教之。教易入也。

治國著眼處。在達好惡。

美酒膏粱。誠不過口腹一時之適。既入腸內。則以速化爲糞溺爲快。唯懼留滯成病。何其

內上。可也。

役二群小人一以興二大業一者英主。舍二衆君子一而亡二一身一者闇君。

有二非常之士於一レ此。宜二能攬而用一レ之。我攬レ之則彼爲二吾用一。雖レ不レ能二大用一。而亦爲二世觀望一。若使下渠不上レ得二親昵一。則必爲二他人有一。不下翅不上レ爲二吾用一。卻有レ害。

功利二字。固非二不好字面一。因二民之所一レ利而利レ之。則虞廷亦以レ功稱レ禹。但以二謀與一レ計爲レ病而已。學者審レ之。

在二官署一。戒三言及二家事一。在レ家則勿三一洩二官事一。公私之辨。仕者之大戒也。

凡在二仕途一者。多有二競躁之念一。蓋有二此念一時。必不レ能レ晉。至レ忘二此念一。則忽然一轉。事物之理皆然。

遠方試レ步者。往往舍二正路一趨二捷徑一。或繆入二林莽一。可レ嗤也。人事多類レ此。特記レ之。

智仁勇。人皆謂大德難レ企。然凡爲二邑宰一者。固爲二親民之職一。其察二奸慝一。矜二孤寡一。折二强梗一。即是三德實事。宜下能就二實迹一以試上レ之。可也。

聽レ訟之道。仁以爲レ體。莊以涖レ之。智以察レ之。先聞二其言一而攷二情僞一。次觀二顏色一而辨二眞贋一。或寬或嚴以抑二揚之一。然後義以斷レ之。勇以行レ之。大抵如レ是而已。

聽レ訟要二明白一。又要二不明白一。要二明白一。似レ難卻易。要二不明白一。似レ易卻難。總レ之以二仁智兼至一爲二最緊要一。

爲二人君一者。宜レ通二下情一。固也。爲二人臣一者。亦宜レ通二上情一。不則諫諍不レ的。

人主宜レ統二大體一。宰臣宜レ執二國法一。文臣敷二敎化一。武臣厲二士職一。其餘小大有司各守二其職掌一。合以爲二一體一。則國不レ足レ治。

人主最要二明威一。德威惟威。則威而不レ猛。德明惟明。則明而不レ察。

爲二人君一者。莫レ患レ於レ無レ臣。宜レ患レ於レ無レ君。卽君德也。爲二人臣一者。莫レ患レ於レ無レ君。宜レ患レ於レ無レ臣。卽臣道也。

人或謂人主宜レ不レ露二喜怒愛憎一。余則謂不レ然。喜怒當レ節。愛憎得レ實。則一嚬一咲。亦仁政所レ在。徒飾二外面一。不可也。

漢土三代已後。封建變爲二郡縣一。是以其治概不レ能レ久。偶讀二晉史一。史臣謂國之有二藩屛一。猶二濟レ川之有二舟揖一。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藩屛式固。亂何以成レ階。其言如レ是。而勢不レ能レ變。不二獨西土一。而萬國皆然。邦人何忘二其太幸一邪。

凡爲二宰臣一者。徒拘二泥成法一。而不レ知二變通一。則無二宰臣之用一。時有二古今一。事有二輕重一。其要在レ於二有レ所レ守而能通。有レ所レ通而能守一。是之爲レ得。

爲二上官一者。於二事物一宜レ無二嗜好一。一示二嗜好一。人必以レ此夤緣。但嗜レ義好レ善。則人之夤緣亦不レ厭耳。

人事。外不レ變而內變者有レ之。名不レ變而實變者有レ之。從政者宜下因レ名以責二其實一。就レ外以求中諸

凡物有二輕重一。有二虛實一。以成二變化一。皆既未濟之象也。聖人既立二此象一。以示レ人。而人未レ識二其妙一。須二善翫索而得一レ之。

天資二於地一。而萬物泰。水資二於火一。而天功濟。人倫五敎。皆具二此理一。而家國治。須三善省察而自得二焉。

水火。靈物也。民非二水火一。則不レ生活。水火。又能焚二溺人一。天地生殺之權。全在二水火一。

天地之用。莫レ大二於水火一。天地體也。滿世界皆水火也。故可レ敬者。莫レ如二水火一。可レ懼者。亦莫レ如二水火一焉。

水火。是天地之大用。憑レ物成レ形。無レ有二定體一。近觀二西洋所一レ出。奇巧小大器物。蓋皆盡二水火之理一。以製レ之。如二大砲氣船一。亦不レ外二於水火之理一。

凡物有二奇巧可レ賞者一。有二雅素可レ賞者一。奇巧而可レ賞。一時之賞也。雅素而可レ賞。則無限之賞也。眞可レ謂二之珍品一矣。蘭人齎來物件。率皆奇巧。吾知二其無二雅致一。但其精巧。則可レ懼之一端。

雷霆地震。人皆驚。而未レ至二於大驚一。但大熕一響。出二於不意一。則不レ免二喫驚一。以下其出二於人爲一也。是知可レ敬者天。可レ怕者人。

帝出レ于レ震。日出之方也。故東方之人有二義勇一。震發之氣居レ多。乃可レ賴也。說二言于一レ兌。日沒之方也。故西方之人有二智慧一。兌悅之氣居レ多。卻可レ虞也。易理如レ是。宜レ致レ察。

唐虞之治。只是情一字。極而言レ之。萬物一體。不レ外二於情之推一。

天不レ可レ測。而或可レ測。人可レ測。而或不レ可レ測。

西洋窮理。形而下之數理。周易窮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則根株也。數理。譬則枝葉也。枝葉自二根株一生。能得二其根株一。則枝葉從レ之。窮理者宜下自二易理一而入上也。

吾邦。於二古代一有二騎戰一。及レ後甲越竝精レ於レ兵。於レ是軍伍各有二成法一。臨レ戰卸騎步戰。但亂軍追レ敵。用レ騎耳。然應變戰鬪。無二一定一。則騎戰亦不レ容レ不レ講。

騎戰。嘗在二馬足蹂躙一。故宜下連二數十騎一。縱橫馳突上。則唯其時之宜耳。

騎戰時。揮レ槍運レ刀。宜三力在二後足一。槍欲レ突。刀欲レ擊。而力在二前足一。則必致二顚墜一。可レ警。先輩相傳如レ是。

世之爲二武技一者。玅處必歸三之於二禪理一。而不レ知レ求三之於二吾儒一。試思鄕黨一篇。聖人俯仰進退。一動一靜。莫レ不レ中レ節。卽是天來絕玅處。文武眞無二二致一。

眞勇如レ怯。眞智如レ愚。眞才如レ鈍。眞巧如レ拙。

今之儒者。徒爲二書蠹一。氣力不レ振。宜下時試二武技一。以養中英氣上。於二文學一亦有レ益。余齡已耋。今則已矣。但使三人肄二習之一耳。

歷代帝王。除二唐虞一外。無二眞禪讓一。商周以下。秦漢至レ於レ今。凡二十二史。皆以レ武開レ國。以レ文治レ之。因知武猶レ質。文則其毛彩。虎豹犬羊之所レ以レ分也。今之文士。其可レ忘二武事一乎。

白賁。是禮文之極處。噬嗑。是刑政之要處。從レ政者。宜下翫二其辭一。以得中其旨上。可也。

所レ著。則固妄誕亡レ論耳。

稗官野史。俚說劇本。吾人宜下如二淫聲美色一遠上レ之。余年少時好讀二此等書一。到レ今追悔不レ少。

學生治レ經。宜三先熟二於經一。而後求二諸註一。今皆熟レ於レ註。不レ熟レ於レ經。是以不レ得二深意一。關尹子曰。善弓者。師レ弓。不レ師レ羿。善舟者。師レ舟。不レ師レ奡。此言然。

百工各著二工夫一。以成二其事一。故其所レ爲。往往有下超二越前人一者上。獨我儒則今人多不レ及二古人一。抑何邪。蓋以下徒泥二舊式一。不上レ能二自得一耳。能不レ愧二於百工一乎。

人不レ能二百歲一。只當三志在二不朽一。志在二不朽一。則業不朽。業在二不朽一。則名不朽。名在二不朽一。則世世子孫亦不朽。

凡古器物。古書畫。古兵器。皆傳二存於今一。人則世無二百歲人一。莫レ如三撰著以遺二諸後一。此則死而不レ死。

寫眞遺レ於レ後。傳二我外貌一。或有レ不レ似。儘醜儘美。亦烏乎害。著書貽レ於レ後。傳二我中心一。或有レ不レ當。自誤誤レ人。可レ不レ愼乎。

古之賢者。不レ得三志於二當時一。著書自樂。且遺二之於一レ後。於二一世一則爲二不幸一。而其人則無二幸不幸一。古今此類不レ少。

有レ數之數。迹也。無レ數之數。理也。邵子則以二有レ數之數一。說二無レ數之數一。皇極經世。恐未レ免二拘泥一。

厚意一。則不レ欲レ曠レ之。故每姑置二之坐右一。然不レ知者視而謗レ之。以爲二翫物喪志一。余曾不三以レ此介二諸意一。因復自警謂。人做レ事各有二意趣一。徒視二外面一妄毀二譽之一。不可。祇足三以視二己之不明一。無レ益也。我不三自知二面貌之好醜一。必對レ鏡而後知レ之。人之毀二譽我一。即是鏡中之影子。於レ我有レ益。但至二老境一。無レ心レ於二毀譽一。則鏡中亦不レ認二影子一耳。

天道。都是吉凶悔吝。易也。人情。都是國風雅頌。詩也。政事。都是訓誥誓命。書也。交際。都是恭敬辭讓。禮也。人心。都是感動和樂。樂也。賞罰。都是抑揚褒貶。春秋也。即知人道於二六經一盡レ之。

史學亦不レ可レ不二通曉一。經之於レ史。猶三律有二案斷一。推而言レ之。記レ事皆可レ謂二之史一。易記二天道一。書記二政事一。詩記二性情一。禮記二交際一。春秋則不レ待レ言耳。

文章不二必他求一。反二復經書一。得二其語意一。則文章之熟。亦在二其中一。

政有二寬猛一。又有二寬中之猛一。有二猛中之寬一。唯霸者爲下能隨レ時隨レ處。互得中其宜上。是則管晏之得手。加レ人一等處。抑其不レ及二道德之化一。亦在レ此。

古書固宜レ信。而有下未二必可一レ悉信上者。余嘗謂在昔通用器物。當時無下筆二記其形狀一者上。至二歷年之久一。其器亦乏。而人或慮二其及レ後失一レ眞。因記二錄之一。圖二畫之一。以貽二諸後一。然至二其時一。則記錄圖畫。亦既頗有二繆傳一也。至レ於二書籍一。如二儀禮周官一。亦與レ此相類。蓋周季人憫二古禮之將一レ泯。記二錄其所一レ聞。以貽二諸後一。其間有下不レ可二全信一者上。與二古器物形狀之有二紕繆一同一理。至レ謂二之周公

好レ名之士。不レ可二全取一。又不レ可二全舍一。好レ名。故外飾二其美一。我宜下姑與二其名一。以責中其實上。功名。有二虛實一。實功。即是人事。自來之名。任二他來一。可也。但濫功虛名爲二不可一耳。又故避二其實一以自晦。亦或私心。

勿下認二游惰一以爲中寬裕上。勿下認二嚴刻一以爲中直諒上。勿下認二私欲一以爲中志願上。

有レ名者。勿レ誇二其名一。宜三自勗二所一レ以副レ名。承レ毀者。勿レ避二其毀一。宜三自求二所一レ以來レ毀。如レ是著レ功。毀譽竝於レ我有レ益。

勿下衒二虛名一以爲中實上。當下謝二實名一以爲中虛上。當下兩二忘虛實一。以任中自來上。

毀譽。一套也。譽是毀之始。毀。是譽之終。人宜下不レ求レ譽而全二其譽一。不レ避レ毀而免中其毀上。是之爲レ尙。

徒譽レ我者。不レ足レ喜。徒毀レ我者。不レ足レ怒。譽而當者。我友也。宜三勗以求二其實一。毀而當者。我師也。宜二敬以從一其訓一。

聞二人之毀一レ譽人一。大抵聞二其半一。可也。劉向謂譽レ人不レ增二其義一。則聞者不レ快二於心一。毀レ人不レ益二其惡一。則聽者不レ滿二於耳一。此言可レ謂レ盡二人情一矣。

毀譽得喪。眞是人生之雲霧。使二人昏迷一。一二掃此雲霧一。則天青日白。

世有二未レ見之心友一。有二日見之疎交一。物之睽合。歸二於感應之厚薄一。

人往往以二文房諸翫一寄贈。余固無二翫物癖一。常用机硯。皆係二六十年外舊物一。但人之寄贈。出二於其

簡默沈靜。君子固宜レ然也。第當レ言而不レ言。與二木偶一奚擇。故君子有レ時。終日言而無二口過一。與レ不レ言同。要在二心聲之感一レ人而已。

凡剛强者易レ與。柔軟者可レ怕。質素者永存。華飾者剝落。人之與レ物皆然。

有レ德者寡言。寡言者未二必有一レ德。有レ才者多言。多言者未二必有一レ才。

人有二智略一者。或無二藝能一。有二藝能一者。或無二智畧一。智略在レ心。藝能在レ身。兼レ之者少矣。

藝能之熟。動レ之以レ天。妙在二才不才之外一。

謂二藝能一者。多有二勝心一。又有二驕心一。其有二藝能一。而謙且遜者。藝之最秀者也。勝之反爲レ謙。驕之反爲レ遜。藝能亦不レ外レ於二心學一。

書畫。一也。書欲レ如レ畫。畫欲レ如レ書。書如レ畫。則筆有レ彩。畫如レ書。則形有レ神。須三善會二此理一。

雅事。多是虛。勿下謂二之雅一而耽上レ之。俗事。卻是實。勿下謂二之俗一而忽上レ之。

小有レ才者。往往好輕二侮人一。調二咲人一。可レ謂レ失德矣。受レ侮者。不二徒已一。必憾而譖レ之。是我自有也。吾黨少年。勿レ染二此習一。可。

古人之是非。品二評之一可。今人之好歹。妄二議之一不可。取レ恨多在二妄議一。可レ警。

名不レ干而來者。實也。利不レ貪而至者。義也。名利非レ可レ厭。但干與レ貪之爲レ病耳。

人皆謂實重名輕。固然。然名亦不二容易一。以三其爲二實之賓一也。賓賢則主之賢可レ推。

有レ實之名。不二必謝一。我之賓也。無レ義之利。不二苟受一。我之讎也。

他山之石。可以磨玉。即是。

生徒作詩文。示朋友索正。只怕改竄之不多。至於人事。則不喜人規正。何其小大之不倫爾邪。子路告以有過則喜。信是百世之師。

凡人喜同而不喜異。余則好異而不好同。何也。同異雖如相背。而其相資者。必在於相背者。假如水火。水生物。火滅物。水不生物。則火亦不能滅之。火不滅物。則水亦不能生之。故水火相逮。而後萬物生生無窮也。此理不可不知。

忠字。宜責於己。勿責諸人。恕字。宜施於人。勿施諸己。

妄念起時。宜以忠字克之。爭心起時。宜以恕字克之。

經歷人事。即是讀活書也。故沒字老農。亦或有自得處。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讀書人休輕蔑之。

物遽視以爲奇者。其實皆未必奇。視爲尋常者。卻有大奇者。可不察乎。

聽人言。則不厭多。無賢不肖。皆有資益。自言則勿多。多則有口過。又或誤人。

言語之道。不必問多寡。只要時中。然後人不厭其言。

多言之人浮躁。或枉人。寡默之人難測。或探人。故察其言而觀其色。交際之要也。

古之學者爲己。故其言亦固爲己。又以其在己者。語之於人而已。非強之。今之立言者反之。

舊恩人。不可疏遠。新知人。不可過狎。

幼不遜弟。長而無述。世多其人也。傾蓋相遇。適乎我願。罕見斯人矣。

觀人。勿徒外拘其容止。須使之言語。就相其心術。可也。先觀其眸子。又聽其言語。大抵不能廋。

我欲觀人。則人卻觀我。我欲使人觀我。則人不能觀我。而我卻觀人。感應之幾如是。

人己。一也。自知而不知人。未自知者也。自愛而不愛人。未自愛者也。

自矜多識。淺露人也。自過謙遜。足恭人也。但其不自欺者。君子人也。誠之者也。

執拗。似凝定。輕遽。似敏捷。多言。似博識。浮薄。似才慧。視人之似者。以反省己。可也。

於物有愛憎。尙可。於人有愛憎。則不可。

人之一話一言。勿徒聞。必有好歹可辨。

余年來多視人。人各有氣習。或以地位。或以土俗。或藝能。或家業。皆有不同。余先觀其氣習。輒卜其爲何種人。大抵不錯也。唯非常人。則竪看橫看。不著氣習。罕見斯人。蓋加人一等爾。

有而無者。人也。無而有者。亦人也。

人各有所長。有恰好職掌。苟當其才。則無可棄之人。牛溲。馬勃。敗鼓之皮。最妙諭。

人有同於我者。可與交。而其受益不太多。有不同於我者。亦可與交。而其益則匪尠。

與少壯書生語時。荐加警戒。則聽者厭。但就平常話中。偶寓警戒。則於彼有益。我亦不至煩瀆。

訓戒人時。語要簡明。要切當。勿疾言。勿詈辱。

訓女子。宜恕而嚴。訓小人。宜嚴而恕。

訓小兒。不要苦口。只須以勿欺二字。是爲緊要。

小兒。喚做慧兒則喜。做黠兒則慍。其善善惡惡。根於天性者然也。

少年夫婦。情如兄弟。老年夫婦。交如朋友。但其至於諧和。則或不免於過昵。故本諸男女異姓。以言其別耳。

火可親而不可狎。水可愛而不可溺。待妻妾。宜著如是看。

說事理。固欲使人了解。故我宜先略說之。使渠思而得之。不然。我過詳悉之。則渠不致思。卻不得深意。

易親者小人。難狎者君子。難仕者小人。易事者君子。

事有本末。固已分明。但有似本之末。有似末之本。不可不致察。

我施恩於人。可忘。我受惠於人。不可忘。

不親親戚者。於他人亦疏薄。不追往事者。於當務亦苟且。凡交道。勿忘厚字信字。

人當不忘往事。是爲厚德。

凡物滿則覆。天道也。勿レ忘二持滿工夫一。持滿。謂レ守二其分一。守分。斥三身之出處。與二己之才德一。安字。有二公私一。公則思慮出。私則怠惰生。懼字。亦有二公私一。公則戰競自戒。私則惴慄喪レ己。

養レ心莫レ善レ於二寡欲一。君子自養者。宜レ如レ是也。至レ於レ待レ人。則不レ然。使二人各達二其欲一而已。但欲亦有二公私一。可レ辨。

免レ愆之道。在二謙與一レ讓。干レ福之道。在二惠與一レ施。

有二常人之榮辱一。有二達人之榮辱一。常人之榮辱。達人未三嘗以爲二榮辱一。達人之榮辱。常人不レ知三其爲二榮辱一。

不二必干一レ福。以レ無レ禍爲レ福。不二必希一レ榮。以レ無レ辱爲レ榮。不二必祈一レ壽。以レ不レ夭爲レ壽。不二必求一レ富。以レ不レ餒爲レ富。

草木固山野之物。在二山野一。則得二其所一。而不レ煩二人灌漑一。會有二奇花異草一。生レ於二其閒一。則花匠扱取。以爲二盆翫一。晉二之王侯一。第於二花匠一爲レ幸。而花卉則爲二不幸一。人事亦或類レ此。

世有二可レ惜者一。龜玉大寶。渾レ於二瓦礫一。可レ惜。希世名劍。賤人佩レ之。可レ惜。非常人材。舍而不レ用。尤可レ惜。

無レ罪而得レ愆者。非常人也。身屈レ於二一時一。而名伸レ於二後世一。有レ罪而免レ愆者。奸佞人也。得二志於二一時一。而名辱レ於二後世一。古謂天定而勝レ人。是也。

無レ侮二老成人一。無レ弱二孤有幼一。眞是盤庚明戒。今之才人。往往侵二此訓一。可レ警也。

君子。無三入不二自得一。怏怏不樂字。惟功利人著ㇾ之。

避ㇾ世而處ㇾ世。似ㇾ難而易。處ㇾ世而避ㇾ世。似ㇾ易而難。

君子。居ㇾ易以俟ㇾ命。居ㇾ易。只是安ㇾ分。命則當二以ㇾ不ㇾ俟而俟一ㇾ之。

怠惰之冬日。何其長也。勉強之夏日。何其短也。長短在ㇾ我。不ㇾ在ㇾ日。有ㇾ待之一年。何其久也。不ㇾ待之一年。何其速也。久速在ㇾ心。不ㇾ在ㇾ年。

朝而不ㇾ食。則晝而饑。少而不ㇾ學。則壯而惑。饑者猶可ㇾ忍。惑者不ㇾ可二奈何一。

今日之貧賤。不ㇾ能二素行一。乃他日之富貴。必驕泰。今日之富貴。不ㇾ能二素行一。乃他日之患難。必狼狽。

志操如二利刃一。可三以貫二物。不三肯迎合竊二人鼻息一。古人云鐵劒利。則倡優拙。蓋謂ㇾ此也。

物有ㇾ餘謂二之富一。欲ㇾ富之心。即貧也。物不ㇾ足謂二之貧一。安ㇾ貧之心。即富也。富貴在ㇾ心。不ㇾ在ㇾ物。

身勞而心逸者。貧賤也。心苦而身樂者。富貴也。自ㇾ天視ㇾ之。兩無二得失一。

凡人有ㇾ所ㇾ賴。而後大業可ㇾ規也。我有ㇾ所ㇾ守。而後外議不ㇾ起也。若其妄作私智。所ㇾ以ㇾ招ㇾ罪也。

舟無二楫艣一。則川海不ㇾ可ㇾ濟。門有二鎖鑰一。則盜賊不ㇾ能ㇾ闚。

凡事豫則立。不ㇾ豫則廢。正語也。可ㇾ用二之家國一。水到而渠成。菓熟而蔕落。悟語也。可ㇾ用二之一身一。

愼三病於二無ㇾ病之時一。則無ㇾ病。慮三患於二無ㇾ患之日一則無ㇾ患。是之謂ㇾ豫。先事之豫。即豫樂之豫。一也。

痕迹一。

處レ世法。宜下如二可レ體温湯一然上。濁水熱湯不可。過清冷水亦不可。

讓二利於一レ人。受二害於一レ己。是讓也。推二美於一レ人。取二醜於一レ己。是謙也。謙之反爲レ驕。讓之反爲レ爭。驕爭是亡レ身之始也。可レ不レ戒乎。

積薪若レ一。火則就二其燥一。平地若レ一。水則就二其溼一。榮辱之至。理勢之自然。故君子愼二其所一レ招。

豫。是要二終於一レ始。謙。是全二始於一レ終。涉世之道。無レ若二謙與一レ豫。

知レ足之足。常足矣。庶レ乎レ仁。無レ恥之恥。無レ恥矣。庶レ乎レ義。

騎。不レ躓レ於二登山一。而躓レ於二下阪一。舟不レ覆レ於二逆浪一。而漂レ於二順風一。凡患生レ於二易心一。不レ可レ不レ愼。

遭二逆境一者。宜下以レ順處上レ之。居二順境一者。宜レ不レ忘二逆境一。

余意天下事。固無二順逆一。我心有二順逆一。以三我所一レ順視レ之。逆皆順也。以三我所一レ逆視レ之。順皆逆也。果有二一定一乎。在二達者一以二一理一爲二權衡一。以定二其輕重一耳。

苦樂。固亦無二一定一。假如三我讀レ書至二夜央一。人皆謂二之苦一。而我則樂レ之。世俗所レ好淫哇俚腔。我則掩レ耳而過レ之。果知苦樂無二一定一。各以三其所二苦樂一爲二苦樂一耳。

樂。是心之本體。惟聖人全レ之。何以見レ之。其徵レ於レ色。動レ於二四體一者。自然能中中如也。夭夭如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ㇾ之。但通俗之是非在二利害一。聖賢之是非在二義理一。是非在二義理一。則究亦有ㇾ利而無ㇾ害矣。

處ㇾ事要二決斷一。決斷或失ㇾ於二輕遽一。執ㇾ事要二謹嚴一。謹嚴或失ㇾ於二拘泥一。須二自省一。

人須ㇾ著下忙裏占ㇾ閒。苦中存ㇾ樂工夫上。

凡區二處人事一。當下先慮二其結局處一。而後下上ㇾ手。無ㇾ楫之舟勿ㇾ行。無ㇾ的之箭勿ㇾ發。

處二寛事一。要二捷做一。不ㇾ然失ㇾ於二稽緩一。處二急事一。要二徐做一。不ㇾ然。失ㇾ於二躁遽一。

天之將ㇾ雨也。穴蟻知ㇾ之。野之將ㇾ霜也。草蟲知ㇾ之。人心之有二感應一。亦與ㇾ此同一理。

人心感應。磁石之吸ㇾ鐵也。勿ㇾ謂二人情難一ㇾ測。我情即是人情。

感應一理。應又感ㇾ於ㇾ感。感又應ㇾ於ㇾ應。所ㇾ以ㇾ一也。

我自感。而後人感ㇾ之。

愼二我感一。以觀二彼應一。觀二彼應一。以愼二我感一。

無ㇾ筆而畫者。形影也。無ㇾ脚而走者。感應也。

感應之妙。通ㇾ於二異類一。況人乎。

君子於二世俗一。宜二沿而不ㇾ溺。履而不一ㇾ陷。若二夫特立獨行。高自標置一。則不ㇾ可ㇾ謂二之中行一。

涉世之道。在二得失二字一。勿ㇾ得ㇾ不ㇾ可ㇾ得。勿ㇾ失ㇾ不ㇾ可ㇾ失。如ㇾ此而已。

以二口舌一諭者。人不ㇾ肯ㇾ從。以二躬行一率者。人效而從ㇾ之。以二道德一化者。則人自然服從。不ㇾ見二

義也。

靜坐中。勿レ忘二接物工夫一。即是敬。接物時。勿レ失二靜坐意思一。亦是敬。唯敬一二串動靜一。

立誠。似二柱礎一。是竪工夫。居敬。似二棟梁一。是橫工夫。

靜坐數刻後接レ人。自覺二言語有一レ叙。

凡思二惟道理一。得二其恰好一者。往往在二宵分一。以二神氣澄靜一也。靜坐時最宜下收二斂精神一。鎭在中肚腔上。即爲二處事之本一。勿三認做二參禪樣子一。

夜寢工夫。只要二靜虛一。不レ要二思惟一。夢中象迹。有下續二昨夢一者上。有下襲二數日前之夢一者上。蓋念慮留滯之所レ致。胸中靜虛。無二此等事一。

感。是心之影子。夢。是心之畫圖。

凡人心裏絶無之事。不レ形二於夢寐一。昔人謂男不レ夢レ生レ子。女不レ夢レ娶レ妻。此言眞然。

知レ人。難而易。自知。易而難。但當下徵二諸夢寐一以自知上。夢寐不レ能二自欺一。

不二自欺一。謂二之事一レ天。

勿下認二虛無一做中德行上。勿下認二詭辯一做中言語上。勿下認二功利一做中政事上。勿下認二詞章一做中文學上。

心體尙レ虛。事功尙レ實。實功虛心。唯賢者能レ之。

胡文定云。世事當レ如二行雲流水一。余謂心事當レ如二朗月淸風一。

己之陰事。宜レ任二人之說一レ之。人之陰事。我則不レ可レ說。我之所レ爲。只是一誠。則實無二陰陽之別一耳。

春風以和レ人○雷霆以警レ人○霜露以肅レ人○冰雪以固レ人○風雨霜露無レ非レ敎○謂二此之類一也○古今變

古人釋二易字一爲二不易一○試思晦朔變而晝夜不レ易○寒暑變而四時不レ易○死生變而生生不レ易○古今變而人心不レ易○是之謂二不易之易一○

寒暑榮枯○天地之呼吸也○苦樂榮辱○人生之呼吸也○即世界之所レ以レ爲二活物一○

災祥○是順逆之數○弔賀○是相待之詞○歸二之於二本始一○則無二弔賀一○又無二災祥一耳○敬○須レ要二活敬一○騎馬馳突○亦敬也○彎弓貫革○亦敬也○不ㇾ必ㇾ做ㇾ跼蹐畏縮之態一○

敬時身覺二强健一○敬弛則萎茶○或不レ能二端坐一○

居敬之功○最在二愼獨一○以レ有レ人而敬レ之○則無レ人時不レ敬○無レ人時自敬○則有レ人時尤敬○故古人不レ愧二屋漏一○不レ欺二闇室一○皆謂二愼獨一也○

坦蕩蕩之容ノ自二常惺惺之敬一來○常惺惺之敬○自二活潑潑之誠一出○

牧豎折レ腰○不レ得レ不レ頷○乳童拱レ手○亦不レ可レ戲○君子以二恭敬一爲二甲胄一○以二遜讓一爲二干櫓一○誰敢以二非禮一加レ之○故曰○人自侮○而後人侮レ之○

敬稍弛○則經營心起○經營心起○則名利心從レ之○敬不レ可レ弛也○

身勞則心逸○身逸則心勞○勞逸竟不二相離異一○

凡爲レ事○當三先謀二其義如一レ何○勿レ謀二便宜一○便宜亦在レ於二義中一○

義○宜也○以二道義一爲レ本○有二接物之義一○有二臨時之義一○有二守常之義一○有二應變之義一○統レ之者道

レ辨。唯能自提二靈光一以反二照之一。則外物亦無レ所レ逃二其形一。明明白白。自他一樣。是之謂二眞聰明一。

寒暑節候。稍與二暦本一差錯。人訴二其不順一。我之言行每有二差錯一。不レ知二自咎一。何其不レ思之甚。

人須レ要二快樂一。快樂。在レ心。不レ在レ事。

胸次淸快。則人事百難亦不レ阻。

人心之靈主レ於レ氣。氣體之充也。凡爲レ事以レ氣爲二先導一。則擧體無二失措一。技能巧藝。亦皆如レ是。

靈光無二障碍一。則氣乃流動不レ餒。四體覺レ輕。

事固自爲謀。而迹似レ爲レ人者有レ之。戒勿レ爲レ之。固爲レ人謀。而或疑二自爲一者有レ之。勿二避レ嫌不一レ爲。

英氣。是天地精英之氣。聖人蘊二之於レ內。不三肯露二諸外一。賢者則時時露レ之。自餘豪傑之士。全然露レ之。若夫絕無二此氣一者。爲二鄙夫小人一。碌碌不レ足レ算者爾。

古今歷代人氣。開國時豁然如レ春。盛世時欝然如レ夏。衰季則颯然如レ秋。亂離則肅然如レ冬。

大而世運之盛衰。小而人事之榮辱。古往今來。皆旋轉而移。猶下五星之行。有レ順有レ逆。以與二太陽一相會上。天運人事。數無二同異一。不レ可レ不レ知也。

天道。無二變化一而有二變化一。地道。有二變化一而無二變化一。我立二於兩間一。仰觀俯察。裁成而輔二相之一。乃是人道之變化。所レ以レ參二天地一也。

天地間事物。必有二配合之理一。有二極陽者出一。必有二極陰者一來配。人之與レ物皆然。

情之發有二緩急一。忿慾尤爲レ急。忿。猶レ火。不レ懲將二自焚一。慾。猶レ水。不レ窒將二自溺一。損卦工夫。緊要在レ此。

懲レ忿窒レ慾。重二一忍字一。遷レ善改レ過。重二一敏字一。

隱レ惡揚レ善。於レ人如レ此。勿レ用二諸己一。遷レ善改レ過。於レ己如レ此。不三必責二諸人一。

聖賢胸中灑落。不レ著二一點汚穢一。何語尤能形二容之一。曰。江漢以濯レ之。秋陽以暴レ之。皜皜乎不レ可レ尙已。此語近レ之。

人心之靈如二太陽一。然但克伐怨欲。雲霧四塞。此靈烏在。故誠意工夫。莫レ先レ於下掃二雲霧一仰中白日上。

凡爲レ學之要。自レ此而起レ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靈光充レ體時。細大事物無二遺落一。無二遲疑一。

無二不レ可レ窮之理一。無二不レ可レ應之變一。

能變。故無レ變。常定。故無レ定。天地間都是活道理。

無三時不二本體一。無三處不二工夫一。工夫本體。歸二於一項一。

視以レ目則暗。視以レ心則明。聽以レ耳則惑。聽以レ心則聰。言動亦同一理。

耳之職納二事於一レ內。目之職照二物於一レ外。人之常語。曰二聰明一。曰二聞見一。耳之先レ於レ目可レ知焉。兩者或不レ得レ兼。寧瞽勿レ聾。

能辨二疑似一爲二聰明一。事物之疑似猶可レ辨。得失之疑似難レ辨。得失之疑似猶可レ辨。心術之疑似尤難

端坐內省。做二心工夫一。宜三先自認二其主宰一也。省者我歟。所レ省者我歟。心固我。軀亦我。爲二此言一者果誰歟。是之謂二自省一。自省之極。乃見三靈光之爲二眞我一。

人爲二童子一時。全然本心。及二稍長一。私心稍生。既成立。則更夾二帶世習一。而本心殆亡。故爲二此學一者。當下能斬然祛二此世習一。以復中本心上。是爲レ要。

就レ心曰レ知。知卽行之知。就レ身曰レ行。行卽知之行。譬猶下聞二人語一了ヒ之。諾就レ口。頷就レ身。等是一了字。

喜怒哀樂。直見二於面貌一。形影一套。聲響同時。謂二之心身合一一。

惟精惟一。工夫上說二本體一。無聲無臭。本體上說二工夫一。

有レ心於レ無レ心。工夫是也。無レ心於レ有レ心。本體是也。

不レ知而知者。道心也。知而不レ知者。人心也。

心靜方能知二白日一。眼明始會レ識二青天一。此程伯氏之句也。青天白日。常在レ於レ我。宜下揭二之坐右一。以爲中警戒上。

人之生也直。當下自反以二吾心一爲中註脚上。

有レ事時此心寧靜。似レ難而易。無レ事時此心活潑。似レ易而難。

氣導而體隨。心和而言順。擧手投足。無レ非二禮樂一。

善養レ身者。常治二病於下無レ病。善養レ心者。常去二欲於下無レ欲。

速。

以眞己克假己。天理也。以身我害心我。人欲也。

人欲起時。如身在熱湯。欲念消時。如浴後醒快。

人欲中以飲食爲尤甚。余觀賤役庶徒。居隘巷。衣襤褸。唯於飲食。則都爲過分。所得錢貨。付之飲食。每輙至典衣以代酒食。況乎貴介人飲食尤爲豐鮮。故聖人以簞食瓢飲稱顏子。以非飲食稱大禹。其非易事可推也。

衣食住。並不可欠。而人欲亦在此。又其甚者食也。故非飲食。尤爲先務。

無一息間斷。無一刻急忙。即是天地氣象。

自主宰謂之理。自流行謂之氣。無主宰不能流行。流行然後見其主宰。非二也。學者輙過分別。不免於支離之病。

一旦豁然四字。眞是海天出日景象。勿認做參禪頓悟境。

凡活物。不養則死。心則在我之一大活物。尤不可以不養。養之奈何。理義之外。無別方爾。

喜怒哀樂四情。在常人喜怒之發十六七。哀樂之發十三四。過失亦多在喜怒邊。可警。

喜氣猶春。心之本領也。怒氣猶夏。心之變動也。哀氣猶秋。心之收斂也。樂氣猶冬。心之自得也。自得又復於喜氣之春。

均是人也。遊惰則弱。一旦困苦。則爲レ强。愜意則柔。一旦激發。則爲レ剛。氣質之可二變化一如レ此。曾晳之狂。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蒙莊一。子路之勇。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賁育一。子貢之辯。不下得二夫子一而折中中之上。則爲二蘇張一。氣質變化。謂二此之類一。即學也。

困心衡慮。發二揮智慧一。暖飽安逸。埋二沒思慮一。猶二之苦種成レ藥。甘品成レ毒。

得意物件。可レ懼。不レ可レ喜。失意物件。可レ愼。不レ可レ驚。

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其人減二知慮一。可レ謂二不幸一矣。得意事少。失意事多。其人長二知慮一。可レ謂レ幸矣。

樂字。有二眞假一。苦字。亦有二眞假一。

吾輩以二筆硯精良一爲レ娛。以二山水遊適一爲レ娛。比二之常人所一レ樂。可レ謂二高一著一。然方二之孔顏樂處一。不二翅下數等一。吾人盍二反省一乎。

爲レ學有二自然一。有二工夫一。自然是順數。自レ源而流。工夫是逆數。自レ麓而巔。巔則源之所レ在。麓則流之所レ歸。雖レ有二難易一。其究一也。

爲レ學。不レ俟二人强一レ之。必也心有レ所二感興一而爲レ之。躬有レ所二持循一而執レ之。心有レ所二和樂一而成レ之。興レ乎レ詩。立レ乎レ禮。成レ乎レ樂。謂レ此也。

予欲レ無レ言。欲字內有二多少工夫一。士希レ賢。賢希レ聖。聖希レ天。即此一欲字。

理二會氣象一。便是克己工夫。語默動止。都要二篤厚一。要二和平一。要二舒緩一。勿二粗暴一。勿二激烈一。勿二急

有源活水。浮萍自潔。無源濁沼。蕁菜亦汚。

志學之士。當自賴己。勿因人熱。淮南子曰。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謂賴己也。

勿棄自家田中之一粟。勿摘隣人畝中之一菜。

此學爲己。固宜尚自得。勿以駁雜做粧飾。近時之學。殆所謂爲他人做嫁衣裳耳。

悔字。激字。懼字。非好字面。然以一志率之。則皆爲善之幾也。可不自省乎。

悔字。是善惡街頭文字。君子悔以遷善。小人悔以遂惡。故宜以立志率之。無復因循之弊耳。

立志立字。兼豎立。標置。不動。三義。

立志工夫。須自羞惡念頭起跟脚。勿恥不可恥。勿不恥可恥。孟子謂。無恥之恥無恥矣。志於是乎立。

私欲之難制。由志之不立。志立。眞是紅爐點雪。故立志爲徹上徹下工夫。

持志工夫太難。吾往往遭事忤意。輙不免暴怒。是不能持志之病。自恥自怯。書以爲警。

立志。要高明。著力。要切實。工夫。要精密。期望。要遠大。

學者志大。工夫則皆要小。小。於事爲始。於物爲幾。易云。復。小而辨於物。是也。

爲學之效。在變化氣質。其效不外於立志。

題者。莫レ及二歐蘇一。其集各一百有餘卷。今古罕レ乎二比類一。朱子雖レ不二以レ文著稱一。而其集亦一百有餘卷。而體製別自成二一家一。能言二其所レ欲レ言而無二餘蘊一。眞是爲二古今獨步一。詩亦與二韋柳一相亞。但以二經學一掩二文詞一。人不レ省三其爲二能文一耳。

朱文公於レ易復二古易一。於レ詩刪二小序一。固是巨眼。其最有レ功者。在レ於下創二定上四書之目一。此是萬世不易之稱。

四書編次。有二自然之妙一。大學如レ春。次第發生。論語如レ夏。萬物繁茂。孟子如レ秋。實功著レ於レ外。中庸如レ冬。生氣畜レ於レ內。

不レ慮而知者。天道也。不レ學而能者。地道也。并二天地一而成二此人一。畢竟不レ能レ逃レ之。至二孟子一始發レ之。七篇之要在レ此。

無能之知。是冥想。無知之能。是妄動。學者宜レ勿下認二假景一以做中眞景上。

事レ君不レ忠非レ孝。戰陣無レ勇非レ孝。是知能忠能勇。則是致レ之也。乃是能。

古之學者能容レ人。不レ能レ容レ人者。識量淺狹。是爲二小人一。今之學者見解爲レ累。不レ能レ容レ人。常人則無二見解一。郤能容レ人。何其倒置爾邪。

凡爲レ學之初。必立下欲レ爲二大人一之志上。然後書可レ讀也。不レ然。徒貪二聞見一而已。則或恐長レ傲飾レ非。所レ謂假二寇兵一。資二盜糧一也。可レ虞。

爲レ學之初。固當レ讀二有字之書一。爲レ學之熟。則宜レ讀二無字之書一。

言志耋録

余今年齡躋二八帙一。耳目未レ至二太衰一。何其幸也。一息之存。學匪レ可レ廢。單記成レ編。呼曰二耋録一。

嘉永辛亥夏五月　　一齋老人自題

學。一也。而等有レ三。初學レ文。次學レ行。終學レ心。然初之欲レ學レ文。既在二吾心一。則終之學レ心。乃是學之熟也。有レ三而無レ三。

敎。有二三等一。心敎。化也。躬敎。迹也。言敎。則資レ於レ言矣。孔子曰。予欲レ無レ言。蓋以二心敎一爲レ尙也。

讀二經書一。即讀二我心一也。勿三認做二外物一。讀二我心一。即讀レ天也。勿三認做二人心一。

漢唐之註レ經。註。即註也。宋賢之註レ經。註。亦經也。讀者所レ宜二精究一。但過二泥註文一。則又於二經旨一。無二自得一。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

宋學。以二周子一爲二鼻祖一。而世稱二宋學一者。徒講二四五集註一而已。余意周子圖說通書。宋學之宗也。

學者宜下與二經書一一樣精中究之上。

余恆環二讀周程遺書一。宋之有二周程一。與二思孟一相亞。今之學者。徒讀二朱子訓註一。懵レ乎二淵源所一レ自。可乎。

朱文公固勿レ論二古今絕類之大家一。其於二經註一。漢唐以來。絕無二一人頡頏者一。不二翅是一。北宋以二文章一

遊竹山先生。居半年。日夜在側。討論經義。輒至夜半。先生乃喜其切問。不以爲可厭。然數有鄉信。兩慈手書沓至。不得已而決歸。先生有詩見貺。曰。聞君客迹自濃藩。目擊倶欣吾道存。累句未極新知樂。歸路俄驚遠別魂。世故易擡雙白眼。詞場且對一青樽。妙年將任斯文責。何日遊踪再及門。又書一行大字見貺。其語爲困而後寤。仆而復興八字。余問出處。先生曰。仆而復興。爲王文成語。首句則今臨筆加之耳。又設餞讌。使嗣子伯毅爲主。既東歸。執贄於簡順林公。借寓其邸内間宅。是時快烈公每來我寓。相與講習如故。居無何。簡順公捐館。會先朝新政。賢良彙進。特命快烈公承後林氏。而余先在焉。因正師弟之名。以至於終身。故余於快烈公。不特講學。而平生内外事。亦皆無所不與焉。殆乎人間可有一而不可有二者。余今何幸際會盛時。老年蒙擢。無能爲也。然公之靈有知。將展眉於地下歟。略錄履歷貽諸後。

右肆拾肆條

別存終

公曰。凡交二上官一。宜乙以下事二父兄一之心上交甲レ之。待二小人一。宜乙以下養二女子一之心上待甲レ之。則涉世大抵無二敗事一。

公曰。人道敬レ上愛レ下。只是一誠。無二不レ可レ事之君父一。無二不レ可レ使之臣子一。

公曰。人不レ可レ無二渾厚處一。不レ可レ無二決斷處一。

公曰。寬而容レ人。眞君德也。居レ上而不レ寬。孔子與二禮不レ敬喪不一レ哀類言。可レ不レ思乎。

公曰。孫思邈膽欲レ大。心欲レ小。可レ謂二名言一。膽大。度重也。心小。恭敬也。二者宜二相兼一爲レ得。

公曰。區二處一事一。要レ使下人有レ所二感戴一。有上所二倚賴一。不レ然。人服レ於レ言。不レ服レ於レ心。

公曰。宋儒於レ經各有二發明一。不二相讓一也。但經註立三之於二學館一。以爲二令甲一。則不レ得レ不レ一。以二科試之故一也。彼土爲二學士講官一者。皆遵二奉令甲一。而倘存二私撰一。不二必禁一。今吾承二乏司成一。培二養人材一。當下廣以二宋學一統二率之一。不レ問二持論精微之小異一。又不上阻三人各有二私撰一。不レ然不レ能レ培二養人材一。余服二其識量之大且公一。特錄二貽諸後一。

公晚年謂レ余曰。吾在レ職四十九年。幸全二首領一。訣在二二字一。識レ之否。余請問。公曰。正字。公字。余服二其言之不一レ虛。公既捐レ館。其翌辛丑。朝政一新。不レ圖余濫蒙二擢擧一。晚就二仕途一。官事不レ諳。如レ入二暗室一。忽憶二公之言一。奉以周旋。庶亦能全二首領一以終。

余齡二十一時。快烈公猶在二巖邑藩一。從二與余西遊一。覗レ詩曰。三尺凝霜識者稀。終斂二紫氣斗邊微一。風雨何時開レ匣去。延平津畔化レ龍飛。幷覗二遊學資若干一。乃蒯緱獨步。抵二浪速一。主二間大業家一。從二

公惡儒流之誹武人者曰。闇齋謂本邦有一種異端。爲武人氣習。是吾道之所以難行也。鳩巢亦寄人書曰。方今武技大行。我道爲之阻。是可嘆也。吾則謂武氣爲義勇之所生。何害乎道。本邦人長於武事。是外蕃之所以不能覬覦。今欲黜之。竝可謂庸儒之見。公此言亦有理。但方今治平日久。文漸流浮華。武亦或弛。乃求如往時兩老所病者而不可得。是則可慨。

公曰。男兒做事。宜明決爽快。勿爲趦趄依韋。

公曰。古之儒在道德。人以道德望之。其任重。今之儒在記問。人以記問望之。其責輕。居今之時。爲今之儒。宜且安記問。心則常在道德。不可以人崇卑而變其操。即不愧於所學。

公嘗戲謂余曰。人當自知。吾於古人百不如。但雅詩中有似我十六字。吾子知之否。余曰。不知。公乃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或其庶幾歟。余謂此言戲而非戲。

公嘗語余曰。古人奏疏。固多忠言讜論。切中時弊。然事未發而言之。率不見用。已發而言之。遂不及。是古今之通患也。余服其言之的然。

公曰。老吏往往謂我能驅使小人。使渠不敢爲不善。然當初大抵如其言。經久則不自覺爲渠所使。其如之何。

行。多內助。孺人多藝。倭歌尤擅長。先公而歿。諸郎皆其出云。

公每餘暇。讀醫書。通達醫理。都下尋常醫人遠不及。獨與多紀桂山杉本樗園懇。但不好蘭方。及病篤。爲親戚所强。招一蘭醫胗視。竟不嘗其藥。不過慰族人耳。

公文職之外。極爲倥偬。無暇聚徒講經。會門人來謁。必賜一二警語。各莫不虛往實歸。眞是人師。非下帷講師之可比。

辛未歲。韓人來聘。有旨館之對州。遣大小官員受聘。公亦與焉。公渡海時。令貯酒數樽。人不知其故。既而事訖。解纜就歸。時風浪驟興。風逆。舟人極苦。公乃自倒酒樽。以鎗鐓撞破其底。手自以飯椀斟之。飲舟人。舟人於是氣力一倍。我船獨先達於唐津。他船則後數十里云。

公在對州。余呈書及居敬工夫。公復書曰。以居敬見警。可謝。然吾有一種放下工夫。以此活道理應萬變而已。居敬不必拘拘。又有一書曰。吾此役有三可怖。山陰道蝮蛇。山陽道風犬。韓人膳羞。是也。外此則千仭之峰。萬里之海。無一足動心者矣。韓人調理羶臭。可厭。故以此爲戲。公壯時豪邁蓋如此。

林家喪祭舊式。沿文公家禮。公嘗疑。家禮出於假托。不欲用之。晚年自述喪式。余亦有哀敬編。經公訂覽。公病已革。使余幹事。一遵此式。舊式於是一變。

公自述中。筆記諡號。一快烈。一恢烈。其自知者如是。迨歿。胥議定用快字。

公之未レ出也。居レ於二城東濱街一。自占二敷百區一。園唯植二芭蕉一無二他樹一。因自號二蕉隱一。及二出仕一。則改レ隱爲レ軒。然終身不レ忘二舊隱一。仍以二蕉字一冠レ之。

公於二家人子弟所レ爲不レ滿レ意者一。不二親苛責一。必使三余替懇二諭其意一。是以不レ至レ害レ恩。

公憫恤之心。倍二蓰他人一。至二老婆少女若瞽盲一。無レ不二感恩一。但於二强壯而遊惰者一。則嚴加二苛責一。不二少假一。

公取二人之長處一。而忘二短處一。又愛二人才一極摯。才人或有二過失一。陰譴二責之一。陽保二全之一。不レ忍二遽棄一レ之。嘗自咎曰。吾不忍之心。非レ仁也。癖也。

故佐嘉少將（諱治茂）夫人諱紫。（讀做二須武一）後稱二智照院一。爲二快烈公同母妹一。有二才性一。事二兩慈一至孝。自二六七歲時一。好讀二國書一。能二倭歌一。閣老白川源公。知下其爲中非常賢媛上。媒嫁レ於二佐嘉少將一。惜乎年三十四逝。葬二麻布賢崇寺一。有二歌集一。題曰二渚玉集一。余仲姉從三嫁於二佐嘉邸一。宦爲二中老一。稱二梅野一。及二夫人逝一。剃染爲レ尼。改稱二梅樹院一。廬レ於二寺境一以終レ身。快烈公謂。使三妹生爲二男子一。則我避二三舍一。蚤世可レ惜之至。

公無二適配一。側室橘閭孺人多產。晚年戲作二子孫表一。合二內外男女孫曾一。凡一百六十五人。榴房之福。世所二罕見一。

孺人姓前原氏。諱八百。爲二公之生母養心孺人之姪女一。幼育レ於二巖邑太夫人之側一。有二才幹一。無二姿色一。既長。太夫人畀二之於一レ公爲二侍妃一。謂此孃他人不レ能レ馭也。及二公之入一レ嗣於二林氏一。孺人亦從

歸。左右問今日何以不レ轎乎。公咲曰。轎夫中有二一老人一。爲輕二其任一耳。左右皆驚嘆。

公之在二巖邑藩一也。齡十七加冠。侯特命二先父一爲二帽親一。使三余進二盥盤及柳板一。余時十三。儀訖。公謂レ余曰。帽親之子。猶二兄弟一。終身不二相離違一也。余拜二命之辱一。不レ圖後入二林氏一。遂爲二師弟一。致レ有二今日一。殆亦所レ謂夙因者然歟。

公之長子諱光。次男已下。名皆從二光字一。女從二糸字一。余每レ得二男女子一。公必賜レ名。亦男從二光字一。女從二糸字一。余初辭レ之。公曰。兄弟之子猶レ子也。勿レ辭。

公嘗來二余樓上一。攜二一行厨一見レ示。曰。此物吾子記レ之否。余不レ記。公乃曰。此物係下伯氏騎二行玉川一時所レ佩者上。飾訖。活三畜香魚於二此厨一。幷見レ貺。時吾子七八歲。來翫二弄香魚一。余叱レ之。吾子時二余之亾一。竊來拈二香魚一盡殺レ之。余怒拳二打吾子一。吾子泣號。幼時黠甚如レ此。今則道學先生也。一咲。余聽二此言一愕然。殆是邯鄲夢中說話也。

公年少時。讀書無二常師一。初邀二大鹽鼇渚服部仲山兩老一講二漢學一。時齡十八九。英氣勃勃。不下肯屈二下上人一。時時拉レ余唐三突於二有名儒流一。討論難詰。使二之屈伏一。既而頗有レ所レ悔。執三贄於二太室澁井先生一。先生德業並高。每抑二其英氣一。一日書二温恭愼德四字一見レ警。公爲感悟。裱裝爲レ幅。常揭二之坐右一。至レ此漸收二才鋒一。旋就二實行一。聲譽遂高二一世一。此幅今歸レ於レ余。人不レ知二其由一。錄二貽於下此。

公又能二倭歌一。每與二少將樂翁公參政水月公一相唱酬。當時既有二遷上百咏小刻一。余家又存二公十三歲時倭歌一。早已非凡。

公當二寛政初載一。特命出嗣二林氏一。固辭不レ得レ命。乃幡然就レ仕。至レ此首建言。新創二國學一。令二旗下諸士及其子弟就一レ學。因請納二昌平阪私學一。幷二所レ藏聖像四配。及祭器諸品。藏書數十百種一。以充二官用一。官嘉納。於レ是。命改造二大成殿。及學堂諸寮一。令二公主管一。公乃創二制學中規則一。試業科擧。森有二法度一。於レ今爲レ盛。皆公之功也。

公每レ有二進講一。前一日心齋在レ家。非レ有二緊要急務一。則客來不レ面。葢不レ如レ此。則臨レ講不レ足三以竦二主聽一。余竊敬服。

公參二預廷議一。封奏日數通。無レ不レ盡レ心。是以寵眷極渥。進レ班增レ秩。一二陪家祖一。至レ於二大小封侯一。亦爭聘咨二詢治務一。自餘旗下官人。及列國老臣諸士。執レ贄入レ門者。不レ可二枚擧一。葢爲二林氏中興之祖一。

公好二樹藝一。又嗜二絲竹一。每二官暇一。必趨二別墅一。經二理園池一。又有二少閒一。集二子弟一合奏相歡。因名二燕居之軒一。曰二陶寫一。別墅一曰二賜春一。一曰二錫秋一。春秋遊適。怡然心樂。不四復知三人閒有二艱苦一。又官每レ有二大議一。輙先趨二別墅一。逍二遙園內一。淨二滌胸次一。然後思二惟其事一。忽揀二得肯綮議論一來。其襟度異常如レ此。

公自レ幼好レ詩。十八歲時。限二一夜一作二百律一。既長。與二詩人木口韓齋一訂交唱和。晚年渾化。益超妙。自成二一家一。

公齡十一二時。每レ過二旁近花市一。必轎行。一日出レ門數百步。卸レ轎徒行。左右勸レ轎。不レ肯。既

別存錄ニ快烈公遺言遺事。及余少壯履歷一

快烈林公尸ニ祝惺窩藤公一曰。我邦宋學之首唱。家祖文敏之師也。不レ可レ不ニ尊奉一焉。乃新命每歲寄ニ粟數苞一。以供ニ歲時之饌一。又首春狗日。揭ニ眞影一。陳ニ遺物一。祀ニ之家廳一。年例令レ然。嘗曰。藤公生レ於ニ戰國一。獨唱ニ此學一。以開ニ太平一。數進ニ講後水尾帝一。荐蒙ニ睿感一。神祖台廟數引見。因擢ニ我祖於ニ草莽一。以ニ其爲ニ弟子一也。及レ後黄門西山源公校ニ其遺集一。後光明帝賜ニ御製序一。此邦儒學之宗。莫ニ能尙一焉。後之爲レ儒者。皆當下以ニ藤公一爲中標的上。不レ可レ有ニ違越一。

公歿前有ニ遺囑數件一。且曰。吾學終身讓ニ精微一。但倭漢古今。文武雅俗。頗能兼綜。聊供ニ時用一而已。吾子率ニ先吾子弟一。勿レ使ニ之蹈ニ襲雜學一。余唯唯而退。蓋公閑氣非常之資。爲ニ適用之學一。常人固非レ可ニ跂及一。並以錄貽。

門人有下好攻ニ漢唐之說一者上。公曰。濂洛復古。與ニ漢唐一殊異。然漢唐註疏。京兆博士家傳已久矣。今不ニ必繳一。但惺窩之學。神祖特崇ニ信之一。爲ニ臣子一者。所レ宜ニ依遵一。漢唐舊說。姑存レ之。可也。

公曰。爲ニ漢學一者。呼ニ朱註一爲ニ新註一。不レ知朱註雖ニ後出一。其旨復古也。漢唐。時代雖レ古。而於ニ孔子之旨一。則未レ達。卻是不レ古。

公嘗擧ニ柴野栗山話一曰。物徂徠初在ニ正獻公之門一。迨レ後創ニ新說一。亦時時來候。正獻公謂ニ徂徠一曰。聞汝近爲ニ異說一。漫誹ニ程朱一。人各有レ所レ見。姑寬假。但誹ニ程朱一。則誹ニ思孟一之漸也。遂至レ於レ此。則決不ニ寬假一。戒レ之戒レ之。徂徠逡巡無レ答。正獻公其嚴正而寬大如レ此。

レ易。曰。原レ始反レ終。故知二死生之說一。何其易簡而明白也。

欲レ知二死之後一。當レ觀二生之前一。晝夜。死生也。醒睡。死生也。呼吸。死生也。

無。不レ生レ於レ無。而生レ於レ有。死。不レ死レ於レ死。而死レ於レ生。

勞佚。形也。死生。迹也。知二勞之爲一レ佚。可二以言一レ人。知二死之爲一レ生。可二以言一レ天。

斟二海水於一レ器。瓢二器水於一レ海。死生直在二眼前一。

好レ生惡レ死。即生氣也。牿レ於レ形之念也。生氣已徂。并二此念一亦徂。故終二天年一者。一死如レ睡。

夢中之我。我也。醒後之我。我也。知下其爲二夢我一。爲中醒我上者。心之靈也。靈即眞我也。眞我自知。無レ閒レ於二醒睡一。常靈常覺。亘レ乎二萬古一而不レ死者矣。

凡貳佰玖拾貳條

言志晩錄終

資。以養此生。所以從地而事天。

貴介人多畜婢妾。踰耆年得見者。往往有之。非攝養之宜。老而不知養。比之不慈不孝。

不勞心思。不勞是養生。勞體軀。勞亦養生。

嚮晦宴息。萬物皆然。故就寢時。宜空虛其懷以養夜氣。不然。枕上思惟。夢寢不安。於養生爲碍。

口愼吐呑。亦養生一端。

養生工夫。在節一字。

一飲一食。須看爲藥餌。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曾晳亦嗜羊棗。羊棗與大棗異。然亦藥食。聖賢恐不爲口腹之嗜好。

人齡踰四十。以至七八十。漸極於老。如海潮然。退潮不直退。必一前一卻而漸退。即回旋而移也。進潮亦然。人人宜自驗。

前乎我者。千古萬古。後乎我者。千世萬世。假令我保壽百年。亦一呼吸閒耳。今幸生爲人。庶幾成爲人而終。斯已矣。本願在此。

心氣精明。能知事機。感於物先。至誠前知近之。

生。是死之始。死是生之終。不生則不死。不死則不生。生固生。死亦生。生生之謂易。即此。

凡人忘少壯之過去。而圖老歿之將來。人情皆莫不然。即是竺氏權教之所由以誘人。吾儒則在

事レ親者。宜下知二醫人之良否一以托上レ之。至二親歿之後一。己軀亦匪レ輕。宜下亦知二醫人一以自托上。若已劣涉二醫事一。知二醫方一。卻怕或自誤。可レ愼。

人而無レ恆。不レ可三以爲二巫醫一。余嘗疑醫有レ恆而無レ術。何取レ於レ醫。既而又意有レ恆者而後業必勤。術必精。醫人不レ可レ無レ恆。

做レ事非二誠意一。則凡百不レ成。如下當レ疾請レ醫亦然。既托以二死生一。必當下一信二其言一。不上レ生二疑惑一。如レ是則我之誠意。與二醫人一感孚爲レ一。而藥亦自有レ靈矣。是則誠之感應也。若或彌日經久。未レ得二效驗一。欲レ請二他醫一。亦當下能與二前醫一謀。使中之擧二其所上レ知。而與共虛心商議上可也。如レ是而無レ效。則命也。非レ可二疑惑一。不レ然。衆醫群議。紛錯不レ決。如レ築二室于レ道。則竟是無レ益耳。

人家平常所レ托醫人。不レ可レ不二精選一。既托レ之。則信而聽レ之。可也。人之病。症有二輕重一。效有二遲速一。假令彌留無レ效。亦不レ可レ容レ疑。則醫人之盡レ心。亦必倍レ他。是用レ醫之道。即用レ人之道然也。或値二劇症大患一。傍人故舊往往有レ勸二他醫一。亦不レ可二濫聽一。醫人伎倆。多襲二前案一。幸中則可矣。不則卻因レ藥釀レ病。太不可。究謂二之不レ知レ命。

知レ所三以養二レ親。則知レ所二以自養一。知レ所レ以二自養一。則知レ所レ以レ養レ人。

人壽自有二天分一。然又意我軀即親之軀。我事二老親一。一以喜。一以懼。則我老時。亦當二自以喜懼一。養生之念自レ此起。

凡生物皆資レ於レ養。天生而地養レ之。人則地氣之精英。吾欲下靜坐以養レ氣。動行以養レ體。氣體相

余少壯時氣銳。視二此學一謂二容易可一レ做。至二晚年一蹉蛇不レ能レ如レ意。譬如レ登レ山。自レ麓至二中腹一易。中腹至二絕頂一難。凡晚年所レ爲。皆收結事也。古語。行二百里一者半二九十一。信然。

送二昨日一。迎二今日一。送二今日一。迎二明日一。人生百年。不レ過レ如レ此。故宜レ愼二一日一。一日不レ愼。遺二醜於二身後一。可レ恨。羅山先生謂。暮年宜レ謀二一日事一。余謂此言似レ淺非レ淺。

少而爲二老人態一。不可。老而爲二少年態一。尤不可。

老齡不レ失レ於レ酷。而失レ於レ慈。可レ警。

人抵二老境一。儘善忘。惟義不レ可レ忘。

吾壯齡時。事事踰レ矩。七十以後。事事不レ及レ矩。凡有レ事時。須下與二少壯者一商議。以輔中吾不逮上。勿下挾二老大一以蔑中視壯者上。可。

多少人事皆是學。人謂近來多事廢レ學。何其言之繆也。

老來目昏。猶能睹。耳聾。猶能聞。苟能聞睹。則此學惡能廢レ之。

人事叢集如二落葉一。掃レ之復來。畢竟無二窮已一。自レ非二緊要大事一。則迅速一掃。不レ可二遲疑一。乃爲二胸中綽有二餘暇一。

老人話多取レ信。尤宜レ愼レ言。

尋常老人。多要二死成一レ佛。學人則當レ要二生作一レ聖。

孝弟。是終身工夫。老而自養。即是孝。老而讓レ人。亦是弟。

人貴二厚重一。不レ貴二遲重一。尙二眞率一。不レ尙二輕率一。

勿レ賣レ恩。賣レ恩卻惹レ怨。勿レ干レ譽。干レ譽輒招レ毀。

日間鎖事。不レ背二世俗一。可。立身操守。背レ於二世俗一。可。

小才禦レ人。大才容レ物。小智耀レ於二一事一。大智明レ於二後圖一。

人就レ我謀レ事。須レ要下妥貼易簡。不上レ生二事端一。即是智。若過爲二穿鑿一。逞二己才智一。卻惹二他禍一。殆是不智。

人才有二小大一。有二敏鈍一。敏大。固可レ用也。但日間鎖事。小鈍者卻能成レ用。如二敏大一。則輕二蔑常故一。是知人才各有二用處一。非レ可二概棄一。

人情趨レ吉避レ凶 殊不レ知吉凶是善惡之影響也。余每二改歲一。題二四句於二曆本一。以警二家眷一。曰。三百六旬。無二日不一レ吉。一念作レ善。是吉日。三百六旬。無二日不一レ凶。一念作レ惡。是凶日。以レ心爲二曆本一。可。

吾家葬祭。曾祖以來用二儒式一。但遺骸托二之僧寺一。從二國法一也。既托レ之。不レ得レ不二禮敬一。儒者多疏二遠僧寺一。是疏二祖先一也。不敬甚。

後圖宜レ在二奉先一。孫謀莫レ如二念祖一。

凡事初起易。收結難。於二一技一藝一亦然。

收結固爲レ難。而起處亦不レ容レ不レ愼。起處不レ是。則收結不レ完。

幹一。夫雖レ有二才幹一。而婦暗弱。或姦黠。則生子多不才。或不肖。十中八九如レ是。然未レ謂二必然一。

責二人之過失一。不レ要二十分一。宜下餘二二三分一。使中渠不レ甘二自棄一以覓中自新上。可。

責善之言。尤宜二遜以出一レ之。勿二絮叨一。勿二譏呶一。

形迹之嫌。不レ可下以二口舌一辯上。无妄之災。不レ可下以二智術一免上。莫レ如下把二一誠字一以爲中槌子上。

銳進工夫。固不レ易。退步工夫。尤難。惟有識者庶幾焉。

人做レ事。須レ要下不レ緩不レ急。如二天行一一般上。吾性急迫。有レ時過レ緩。書以自警。

晝夜有二短長一。而天行無二短長一。惟無二短長一。是以能成二晝夜一。人亦然。緩急在レ事。心則忘二緩急一。可也。

凡爲レ事。以二意氣一而已者。於レ理毎有二障碍一。

人不レ可レ無レ恥。又不レ可レ無レ悔。知レ悔則無レ悔。知レ恥則無レ恥。

衣薄不レ著二寒相一。食貧無レ見二餒色一。唯氣充者爲レ能。而聖賢貧樂。則非二此之類一。

人不レ能レ無二苦樂一。唯君子心安二苦樂一。而苦不レ知レ苦。小人心累二苦樂一。而樂不レ知レ樂。

與レ人共レ事。渠擔二快事一。我任二苦事一。事雖レ苦。意則快。我擔二快事一。渠任二苦事一。事雖レ快。意則苦。

人各有レ所レ長。有レ所レ短。用レ人宜下取レ長舍上レ短。自處則當下忘レ長以勉上レ短。

不レ言二己長處一。不レ護二己短處一。宜下擧二己短處一。虛心以詢中諸人上。可。

人於二此學一。片時不レ可レ忘。晝夜一串。老少一串。鼓レ缶而歌。亦是學。嚮レ晦宴息。亦是學。

處レ事接レ物。鍊二磨此心一。則人情事變。亦一併鍊磨。

石重。故不レ動。根深。故不レ拔。人當レ知二自重一。

人皆知レ洒二掃一室一。而不レ知レ洒二掃一心一。遷善不レ遺二毫髮一。改過不レ留二微塵一。吾欲二洒掃如レ是而未レ能。

凡事勿二嫌レ似而誤一レ眞。勿二拘レ名而失一レ實。勿二執レ偏而害一レ全。

覺悟。釋之常言。儒家避レ嫌而憚レ言。非也。心有レ所二感發一。皆謂二之悟一。孔子川上之嘆。是道體之悟也。顏子喟レ於二仰鑽一。曾子唯レ於二一貫一。非レ悟乎。朱子一旦豁然。亦是悟境。但當レ問三所レ悟爲二何事一。

至富。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富。至貴。不三自知二其爲一レ貴。道德功業。其至者。或亦不二自知一然歟。

眞孝忘レ孝。念念是孝。眞忠忘レ忠。念念是忠。

事レ親之道。在レ忘レ己。敎レ子之道在レ守レ己。

父道當二嚴中存一レ慈。母道當二慈中存一レ嚴。

父道貴レ嚴。但育幼之方。則宜下從二其自然一而利中道之上。勿三助長以戕二生氣一。可。

兄弟友愛者有レ之。於二姉妹一則或否。勿二傲侮以不順一。李英公爲レ姉煮レ粥。可レ學。

人之生。父氣猶二種子一。母胎猶二田地一。余年來閱レ人。夫性厚重而婦順貞。或慧敏。則生子多有二材

日本倫理彙編

接レ人衆多者。一二視生知熟知一。處レ事鍊熟者。混二看難事易事一。

脩禪老彌。樸實老農。語往往起レ人。但使二渠言一。而我聽レ之。可也。不二必詰問一。

武人多是胸次明快。文儒卻闇弱。禪僧或有二自得一。儒者無二自得一。並可レ愧。

不レ欺レ人者。人亦不二敢欺一。欺レ人者。卻爲二人所一レ欺。

眞僞不レ可レ誣。虛實不レ可レ欺。邪正不レ可レ瞞。

不二自欺一者。人不レ能レ欺。不二自欺一。誠也。不レ能レ欺。無レ間也。譬如下生氣自二毛孔一出上。氣盛者。外邪不レ能レ襲。

察レ言而觀レ色。慮以下レ人。涉世法不レ出二此二句一。

遠レ怨之道。一箇恕字。息レ爭之道。一箇讓字。

赤子之一啼一咲。皆天籟也。老人之一話一言。皆活史也。

人得意時輙饒二言語一。逆意時即動二聲色一。皆見二養之不一レ足。

存養之足不足。宜下於二急遽時事一自驗上。

求レ道要二懇切一。不レ要二迫切一。懇切則深造。迫切則助長。深造是誠。助長是僞。

學須レ要二心事合一一。吾做二一好事一。自以爲レ好。因要二人知二其好一。是即矜心不レ除。便是心事不二合一一。

人事百般。都要二遜讓一。但志則不レ讓レ於レ師。可。又不レ讓レ於二古人一。可。

亦係レ於レ天。處レ世能知ニ此理一。省ニ苦惱一半一耳。

見ニ人之有一レ禍。知ニ我無レ禍之爲一レ安。見ニ人之有一レ福。知ニ我無レ福之爲一レ穩。心安穩處。即身極樂處。

人皆圖ニ將來一而忘ニ過去一。殊不レ知過去乃爲ニ將來之路頭一。知レ分知レ足。在レ於レ不レ忘ニ過去一。

人當下回ニ顧從前履歷一。以占中安穩地上。若趕然不レ知ニ駐步處一。必墜ニ淵壑一。

人有下取爲ニ觸忤一者上。不ニ但失德一。而取レ怨之道的在レ此。可レ戒之至。

有レ人雖レ不三自談ニ不好話一。而誘ニ動他人一敎レ談。己則在レ側。與レ衆共聞快ニ哄之一。以取ニ一塲興一。太爲ニ失德一。究與三自談ニ不好話二一般。

背撻之痛易レ耐。脇搔之癢難レ忍。

愛敬二字。爲ニ交際之要道一。勿ニ傲視以凌一レ物。勿ニ侮哄以調一レ人。旅獒。玩レ人喪レ德。眞是明戒。

甲胄則有ニ不レ可レ辱之色一。人服ニ禮讓一以爲ニ甲胄一。誰敢辱レ之。

太寵。是太辱之覆。奇福。是奇禍之餌。事物大抵以ニ七八分一爲ニ極處一。

舍ニ爾靈龜一。觀レ我朶レ頤。靈龜不レ可レ舍矣。凡覬ニ諸外一者。皆朶頤之觀也。

人各有レ分。當レ知レ足。但講學則當レ知レ不レ足。

天道無ニ窮盡一。故義理無ニ窮盡一。義理無ニ窮盡一。故此學無ニ窮盡一。堯舜之上善無レ盡。謂レ此。

藥物。甘自ニ苦中一生者多有レ效。人亦閱ニ歷艱苦一。則思慮自濃。恰好濟レ事。與レ此相似。

艱難能堅ニ人心一。故共經ニ艱難一者。結交亦密。竟不レ能ニ相忘一。糟糠之妻不レ下レ堂。亦此類。

欲有二大小一。大欲之發。我自知。克己或易。小欲則不三自覺二其爲一レ欲。克己卻難。

過越。過愆。字同而訓異。余見世人過越者必過愆。是其所三以爲二同字一。故人事寧不レ及勿レ過。

管絃在レ堂。聲聞二四方一。聞也。巖石倒レ谷。響徹二大地一。達也。

名譽。人之所二爭求一。又人之所二群毀一。君子只是一實而已。寧有二實響一。勿レ有二虛聲一。

人一生有二順境一。有二逆境一。消長之數。無二可レ怪者一。余又自檢。有二順中之逆一。有二逆中之順一。宜四處下其逆上。不下敢生中易心上。居下其順上。不三敢作二惰心一。惟一敬字以貫二逆順一。可。

天下人皆爲二同胞一。我當レ著二兄弟相一。天下人皆爲二賓客一。我當レ著二主人相一。兄弟相。愛也。主人相。敬也。

物我之爲二一體一。須下就二感應上一認上レ之。有二淺深一。有二厚薄一。自不レ可レ誣。不レ可レ不レ察。

書室中。自二机硯書冊一以外。凡平生所二便用一物件。雖レ無二知覺一。而皆有二感應一。宜下撫二愛之一。莫中或毀損上。是亦愼德之一。

愛敬之心。即天地生生之心。樹二藝草木一。飼二養禽蟲一。亦唯此心之推。

物集レ於二其所一レ好。人也。事赴レ於レ所レ不レ期。天也。

勿レ羨二富人一。渠今之富。安知其不レ招二後之貧一。勿レ侮二貧人一。渠今之貧。安知其不レ胎二後之富一。畢竟天定。各安二其分一。可也。

人事赴レ於レ所レ不レ期。究非二人力一。如二人家貧富一。有レ係レ於レ天。有レ係レ於レ人。然其係レ於レ人者。竟

勸學之方不一。各因其人施之。有稱而勸之。有激而勸之。又有不稱不激待其自勸者。猶醫人應病施劑。補瀉不一。必先察其症然。

問事於人。要虛懷。不可毫有所挾。替人處事。要周匝。不可稍有所缺。

我言語。吾耳可自聽。我擧動。吾目可自視。視聽既不愧於心。則人亦必服。

勿以口而謗己行。勿以耳而聞人言。

不慮而知。本體之發也。慮而後得。工夫之成也。知者。即得者。非有二套。

愼獨工夫。當如身在稠人廣坐中一般。應酬工夫。當如閒居獨處時一般。

仁者。以己克己。君子。以人治人。

持敬者如火。使人可畏而親之。不敬者如水。使人可狎而溺之。

心要現在。事未來。不可邀。事已往。不可追。纔追纔邀。便是放心。

愼視聽。以固心之門戶。謹言動。以嚴心之出入。

人當自禮拜吾心。自問安否。以吾心即天之心。吾身即親之身也。是謂事天。是謂終身之孝。

去人欲。學人皆口之。而工夫太難。余嘗謂當先去大欲。人之大欲。莫如飮食男女。故專戒此二者。余中年以後。此欲漸薄。今則澹然。精神與壯者無太異。可謂幸矣。

凡學。宜認做挽回轉化法。今日好賢之心。即是他日之好色。今日好德之心。即是他日之好貨。

上官屬二事於一レ我。我宜レ要二敬愼鄭重一。下吏請二事於一レ我。我宜レ要二區處敏速一。但事非二一端一。則鄭重愆レ期。敏速誤レ事。亦容レ有レ之。須下善先慮二其輕重一。以從レ事之爲上レ要。

人做レ事。須下就二其事一。自揆二我量與レ才與レ力之可一レ及。又把三事之緩急。與二齡之老壯一相比照。而後做起上。不レ然。妄意下レ手。殆不レ免二狼狽一。

果斷有二自レ義來者一。有二自レ智來者一。有二自レ勇來者一。有下並二義與一レ智而來者上。上也。徒勇而已者殆矣。

爲二長官一者。勿レ忘二小心翼翼一。爲二吏胥一者。勿レ忽二天網恢恢一。

凡處二官事一。宜下先以レ心爲二簿書一而簿書又照上レ之。勿下專任二簿書一以爲上レ心。

公私在レ事。又在レ情。事公而情私者有レ之。事私而情公者有レ之。爲レ政者宜下權二衡人情事理輕重處一。以用中其中於上レ民。

吏人相集言談。多是仕進榮辱。貨利損益。吾甚厭。然平日慣レ聽。不レ覺偶自冐。可レ戒。

人做レ事。各有二本職一。若事涉二職外一。假令有レ功。亦多取レ釁。譬如二夏日之冷。冬日之煖一。似レ宜非レ宜。

人各有二好尙一。以二我好尙一爭二彼好尙一。究不レ見二眞是非一。大抵事不レ干二眞是非一。則任二彼好尙一。亦有二何妨一。乃嘵々憑レ己以角二爭銖錙一。秖見二局量之小一。

游蕩子弟。亦非レ可レ棄。慫二慂學問脩爲一。即悔悟法也。一旦悔悟舊惡不レ可レ追。況其爲二無賴一。亦出レ於レ才。才則有レ所レ爲。易云。冥升。利レ于二不レ已之貞一。謂レ此。

凡事有眞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謂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學。而先了假是非。迨後欲得眞是非。亦不易入。所謂先入爲主。不可如何耳。

人主好飲太有害。除式禮外。宜自禁止。百弊皆自此與。

視官長猶父兄。宜主敬順。吾議若有不合。則宜姑置前言。替他商思。竟有不可。則非可苟從。必當和悦而爭。不敢生易慢之心。

處僚友。須能披瀝肝膽。視如同胞。雖不可面從。而亦不可乖忤。有所黨不可。有所挾不可。有所媢疾最不可。

恩怨分明。非君子之道。德之可報。固也。至於怨。則當自怨其所以致怨。

人情向背。在敬與慢。施之道。亦非可忽。恩怨或自小事起。可愼。

居官者。事未到手。如攀阪路。步步艱難。御無蹉跌。事既到手。如下阪路。步步容易。輙致顚蹶。

應酬事物。當先見其事之輕重。而後處之。勿以假心。勿以習心。勿厭多端以苟且。勿過穿鑿以繳倖。

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勿視。在心。目則熟視亦不妨。

心忘勢利。而後權貴可與語。

權貴之德。在下賢士。賢士之德。在驕權貴。

舜之澤。不可知所以自慶乎。柳柳州封建論。吾所不取。

沿海侯國皆爲鎭兵。外寇不易覬覦。但問內治何如而已。內治有何別法。謹守祖宗之法。勿循名以喪實。敬躰祖宗之心。勿偷安而忘危。然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懲。況於區區鱗介之族。尙足虞乎。

人主閨內之事。外人所不知。然外廷感應之機。的在此。國風擘初頭關雎。卽此意。

關雎之化。在葛覃卷耳。勤儉之風。宜自此起基。

婦德。一箇貞字。婦道。一箇順字。

婦女以服飾美麗爲習。殆不可。人之有男女。與禽獸之有雌雄牝牡同。試見雄牡羽毛有飾。而雌牝無飾。天成之狀如是。

大臣弄權。病猶外症。劇劑一瀉。可除也。若權在宮闈。則是內症。雖有良藥不易施。如之何。

方今諸藩置講堂及演武場。以課子弟。但至宮闈。則未聞有敎法。吾意欲於閫內區爲女學所。使衆女官學女事。宜延女師謹飭者。使之講解女誡女訓國雅諸書。幷女禮筆札鬪香茶儀。各有師以課之。旁復許箏曲絃歌不淫靡者。則閫內必肅然。

人主之賢不肖。係一國之理亂。㓜年嗣立者。最宜擇交友。其所視效或不良。則後遂誤邦家。可懼也。

平世著眼處蓋在此。

賑財。不如免租。興利。不如除害。

仕爲吏者。宜視官事如家事。守公法如蓍龜。待僚友如兄弟。則爲能盡職分。唯大臣胸次。磊磊落落。當如長松老檜。不爲風雨振撼。則其治務必不在人後。

抱巖穴之心者。可以居臺閣。得禮樂之實者。可以任將帥。

國有道時。言路開。可慶也。但怕功利之徒。乘時紛起群奏。其實或有大相左者。不容不深察。

世清時。亦就有小失處。世濁時。亦就有小得處。

水至淸則無魚。木過直則無蔭。爲政者之深戒也。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飜做政事。亦儘好。

說命。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据此。封建之制。天道也。唐虞三代相沿。保治久遠。秦巳後變爲郡縣。而世數亦促。余聞西洋諸國周回地球。分國土爲五大洲。而封建之邦。惟我爲然。又獨立自足。無仰異域。厪有漢蘭二國。許渠來貿易。是亦亙法也。雖在我邦。古代則制襲漢土。至神祖。郡縣存其名。而封建行其實。可謂神算無嫓矣。郡縣之世。王室失政。海內輙土崩瓦解。惟封建則列侯各守其土。庶民亦皆爲其主保護。是其所以固也。然國有興廢。則氣數之自然。以人力守之。又人道之當然。我幸生此土。沐浴堯

亂一。

王荊公本意。在三堯二舜其君一。而其所レ爲皆在二功利一。則群宵希レ旨。競以レ利進。遂一敗不レ能レ保レ終。究亦自取。可レ惜。後之爲二輔相一者所レ宜レ鑑。

有レ才而無レ量。不レ能レ容レ物。有レ量而無レ才。亦不レ濟レ事。兩者不レ可レ得レ兼。寧舍レ才而取レ量。

居二相位一者。最宜二明通公溥一。不二明通一則偏狹。不二公溥一則執拗。

氣運有二常變一。常。是變之漸。不レ見二痕迹一。故謂二之常一。變。是漸之極。見二痕迹一。故謂二之變一。如二春秋一。是常。夏冬是變。以二其漸與一レ極也。人事常變。亦係二氣運之常變一。故當二變革之時一。天人齊變。有二大賢出一レ世。必又有二大奸出一レ世。以二其變一也。常漸之時。則於レ人亦無二大賢奸一。

創業守成之稱。泛言二開國繼世一耳。其實則創業中有二守成一。守成中有二創業一。唯能守成。是以創業。唯能創業。是以守成。如下成湯之纘二禹舊服一。茲率二厥典一。武王之反二商政一。政由上レ舊。是創業之守成也。如下成王之立レ政立レ事。畢公之道有二升降一。政由レ俗革上。則謂二之守成之創業一。可也。但氣運有二常變一。故人與レ物亦從レ之。

物得レ所。是爲レ治。事乖レ宜。是爲レ亂。猶レ治レ園也。樹石位置。得二其恰好一。則朽株敗瓦。亦皆成レ趣。故聖人之治。世無二棄人一。

歷代開國之初。人人自靖。治務太簡。昇平日久。則上自二臺閣一。下至二諸局一。規則完備。簿書累堆。愈久愈多。於レ是瑣末式法。不レ勝二繁蕪一。亦勢之必至。此時唯當乙以下務除二苛細一。歸中諸簡淨上爲甲レ要。

先。無復別法可設。

膺海防之任者。以得民和爲先。器械次之。又須校彼此長短。以爲趨避。尤要勿啓釁端以貽後患。

我邦獨立。不仰異域。海外人皆知之。不如確守舊法之爲善。功利人好事。不可濫聽。

余往年遊於崎。聞崎人之話。曰。漢土有不逞之徒。多出奔於滿州。自滿再投於蕃舶。故蕃舶中往往有漢人。爲之耳目。可憎之甚。今漢滿一家。關門不嚴。不可奈何。此話非可徒聞。

戰伐之道。勝於始者。將卒必驕。驕者怠。怠者或衂乎終。衂於始者。將卒必憤。憤者厲。厲者遂勝乎終。故爲主將者。不必論一時之勝敗。只能振厲士氣。鼓舞義勇。使之勝而不驕。衂而不挫。是爲要而已。

人主宜以敵國外患爲藥石。以法家拂士爲良醫。則國不足治。

擧賢才。則百僚振。矜不能。則衆人勸。乘數也。猜大臣。則讒慝興。疏親戚。則物情乖。除數也。須能愼幾先以慮來後。

凡事有似有功而無功。有似有弊而無弊。況於經數年見効之事。宜先熟圖其終始而後做起。不然。功必不完。或中廢。至於不可償。

三軍不和。難以言戰。百官不和。難以言治。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唯一和字。一串治

勿レ頼二器械一。當レ頼二人心一。勿レ問二衆寡一。當レ問二師律一。

都城置二十隊八方之防火一。極有二深慮一。蓋不三專在二撲滅一。而在二指揮操縦之熟一。侯家亦宜五躰下其意上。勿四レ令三騎將徒華下麗其服上。以競二觀美一。爲レ得。

國初武士。上下皆能二泅泳一。與二調騎一相若。今則或不レ慣。恐爲二缺事一。軍馬宜レ用二野産一。古來駿馬多野産。余少時。好馭二野産一。今則老矣。不レ能二據レ鞍顧眄一。可レ嘆。

我邦自レ古長二弓箭一。然於レ古皆木弓。即所レ謂梓弓。或謂木弓騎上最便。須レ查。

有二攻法一。必有二守法一。禦二大炮一。聞西蕃用二鍛牛革一。形屋大。須レ查。

戎器中。宜下寘二縮遠鏡一。又齎中大小壺盧上。並爲二有用物一。不レ可レ欠。

竊二地道之秘一者。可三以語二覇。極二天道之蘊一者。可三以言二王。

天地間事物必有レ對。相待而固。不レ問二嘉耦怨耦一。相二爲資益一。此理須二商思一。

英傑非常人物。固爲二不世出一。然屈レ於二下位一不レ得レ志。則不レ能レ肆二其能一。幸得二地位一。則或圖二遠略一。古今往往有レ之。不レ知當今諸蕃君長人物果何如。蓋有レ備無レ患。我惟當レ致三警於二無事之日一耳。

海警不レ可レ不二豫備一。然環海之廣。其可三以盡爲二防禦一乎。莫レ若下固二結民心一以爲中金城湯池上。沿海皆能如レ是。外寇不レ足レ爲レ虞。不レ然。雖レ設二數萬巨熕一。亦足三以資二戎寇一。無レ益也。

士氣不レ振。則防禦不レ固。防禦不レ固。則民心亦不レ能レ固。然其振二起士氣一。在三人主之自奮以爲二率

士而志レ於レ文。是居レ武而學レ文也。勿ニ虛文以柔惰一。勿ニ虛武以躁暴一。

國亂而殉レ身。易。世治而蠹レ身。難。

前人謂英氣害レ事。余則謂英氣不レ可レ無。但露ニ圭角一爲ニ不可一。

刀槊之技。懷ニ怯心一者衂。賴ニ勇氣一者敗。必也泯ニ勇怯於ニ一靜一。忘ニ勝負於ニ一動一。動レ之以レ天。廓然太公。靜レ之以レ地。物來順應。如レ是者勝矣。心學亦不レ外レ於レ此。

執ニ乙於一レ甲。藏ニ甲於一レ乙。謂ニ之護身之堅城一。

形以レ方止。勢以レ圓動。城陣行營。其理一也。

軍旅亦有ニ禮樂一。

兵家說ニ鍊心膽一。與ニ震艮工夫一髣髴。

無レ我則不レ獲ニ其身一。即是義。無レ物則不レ見ニ其人一。即是勇。

自反而縮者。無レ我也。雖ニ千萬人一吾往矣。無レ物也。

道者。所レ以ニ反レ本復一レ始。語見ニ吳子一。吾不レ意兵家講ニ破此道學一。

務攬ニ英雄之心一。覇者以レ之。以ニ天下之所一レ從。攻ニ親戚之所一レ畔。王者以レ之。

前徒倒レ戈。攻レ于レ後以北。武王之心。此時果何如。以爲レ快乎。蓋亦惻然痛。或有レ愧焉。

知レ彼知レ己。百戰百勝。知レ彼。似レ難而易。知レ己。似レ易而難。

敵在ニ背後一。兵家之所レ忌。避レ實擣レ虛。兵家之所レ好。地利得失。防禦形勢。宜ニ以レ此致一レ察。

震爲二乾陽初起一。即氣原也。其發而感二離虛一。則爲二雷霆一。觸二坎實一。則爲二地震一。於レ人爲二志氣一。動天驚地事業。亦不レ外二此震氣一。

人身臍爲二受氣之蒂一。則震氣自レ此而發。宜下畜二實於臍下一。函二虛於臍上上。呼吸與二臍上一相消息。筋力自二臍下一而運動上。思慮云爲。皆根二柢於レ此。凡百技能亦多如レ此。

艮二其背一不レ獲二其身一。行二其庭一不レ見二其人一。敬以存レ誠也。震驚二百里一。不レ喪二匕鬯一。誠以行レ敬也。

震艮正倒。工夫歸レ於レ一。

坐二暗夜一者。忘二體軀一。行二明晝一者。辨二形影一。

誠意兆レ於二夢寢一。不慮之知使レ然。

以レ天感者。不慮之知也。以レ天動者。不學之能也。

靈藥誤レ用。則斃レ人。利劍倒レ柄。則自傷。學術乖レ方。則自戕。又賊レ人。

治心法。須四認三得至靜於二至動中一。呂涇野謂。用功不二必山林一。市朝亦做得。此言然。

體實而虛。心虛而實。中孚之象即是。

引滿中レ度。發無二空箭一。人事宜二如レ射然一。

余好觀レ演二武技一。觀レ之不レ以レ目而以レ心。必先収二呼吸一。以邀二渠呼吸一。不レ問二勝敗一。而視二其順逆一。甚適也。此亦是學。

凡爲二士君子一者。今皆稱二武士一。宜下自顧二其名一以責二其實一。務二其職一以副中其名上。

混看一。

我當レ視二人之長處一。勿レ視二人之短處一。視二短處一。則我勝レ彼。於レ我無レ益。視二長處一。則彼勝レ我。於レ我有レ益。

志出二人上一。非二倨傲之想一。身甘二人後一。非二萎薾之陋一。

聖人之心。見レ於二辭氣容貌一。於二其地與一レ人各異。未レ知孔子爲二委吏乘田一時。於二長官一果何如。鄉黨不レ載。學者宜二推勘一。或曰。和悅而諍。

目視者。口能言レ之。耳聞者。口能言レ之。至レ於二心得者一。則口不レ能レ言。即能言。亦止一端。在二學者之逆而得一レ之。

吾欲下把二讀書靜坐一打做中一片上。因自試レ之。讀レ經時寧靜端坐。披レ卷涉レ目。一事一理。必求二之於一レ心。乃能默二契之一。恍有二自得一。此際眞是無欲。即是主靜。不下必做中一日各半工夫上。

端坐讀經時。間思妄念。自然消滅。猶二香氣滿一レ室。蚊蝱不レ能レ入。不レ似二瞑目調息之空觀一。

讀經。宜下以二我之心一讀二經之心一。以二經之心一釋中我之心上。不レ然。徒爾講二明訓詁一而已。便是終身不二曾讀一。

人爲二地氣之精英一。生レ於レ地而死レ於レ地。畢竟不レ能レ離レ地。宜レ察二地體爲二何物一。朱子謂地卻是有二空闕處一。天之氣貫二在地中一。卻虛有三以受二天之氣一。理或然。余所レ作地體圖。不レ知能得二彷彿一否。

精義入レ神。燧取レ火也。利用安レ身。劒在レ室也。

今之學者。不レ失レ於レ隘而失レ於レ博。不レ失レ於レ陋而失レ於レ通。

心理。是竪工夫。博覽。是横工夫。竪工夫。則深入自得。横工夫。則淺易汎濫。

漢儒訓詁之傳。與二宋賢心學之傳一。地頭不レ同。况於二淸人考據一派一。眞是漢儒輿儓。比二諸宋賢所一レ爲。夐焉不レ同。我黨勿レ墜二渠窠臼一可。

淸初考據之學盛行。其間唯李二曲顒黃棃洲宗羲湯潛菴斌彭南昀定求彭樹廬士望諸輩。並於二此學一爲レ有レ見。要與二時好一殊異。學者不レ妨下讀二其書一以舍二取上レ之一。

從レ大者爲二大人一。從レ小者爲二小人一。今之讀書人。以二攷據瑣猥一爲二能事一。畢生事業止レ此。亦可レ嘆。

於レ此有二一大人一焉。將レ曰下人各有レ能。可二器使一。使二彼矻矻考索一。而我取以用レ之。我不レ勞レ力而彼亦効二其能一。便也上。試思使三大人視レ己以爲二器使一輩中物一。能無二忸怩一乎。

世有下一種稱二心學一者上。於二女子小人一。非レ無二寸益一。然要爲二鄉愿之類一。士君子學レ此。則汨二流俗一。失二義氣一。尤非二武弁所一レ宜。人主誤用レ之。使二士氣怯懦一。殆不可。

明季林兆恩合二三敎一爲レ一。蓋學二心齋龍溪一而失者也。與下此間一種心學誘二愚夫愚婦一者上相類。要不レ　二齒牙一耳。

王龍溪畿爲二餘姚晚年弟子一。受レ敎日淺。其說過二高玅一。遂來二陽儒陰釋之譏一。猶與四宋代有下楊慈湖上貽二累於二金溪一同一類。其他門人如二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聶雙江豹。並爲二彬彬有用人物一。宜レ無二

益爲有識之文。

宇宙間一氣斡旋。開先者必有結後。持久必有轉化。抑者必揚。滯者必通。一隆一替。必相倚伏。恰是一篇好文辭。

獨得之見似私。人驚其驟至。平凡之議似公。世安其狃聞。凡聽人言。宜虛懷而邀之。勿苟安狃聞。可也。

自得。畢竟在己。故能取古人得力處而鎔化之。今人無自得。故鎔化亦不能。

古人各有得力處。擧以指示。可也。但其入路各異。後人不能透會得之。乃偏於所受。執一以爲宗旨。終至於生流弊。余則欲透會爲一。不立名目。蓋其不立名目。即便我宗旨也。人或議曰。如是則如無柁之舟。不知泊處。余謂心即柁也。其著力處。在各人自得。不必同也。蓋執一廢百。卻不得泊處。

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子張書諸紳。子路終身誦之。在孔門往往有服膺一二要語如是。可謂親切矣。與後人標目之類不同。

余年少時。於學多有疑。至中年亦然。每一疑起。見解少變。即覺學稍進。及至近年。則絕無疑念。又覺學亦不進。乃始信白沙所云。疑者。覺悟之機也。斯道無窮。學亦無窮。今雖老矣。可不自厲乎。

少而學。則壯而有爲。壯而學。則老而不衰。老而學。則死而不朽。

講說在二其人一。不レ在二口辯一。如二君子喩レ於レ義。小人喩一レ於レ利。常人說レ此。嚼蠟無レ味。象山說レ此則使二聽者愧汗一。勿三視爲二易事一。

講二論語一。是慈父敎レ子意思。講二孟子一。是伯兄誨レ季意思。講二大學一。如二網在一レ綱。講二中庸一。如二雲出一レ岫。

易。是性字註脚。詩。是情字註脚。書。是心字註脚。

講書與二作文一不レ同。作文。只要下飜二習語一做中漢語上。講書。則飜二漢語一以做二習語一。於二敎授一爲二第一緊要事一。不レ可三視爲二容易一。

經書不レ可レ不二講明一。就レ中以二易書魯論一爲二最緊要一。

朱子不レ作二春秋傳一。而作二通鑑綱目一。不レ註二戴記一。而編二儀禮經傳通解一。可レ謂二一大識見一。啓蒙。不レ可レ欠。小學。亦好撰。但楚辭註。韓文考異。在二可レ有可レ無之間一。至レ於二陰符。參同一。則竊驚訝。何以弄二此泛濫之筆一邪。

著書。只要二自怡悅一。不レ要三初有二示レ人之念一。

文詞筆翰。藝也。善用レ之。則於二心學一亦有レ益。或以二溺志一病レ之。是因レ噎廢レ食。

文能達レ意。詩能言レ志。如レ此而已。綺語麗辭。比二之佞口一。吾曹所レ不レ屑焉。

文詞可三以見二其爲一レ人。况復留二貽於一レ後。宜下以二脩辭立誠一爲中眼目上。

王文成拔本塞源論。尊經閣記。可レ謂二古今獨步一。陳龍川酌古論。方正學深慮論。隔レ世而相頡頏。

周子程伯子。爲二道學之祖一。然門人或誤成二廣視豁歩之風一。南軒嘗病レ之。朱子因矯以二逐次漸進之說一。然而後人又誤成二支離破碎一。恐與二朱子本意一乖牾。可レ省。

朱陸異同。在二無極太極一條一。余謂朱子所レ論。爲二精到不一レ可レ易。然象山尙往復數回不レ已。亦交遊中錚錚者。但疑兩公持論。與二平昔所一レ言各異。朱子說レ無。陸子說レ有。如レ易レ地然。何邪。

學人徒是二非訓詁之朱子一。而不レ知二道義之朱子一。是三非言語之陸子一。而不レ知二心術之陸子一。道義心術。途無二兩岐一。

象山雖下以二濂溪明道一爲中依據上。而太厭レ立二門戸一。嘗曰。此理所レ在。安有二門戸可一レ立。學者各要レ護二門戸一。此尤鄙陋。信此言也。足レ見二心之公平一。

南軒東萊。朱子之親友也。象山龍川。朱子之畏友也。後之學者。分レ黨相訟。恐非二朱子之本意一。

象山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此謂二男子擔當之志如一レ是。陳澔引レ此註二射義一。極是。

隨處體認天理。吳康齋有二此言一。而甘泉以爲二宗旨一。餘姚致良知。亦其所二自得一。但覺餘姚爲二緊切一。

古之儒。立德之師也。師嚴而道尊。今之儒。則立言耳。言不レ由レ德。竟是影響。何嚴之有。可レ不二自反一乎。

余沈二思義理一時。覺二胸中寧靜。氣體收斂一。講二說經書一時。覺二胸中醒快。氣體流動一。

講說時。只要下我口之所レ言入二我耳一。耳之所レ聞再返レ於レ心。以爲中自警上。吾講已有レ益レ於レ我。不三必問二聽者如一レ何。

理二會著實工夫一者。惟某與二子靜一二人。陸子亦謂。建安無二朱元晦一。青田無二陸子靜一。蓋其互相許如レ此。當時門人。亦有二兩家相通者一。不レ爲下各持二師說一相爭上。至二明儒一如二白沙篁墩餘姚增城一。竝兼二取兩家一。我邦惺窩藤公蓋亦如レ此。

惺窩藤公答二林羅山一書曰。陸文安天資高明。措辭渾浩。自然之妙。亦不レ可レ掩焉。又曰。紫陽篤實而邃密。金溪高明而簡易。人見二其異一。不レ見二其同一。一旦貫通。同歟。異歟。必自知。然後已。余謂我邦首唱二濂洛之學一者爲二藤公一。而早已并二取朱陸一如レ此。羅山亦出二於其門一。余曾祖周軒受二學於二後藤松軒一。而松軒之學。亦出レ自二藤公一。余欽二慕藤公一。淵源所レ自。則有乎爾。

博士家古來遵二用漢唐註疏一。至二惺窩先生一。始講二宋賢復古之學一。神祖嘗深悅レ之。舉二其門人林羅山一。羅山承二繼師傳一。折二中宋賢諸家一。其說與二漢唐一殊異。故稱曰二宋學一而已。至レ於二闇齋之徒一。則拘泥過甚。與二惺窩羅山一稍不レ同。

惺窩羅山課二其子弟一。經業大略依二朱氏一。而其所二取舍一。則不二特宋儒一。而及二元明諸家一。鵞峰亦於二諸經一有二私考一。有二別考一。乃知其不レ拘二一家一者顯然。

尊二德性一。是以道二問學一。道二問學一。即是尊二德性一。先立二其大者一。則其知也眞。能迪二其知一。則其功也實。畢竟一條路往來耳。

明道定性書。精微而平實。伊川好學論。平實而精微。伊洛之源在レ此。非レ二也。學者眞能知レ之。則異同紛紜之論可レ息矣。

吸。只是一誠。謂之氣原。即是理。

程子言萬物一體。試思天地間。飛潛動植。有知無知。皆自陰陽陶冶中出來。我其一也。讀易窮理。深造而自得之。眞知萬物之爲一體。程子前絕無此發明。

我身一也。而有老少焉。知老少之爲一身。則知九族之爲我身。知九族之爲我身。則知古往今來之爲一體。萬物一體。是橫說。古今一體。是竪說。須善忘形骸而自得之。

物我一體。即是仁。我執公情以行公事。天下無不服。治亂之機。在於公不公。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伊川又以公理釋仁字。餘姚亦更博愛爲公愛。可幷攷。

此學。有傳之傳。有不傳之傳。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則傳之傳也。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則不傳之傳也。不傳之傳在於心。不在於言。濂溪明道蓋接傳於百世之下矣。如漢儒所云傳。則訓詁耳。豈足謂之傳乎。

周子主靜。謂心守本體。圖說自註。無欲故靜。程伯子因此有天理人欲之說。叔子持敬工夫。亦在此。朱陸以下。雖各有得力處。而畢竟不出此範圍。不意至明儒。朱陸分黨如敵讐。何以然邪。今之學者。宜以平心待之。取其得力處。可也。

學有次第。猶執弓挾箭。引滿而發。直指本體。猶懸以正鵠。期於必中。

孔孟。是百世不遷之祖也。周程。是中興之祖。朱陸。是繼述之祖。薛王。是兄長之相友愛者。

朱陸同宗伊洛。而見解稍異。二子並稱賢儒。非如蜀朔之與洛爲各黨。朱子嘗曰。南渡以來。

發レ憤忘レ食。志氣如レ是。樂以忘レ憂。心體如レ是。不レ知二老之將一レ至。知レ命樂レ天如レ是。聖人與レ人不レ同。又與レ人不レ異。

學者當三先自認二己有一レ心。而後存養得レ力。又當三自認二己無一レ心。而後存養見レ効。

認以爲レ我者。氣也。認以爲レ物者。氣也。其知二我與レ物皆爲一レ氣者。氣之靈也。靈。即心也。其本體性也。

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只此一知。即是靈光。可レ謂二嵐霧指南一。

提二一燈一。行二暗夜一。勿レ憂二暗夜一。只賴二一燈一。

天下之物。莫レ不レ有レ理。此理即人心之靈。學者當下先窮中在レ我之萬物上。孟子曰。萬物皆備レ於レ我矣。反レ身而誠。樂莫レ大焉。即是。

倫理。物理。同一理也。我學倫理之學。宜三近取二諸身一。即是物理。

人皆在二是非窠中一送レ日。然多是日閒瑣事。不レ過二利害得失數件一。如二眞是非一。則無二人討出來一。學者須二能自覓一。

濁水。亦水也。一澄則爲二淸水一。客氣。亦氣也。一轉則爲二正氣一。逐客工夫。只是克己。只是復禮。

窮理。理。固理。窮レ之。亦是理。

理本無レ形。無レ形即無レ名矣。形而後有レ名。既有レ名。則理謂二之氣一。無二不可一。故專指二本體一。則形後亦謂二之理一。專指二運用一。則形前亦謂二之氣一。竝無二不可一。如二浩然之氣一。專指二運用一。其實太極之呼

言志晩錄

單記積年。又成㆓一堆㆒。及㆓輯錄㆒。則略以㆑類相從。事亦多係㆓釋褐後㆒。錄起㆓天保戊戌孟陬月㆒。至㆓嘉永己酉仲春月㆒。

一齋老人自題

爲㆑學緊要。在㆓心一字㆒。把㆑心以治㆑心。謂㆓之聖學㆒。爲㆑政著眼。在㆓情一字㆒。循㆑情以治㆑情。謂㆓之王道㆒。王道聖學非㆑二。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㆓進取㆒。曾皙獨異㆓其撰㆒。而孟子以爲㆑狂。何也。三子進取在㆑事。曾皙進取在㆑心。曾皙齡老。宜㆑求㆓老友㆒。卻求㆓冠童㆒。不㆑賞㆓幽寂㆒。卻賞㆓豔陽㆒。既浴且風。亦不㆑似㆓老者事㆒。此等處須㆔善討㆓出狂者心體㆒。

吾人工夫。在㆑於㆓自覔自覰㆒。義理混混而生。似㆑有㆑物。不㆑認㆓源頭來處㆒。似㆑無㆑物。

胸次虛明。感應神速。

心要㆑平。平則定。氣要㆑易。易則直。

人皆知㆓仰而蒼蒼者爲㆑天。俯而隤然者爲㆑地。而不㆑知㆓吾軀皮毛骨骸之爲㆑地。吾心靈明知覺之爲㆒㆑天。

爲㆑人沈靜者。工夫尤宜㆑勉㆓事上鍊磨㆒。恢豁者。則工夫宜㆑不㆑忘㆓靜坐脩養㆒。其實動靜非㆑二。姑因㆑病藥㆑之。卽是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求レ之矣。故欲レ爲ニ君子一之志益切。期レ於下扈ニ從聖賢一以盡中人倫上。則其求ニ諸己一者。所レ以下去ニ人欲一存中天理上之功。既無レ不レ至。而父兄師友。以至レ於ニ芻蕘邇言一。自不レ得レ不レ問。聖賢之遺訓。以至レ於ニ子史前哲之書一。自不レ得レ不下熟讀而深中思之上。遂其沛然不レ可レ禦者。皆無レ非ニ我一志之所ニ流注一。是乃爲レ學趣向之正路然。世之以ニ口耳一爲レ學者。入學之志已錯矣。故其弊亦不ニ置無一レ益也。先賢立志之訓。蓋無ニ餘蘊一。然此意亦當ニ參互而得一レ之。

言志後錄終

俗儒之流一。於レ元則靜修魯齋。明則崇仁河東餘姚增城。是其選也。亦雖二各有一レ異。皆一代之賢儒。其遡二洄濂洛一則一也。上下千載。落落唯有二此數君子一而已。吾取而尙二友之一。於レ心樂焉。

凡貳百五拾五條

入學說 附

吾人爲レ學。當三先自問二其入學初心何如一也。其心必欲三學爲二君子一乎。不乎。於レ此趣向一錯。雖下日從二事上此學一。而終身無レ得。不二徒無一レ得。而適足三以爲二長レ傲飾レ非之資一。故入學之初心。乃途蹊之所二由分一也。蓋其心果在レ於レ欲レ爲二君子一。而志願緊切。絕無二他念一。則爲レ學之本立。斯可二以入一レ學矣。既有二此志一也。自能脩飾。不三敢爲二不善一。但靈光未レ透。事多二疑惑一。不レ得レ不下詢二諸父兄一。諮上於二諸友一。而父兄諸友之誨レ我輔レ我者。皆我之所レ未二慮及一。乃敬而聽レ之。信而從レ之。躬於レ是寡二愆行一。事於レ是少二過擧一。既是學也。要我志之所レ至也。然而父兄諸友。得二詢而諮一レ之。而聖賢前哲。則今無レ由三親聞二其言一矣。必欲三更進以資二之益一也。於レ是乎求二良師一而學焉。爲レ師者敎レ之不レ乖二其方一。導レ之不レ失二其序一。我能聽二其指授一以學レ於二古訓一。人一己百。反覆熟思。愈入愈深。愈造愈遠。蓋其理致之精微奧妙。果有下以懸二絕常凡一者上矣。敬而遵二奉之一。信而恪二守之一。驗二諸躬一而省レ乎レ心。習レ於レ事而察レ乎レ物。聰明日開。義理日晰。動靜語默。將三於レ是乎中二其度一。處事接物。將三於レ是乎適二其宐一。而殊覺四其有レ所下進益發悟上。不三翅倍二蓰平昔一。尤是學之所レ在。要亦我志之所レ至也。然則始之聞二諸父兄口語一。猶レ讀レ書也。後之得レ於二聖賢遺訓一。猶二面命一也。皆自二我之志一而

レ喪而變レ貌也。又途遇二縲絏者一。則宜三亦旁辟勿二正視一。是惡レ罪恤レ人也。譬者則宜下我辟レ路。勿上令二僂僕喝一。是仁者之用心也。然在二貴人一具二儀衛騶從一。則行路自有二常法一。不レ必得レ如レ是。但宜レ令下從者體二知上此意一。至レ如下遇二柩若罪人一。擡レ輿疾走一。則令レ緻レ之可也。

一善念萌時。其夜必安眠無レ夢。有レ夢則或見二正人一。或見二君父一。或値二吉慶事一。如二周官正夢喜夢之類一。又一妄念起時。其夜必不二安眠一。夢亦多二雜夢一。恍惚變幻。或見二小人一。或見二婦女一。或値二危難事一。如二周官畸夢懼夢之類一。及二醒後一自思察。夢中所レ見正人君父。即我心也。吉慶事。卽我心也。皆善念所レ結之象。又其所レ見小人婦女。亦卽我心也。危難事。亦卽我心也。皆妄念所レ結之象。蓋一念善妄之形二諸夢寐一。可レ不二自反一乎。死生。晝夜之道也。佛氏設二地獄天堂之權敎一。亦恐說二心之眞妄一。得レ無下與二此夢覺一相彷彿上邪。

夜間形閉而氣專レ於レ內。則成レ夢。凡晝間所レ爲。皆可二以現一レ象。不レ止二周官六夢一也。如二前所一レ說。亦就二善妄一以擧二其一端一。不三必拘二事象一也。然天地與レ我同一氣。而數理則前定矣。故偶有下幾洩レ於レ前以入二兆朕一者上。謂二之感夢一。心淸胸虛者多二感夢一。常人或尠矣。

三不朽必本レ於レ德。有レ德者必有レ言。是知德立則言立。德惟善レ政。是知德立則功立。吾求二之古人一。兼二此三者一不レ見二幾人一。苟有レ之。吾將二尙友之不一レ暇。尙何問二其小疵一。是我志也。

先賢有二補天浴日大事業一。其自視漠然如二輕飄浮雲一然。吾聞三古有二其人一矣。今則夢寐而已。

濂洛復古之學。實爲二孔孟之宗一。承レ之者紫陽金谿。及張呂。雖レ有二異同一。而其實皆純全道學。決非二

不レ學。猶容レ有二來日可一レ償。老人則眞無二來日一。尤當レ勿レ謂三今日不レ學而有二來日一。易曰。日昃之離。不レ鼓レ缶而歌一。則大耋之嗟。謂レ此也。偶有レ所レ感。書以自警。天保八年嘉平月朔錄

孟子三樂。第一樂說レ事レ親。似二少年時事一。第二樂說レ成レ己。似二中年時事一。第三樂說レ成レ物。似二老年時事一。余自顧齡已桑楡。父母兄弟皆亡。何樂之有。但自思察我身即父母遺體。兄弟亦同一氣。則我今自養自愼。弗レ虧弗レ辱。即可下以當レ事レ親歟。至レ於三敎二育英才一。固非二我易一レ能。然亦可下以不レ盡レ己乎。獨不レ怍不レ愧。則不レ止二中年時事一。而自レ少至レ老。一生受用。當二愼守一レ之。夙夜弗レ諼。如レ是則三樂皆可三以爲二終身事一矣。

每旦鷄鳴而起。澄心默坐一晌。自察二夜氣存否如一レ何。然後出レ齋盥嗽讀二經書一。日出視レ事。每夜昏刻至二人定一。了二內外事一。有レ間則讀二古人語錄一。人定後亦澄心默坐一晌。自省二日閒所レ行當否如一レ何。然後就レ寐。余近年欲三守レ此以爲二常度一。然此事似レ易而難。不レ能二常常如一レ是。

酬酢紛紜中。不レ可レ忘二提醒工夫一。

道理不レ可レ不二辨明一。而或動二聲色一。則見二器小一。道理不レ可レ不二默識一。而徒弄二光景一。則入二狂禪一。

放鬆任意固不可。安排矯揉亦不可。唯不レ縱不レ束。從容以養二天和一。即便敬也。

凡評二論古今人一。不レ得レ不二是非一。然宜下擧二其長處一以形中其短處上。又十中七揭レ是。十中三黜レ非。亦忠厚。

邦俗途遇レ柩時。貴人則與夫擡レ輿走行。徒行者則左右顧而唾。太無レ謂也。宜二旁辟佇立少俯一。是哀

余弱冠前後。鋭意讀レ書。欲三目空二千古一。及レ過二中年一。一旦悔悟。痛戒二外馳一。務從二內省一。然後自覺稍有レ所レ得。不レ負レ於二此學一。今則老矣。少壯所レ讀書。過半遺忘。茫如二夢中事一。稍留在二胸臆一。亦落落不レ成二片段一。益悔半生費二力無用一。今而思レ之。書不レ可二妄讀一。必有レ所二擇且熟一可也。只要終身受用足矣。後生勿レ蹈二我悔一。

余自翻二轉視觀察一。姑配二一生一。三十已下。似三視時候一。三十至二五十一。似二觀時候一。五十至二七十一。似二察時候一。察時候當レ達二於知命樂天一。而余齡今六十六。猶未レ能三深入二理路一。而况於二知命樂天一乎。餘齡無レ幾。不レ容レ不二自勵一。天保丁酉瓜月記

齡比二五十一。閱歷日久。鍊磨已多。在二聖人一爲二知命一。於二常人一亦爲二從政治事時候一。然以下世態習熟。易レ生二驕慢一。則其失二晚節一。亦在二此時候一。可レ不レ愼乎。余以二文政辛巳一。往二美濃鉈尾一。訪二七世八世祖故墟一。抵二京師一。展二五世六世祖墳墓一。歸途過二東濃巖邑一。謁二女兄一。時齡適五十。因益加二自警一。至二今年一犬馬齒六十有六。無二疾病一。無二事故一。保二全首領一。蓋誘衷使レ然。一何幸也。

婦人齡四十。亦爲二一生變化時候一。三十前後猶含羞。且多有二舅姑在レ上。比レ至二四十一。鉛華漸褪。頗能料二理人事一。因或得二賢婦稱一。多在二此時候一。然又以下其漸忘二含羞一。無レ所二脩飾一。則或挾二機智一。縱二淫妬一。大失二婦德一。亦多在二此時候一。其一成一敗之關。猶二男子五十時候一。可レ不レ知三豫爲二之防一乎。

血氣有二老少一。志氣無二老少一。老人講學當下益勵二志氣一。不レ可レ讓二少壯人一。少壯人春秋富。假令今日

毛奇齡寃之。是也。凡五經中確言之夥。莫若此經。乃妄沙汰之。不翅非尊經之道。而更有非經之罪。

學苟原本濂洛。訓詁則假令用漢唐亦無妨。試思之。古今無訓孝字爲逆親。訓忠字爲叛君者。

兵書亦宜一涉。孫吳固佳。孫子筆鋒。與兵法亞。但有意於著書。吳子較著實。昔人亦云。陰陽變化。使人不識其端倪。莊周謂之詭弔。孫子詭道即是。

宋代創武經七書之名。除孫吳外。都屬僞贋。但其言之可取。不必問眞贋可也。如近世兪戚諸著亦有實得。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其下手處。必以全爭於天下。是其著眼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是其秘密處。

聖賢故舊不遺。是美德也。即人情也。余家小園無他雜卉。唯有石榴紫薇木犀三樹耳。然此樹植在四十年外。朝昏相對。與主人偕老矣。夏秋間花頗可觀。足以娛心目。是老友也。余性於草木嗜好較濃。然此三樹眷愛特厚。凡交之舊者。畢竟不能忘。是人情也。故舊不遺。情與此一般。

余左右聘用几硯諸具。率皆爲五十年前所得。物舊則不忍屛棄。因念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亦恐不必在儉嗇。

名。不レ可下近二權豪一以貶上レ名。不レ可下黷二貨財一以汚上レ名。

人乞二物於一レ我。勿レ厭。我乞二物於一レ人。可レ厭。

運レ財有レ道。在レ不レ欺レ人。不レ欺レ人在レ不二自欺一。

今之欲二爲レ君與一レ利者。非レ不二焦心苦思一。然有下自利一念挿二在其間上。則君利竟不レ能レ與。取二信於一レ人。則財無レ不レ足。

禹吾無二閒然一矣。飮食衣服宮室。知三其所二輕重一。必如レ是而財亦不レ乏。

有二肝氣一者多下急。又不レ能レ容レ物。每失二人和一。故雖レ有二好意思一。不レ耐二完成一。或謂稍有二肝氣一。卻能了レ事。余則謂肝氣惡能濟レ事。屢足レ灑二掃一室一耳。

理レ財當レ著二何想一。余謂財者。才也。著想當下如レ驅二使才人一然上。辨レ事在レ才。取レ禍亦在レ才。可レ不レ愼乎。

財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レ得二自私一乎。尤當レ敬二重之一。勿二濫費一勿二嗇用一。愛二重之一可也。愛二惜之一不可也。

器物必有二正副一。而後無二缺事一。凡將レ區二處一事一。亦當下立レ案開二兩路一。如二正副一然上。

周易自二兩呂復古一。而朱子用二其本一。亦有レ見。程傳則名傳注。而實與レ經亞。不レ論二書本之古今一。最高。

尙書亦有二古今文一而今之所レ傳。即古文經。無レ可レ疑。宋以後信疑分レ曹。近世閻若璩著二疏證一。而

宜ㇾ然。詩在ㇾ言ㇾ志。如二離騷陶詩一。尤能言二其志一。今之詩人。詩與ㇾ志背馳。如二之何一。應酬文詩。畢竟供二人翫弄一。可ㇾ羞之甚。顧亭林曰。能ㇾ文不ㇾ爲二文人一。能ㇾ詩不ㇾ爲二詩人一。此語太好。

識量與二知識一自別。知識在ㇾ外。識量在ㇾ內。

人才有二虛實一。宜二辨識一。

老人話不ㇾ可二苟聞一。必記ㇾ之可也。聞二藥方一亦必箚記。益ㇾ人不ㇾ少。

文儒一概蔑二視武人俗吏一。太錯也。老鍊人話頭。往往起ㇾ予。

平心聽ㇾ之。婦人孺子之語亦天籟。

論二人賢不肖一。不三必問二細行一。必須下就二倫理大節上一。觀中其得失如上ㇾ何。不ㇾ然則世無二全人一。

人各有ㇾ能。無ㇾ不ㇾ可二器使一。一技一藝。皆寓二至理一。如二詞章筆札一亦是藝。蓋器使中之一耳。

人至二老境一。體漸懶散。而氣太急促。往往爲二人所一ㇾ厭。余視ㇾ此爲ㇾ鑑。齡踰二六十一後。尤著ㇾ功要二氣不一ㇾ失二從容一。然未ㇾ能也。

學而優則仕。易ㇾ做。仕而優則學。難ㇾ做。

心躁則動妄。心蕩則視浮。心歉則氣餒。心忽則貌惰。心傲則色矜。昔人嘗有二此言一。誦ㇾ之不ㇾ覺惕然。

名雖ㇾ不ㇾ可ㇾ求。亦不ㇾ可ㇾ棄。棄ㇾ名斯棄ㇾ實矣。故不ㇾ可下交二非類一以壞上ㇾ名。不ㇾ可下犯二非分一以損上ㇾ

敬忠。寬厚。信義。公平。廉淸。謙抑。六事十二字。居レ官者所レ宜レ守。

人主之學。在ニ智仁勇三字一。能自ニ得之一。不ニ特終身受用不レ盡。而掀天揭地事業。可レ垂ニ憲於後昆一者。亦斷不レ出レ於レ此。

我邦南北朝。與ニ漢土南北朝一。事體迥別。漢土則南北異姓角立。又各相簒奪。眞是判爲ニ南北一矣。我邦則　皇統一姓。宸居雖レ分ニ南北一。而　皇胤實無ニ南北一。但以ニ　神璽所一レ歸爲レ順而已。烏得下與ニ漢土一一例視上之哉。

本邦事跡。儒者多罔。是衣服在レ躬。不レ知ニ其名一也。而可乎。

余近爲レ見ニ課唐書一。昔嘗一過。今則大半忘。如レ讀ニ未見書一。偶記ニ一二在ニ胸間一者。宛如レ逢ニ故人。太可レ喜。劉書雖レ詳而鎻猥。不レ如ニ歐宋之爲ニ簡淨一。范鑑宐下與ニ温史唐紀一幷讀上可也。我邦古昔典章。蓋資ニ諸隋唐一者不レ少。故軌範在レ此。鑑戒亦在レ此。不レ厭ニ熟讀一。

宋明二史。事跡人情。於レ今爲レ近。但卷帙浩瀚。能抽ニ其要處一讀レ之可。

朱子以ニ經學一掩ニ文章一。有レ德者必有レ言。如ニ朱呂二家一。眞是能文。

擊壤詩。道學之香山也。耐レ警ニ醒人一。宐ニ著レ意讀一。

朱文公詩。實見ニ性情之正一。誦レ之似ニ韋柳一。而味自別。

言語文章。一也。文宜レ師レ經。辭尙ニ體要一。周公也。辭達而已。孔子也。

先草創。次討論。次脩飾。最後潤色。鄭國辭命之精密。不三但取ニ數賢之長一。於ニ文章鍛鍊之法一亦

身亦是物。果有レ二否。人不レ知三自重而實二愛之一。亦弗レ思之甚。

處レ事平心易氣。人自服。纔動レ於レ氣。便不レ服。

寬而不レ縱。明而不レ察。簡而不レ疏。果而不レ暴。能二此四者一。可二以從一レ政矣。

人或有下性迫切。好レ擔二當事一者上。驅二使之一卻難。迫切者多執拗。不レ可二擧レ全以委一レ之。宜二割レ半以任一レ之。

事有二大小一。常幹二旋大事一者。於二小事一則蔑如也。今人每區二處小事一。濟得後自喜。向レ人誇說。是見二其器小一。又見五是人從前未四曾下三手於二大事一。

養望人似レ高。苛察人似レ明。圓熟人似レ達。輕佻人似レ敏。懦弱人似レ寬。拘泥人似レ厚。皆似而非也。

與レ人語。不レ可三大發露過二傾倒一。只要二語簡而意達一。

火急作二文書一。須二必先立レ案起レ稿。而後徐更寫一。卻是成速。無レ悞。

行レ遠傳レ後。莫レ如二簡牘一。雖二一時應酬文字一。必須下愼重。不レ可二苟且一。寫訖審讀一過。而後封完上。

余嘗爲レ人作二硯蓋銘一。曰。言語或侃。猶無二形迹一。簡牘弗レ愼。追悔叵レ革。謂二此意一也。

攻者有レ餘。守者不レ足。兵法或其然也。余則謂守者有レ餘。攻者不レ足。以レ不レ攻攻レ之。攻之上也。

事動レ於レ不レ得レ已。動亦无レ悔。在二革之夬一曰。已日乃革レ之是也。若其容易紛更。取二快一時一。雖二外面如一レ美。後必噬レ臍。爲レ政者所レ宜レ戒。

人當自知己才性有短長。

白能受衆采。五色之原也。賁之極無色爲白賁。素以爲絢。白也。素其位而行。白也。素履之吉。白也。余嘗攷之五色之原起於白。白之凝聚爲青。青之舒暢爲黃。黃之爛熟爲赤。赤之積累爲黑。黑之極至。又歸於白。生出流行。蓋亦如此。

氣運有小盛衰。有大盛衰。其間亦迭相成倚伏。猶海水有小潮。有大潮。天地間大抵不能逃數。即活易也。

五穀豐歉。亦大抵有數。三十年前後。必有小饑荒。六十年前後。必有大凶歉。雖較有遲速。竟不能免。可不爲之豫備乎。癸巳春季筆

三十年爲一世。百五十年爲五世。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盛衰之期限也。五百年有王者興。亦以氣運言。凡有意於世道者。不可不致察。

處一罪科。亦有智仁勇。公以亡愛憎。議以盡情僞。斷以决輕重。識。知也。公。仁也。斷。勇也。

雞鳴而起。人定宴息。門內肅然。書聲滿室。道行妻子。恩及臧獲。家無酒氣。廩有餘粟。豊不至奢。儉不至嗇。俯仰無愧。唯守清白。各有其分。如是亦足。

戲言固非實事。然意之所伏。必露見於戲謔中。有不可揜者矣。

物有一而無二者爲至寶。如顧命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皆有一而無二。故謂之寶。試思己一

王政只是平穩。平天下平字可味。

此學不見意趣。咏題風月亦俗事。苟見意趣。料理錢穀亦典雅。

余嘗曰。五倫有君臣。無師弟。非無師弟。君臣即師弟。今更思師不特有君之尊。而有父之親。則父道亦與師道通。長兄若父。則兄亦有師道。三人行必有我師。則朋友亦相師焉。夫敎婦從。則夫亦師歟。是則五倫配合。無適非師弟矣。

師嚴道尊。爲師者宜自體察。如何是師嚴。如何是道尊。

物無心。以人心爲心。故人所贈之物。必與其人同氣。失意人贈物。物以失意爲心。豪奢人贈物。物以豪奢爲心。喪人贈物。物以喪爲心。佞人贈物。物以佞爲心。但有名之贈遺。不得不受。而其物與其心感通如是。則我有所不屑受。唯君父所賜。正人君子所贈。雖微物甚足敬重耳。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字。不知所指何事。余齡已老。因以自心證之。往年血氣盛時。慾念亦盛。及今血氣衰耗。慾念却覺較澹泊。但是貪年齒。營子孫念頭。比之往時較濃。得字或指此類。不必指得財得物。人死生有命。今强覔養生。斷引年。亦不知命。子孫福幸。自有天分。今爲之故意營度。亦不知天。畢竟是老悖衰颯念頭。此都是戒得條件。不知他老人著做何想。

實言。雖芻蕘之陋。足以動物。虛言。雖能辯之士。不足感人。

勿レ忘。勿レ助レ長。敎レ子亦可レ存二此意一。嚴而慈。是亦用レ待レ子可也。

易レ子而敎。固然。余謂有二三可一レ擇。師可レ擇。友可レ擇。地可レ擇。

乘除一理。福幸。乘數也。患難。除數也。歸二之平數一。則無二福幸一。無二患難一。故乘除只是屈伸消長之迹耳。人遭二患難憂懼一時。當下自反把二從前所レ受福幸一以乘二除之一。商中出其平數上可也。

吾人爲レ學。只要二喫緊實際一。終日學問思辨。終日戒愼恐懼。便是見在篤行工夫。學無二此外一而已。若去二卻見在一。別覓二之悠渺冥漠一。則非二吾儒之學一。

余讀レ史。歷代開國人主無レ非二閒氣英傑一。其貽二孫謀一亦多。至二守成之君一。有下得レ於二初政一而失レ於二晩節一者上。尤可レ惜。蓋其得レ於二初政一。固非二庸器一。但輔弼大臣。不レ得二其人一。則往往爲二其所一レ蠱。投レ好中レ欲。以固二一時之寵一。於レ是。人主亦不三自知二其過一。意滿志懈。以爲レ無二復可一レ虞。終以謬二國是一。是故虞夏商周。必置二左輔右弼一。前疑後丞。以全二君德一。其爲レ慮也深矣。

君子而不才無能者有レ之。猶可三以鎭二社稷一。小人而多才多藝者有レ之。秖足三以亂二人國一。癸酉王月下識潮

唐代三患。爲二外冦一。爲二藩鎭一。爲二宦官一。人主非レ不レ知。然終以レ此斃。以三宰輔非二其人一也。可レ鑑之至。

能受二人言一者。而後可二與一言一。與下不レ受二人言一者上言。不三翅失一レ言。秖以招レ尤。無レ益也。

人情如レ水。使三之如二平波穩流一爲レ得。若不レ然。激レ之壅レ之。忽起二狂瀾怒濤一。可レ不レ懼乎。

凡處レ事。須レ要二平平穩穩一。至レ於レ駭二人視聽一。則事雖レ善或傷レ於二小過一。

去二其過不及一耳。

風俗亦人氣也。故有二土俗一。有二習俗一。習可レ變而土不レ可レ變。是亦止順二導之一。抑二其過一而掖二其不一レ及耳。爲レ政者所レ宜レ知。

草木氣質。有二淸濁輕重一。寒溫堅脆。酸甘辛苦諸毒之不同一。醫書謂二之性一。即皆土氣也。人氣質亦然。然其同具二生生之理一則一也。

仰觀レ山。厚重不レ遷。俯見レ水。汪洋無レ極。仰觀レ山。春秋變化。俯見レ水。晝夜流注。仰觀レ山。吐レ雲呑レ煙。俯見レ水。揚レ波起レ瀾。仰觀レ山。巍隆二其頂一。俯見レ水。遠疏二其源一。山水無レ心。以レ人爲レ心。一俯一仰。莫レ非レ敎也。

邦俗喪祭。都用二浮屠一。冠婚。依二遵勢笠兩家一。在二吾輩一則自當レ用二儒禮一。而漢土古禮。今不レ可レ行。須下斟二酌時宜一。別創中一家儀注上。喪祭。余嘗著二哀敬編一。冠禮。亦有二小著一。務要二簡切明白一。使二人易一レ行耳。獨婚禮則事涉二兩家一。勢不レ得レ如レ意。當下以二漸與一レ別爲上レ要。

邦俗養子承レ後。雖レ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於レ道亦不二太妨一。堯以レ舜爲レ婿。後以二天下一與レ之。祭法曰。有虞氏祖二顓頊一而宗レ堯。則全然與二養子承一レ後相類。蓋亦天也。

生生無レ病。物之性也。其受レ病必有二可レ療之藥一。即生生之道也。然生物又有レ變焉。偶有二不レ可レ藥之病一。非二醫之罪一。譬猶下百穀無レ不二生生一。而時有レ稗不レ可レ食。非中農之罪上。

敎レ子。勿二溺愛以致一レ縱。勿二責善以賊一レ恩。

李延平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李谷子反之曰。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余則謂二先生之言。雖似各有所得。然恐非究竟語。其實眞能知理一者。即能知分殊者。未知理一。焉能知分殊。眞知分殊者。即能知理一者。未知分殊。焉能知理一。今以難易言之。見猶未透。

草木之萌芽。必移植而培養之。乃能暢茂條達。子弟之於業亦然。必使之就師於他邦。資其橐籥。然後有成。碌碌膝下。區區鄉曲。豈有暢茂條達之望。

草木移植必有其時。培養又有其度。勿太早。勿太遲。勿過多。勿過少。子弟敎育亦然。

脩身二字。上下一串。心意知物。雖有次第。而工夫則皆脩身內子目。無先後也。家國天下。雖有小大。而隨在皆脩身感應之地。無彼此也。

人至五十已後。有春心再動時候。是衰徵也。將滅之燈。必乍發焰。與此一般。余往年有自警詩。曰。晩年莫學少年人。節輙荒頹多誤身。悟得秋冬黃爛際。一時光景似陽春。頒白誰憐遲暮人。自知三戒在終身。要看枯樹閑花發。也是枝頭一刻春

武事不專在武藝。文學不必在文籍。

瞽目能以耳視物。聾瘂能以目聽物。人心之靈足賴者如此。

人氣質混合土氣習氣。須識別。土氣。由其地氣結聚者。竟是主氣也。習氣。緣其習俗滲染者。原是客氣也。客可逐而主不可逐。故易變化者習氣。不易變化者土氣。土氣止順導之。

於背儼然持敬。就自探出胸中多少雜念客慮。貨色名利等病根伏藏以掃蕩之。不然。徒爾兀坐瞑目。養成頑空。雖似定氣凝神。抑竟何益。

仁義禮智。種種名色。皆是本心呈露標目。有總稱。有子稱。隨處指點。究不過狀一己心體。即是我見在活物。今做此言。亦此是物。故讀書時。當認做講我物。至臨事時。卻當認做讀活書。如是互看。於學有益。

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

學人各有得力處。擧與人看。固可。但主張太過。標以爲宗旨。則後必有弊。可虞也。

看月。觀清氣也。不在圓缺晴翳之間。看花。觀生意也。存於紅紫香臭之外。

小藥。是草根木皮。大藥。是飮食衣服。藥原。是治心修身。玄黓執徐蕤月。臥病偶書。

時時提撕。時時警覺。時時反省。時時鞭策。

聖人無爲。固以德感。然其所可爲則爲之。聖人無欲。固無私心。然其所可欲則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讀書亦心學也。必以寧靜。勿以躁心。必以沈實。勿以浮心。必以精深。勿以粗心。必以莊敬。勿以慢心。孟子以讀書爲尙友。故讀經籍。即是聽嚴師父兄之訓也。讀史子。亦即與明君賢相。英雄豪傑相周旋也。其可不清明其心。以對越之乎。

胸中無レ物。虛而實也。萬物皆備。實而虛也。

知。是行之主宰。乾道也。行。是知之流行。坤道也。合以成二體軀一。則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

孔子九思。曾子三省。有レ事時以レ是省察。無レ事時以レ是存養。可三以爲二靜坐工夫一。

竺氏尊二奉佛書一。太好。爲二我學一者。卻或褻二慢經書一。可レ愧可レ戒。

收二斂精神一。以讀二聖賢之書一。讀二聖賢之書一。以收二斂精神一。

好レ靜厭レ動謂二之懦一。好レ動厭レ靜謂二之躁一。躁不レ能レ鎭レ物。懦不レ能レ了レ事。唯敬以貫二動靜一。不レ躁不レ懦。然後能鎭レ物了レ事。

震巽之感爲レ氣。坎離之交爲レ精。艮兌之合爲レ形。是男女構レ精之理也。

人物凝二聚水火一。成二此體軀一。故非二水火一不二生活一。所レ好亦在二水火一。但安レ令三適中不二偏勝一。水勝則火滅。火勝則水涸。體軀亦不レ能レ保。

酒。是水火之合。水二其形一而火二其氣一也。故體軀喜レ之。煙茶起二於近代一。然人亦多好レ之。以下茶能發二水之味一。煙能和中火之味上也。然不レ可二多服一。多服則害レ人。況於レ酒害尤甚。余嗜二煙茶一。故書以自戒。

讀書。安三澄心端坐。寬二著意思一。乃爲レ有レ得。五行並下。何其心之忙邪。作文。安二命意立言。一字不下苟。乃爲レ無レ瑕。千言立成。何其言之易邪。學者其勿下徒效二鑿才人一。以陷中於二忙與一レ易。

靜坐之功。在レ於三定氣凝神。以補二小學一段工夫一。要須下氣容肅。口容止。頭容直。手容恭。棲二神

大學自誠意說好惡。至平天下說絜矩。中間亦忿懥四件。親愛五件。孝弟慈三件。都於情上理會。

聖人順萬物而無情。非無情也。以萬物之情為情耳。

人多話己所好。不話己所惡。君子好善。故每稱人善。惡惡。故不肯稱人惡。小人反之。

不可誣者人情。不可欺者天理。人皆知之。蓋知而未知。

勿裝門面。勿陳家儅。勿揭招牌。勿假他物以誇衒。書以自警。

矯弊之說。必復生弊。只當知學為己。知學為己者。必求之於己。是心學也。至於得力處。則宜任其所自得。雖有小異。不害大同。

艮背工夫。神守其室。即敬也。即仁也。起居食息。不可放過。非懸空捕影之心學。

虛羸人常服補劑。不覺其效。而久服自有效。此學工夫亦猶是。

名利固非惡物。但不可為己私所累。雖愛好之。亦自有恰好得中處。即天理當然也。凡人情可愛好者何限。而其間亦有小大。有輕重。能權衡之。斯得其中。即天理所在。人只怕己私為累。名利豈果累人乎。

山以實為體。而其用虛也。水以虛為體。而其用實也。

山嶽亦不舍晝夜。川流亦寂然不動。

收感於寂。是性之情。存寂於感。是情之性。

鼻口一。爲三其所二牽引一。以拗中其天性上。故人之爲レ善。固是自然之天性。而爲レ惡亦是拗後之天性。以下其涉レ於二體軀一。如レ是之危上也。呼做二人心一。

心非レ有レ二。語二其本體一。則謂二之道心一。性之體也。自下其涉中於二體軀一。則謂二之人心一。情之發也。故道心能主二宰體軀一。則形色不レ失二其天性之本然一。唯聖人能用二精一之功一。以踐二其形一而已。然知二覺此功一。亦即道心之靈光。非レ二也。

人做レ事。目前多二粗脫一。徒思二量來日事一。譬如二行旅人一。齷齪思二量前程一。太不可。人須三先料二理當下一。如二居處恭。執レ事敬。言忠信。行篤敬。至下於寢不レ尸。居不レ容。一寢一食。造次顚沛上。亦皆當下事。其料二理當下一得二恰好一處。即幷二過去將來一。亦自得二恰好一耳。

老人。衆之所二觀望而矜式一也。其言動當二益端一。志氣當二益壯一。尤宜下以二容レ衆育一レ才爲上レ志。今之老者。或有下漫唱二年老一。甘二頹棄一者上。或有下猶爲二少年伎倆一者上。皆非也。

百年無二再生之我一。其可二曠度一乎。

牽レ羊悔亡。操存工夫當レ如レ此。

寬懷不レ忤二俗情一。和也。立脚不レ墜二俗情一。介也。

不苟字。可二以寡一レ過矣。不愧字。可二以遠一レ咎矣。

古往今來。一塊堪輿。皆情世界也。感應之幾在二於此一。而有二公私一焉。爲レ政者宜四先一持下其公情上以待レ物。使三人各得二其公情一而已。然私情亦有下可二恕令一レ達無上レ礙者上。臨レ事酌二其輕重一可也。

君子自慊。小人則自欺。君子自彊。小人則自棄。上達下達。落二在一自字一。

忿懥則氣暴。慾多則氣耗。懲レ忿窒レ慾。於二養生一亦得。

人皆知レ問二身之安否一。而不レ知レ問二心之安否一。宜三自問二能不レ欺二闇室一否。能不レ愧二衾影一否。能得二安穩快樂一否。時時如レ是。心便不レ放。

古往今來。生生不レ息。精氣爲レ物。天地未三嘗增二一物一。游魂爲レ變。天地未三嘗減二一氣一。

無レ爲而有レ爲之謂レ誠。有レ爲而無レ爲之謂レ敬。

聖人見二事於二幾先一。自二事未レ發而言。謂二之先天一。自二幾已動一而言。謂二之後天一。中和。一也。誠敬。一也。

道固活。學亦活。儒者於二經解一釘牢纏縛。幷二道與一レ學幾死。須下拔二其釘一。解二其縛一。令上得二蘇回一可也。

心得二中和一。則人情皆順。心失二中和一。則人情皆乖。感應之機。在レ於レ我矣。故人我一體。情理通透。可二以從レ政矣。

人當四自認二我軀有二主宰一。主宰爲二何物一。物在二何處一。主二於中一而守二於一一。能流行。能變化。以二宇宙一爲レ體。以二鬼神一爲レ迹。靈靈明明。至微而顯。呼做二道心一。

人當三自認二我有一レ軀。軀爲二何物一。耳有二天性之聰一。目有二天性之明一。鼻口有二天性之臭味一。手足有二天性之運動一。此物也各專レ於レ一。而不レ能二自主一。則其與レ物感應。而物之自レ外至。或有下塗二耳目一。膠二

之一耳。

學。嘗二諸古訓一。問。質二諸師友一。人皆知レ之。學。必學二諸躬一。問。必問二諸心一。其有二幾人一邪。

良爲二篤實輝光一。君子之象也。物之有レ實者。遠而益輝。近則狎レ之。不レ覺レ美也。面レ月而看レ月。不レ如二背レ月而觀一レ月。近レ花而看レ花。不レ如二遠レ花而瞻一レ花。

順境如レ春。出遊觀レ花。逆境如レ冬。堅臥看レ雪。春固可レ樂。冬亦不レ惡。

去二假己一而成二眞己一。逐二客我一而存二主我一。是謂レ不レ獲二其身一。

敬。生二勇氣一。

謙。德之柄也。敬。德之輿也。可三以行レ師征二邑國一矣。

釋レ靜爲二不動一者。訓詁也。靜何嘗不レ動。釋レ動爲二不靜一者。訓詁也。動何嘗不レ靜。

箴者。鍼也。心之鍼也。非二幾纔動一。即便箴レ之可也。至レ於二增長一。則得レ效或少矣。余好二刺鍼一。値二氣體稍不二清快一。輙早刺二心下一十數鍼。則病未レ成而潰。因悟二此理一。

人自二嬰孩一至二老耄一。恒受三德於二陰闇之中一而不二自知一。是何物也。被褥枕席是也。有二一先輩一。甚敬二被褥一。必手展二收之一。不レ委二之臧獲一。其用レ心亦云厚矣。

能愼二寢食一。孝也。

以レ天而得者固。以レ人而得者脆。

赤子先知二好惡一。好屬二愛邊一。仁也。惡。屬二差邊一。義也。心之靈光。自然如レ是。

天始レ氣而地造レ物。天變而地化也。是知造化二字語ニ地功一。不ニ獨人爲一レ地。而萬物皆地也。然非ミ天氣入而主ニ宰之一。則物不レ能レ活。人不レ能レ靈。主宰之靈。即性也。

爲レ政須レ知者有ニ五件一。曰輕重。曰時勢。曰寬厚。曰鎭定。曰寧耐。是也。如下擧レ賢遠レ佞。勸レ農薄レ稅。禁レ奢尙レ儉。養レ老慈レ幼等數件上。人皆知レ之。

智。仁。性也。勇。氣也。配以爲ニ三德一。有ニ玅理一。

昔人謂道之大端。在ニ道心人心一。而其節目在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一。余謂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精一執中。約ニ情於一レ性也。本體。工夫存焉。其著功處。則爲ニ五倫之交一。有ニ親義別序信之敎一。即感應自然之條理。見ニ性於一レ情也。工夫。本體存焉。後之講ニ道學一者。往往馳ニ虛玄一。過ニ高妙一。悠渺空曠。覔ミ性於ニ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際一。豈果人倫乎。或爲ニ功利一。或爲ニ詞章一。則於ニ人倫一亦滋遠矣。

性之動爲レ情。畢竟不レ可ニ斷滅一。唯發而中レ節。則爲ニ性之作用一。然錮ニ閉自性一者爲ニ習氣一。而情之發每夾ニ習氣一。有レ所ニ黏著一。是錮閉也。故習氣不レ可レ不レ除矣。工夫機筈。在ニ一念發動上一。就即反ニ觀自性一。覔ニ未發時景象一以挽ニ回之一。則情之所レ感。純以レ性動。無レ不レ中レ節也。然工夫甚難。不レ爲ニ習氣壓倒一者少矣。故常常戒ミ愼之於ニ未レ感之時一。猶有レ所レ失。則又必挽ミ回之於ニ纔感之際一。工夫無ニ此外一耳。

學者有ニ不レ嗜レ讀レ書者一。督レ之勵レ精讀レ書。有ニ大耽レ讀レ書者一。敎レ之靜坐自省。是則對レ症而補ニ瀉

取レ災。勿ニ猶豫以後レ期。是處レ旅之道。即涉レ世之道也。

人當乙自思下察甲在ニ母胎中一之我。心意果如上何。又當下自思ニ察上出胎後之我。心意果如レ何。人皆並全忘不レ記也。然我體既具。必有ニ心意一。則今試思察胎胞中心意。必是渾然純氣專一。無レ善無レ惡。只有ニ一點靈光一耳。方生之後。靈光之發竅。先知ニ好惡一。好惡即是非。即知レ愛知レ敬之所ニ由出一也。思察到レ此。可三以悟ニ我性之爲レ天。我體之爲上地。

思ニ未レ生時之我一。則知ニ天根一。思ニ方生時之我一。則知ニ天機一。天保壬辰十月念錄此日爲ニ誕辰一

孔子在ニ川上一嘆ニ逝者一。過ニ滄浪一感ニ孺子一。遊ニ舞雩一善ニ樊遲一。與三浴沂於ニ曾點一。登ニ東山一小ニ魯國一。登ニ泰山一藐ニ天下一。聖人遊觀。無レ非レ學也。

孔子在レ齊聞レ韶學レ之。之レ杞得ニ夏時一。之レ宋得ニ坤乾一。觀レ周感ニ慨往古一。微ニ服於上宋。厄レ於ニ陳蔡一。適レ衞適レ鄭適レ楚。皆不レ得レ意。聖人之學。盖得三力於ニ遠游艱難一也多矣。

鄕愿一輩人。有ニ陰德惜福之說一。余謂德無ニ陰陽一。公爲レ之而已。其好ニ陰德一者。有レ待レ於ニ陽報一。若無ニ陽報一。陰德必不レ爲。而可乎。禍福亦天來。竟不レ可レ求。又不レ可レ惜。假令可レ惜。亦朝三暮四之算耳。究レ之皆揣ニ摩天數一。斷斷不可也。

人須レ知ニ貴賤各有上分。貴人而摸ニ倣賤者之態一。賤者而僭ニ竊貴人之事一。吾知下非ニ辱之招一。則菑之及上。

講ニ說聖賢一而不レ能レ躬レ之。謂ニ之口頭聖賢一。吾聞レ之一惕然。論ニ辯道學一而不レ能レ體レ之。謂ニ之紙上道學一。吾聞レ之再惕然。

將レ處レ事。當下先略視二其大體如一レ何。而後漸漸以至中精密處上可也。

物得二其所一爲レ盛。物失二其所一爲レ衰。天下有レ人而無レ人。有レ財而無レ財。是謂二衰世一。

處レ晦者能見レ顯。據レ顯者不レ見レ晦。

古人謂天下事過則有レ害。雨澤非レ不レ善也。過多則澇。其爲レ害也與レ旱同。今有レ意レ爲レ善。而任レ心自是者。皆雨澤之澇也。余亦往往見二若人一。然非二他人一也。不レ可レ不二自警一。

終年奔二走於二都城內一。不三自知二天地之爲一レ大。時可レ泛二川海一。時可レ登二邱嶽一。時可レ行二蒼莽之野一。此亦心學也。

跼二蹐於二城市紛鬧之衢一。不レ知二春秋之偉觀一。逍二遙於二田園閒曠之地一。實見二化工之無窮一。余嘗有レ句曰。城市春秋淺。田園造化忙。自謂非二瞞人語一。

有下好爲二大言一者上。其人必小量。有下好爲二壯語一者上。其人必怯懦。唯言語不レ大不レ壯。中有二含畜一者。多是識量弘恢人物。

人生有二貴賤一。有二貧富一。亦各有二其苦樂一。不三必謂二富貴樂而貧賤苦一。蓋自二其苦處一言レ之。何莫レ不レ苦。自二其樂處一言レ之。何莫レ不レ樂。然此苦樂亦猶在レ外者也。昔賢曰。樂者心之本體。此樂不レ離二苦樂之樂一。亦不レ墜二苦樂之樂一。蓋其處二苦樂一而超二苦樂一。安二其所一レ遭而無二外慕一。是眞樂也已。中庸所レ謂君子素二其位一而行。不レ願二乎其外一。無三入而不二自得一者。是也。

人涉レ世如二行旅一然。途有二險夷一。日有二晴雨一。畢竟不レ得レ避。只宜二隨レ處隨一レ時相緩急一。勿二欲レ速以

鱗介之族。以レ水爲レ虛。不レ知二水之爲レ實。

火滅。水涸。人死。皆迹也。

志氣欲レ銳。操履欲レ端。品望欲レ高。識量欲レ豁。造詣欲レ深。見解欲レ實。

余固無藝無能。然不レ厭三人之有二藝能一。每諦二觀之一。但見下其理無上レ非二易理一。

人一身以二上下一分二陰陽一。上體爲レ陽。下體爲レ陰。降二上陽於下體一。升二下陰於上體一。則上虛下實。函成二地天泰一。又以二前後一分二陰陽一。前面爲レ陽。後背爲レ陰。收二前陽於後陰一。移二後陰於前面一。則前虛後實。亦函成二地天泰一。

面背又各分二三段一。乾三陽位在レ前。初爲レ震。中爲レ坎。上爲レ艮。坤三陰位在レ後。初爲レ巽。中爲レ離。上爲レ兌。其陽在二顏面一者。收二之背上身柱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兌後艮一。而面冷背暖。胸陽收二之背中脊髓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離後坎一。而胸虛背實。腹陽收二之背下腰上一。與レ陰相代。則成二前巽後震一。而腹柔畜レ氣。腰剛聚レ精。前三陽皆與二後三陰一相代。則函成二前坤後乾一。而心神泰然。呼吸與二天地一通。余從二艮背工夫一得レ之。

進步中不レ忘二退步一。故不レ蹶。臨之繇曰。元亨利貞。至レ于二八月一有レ凶。是也。

先レ天而天不レ違。廓然太公。未發之中也。誠也。後レ天而奉二天時一。物來順應。已發之和也。敬也。凡無レ事時當レ存二先天本體一。有レ事時當レ著二後天工夫一。先天後天。要二其理一則非レ一矣。學者所レ宜レ致レ思。

人情事變。或做二深看一處レ之。却有二失當者一。大抵輕看區處。中二肯綮一者不レ少。

鈔錢出而明衰。鈔錢盛而明亡。

以レ直報レ怨。要二善看一。只是以レ直待レ之。不二相讎一耳。

養生之道。只從二自然一爲レ得。有レ意レ於二養生一。則不レ得二養生一。譬二之蘭花之香一。嗅則不レ來。不レ嗅則來。

通下情三字。當レ做二彼我兩看一。人主能通二達下情一。是通在レ我。使三下情各得二通達一。是通在レ彼。如レ是透看。眞所レ謂通也。

凡遇二大硬事一。不レ消二急心剖決一。須二姑舍一レ之。宿二一夜一。於二枕上一粗商量一半。齋レ思而寢。及二翌旦清明時一。纘思二惟之一。則必恍然見二一條路一。就即義理自然湊泊。然後徐區二處之一。大概不レ致二錯誤一。

實學人志則美矣。然往往禁二讀書一。是亦因レ噎廢レ食。

易以レ天說レ人。書以レ人說レ天。

人一生履歷。除二幼時與二老後一。率不レ過二四五十年間一。其所二聞見一。殆不レ足二一史一。故宜レ讀二歷代史書一。上下數千年事迹。羅在二胸臆一。不二亦爲一レ快乎。著眼處最在二人情事變上一。

余常讀二宋明人語錄一。有レ可レ肯。有二不レ可レ肯。有二似レ可レ信而不一レ可レ信。有二似レ可レ疑而不一レ可レ疑。反覆讀レ之。殆如下與二諸賢一同堂親相討論上。眞是尙友有レ益。

老莊固與レ儒不レ同。渠只是了二一箇智字一。老子深沈。莊周另出二機軸一。

知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一。則知三滿世界都爲二惻隱之心一。宇宙間只是一實。更無二虧歉一。

人須レ認三心在二腔子裏一。又須レ認三心在二腔子外一。

其認以爲レ不レ及者。則殆是醉倒狀也。

收ニ斂精神一時。自覺如レ閉ニ聰明一。然及ニ熟後一。則闇然日章。機心酬酢時。自覺聰明通達。然穩以成レ習。則的然日亡。

中中天天氣象。收斂熟時自能如レ是歟。

以ニ春風一接レ人。以ニ秋霜一自肅。

克己工夫。在ニ一呼吸間一。

操則存。人也。舍則亡。禽獸也。操舍一刻。人禽判焉。可レ不レ戒乎。

人往往有下將ニ不緊要事一來語者上。我輙易レ生ニ傲惰一。太不可。渠曾未レ經レ事。所以認ニ閑事一。做ニ緊要事一。我緩頰諭レ之可也。以ニ傲惰一待レ之。失德也。

日本倫理彙編

人生レ於レ地而死レ於レ地。畢竟不レ能レ離レ於地。故人宜レ執ニ地德一。地德。敬也。人宜レ敬。地德。順也。人宜レ順。地德。簡也。人宜レ簡。地德。厚也。人宜レ厚。

一字。積字。甚可レ畏。善惡之幾。在ニ初一念一。善惡之熟。在ニ積累後一。

其難其愼。國家無ニ不虞之患一。惟和惟一。朝廷無ニ多事之擾一。

余讀ニ明紀一。至ニ其季世一。君相匪ニ其人一。宦官宮妾用レ事。賂遺公行。兵馬衰弱。國帑則空虛。政事只是料ニ理貨幣一耳。東林不レ得レ不レ黨。闖賊不レ得レ不レ蠢。終馴ニ致胡滿乘レ釁纂レ夏。嗟嗟。後世可レ不レ知レ所レ戒乎。

失レ養則身亦病。

心存二中和一。則體自安舒。即敬也。故心廣體胖。敬也。徽柔懿恭。敬也。申申夭夭。敬也。彼視レ敬若二桎梏徽纆一然者。是贋敬。非二眞敬一。

君子亦説二利害一。利害本レ於二義理一。小人亦説二義理一。義理由レ於二利害一。

眞功名。道德便是。眞利害。義理便是。

人一生所レ遭。有二險阻一。有二坦夷一。有二安流一。有二驚瀾一。是氣數自然。竟不レ能レ免。即易理也。人宜二居而安焉。玩而樂一焉。若趨二避之一。非二達者之見一。

山水之可レ遊可レ觀者。必是疊嶂攢峰。必是激流急湍。必是深林長谷。必是懸崖絶港。凡其紫翠蒙密。雲烟變態。遠近相取。險易相錯。然後有二幽致耐一レ賞。最見二坤輿之爲一レ文。若唯有二一山一有二一水一而已。則何奇趣之有。人世亦猶レ是。

物有二榮枯一。人有二死生一。即生生之易也。須レ知軀殼是地。性命是天。天地未三曾有二死生一。則人物何曾有二死生一。死生榮枯。只是一氣之消息盈虚。知レ此則通レ乎二晝夜之道一而知。

心之官則思。思字只是工夫字。思則愈精明。愈篤實。自二其篤實一謂二之行一。自二其精明一謂二之知一。知行歸レ於二一思字一。

中字最叵レ認。愞弱人認以爲レ中者。皆不レ及也。氣魄人認以爲レ中者。皆過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氣魄人認以爲レ中者固過。而其認以爲二小過一者。則宛是狂人態也。愞弱人認以爲レ中者固不レ及。而

神也。抑而揚レ之。激而進レ之。敎之權而變也。敎亦多レ術矣。

有二小吏一。苟能盡二心職掌一。爲二長官一者。宜下勸奬而誘二掖上之一。雖レ時有二不當之見一。而亦宜二姑容一レ之。徐徐諭說一。決不レ可レ抑二遏之一。抑遏則意阻氣撓。後來遂不レ盡二其心一。

居レ官好字面有レ四。公字。正字。清字。敬字。能守レ此。可二以無一レ過矣。不好字面亦有レ四。私字。邪字。濁字。傲字。苟犯レ之。皆取レ禍之道也。

凡人所レ宜二急做一者。不レ肯二急做一。可レ不二必急做一者。卻要二急做一。皆錯處也。如二斯學一卽當下事。卽急務實用事。勿レ謂今日不レ學而有二來日一。如二張レ讌會レ客。登レ山泛レ湖。凡適意游觀事一。則宜レ謂三今日不レ爲而猶有二來日一可也。

人或謂外物爲レ累。愚則謂萬物皆與レ我同體。不二必爲一レ累。蓋我自累也。

過生レ於二不敬一。能敬則過自寡矣。儻或過則宜二速改一レ之。速改レ之亦敬也。如二顏子不レ貳レ過。子路喜レ聞レ過。莫レ非レ敬也。

閑想客感。由レ於二志之不一レ立。一志旣立。百邪退聽。譬レ之清泉涌出。旁水不レ得二渾入一。

心爲レ靈。其條理動レ於二情識一謂二之欲一。欲有二公私一。情識之通レ於二條理一爲レ公。條理之滯レ於二情識一爲レ私。自辨二其通滯一者。卽便心之靈。

宇。是對待之易。宙。是流行之易。宇宙不レ外二我心一。

以二禮義一養レ心者。卽養二體軀一之良劑。心得レ養則身自健。以二旨甘一養二口腹一者。卽養レ心之毒藥。心

聖人清明在レ躬。氣志如レ神。故人之到二其前一。竦然起レ敬。不二敢褻慢一。不二敢諂諛一。信而親レ之。盡輸二其情一。如下到二鬼神前一祈請上一般。使二人輸レ情如レ是。天下不レ足レ治。

人當下追二思上往時經歷事迹一。某年所レ爲。孰是當否。孰是生熟。某年所レ謀。孰是穩妥。孰是過差。以レ此爲二將來鑑戒一可也。不レ然。徒爾汲汲營營。算二前途一。計二來日一。亦何益之有。又尤當レ憶二起幼穉時事一。父母鞠育乳哺之恩。顧復懷抱之勞。撫摩憫恤之厚。訓戒督責之切。凡其所三以艱苦而長二養我一者。無レ不三悉以追二思之一。則今之所下以自愛二吾身一。不上レ肯二自輕一者。亦宜レ無レ所レ不レ至。

人處レ世有二多少應酬一。塵勞鬧攘。膠膠擾擾。起滅無レ端。因復生二此計較揣摩一。歆羨慳吝。無量客感妄想一。都是習氣爲レ之也。譬下之魑魅百怪。昏夜橫行。及二太陽一出一。則遁逃潛上レ迹。心之靈光。與二太陽一並レ明。能達二其靈光一。則習氣消滅。不レ能レ爲二之嬰累一。聖人一二掃之一。曰何思何慮。而其思歸レ於二無邪一。無邪即靈光之本體也。

天地間靈妙。莫下如二人言語一者上。如二禽獸一徒有二聲音一。僅通二意嚮一耳。唯人則有二言語一。分明宣二達情意一。又抒以爲二文辭一。則可下以傳二之遠方一。詔上レ於二後世一。一何靈也。惟若レ是之靈。故其構二禍階一。造二釁端一。亦在二言語一。譬猶二利劍之善護レ身者。輒復自傷一。可レ不レ愼乎。

寧人負レ我。毋二我負一レ人。固爲二確言一。余亦謂。人負レ我時。我當下思二吾之所一レ以致レ負以自反。且以爲中切磋砥礪之地上。於レ我多少有レ益。烏容レ仇二視之一。

誘掖而導レ之。敎之常也。警戒而喩レ之。敎之時也。躬行以率レ之。敎之本也。不レ言而化レ之。敎之

言志後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此學吾人一生負擔。當二斃而後已一。道固無レ窮。堯舜之上善無レ盡。孔子自二志學一至二七十一。每二十年一自覺二其有上所レ進。孜孜自彊。不レ知二老之將上至。假使二其踰レ耄至レ期。則其神明不測。想當レ爲二何如一哉。凡學二孔子一者。宜下以二孔子之志一爲上志。文政戊子重陽錄

自彊不息。天道也。君子所レ以也。如下虞舜孳孳爲レ善。大禹思二日孜孜一。成湯苟日新。文王不二遑暇一。周公坐以待レ旦。孔子發レ憤忘上食。皆是也。彼徒事二靜養瞑坐一而已。則與二此學脈一背馳。自彊不息時候。心地光光明明。有二何妄念遊思一。有二何嬰累罣想一。

孔子之學。自二修レ己以敬一至レ於レ安二百姓一。只是實事實學。以レ四教文行忠信。所二雅言一詩書執禮。不下必耑事二誦讀一而已上也。故當時學者雖レ有二敏鈍之異一。各成二其器一。人皆可レ學。無二能不能一也。後世則此學墜在レ於二藝一途一。博物多識。一過成レ誦。藝也。詞藻縱横。千言立下。尤藝也。以三其墜下於レ藝也。故有二能不能一。而學問始與二行儀一離。人之言曰。某人學問有レ餘而行儀不レ足。某人行儀有レ餘而學問不レ足。孰有下學問有レ餘而行儀不レ足者上乎。可レ謂二繆言一矣。

凡教自レ外而入。工夫自レ內而出。自レ內而出。必驗二諸外一。自レ外而入。當レ原二諸內一。

吾人須レ知二自重一。我性。天爵。最當二貴重一。我身。父母遺體。不レ可レ不レ重。威儀。人所二觀望一。言語。人所レ取レ信。亦得レ不二自重一乎。

言志錄跋

余受三學於二一齋先生一。有レ年矣。今茲承三乏於二浪華副鎭一。久違二教範一。因出二此錄一。日讀數章。沈潛而玩二味之一。猶二之面命耳提一也。凡有レ志レ於レ學者。皆當レ正二其趣向一。况於二有レ邦爲レ士者一乎。吾觀二世之號稱レ好レ學者一。或馳二虛文一。而無二實得一。或流二功利一。而失二正路一。其於二家國一也。果何益。豈非レ以三學乖二其方一乎。此錄悉出レ於三先生之所二自得一。正足戊以使丁人正二其趣向一而得丙所乙歸宿甲矣。余不二敢自私一也。特校二刻之一。貽二諸世之有レ志者一。共焉。甲申春仲月下浣。書レ於二浪華城山里解舍一。

源綱條。

三。則餘七。故七爲少陽之數。就十中除老陰位四。則餘六。故六爲老陰之數。又自一至十之積。則成五十五。謂之天地之數。今試屈伸五指數之。先自大指屈爲一。食指爲二。中指爲三。無名指爲四。小指爲五。再自小指伸爲六。六與五。卽十一。無名指爲七。七與四。卽十一。中指爲八。八與三。卽十一。食指爲九。九與二。卽十一。大指爲十。十與一。卽十一。每一指皆十一。合五指而成五十五。則天地之數。蓋旣具於掌中矣。又就天地之數。以其五十充蓍數。餘五。虛之以擬卦位。卦位六虛。五則一不足。蓍用四十九。五十則一有餘。並未定也。方筮時。蓍虛其一。蓋去其有餘。歸之於不足。是感應之幾也。乃蓍數退成四十九。而卦位進具六虛。以待於六十四。數於是定矣。蓍之德。圓而神。故七其七。卦之德。方以智。故八其八。用七求八。得九與六。以推吉凶悔吝之所趨。凡是數理之秘也。不獨易爲然。而萬物之數。亦皆不越於此。

有所省悟。亦儘好。若夫簸弄口舌。縱橫辨博。使聽者解頤忘疲。則非講經本意。

不定而定。謂之無妄。宇宙間唯有此活道理充塞焉。萬物得此以成其性。所謂物與無妄也。

物固活也。事亦活也。生固活也。死亦活也。

天定之數。不能移動。故人生往往負其所期望。而趨其所不期望。吾人試反顧過去履歷可知。

世有君子有小人。其迭相消長者。數也。數之所以不得不然者。即理也。理有可測之理。有不可測之理。要之皆一理也。人當安於可測之理。以俟於不可測之理。是人道也。即天命也。

凡作事。當盡於人而聽於天焉。有人平生放懶怠惰。輒謂人力徒勞無益。數諉於天來。則事必不成。蓋是人天奪之魄使然。畢竟亦數也。有人平生敬愼勉力。乃謂人理不可不盡。數俟於天定。則事必成。蓋是人天誘之衷使然。畢竟亦數也。又有盡於人而事不成。是理可成而數未至者。數至則成。不盡於人而事偶成。是理不可成而數已至者。終亦必致敗。要之皆數也。成敗有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者。亦數也。

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十復歸於一。大而百千萬億。小而分釐毫絲。皆一十之分合。以至無窮也。易自太極而起。至四象而數略具。以其一二三四之積始成十也。就十中除老陽位一。則餘九。故九爲老陽之數。就十中除少陰位二。則餘八。故八爲少陰之數。就十中除少陽位

孟子以急先務急親賢為堯舜之仁智。試檢二典。並皆前半截是急先務。後半截是急親賢。

堯舜之上善無盡。責備之言。畢竟難也。必先知其人分量所至。然後責備。不然。寧有窮極。

坤厚載物。人當體之。哀喪敬祭。亦自一厚字裏面出來。

父母遺衣服器玩。為子孫者當愛護之。以無忘追慕。決無脫手贈人之理。今喪家分贈遺物。漢土亦輓近有孝布孝帛。並弊俗也。金世宗却宋遺物。亦有見。

能教育子弟。非一家之私事。是事君之公事也。非事君之公事。是事天之職分也。

孔門之學。專在躬行。門人問目皆舉己所當為質之。非如後人執經叩問。故夫子之答之。亦人人異。大抵皆矯偏救弊。裁長補短。以歸諸正而已。譬猶良醫對症處劑。症人人異。故劑亦人人異。懿子武伯子游子夏所問同。而答各不同。亦可以想當時之學。

經書文字。以文字注明之可也。意味則當以我心透入得之。畢竟不能着文字。

窮經須要考據於此心上引證於此心。如徒就文字上考據引證。輙謂窮經止此。則陋甚。

窮經必有義理文理湊合處。一以吾識斷之。斯為得。

先儒經解謬誤。不得不訂正。但須出於不得已。不容有好異之念。

讀書法當師孟子三言。曰以意逆志。曰不盡信書。曰知人論世。

講經之法。要簡明。不要煩悉。要平易。不要艱奧。只須使聽者得大意分曉可也。至深意處。則畢竟非口舌所能盡。但或察識子弟受病處。間及餘意。替聖賢口語。一二箴砭。使其頗

事レ君不レ忠。非レ孝也。戰陳無レ勇。非レ孝也。曾子孝子。其言如レ此。彼謂三忠孝不二兩全一者。世俗之見也。

忍字未下拔三去上病根一。所レ謂克伐怨欲不レ行者也。張公藝書二百忍字一。恐俗見。

心上有レ刄忍。忍字非二好字面一。但借做二喫緊寧耐一可也。要亦非二道之至者一。

多二一物一。斯多二一事一。多二一事一。斯多二一累一。

衆人以爲レ幸者。君子或以爲二不幸一。君子以爲レ幸者。衆人却以爲二不幸一。

私欲不レ可レ有。公欲不レ可レ無。無二公欲一則不レ能レ恕レ人。有二私欲一則不レ能レ仁レ物。

因二民義一以激レ之。因二民欲一以趨レ之。則民忘二其生一而致二其死一。是可二以一戰一。

漸必成レ事。惠必懷レ人。如二歷代姦雄一。有下竊二其秘一者上。一時亦能遂レ志。可レ畏之至。

匿情似二愼密一。柔媚似二恭順一。剛愎似二自信一。故君子惡二似而非者一。

惻隱之心偏。民或有二溺愛殞レ身者一。羞惡之心偏。民或有下自經二溝瀆一者上。辭讓之心偏。民或有二奔亡風狂者一。是非之心偏。民或有二兄弟鬩レ牆。父子相訟者一。凡情之偏。雖二四端一遂陷二不善一。故學以致二中和一。歸レ於レ無二過不及一。謂二之復性之學一。

情之本體。卽性也。則惡之本體。卽善也。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性一。

經之妙レ於レ用處是權。權之定レ於レ體處是經。程子權只是經一句。詮極妙。

賞罰與レ世輕重。然其分數大略。十中七賞。十中三罰。可也。

雅樂秘訣。在聲音節奏之外。尋常伶工固不及知。唯大師或可與語。故孔子語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所作之樂。亦自與天地同流。春氣始至。萬物向榮。見諸翕如。暢茂條達。大和畢呈。見諸純如。結實成形。條理明整。見諸皦如。剝落於外。胎孕於內。見諸繹如。蓋其妙有與四時合其序者如是。唯夫子能知之。故語以洩其秘。不然。大師既是大師矣。聲音節奏。彼所熟講。雖夫子烏能倒誨之邪。

須知親在時。親身卽吾身。親沒後。吾身即親身。則自不得不以自愛之心愛親。以敬親之心自敬。

吾靜夜獨思。吾軀一毛一髮。一喘一息。皆父母也。一視一聽。一寢一食。皆父母也。既知吾軀之爲父母。又知我子之爲吾軀。則推而上之。祖曾高無非我也。遞而下之。孫曾玄無非我也。聖人親九族。其起念頭處。蓋在此。

體膚垢汚。化爲蟣蝨。不得不刷除。又思念此物亦爲吾皮毛之末所生。猶不忍殺。大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恤刑愼罰。卽是與此念頭一般。

深夜獨坐闇室。群動皆息。形影俱泯。於是反觀。但覺方寸內有烱然自照者。恰如一點燈火。照破闇室。認得此正是我神光靈昭本體。性命卽此物。道德卽此物。至於中和位育。亦只是此物光輝充塞宇宙處。

孝子卽忠臣。賢相即良將

除之數亦有然者。

人罹災患。禱鬼神以禳之。苟以誠禱。或可以得驗。然猶惑也。凡天來之禍福有數。不可趨避。又不能趨避。鬼神之力。縱能一時禳之。而有數之禍。竟不能免。天必以他禍博之。譬如頭目之疾。移諸腹脊。何益之有。故君子順受其正。

吉凶。以理言之。君子常吉。小人常凶。以氣言之。有流行。有對待。如盛衰迭至。是流行也。憂樂相耦。是對待也。

天下之憂。集於一身。非凶乎。天下之樂。歸於一身。非吉乎。享天下之樂者。必任天下之憂。則吉凶果何所定歟。召公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乾以易知。亘知也。坤以簡能。良能也。乾坤統於太極。知能一也。

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惡。有過不及處。卽是惡。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善。無過不及處。卽是善。

萬物相待爲用。不能相兼。是亦其所以爲一體。

形質相似者。氣性亦相類。人與物皆然。

相法非沒道理。然其惑人不尠。故君子不爲也。荀卿非相。言雖武斷。而亦說破痛快。

雅樂感召之妙。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蓋使聽者不覺手舞足蹈。何曾思睡。如鄭衞淫哇。亦使人手舞足蹈。故足以亂雅樂耳。乃知魏文侯聽古樂唯恐臥者。恐已非先王之雅操。

人心惟危。則堯舜之心。即桀紂矣。道心惟微。則桀紂之心。即堯舜矣。

水氣結爲魚鼈。魚鼈。即水也。而魚鼈不自知其爲水。山氣結爲禽獸。爲草木。禽獸草木。即山也。而禽獸草木不自知其爲山。地氣之精英結爲人。人。即地也。而人不自知其爲地。人與萬物。畢竟不能離地。人物皆地也。今試且游心六合外。以俯瞰世界。但見世界如一彈丸黒子。而人物不可見。於是思察此中有川海。有山嶽。有禽獸草木。有人類。渾然成此一彈丸。着想到此。乃知人物之爲地。

此心靈昭不昧。衆理具。萬事出。果何從而得之。吾生之前。此心放在何處。吾歿之後。此心歸宿何處。果有生歿歟。無歟。着想到此。凛凛自惕。吾心卽天也。

人所受之氣。其厚薄分數。大抵相若。如軀之大小。壽之脩短。力之强弱。心之智愚。無大相遠者。其間有一處受厚者。皆謂之非常。非常則姑置之。就如常人。軀與壽與力之分數。不可奈之何。獨至於心之智愚。可以學而變化之。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人一之十之。己百之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可以漸進於非常之域。蓋有此理矣。但常人多遊惰不能然。豈亦天有算籌歟。

有名之父。其子不墜家聲者鮮矣。或謂世人推尊其父。因及其子。爲子者長於豢養。且有所挾。遂養成傲惰之性。故多不肖。固非無此理。而不獨此。父既非常人。寧不慮及孫爲之防。畢竟不能反之。蓋亦有數矣。試思之就如草木。今年結實過多。則明年必歉。人家乘

敎レ人者。要須レ責ニ其志一。聒聒騰口。無レ益也。

饒舌之時。自覺ニ氣暴一。暴斯餒。安能動レ人。

愼レ言處。即愼レ行處。

昏睡發ニ囈語一。足レ見ニ心之不存一。

病狂人言語無レ序。則言語無レ序者。其去ニ病狂一也不レ遠。

人最當レ愼レ口。口之職兼ニ二用一。出ニ言語一。納ニ飲食一。是也。不レ愼ニ於言語一。足ニ以速一レ禍。不レ愼ニ於飲食一。足ニ以致一レ病。諺云。禍自レ口出。病自レ口入。

同ニ此軀殼一。則同ニ此情一。聖賢亦與レ人同耳。故其訓曰。敖不レ可レ長。欲不レ可レ從。敖欲亦是情種。何必斷ニ滅之一。只是不レ可レ長。不レ可レ從而已。大學敖惰。人往往疑レ之。吾不レ謂レ然。

枚乘曰。欲ニ人無一レ聞。莫レ若レ勿レ言。欲ニ人無一レ知。莫レ若レ勿レ爲。薛文靖以爲ニ名言一。余則以爲レ未也。凡事當レ問ニ其心何如一。心苟有レ物。己雖レ不レ言。人將レ聞レ之。人雖レ不レ聞。鬼神將レ闞レ之。

心猶レ火。着レ物爲レ體。不レ着レ於レ善。則着ニ於不善一。故游藝之訓。不ニ特導ニ諸善一。而又所レ以防ニ不善一也。博奕之賢レ乎レ已亦以レ此。

理到之言。人不レ得レ不レ服。然其言有レ所レ激則不レ服。有レ所レ强則不レ服。有レ所レ挾則不レ服。有レ所レ便則不レ服。凡理到而人不レ服。君子必自反。我先服而後人服レ之。

禹聞ニ善言一則拜。中心感悅。自然能如レ此。拜字最善狀。猶レ言ニ膝不レ覺屈一。

疾。而至於制度一立。上下守之。措置得宜。士民信之。則蓋存乎其人矣

世有小人亦理也。小人可小知。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天地間不可無是人。或謂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則過甚。但唐虞之世。雖有小人。皞皞自得。各安其分而已。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君以國爲黨者也。苟不能然。下各自相黨。是必然之理也。故下有朋黨。君道之衰也。亂之兆也。

聰明叡知。能盡其性者。君師也。君之誥命。即師之敎訓。無二也。迨世之下。君師判焉。師道之立。君道之衰也。故五倫之目。有君臣而無師弟。非無師弟。君臣即師弟。不必別立目。

或謂朋友兼師弟者愽。

爲邦之道。不出於敎養二途。敎。乾道也。父道也。養。坤道也。母道也。

辨虛實强弱而後劑可投。知時世習俗而後政可施。

見一物之是非而不問大體之是非。拘一時之利害而不察久遠之利害。爲政如此國危矣。

人情氣機。不可以一定求。誘之而勸。禁之而遏。順也。導之而反阻。抑之而益揚。逆也。是故駕馭之道。當察其向背。審其輕重。因勢而利導之。應機而激勵之。使其不自覺其所以然。此之爲得。

遇難處之事。不得妄動。須候幾至而應之。

處事雖有理。而一點便己挾在其內。則於理即做一點障碍。理亦不暢。

之近理。甚於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導人奢侈。使人不覺駸駸然入於其中。學者當亦以淫聲美色待之。

窮理二字。原本易傳。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吾儒窮理。唯理於義而已。義在於我。窮理亦在於我。若以徇外逐物爲窮理。恐終使歐邏巴人賢於吾儒。可乎。

吾俯仰而觀察之。日月。昭然揭明。星辰。燦然列文。春風。和煥宣化。雨露。膏澤洽物。霜雪。氣凜然肅。雷霆。威赫然震。山嶽。安靜不遷。河海。弘量能納。谿壑。深不可測。原野。廣無所隱。而元氣生生不息。斡旋於其間。凡此皆天地一大政事。所謂天道至敎。風雨霜露無非敎者。人君最宜體此。

天下之體。以交易而立。天下之務。以變易而行。

吾觀古今人主。志存文治者必創業。不忘武備者能守成。

國家於食貨無遺策。連園田山林市廛。無尺地欠租入。金銀銅並寘署鑄出。不知日幾萬計。而當今上下困弊。財帑不足。或謂奢侈所致。余則謂不特此。蓋以治安日久。貴賤人口繁衍。比諸二百年前。恐不翅十數倍。衣食之者逐年增多。生之者不給。勢必至於此。然則困弊如此。亦由於治安之久。是可賀。非可歎。但有世道之責者。不可徒諉諸時運而不慮所以救之之方。其方亦無別法可設。唯不過曰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之者衆。爲之者

敬則心精明。

脩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豈是天心流注。

勿錯認敬做一物。放在胸中。不但不生聰明。却窒聰明。即是累。譬猶肚中有塊。氣血爲之澁滯不流。即是病。

人不可無明快灑落處。若徒爾畏縮趑趄。只是死敬。濟得甚事。

胸臆虛明。神光四發。

耳目手足。都要神帥而氣從。氣導而體動。

學者當德與齒長。業逐年廣。四十以後之人。血氣漸衰。最宜戒牀第。不然。神昏氣耗。德業不能致遠。不獨戒在少之時。

少壯人精固閉而不少漏亦不可。神滯而不暢。過度則又自戕焉。故得節之爲難。飲食之過度。人亦或規之。淫欲之過度。人所不伺。且難言。非自規而誰規。

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又能焚溺物。飲食男女。人之所以生息。而飲食男女。又能戕害人。

爲學標榜門戶。只是人欲之私。

今之儒。勿攻今之釋。儒既非古之儒。釋亦非古之釋。

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則其言也。秖躬自誘。

泰西之說。已有漸盛之機。其所謂窮理。足以驚人。昔者程子以佛氏之近理爲害。而今洋說

役一。神氣奄奄不レ奮。養二成一種衰颯氣象一。與二孔門諸子一霄壤。

伯魚趨庭。始聞二詩禮一。時年蓋已過二二十一。古者易レ子而敎レ之。則伯魚必既從學矣。而趨庭之前未レ聞二詩禮一。所レ學者何事。陳亢亦喜レ於二問レ一得上レ三。則似下前レ此未上レ學二詩禮一。此等處學者宜二深思上レ之。

取二信於上レ人難也。人不レ信レ於レ口而信レ於レ躬。不レ信レ於レ躬而信レ於レ心。是以難。

臨時之信。累三功於二平日一。平日之信。收三效於二臨時一。

信孚レ於二上下一。天下無二甚難レ處事一。

責レ善朋友之道也。只須二懇到切至以告上レ之。不レ然。徒資二口舌一以博二責善之名一。渠不二以爲上レ德。却以爲レ仇。無レ益也。

畜厚而發遠。誠之動レ物。自二愼獨一始。獨處能愼。雖下於二接物時一不中太着上レ意。而人自改レ容起レ敬。獨處不レ能レ愼。雖下於二接物時一着レ意恪謹上。而人亦不二敢改レ容起上レ敬。誠之畜不畜。其感應之速已如レ此。

意之誠否。須下於二夢寐中事一驗上レ之。

不レ起二妄念一。是敬。妄念不レ起。是誠。

敬能截二斷妄念一。昔人云。敬勝二百邪一。百邪之來。必有二妄念一。爲二之先導一。

一箇敬生二許多聰明一。周公曰。汝其敬識二百辟享一。亦識三其有二不享一。既已道破。

畏死者。生後之情也。有軀殼而後有是情。不畏死者。生前之性也。離軀殼而始見是性。人須自得不畏死之理於畏死之中。庶乎復性焉。

亡靈現形。往往有之。蓋其人於未死之時。或切思慕。或極憤恨。氣既凝結遍身。身雖死而氣之凝結者不散。因或爲祟爲厲。然聚者無不散之理。譬猶冬月貯水於器。凍冱成氷。器雖毀而氷尙存。終亦不能不澌盡。

方讀經時。須把我所遭人情事變做注脚。臨處事時。則須倒把聖賢言語做注脚。庶乎事理融會。見得學問不離日用意思。

一部歷史。皆傳形迹。而情實或不傳。讀史者須要就形迹以討出情實。

吾方讀書。一想古昔聖賢豪傑體魄皆死。則俯首感愴。一想聖賢豪傑精神尙存。則開眼憤興。

古往歷史。是現世界。今來世界。是活歷史。

博聞强記。聰明橫也。精義入神。聰明豎也。

有一耆宿好讀書。除飮食外。手不釋卷。以至於老。人皆稱篤學。以余視之。恐不濟事。渠其心常常放在書上。不收在腔子裏。人五官之用。須均齊役之。而渠精神常注於目。目偏受其勞。而精神亦從昏聵。如此則雖能看書。而決不能深造自得。便除是放心。且如孔門之敎。自終食至造次顚沛。不敢違仁。試思渠一生手不釋卷。放心如此。能不違仁否。

孔門諸子。或誾誾如。或行行如。或侃侃如。氣象何等剛直明快。今之學者。終歲爲故紙陳編所驅

其不レ及ニ聖人一。亦在レ於レ此。聖人平生言動無ニ一非レ訓。而臨レ歿未ニ必爲ニ遺訓一。視ニ死生一眞如ニ晝夜一。無レ所レ着レ念。

堯舜文王其所レ遺典謨訓誥。皆可ニ以爲ニ萬世法一。何遺命如レ之。至レ於ニ成王顧命。曾子善言一。賢人分上自當レ如レ此已。因疑孔子泰山之歌。後人假托爲レ之。檀弓叵レ信多ニ此類一。欲レ尊ニ聖人一而却爲ニ之累一。

常人平素無ニ一善可レ稱。而偶有下及ニ病篤。自知ニ不起一。遺囑不レ亂。如ニ賢者之爲一者上。此則臨レ死一節似レ可レ取。然一種死病證候或有レ致レ然。是亦不レ可レ不レ知。

氣節之士。貞烈之婦。其心有レ所レ激。不ニ敢畏レ死。分レ死者之次也。血氣之勇輕レ死。狂惑之夫甘レ死。則下レ於ニ畏レ死者一。又如ニ釋老之徒一。處レ死頗有ニ自得一。然其學畢竟亦由レ畏レ死而來。獨極大老人生氣全盡。澹然無レ病以終者。則與ニ安レ死者一無レ異耳。

生物皆畏レ死。人其靈也。當下從ニ畏レ死之中一。揀ニ出不レ畏レ死之理上。吾思我身天物也。死生之權在レ天。當ニ順受レ之。我之生也。自然而生。生時未ニ嘗知レ喜矣。則我之死也。應ニ亦自然而死。死時未ニ嘗知レ悲也。天生レ之而天死レ之。一聽ニ乎天而已。吾何畏焉。吾性即天也。軀殼則藏ニ天之室也。精氣之爲レ物也。天寓ニ於此室一。遊魂之爲レ變也。天離ニ於此室一。死之後。即生之前。生之前。即死之後。而吾性之所ニ以爲レ性者。恒在ニ於死生之外一。吾何畏焉。夫晝夜一理。幽明一理。原レ始反レ終。知ニ死生之說一。何其易簡而明白也。吾人當下以ニ此理一自省上焉。

周官有二食醫一。掌二飮食一。飮食須三視爲二常用藥餌一耳。食不レ厭レ精。膾不レ厭レ細。即是製法謹嚴意思。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レ食。色惡不レ食。臭惡不レ食。即是藥品精覈意思。肉雖レ多不レ使レ勝二食氣一。即是君臣佐使分量意思。

聖人。如二強健無病人一。賢人。如二攝生愼病人一。常人。如二虛羸多病人一。

身恒病者。不レ覺二其痛一。心恒病者。亦不レ覺二其痛一。

需。雨天也。待則霽。不レ待則沾濡。（需古文作レ䨍　丙子正月錄）

急迫敗レ事。寧耐成レ事。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貫。從レ人視レ之。有二中國一。有二夷狄一。從レ天視レ之。無二中國一。無二夷狄一。中國有二秉彝之性一。夷狄亦有二秉彝之性一。中國有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一。夷狄亦有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一。中國有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一。夷狄亦有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一。天寧有二厚薄愛憎於二其間一。所以此道只是一貫。但漢土古聖人發二揮此道一者獨先。又獨精。故其言語文字足三以興二起人心一。而其實則道在レ於二人心一。非三言語文字之所二能盡一。若謂二道獨在レ於二漢土文字一。則試思レ之。六合内同文之域凡有レ幾。而猶有二治亂一。其餘橫文之俗。亦能性二其性一。無レ所レ不レ足。倫二其倫一。無レ所レ不レ具。以養二其生一。以送二其死一。然則道豈獨在レ於二漢土文字一已乎。天果有二厚薄愛憎之殊一云乎。

聖人安レ死。賢人分レ死。常人畏レ死。

賢者臨レ歿。見二理當一レ然以爲レ分。恥レ畏レ死而希レ安レ死。故神氣不レ亂。又有二遺訓一。足二以聳一レ聽。而

議曰。微是人。患復作。盍各出衣食以給之。使是人無復食力之勞。則必能爲我肯專任之。衆議乃諾。以是再請。才德者果諾之。是則君長之始。而貢賦之所由起也。如是者彼此有之。其閒又有才德大卓越乎衆者。次者亦皆來聽命焉。推而上之。以第一等才德者置諸第一等地位。乃億兆之君師是也。孟子所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意亦與此類。

欲爲世閒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爲猶小也。世閒生民雖衆而數有限。玆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萬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即死。輙忽入於古人籙中。於是。以我所爲。校諸古人。無足比數者。則可愧矣。故有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

士當恃在己者。動天驚地極大事業。亦都自一己締造。

喪己。斯喪人。喪人。斯喪物。

士貴於獨立自信矣。依熱附炎之念不可起。

有本然之眞己。有軀殼之假己。須要自認得。

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既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爲學。須要及時立志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

雲烟。聚於不得已。風雨。洩於不得已。雷霆。震於不得已。斯可以觀至誠之作用。

動於不可已之勢。則動而不括。履於不可枉之途。則履而不危。

爲ㇾ可。孝子之心。愛ㇾ親之外無二他念一。其身之艱苦。且甘受ㇾ之。况敢求ㇾ名乎。故金帛粟米之賜。宜下厚ㇾ於二其親一而薄中於二其子一。蓋非ㇾ薄ㇾ於二其子一。所ㇾ以ㇾ厚ㇾ於二其親一者。即所ㇾ以ㇾ厚ㇾ於二其子一也。賞ㇾ親之辭曰。庭訓有ㇾ素。賞ㇾ子之辭曰。能從二庭訓一。如ㇾ此則孝子之素願足矣。

孝名之著。必由ㇾ於二貧窶艱難。疾病變故一。則凡有二孝名一者。率不幸人也。今若徒厚賜ㇾ於二孝子一而不ㇾ及ㇾ於ㇾ親。則於下爲二孝子一者上。幾乎資二其家之不幸一以博ㇾ賞徼ㇾ名也。其心恐有ㇾ所ㇾ不ㇾ安。且凡稱二人之善一。當三必本二其父兄一。如ㇾ此則不三獨勸二其孝弟一。而併以勸二其慈友一。可ㇾ謂一擧而兩三得之一。

古今以ㇾ舜爲二大孝人一。舜固大孝矣。然余爲ㇾ舜不ㇾ願ㇾ稱二此名一。舜果爲二孝子一歟。聞三其有二此名一。必將四竦然惴懼。不三翅膚受二砭刺一。蓋舜之孝名。由二瞽瞍之不慈一而顯。使三瞽瞍爲二慈父一。則舜之孝亦泯然無ㇾ迹。此固其所ㇾ願也。乃不ㇾ得ㇾ然。故舜只憂苦百端。負ㇾ罪引ㇾ慝。爲ㇾ父隱ㇾ之。思己寧得二不孝之謗一。而不ㇾ使二親之不慈暴白一。然而天下後世論已定。推ㇾ舜以爲二古今第一等孝子一。而目二瞽瞍一以爲二古今第一等不慈一。夫舜之孝名不ㇾ可ㇾ磨滅。則瞽瞍之不慈亦不ㇾ可二磨滅一。使二舜知一ㇾ之。必有下不ㇾ勝二痛苦一者上。故曰爲ㇾ舜不ㇾ願ㇾ稱二此名一。

上古之時無二人君一。無二百官有司一。人各食二其力一以爲ㇾ生。殆與二禽獸一等耳。當二是之時一。强陵ㇾ弱。衆暴ㇾ寡。有下不ㇾ得ㇾ遂二其生一者上。其間有二才德出ㇾ於ㇾ衆者一。則人必有下來控以ㇾ情。請二宰斷一者上。於ㇾ是。往而爲理二解之一。强者衆者。屈ㇾ於二其直一而服ㇾ於二其義一。不二敢復陵暴一。弱者寡者。因以得ㇾ遂二其生一。如ㇾ此者漸多。遂至ㇾ於下群然來控。不ㇾ能ㇾ自食二其力一。勢不ㇾ得ㇾ不ㇾ拒二絶之一。於ㇾ是。衆必相

善惡一矣。其所レ謂惡者。亦非二眞有一レ惡。由レ有二過不及一而然。性之善與二軀殼之兼二善惡一亦如レ此。性雖レ善而無二軀殼一不レ能レ行二其善一。軀殼之設。本趨二心之使役一以爲レ善者也。但其有レ形者滯。則既承レ乎レ心以爲レ善。又由レ有二過不及一而流レ於レ惡。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二以踐一レ形。可レ見軀殼亦本無二不善一。

人不レ能レ無レ欲。欲能爲レ惡。天既賦レ人以二性之善者一。而又必溷レ之以二欲之惡者一。天何不レ使二人初無一レ欲。欲果何用也。余謂欲者。人身之生氣。膏脂精液之所レ蒸也。有レ此而生。無レ此而死。人身欲氣四暢。由二九竅毛孔一而漏出。因使三軀殼熾二其願一。所レ以流レ於レ惡也。凡生物不レ能レ無レ欲。唯聖人用二其欲於二善處一耳。孟子曰。可レ欲之謂レ善。孔子曰。從二心所一レ欲。舜曰。俾二予從レ欲以治一。皆就二善處一言レ之。

人身之生氣。乃地氣之精也。故生物必有レ欲。地兼二善惡一。故欲亦有二善惡一。

草木之有二生氣一而日暢茂。是其欲也。從二其枝葉之所一レ長則欲漏。故伐二其枝葉一。則生氣反レ於レ根而幹乃大。如レ人亦從二軀殼之欲一則欲漏。欲漏則神耗。不レ能レ靈也。故窒二欲於一レ外。則生氣畜レ於レ內而心乃靈。身亦健矣。

鍋內之湯。蒸成二烟氣一。氣漏レ於レ外則湯減。以レ蓋塞レ之。則氣不レ能レ漏。化レ露滴下。湯乃不レ減。人能窒レ欲。則心身並得二其養一。亦如レ此。

近代賞二孝子一。賜二金帛粟米一以旌レ之。於下風二勵頹俗一之意上則得矣。但其賞レ之。當レ原二諸孝子之心一

抅乎方里九區。然後爲井田哉。夏后氏而來。人君皆傳於子矣。是世其祿也。人君既自世其祿。而使人臣獨不得世其祿者。斯不亦爲自私乎。故世祿之法。天下之公也。

天下事物。有理勢不得不然者。學人或輒斥人事。目以無用。殊不知天下無無用之物。則亦無無用之事。其斥以爲無用者。安知其不爲大有用者乎。若輒一概以無用目之。則天之生萬物。一何無用之多也。有不中材之草木。有不可食之禽獸蟲魚。天果有何用而生之。殆非情量所及。易曰。賁其須。須亦將何用。

凡年間人事萬端。算來十中七無用。但人處平世。心無所寄。則閒居爲不善亦不少。今連貫賤男女。率爲無用纏綿驅役以涉日。則念及不善者或少矣。此亦其用處。蓋治安世界不得不然。亦理勢也。

欲知性之善。須先究爲惡之所由。人之爲惡。果何爲也。非爲耳目鼻口四肢乎。有耳目而後溺於聲色。有鼻口而後耽於臭味。有四肢而後縱於安逸。皆惡之所由起也。設令軀殼去耳目鼻口。打做一塊血肉。則此人果何所爲惡邪。又令性脫於軀殼。則此性果有爲惡之想否。盍試一思之。

性稟諸天。軀殼受諸地。天純粹無形。無形則通。乃一於善而已。地駁雜有形。有形則滯。故兼善惡。地本能承天以成功者。如起風雨以生萬物是也。又有時乎風雨壞物。則兼

使二地能承下乎レ天者。天使レ之也。使二身能順下於レ心者。心使レ之也。一也。擧目百物。皆有二來處一。軀殼出レ於二父母一。亦來處也。至レ於レ心則來處何在。余曰軀殼。是地氣之精英。由二父母一而聚レ之。心則天也。軀殼成而天寓焉。天寓而知覺生。天離而知覺泯。心之來處。乃太虛是已。

氣有二自然之形一。結成二體質一。體質。乃氣之聚也。氣人人異。故體質亦人人不レ同。諸其所二思惟運動。言談作爲一。各從二其氣之所一レ稟而發レ之。余靜而察レ之。小則字畫工藝。大則事業功名。其迹皆如二其氣之所下結而爲二之形一上。人之少長。從二童稚之面貌一而漸以長。既其長也。凡發二迹於外一者。推二一氣一而條二達之一。如二體軀之長大不下已也。故觀下字畫工藝。若其所レ結二構堂室園池一上。亦可三以想二見其人氣象何如一。

性同而質異。質異。敎之所二由設一也。性同。敎之所二由立一也。

人君以二社稷一爲レ重。而人倫殊重二於社稷一。社稷可レ棄。人倫不レ可レ棄。

或疑成王周公征二三監一。非下重二社稷一輕中人倫上乎。余謂不レ然。三叔助二武庚一以叛。是則叛レ於二文武一矣。爲二成王周公一者。不下爲二文武一討中其罪上。而故縱レ之以黨二其惡一乎。即仍是重二人倫一矣。

諺云。禍自レ下起。余謂是亡國之言也。不レ可レ使二人主誤信一レ之。凡禍皆自レ上而起。雖二其出一レ於レ下者一而亦必有レ所レ致。成湯之誥曰。爾萬方有レ罪。在二予一人一。爲二人主一者。當レ監二此言一。

征止二十一一。則井田也。經界不レ慢。則井田也。深耕易耨。則井田也。百姓親睦。則井田也。何必拘

下情與二下事一不レ同。君レ人者。下情不レ可レ不レ通。下事則不二必通一。

邦有レ道。則君與二大臣一讓レ權。權在レ於レ德。不レ在レ於レ力。邦無レ道。則君與二大臣一爭レ權。權在レ於レ力。不レ在レ於レ德。權在レ於レ德。則權不レ離レ於レ上。權在レ於レ力。則權遂歸レ於レ下。故爲レ政唯以二德禮一之爲レ尙。

大臣弄權之風。多自二幼主一而起。權一下移。不レ可二復收一。主年既長。仍擁二虛器一。沿襲成レ風。則患遺二後昆一矣。但大臣得二其人一。則獨無二此患一耳。

當二托孤之任一者。迨二孤主年長一。則當下早還二權於一レ君以自退避上。乃能君臣兩全。伊尹曰。臣罔下以二寵利一居中成功上。是阿衡實踐之言。萬世大臣之龜鑑也。

着眼高。則見レ理不レ岐。

當今之毀譽不レ足レ懼。後世之毀譽可レ懼。一身之得喪不レ足レ慮。子孫之得喪可レ慮。

已死之物。爲二方生之用一。既過之事。爲二將來之鑒一。

人看レ月。皆徒看也。須三於レ此想二宇宙無窮之概一。乙亥中秋月下錄

薄レ於レ不レ得レ已而後發二諸外一者。花也。

布置得レ宜而不レ假二安排一者。山川也。

人須レ守二地道一。地道在レ敬。順承レ乎レ天而已。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守二其職一以聽レ乎レ心。是地順レ乎レ天也。

若姑緩其表。以防內政。此爲政者之所宜知。

人君當令士人常遊於射騎刀矟之技。蓋其進退驅逐。坐作擊刺。使人心身大有所發揚。是不但治不忘亂。而又於政理有補。

古樂不能不亡。樂其始於何世。果前乎聖人歟。若有待於聖人而後作。則其人既亡。而其所作安能獨保久遠。聖人德之精英。發而爲樂。乃被之管絃。諧之簫磬。使聽者如親炙之。則樂之感召。以其德之寓於此也。今去聖既遠。傳之者非其人。其漸致差繆。遂以亡。亦理勢之必然。韶之傳於齊。孔子深契於心。然恐已非當時之全。但其遺音尙足以感人。而今亦遂亡矣。凡天地間事物。生者皆死。金鐵亦滅。況乎寓於物者。能保久遠乎。故曰。古樂不能不亡。但至於元聲太和。存於天地人心者。則前乎聖人。後乎聖人。未嘗有始終焉。是亦不可不知。

一氣息一笑語。皆樂也。一擧手一投足。皆禮也。

聰明而重厚。威嚴而謙冲。爲人上者當如此。

爲邦下手處。在閫內之治。禁淫靡。省冗費。最爲先務。

人君閨門之事。其好歹外人能識而竊議之。故欲正風俗敦敎化。必起基於此。

人主毎事私自令。則少威嚴。歷有司。則人嚴憚之。

不信大臣之言而信左右之言。不聽男子之言而聽婦人之言。庸主皆然。

聞諫者固須虛懷。進諫者亦須虛懷。

使人懽欣鼓舞。暢發於外者。樂也。使人整肅收斂。固守於內者。禮也。使人寓懽欣鼓舞之意於整肅收斂之中者。禮樂合一之妙也。

古者方相氏爲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毆之。鄉人群然出觀。盖制禮者有深意焉。伏陰慾陽。結爲疫氣。欲驅除之。莫若賚乎人純陽之氣也。方相作氣率先。百隷從之。狀若怪物然。閭鄉老少。雜還聚觀。且駭且咲。於是。陽氣四發。疫氣自能消散。乃至閭鄉人心。亦因以懽然和暢。無復邪慝之伏鬱於內矣。盖其近於戲處。是其妙用所在歟。

治安日久。樂事漸多。勢然也。勢之所趨。即天也。如士女聚懽。飲讌歌舞。在在有之。固不可得而禁止。而乃强禁之。則人氣抑鬱。無所發洩。必伏爲邪慝。藏爲凶姦。或結爲疾疢毒瘠。其害殊甚。爲政者但當斟酌人情。爲之操縱。置之於禁不禁之間。使其不至於過甚。是亦赴時之政爲然。

人心不可無歡樂發揚處。故王者出世。必作樂以敎之。使人心有所寄。樂不至淫。和不至流。風移俗易。斯無邪慝矣。當今所傳雅俗樂部。雖並無移風易俗之用。而士君子爲之。亦無不可。至如坊間詞曲。多是淫哇巴歈。有損無益。但舍此則都鄙男女。無所可寄以歡樂發揚。勢亦不可繳停之。譬諸病。發揚。表也。抑鬱。裏也。擊表則入裏。不可救也。不

登二山嶽一。渉二川海一。走二數十百里一。有レ時乎露宿不レ寐。有レ時乎饑不レ食。寒不レ衣。此是多少實際學問。若二夫徒爾明窗淨几。焚レ香讀一レ書者。恐少二得レ力處一。

凡所レ遭患難變故。屈辱讒謗。拂逆之事。皆天之所レ以レ老二吾才一。莫レ非二砥礪切磋之地一。君子當レ慮レ所レ以レ處レ之。欲二徒免一レ之不可。

古人讀レ經以養二其心一。離レ經以辨二其志一。則不二獨讀レ經爲一レ學。而離レ經亦是學。

一藝之士。皆可レ語。

凡與レ人語。須レ教二渠說二其所長一。於レ我有レ益。

凡事於二吾分不レ得レ已者一。當二爲レ之不一レ避。可レ得レ已而不レ已。是則自レ我生レ事。

才猶レ劍。善用レ之。則足二以衞一レ身。不二善用一レ之。則足二以殺一レ身。

古今爲二姦惡一之小人。皆才過レ人。若二商辛一最是非常才子。雖レ有二微箕比干諸賢且親一。不レ能レ格二其心一。又不レ能レ易二其位一。終以斃二其身一而殄二其世一。是才之可レ畏也。

辭二爵祿一。易。不レ爲二小利動一。難。

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レ惡。但自專レ之。則爲二取レ怨之道一耳。

循レ情而制レ情。達レ欲而遏レ欲。是禮之妙用。

治レ己與レ治レ人。只是一套事。自欺與レ欺レ人。亦只是一套事。

凡欲レ諫レ人。唯有二一團誠意溢一レ於レ言而已。苟挾二一忿疾之心一。諫決不レ入。

助二天工一者。我從而賞レ之。戕二天物一者。我從而罰レ之。人君非レ容レ私焉。

五穀自生。假二來耜一以助レ之。人君財成輔相。亦與レ此似。

大臣之職。統二大綱一而已。日閑瑣事。遵二依舊套一可也。但發二人難レ發之口一。處二人難レ處之事一。年間率不レ過二數次一。勿レ須二紛更勞擾一。

社稷之臣所レ執二一。曰鎭定。曰應機。

家翁今年齡八十有六。側多レ人時。神氣自能壯實。少レ人時。神氣頓衰脫。余思子孫男女同體一氣。其所二賴以安一者固也。不二但此一。老人氣乏。得二人氣一以助レ之。蓋一時氣體調和。如レ服二温補藥味一一般。此其所レ以二愛レ多レ人而不一レ愛レ少レ人。因悟王制八十非レ人不レ煖。蓋謂下以二人氣一煖上レ之。非二膚嫗之謂一。癸酉臘月小寒節後五日錄

酒穀氣之精也。微飮可二以養一レ生矣。過飮至レ於二狂酗一。是因レ藥發レ病也。如二人蔘附子巴豆大黃之類一。多服レ之。必致二瞑眩一。飮酒發狂亦猶レ此。

酒之用有レ二。鬼神有レ氣無レ形。故以二氣之精者一聚レ之。老人氣衰。故亦以二氣之精者一養レ之。若二少壯氣盛之人一。秖足二以致一レ病已。

勤之反爲レ惰。儉之反爲レ奢。余思酒能使二人生一レ惰。又使二人長一レ奢。勤儉可二以興一レ家。則惰奢足二以亡一レ家。蓋酒爲二之媒一也。

培二植草木一。以觀二元氣機緘之妙一。何事非レ學。

能容レ人者。而後可二以責一レ人。人亦受二其責一。不レ能レ容レ人者。不レ能レ責レ人。人亦不レ受二其責一。

心之所レ形。尤在二於言與一レ色。察レ言而觀レ色。賢不肖人不レ能レ廋。

人之賢否。於二初見時一相レ之。多不レ謬。

愛惡念頭。最累二藻鑑一。

富貴。譬則春夏也。使二人心蕩一。貧賤。譬則秋冬也。使二人心肅一。故人於二富貴一則溺二其志一。於二貧賤一則堅二其志一。

知レ分。然後知レ足。

悔二昨非一者有レ之。改二今過一者鮮矣。

得意時候。最當レ着二退步工夫一。一時一事。亦皆有二亢龍一。

寵過者。怨之招也。昵甚者。疏之漸也。

土地人民。天物也。承而養レ之。使三物各得二其所一。是君職也。人君或謬謂二土地人民皆我物一也。而暴レ之。此之謂三君偸二天物一。

君之於レ臣。擧レ賢使レ能。與治二天職一。與食二天祿一。元首股肱。合成二一體一。此之謂レ義。人君若徒謂四我出下祿俸上以畜レ人。人將三報以赴二驅使一而已。則與二市道一何以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臣之分。已屬二天定一。各盡二其職一而已。故臣之於レ君。當レ不下視二畜養之恩一何如一而厚中薄其報上也。

心之邪正。氣之强弱。筆畫不レ能レ掩レ之。至レ於二喜怒哀懼。勤惰靜躁一。亦皆形二諸字一。一日内自書二數字一以反觀。亦省心之一助。

有レ心レ求レ名。固非。有レ心レ避レ名。亦非。

慮レ事欲二周詳一。處レ事欲二易簡一。

眞有二大志一者。克勤二小物一。眞有二遠慮一者。不レ忽二細事一。

譏有二誇伐念頭一。便與二天地一不二相似一。

大德不レ踰レ閑。小德出入可也。以レ此待レ人。儘好。

自責嚴者。責レ人亦嚴。恕レ人寬者。自恕亦寬。皆不レ免レ於二一偏一。君子則躬自厚而薄責レ於レ人。

今人率口說二多忙一。視二其所一レ爲。整二頓實事一十一二。料二理閑事一十八九。又認二閑事一以爲二實事一。宜其多忙。有志者勿三誤踏二此窠一。

緊立二此志一以求レ之。雖二搬レ薪運一レ水。亦是學所レ在。況讀レ書窮レ理乎。志之弗レ立。終日從二事讀書一亦唯是閑事耳。故爲レ學莫レ尙レ於二立志一。

有志之士如二利刃一。百邪辟易。無志之人如二鈍刀一。童蒙侮翫。

少年時當レ着二老成工夫一。老成時當レ存二少年志氣一。

容レ物。美德也。然亦有二明暗一。

人言。須二容而擇一レ之。不レ可レ拒。又不レ可レ惑。

省察到レ此。則知二我身之不下可二苟生一。

權能輕三重物一。而不レ能三自定二其輕重一。度能長三短物一。而不レ能三自度二其長短一。心則能是三非物一。而又自知二其是非一。是所レ以レ爲二至靈一歟。

以二三代以上意思一。讀二三代以上文字一。

爲レ學。故讀レ書。

吾既有下資善之心一。父兄師友之言。唯恐二聞之不下多。至レ於二讀書一亦得レ不レ多乎。聖賢所レ云多聞多見。意正如レ此。

脩レ辭立二其誠一。立レ誠脩二其辭一。其理一也。

栽者培レ之。雨露固生生也。傾者覆レ之。霜雪亦生生矣。

靜觀二造化之跡一。皆行二其所下無レ事。

凡事到二妙處一。不レ過レ自二得天然形勢一。此外更別無レ妙。面欲レ冷。背欲レ煖。胸欲レ虛。腹欲レ實。

人精神盡在レ乎レ面。不レ免二逐レ物妄動一。須下收二斂精神一棲中諸背上。方能忘二其身一。而身眞爲二吾有一。

心下痞塞。百慮皆錯。

閑思雜慮。紛紛擾擾。由二外物溷下之也。常使四志氣如レ劍。驅下除一切外誘上。不三敢襲二近肚裏一。自覺二淨潔快豁一。

吾方將レ處レ事。必先於二心下一自下二數鍼一。然後從レ事。

言志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凡天地間事。古往今來。陰陽晝夜。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其數皆前定。至レ於二人富貴貧賤。死生壽殀。利害榮辱。聚散離合一。莫レ非二一定之數一。殊未二之前知一耳。譬猶二傀儡之戲。機關已具。而觀者不レ知也。世人不レ悟二其如一レ此。以爲二己之知力足一レ恃。而終身役役。東索西求。遂悴勞以斃。斯亦惑之甚。（文化癸酉五月念六日錄）

太上師レ天。其次師レ人。其次師レ經。

凡作レ事。須レ要レ有二事レ天之心一。不レ要レ有二示レ人之念一。

天道以レ漸運。人事以レ漸變。必至之勢。不レ能二卻レ之使一レ遠。又不レ能二促レ之使一レ速。

憤一字。是進學機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方是憤。

學莫レ要レ於二立志一。而立志亦非レ强レ之。只從二本心所一レ好而已。

立志之功。以レ知レ恥爲レ要。

盡二性分之本然一。務二職分之當然一。如レ此而已矣。

君子。有德之稱。有二其德一則有二其位一。視二德之高下一爲二位之崇卑一。及二叔世一有下無二其德一而居二其位一者上。則君子亦遂有下專就二在位一而稱レ之者上。今之君子。盍レ知下冒二虛名一之爲上レ恥。

人須二自省察一。天何故生二出我身一。使三我果供二何用一。我既天物。必有二天役一。天役弗レ共。天咎必至。

文二卷等あり。今古本大學刮目、儒門空虛聚語、增補孝經彙註の三部を收む。其洗心洞劄記を採らざりしは多く坊間に流布すればなり。

古本大學刮目一卷(通例七卷に分綴せり)は天保三年六月を以て上木する所に係る。然れども「梱外不出之書」として門人以外のものに示さず。漢唐以後の諸儒の大學に關する意見、註釋中王學の旨に協へるものを纂集し、之れに自己の意見を加へたるものなり。卷首に王陽明の古本大學傍註を附載せり。(傍註を挿註に變更したるは植字の都合による)此書天保八年の亂に燒けて殘本を存せすといふと雖も、稀に秘藏するものあり。今、井上哲次郎所藏の版本と春秋園主巖垣晃男氏所藏の寫本とによりて印行す。茲に巖垣晃男氏が其秘藏の書籍を貸與せられたるを謝す。

儒門空虛聚語三卷は天保四年の刊行に係る。中齋此書に於て太虛の說、孔子以來之れあることを證せんが爲め、總べて此事に關する古人の言論を集錄せり。猪飼敬所曾て此書を讀み、訓點の誤謬を訂正せり。中齋之れを見て其校讎の正しきに服し、之れを上欄に加へて、更に追錄するに至れり。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は孝經大全中に編入せる書にして、明の江元祚が刪輯する所に係る。之れを彙註といふは、朱鴻字は子漸、孫本字は初陽、虞淳熙字は澹然の三氏註書を刪輯するに因る。中齋此書を以て聖人易簡の道を得たりとなし、之れを增補するに黃道周字は幼安の說と己れ自身の說を以てし、又上欄に揭ぐるに王陽明、楊慈湖、羅近溪三氏の說を以てせり。

乃ち其徒を解散して自らも其跡を暗ませり。此日火勢熾んに引いて翌二十日に至りて益〻猛烈となり、大阪市の四分の一以上を燒失せり。是れより警戒殊に嚴にして中齋の徒を探偵すること急なり。是に於て中齋の徒にして或は縛に就くもの、或は自殺するもの、或は自首するもの、前後數十人に及べり。然れども唯〻中齋及び格之助の踪跡未だ分明ならざるを以て、人心尙ほ恟々たり。越えて一ヶ月を經て、即ち三月の下旬に至り、中齋匿れて大阪の一商人の家にあること露はる。二十六日の黎明、吏卒數十人來りて中齋を捕へんとす。中齋吏卒の來たるを知り、格之助と共に火を放ちて焚死せりといふ。時に中齋年四十有四。

中齋の門人は多くは與力なり。然れども又他所より遊學に來たれるものも亦之れなしとせず。門人の數は一時に四五十人を下らず。若し前後を合すれば總數千人の上に出づべし。當時最も卓絶せしものは宇津木矩之丞にして、洗心洞の塾頭たり。中齋は交道廣からざりしかど近藤重藏とは意氣相投合するものあり。中齋と重藏、何れも非常の人物なるを以て、其相遇ふや東峰西嶽、相對立するの概ありしや疑なし。然れども中齋が最も尊重せし知己は賴山陽なり。山陽は本と文人にして經學あるものにあらず。中齋が之れと相交はること甚だ奇なるが如しと雖も、山陽は中齋の陽明に類似するものあるを認容し、彼れを小陽明と稱し、中齋は又山陽を以て陽明の文章と功業とに心服せるものとせり。其肝膽相照すべき共通の點を有せしことと復た疑を容れざるなり。

中齋の著述は上に擧げたる洗心洞四部の書の外、古本大學旁註一卷、奉納書籍聚跋一卷、洗心洞詩

遂に全國の大飢饉となれり。此れより引き續き年々不作にして、天保七年に至り、更に一層甚しき大飢饉となり、其慘狀最も甚しとなす。中齋之を傍觀坐視するに忍びず。格之助をして跡部山城守に見え、大に倉廩を開いて窮民を救はんことを請はしむ。山城守之れに答ふるに四五日を出でざる内に必ず施恤する所あらんことを以てせり。中齋大に之れを悅び、指を屈して其時日の至るを竢ちしに、遷延彌久し、幾日を經るも遂に其事なし。是を以て格之助をして其事を促さしむるも、亦其效力なし。因りて復た格之助をして峻請せしむ。山城守之れに答ふるに江戶へ多量の米穀を回送すべき必要あるが故に、賑恤の擧は姑く之れを見合すべきの命あるを以てせり。中齋當路者の冷淡なる處置を慨すと雖も、復た之れを奈何ともすること能はず。因りて更に工夫を變へ、市中の豪商輩を說き、幾多の金員を借り、以て窮民を救はんことを企圖せり。然るに山城守反りて之れを遮り、豪商輩をして中齋に金員を貸すこと勿らしむ。是に於て中齋大に怒り、自ら救濟する所あらんと欲し、一切の藏書を賣却せり。其部數一千二百にして價六百五十兩に上れり。乃ち一萬枚の切手を製し、盡く之れを窮民に施與せり。然るに山城守は中齋が此擧あるを聞き、直に格之助を召して、私名を賣らんが爲めに猥りに窮民に施與したるものとして、大に譴責を加へたりといふ。凡そ是等の事一々中齋を刺激し、遂に中齋をして亂をなさしむるに至れり。

天保八年二月十九日中齋兵を擧ぐ。其徒數百人先づ豪商輩の家屋を焚燬し、倉庫を破壞し、金穀を四散せり。既にして山城守の兵と戰ひしも利あらず。黃昏に及ぶ比に餘ます所僅に八十餘人のみ。

十に近く、劇職に耐へざるを以て、病と稱して骸骨を乞へり。是を以て中齋復た其望なきを慮り、山城守の辭職の未だ允されざるに先ちて致仕し、養子格之助をして其職を繼がしめたり。時に中齋年三十有七。是れより中齋閑散の身となり、專ら學を講じ、書を著はし、併せて子弟を教授せり。天保三年六月古本大學刮目を脫稿して上木せり。是れを彼れが最初の著作となす。此歲六月中齋藤樹書院を訪へり。此行や中齋藤樹の遺跡を訪ひ深く感ずる所あり。加之歸路颶風に遭ふて反りて良知の旨意を體認するを得たり。其後彼れは數回小川村に赴き、藤樹書院に村民を集めて良知の學を講ぜりといふ。天保四年洗心洞劄記と儒門空虛聚語とを脫稿して上木せり。劄記は彼れが獨得の學說を敍述せるものにして其主義本領全く此に存すと云ふべきなり。天保五年增補孝經彙註を著はせり。是に於て四部の書成れり。曰く、古本大學刮目、曰く、洗心洞劄記、曰く、儒門空虛聚語、曰く、增補孝經彙註、是れを洗心洞四部の書となす。かくの如く中齋は其辭職後專ら力を講學と著述とに用ひしと雖も、高井山城守以後に來れる諸奉行は中齋の威望と才學とに服し、其施政に關し、難件あるときは往々彼れに諮詢して之れを決せしを以て、中齋の勢力は常に隱然諸奉行の上にあり。就レ中矢部駿河守は中齋の最も親善せし所なり。

天保七年の春矢部駿河守轉任して江戶勘定奉行となり、四月二十八日に至りて跡部山城守之れに次いで大阪東町奉行に任ぜらる。山城守其器凡庸、人を見るの明なく、遂に中齋をして亂をなさしむるに至れり。是れより先き天保二三年の頃より氣候不順にして五穀多く登らず。天保四年に至りて

要を感ぜり。中齋是に於て江戸に適き、林述齋の家塾に入り、儒學を講究し、刻苦勵精、其行の方正にして其進歩の速なる、常に儕輩を凌げり。是を以て述齋も大に望を屬し、他の諸生を誡むるや、必ず學問躬行宜しく平八郎に則るべきを以てせり。中齋又學問の餘暇を以て力を武術に用ひ、刀鎗弓銃、悉く其技を修め、殊に鎗術に至りては、其秘奥を究め、後來關西第一の名を博するに至れり。會〻養祖父重症に罹れりとの報道に接し、中齋倉皇旅裝を整へ、大阪に歸り、慰籍看護、投藥奉養、一日も怠らざりしも、祖父の齡已に古稀に近きを以て兒孫の誠心に酬ゆるに至らず。終に文政元年六月二日を以て世を去れり。是に於て、中齋家に留まりて復た與力の業を務む。時に年二十有六。文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高井山城守實德、伊勢山田奉行より轉じて大阪東町奉行となれり。彼れ頗る鑑識に富み、竊に中齋の才氣絶倫なるを看取し、忽ち拔擢して吟味役となせり。是れ中齋が二十七歳の時なり。中齋山城守の値遇を得て、大に其驥足を伸ばすを得たり。當時大阪の吏人、不法無狀を極め、愛憎によりて刑罰を加減し、金錢によりて生殺を取捨するの風あり。是を以て市民の吏人を畏忌すること蛇蝎の如し。中齋乃ち此弊を一掃せんと欲し、邪を折き、正を救ひ、奸を懲らし、善を助け、大に刷新の實を擧ぐるを得たり。就中京都八阪の妖巫益田みつぎを誅戮し、大阪西町の奸吏弓削新右衞門を割腹せしめたる等、其尤も顯著なるものなり。かく中齋の治績大に擧がるに從ひ、其名聲遠近に震動するに至れり。

然れども茲に中齋に取りて甚だ不幸なること出來せり。文政十三年の七月に至り、山城守齡已に七

にして言志耋錄一卷を著はす。合して四卷あり。世之れを「言志四錄」といふ。此書本と語錄にして思想の斷片を記すに過ぎざれども、亦一齋の學問を窺ふに足るなり。加之邦人の語錄中に於て白眉と稱すべきものなり。雨森芳洲の橘窓茶話、尾藤二洲の素餐錄の類、未だ之れに及ばざるが如し。支那にありても恐くは薛敬軒が讀書錄及び胡敬齋が居業錄と伯仲の間にあらん。宜なるかな、西鄕南洲の如きは、言志四錄中より百有一則を抄錄して、之れを金科玉條とせしこと。秋月種樹明治二十一年を以て南洲手抄言志錄一卷を出せり。是れ即ち此書なり。

大鹽中齋、名は後素、字は子起、平八郎と稱す。中齋は其號なり。又居る所の室を洗心洞と名づけ、自ら洗心洞主人といへり。洗心は易繫辭上に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に本づくものなり。中齋は德島藩家老稻田九郎兵衞の臣眞鍋市郎の二男にして、寛政五年を以て阿波國美馬郡脇町（即ち今の岩倉町字新町）に生まる。幼にして母を喪ひ、母の緣故によりて、大阪の鹽田喜左衞門の養子となり、後故ありて之れを去り、天滿町の與力大鹽平八郎の養子となる、時に七歲なりき。然るに養父母倶に其歲を以て歿す。是を以て彼は敎養を養祖父政之丞に受けて生長せり。

中齋は幼少の時に如何なる人を師として學を講ぜしか。世之れを知るものなし。或は中井竹山に師事せしならんといふものあれども、是れ唯々臆測のみ。何等の證左あるにあらず。兎に角中齋は少小より文武を兼修し、功名氣節を以て祖先の志を繼がんと欲するの念多く、未だ學問を以て身を立てんと欲するに至らず。與力の業を務め獄吏囚徒の間に閱歷を累ぬるに及んで、始めて深く學問の必

應じて時務策を作り、頗る國政上にも裨補する所あり。幕府も亦一齋を優遇し、屢〻賞與あり。一齋の光榮餘りありと謂ふべし。

安政六年六月、感冒を患ふ。八月に至りて稍〻回復せり。因りて强ひて塾徒の爲めに論語を講ず。之が爲めに再び二豎を挑發し、九月に入りて痰喘劇發し、荏苒起たず。元氣漸く消磨し、二十四日遂に昌平黌の官舍に沒す。享年八十八。十月三日を以て城南麻布深廣寺に葬る。一齋初め片岡氏を娶る。先ちて沒す。繼配坂本氏は離婚し、又更に中根氏を娶る。三男十女あり。長男、名は涗、愼左衞門と稱す。是れ坂本氏の生む所にして家を承けず。出でて田口氏を冒し、先ちて卒す。次男、名は其次、夭折す。三男、名は梘、家を承けて儒員となり、明治維新の後權小史となる。並に中根氏の生む所なり。內外男女孫曾凡そ三十九人なりといふ。

一齋の門人甚だ多し。其中最も著明なるものを擧ぐれば、佐久間象山、吉村秋陽、山田方谷、奧宮慥齋、竹村悔齋、林鶴梁、金子得所、大橋訥菴、池田草菴、中島操存齋、柳澤芝陵、安積艮齋、河田藻海等なり。

一齋の著述中主要なるものは古本大學旁釋補一卷、傳習錄欄外書三卷、愛日樓文詩四卷、言志錄四卷（以上刊本）、大學摘說一卷、中庸欄外書一卷、論語欄外書二卷、孟子欄外書二卷、小學欄外書一卷、近思錄欄外書三卷、周易欄外書十卷（以上寫本）等なり。今言志錄を收む。一齋壯歲にして言志錄一卷を著はし、六十を踰えて言志後錄一卷を著はし、七十にして言志晚錄一卷を著はし、八十

天保十二年、齡古稀に躋るを以て、塵事を謝絶し、以て餘年を養はんと欲し、岩村侯の矢藏の下邸に就き、數百歩の地を借り、新に書室を築き、名づけて靜修所といふ。又一樓を築き、名づけて東暖樓といふ。園には蕉桂を種えて隱棲の所となし、往來宴息す。七月述齋逝去す。是を以て悽然無聊、益〻意を人世に絶つの傾向あり。此歲幕府庶政を一新し、賢良を晋む。十一月擢でられて儒官となり、昌平黌の官舍に住せしむ。是に於て幡然として復た作り、乃ち三律を賦して曰く、

畢竟虛名無二一長一。謬承二微命一入二朝堂一。久居二人後一材如レ櫟。徒在二物先一齡迫レ桑。昨夢猶餘簑笠態。殘軀重着幘袍裝。深慚垂釣磻溪叟。大耋鷹揚報二寵光一。

近築二幽棲一墨水涯。豈圖今日赴二公車一。聖明普照分二珠礫一。文武兼收施二兎罝一。不レ比蟠桃初結レ實。恰同枯卉再生レ芽。老吾願使二書香繼一。傳二一經一餘傳二一家一。

七十無レ車底用レ懸。抵レ今挽做曰二强年一。驚鴉儘遣レ成二新綴一。猿鶴奈何違二舊緣一。赴所レ不レ期天一定。動二於無妄一物皆然。世間多少營々者。知否此翁眞可レ憐。

天保十三年舊居を以て女婿河田興に與へ、自ら居を官舍に移し、黽勉從事、後進を誘掖し、經義を講説し、敢て頹老を以て之れを人に委せず。是に於て天下の人、目して以て山斗となし、景仰せずといふことなし。侯伯以下迎聘して講を請ふもの、前後數十家、或は駕を官舍に枉げて學ぶものあり。凡そ士民の門に入るもの、無慮三千人、四月特旨を以て易を將軍の前に講ず。辨説詳晰、賞命あり。是より以後國家漸く多事なるに從ひ、或は林祭酒を助けて外交の書を作り、或は幕府の需に

寛政五年二月林簡順の門に入り、其邸内に寓し、始めて儒を以て業となす。述齋毎に其寓に來たりて相與に講習す。四月簡順沒して嗣なし。官乃ち命じて述齋をして林氏の後を繼がしむ。述齋是に於て始めて師弟の名を正うし、終身一齋を於て門人となす。然れども日夜同學、猶ほ舊時に似たり。一齋專ら心を六經に潛め、旁ら文辭を學ぶ。其交はる所のもの、松崎慊堂、淸水赤城、市野隼卿の徒、皆一時の俊秀たり。或は有名の儒流を歷訪し、討論難詰、以て理義を攻む。時に僧蕉中、名は顯常、字は大典、近江の人、能文を以て世に鳴る。其江戸に來たるや、一齋常に作る所の文を示して批評を請ひ、力を得る所多しといふ。

文化二年十月林氏の塾長となり、其門生を監督す。是れより門人益々進み、從遊の士甚だ夥しく、寮舍容るゝこと能はず。然れども耳提面命、講習倦まず、夜以て日に繼ぐ。講經の日に當りては、聽者堂に滿つ。述齋の嗣子檉宇を始めとし、一齋に師事するもの少しとせず。門人の其業を遂げて家を成すもの、數十人の多きに及ぶ。就中安積艮齋、竹村悔齋等尤も其翹楚たるものなり。

一齋の岩村に於ける已に仕を辭するの後、職事あることなし。唯々文學を以て世子を輔導するのみ。

文政九年世子國を承け、一齋を擢でゝ老臣の列となし、以て國事を議せしむ、是時に當りて名聲籍甚、苟も道に志し、文を學ぶもの、贄を其門に執らざるはなし。塾徒は肥薩奥羽の人を併せて、同窓切劘、其質一ならずと雖も、皆篤く一齋を信じ、聲音笑貌に至るまで、一齋を模倣するに至る。時に吉村秋陽、山田方谷の徒、名聲尤も著はる。

成童に至るに及んで、嶄然頭角を露はし、天下第一等の事を以て其名を成さんと欲す。乃ち聖賢の學に從事し、其志を立つること始めて堅固なるを得たり。

寛政二年一齋年十九、始めて岩村藩の仕籍に登り、近侍の列に入る。此時に當りて一齋林述齋と同じく學ぶ。述齋は本と松平氏、岩村城主能登守乘蘊の第三子なり。其頃未だ林氏を嗣がずして濱町の藩邸にあり。述齋一齋より長ずること僅かに四歲、一齋は岩村藩の子弟たるを以て幼より述齋の伴友たり。長ずるに及んで兄弟の如く、往來學を講じ、概ね虛日なし。又井上四明、鷹見星皐の門に出入し、其講論を聽く。時に世の學者概ね蘐園の餘臭に染まらざるなし。是を以て辨道薙蕪二卷を著はして之れを駁し、又孝經解意補義一卷を作る。三年八月故ありて職を免せらる。因りて仕籍を脫せんことを請ふ。十月を以て許さる。寛政四年二月述齋の慫慂により浪華に遊び間大業の家に寓す。大業曆數に精しくて又兼ねて識見あり。一齋と相遇ふて一見舊の如し。又爲めに介して中井竹山に學ばしむ。一齋日夜切磨、經義を討論し、或は夜半に至る。竹山以て厭ふべしとなさず。反りて其切問を喜べり。竹山の長子曾弘詞才絕倫、麗澤相質して學大に進む。又京師に遊び、皆川淇園に見ゆ。六月家に歸る。竹山乃詩を贈り、又一行の大字を書して與ふ。其語に曰く「困而後寢、仆而復興」と。一齋其出處を問ふ。答へて曰く「仆而復興」は王文成の語なり。首句は則ち今筆に臨んで之れを加ふるのみと。此王文成の一語、一齋をして眼を姚江派に轉ぜしむるの一端となりしこと、復た疑なきなり。

日本倫理彙編 卷之三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陽明學派の部 下

序說

佐藤一齋名は坦、字は大道、捨藏と稱す。一齋は其號なり。又愛日樓と號し、又老吾軒と號す。江戶の人なり。其家の系大職官鎌足公に出づといふ。曾祖名は廣義、周軒と號す。始め儒を以て岩村侯に仕へ、後家老となる。祖名は信全、父の職を襲ぐ。父名は信由、文永と號す。通稱は勘平、父の職を襲ぎ、國政を執ること凡そ三十餘年、蒔田氏を娶りて二男二女を生む。長男は鷹之助、次男は即ち一齋なり。一齋安永元年十月を以て江戶濱町の藩邸に生まる。時に父信由年四十五。是れより先き信由小菅氏の子治助を養ふて嗣となし、長女を以て之に配す。一齋生るゝに及んで、治助又一齋を以て其義子となす。一齋幼にして讀書を好み、又臨池の技を善くし、射騎刀槍の術、學ばざる所なし。北條氏の兵、小笠原氏の禮、亦皆之れを修む。十二三歲の比ほひに、殆んど成人の如し。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三目錄

陽明學派の部下

佐藤一齋

大鹽中齋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倫理彙編

陽明學派の部（下）

東京　育成會發兌

大正 11 年 6 月

大屋雄三君

Inoue, Tetsujirō (ed.)
Nihon rinri ihen